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ZZ71/10

一〇・經部・易類

易原八卷 〔明〕陳錫撰 …… 一
易學十二卷 〔明〕沈一貫撰 …… 一一五
易意參疑首編二卷外編十卷 〔明〕孫從龍撰 …… 三二一
生生篇七卷 〔明〕蘇濬撰 …… 五二七

重刻陳南衡先生易原序

鄒子曰六經文章之祖易猶六經
才之撰神明之奥咸賅而存焉蓋難言矣
鄒子雖以易起家乎然不過拾遺唾饒一
第倘先覺詁以奥旨目瞋舌撟張而不能
闡非不欲言繪天者難爲工測海者難爲度
不能言也遍覔大咸二毛漸霜勃ゝ曩疇
之悔乃挈舊易結讀易窩萬松深處滴
露研珠期居而觀樂而玩焉忽遼陽門人
蕭子鳴鳳來鳳張子祖延叩我玄室睨易原
數兩曰此我邑侯甫翁南衡陳公所著公
故名進士官儀部郎以忤時宰拂衣歸

里著述滿家而易原其猶著者遼陽人士
欲世陳氏易我邦顧師引其端俾遼人士有
所觸而興焉鄒子拜而卒業連句卦文象
數或以理顯事或以事詁理或事理雙標
即一字一義咸鑿ゝ有據若援河流者必極
源委乃止思深哉公乎且釋咸九四貞吉曰
人心本正出於天命自然順其自然則無往
不吉取詁於繼善恒性反身而誠諸語公
於聖學蓋恢ゝ乎闖其突奥非如世之托
鴻撰以竊名縹囊間云也古今著易者
星見躔出無慮數百餘家鄒子得詁其
餘瀝雖學有麤密不同大都不遇於時

退而壹鬱發憤所為蓋其遇困故其身潛身潛故跆幽跆幽故禊入微語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皆夫子曰假我數年卒易可無大過矣考大過象曰澤滅木水而浸木、在水中亭、獨立不撓何大過如之獨立不懼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非曙於大過之旨

不能也易體貞于一而用或窮或通皆隨所用而用之以善困者十而九即我夫子猶善用困之聖予獨怪天生聖賢俾之不用易以開泰財成輔相左右吾民而徒使之斂儉德避難之旨席為藏身之資則世道否泰之機可鏡矣三生曰易原絜古作者

孰優鄒子曰公不云乎有伏羲易有文王周孔易有諸儒易蓋人各有情、不能不動、而後易生焉情境不同伏羲不得之文周文周不得之孔子及諸儒各以其身所至者為易然易亦隨其所至而即在故曰隨時變易以從道又曰為道屢遷倘必一、焉度長挈短

彼易此非易彼是此非是則易亦滯而不通矣其為言人、殊一致未始不同乾之三曰知至、之可與幾也又曰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嗟乎通何思何慮、自可貫百家可知易原矣慨自六籍以秦焰俱蝕惟易與禊農書並存不廢然其學皆以顓門弟

子往、不敢悖其師說有
詔雜問皆曰吾師所傳如此兢、不敢悖尺寸
易學傳于家庭父子間者洛下為盛勗哉
侯業在蠱之初文矣有子考元答意承考
也禎明默識使陳氏易有聞世、哉三生其
以予言告侯并以諗俞邪人士

萬曆己亥仲冬吉太平山下病農鄭元標
爾瞻父頓首拜譔

門人蕭來鳳書

易原卷之一

明進士祠部郎台南陳錫著

天地間顯著者象也運行者數也交變而一定不易者存焉理也聖人會天地之理以體其撰畫象以像之陳數以數之是則謂之易也但伏羲之易先天以開人象畫而蓍生文王之易後天以效法因蓍而得象故曰演易演於蓍也演於蓍而六畫成焉可以觀矣此易之九也今六爻皆奇為純陽純則不雜奇則無對陽則輕清惟天可以言之不曰天而曰乾天氣也體也乾德也用也故圖止言天羲易无乾文也彖

則曰乾乾文王所名也正之孔子方圓圖說本自昭然習久而不察者自混之耳

䷀乾 下上

上下先儒謂內外卦也竊原其意而觀之內外由中而出非圓者乎上下則自下而上為方者矣方固皆伏羲之圖然占卜必揲而成卦可以言上下不可以言內外也又由爻言初二三四五上則益明矣揲以成卦畫為䷀文王得伏羲圖中之象而顯其理意命曰乾開以元亨利貞之辭由是其德其義為變

為互大有可推矣後世以文字制於伏羲盖即卦畫耳六書至蒼頡而備也若以卦皆出伏羲所名義時寧有師訟之事鼎井之用乎盡為羲而名爲文也

乾元亨利貞

先儒謂文王彖辭是矣其義則夫子釋之以傳也又何言乎但易理無窮信乎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然則亦有諸儒之易也所得不同所言或異惟在於會通何如耳未敢以執一論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統四德而所以貫徹無間者元也故曰乾元言乾則易之元矣而謂萬物資始者指乾之理也故曰統天如即以乾為天則統天之云不亦復乎資始言萬物流形言品物者盖物含生則渾然流形則可品矣雲行雨施氣化之可見者然交感之道無非此氣人能冥會此氣於未有之先而又究竟此氣於散歸之處則即形為氣即氣為形非彼非此無我無人可一以貫之而必辯於分殊者盖合內外之道所以為吾儒也佛氏悟已及此然不免於遺外故不可以開物成務焉聖人大明四德終始周流六位見六爻各以時成即潛見飛躍之異故乘龍御天亦惟其時與天同其元亨也元亨則物已變化矣豈復論化之漸變之成哉惟性命已正保合其太和元氣含真全精勿使少有失之是乃所以為利貞也聖人在位使萬國咸寧意亦若是所謂生之而不傷是矣首出者百體同具而首為最尊兆民皆人而君為最尊凡卦皆易

而乾為最尊應期而出其與天為一者乎

蓍以七為少九為老老變而少不變矣以不變為彖則四七二十八六共二十八得一百六十有八耳大傳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則老也宜詳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本義於乾坤經文與諸卦不同必有所受也今附入之意欲見夫子之言已明亦不敢同於先儒也

象者像之也義則先儒盡矣然豈體其運而已哉其行有度數其氣有消長其錯乎星辰有七政之盈縮

是以君子於不息之中因度數以立節制因消長以明進退因經緯以通時變出處動靜亦周旋而弗離焉是皆所謂自強不息也至於坤君子體之豈曰一以純厚待物哉水土則異宜險阻則殊俗高下向背則彼此之異同君子厚德之施因水土而流燥濕因險阻而順人情因高下向背而各止其所止用舍行藏亦因其勢而像之是之謂厚德載物也

初九潛龍勿用　龍潛勿用陽在下也

筮得初爻而策純奇故言九其畫為口陽中虛矣猶未析為一也如策純偶其畫為乂陰中實矣猶未合為一也初九之云言筮初爻而得九數矣

乾為馬震為龍今乾六爻取龍者以乾一爻即得震體陽之動非龍曷以狀其變化之妙哉但動當其初有用之具無用之位故曰潛龍乃其養盛之時天下雖有霖雨之望勿用可也龍豈終於在下而勿用乎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六爻以初二為地故稱田亦以龍之施澤於田為最狀大人之德當其隱也人不得而知之及其顯也人又不得而近之所可見者惟在下位與民相覿其庸言庸行皆可取法一利見在上之大人則德業著矣九五不言德施蓋居君位則利見在下之大人舉一相而萬事理功業不俟言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三四人位故不稱龍而稱君子且龍無進脩之迹可言也內卦之上曰上位外卦之下曰下位蓋聖德必與時位相宜故三四六皆有不自安之意而三則以陽居陽尤爲危厲若湯文是也文言極言進德脩業之事亦過也夫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躍則升矣在淵則潛也故或之其義何耶蓋離下卦而猶上卦之下也夫惟居上則入致用之位矣處下則不免疑於上也然君子進德脩業既以無所不至則進退從違有權衡焉又何疑哉夫人察己果足以當此則進自无咎否則在淵可也或之一字深矣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五與二交應而交求者也五惟言利見大人而二兼
言德業者何也蓋勞於求賢君則當之㬎帝之載臣
則任之故文明之治歸之於君而造命之功君則忘
之矣此所以交相成焉自然之理也飛龍在天變化
莫測其所憑依惟雲是俱及德澤既施而天下又莫
不利見之氣化人事其會而一者乎
上九亢龍有悔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龍無悔惟亢乃悔聖人事業時位為之故堯稱耄期
倦勤知時過也孔子嘆河圖鳳鳥知位不及也九五

剛徙中正得位與時猶且利於求賢其兢兢業業可
見上六乃至於盈焉如之何可久耶○何以言盈位
以二五為中上六在一卦之外知其非中德矣象曰
時乘六龍以御天則上在其中但不使之亢耳則天
道也六龍隨其位而言然一爻之中自兼六爻之義
特所用不同耳如潛也德章為見志厲為惕自考為
躍聲宏為飛過高為亢如飛也沉機為潛近民為見
防患為惕震作為躍深求為亢推之四爻莫不皆然
故龍可以言君道又可以言臣道可以言父道又可

以言子道他亦隨事而通之所謂變動不拘者此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此發諸卦之凡也九六之義先儒備矣然究極其原
尚有可言者焉理則無不合者也孔子曰天一地二
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此言河
圖也又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此言蓍也然蓍即卦也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言先天也又
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言後天也然卦亦即蓍也以

生數言一三五為參天合一三五非用九乎二四為
兩地合二四非用六乎以成數言七八為少九六為
老四其九得三十六非用九乎四其六得二十四非
用六乎所以五為小衍小含大也五十為大衍大即
小也日用而不知此易之所以易簡之中而有神妙
莫測者也
其田見群龍無首吉者義即生於數而成於象也何
也陽無後其數終於九也陰無首其數起於二也陽
木無後今筮得六爻皆九則變而為陰矣故以無首

乃吉也陰本無首若變而為陽疑處先也然陰終不
敢先陽惟利於永守牝馬之貞以從之也或曰若是
則皆以象數言而不以人事言矣吁天下事復有出
於象數者乎其理復有外於象數者乎語人遺天語
理遺象數無怪乎後之學者終身迷於詞章猶且以
為吾惟其理而不惟象數也辟諸外形骸而語精神
曷從據之哉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發卦未盡而文言之也
乾元始乎萬物仁道統乎四端

亨者嘉之會也
萬國來同世之治群賢並用道之通
利者義之和也
安生於分定者無矯情恩出於實惠者有至感
貞者事之幹也
正而不固者事之弛固而匪正者事之賊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有是心者行是政也
嘉會足以合禮○本天則者適人心也
利物足以和義○以正人者必有以悅人也

貞固足以幹事○可以行者亦有可以久也
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惟天下至健能體
天下之至德○元亨利貞以象言之大通而至正者
天道也以占言之大亨而利於守正者人道也以一
世言之萬類之所以賴聖人者治道也以一人言之
終身之所以體於踐履者學道也道無定體易無定
法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

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非常人矣隱者時為之也惟其未易乎世故不
成乎名惟其心至於遯世而無悶故不見是於人而
無悶樂則行憂則違無往非道蓋不必居位而後謂
之道也如神龍之潛確乎寧可以爵祿動之乎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
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
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德之至中不過曰庸至正不過曰誠庸且誠而善世

造化不出于此庸誠之學可易言耶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redacted]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是爻其處乾之最難者乎積忠信非以為道也辭必脩非以為言也誠必立非以為業也其位為之也知至知幾不待事機之暴著知終存義不秉時勢所可

為忠誠既溢而疑忌皆消於是處上下而無所不可其乾乾惕厲之心為是也學者深長思之可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于淵于躍上下無常矣無常者邪而非邪也時也或在或躍進退無恒矣無恒者離群而非離也權也三四德業同而位不同故如此否則未有無咎者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五雖利見在下大人而實出於感召之自然不得不合也其於民也亦然雖不易民而治而其快覩之意不得不異也以此知世但無聖人出耳機之順應不猶萬物之於天地從其所本而親之也哉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剛德為貴上爻為高非君非臣為無位處一卦外為無民下爻從五為無輔是以動而有悔動之一字其

盈之故乎不動又何悔也〇文言皆屢發未盡之義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皆以位言之得位者善一世無位者淑一世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皆以變言之為姤陰長矣陽氣乃藏為同人上離

也天下文明為復不處也與時皆行為小畜畜止也
其道乃革為大有應天時行乃位天德為夬决其上
乃與時偕極用九同而變不同此天則之自然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
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
下平也
天之生萬物也一氣機而已矣元亨者性情之著於
功化也利貞者功化之復於性情也皆元也一元周

流而地道顯其用焉天何言哉以全德言大哉乾乎
剛而不屈健而不息中而無邪正而無偏純而無疵
粹而無雜精其至也旁通其情六爻無所不可故時
乘以御天曰旁曰時聖人處乾道亦神變矣雖有勿
用乾乾或躍亢悔之不同何者而非平天下之用哉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道或未得行之於世而德自可行之於身故身潛而
道弗潛也君子以行未成為身之憂不以道不行為

德之病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
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曰聚革衆賢也問曰辯集衆見也居曰寬慮之久
且遠也行曰仁普之廣且深也其君臣一德者乎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前言君子之所有事此則明无咎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

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三之无咎脩已無餘功也無可致咎也九四之无
咎處世無定迹也人不得而咎之也或所以為疑也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而天
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前言大人之德業此則盡發其蘊也〇或曰文言乃
經生之語如知幾存義與此節之言非聖人能之乎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

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非亢之病不知之病也此知幾之學所以為三四之无咎也

䷁坤上下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不曰馬而曰龍坤不曰牛而曰馬即此二字已足知乎陰陽施受之義陽全陰半之說矣何者以象觀之陰函夫陽非對夫陽也以數言之天徑一而圍三地徑一而圍四則過於天矣用其見於上者故曰天三地兩也知主天之所施有象成有氣化有濕生不必皆牝牡也若主夫地之所受常含夫陽而不可離矣非牝何以見其性情哉是以乾不曰馬取陽動而言龍也坤不曰牛取配乾而言馬也其意不亦深哉○義則先儒盡矣然取坤彖對乾彖而觀之義益曉然而實非有二元也一氣機之流行而始而生而流形而咸亨六龍御天牝馬行地剛健純粹含弘光大各正性命乾之利貞柔順乃坤之利貞聖人首出君子攸往是不可見乾乃統天而坤但順承天乎聖人精察嚴辨亦惟其自然耳○吳草廬以先迷後得主為句大傳有後得主而有常以此解坤之利言利於後耳先則不利也西南陰方坤用事得其黨類時陽已退陰代有終也東北陽方乾用事坤失其黨類一順乎陽而不敢有所為也一得一喪非自為先後惟安于正此所以吉耳○坤語無非言其得乾之半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乾言行而坤言勢蓋天以運而不以象地以勢而不以形取其德也厚德即四德負荷之功亦惟使天下各得其所而已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坤六爻取義與乾不同者陰陽之氣其道有二當其未交而立對待之體則不可相无天地也男女也君臣也中國夷狄也及其旣交而運消長之機則不免相勝水火也淑慝也君子小人也然陽一而陰二故陽无不善而陰有不善焉惟在於正不正耳坤爻之義大抵辨此曰履霜堅氷至者初爻一卦之下足象也坤卦十月之氣霜之時也初爻爲復十一月之卦氷之候也馴之一言意實深矣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

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坤之全德此爻盡之盖柔者無不曲而六二獨直純坤故也柔者無不缺而六二獨方地道然也方且直中正之德也所以大也然其直也豈待繩之哉其方也豈待規之哉一自然而然所謂不大而無不大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三當陽位而以柔道處之故不必于行而以時行不必於成而以時成其知光大之義乎地道含弘而後光大君子必含章而後時發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四處坤腹爲囊重陰不動爲括發囊以口發蘊以言言者休咎之機不言何咎言者吾身之文不言何譽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乾九五飛龍在天處上也而下兼之坤六五黃裳處下也不得兼上矣曰黃則中同也又乾曰利坤曰元互成也夫子獨曰文在中者垂衣裳而天下治煥乎文章黃正純色而五色取中焉不文而文在乎中矣

○土黃色而惟六五居中六四之重陰則不得其色矣裳下服而坤本臣道若上六之疑陽則不得其飾矣其象如此而君子守之不敢越焉何大吉如之剛柔相雜爲文六柔而五剛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荆公曰陰盛於陽故於陽俱稱龍陽衰於陰故與陰俱稱血謂之龍戰則陽固龍而陰亦龍也謂之玄黃則陽固傷而陰亦傷矣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乾無首坤有終皆反陰陽之數也占得六爻皆老變
為陽矣尤宜永貞不失代終之義乃可耳大陽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
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柔者以其靜也變為陽則動而剛矣動者以其員也
原其體則靜而方矣剛者柔之用方者員之本故地
之數四而用三三者動之所由生也去大剛而大剛
藏其用也地之用數合其體體者方之所由成也存
其一而用其四也无首故曰後陰從陽故得主此其

常也動之所以用也陰主受故能含陰順陽故能化
化則光矣靜之所以著也其皆順天而時行乎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
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
曰積非一日矣曰家非一人矣此所以有餘慶餘殃
也既謂之餘則一念不善至於子孫而不可解禍亦
酷矣人皆知於臣子小有非理必早絕之而不知其
先有以遺之也故曰餘殃君子尚深戒哉

禍福報應之故蓋出於五行之情不得不然者是以
君子貴早辯焉何者水木火金原一氣之運耳及其
所積之厚彼此必有愛惡之不同叢林無繁枝而有
美蔭巨浸得餘潤而潰高防氣之凝結彼亦如之何
哉惟君子則盡人之道辨之於幾而擇之於術即叅
贊之理亦不出此夫子不發於自天祐之而發於履
霜堅氷蓋為善常分而絕惡所以盡性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
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乾九三爻言有功夫而夫子曰因其時而惕則以其
所遇也而非其德也坤六二爻本言無功夫而夫子
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以其功也而非不習也何
哉君子深察其意則陽明先生所謂功夫即是本體
本體即是功夫可得而知矣人心原是不息曰恂慄
曰戒慎曰敬畏其本然也功夫非有加也故二爻互
言之其易之精義微意也乎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
道也地道無成而　有終也

言陰之美即乾始之美利也陰但含之自至於章耳
非能始之也至於章則有功矣然猶不敢居成功者
蓋造化至盛莫非乾也故功業至大莫非君也生育
至勞莫非父也知易之義而矜功長傲之禍可少息
矣不言子者國多强臣家多悍婦子之驕者鮮矣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蓋言謹也
囊本有物者也有則必發其當可爲之時乎不必括
也故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六四重陰而不當位其不

可爲之時乎此知幾所以爲難也故曰天地閉賢人
隱原其心惟欲無咎豈知有譽謹言之學其大哉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
事業美之至也
黄地之正色也言色則餙於外矣中則非外也故曰
通理乎於中而達於外也五君之正位也言位則疑
於邪矣正則非邪也故曰居體黄其裳而下其體也
唯通理則黄中之發暢近見於身遠見於事業惟居
體則德業皆君之美利也豈敢居成功乎此坤道所

以承乾而爲吉之大者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
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陰極必變變則爲陽陽則爲龍矣乃以嫌於無陽故
稱龍者何無之一言其故也無則抗然與戰豈真龍
乎真則變化神靈無可見矣又何以稱血也故曰未
離其類蓋類則血玄未離則血黄若是則傷者陰也
剥公謂兩傷者猶爲未盡其意乎
易之義未可以一端求聖人之意會而通之可也如

乾潜龍勿用則知坤牝馬勿字坤履霜堅氷則知乾
來復將豈是亦對待義也乾飛龍在天則知坤牝馬
行地坤直方大則知乾闢員廣乾之動也直坤之動
也闢今變而言之是互觀之義也乾由潜而見見而
躍躍而飛飛而亢流行之義明矣坤之變爲復爲臨
爲泰爲大壯爲夬是亦流行之義也然乾可以無首
而坤必至於先迷此又一定而不可易者矣參伍錯
綜其無常相易之謂哉

易原卷之一終

易原卷之二

䷂ 震下坎上

卦何名屯者屯象草初生穿地而屈曲未申[illegible]然動矣卦本坎體於五行爲水天一生水而初與二交陰陽始交而成震則動矣氣動於下水需於上非物之所以生者乎故名之曰屯又雲雷者氣化之始經綸者治化之始婚媾者形化之始有天地而有萬物莫不皆然占者可以識其意矣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化行而萬物生本一元之氣通之也故元亨交以動未有不亨者也利貞之義自不可離矣而處屯之道勿急以俟必求自强以詣其極多助以協其力此君子體之以有爲者也觀彖辭而六爻之義皆可通矣居貞貞吉守正意也迍邅幾不如舍勿用意也志行往吉无不利攸往意也以貴下賤盤桓皆建侯意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不曰水而曰雲者坎在上爲雲在下爲雨故雷雨作解當萬物已生而長也雲雷爲屯當萬物初生而未成也君子象之故有經綸之道亦以草昧之初豈苟且以從事哉一經之綸之整然而不亂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剛柔在於立本今屯初爻得九本固矣如桓柱立於盤石之上卦自坎變剛柔相易曰居貞者陽豈自卑而爲陰所凌哉以柔道自處故曰志行正也言志欲與之反正耳以此用貴下賤故大得民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柔居二終不能自進故屯如邅如下乘初陽勢必常動故乘馬班如然二本與五而初非其正應故始疑其爲寇但二爻已交而不容不合終則知其爲婚媾矣如女子守正不字而九五屯膏弗施數極理窮至十年則變焉使正應者字於他人豈人道之常哉爲君者亦可以深省矣陰數極於十故以十年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草昧之初乃失鹿競逐之時也無賢以輔之而獨爭於浪戰不爲人禽者鮮矣故以儆取象知幾君子雖垂成而舍之蓋初爻已大得民於下三處其上何功之有故往必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無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馬初陽也二乘之求婚媾必十年乃字蓋剛柔始交未得其和若六四則初之正應也求婚媾即合矣故往吉無不利蓋初方得民四往求之豈非明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五爲難主雖其體爲水有膏澤之象然當屯之時爲雲而未雨也故爲屯其膏膏澤不下於民民皆歸于初矣安於弱小猶可也如以爲君位而爭於空名以求強大寧不凶乎周之末造是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所乘之馬九五也屯卦剛柔始交乃初與二兩爻而已故初以貴下賤而得民二以女求四十年而乃字四雖非交而實初之應也亦吉而無不利乃若九五之陽既屯其膏而弗施矣上六乘之豈能久乎彼不與而此不免泣者宜也坎爲血卦

䷃ 坎下艮上

蒙卦何蒙名也蒙本離體於五行爲火變至四爻成艮坎二體猶人之性本自虛明而形生神發之後爲氣稟之蔽而蒙也必求先覺而學焉作聖之功亦由於此本體之明庶其可復矣乎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有必亨之理學焉而已矣學不可以不誠也又不可以瀆也此蒙之所以可亨也有求而應教則必達瀆而弗告憤斯可啓此教者所謂時中也何者坎中乎而艮中虛也聖功養正其感應之妙夫豈易言哉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泉之性行山之性止止而有行靜生動也泉未離山

動而清也君子觀之有果行育德之象爲泉出於山源且不窮行斯決矣源泉不已所鍾必深德斯積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脫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卦惟九二爲亨蒙之主餘皆所亨之蒙也初六處卦之下爲民之象小民無知而犯法教之未敷也故發其愚在正法以刑之法立而民不犯若脫桎梏然不亦快乎過此非其所能也求之太深亦吝而已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君子欲亨天下之蒙其可嫌以待人哉凡知來學與悔過者皆包容之吉也言吉者慮亦深矣其在家於群婦之象亦必納之吉也再言吉者意亦深矣子克家則臣可知二居剛而應與比皆柔故宜如此所謂行時中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先儒曰六三仰舍上九之應而俯從九二之孫是女之見利而動者竊以九二剛中之賢旣謂亨蒙之主豈以利誘人者哉蓋上六擊蒙爲寇六三其應是畏而從金甲之象易戒九二曰汝雖有包容之德如此失身之女勿以其比而取之可也否則其不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鮮矣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四以陰柔之質處不中之位蓋困而不學吝於改過者也而曰獨遠實者何也學莫便乎近其人諸陰皆從乎九二初六近也六三順也六五應也而四獨遠焉豈聖人不屑之教耶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五君也以童蒙之年獲賢臣之助如成王之於周公高宗之於傅說作聖之功有在矣何吉如之曰順以巽者虛中能受養正之深豈若從事於虛文者乎互坤曰順有相協之意變陽爲巽有變化之意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九二以陽爲亨蒙之主而群陰聽之獨上九以剛狠之性悍然與之爲敵如負固不服者然此蒙而爲亂者勢不可以不擊也爲去声言不可姑息而庇之利寇

之師而上下亦無不順矣

䷄ 坎上乾下

水下爲雨上爲雲雲水之烝氣也陽中陰外和則散之當其未散需以俟之而已故雨者萬物之飲食也德澤者萬民之飲食也禮義者人性之飲食也年之稚也俟其長焉養之以飲食人性之蒙也俟其開焉發之以禮義民之無知也俟其化焉被之以德澤此其大者也以一事言之遇之所至則需于命人之所與則需于類然或俟於此而遭乎彼者又事之不可測者也廣需之義而六爻之情可通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坎中實乾體光有孚而得正也如此勢必進矣恃其健而不需之不可也需乎險而不決焉亦不可也義命之說亦必審矣涉大川無不濟者坎險小而天行健非其所能止也以此知遇險者信以待之往必有功而乾之德行恒易以知險意亦可見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陰陽和而雨澤降君子又取其象於天下事必致其和焉主陽道也客陰道也雲上於天天爲主而雲爲客主悅客而誠傾氣和雲而雨致是以君子貴合歡也豈曰事惟待之而自樂哉謝安之論亦其一耳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郊遠矣未必陷于險但俟之久則改節故利用有常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

沙稍近矣度時與勢不免有言但中尚寬衍身可以不失也故終吉其中而剛乎有言者五上爲兌卦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險近矣然猶在外卦也乃需之于泥自處可陷之地非其性剛而不中乎聖人戒之曰敬慎不敗亦以時尚在需能抑其剛則可保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坎爲血陰爲穴三陽以剛而能需四陰也不免傷矣

何以能出哉嗟乎君子處需之道非通於性命之學不能也順以聽之心安而得正矣夫豈偶爾哉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卦以坎爲險而爻吉者何也蓋彖主靜而爻主動動則出而不爲險矣九五以陽剛居中正之位所謂位乎天位者是也雲上於天雨散而萬物以濡君履乎位化普而萬民以養夫苟得正又何而不吉乎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險之終需之爻下之三陽勢不可遏不速而至我則委心以聽之雖所入者穴亦可安矣或以高祖之於項伯光武之於馬援亦其意歟

☰☵ 坎下乾上

君子觀天水違行知天下之有訟也天一生水其源本同天則西流水則東注其性不相合猶人各執其情而不相通也訟之所由以起乎義則先儒備矣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illegible]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上剛下險以卦體言人事也治訟者剛爲訟者險內險外健以卦體發人情也訟之心險訟之辭健剛來得中以二五言訟德也剛能自治中能治人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行有機水發有源得其機則天可測也得其源則水可塞也故言語者亂之階貪欲者爭之始作事謀始訟可息矣始其謀諸心乎

訟六爻初訟之小者也二訟之大者也三不訟者也四訟之屈者也五聽訟者也六訟之勝者也其義則存乎其位其事則存乎其應故訟大事後應者勝訟小事先入爲主訟剛者制之以柔訟險者待之以誠大率懼則不危悔則不終靜則不[illegible]忍則不禍可以知訟可以治訟可以無訟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位卑才弱且事之初也位卑者忍辱才弱者守常事

小則易觧也其亦賴九四之明乎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訟
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以臣訟君禍豈止於一身乎今九二以陽剛中正能
自悔懼不克而逋則罪止一身而邑人三百户可無
眚矣蓋亦遇九五剛正之君臨之以威恕之以情故
也否則元咺之罪武仲之心其容誅耶以九居二陽
而處陰故能逋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

上吉也
衆人以利爭已獨守正而食舊德可謂善矣但處於
衆爭之閒勢極危厲設使有剛大之才則驅衆爭而
治之以安不亦美乎但九三未必能也一念從君之
誠爲可取耳卦自坎變復歸䰟爲訟之坎曰舊德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
失也
初六辨明 四之訟不勝矣當剛正之君在上由此
而安於義命可也否則憤以求勝何吉之有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則不偏正則不私以中正之君聽天下之訟請謁
者不得以行其賂也巧詐者不得以逞其辭也弱者
以扶枉者以伸豈獨訟者吉哉則凡天下之民皆得
直道以行而無訟之風此其達矣故曰元吉元者吉
之大者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
敬也
楊子曰或者未必之詞也楊惲告霍氏息夫躬告樂

平始以此而侯終以此而誅事也好還天道固然此
可以補程朱之所未及者也
䷆ 坎下坤上
地以載水水以行地地下有水易謂之師盖師險道
也行之以順故用師者皆仗大義而施殺伐之威聚
農民而荷兵甲之器因井地而制八方之陣浚溝洫
而防馳突之虞莫非取諸是矣然師者訟之大者也
以乾遇險乃止於訟以坤遇險遂至於師何哉盖訟
者發其不平之氣陽道也師者藏其不測之情陰道

也治訟以剛治師以柔訟斷於上師統於下易之取
象義亦明矣

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
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
何咎矣

師非吉也惟正則吉師非無咎惟得人則無咎蓋以
已之正正人之不正殘暴可除矣付托老成群下可
戢矣否則佳兵好還不戢自焚可輕用乎能以衆正
爲出師者言之也剛中而應爲任將者言之也以至

仁伐不仁湯武是矣以慎重承君命方叔召虎是矣
崔景以毒爲亭毒言事之不可測也亦深巧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用師莫不本於有律而聖人發之初六者以其在爻
之初也舉事之初明分數總紀法約號令一進退防
他虞此其大者也否則勢火烈而情星散寄斯滋矣
說者以周禮執洞律聽軍聲此以占言矣律之一字
其下不可言不臧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
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善哉中之一言乎坎爲水有知之義焉中則能謀而
弗姦也體本陽有剛之質焉中則能勇而弗暴也卦
在下有臣之道焉中則能權而弗專也位得正有仁
之意焉中則能愛而弗殘也陽體孚有信之道焉中
則能令而弗亂也卦德險有嚴之威焉中則能戢而
弗肆也以此用兵何邦不懷以此事君何寵不承君
子玩象味占可以深長思矣命必有三義不在象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六三何師之敗也以象觀之坎之輿也爲多眚以位
言之陰柔而居九二之上當賢將之前忝不齊之令
此所以凶乎楊子以爲河曲之趙穿于邲之先縠是
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陰出退而四則陰之陰也故有左次之象說者以爲
不戰而屈人兵過矣退舍以偕言整兵而慎戰此兵
家之常六四有之故曰未失常也苟如禹之班師則
是吉之大者豈止无咎而已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
曰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輿師命將軍之事也六五下應九二將得其人矣以正律人師得其名矣惜乎性本陰柔牽於其類如長子帥師而參以弟子焉故雖正不免於敗也占者可不戒哉坤為地為田坎為豕禽也○言古之字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
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武所以勘亂也亂息而功著酬功而賞行大者裂土

小者襲官理勢之必然也然干戈搶攘之際寧無小人僥倖成功而恣肆自負者哉然賞之可也用之不可也苟以其功而不以其賢吾見勘亂於前而生亂於後矣故功必正而小人必勿用也

䷇ 坎下 坤上

師反何以為比乎蓋地下有水水深矣險而不可測故為師水在地上水淺矣是附之而流通也故為比其義則先儒盡矣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為吉道故曰比樂也然必推原占筮於其可比者比之元謂得君長之道永謂有常貞謂得正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乃為無咎然既得則決以從之後則凶矣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
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群陰輔陽為下從上之義吉道也剛中指九五不寧方來指群陰後夫凶指上六卦本坤也變至五爻為六復其本體為比則是九五獨為主而上六不變者

矣為主者受天下之比而人莫不順之變者自失其可親之人而禍必隨之矣故君子當審於幾先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以水界則彼此分別故有建萬國之象水分復合還相流通故有親諸侯之義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
初六有他吉也
五比主也初則遠矣何以能比之乎蓋九五體信達順人皆知之初雖遠而不隔也如是斯無咎矣然初

又能誠以與之極其堅慤則一時相因他日可以宗
而主之者不曰有他吉哉坤為坌水流下爻為盈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二五之正應也自内卦而比之所謂出於由衷者也
但非苟合無不吉矣然位居正自無此失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群陰皆比於五而六三獨能與上六為應則所謂後
夫也彼直不能自保而我又從而比之其傷可免矣
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四與初應比乎内者也今九五處於其上遂能與之
而無疑真得比之正者矣外比得賢亦吉乎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
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以一陽而衆陰之比開誠布公無彼此異同者矣豈
不顯哉王者猶用三驅之義開一面而不取雖失前
禽而無所較於是見比之至公彼不來者自取罪戾
我亦弗之計矣所謂前禽即後夫也處一卦之外故
有此象若夫邑人不待告誡亦無不服矣又奚有弗
吉者哉坎馬爲坤輿故以為象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無首不先也不終無後也上六見天下皆歸於賢勢
不能已故亦比之然不以時至失之於始矣而九五
又豈之度外不與為比反覆無常終亦淪於亡也于
以見識時勢者不亦難乎
䷈巽上乾下
卦何以謂之小畜也小者陰也畜者止也天欲雨而

風散之陰畜陽也君有欲而臣止之小畜大也然以
風畜天非與天矣以臣止君不與君忤有亨之道焉
天體無窮風氣有限君之道多臣之事小故為小畜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
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
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畜止也又聚也以止為義則雲興於西風汛於東此
所以不雨也以聚為義陰者已合進者未已未必終
不雨也文王於是卦而揭之曰小畜亨密雲不雨自

我西郊盖致意實深焉豈不曰小有所止不久且亨
矣何其雲之密而雨之難也豈我自西郊而終不見
其沾濡耶盖事有止之而可者止過是也亦有止之
而不可者止雨是也小畜之義各隨其意而求之而
非以必止為善矣彖言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
施未行也有欲雨之意焉上六既處既雨尚德載也
有喜雨之意焉而餘又以止之為義所謂變易以從
道者君子可不黙識其意而必拘成説耶
彖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天中之氣風以散之則迸而波睎而彩者皆見矣君
子象之以懿其文德焉周公教成王使朦誦舊歌雖
飲食起居之間莫非雍容節奏之美則其心自和平
無過可諫矣君子於身也亦然周旋於禮樂文章之
中涵濡於動作威儀之下身過可免而畜止之道不
亦易乎懿文德良有以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天下之事惟謹始而已矣初六畜之始也曰復自道
何其咎言如君有所為發行之端即啟其善而止其

不善焉則與道濡化又何過之可諫哉故无咎而占
者於義之吉可知矣卦之能畜者四也初與四應其
象如此又卦本巽之初爻變也順變為律而與應盖
黙而化之之意是以輔君脩身者莫大於復自道而
渾然无迹為可取矣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牽者相連之義九二當下之中大臣之位其於君之
過舉不能獨諫成功必與初六牽連以進何哉盖初
與四應所以為畜者也二知其故意與之合而君過

亦獲免焉此亦止道中之一端也奚失於事機乎如
張良之知而有取於四皓盖窺知帝意有所在矣
九三輿脱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止人之過必自止其過九三剛而過中務責人而不
得其樞如行輿而脱其輻也則雖妻子之近且不可
正矣况其遠乎孟子所謂不行是也象以乾員為輿
象輿遇巽木斷曰脱輻又巽多白眼下反憎三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以一柔而止五剛傷惧必矣而能血去惕出者其本

於一誠乎誠以動之信而後諫也是以上志既合危
而不害左師觸龍近之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隣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以爻言之陰畜乎陽以卦言之巽畜乎乾然則五乃
巽之主而君之位也四中虛為誠通五中實為誠著
誠則無不達矣五又與諸陽類也故攣如不舍而為
一陰畜焉又為積也積者富也善積為德富財積為
家富五能使六四之富普於諸隣而不專於一己是
象所謂上下應之者也不言吉而吉可知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群陽尚往風過而為雨矣然積日已久猶之德積而
厚發也厚積之發乃曰君子征凶何也曰是卦本為
畜之小者也如此亦可已矣苟深求之其何能堪是
使前之信後反疑矣蓋卦本以陰為畜陰婦也月也
過則征與望矣故象又有此言巽為長女天官書以
巽納辛當幾望之月

䷉ 兌下 乾上

履者禮也對樂而言也禮本乎天而由陰作樂本乎
地而由陽來作於內者居于上來於外者居于下觀
履與豫之象而其義明矣履以一陰處五陽之中內
卦之上豫以一陽處五陰之中外卦之下陰之性悅
悅者嚴而和也陽之性動動者樂而安也由陰作者
在陽中由陽來者在陰內履非禮之謂乎知乎豫斯
知乎履矣又以本卦言之履者行也行乎禮也禮有
品節合天澤而可見故行莫如天曰天行健是也品
節莫如澤曰水澤節是也天行而不已澤節而不過
皆禮之意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
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卦主以柔履剛剛譬則虎也柔譬則禮也禮行而天
下之剛暴者不敢肆善馴則剛暴之虎不能傷也于
以見禮之可以治天下也不亦亨乎君以委曲節文
之禮施於人而莫不尊之履帝位而不疚也天下又
以委曲繁縟之禮治其性而性莫不善焉應乎君而
弗傷也禮之義大矣哉兌為白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因天在上而制之尊因澤在下而制之卑尊者下濟體不降矣卑者上行體不升矣君子觀象以辨上下故制之禮焉定民志使安於分焉由尊卑而推之則凡降殺品節皆可知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欲行道於天下必先盡道於其身初九當未用之時素履已具可往之本矣然何以知之蓋居兌之下必畜之深者也原其所志故將澤天下耳又何咎之有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處臣位矣故以道行於天下坦坦然一平易近民之政也然他人每以富貴改其貧賤之心而九二居中得正雖在於位猶守幽人之貞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者豈以外物而亂其中耶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何以言眇也離為目互卦存一焉何以言跛也乾為兌則毀折焉蓋言所見不明所行不平也乃欲以其蔽且偏者履剛而出之其受禍也必矣如履虎尾而見咥也不亦凶乎又曰武人為于大君者何也天下豈偏蔽者皆禍耶武人之麤但知奮其剛勇以事乎君於禮不甚達焉無足怪也象之合也在君子斯不可矣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虎尾也而自履之近於五之虎口矣近臣以禮強其君而君又以禮自決兩剛相遇是以有愬愬之

象愬愬亦危矣終何能吉乎蓋禮必行而道以達天下將蒙其治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行天下之禮者不特截然示之以正也出之以和行之以遜委曲以盡人情斯為善之善矣九五以剛正之君決於履而守之以貞焉亦必有拂於人而不堪者此所以厲也厲者嚴之意而非危之象也故曰位正當者君道宜剛禮制宜正禮之厲而非刑之厲矣何害於嚴乎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禮行而天下治矣於是視而考之治之氣象為何如
禮之善否見矣所謂觀其禮而知其政者此也於其
不善者旋而改之則天理人情斯無不盡何元吉如
之哉
乾為君巽為繩直以巽行於其上而畜乎君止過之
義然順以止過止其小者若艮之體剛而重能止其
大畜矣乾為君兑為悅為附決乾在上而兑履其後
為悅君行禮之義然巽以行禮制度可立若艮則至

廿五 丸

誠無妄斯能對時育物則是畜者拂乎君者也不行
不拂而循巽以出之履者順其情者也雖出於順而
上下截然
經分二篇古也後之人皆隨其文字分之而未必
有義在焉然無往而不可以為義者則易也故今
尊乾坤造化之本也屯蒙教養之端也否泰治亂
之機也咸恒交感之義也咼革新舊之象也巽兑
終之以悅而順也亦八卦之意也
易原卷之二終

易原卷之三
明進士祠部郎台南陳
乾坤交而為坎離坎離生物而乾坤為無矣
而剛柔變化坎離不知矣故䷊䷋者本體
離也剛柔則屯蒙也屯蒙所以為生物之始也䷂
原性則乾坤也互藏則坎離也坎離所以為造化之
終也乾坤定位之後屯蒙化生之餘否泰交而為父
母以總六子運用於其間也
䷊乾下坤上
卦取否泰彖傳之義明矣由泰而逆數之歷八卦為

乙 吉水畢曉刊

也為蒙言治者本於亂者也由否泰而順數之為臨
為觀言亂者適於治者也乾坤未闢坎離未交否泰
處于其間天地之情可見矣以象觀之履也小畜也
同人也大有也皆以乾為主而長女中女少女在焉
居于否泰之內謙也豫也師也比也皆以坤為主而
長男中男少男在焉又居于否泰之外一似父母總
六子而正位乎內外之意前乎屯蒙萬物初生而氣
化未開也後乎臨觀德業已盛治化之已成也因象
察理義亦明矣

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天地交而萬物通氣相資也上下交而志同事相成也何以君子小人獨不交而外之乎蓋造化無私而人心有欲故也無私者氣之自然曰陰曰陽有欲者氣之攻取曰淑曰慝爻者取上下之互用別者分内外之貞悔彖占之異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而后泰是天不可無地地不可無天聖人象之又知天地不可無人君矣天主資始地之所生也地主成終天之所施也財成輔相而左右之又贊助天地之所不及也財成者治曆明時晝界分州之類是也輔相者燮調裒伏辨察土方之類是也使民左之右之無不宜之所以利天地之利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聖人以參贊爲業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先儒之說詳矣三陽皆君子進用而其義不同何哉

以位與時故也時當乎泰而位方在下則必拔而薦之諸陽向用而連類並進亦其勢也初變爲巽巽爲草木有茅茹之象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以大臣之位應柔順之君當泰盛之世行中正之道不患乎世不治而小人不退矣然君子猶不敢恃而必有以處之焉包荒無不容也用馮河無不戒也不遐遺無所棄也朋亡無所私也是以得尚于中行而成光明正大之治否則待人太嚴則相激之勢成安於無事則怠玩之弊滋遠者有遺則恬退之風鮮結爲朋黨則競進之患生是豈泰之道哉應坤爲包荒爻變互上坎體爲河上下交爲不遐遺變陽爲陰爲朋亡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吉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盛衰之理自相倚伏故平者陂之兆復者往之機待

其衰而戒之无及矣六三當泰之時三陽將盡即持之以艱難之心守之以堅正之道庶乎無咎苟爲不信而勿恤之于食可有福乎言天祿必永終也蓋太之爲卦本小往大來天地交也至三爻則來者盡而往者復天地反際矣故有此象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小人覬覦之心雖未嘗已然時當大盛而君子處之各得其道亦未嘗不妥心也位之於外而通之以情

此其所以翩翩然來向之孚信之心不待告戒矣失實之失先儒作反實以陽實而陰就之乃其中心之願而非有所強焉非盛時而有此乎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六五柔順中正且在上位又女子不得自專故以帝乙歸妹取象言王姬下嫁不敢以尊貴自驕乃所以爲福也如才弱之人偶當上位不以勢分自恃下於賢者自亦得以保其福爲大吉之道也然必出其中心之願斯能行之否則鮮不驕而恃矣其亦盛世之事也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防患如城城壞則防踈矣人君不能保于平日至于勢極如天命何哉苟復用師是速其禍耳但可守一隅而以義告戒之雖貞而亦吝道也故防患貴早也

䷋ 坤下乾上

自乾坤定位而萬物生焉凡八卦而至泰中間更幾世而氣化開凡幾聖而治道備然泰之無幾而否之

即至何哉蓋治亂相因數之常也卦惟以理而不以數故否繼于泰之后欵司治者知所以挽之也無泰不否者陰陽消長之機撥亂爲治者聖人傾否之意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程子以爲否之時非人之道不利於君子守正以其大往而小來也楊子以爲否者用非其人天下之不利也惟君子於斯時獨守其正而已然以卦象之義與所占之意度之程子之言勝矣

乾坤之體以象定上下之位乾坤之用以氣運施受

之化后天之易主於用故天上地下爲否否者天地之氣數然也然必有匪人應焉豈匪人者造化之假手耶抑造化者匪人所感召耶噫天運而人從順乎命者也人定而勝天不委於命者也故卦從其象而占從其義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世之否也必有匪人出焉是匪人不利於君子之守

正也正大者天地之情陰陽相交而和也剛柔相濟而中也是以君剛濟之以柔臣柔濟之以剛匪人者出務極柔媚承順俾九五乾剛之君亦蠱惑而莫省焉其亦當大往小來之候也歟噫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禄

否何以儉德避難哉善乎先儒之言曰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斯能避天下不可避之難否則知之而不能去不有委於貧而仕者耶噫此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所以爲學之始也顔子簞瓢陋巷所以夫子重許之也然豈特忍之難榮之以禄亦弗受矣君子所以得免於否之禍者此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陰陽皆有相連而進之象但陽初則爲君子而陰初未可允其爲小人也此聖人之厚也故曰貞吉亨志在得君尤未見其可惟出於正則吉而且亨矣否初變成震體震爲萑鮮地之萑鮮亦茅茹象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居大人之位遇世時之否所爲得中若包承焉包者

含容承者承順也如以小人包承君子是小人之善非君子之善也以君子包承小人是小人之愿而非君子之道也故有吉亨之辯焉與其吉而非正寧否而道亨耳否則爲人所包容何取於君子哉聖人於君子渓致意也如此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以柔處剛非純於小人者又時否已過非乂於亂者彼不知事之可羞而猶隱忍以處之盖才本不稱竊位以居故如此其包羞寧免後悔乎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何以知有命也九五爲休否之君六二既小人非其應矣四則近之者也不命四而誰命哉此則不惟四得無咎而疇類亦麗於福焉以其志在於行道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以陽剛之君宅中正之位合群陽而休一世之否吉可知矣然豈可不知所儆戒哉其心若曰其亡其亡如是而所繫斯安固矣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是卦上下不交故上三陽自合爲一竭力而濟否至於爻亦得傾矣九四持必行之志九五存儆戒之心上九又知乎後喜之意否有不傾者乎

䷌ 離下乾上

當世之否未有不以天下爲私者家私其財士私其學人私其祿其義一也是以傾否之君子必大同于人焉同人所以次否之後也然卦何以謂之同人天上有火無所不照又火炎於上與天同行也同則又有于野于宗之辨者蓋恐人情之偏不獨小人私爲而君子容有係吝者矣故爻復各因其義以爲戒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而公且大焉則人心皆歸之亨也必矣以之涉險亦無不可故曰利涉大川然豈無所不同爲可哉利於君子之正道耳若小人以利欲爲同吾未見其能亨也卦凡有乾者多言利涉大川以其行之健也故乾易以知險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

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五爻皆同而惟六二一陰異耳今得位得中而應乎五陽則是質不同而情同也天無不包其量同日隨天行其運同至健而至明也君子體之則幽無不燭而遠無弗到矣同人于野豈有暗而遺者乎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族類辯物
君子與人雖无無所不同又非渾焉而無別也於族也類之貴賤親疎賢愚大小各遂其分而已情同而

不必迹同也於物也辨之夷狄禽獸各得其所而已
理同不必事同也同而異其眞大同之道乎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情之不通于天下猶人之相隔於門户也出門則八荒我闥矣豈有咎耶初爻變爲艮艮爲門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六二本卦之所以爲同人者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何以有吝道乎自一卦言之上下相應無弗同也自一爻言之隔於三四未得同也未得同乎五而遂與初

合然則是近而不遠同於宗黨者也一宗之外皆藩籬矣不亦吝哉二爻變則與諸陽同故曰宗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二本應乎五者也然三近之又陰陽相比必欲其同乎已是與五爲敵矣五不可敵乃伏戎于莽自升高陵隱其迹而楊其情將以俟其至也至於三歲二終不與安所行其志乎○互巽爲草木爲隱伏離爲戈兵下土爲高陵三陽爲三歲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亦欲強二之合也復隔於三如在墻墉之外乃欲乘以攻之而不知三且不能加之矣四又何能克乎比之三而得吉者盖陽居陰位能以柔而濟其剛知義之不可而反則焉亦足取矣先儒以爲趙盾陶侃之事近之是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五之信二也甚專二之應五也甚固乃爲三四所隔

故先則不免號咷而終至於合焉亦可樂矣然五剛而所遇復剛是以用大師以相克同人之時其亦有不容以情通者乎彖所謂大川此義是也又五變爲離有戈兵之象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郊野一也于野曰亨于郊曰無悔何也同人之時雖欲其公而上九在一卦之外天下皆應于九五矣彼且舒徐而獨後焉雖其心無所係吝而迹則自外者也無咎可矣又何亨之有耶

☲☰離上乾下

卦以一陰居上而五陽應之為所有者大也故以名卦其象則日行天上日乃衆陽之宗當其下照也而天下共其耿光時乎上行也而天下共其瞻仰傳曰與人同者人必歸之故受之以大有可見我之所以與者如此則人之歸者亦如此矣反對之義不明乎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同人大有皆一陰五陽卦也陰居二則曰得位得中而應乎乾陰居五則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何耶盖同人者我同乎彼故以柔應乾下之之道也大有者人歸乎我上下皆應尊之之義也其不同者以此曰應天時行者又以日從天而運行氣化之所由施故曰元亨盖不止以六五言矣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大有之世天下無不歸之矣君子豈以其順也而不知所以别之哉戀者遏之禁其欲而不敢肆也善者揚之示其勸而俾有終也凡此皆順天休命而非自威福者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遠於六五無交也時當大有無害也如是豈有咎乎位使之然也茍恃其無咎而肆志焉則天下皆有所與而已獨无交焉害能免乎是以艱則無咎戒之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二以剛正之大臣承六五虛已之賢君委托付畀非不重矣而才之與德實足以負荷焉猶之大車之載任重致遠無有覆敗之虞占者量已足以稱之吉

亨不俟言矣坤為輿今乾稱大車者以其為圜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下卦之上公侯象也處地遠而朝宗之念勤負嫌大而獻誠之意切郭汾陽於肅宗是也非其剛正謙下之德孚於上下其不如當時史李輩者鮮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晢也

近君之臣時際大有君又虛已以待之將有不期驕

而驕自至者矣九四以陽位陰過爲慎厚雖富而不
敢侈也又何咎哉蓋其得離之下體而自處之明非
人之所及故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
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惟天下之至誠爲能感惟天下之至明爲有威六五
以柔順之君得離明之照故厥孚交如莫不感也望
之威如莫不畏也以是發志不待自明矣以是與人
不賴防備矣其聖人之事乎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乾之上九不免於悔太之上六不免於吝大有之上
九何獨若是之吉乎夫子曰履信思順蓋其所遇者
六五之明君也履明君之信思明君之順乃得游優
於無事之地享福於成功之時非天所祐能至是哉

艮下坤上

以卦言之地本下也今則蘊夫山之高而不自盈謙
之象也以爻言之陽主進也今則止於山之下而不
遽進謙之義也又内止而外順其心歛而不肆貌則
遜而不亢謙之意也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莫不有亨之理焉通上下而言也而惟君子則
實之不可掩者愈顯而内之不自足者愈進故有終
焉非偽爲於外與實不足以當之者比矣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
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至高而其光下照地至卑而其氣上行蓋取陰陽

之大者言之而不止於卦象矣下文即以天地之常
理明之所以見君子有終也彼天之行也氣常盈五
度二千四百二十五分成遅縮之曆非盈者反虧乎
朔常虛十度八千七百五十三分有奇得閏餘之月
非虛者反盈乎以至陵谷變遷盛衰乘除好惡莫不
皆然要之一出於自然之道而非偽矣是以君子之
尊者謙焉則德益光卑者謙焉則其勢不凌又且心
彌謙而道彌進蓋莫知其止者君子有終不其然乎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彖以持謙言象以處謙言故不曰山在地下而曰地中有山於多者裒之寡者益之順天地人神之道也多寡惟以平施則彼之謙與盈者取直不差而吾之處之也付與各當矣以山視地山則高矣以地視山地則大也大則不知其高而惟見其廣耳君子之謙也其本於厚德載物乎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臨事之初即持以謙可謂謙謙矣然豈可止而不進哉以之涉險亦所允前但未用耳是以君子貴養盛也養之其以卑乎在下曰卑前有坎體曰大川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二處臣位鳴其謙以教天下之人一本於正而非驕也不亦吉乎有德者必有言非自矐也故曰中心得也前有震體震善鳴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卦惟一陽居外之上公侯之有勞於王事者也乃能謙以居之德盛而禮恭矣豈不吉哉一陽統衆陰故

曰萬民服也互坎爲勞卦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九四上際於盛德之君下比於有功之臣不待有所爲而無不利矣惟但發揮其謙以法則之乃出於中心之誠如韓魏公之於永叔其殆近之乎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德之盛者不資勢而王心之柳者愈自謙而章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可謂不富矣然徂莒之遏葛載之征天下莫不順之畏之其慄慄危懼翼翼小心之德有以感之乎曰征不服也非得已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之鳴與二同而非中心之得利用與五同而非不服之征故夫子以志未得與邑國別之若是亦利者何哉文帝每事謙讓未遑而吳楚養成驕恣之禍不以威臨之可乎其征國邑亦仁者之勇矣

☷☳ 坤下震上

成卦以雷出地上陽氣暢達故爲豫豫之義有三樂也定也又猶豫也卦實兼之而究則一也何者氣非偶然而有其來也必舒徐不决及其既發幽者鬱者莫不中矣彖言剛應爻言介石皆素定意也鳴與由冥皆樂意也盱則不决意也

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卦以震處坤上有主鬯得地之義雷出地上有威震天下之意夫子發之以剛應志行盖卦自復來初居於四行而應也震上坤下動而順也然豈但建侯順人心之所欲立行師順人心之所欲去乎至於天地之運化聖人之至教亦惟順動而已動而曰順一無心也禪授放伐惟時與義豈不甚大矣哉後世乃有竊其機厚施得民仗義執言者得罪多矣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於地先王因之而作樂者盖樂由陽來而鳴天之籟惟雷之聲爲壯也旁而通之形氣相扼悉取爲用於是音律興焉其和之至是乃以感鬼神召八風者大率聲相應氣相求之理耳天地之氣本至正而至順故中和之樂始足以通之聖人以薦上帝配祖考因以宣化者此也若夫妖聲厲氣之感也亦然君子可不慎所感乎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樂生於動故宜靜爻彼動焉過矣故鮮有吉者乃若

初則事之始位之下也即自鳴其樂所欲無窮如之何其不凶乎震鳴在四而初應之故有此象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二亦動矣但居下之中而位之正視九四既不應之初六又不比之故動而自得其樂見幾而早斷者也卦互上艮爲小石爲介變即爲离爲終日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三近於四仰視其可樂若欲比之非其正應又欲去之自决可也乃循豫而遲遲焉寧無悔乎曰不當者

處陽而質柔故遲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一卦由四而豫是陽倡而陰皆和矣衆之所歸寧不大有得乎但群陰爲疑獨剛爲斷公其樂於人勿疑可也然必朋來乃足以見其公而吾大有得者亦惟志可大行耳豈過於樂哉一陽貫群陰爲簪髮之象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五處正位而有逸豫之樂疾也但下乘陽剛之臣群情所萃震動以告道之則其中心有所警戒雖疾而得以保守弗失也苟非中爲其可以常不亡乎恒之一言必其虛受而不變焉不恒難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爻乃陰之質樂之終動之極爲昏冥於豫者也國家成法皆變渝焉危在旦夕矣其曰无咎豈當豫之時而然乎夫子直言何可長也其凶明矣

震下兌上

名卦之義此甚備者夫子以爲剛來而下柔言象也動而悅隨言德也又服牛乘馬蓋取諸隨而序云豫必有隨程子以雷震澤中因之以動朱子以已能隨物物來隨己皆其義也竊於來之一言其自否而來乎蓋天地否塞陰陽不交於是陽氣下降陰得上升時乃循環故曰隨時而彖言元亨利貞良以此也其占止得无咎非乾坤之元亨利貞矣且以後天圖觀之震兌横而六卦縱震兌春秋之中也故以隨爲義其天道之始可知不然歸妹何以爲人道之終乎學者互而觀之於文王心或有得矣○義見卦變

朱子分内卦爲自困外卦爲自噬嗑合之爲自未濟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剛來而下柔動而説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陰陽二氣交變於天地之間其往也不得已也其來也亦無心也陽來下陰陽動陰悅陰隨陽而變矣然豈得而知之哉故聖人一出而天下應之乃一氣感通之妙大亨之道也推之人情物理莫不皆然時義所以大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以象雷入澤中似未親切意者兑爲正秋雷蟄之候
君子體之以休養焉一日之晦猶一歲之暮也一日
之息猶一歲之藏也雷不蟄則其發也不烈神不養
則其發也不精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
交有功不失也
隨者前無故也無故則因之而已耳今乃官守之初
即變成法蓋陽來陰下其性常動亦不得不然也非

出正道何能吉哉故必出門以交合乎衆見乃可不
失者卦本隨柔爲義也〇二三四互艮艮爲門闕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以卦言主於初以爻言二得正但陽來居下勢動而
二不得不隨隨乎下而失乎上是係小子而失丈夫
矣近比而忘正應凶咎宜矣聖人止謂弗兼與也其
亦隨之時乎人苟能以靜處之或可以無患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
舍下也

三本下卦但近於四而遠於初故係丈夫而失小子
也四乃澤之下布隨之豈不有益哉然以義可也以
利不可也是必自處以貞聖人發之若曰六三陰居
陽位當動之極志在舍下豈論得不得耶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
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程子以四處臣位得天下之心爲危疑之道惟誠積
於中動皆合道以明哲處之乃可无咎朱子以剛居
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占爲有獲然勢凌於五雖正亦
凶惟有孚在道以明則上安而下從之矣其義甚明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君者人之所隨非隨人者也然使天下皆隨乎我豈
必事事而爲之哉自處以一德相孚於臣之嘉者信
任不疑則群才効用萬事底緒何吉如之蓋五處位
中正與四同爲説體又陽剛純一能孚於人此所以
隨時有爲而與四同爲大亨之道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
窮也

隨者義不得不隨也今上六居一卦之外有遠而不與之意勢必拘係之恐其去也又從而維之若盤庚之反覆播告非處人君之窮乎若宋之末造又甚矣然王用亨于西山者何也此遷國之象也人心既變必革而新之故反隨為蠱將有事矣泰之上六意正如此先儒以窮為極於理固通但於上字未甚切也

䷑ 艮上 巽下

蠱壞也以虫食血為義又蠱惑也山性止而風善入物為風鼓於外多長入於內多壞卦自泰來剛上柔下初之天地交者今有不交之象矣又君止於上而無所振作臣順於下而無所救止亦必壞之道也故文取治蠱為義知所以治之而致之者可知矣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人情易至於因循而難於振作以其蠱也善以治之寧不大亨矣乎然必如涉大川奮往以有事乃可以亨之不然以壞之緒未可以得志也其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何也此言庚也蓋天行以甲春庚秋則是甲始而庚更矣庚先三日為丁後三日為癸丁寧揆度之意以明事之更者先之以復其舊後之以綏其勢皆泯其更之之迹也故巽則曰庚此則曰甲蓋巽以行權陽剛在上蠱不足以當之其曰無初有終終則有始義則互見者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幹在下而能為上之任若子之少而能為父之承也一體以繼壞于前者役于後又何咎乎但早處其事徙巽無益雖厲而終吉惟在善繼迹不為嫌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以剛應柔居下治上是母之蠱而非父矣故必委曲以處之而不可執其理之正可也蓋其位得中道乃能幹如此聖人發之所以悉人情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以陽剛之才幹父之蠱何以小有悔乎過中故也君子見天下之弊不勝其憤欲一决而去之失之激矣激則未必不為禍也然猶無咎者其尚得巽之體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艮之性止又六陰而四柔也不急急於治蠱俾壞者日甚焉若非臣子之道矣然天下之事亦有不容以亟變者舒徐以俟之委曲以圖之終歸於善焉可矣過此以往能得志乎處安石顧役之法可鑒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蠱用譽承以德也

本義言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聞譽蓋柔則才弱若不足以有為但能虛心以任陽剛之臣則一德相孚而譽皆歸於君矣吉豈待言乎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治父不能以不蠱蠱深不可以不治然有位者之任也上九無位故得以高尚其志若嚴陵之於光武焉及事已成蠱且幹矣乃欲以位處之則飄然遠去其志實治蠱之志也不治其事豈得以享其祿耶此子陵所以為高而非沮溺仲連之比也

微哉聖人立言之意乎幹蠱曰子而不曰臣高尚曰臣而不曰子臣子一心也君父一道也其不同者則必有變而通之者矣學者其思之哉

䷒ 兌下坤上

卦曰臨者為二陽名也陽來於陰之下蓋復矣未得位也雖喜之來可以言臨進於二得位矣故能臨猶未可以言泰臨者居上而臨下也此則進而臨之以陽臨陰以道制物以理御氣之謂也不必以位言也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

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〇世以十二辟卦為始於京房觀八月之云則知文王有取於辟卦矣合七日與天一地二章參互錯綜而曆法存焉此聖人開物成務之一端也京房止以卦氣言之隘耳謂非有得於易乎

乾之四德合全卦而言也一歲之功也臨之四德分辟卦而言也一時之氣也故曰至于八月有凶

二陽浸以長而卦體悅而順爻位則剛中而應是以大亨此夫子發之謂君子可以臨矣且臨之美而亨

也何以至八月有凶哉蓋天道循環之常惟知幾者必思預防之見臨則知有觀也二陽在下為臨蓋由復而來其長也既以浸矣二陽在上為觀將至於剥其消也亦豈能久乎是以貴於人事者此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澤上有地言澤則深矣君子體之教思無窮言地則廣矣君子體之容保無疆如是則德澤入人之深而臨之之道無忝矣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感也臨蒞也蒞民者未有不感民而可以得民也初與四應陽悅陰順感之至矣然豈可有所溺哉故居正以應近臣之求乃為得吉蓋初之志行甚正故能如此程子所謂與他卦之感者不同是也

九二咸臨吉無不利象曰咸臨吉無不利未順命也

二亦以陽臨然進而得位且得中也故吉無不利矣曰未順命者何也蓋初感乎四四近臣也二感乎五五賢君也士得汲引以達其志臣得委任以行其道豈不吉哉但感之可也順而說之不可也故持已者

得申其志在位者尊行其道以是而臨臨之吉矣往又何所不利哉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兑為悅為口舌三兑之主也以甘言悅人豈臨之美哉仁言動於一時終則弗之感矣故無攸利然三多憂又悅過者憂必至憂反乎悅者也憂則圖所以善其後焉亦可以无咎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四乃近君之臣有陽剛之才者則以事任諸已有柔順之德者則以事委諸人非出於至誠無我者不能也然又必所委者得其人斯可无咎今四應於初得此道矣夫子曰位當者言巳之位既陰柔而幸所遇之賢當汲引之是臨之至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坤易以知簡簡則易從今六五虛中柔順下應九二不自用而取人何其簡能乎大君臨御萬方正宜如此然不言於他卦者非臨且非九二之賢也其曰行

中者下方持正未順命於上上則知人務委心於下非用其中者能之乎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臨人之道不必以位也德義可以臨之風聲亦可以臨之上六處一卦之外無位矣遠於二陽無應矣但陽無不感陰無不應況坤之厚臨之終也故其志在内從着有俟陽浸長之意處江湖而不忘君何其厚也如是則世且吉而道無咎矣君子哉其若人乎

爾雅以丘左高為咸右高為臨丘高為敦

䷓ 坤下巽上

臨者陽臨陰也進而逼之以其浸長也觀者陰觀陽也下仰於上以其効法也下雖觀上而上亦以之而自觀上又觀下而俗因可以觀治觀之義盡於此矣然亦有觀而不善觀者爻位之不同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感之間有神存焉而非可以語言行事論也故聖人一出而天下快覩帝王一見而聖主已決此豈得於豫知哉神難言而指其可見者惟祭祀之時乎故曰觀盥而不薦而孚之人心者已顒若矣此活潑潑之道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卦以九五為大觀在上居中得正而天下觀之者也上順其自然而入人最深下順其自然而應之甚速非神之為乎然所以為神者非有他也一誠而已矣彼神莫如天而天之行也至信者寒暑相推四時不忒其度數可考而知也聖人亦天而已矣神道設教

信如四時其誠心可推而罝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彖以民觀為義象以君觀為義故曰風行地上省方者因坤地也觀民者因衆陰也設教者因神道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九五在上聖人設教矣其根作攺革必有神道寓於其間小人未足知而君子宜有以黙識之也初乃位下勢遠而世蒙焉若童子之見習而不察寧不可羞

吝哉坤性順而初柔故童象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二為五之正應乃謂之窺何盖觀莫善於親切离明故知之真而信之正也二陰則所見不明柔則所從不勇雖其中心之信亦一節而已若是則女子不越閫牖窺之正也丈夫在大臣之位可如是哉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我者對人之稱一卦皆觀乎五而三獨觀乎已者盖不近不應故也六陰而三陽出内卦之上才足以有

為時又可為惟觀乎道何如耳道則進也非其道則退也出處豈不皆有可觀乎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五之盛德大業光明俊烨天下莫不向慕款立於朝而四則近之觀之至真者也君又尚而待之以賓禮盖陰陽相際各得其位其世道之隆乎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天下之治聮屬於一身者也故觀人即所以觀已治身即所以治人然君子之心恒日不足求无咎而已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與五同德而異位德固繫天下之望位實統天下之尊也故當觀五之所行以為之則志之未平豈復有所繫戀哉陳圖南其似矣

䷔ 离上震下

噬嗑之義若出於後人其不免迂儒之議以為凡近必矣孰知聖人之理不出凡近而精微之妙在焉此所謂一以貫之也故觀易者必先有得於象而理可得而知否則舉天下之言皆可說理矣奚以象為哉

噬嗑亨利用獄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頤中有物取象也推而廣之天下之梗固非一端而治道其大乎下剛上柔震動离明剛柔分則雜者辯矣動而明則見者畏矣有辨則美惡貴賤賴之以不淆也有畏則是非曲直恃之以不恐也觀之天道電以燭之雷以震之威生於明而斷獄之義在是矣觀之爻辭體明而不察性柔而不剛則哀矜之情亦在是矣利用獄豈專於刑者哉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罰者刑之薄也明罰則刑不黷矣法者刑之令也勑
法則民不犯矣此又發用獄之凡以見先王之制雖
出於不得已而仁未嘗不存其間天威之不褻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食通於腹故以口取義刑施於人故以身取義皆去
其梗之意也初動於下於口為頷未及乎腹也於人
為足未及乎身也故曰屨校之刑有事之始小懲即
戒猶舉足之初滅之即不行矣君子之待小人如此

則除惡於早刑豈非小人之利乎屨校以木桎足足
本兩而一陽橫之桎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初九受刑者也六二用刑者也在下卦之下如人之
膚二噬之若易矣然彼剛而我柔反致滅鼻之膚惟
治之得中於義為無咎也曰鼻者言噬必以口鼻在
口上循二在初上我以口噬其膚而彼以膚傷吾鼻
蓋不服其上之意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二之所噬者初也二之所噬者四也四比初為益剛
矣我噬其肉而彼毒吾口是以憤詈之氣傷之也三
以位之不中不正比二雖為遇當然卦之所以為梗
者四也罪不可以不治小吝而已又何咎哉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九四之所噬者又兼初與三而治之者也故為乾胏
先儒以為胏乃肉之聯骨者肉者初而骨者三也
乾胏雖易不一而九四皆治之而得平其故得鈞金
束矢而重者質矣直者中矣雖然不可以易視之我

柔彼剛豈無怨忿之意哉亦以大臣之位有以服之
耳必利艱貞乃吉者比之無訟為未光大也
古訟者大事必先入鈞金鈞金銅也小事必先入束
矢束矢百矢也曲直既分於是入者得中屈者輸罪
故得鈞金束矢斷獄服人者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九四雖為用刑之大臣亦為有罪之狠夫六五噬之
又專其大而不兼其小者何也君不理庶事也非庶
事則剛矣何以謂之乾肉以君臨之雖剛而不剛難

噬者亦易噬也故曰乾肉得黃金者大事入黃金黃金文諸金文貴重者也而矢不在其中可知矣得之者非謂利之言治之旣服而所入不諭耳然訟者心必險而事必邪也故貞正嚴厲以治之乃吉位非臣比不待艱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何何校撼耳聰不明也

何校於首必滅其耳此象也聞言不信耳先受撼此理也至於極而原其聰之不明謹始也

離下艮上　賁

凡三陰三陽之卦皆自否泰而來先儒之論也世之泰也文必盛焉世之否也刑必先之理也亦勢也今卦以坤上之陰來居於二以乾二之陽往居于上所謂剛柔雜而章以卦變言之天玄而地黃以成卦言之山青而火赤周禮繪人之事雜五色而成文其次曰玄與黃取天地之正色也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言生旺二氣也卦曰賁也有以夫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上本坤也一爻來居于二是質剛而文柔矣二得正故亨下本乾也一爻往居于上是質柔而文剛矣上不正故小有攸往取損三四爻為變者理固無不可特於天文之觀玄黃之色不覩切耳天陽也星辰為陽中之陰地陰也大石為陰中之陽一往一來經綸參錯而七政八情之考占於是乎出矣人事與天地默用感應威儀動作之間吉凶禍福見焉故聖人制為禮樂教化文質彬彬使斯民由之養德寡過蓋為

此也若是曰亨可矣小利攸往者何哉嗟乎吾乃今知禮者忠信之薄文盛者質之衰其泰之變賁之時乎夫子從先進可謂觀天道之深矣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離在上為電在下為火明不及也陽發為雷陽止為山威不及也故明庶政文爍然而可覩無敢折獄止當可而不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處下為趾君子飾行以車貴者乘之也在下則無位

矣乃以徒飾之徒豈飾乎義之所在雖菅屩敝蓰殆
有過於和鸞者矣推之於一身皆可知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卦本乾剛而柔来文之爲离之明猶人之身陽本元
氣而陰来榮之爲須之美須不得自動順動則須動
矣君子處二之賁必須以待之上興而道可行也蓋
陰之藉陽臣之藉君文之藉質即吾身皆可知者道
非通於自然之象也哉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明離之極賁如也互卦爲坎濡如也剛爲柔文濡若
溺矣但出於陰上則不爲其所溺也是以永守其正
言蓋文久易至於溺人欲將滅理矣能守其正則自
然之文豈爲繫縛之飾而陵夷耶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
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言賁則有飾矣言皤則無色也外卦爲上所文而應
於初位陰而兩欲比之故疑然人疑而馬翰如以往
不得而目巳也終則知其爲婚媾而合矣大臣當明
盛之世質柔而不能自決又爲言飾貌者所惑非下
乘九三之馮幾誤矣其得同類協衷者乎互下爲震
爲馬爾雅以的爲白顙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五爲賁主乂虛中而能受者也上居一卦之外乃高
蹈丘園之人能屈巳以下之其樂道之誠於在位者
可知矣然誠意愈下而儀文愈簡束帛戔[illegible]似吝也
當賁之時而獨不事文飾感乎之妙將必有他喜矣
太子於四皓亦其事也艮爲山丘在震林之上又艮

爲手中爻坤爲布一兩爲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坤爲文有飾者也今乾又以一爻来文之則知賁之
白而純矣居艮之極賁之至善以誠而不以文止曰
無咎者其善以道而不以譽歟上得志者蘇氏曰柔
之文剛以貴從人剛之文柔以人從貴從人則存乎
人從貴則存乎巳此上九所以得志也陽行其志而
陰聽命惟其所賁矣受賁莫若白

易原卷之三終

易原卷之四

隨 ䷐ 蠱
臨 ䷒ 觀
噬嗑 ䷔ 賁
剝 ䷖ 復
无妄 ䷘ 大畜
頤 ䷚ 頤
大過 ䷛ 大過

以流行反對言之隨而蠱也於是乎有剝故臨觀之治蠱於賁噬嗑之政不救於剝既治而復亂也剝而復也於是有无妄故不妄則養之以頤既養而終於陽過補偏而不中也人事參錯不齊此剝復在否泰之後其消長之一機乎

以先天對待言之隨與蠱對而居于前頤與大過對而居于後是下經合巽震兌艮之卦以互上經者也剝復繼否泰而夬姤繼損益合剝復者左右四卦續姤者即以對之先夬姤者遯大壯而先剝復者亦以對焉豈非各有義存於其間矣乎〇對陰與陽對

䷖ 坤下艮上

否泰三陽往來也臨觀二陽往來也上經以陽為主而漸消焉見氣運之日趨於衰矣泰後有大有火之盛也觀後有賁火之敷也由是亨則盡矣遂至於剝剝者其泰之窮乎窮則變而為復復者一貞之无妄者也故畜以聚之頤以養之而後天地之心常存不死此所謂生生機也剝復之理微矣哉

剝不利有攸往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之不利攸往為君子言也否則君子之不利小人之得志也豈皆無所往乎彖釋之曰剝剝也柔變剛也卦本純乾初變為姤已與陰遇為可戒矣二則得位君子猶好遯而吉也三則陰半大人猶休否而喜也四則陰長君尚得位而觀也至五則剝及君焉陽將盡矣惟一爻在卦外而不當位何剝如之此所以不利也雖然君子豈聽天下之亂而不為之所哉彖有順以正之之義姑從其勢而轉之以待其後是則尚消息盈虛之道夫子見陽貨亦其意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於地有上夷下阜之象君子像之厚其下所以固上也安其宅所以利往也故積善之家不與禍親厚德之人不與災隣剝亦可以自考而自養矣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牀者人所藉以為安也足者牀所藉以自成也初應於四為民之象民安則國可安矣貪殘之臣必先剝之求飽其欲得以行乎非理而百姓不得以申乎正理是謂蔑貞

醸成禍亂滅下而未滅身噫其誰也乎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幹也二應乎五君之大臣國之楨幹也小人得以蔑之使正道不行則人君孤立於上誰與成治理哉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之往也當剝之時而往從上也一念之誠可謂善矣雖其勢孤才弱於道不為无咎乎
六四剝床以膚凶象曰剝床以膚切近災也
四為大臣人君一體視之者也害及於此已無可為矣順性命而止於道其不愧君臣之義耳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陰居尊位又得中正小人不足以狀之故為后妃之象若小人亦能率群類以聽命於君則何過哉聖人開自新之路蓋如此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艮為果蓏二陰其蓏一陽其果也最上則為碩果猶君子居亂世歛華就實自處無位之地天下仰其道德不得以食之則將來有復用為資者此理之必然

也然君子豈以事不可為而自委哉觀群陰之載陽得之以為輿一陽之覆陰得之以為廬則陰固不可以盡去而陽亦未必盡剝也故當因其勢而道之而氣化或可挽矣彼小人者尚亦知戒也哉

☷☳ 震下坤上

卦取剝復其義明矣然自隨至大過凡十二卦而圖止七卦剝復則處其中者也豈非乾坤往來之機萬化消長之候在於是歟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

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之化一陽為之也故往則閉塞而來則亨通是以曰復亨剛往則止為艮剛反則動為震而以順行蓋坤順而陽漸行其間為臨為泰矣反動則入漸行則出時至乃達是以不可疾也臨則得位泰則陽長朋來乃協是以自無咎也反復其道自姤至剝凡歷七爻而後為復陰陽往來天道之流行然也天之二

氣即易之二儀天之四時即易之四象八卦以應八節辟卦以應月六十卦以應歲四卦以應五日四分度之一則是爻應一日統諸卦而言也亦應一月分辟卦而言也五六之間著畫之數反復參錯以窮天地之法象以極古今之始終以發鬼神之情狀皆不得而逃者其理本如是之具足也若覽稽圖卦氣太玄皇極乃其立法不同而未免因識見之高下故法有疎密耳謂非易之義不可也謂盡易之義亦不可也何者易冒天下之道而此特其開物成務之一耳夫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斯言也於穆不已之妙其象數之主宰乎蓋心為生物之心而生之以漸考之度數則六日七分諸說所由起矣然何以曰情何以曰心情者化之顯也心者化之機也機非心而可以見其心也周子於靜處見之故曰誠之復程子於動處見之故曰動之端邵子於動靜之間見之故曰天心無改移是皆得乎造化之心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出地上者也今曰在地中蓋以氣言而不以聲言矣一陽初轉必養以安靜故發則能鼓萬物此之謂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者也先王贊化育因以布月令之政閉關不行后不省方亦順天道而已矣老家竊之以養生其盜造化之權乎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象以順天時為義爻以擴善端為義初九卦之所以為復者也又得之先為蓋火萌而即覺去過無迹者矣無心過乃無身過不為脩身之要耶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不遠復者不遠於身而得之也休復者休休有容而得之也故初曰以脩身二曰以下仁蓋初爲復主賢者也二爲大臣禮賢者也陰柔得中下比於陽類之以歸於道虛心取人下之一字可見矣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去初遠而居動極故有頻失頻復之象厲以自處義可無咎矣其性躁而亦不自安者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四在群陰之中獨與初應乃惟道是從而不於其類雖其質柔而志亦善矣其意與初同彼曰下仁此曰從道者蔡氏曰下之以朋友之分言從之以不係其類言人品可見矣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五處尊位而有順德敦篤乎道義者也不與初應固不若二與四之親賢質本陰柔又不若初之剛明但其敦厚之性實能自得亦盛德之君矣天下之復於道者尚亦有賴哉

䷘ 震下乾上
天地以生物爲心滋於水觸於木盛於火斂於金而木則自下達上得震之體其生機最可見者也故觀天地之心者觀諸復焉以順動也動於坤下也觀天地之理者觀諸無妄焉動以天也動於乾下也動於地下爲物生動於天下爲生物是復故无妄也无妄乃復也無妄次復而因以名之也以義而不以象矣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至誠無妄之理貫徹乎四時者也故天無不實之理而人有不實之心不實則妄而與天違矣其能無災

眚乎且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又焉往而利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凡卦二陰皆自遯而來遯之艮陽往居外今變爲震是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矣震動而陽徙又五陽天道二陰地道兩得相應天運於上一陽動於下人之所以立命者如此順性命之正是能盡道其間豈不

吉乎匪正則雜以私欲與性命之理違矣天豈獨不祐也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何以見雷行與物物與無妄乎蓋物之生有幽而不達蘙而不申者惟雷能震之是物與雷俱出而不妄矣使雷宜發也而弗蟄則有陽洩之患宜出也而弗出則有陽窒之災是雷妄矣於是天下之物亦有當生而不生不當生而生者不因之以妄乎先王體雷之及時也則茂對之以順其生生之性體雷之動物也則發育之以成其長養之功所謂贊化育者此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天之生物以序而動動之初而不妄物之福也雷能適時而一歲無旱潦之災天道然矣君能謹始而萬化有各正之妙治道然矣人能慎獨而百爲無過差之悔學道然矣何往不吉哉期治而治期成而成此之謂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耕則期穫菑則期畬此雖人事之常猶爲有意也不足以言無妄之自然也二得柔中當震動而受地道之益蓋無私而順理者理之所在焉有不利者乎夫子以爲未富者又恐人委於無爲若曰順理固不可雜之以私盡人乃所以合天之道否則聽之弗充猶農夫之未富矣何取於自然哉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六三既亦無妄者何以有災蓋處動極爻變成离故爲災也二坤體爲牛本與三同類今動而變則二下從初矣是失牛也陽往爲行人陰居爲邑人然亦非有致之也二應於五剛中而應有無心之福二則過中上無正應有不虞之災其天道之不可測歟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天下之理每有不可貞者必變而通之乃不失於意必也若夫无妄之理則可以貞矣何也吾固有之理也盡性以立命處之一而不變焉故曰無咎惟義之無咎吉凶豈所論哉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第 01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版

無妄何以有疾陽氣之盛鬱而爲雷或有震擊之虞謂之疾雷君道之正以之易俗必有勅罰之法謂之疾惡聖人之心事過而不畱猶天地之神聲歛而無迹此豈待救藥哉後世不法先王之治而衡鑑之本缺焉不免徼激失中是不求於無妄而求於用藥孰知藥一試而民之所傷多矣柰何又有藥其非疾而不藥其真疾者悲夫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徤極而居卦終復何往乎故行則有眚也且卦本剛

自外來而爲主於内今則往居于外矣失位而窮非無妄之災時過之災也崔子鍾謂下三爻貴動三則居者災上三爻貴靜上則行者凶其得之歟

☶☰ 乾下艮上

觀象而知爲大畜其惟聖人乎夫大者陽也小者陰也以一陰爲主可以知小畜二陰何以爲大畜乎意者二陰不能爲主而以上一陽爲主矣彖傳之言可思而得也合卦變卦德卦象而言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者止也又聚也聚德於己非正不善止過於人非正不行故利貞大有所聚可以用矣不家食吉也大有所止可以濟矣雖涉川利也乾以知險卦有乾而曰利涉大川者以此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卦之所以爲大畜者以二體剛健故也天之體篤實而其發光輝山之體篤實而其化光輝往而復來天德之日新也衰而復榮山德之日新也柔居于五上

親於九而尚賢下遏乎乾而止健苟非大正何能篤實虛中而受高賢之畜光輝威明而服群陽之心乎然尚賢則有以養之服群心則與之共濟焉此豈天道之當然故曰應乎天也朱子取外卦變自需來變則互有頥象又三四五互有冊象互成震有行象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之氣貫乎地中凡山之出雲與雨皆天也天之道貫乎人心凡聖賢之立言制行皆天也故天在山中曰大畜山資氣以生爲生之機君子多識以爲畜德

之要象者像此者也

雲峰胡氏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以自止爲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爲義獨三與上居內外之極畜極而通不以止言矣

卦與小畜不同者彼以四爻一陰爲主故初與四應而吉此以上爻一陽爲主故三與上應而利又彼之上合志在四而此上合志在三者見巽以陰艮以陽陰不敢爲主故巽歸于五而艮歸于上也兩卦皆有畜極而通之意彼云君子征凶此云何天之衢者盖巽小而艮大才德不同矣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艮初爻爲小石有磨礪之意爲義所止速已可也否則孽矣能無災乎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輿以輪轉輪以軸轉軸以圜轉圜空也輹其所伏以爲倚者也雖小而在中不動而衛動車行𭃂未有能止之者惟說輹而止之甚易矣其諸人心之謂乎比小畜之說者輻以其處　而過剛此則說者輹處中而能止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乾爲馬三得位連下爲逐前爲艮止故艱如是則守正不往可也日閑輿衛必欲往者何哉盖健之極而不能自已與上九相應上又畜極而通二陽合志此所以利也然必艱且閑其終日乾乾之意乎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牛性順而角則能觸童而牿之習而安矣止過於未形非言之大乎坤爲牛初爲童艮爲手上爲畜主而四能自畜以分其任則其應于初者乃畜民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四五兩爻之義先賢發明至矣然以象觀之四畜初則宜初爲牛五爲牿五畜二則宜二爲牙而五爲去牙矣今皆取於本爻則其義何居盖陰不能畜陽所以畜者理之至極陽自畜耳故艮者止也止諸至善也是以四畜初其惟順乎順如牛而有角之觸未可也必先以制之已得其道於是承陽而陽可止矣以

五畜二其惟孚乎夫孚如豕而有牙之噬未可也必先以安之已得其處於是應陽而陽可止矣故畜莫大於自蓋盡其性所以盡人之性也如是則機會豈易制哉蔡氏曰論所處則六五不如六四所處之易故曰元吉而五止曰吉論所濟則六四不如六五所濟之廣故五曰有慶而四止曰喜五不如四所處之易者時不同也四不如五所濟之廣者位不同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畜極而通畜極則德盛矣以此而通有不大行哉艮

爲徑路上陽爲天何荷音熊氏引王延壽靈光賦荷天衢以元亨及莊生負背青天而莫大閼者証之是矣馮氏椅曰外無陽爻則坤順不能畜內無陰爻則同類不相畜然則成大畜者在艮之上九而能畜乾者艮之四五也

䷚ 震下艮上

頤象蓋顯然矣聖人發明其義莫不以養言焉可見天下之物有象斯有數而理自在象中因而通之聖人之道徹上而徹下矣故以一理言雖以頤爲畜可也爲大過可也爲乾爲坤亦可也以萬殊言雖爻易之不可也時易之不可也人易事易之亦不可也彼知斯義者寧不可與之窺易一二也哉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物必有頤頤必有養天地自然之理其容已乎惟正則吉此聖人所以盡人事也觀頤是觀我之養人人之得養自求是我之自養人之養我言飲食則爵祿

可知矣言爵祿則德義可知矣蓋德義所以得爵祿養之莫先焉者也其可以不正乎天地養萬物雖無心而因才以篤聖人養萬民雖大公而由賢以推此人事所以贊化育也頤之時信大矣哉

上下二陽又有天包乎外之象中陰萬物在天內之象天地養萬物其日月風雨雲雷乎聖人養萬民即賞罰進退予奪皆是矣君子處世觀其所養與其所遇又得無入而不自得之妙頤之時誠大也

頤有必養之理然宜靜而不宜動也下三爻震體故

動則皆凶上三爻艮體故動則皆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君子觀象不徒於養也以言出於口文乎身亦足以禍乎身故慎之而不出食入於口腴其體亦足以害其體故節之而不入曰慎者非不言也得時也曰節者非不食也知止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震爲龍离爲龜今震初爻稱龜者取其伏而不食也

六爻以養爲義在下則資於上資於上者利祿也在上則資於下資於下者德義也初以陽明而未得位賢人可以自靜者也乃動而求養於四是爲利祿所欒矣是何足貴乎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傳義謂倒求於下則非其經往求于上則非其應理亦明矣依說文則顛者首也拂者過擊也丘者空也艮爲丘上爲首六五有養人之位而無其德是空頤耳二雖中正妄動而求於上過五而被其擊有爭道焉此凶所以來也蘇氏亦曰見利而蔑其位且二五皆陰類拂之則失類矣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拂頤承上拂于丘頤而言省文也三與上應是道得正矣何以無攸利如此哉蓋震上爲動之極又性陰而極其貪專爲頤謀而不以義矣上雖所由以頤然非君位是失身匪人如楊雄柳子厚終於廢棄而不用豈不深可惜哉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傳義於理明矣然以顛爲頂顛是皆取上爻爲主四求之而吉者大臣之位與之同體協以施於其下非自爲口腹謀也雖其處於頤中若多欲然而性本艮止不妄取者故又以虎象之虎性雖貪而不妄食目能出光以視非所可取眈眈往來而氏四應于初故云上施而艮爲黔喙之屬漢[illegible]朱氏以艮爲狗當作豹爾雅以熊虎交其子豹蓋虎子無文如狗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
上也
五爲王位陰柔不足以養人乃求於上事若非矣但
上所由以頤者如道德可師之賢也五則虛已以順
之居貞而不雜以私豈不吉乎然又不可涉大川者
蓋居貞亦守常之事柔順者可爲之涉川則行權矣
非剛明獨斷者不能也雖然養賢以及萬民君道之
正得矣亦何必涉險有爲而後爲可哉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一卦以上爲所由以頤陽剛之賢艮止之德有足以
養天下矣但不當位故不免於厲而其功固無不濟
也信乎伊周足以當之歟○四與二同爲顛頤而吉
凶不同者所求有義利之分也五與三同爲拂頤而
吉凶不同者其德有偏正之異也初與上同爲陽剛
而吉凶不同者其所主有在與不在也

䷛ 巽下兌上

剛柔在於立本今四陽居中而本末弱矣故謂之大
過大者陽也夬始五陽不曰過而四陽曰過者蓋一
陰初生陽不得言過一陰已盡陽不止爲過以中外
對而言之則陽過矣四陽爲過四陰爲頤而不爲小
過何也陽居初則有震進之勢居上則有爲主之道
陰不得而過也四陰在外反爲小過又何也下者止
而上者往陰擬正位故爲小過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
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
矣哉
陽欲其盛而過焉至於棟橈何哉是可見君子者小

人之主小人者君子之憑猶之棟者衆材之極衆材
者棟之托也陽過而使陰不能承其有不敗歟治天
下者其處小人之際可以默識矣然何以利而亨也
蓋維新必起於革舊亟反或因於勢重爲天下不可
爲之事者非大過人之才者不能也今剛過而陽得
中臣行之巽而君悅之深可以望至治矣其亨不有
機而時不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能滋木者也今至於滅木蓋秋之候霜露既降木

當摧落矣君子處世而所遇若是則挺然獨立順天
也遯世無悶隨時也非有大過人之藴者能之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巽爲白柔爲茅下爲藉繫傳明其義矣意者陽過之
時有與陰相搏之勢而初處於下柔順潔白不激亦
不汙也慎之之至其西漢之郭林宗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
過以相與也
巽爲楊爲白過則爲枯五乾爲夫初爲女妻上爲老

婦二五剛中皆比於陰有可生之意而二方過五則
甚矣故不同虞翻乃謂二取巽初之長女以與五而
五取兑上之少女以與二故曰過以相與未知孰是
九三棟撓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三四同處卦中而爲棟其吉凶不同者何也三應于
上上兑爲毁折是知撓矣四應于下下巽爲木爲高
是知隆矣時當大過二四陽剛三五重剛惟四與二
則以剛處柔故能協衆材以成維新之居隆然其吉

矣然以柔處之可也與陰爲比而有他心不可也故
曰不撓乎下戒之也觀四不撓乎下之言則三之撓
乎上又可知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
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以象觀之澤能生木者也時過則滅木矣而木猶有
陽剛之性故根得滋則生梯枝得滋則生華梯有可
植之理生華則益其枯々時過而有中正之德如士
夫然尚或可以有爲但々以老婦比之不能成生育

之功故無咎無譽而夫子直以爲可醜其戒占者至
矣或以醜爲醜類之醜乃老婦之利又二當大過之
咸故能交而生五當大過之恒[illegible]其居而不能生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時過才弱妄欲涉險至於滅其頂則亦無益於事矣
知之不及心何過哉故爲无咎然上下同爲本末之
弱義皆无咎其事不同者處下則易於自守居高則
難於有爲謹之至者禍不及動之過者凶之招也處
世君子可以識其意矣

䷜ 坎上坎下

卦有取於重也尚矣☵者水也坎者科坎也科坎非水也但未有水不爲坎匕處即水也然流爲水升爲雲降爲雨一氣而上下也非重卦何以取象乎至於爲月又何也陰外而陽中也陽中故望陰外故晦朔弦朏生焉得坎體也是以月之所臨潮則隨之月之所占雨居多也如此則海蝤出入地氣升降諸說可省矣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卦未有言習者項氏以爲坎在六子之先故加習以起例觀初爻亦有重習字則非也夫子曰重險也相續莫如水故曰習坎相繼莫如日故曰繼明有孚者陽中實也處嶮之地惟信乃孚身在重嶮獨心亨耳然不可安於險也行則有尚盖水惡其不流所以爲勞卦者此乎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上經自屯之一陰一陽始交而氣化於是乎開至否泰則乾坤之情見矣否之後有蠱有剝泰之餘有隨有復而反復相尋之機畢露焉要之皆坎离之運也於是頤肖离而爲坎變之盡大過肖坎而爲离變之盡又上經以陽爲主至大過則陽過矣而上經乃終合而觀之乾坤定位坎离運化人事感應自不能逃焉豈非亦有不得已者存於其間乎但人道參爲三才於此乎當有爲耳

上經三十卦正反十八卦二其九也三其六也二其

九則自乾坤順至於謙豫後自坎離逆至於隨蠱其陰陽相對之妙未嘗不同三其六則乾坤開闢否泰交遘剝復往來皆當其首然則經之次第流行何適而非造化之神哉

屯蒙 頤
師比 同有 隨蠱 噬嗑賁
乾坤 否泰 剝復 坎離
小畜履 謙豫 臨觀 妄大畜
需訟 大過

甚矣有孚之難也流欲其通不盈則中耳不可過也行欲其順不失則貞耳不可攺也乃以剛中則柔懦憤激者不足以與此往有功則困屈失志者亦不足以出險矣又因而原嶮之理焉七政錯而爲孤虛旺相天之險也形勢列而爲高深向背地之險也王公因之而爲占步設險以守其國人之險也夫以乾之易以知險坤之簡以知阻聖人敦信去兵食何取於此哉然當爲嶮時用亦大矣固不以此而去彼亦不以彼而輕此也變易以從道其斯之謂乎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德行不出於有孚教事不外於設險惟在有常而已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處險之道全在剛中位下才弱不足以自振拔顧乃玩習乎險而不知遂入乎窞矣坎中小穴曰窞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之中正不足以大有爲者蓋身在險中而前又有險也比於二而不應于五故求小得如晉之趙盾欒書國難粗理而無益於天下之治亂且身亦未得爲安其亦險之多乎

九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無功也

來則當下險往則遇前險不往不來而所枕亦險如是勿用可也必欲有爲豈知重險之地非陰柔不正者所能勝乎李訓鄭非猶不足以當此耳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四皓之說其理明矣然何有此象哉蓋卦以有險取

象濟險爲義九二剛正之德非不可信六三來往之心非不甚切一則隔而不應一則遠而不親故所遇皆險而無功也四乃近君之臣下與三約以樽酒貳簋之禮用缶納約之誠自牖之明而通之使二與五因以見焉上下皆合嶮其可以濟矣如水也內者既盈外者繼至自有可行之機要在積誠委曲協心以圖之耳坎爲水有濡酒之象四陰兩有貳簋之象二與四皆斷有戶牖之象通其中而內外相見有交際之象三合二四合五則剛柔爲際矣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周公之意就本爻言之蓋以多難之世濟之不可以
不力也又不可以過激也觀水之流不盈不行雖行
不盈要在得中而已故曰无咎夫子之意則以此但
可以補偏救弊而未可以撥亂反正也雖中而未大
其亦過難之多乎㩳萬里以爲代宗陷諸藩之難惟
子儀能出之而子儀又陷朝恩國輔之難文宗陷宦
官之難惟裴度能出之而裴度又陷元楨程异之難
故功業不究卒以亡唐哀哉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
凶三歲也
上乃爲險之終而不附五者也變而爲巽巽爲繩合
繩三股爲徽兩股爲纆束之固矣寘之叢棘叢棘乃
九卿聽獄之處蓋凶之圜土三歲能復則舍之不得
則殺之矣豈非以其陰柔怙終失道之甚乎

☲☲ 离下离上

陷於中爲坎出於外爲离皆爲陽而言也然非中之
一陰則陽無所附麗故木燃而火見麗而明之之意
也木盡而火滅离而去之之義也坎爲月潮則隨之
离爲日木皆向焉從其類也月下多溫日下多熯水
火之氣也天下之人有所溺者每滯於一隅溺生陷
也能知幾者先事而即去明生離也觀象繹意可以
察理矣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明也以明推之用知則傷於穿鑿太察則傷於刻
深是以守正則亨柔順乃吉也離麗也以麗推之因
不失人則有相資之益孤陽自立則鮮可生之理是

以利貞則亨畜牝牛乃吉也离者離也以離去言之
非出於正則絕人爲已甚不畜牝牛則自給無其資
是以利貞者道之亨而畜牝牛者家之事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
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六爻有天地人三道焉猶之坎意也日月麗乎天
故順時所以修政而立事草木麗乎地故因宜所以
利用而厚生重明以麗乎正故南面所以恭己而無
爲柔陰不能爲萬化主助乎陽而居中得正如女之

正位乎內以代有終豈不為亨道哉是以為之陽者常畜其牝而生道有賴焉故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重明上下明也繼明前後明也明不兩則匱明不照則敝大人不自用其明而明無不達矣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在下為履離有文為錯初則明之未至錯則文之雜見蓋亦踐履之難矣聖人戒占者曰能主於敬則本體不失斯無咎矣俞氏錯以為礪石引詩鶴鳴可以為錯楊升庵以錯古易舄字今作舃蓋失篆文之舊耳然於文曰履舄然无咎義不通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黃离猶言黃麗於赤也即黃裳之意柔麗乎中正此爻當之其占元吉可知矣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離爲日下卦之上則昃矣火至盡愈燃故樂者不知其止也木愈然則盡故嗟者無及於老也又火之性難於發端而易於終熾炎上故也是以初之履錯即能敬之則無咎三之過樂後雖憂嗟亦無及矣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前明既盡後明即繼以之燭理豈不可哉但三四不中不正無應無與故象火之熄於竈者忽出於突此則無能相容遂至於迸烈而莫可救如人之憤怒相激其禍至於殺身亡家者歆歟灌矣之事可鑒矣其言於离者何蓋急迫多生於明察火　屬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　离王公也

濟火以水濟樂以憂五行相克之理也故人之知哀者樂必無成有思者可以為善五乃柔中之位王公之明於見理者咨嗟於未患之初痛哭流涕於太平之日此化成天下所以久安長治也不亦吉乎雖然五行妙理真水藏於真火聖人蓋識其微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離爲戈兵者象明生威者理也离六五稱王公而上

六稱王者何哉蓋離雖以中陰爲主而實以麗陽爲用離又炎上故上九不得與無位同語也且上變則爲豐矣利用出征而成正邦之業者其以此乎或曰王五也上乘五之上故五出而征之惟折其首首即上也此爲釋經之變例竊恐未然

黃壽雲曰離坎者乾坤之中氣也震巽艮兌畫位可易坎离獨不可易者以其當天地之中也中不可變所以行變也物以中而生亦以中而成陽中於坎是爲造物之端而其氣爲潤陰中於離〻爲化物之端而其氣爲燥潤者能生燥者能成中　之所以盛也但易以陰陽明鑒戒其在坎則慮陽之陷在離則喜其陰之麗學者以意求之於卦義庶乎得之矣

易原卷之四終

易原卷之五

䷞ 艮下兌上

卦何以謂之咸而丈爲人道之始也山澤通氣合澤在上而下潤山在下而受澤彼此皆感者也故曰咸然兌爲少女艮爲少男男女當其少也女在於外而未歸男在於內而初未亦相感而合焉是不謂之咸乎且上經以乾坤爲首陰陽之定位也位欲其有辨故分乾坤爲二下經以咸爲首山澤之〻氣也氣欲其通故合艮兌爲一

咸亨利貞取女吉

人道不能比天道也故無元而有亨利貞其施受之義則同故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陰陽之氣孰不相感而獨言於此者蓋以其極也何也乾交於坤至艮而止坤交於乾至兌而止故乾坤交而爲否泰而否泰之交一往一來復感而爲咸是

以曰二氣感應以相與非其理之至極安能感乎人哉知此則知天地之道運行不窮運此極也萬物不得不生聖人之道變通宜民亦此極也天下不得不應可見地天萬物之情不出感應而已人能即其淺近者而觀之吁呵叱咤之間無不為感之動況其大哉止而說男下女乃就卦象言耳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受兌澤之潤而草木生焉人受麗澤之益而禮義出焉惟當虛而已能虛而受者心也　象㷀之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相感之道貴靜不貴動者理之至極而人說之自不必往求也今初者止之始四者說之始四當心位而初則為拇如心欲行而足先動失則妄矣但足不能自行故為志在外不言其凶占者尚慎所往哉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感而動凶矣能居即吉者亦以二乃柔中上應於五又剛正者也苟能自處以道雖從之而不害矣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股附於身而近於心身可以不動心可以理索者也乃因外而感隨腓而動不能自制而制於人豈非以其剛躁之故乎人但知人之動由於足而不知股亦感而不處矣雖其所係不得不隨惜乎執之之下比於二而不比於四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〻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〻往來未光大也

心不能以無思亦不可以有思順應〻而已矣夫子㷀之於文言其理固已可知矣然何以曰貞吉悔亡也蓋人心本正出於天命之自然湯書稱若有恒性夫子謂繼之者善孟子曰反身而誠皆是矣人能順其自然則感之所在千態萬狀馬往而不吉哉自夫私欲害之而性命之理不明遂為外境所奪始於口之於食身之於安奮而為力巧而為知隨而習之於富貴功名溺而尋之於終身遲而長之於子孫不至於傾撅澌盡不已焉起於爾思之朋從也聖人深致其意㷀之於咸蓋感莫如心百體所聽萬事所主然

此心未有定也能順其正則吉而悔亡否則朋從而莫知其終矣君子體其象而深切思之乃知夫子以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為好學之先事簞瓢陋巷為顏子之見道孟子以飯糗茹草為大舜之聖功勞身苦志為天之玉成又知乎人心道心之辯為萬世理學之的旨要之只是本然之貞而自吉耳但勿害之亦豈能加之哉曰貞吉可矣又曰悔亡何也易中悔亡之言始於此蓋君子之學亦惟無而心已不能必所遇之皆若恒情也故仰不愧俯不怍不知而不慍遯

世而無悶所謂無入而不自得無往而非行道者此也又何所遇之異足言耶此可以觀聖學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脢虞翻王肅皆謂脊說文謂脊也脢繫於脊以莫神明宰庶務夫心為天君而五乃君位故為咸其脊但六爻皆不宜動動則比上為所志末矣木上為末三之執下五之志末以其不主於心耳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兌為口以言說人亦淺矣然不言占之凶者欲人慎其所蔽耳薛氏曰初言咸拇感之於行者也上言咸輔感之於言者也言行君子感應之大端而其本在心心正則無不正矣故九四言占而不曰象初上言象而不曰占聖示人之微意也

䷟ 巽下震上

震長男巽長女男女當其長也女來正位乎內男出正位乎外人道之常也故為恒潛室陳氏曰雷動而風從此理之常也然風化自內出為家人風化自內動不為人道乎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說文以亙為舟在二岸之間故以心從之象人舟往來不窮而皆抵于岸則恒之義可知矣其原盖出於此乾坤變而為否泰否泰變而為咸恒恒以乾坤言變初四二爻上下即泰之變可見矣一往一來

其道無常自成卦觀之其象風雷相與皷出入者機不已其德巽動行之順者道不窮其義剛柔皆應相得而應者化不窒故曰恒其義不亦亨乎其占不亦無咎乎利貞所以久也不正未有能久者也天地之道也利有攸往以其終則有始也非徒往而已也亦天地之道也陰陽兩端迭運不已久成久照不外是焉聖人所以化成天下亦是道而已矣要之諸卦所具孰非此理然爻之所適固有不同故乾言性情命而復言心咸恒壯萃皆言情理一而意殊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項氏曰巽入而在內震出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為恒故謂之不易方雷入從風風出從雷則易位為益言遷改矣既動而順又易方焉則渝常道故不易者非泥也惧其誘於物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巽善入而又居下故知其為浚事初而即浚豈可以久之道乎驟雨不終朝飄風不終日君子識其微矣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久道得中則悔亡可知矣况巽順而陽剛也與咸九四同而不言貞者蓋亡在悔之後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夫子固嘗言之矣但在卦則以內巽三爻為婦外震三爻為夫巽為進退究為躁卦九三重剛不中是無能久之義婦不為人所容將有承其羞事者矣雖貞何取乎推之天下無恒者其不為人所容亦可知矣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田亦處家之常事男子所以致羞也今以九居四為久非其位故無禽是亦未可以與容獨責內人矣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卦以上為夫下為婦今以五陰而從二陽非夫夫之剛德矣雖居正處恒有貞一之信在婦人則可在夫夫豈可乎蓋陽以制陰為義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震也三不恒而上振之居動極而體柔強以振作

而非其位皆不得為有恒之道也故言上又曰大大陽也義可知矣

☶☰ 艮下乾上

姤為陰言遯為陽言矣二陰初長四陽尚盛何以即遯耶陰當位也再進則成否是以君子必順時而早退焉欲其遠害而不及陰之難耳十二辟卦其名義互可見者

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則道窮矣何以謂之亨乎蓋君子於小人將長之時不惟自處之善而處人亦盡其道勢之未及遠而去之固遯也與之同事遜而避之亦遯也去則不與之合吾道亨矣遜則不與之激吾身亨矣如是則小人之禍不至大叔時亦亨矣陰雖浸長五當位而二與之應故君子猶可以處之彼為陰者其可乘以凌陽哉利於守正而已小謂陰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之性行山之性止觀象而得遠小人之道惟流通而不之近耳不近即嚴矣苟與之惡是激之而為禍也豈君子處世之心哉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小人欲尾君子之後而致其遯勢雖可虞而位則不敵也自取危厲而已聖人戒之亦善處之意歟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二致陽之遯而逼之似可惡矣然柔順得中非小人之雄也其性又能止故為執之之堅如黄牛之革則

非獨柔而已世尚賴以不否者其此乎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陽剛而居艮止之上若可以有為者但比於二而有係吝之私故不能決於遯焉如人之染於疾者強自苟安以為無事將見日至於憊而已未有小人可以係戀不至受其害者也不然其於吾之臣妾力足以制之或不至大故若門閫之外斷乎其不可矣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四應於初九剛而四柔也應則有和好之意剛則有能遯之才柔則或牽乎私也故聖人兩言之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彖言剛當位而應此爻是矣蓋君無可遯之理惟於廉靜恬退之士而嘉尚之則君子之道亢而小人之勢亦綏矣又豈以一遯即為嘉乎惟正則吉蓋亦蒙正志之意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凡僻於隱者曰山澤之癯有德者則曰豐厚盈溢之

意肥之為言可類知矣蓋上九處一卦之外下與二陰既不相比又不相應脫然遠去有足以自樂焉其與貪位而未必能隱潔身而或至亂倫者大不同矣故謂無所疑以五應二四應初三比二雖吉凶不同皆有所疑者而此獨否矣

䷡ 乾下震上

外動內健卦之所以為壯也四陽進長故曰大又二月之氣雷動天上生長之時亦為物之壯焉然以遯壯繼咸恒之後其義有可言矣蓋咸恒得乾坤之六

為火為長三陰三陽之上下體也坎離得中以應乾坤之用震巽艮兌得偏以續坎離之後故人道即天道也由是變為四陽有進有退為遯為大壯變為四陰有升有降為晉為明夷而家人之離合繼焉豈非人道不齊亦陰陽消長為之歟故上經以屯蒙次乾坤而下經以四卦次咸恒彼否泰者乾坤之交也損益者咸恒之互也剝復者一陽之往來也夬姤者一陰之往來也次第之間其義豈不有相錯之妙哉

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

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利貞當與諸卦不同故彖傳曰大者壯也又曰大者正也蓋陽未有不大而正者所以為天地之情也情以養萬物而言故復曰天地之心而此曰天地之情情以正大而言故咸恒萃曰天地萬物之情而此曰天地之情則利貞之云尤可識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剛動而壯壯而正正而大此天道之自然非人之所能也君子動欲其壯必素履無咎乎故象者像之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位下者權不尊首事者禍必随勢逆者機無及非孚之過所孚之窮也窮如浚恒之義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乾三爻皆有過壯之意而二則以中貞吉然則君子之待小人亦必有道矣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因其壯而用之比乘時嘉功之心小人之道也若君子處之亦使各安其所而已罔有心於其間也小人猶之羝羊乎性喜於觸乃及於無辜之藩藩非為羸羊而設然觸之之既過斯羸之之不免矣豈曰絕惡正也而不生屬乎陽故以羊言內君子外小人故以藩言觸而過剛故以角言以剛取禍故以羸其角言
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輿之行皆在於輹輹不動而所動由之四當衆陽之上居陰處柔無决小人之迹而君子進長之機實主於斯蓋大臣近君者也文言其壯之性而象曰尚往也則又善其進矣陰陽進退之機間不容髮四在二陰之下故必如是而後可與下三爻義又不同矣嗟乎觀易於大壯則夫天地之運化人事之感應宜有以識其意矣二陰二陽為否為泰往來升降數之均焉者也聖人之教雖在扶陽抑陰至於陽壯未嘗不致危厲之詞則君子之處小人信乎必有其道也彼僨於辭色激於意氣與夫矯枉過正懲創太嚴者其不學而悞治體也哉此孔門之訓所以莫先於求仁知仁則知天地並育之心因物各付之義而變化氣質開拓良知所以出而用世則善也今以文詞應舉資格入官者若出[redacted]時制之不可遂然本心之明亦必有以為之主者否則其不為功名富貴所淫者鮮矣有志者尚共省之哉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易為疆埸之易九三羸羊于藩九四藩决不羸上六羸之不能退不能遂五獨能喪之于易何哉蓋羊用其壯而喜觸亦過矣因而羸之六五柔中君位故能

使群羊帖然並畜處之有其道也若是其亦位非諸
爻所可當歟當從莫之敢當之當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
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處於諸爻之上不能退矣適當一卦之窮又不能遂
矣益其乘壯而居動極故不審如此既無攸利然何
以吉乎羝羊之觸心固無過也是以艱貞待之亦可
以无咎矣全卦似兑故曰羊震為萑葦故曰藩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日出地上進至日中而盛故以名卦其象為康侯者
坤為臣也錫者離為文章馬者坤為牝馬離又日也
三接者覲禮有三饗坤三爻日有十位而侯居于三
故其占如是也
彖曰晉　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
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以象與德釋之又見坤順而麗乎日之下柔進而行
乎天之上臣順其君君禮其臣交相與以成天下之
盛治也卦凡離在下者多云柔進而上行巽在上者
多謂之上合又謂之上同上五也父在上者皆謂之
上窮不得為上行惟離得中故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彖言晉之用故象言致用之本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
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處晉之時而在下若有汲引之意復有摧阻之虞君
子當固守其貞雖名實不孚亦裕如焉斯無咎矣

益行之正者旁觀則喜每欲其舉同事則諱輒欲其
去人情然也未受命者不居其位不憂擭上我無官
守進退自由義理然也其初六之謂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
福以中正也
楊成齋以為蘧于馮辭令尹蔡謨辭司徒以進為憂
者也吳幼清以六三之陰在一上循母也九四之陽
在三上循父也而六五又在四上則王母也易理無
常皆可言焉呂東萊於宣仁殆有似者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初應四而有摧阻之虞三應上而得衆允之義蓋明出地上又積順之至故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處遯惡後處晉惡先四逼於五下而躐於衆上又衆柔而已剛有上僭下忌之心非不稱其位者乎卦本離為日互坎為伏互下艮為鼠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明之至者其於事理之宜得失之機進退之勢無不知之矣以故知其宜而悔自亡也知其機而得失自勿恤也知其勢而往自無不利也夫人且然而況於君乎君則又有慶矣蓋明出地上為朝日之君明之柔而進之勢未已是以獲慶如此高宗文帝其有似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九剛居上為角明極則洩為威但是文晉而至於此有過用其剛之意觸之而勝厲而吉也伐維小邑事無咎也乃用其角貞而吝也合而言之於道為未光乎蓋一卦之用在柔四與上皆剛而不中故為未光不離明焉得為未光哉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彖曰日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日有升沉則必有明暗何其象遂為國家之難乎以此知人事無不與氣運相關天有是象著有是數人有是事若其配然者故君子樂觀其象而玩其占也君道非一端以明為主象日也以仁為先象帝出震也故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天之吉凶隨乎日世之治亂隨乎君明君有日中之宜暗君有日昃之虞理亦微矣○彖取內外之義當天下之大難爻取自晦之義當一家之內難

象曰日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以處常言則彖辭是也以處變言則象辭是也用明

於物無容用晦者其明不窮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飛欲高而垂其翼者避去也行欲飽而三日不食者見幾也有攸往其無位乎雖有言禍亦不及矣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下卦為明傷二所當之主也故夷于左股曰左者是之用以右傷於左尚無害也得馬則尤可藉以行況馬壯乎先儒以閎夭散宜生之徒出文王於羑里是矣在文王惟曰天王聖明蓋默順帝則者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下卦之上為公侯應上六夷主為大首離為南狩離有戈兵之象

六四明夷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卦以四為心爻指明夷之心非本爻之心也言四深得夷主之心而知其隱微之故不可化誨遂出門庭而去將以圖後事也其微子乎誠齋以為飛廉惡來挾邪道以中其君之心因以四為佞臣五為忠臣然初無位不可謂微子則此爻是也坤為腹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二順以則乃用拯五明不息利守正不息盖晦而明也非箕子之貞豈易於受辱而隱忍乎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明夷至上六窮矣如日至於晦由是窮則變變則通明復生焉故初在下者登於天後在上者反入於地照四國者自一國而四國也失則者失其順以則也意亦深且微矣

䷤ 離下巽上

卦取内外先賢之論不一虞翻以二為女五為男正位乎内外又以二為母五為父為嚴君程蘇諸家皆從之文中子以齊内明外為家人唐以來未之有改也馬融謂家人以女為奥主長女中女各得正故稱

利女貞巽幼清以五為巽女之夫在上卦之人位三為離女之夫在全卦之人位而父母兄弟之義又不及焉誠齋以二女五男上父四母三兄初弟各得其位似為盡之但詳其義木能生火今父母皆居巽卦火自内出而婦居于内火生於木兄弟皆在離卦陽當正外而五則處陽位所以為家人也

家人利女貞

一家之人獨利女貞何也蓋咸恒人道之始也合男女而正位家人睽人道之離合也觀諸婦人而已矣此理非容察而履歷者不足以知之故舜文重釐降而嚴小星意有在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天下不難正而難於正家家不難正而難於正男女蓋恩常掩義非正身者不能也故利女貞而所以貞者非男乎故又謂風教自内出内者家而出者非身乎由是有父子而父母謂之嚴君曰嚴而閑而威之義可知矣

彖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火生於木木者火之母而風復出于火火者風之父如家人之相生不已也然風自火出風教自内出也火自木生家教由身生也是以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恒言屬火言必有物如火之根于木也行屬木行必有恒如木之麗乎火也象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天下之事謹始而已矣人情莫不有初況男女乎婦自外來其心肅男始承家其端微於此閑之有道家可齊矣及其久也恩勝浸押隙開漸積求其慎終而不變也難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遂專也春秋遂事之遂婦人不專大美而所以承之者又有道焉巽以入之順以應之蓋柔中而處明故能如此吉可知矣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 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三為内卦之長而重剛有嚴厲之意故家人皆嗃嗃不安上比於四而不正有情欲之私故婦子又嘻嘻無節此嚴於治家而狎于妻子者也由厲雖悔而吉由嘻嘻終至於吝矣處家者尚慎之哉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一婦人之賢事上使下各順其位所謂家道之肥也豈富以財者所可同與思齊太任是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馬氏訓大陸氏訓至朱子從陸以交相愛之言味

之當為感假之意蓋王者至尊能以其德感乎家人而不以貴臨之使之交相歡愛此所以勿憂而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終之以威如天道然也闡之以反身聖訓明哉〇吴幼清曰家人卦初上兩爻取始終之義下體以有家之臣言三夫而二婦也上體以天下之君言五夫而四婦也不取遠應為配家道尚親也

䷥ 兌下離上

星數之說蔓衍脫理至令儒者一槩不取亦矯之過日也澤動而下兌者癸水也故文從日從癸也日之周流至癸而變日之睽也大火西流至秋而閉時之睽也夫子發其理意在欲人知合睽之理而已學者不求其義因詞而言此易之所以然隱焉喪馬掣牛載鬼之義又可通乎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燥濕俱生於氣動則異散仲季俱生於家嫁則異適此離兌所以成睽上所以次家人之後也以卦德言說而麗乎明以卦變言柔進中而上行既說以動則不正又自避而來妻居于五非陽剛之主故不可大事也然何以舉天地男女言之乎曰小者止以其合睽之一道非謂無與於天地男女之大義也故當睽時其義豈不大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日暵而水涸水動而火息此其異也水得火則温火

得水而存此其同而異也君子體之不同以迹而同以理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卦取合睽之義誠齋言之明矣蓋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所以成睽初與四配而不相應故有喪馬之象四陽乾為馬也初欲合之則必以舒徐為心聽其去而勿逐彼久而自定則復矣且既與我為水火則為所祖惡人也見之豈徒畏哉才力可用取足以資其益罪狀未著容之足以洩其情不然疾之已甚將激之為禍我所以處之者亦可咎矣若此者其順之於道而無悔者能之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君臣以正合非其時則委曲以求之亦道也諸爻皆睽之睽二五得中而應睽之合也故為遇言不期而會矣又曰巷者狹隘之地不得不合也此所以未失道也古者八家為巷十巷為里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爻悅以動故不免掣肘於前牽曳於後又遇上之剛恐其有傷於己若髡劓然蓋時當處睽故其所見如此非直見也久則見真而合矣剛柔相應是以有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卦本睽而四又處兩陰之間故孤但遇初九之陽乃一卦之主為元夫剛柔應而孚似危厲而无咎者誠信之至也子儀單騎見虜虜曰吾出師受命卜者以為見一大人而還此爻是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以陰居陽即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五與二合矣故悔亡厥宗噬膚如王導遇敦之變導挺身從上上亦信之所謂往有慶也宗取二宗九四四傷而二應五於理為正蓋睽在初上三四而五二則間於三四者也故有噬之之象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天下惟明者有疑亦惟明者釋疑上九剛過成猜又

當睽時故見三爻輿之牛以爲負塗之豕天劓之人以爲車上之鬼張弧射之疑亦甚矣疑則視人畏己若爲寇讎釋則視己猶人旦爲婚媾何如是之速哉此氣稟之偏君子所以貴克己也其原蓋出於陰陽一氣而已當其相勝或成繫搏之災及其既和散爲風雨之化故此爻取遇雨之意然離變爲坎爲雨ㄴ復爲離爲明又離爲弓矢

䷦ 艮下坎上

水本流通而在山上蹇可知矣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坎正北艮東北所以爲蹇者也故不利反之則西南而利矣大人坎中爻居上卦之人位體信而德剛有濟蹇之才如水百折而不迴必至于海而後已見之能不利乎然貞則吉苟以時蹇而求通于旁曲斯失其行險之性矣可不戒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抑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以彖言遇蹇矣以德言則善於處蹇也何以有不利哉蓋自東北而西南陽之長也爲德位之通自西南而東北陽之消也爲德位之窮亦法象之自然也水行險而不失其信故惟大人乃能往而有功非常人所可及也正抑者蹇終則水流通如在地之上也當其時用豈不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山下出泉蒙之所以養正山上有水君子之所以自脩身蹇而道不蹇矣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ㄴ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ㄴ終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內卦以艮止爲義來者自相就也六二臣道不同矣雖與難亦可也〇陽反就陰爲反二以得中爲內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連當位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外卦以坎水為義來者就於下也九五君道不同矣
必欲濟蹇斯可也曰碩即大也指三而言不曰大者
別君也以為指五則有見大人之云矣

䷧ 坎下震上

以動出於險為解義亦明矣然比屯而觀又足以知
卦氣之說天道陰陽人事吉凶非一以貫之者乎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西南坤方平易之地也利於往者取蹇反為解之義
矣九五往在上今居于二為來復九三艮體不動今

進居于四為震為往彖傳云然其意何哉蓋天下當
大難既解之時以為無所事者失之偷以為有所事
者失之擾偷者宜知坎險尚在前也擾者宜知震動
極於外也故無所往可以靜矣其來復吉尚有所往
必為夙戒之吉此難平而天下又安用是道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解西南往得衆也其來
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
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得衆為坤言也坤為衆來復為九二言也二由五中
來有功為九四言也二與四同功皆為蹇反而言非
卦變也百果草木不以取象云得氣之先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動雨施枯者復榮赦過宥罪舊者咸新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卦以動出險外為解則四解爻之主也初與之應故
雖在險下事若急於求解然有剛柔遭際之意故於
義為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解雖在四自蹇來復彖言得中此爻是也故為應君
大臣有除邪媚而得正直之象狐指三坎為狐而居
三爻矢指四互離為弓矢去三則二與四見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
致戎又誰咎也

陰柔不正在二陽之間視四為負視二為乘負乘之
象以坎為輿三居互坎之下又在下坎之上故也卦
以動得中為難解非動非中而居其間不為難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按諸說不一謂初為應且是也謂二爲同功合乎也
意以四解初賴於二乎以四善解而非位故賴之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
退也
五處尊位而又虛心下應九二近比九四維繫其情
以解天下之難吉何俟言乎然其順柔而不暴故小
人亦信而去之不勞於剛克矣程子謂此其驗也
上九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
隼以解悖也

陰在下為狐在上為隼蓋小人肆志於外者也而上
公之賢者射而獲之則外患亦平矣六三負乘而上
六應之悖也二陰不成黨故終能克之且又當解之
之時也震雖動極但動出險上爲高明故稱公爻變
成離故爲鳥爲弓矢

易原卷之五終

易原卷之六

䷨ 兌下艮上

乾坤交而爲泰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則世治矣損
損下一爻而爲澤澤視坤爲時過也益上一爻而爲
山山視地爲愈高也故卦以損名焉而聖人又發其
處之之道於彖象爻詞之間其義可謂至深切矣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以象觀之朱子所謂剝民奉君者是也以義推之楊
子所謂其道有七者盡也七者大率損奢損欲損過

皆其善者餘則有善不善矣蘇氏分彖詞爲上下卦
意以損道之行不孚而貞則無下貞而不往則無上
有貞者有往者故問曰曷之用而對以二簋可用享
言物在適時之變精誠有感不必禮之繁也若以人
非實予神非實取則謬矣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
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
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以一陽自下變而之上遂名之曰損蓋不惟有是象

乃即有是事矣然曰其道上行道之一言則非剥民以奉君也二簋應有時蓋天下之禮貴於盛而不貴於陋當損之時誠也非陋也損剛益柔有時天下之理重夫陽而不重夫陰當損之時均也非重也故盈虚消息一順乎時而已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此損其不善而益其善者也忿怒如山之突兀況忿如少男者乎君子懲之如摧山貪慾如澤之下滀況慾如少女者乎君子窒之如節澤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已或以為止也或以為我也今當損下益上之時而初為民位是趨事赴上納賦稅以供其上則已為我所當為矣故必速往以為之酌其分之當損者損吾力可也吾財可也如是則合上志矣此无咎之道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為下而有益於上其所取弗辭也但有中道焉二乃臣位不以此自持而曲順之適所以為損耳故利於守正從理而不從欲也從義而不從好也則是弗損者所以益之矣如必征焉反不為凶乎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卦自泰而變化爻往居于上是非三陽連類以行而損一人之象乎一陽已往而與陰應又非一人行而得其友之意乎夫子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其義不在於此爻之詞蓋自泰而來泰則天地為交矣又山澤為咸咸人道之始也交則山澤為損矣致一之理不於是而見乎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四陰柔而居上剥下不厭其欲則疾也占者茍知損之使初之遄而來者皆喜焉斯為無咎之道矣聖人又以不獨下喜之其疾亦療變人欲為天理可喜又有甚者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句有三讀張子以或益之而十朋之龜弗克違是二句也朱子以或益之十朋之龜而弗克違是一句也

楊子以或益之十文朋之雖龜亦弗違是三句也古訓無辨今以文勢思之益有或字則非一定之辭矣疑則卜故下以龜弗克違應之義若不在於龜者夫子止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言其虛中損已非但不取乎下而且獲祐於上益卦本損三之陽益上之陰今六五乃與上比故為或益之象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無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以諸卦言之上為無位以本卦言之上為卦主何者卦以損三益上損剛益柔也上居卦之終位艮之極以止道節天下故弗損者乃所以益之豈不无咎貞吉而利有攸往乎又言得臣無家蓋六三以三人同行損其一以為國矣是臣盡忠而忘家者也上且得之則所謂化醇化生者其致一矣不亦大得志乎

䷩ 震下巽上

天主施陽氣不降則萬物無所資始地主受陰氣不升則萬物無所資生是以閉塞而成否也今初往居上四來居下是陽動陰順萬物有生生之機矣故先王耒耜之教柔氣化以滋生百穀乃莫大之益也名卦之意其以是乎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義取行無不得險無不濟也震為大塗互坤為平地攸往之象震木中虛巽木相入舟楫之象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言乎卦義損上益下民之賴於君者厚而說言乎交變君之自處者謙而光言乎卦德二五剛柔各得中正以之處常而無往不利言乎卦性木動而順以之處變而險無不濟以人事言其動而巽者道日進於無疆以天地言施且生者化日運於無方若是者亦無非時之所為而已耳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其義則先賢明矣史繩祖曰先震後巽方位之序也故君子體之立不易方先巽後震變動之用也故君子以之遷善改過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之初即損之上蓋卦自否變陽來居下能震動者也故利於大有作爲始能易否爲治而二之比初猶損五之比上也故皆爲或益之象夫子曰下不厚事也亦以陽來居下非若損之陽往居上者同是以當因其位而自量然二者之比則其益同矣故一則曰自上祐也一則曰自外來也其意不可想知乎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此爻諸說當以程子之言爲正卦王與位三不得擬益之權而或凶難適然則用之亦無咎也又必有孚而使民信中行而勿過剛告公用圭而不敢專如是而後可耳固有之義宜鈌以爲先發後闕者非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易理不可爲典要而互觀之有相發之義焉損之得臣無家益自下往上此之告公遷國則自上來下也四位本柔以陽變陰則益弱[illegible]性又巽順故有中行告公從而爲依遷國之象三四皆一卦之中來下爲震震建侯互本爻爲坤坤爲國初依二二有或益自外來者故爲依而遷國曰以益志者言四才雖不能自立然以益下爲志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當益之時而居君位又有陽剛中正之德以應于下故至誠相孚不必問也下皆信之志大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弗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巽之終進退不果心非易矣位在上益道已盡身非安矣卦以四初而變二三五上無應交非定矣故夫子文言發之胡仲虎曰上下經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爲否泰爲損益咸男女之交也變而損則不交矣恒男女之有定也變而益則交矣故咸夫婦之情感也感極必損恒者夫婦之道久也久極必益然損三益

上為損初二於四五不為損損四益初為益五上於三二不為益蓋益在下卦之下民交也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彊損在下卦之上臣交也彖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意可知矣○偏辭據虞孟晁氏皆作偏辭

此與恒九三同

䷪ 乾下兌上

夬姤一陰之往來猶剝復一陽之往來也觀其象辭而聖人扶陽抑陰之義見矣然剝復之中有坤存焉夬姤之中有乾存焉易以乾坤主其中而六十二卦布其外若剝復夬姤升降之初也故去剝而逆數其前凡二十卦去姤而順數其後凡二十卦自復而順數又自夬而逆數亦無不同者反對次序之間而自然有一定不移之妙謂易之理無往而不相值非耶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

先儒以君子之決小人當聲其罪於王庭號吾衆以協力去之又當危厲而不敢自安也又有以君似小人得志而揚之于王庭之上欲呼黨類以敵君子而君子嚴以絕之者矣今以辭考之揚于王庭柔乘

五剛也程朱以此即小人之罪也夫小人乘君子之上固為可惡而君子討之豈以此爲名乎亦必以其罪也則是小人得志揚于王庭之上者是也又以爻辭考之九二惕號尙號而惕然也使號出於其類彼安得而惕乎上六無號言雖號而無應也使非有號於前何以至此曰無號乎則是出於小人者長也有厲亦非君子嚴以拒之彖曰其危乃光也九二惕號九三有慍九四不明九五未光皆危厲之意以為戒之者是也

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諸儒之言亦不同矣以象觀之坤為地陽進至五惟上六一爻耳故為小邑何以告之而不利即戎乎小人退居無位之地疾之已甚亂也但又不當玩之至於剛長則終故必利有攸往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居德則忌先儒未解古訓則以爲明義亦不切意居
對施而言又以象無戒詞是不可知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剥與夬反聖人於剥深憂小人之易長於夬乃戒君
子〻必慎其心蓋可知矣初且在下無位無應欲棄
其壯以決小人是不審其勝負而往能無咎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上六與三爲應欲號召之二聞而惕然爻變成離自
疑爲戈兵靜以待之陽剛既盛非陰所能比而二又

居中得正不久將與五決而去之矣夫何憂乎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乾爲首三在乾上壯見于面憤疾畢露矣能無凶乎
然惟君子能決之于內容之于外獨與上應迹若自
汙如遇雨而見濡不免有愠矣而終得行其志狄仁
傑王允是矣時與位爲之亦何咎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
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四居上體之下爲臀兌爲毀折而无膚與陽同進而
處于陰位爲行之次且又兌爲羊而四連上下爲牽
變爲坎體爲耳言君子皆欲決去小人而四獨不然
雖與吾黨相牽得以无悔其亦可謂不聰也哉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莧陸虞翻以爲莧睦莞爾之莞和睦之睦言君子之
處小人雖決去之而亦不失之嚴矣其兌之中乎曰
未光者蓋居君位與諸爻不同而亦若是焉則非乾
剛之道也甚矣用夬之難壯則凶柔則悔惟在于治

而已耳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兌爲口故卦有號上變成乾則無號矣小人困以從
君子豈不可乎乃必欲終之是以其凶也聖人於小
人未嘗不告戒如此蔡氏曰君子占而得是則何如
曰必其敵當之矣
䷫ 巽下乾上
方一陰之在上也而今又在下也雖陰陽不相離而
消長進退之理自在象中矣是象也謂一陰之復亦

可也乃謂之姤者盖不期其遇而遇之云而聖人之
意在言外矣
姤女壯勿用取女
不曰陰壯而曰女壯盖陰陽之氣其迭運也無心男
女雖陰陽所生其成形也有欲欲則攻取有端而害
不可勝言矣然女壯豈有不取者哉聖人於姤發其
意盖戒占者以謹其始所以貴於人事者是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
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獨柔必遇獨剛必比柔遇剛何不可哉以其勢之浸
長至二則無臣至五則無君此固初陰爲之也是以
聖人預爲之防爲人道設矣其在天地氣化當既憂
之時正萬物繁盛之候而二與五又君臣得位乾剛
中正天下曷嘗不可有爲哉故姤之時義固有因其
勢而足以大行者存乎其人而已耳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彖以成卦爲義謹微之意居多象以卦德爲義推廣
之意居多盖取乾爲施巽爲申命風行天下有感動
之意以爲月令止行人養微陰者此亦其一事耳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
于金柅柔道牽也
止車之說學者習之矣說文云金柅絡絲鐵也巽爲
繩直故有繫象九家以一陰如絲上陽爲金絲繫于
金則繁者不亂如女繫於男則比者適一初雖以一
陰姤五陽而近於二貞以與之亦吉之道也或往見
于上凶也必矣如豕本蹢躅之物以羸繫之不若孚
之孚者孕育之道也巽爲進退下陰如二足有跳躑

之象其曰牽者則非止車之意可見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魚指初陰亦善中潰二近之而剛柔合也故爲包之
女壯之勢可免矣雖非其應亦爲无咎但不利賓者
賓四也俟其正應則壯而難治故當以義包之而應
非所論也
九三臀無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
牽也
前以上體之下爲臀觀此若非矣夬之四則姤之三

咒爲胲股上亦有臀象然或以九居四爲陽處柔兌
爲毀折言無膚則此爻益不可通矣大抵臀無膚者
人多輕躁不善定性處悅則易於合汙處順則易於
牽引故當夬而不能決小人四柔也然尚牽於陽是
以悔亡當姤而不能制情欲三猶剛也而未牽於陰
是以无大咎
九四包無魚起凶象曰無魚之凶遠民也
魚初陰也已與二合故四無所包焉靜以自處可也
起而有爲民將不與不亦凶乎下爻爲民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
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五爲姤主知初六之勢必至於剝故受之以二如以
杞包瓜厚之而不使之潰自乃含其章而不發以中
正自處順天命而待焉雖終至於必潰亦任天而已
其志固不舍乎命而有一毫利之之心也或以舍爲
捨舍之舍於志義不通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吝窮也
卦以一陰遇五陽二五有制之之道四有應之之凶

上三過剛然猶無比繫之情故皆无咎但上窮治不
已則吝者其自取耳
䷬ 坤下兌上
澤能潤物雲也必從地升亦能殺物霜也必自天降
混爲雨水不察耳今卦澤上於地津潤上行萬物所
以生聚者故名萃萃又以草萃爲義言率其性而聚
焉意可知矣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兌爲巫坤爲都邑都邑之上有巫焉廟也兌爲澤坤

爲腹腹有麗澤之益德也有廟則祖考之神聚矣又
必聚我之精神可以假之也有德則大人之蘊聚矣
又必聚我之所蘊可以質之也二者皆亨道也然二
簋用享發固有不必盛者而此用大牲吉以物聚也
坤上有水不利往者居多而此利有往者素蓄聚也
知此而餘義皆可通矣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
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
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程子以民言之蓋兌爲澤坤爲衆德澤孚於衆心而民自聚也復繹曰致孝享者是聚既散而通之以誠也聚以正者是合衆論而歸之一也順天命者用必以儉爲節禮必以過爲度今用大牲而利攸往者亦因時以順天命也即觀其所萃而天地萬物之情皆可見矣豈一端所能盡哉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子曰民聚則必爭物聚則必亂故除戎器戒不虞預防之道也俞氏曰兌西方爲金故言戎器坤藏不

測故言不虞亦互相發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卦取五爲萃主而二應之彖謂剛中而應故聚是也初本坤順先欲萃於五而又應乎四故爲有孚不終欲萃而復亂也互上巽爲申命五號與之一握乃自喜而笑又自憂焉聖人戒之曰勿憂往與四以與五无咎之道也特不可貳耳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初二皆有應而初志亂二居位得正乃引之於理吉義無咎卦利用大牲而此禴祭之薄主孚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當萃之時而求合者三之本意上不爲應而見嗟者三之不幸雖小吝而無咎者三陽剛能進上巽於五則亦萃矣上巽以互卦言推此則聖人取互卦可知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三陰進而上萃於五四先得之是人臣操聚物之權

矣乃得大吉无咎者何以其位能順吾而不敢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五居尊位又有剛中之德萬物所賴以聚者也但群陰之來四先受之故有隔而不孚統而不專之意聖人發其德曰元永貞天下所當聚也雖有不孚何咎而悔乎但未光大耳元永貞惟比卦彖辭與此有之蓋彼以一陰受衆比故發之於彖此以二陽受衆萃故發之於爻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萃久必散悅極生憂理之自然也苟知憂之亦可以无咎矣未安者處五之上而不自安也

䷭ 巽下坤上

卦何以謂之升也爲巽木言也木巽於地則本日益固而末日益敷滋長繁盛有不容已者比之火炎而易熾雲揚而易散雷發而易歛山高而性止者不同矣故巽在地上爲風風地爲觀巽在地下爲木地風爲升氣質之異也巽爲木爲風其以此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巽善入已入地下則升二陽必達也剛中當位則用見大人而非利見矣大人二自謂也乃人所依以升者也南陽也自巽至坤離在其間離又大亨之位也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以卦言三陰在上二陽雖處其下勢必升矣但有時焉卦德下巽上順剛中而應大人之道將必大行矣且進用而有大人之德又何恤乎天下之有道者依之以行道有德者依之以進德聲應氣求慶流無窮也然必南征吉亦惟志於行者耳非二能之乎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不曰有木而曰生木其本於己者可知矣不曰明德而曰順德其處乎己者又可知矣故木之植也不深則其長也不盛德之積也不厚則其發也不光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說文以爲地上草之敫也内卦巽木而初在下性柔爲說木當氣至而草之長也得之最先曰上合志者上指二與之牽合以升而占爲大吉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詞與萃二同彼求萃於上以陰應陽先無咎而後孚此求升於上以陽應陰先孚而後无咎感通則一而已矣誠足不必禮之厚也故利用禴鬼神且不疑而况於人乎其喜可知矣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内卦上爻乃木之升出於地者也坤爲邑進而無碍如虛邑焉則植之爲繁蔭足爲觀望之美矣又何摧

抑之疑乎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
也
木則以漸升至坤土則不升矣然坤為國國之漸大
猶木之漸高故以王用亨于岐山取象要之大王本
以迫於狄人順以事之豈知即能亨耶或者以岐為
西山亨為通謂陰爻之排五得以通之於二亦紆矣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坤為地而上升有階之象升階則堂矣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不亦大得志乎然以柔居尊位當升之
極苟非正焉則不稱矣故先言貞以戒之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升與冥豫同皆不知止者故一曰何可長也一曰
消不富也苟轉而進道則正矣如是不息雖入聖可
也易理無常惟人所用故吉凶可移者此也

☵☱ 坎下兌上

卦本兌也變初爻為困先儒謂水塞其下流之意故
兌為澤澤上則木資之以生今下漏則困之而困困
之為字古文以木在止下今文則木在囗中也然從
以坎塞下流為義豈艮以塞下土為離乎且坎既為
水而兌又為止水取象複矣愚本習舊說凡幾思若
有辯焉已載廣八卦中求質於高明者何如愚虛心
去取以得其是寧不可以備古今之遺乎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掩也險以說
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
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澤無水卦象也剛掩爻象也險以說卦德也義亦不
一矣剛掩困矣說以自處道則亨也故能不失其所
亨惟君子能之乎通指諸陽而言也貞大人吉為下
卦言坎中實也有言不信為上卦言兌為口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兌為正秋金氣用事水歸于母而滅也凡物以此而
始則以此而終以此而生則以此而死理之一定而
不易者也君子觀雷雨作解則知澤水為困矣微哉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
幽不明也

臂指本爻以下漏爲義株木指應爻以互巽爲義入
于幽谷即坎入窞之意以其最下也水内陽而外陰
故明今入于幽谷則終不明矣其性柔而才弱乎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
于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即彖所謂剛中之大人也當位而正其困非患
難乃酒食也坎爲酒自本爻爲陰所掩有困于酒食
之意自應爻同德相與有朱紱方來之象二惟誠心
以待之而無干求則可也故利用享祀征凶而得无

咎夫子又以豈但无咎君與之必亨而有慶矣此爻
取象諸家多失之鑿惟坎爲酒既濟有祭義上互巽
爲股下互離爲朱股前蔽爲紱得之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
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兌有剛鹵之象爲石坎乃叢棘之義爲蒺藜六三陰
柔不中仰承九四則困于石矣下乘九二則據下蒺
藜矣以比二則非其位以應上則四五隔焉故其禍
如此坎互離爲夫婦變則失其妻之象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
雖不當位有與也
困爲剛掩二五正當之四近五遠二而應于初也初
在下故來徐徐隔于二牵于五故困于金車兌爲金
坎爲車雖吝而有終者處困而柔多凶剛則能動而
出矣況說體又徐徐乎有與者卦獨此爻相應也
九五劓刖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
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通者巽下行者足皆身之用猶之承宣之臣皆君

之輔也刑則輔傷矣何以宣達而得志乎此蓋困于
赤紱強藩逆制也赤紱諸侯之服以應爻言坎爲赤
也五中陽剛直而處以說徐以俟之可以無事矣利
用祭祀有聽命於天之意誠格而福來亦自然之理
耳祭祀或以爲上祭下於有福義不通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
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以全卦言剛掩也以諸爻言又各爲所困也上處
互巽之上巽爲草木又爲進退故有是二象但在說

體之極困當終之時於是必當自戒曰動悔有悔則趨於吉也必矣卦於困雖宜動必舒徐以待之至此曰吉行者時過而可行也

䷯ 巽下坎上

是卦也本以木入地中巽乎水以行之膚理之間文王體其義猶之穴地得水而汲引以爲用故名之曰井卦有其象義無其名也何也義時未有井也說者以木爲汲器與夫爻之陰陽一反一覆爲汲象者亦意之耳象當究其本原名則從其所指義文之易理同而義異者其此卦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改邑以聚民不改井以養民猶夫木可移而巽水之理不可移也無喪無得猶夫運行之機不息亦不溢也往來井井敷散脉理之間有條而不亂也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如水之行少息則木爲之不養也愚嘗體會其意若有合焉不知高明者以爲何如彼謂井乃困反巽爲邑坎爲井兌反成巽而坎不巽故曰改邑不改井且困以六三往上九六四下九三爲往來皆井又謂巽爲進退上有坎險故未能出與未繘汲者同上互離爲瓶遇坎而瓶羸也義皆可通

彖曰巽乎水而上 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夫子止云巽乎水而上乎水不云穴地而得水也井養而不窮不復言往來井井也餘則指二五爻德而言蓋井發之矣或以有缺文者竊以易無缺文亦無衍文錯置與點畫悞耳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此又因理而廣其象蓋養民即以勞民相化遂以勸相畫田里而植木分溝使之相養相勸取諸此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木之巽乎水也巽其泉耳不巽其泥也故得泉所以成用泥則不食之矣下以位言時舍以陰言蓋泉以陽爲性乃能上升初陰則渟濁矣故時舍也禽義終

不可知周氏以爲井之餘涩然禽無飲井之義湛氏以禽爲井鬬二亦無鬬象熊氏爲坎失前禽故無禽義益遠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无應于上而比于下射之意也水木下而巽善入下陰故敝漏甕似汲器其爲所注之器不足以盛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三乃用水之處又清治而可食於何而不食乎或者

坎險在前必有難之者也爲之心惻亦何益哉若能汲而引之則王明並受其福所謂明水可薦清廟可羞王公者也求王氏謂異乎人之求之求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四當甃處柔順乎剛助上下求賢者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呂仲木之意以君德中正則貴近無優渥之耗疎遠獲沾濡之益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中此言最得其意食互下兌爲口也冽寒泉坎正比卦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收者獲其成功也勿幕者出之有常也有孚者敷散不遺也元吉者繁盛之至也故曰大成可以言井之用即可以體木巽水而自養之意矣廣其意則脩身所以自養也達治所以養人也無往而不通也

易原卷之六終

易原卷之七

☲☱ 離下兌上

卦謂之革而羲文周孔之旨不同焉羲象以先天卦氣著兌上離下性革故因有二女之辭文彖以後天卦位言火退金進時革故有人事之變周公以爻之變應言或革或否隨其所遭故有緩急之異在夫子則兼以發之於傳辭蓋可考而知者也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以卦位之說推之革庚也己己日也孚信而入也元亨利貞歲功也悔亡占也離南為火兌西為金四時變易皆以相生自夏至秋獨為相克故土旺於夏季而金必三伏始出焉離納己土而坤在離兌之間蓋得土而後孚四時所由以成矣即其相克似乎有悔得己而孚其悔乃亡猶之人事為理極數窮必有更革但人情之所畏也必已甚而皆欲之然後信而可革故大亨而利於守正雖小悔而終可免矣或以己止也今曰己土也一也何者十干以庚為更至己為已是以己為已矣之義說者失其原焉二之耳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此所謂兼以發之也澤得火而涸火得澤而息是滅息而因以生息也二女同生於家長則異適水火同出於氣成則相反此天人自然之理又惡能以不革乎然天道之更己日乃孚氣化之自然也故有革而信之之象體卦之德內文明而外和說本以大亨而出於正非無故以動而要悅於民此人道之當然也始有悔亡之占以四時武湯觀之蓋可知矣當革之時豈不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此夫子因一歲之革推之為千萬歲之革也以四時之位則夏火位南秋金位西陰陽進退之會也以周天之位則火當牽牛水當星紀日月起數之會也作曆者其元必起於牽牛其日必起於星紀推而精之其義又無窮焉此易道之所以為妙也或者以革當

四十九位應大衍之數故為治曆明時蓋亦淺矣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此周公發革不同之義於諸爻也爻言孚變故不可拘初九以陽革陰必先於二矣二離之中也離為牛中為黃使離之陽火非中之一陰將何所麗乎故當鞏守黃牛之革而弗去則初乃得附而安矣此位下而不可以有為其亦畜牝牛之意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革六二者九五也二之見甚明五之心甚說君臣相得非不可革矣然離日方中五以兌金應之故必俟其過焉乃可耳為二者往而從之豈不吉而無咎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卦皆以陽革陰故九三應上六而我火彼澤也若往則凶矣雖正亦不免於厲是以必革之有道如水克火隔以金焉今兌金下有二陽與我而三合以為力始有可就之理故君子體之去弊逐惡必使天下曉然見信則其勢自不容已矣又何以必往為可乎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一卦悔亡九四獨當之者以兌金與離火相際宜悔而不悔也蓋以所革皆孚於人如火之於金也得已日矣又三就矣故命在所當改改亦無不從矣互巽為申命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以陽居尊為大人兌西方為虎爻動為虎變虎出而風烈氣相感也大人作而物覩類相親也其故不可得知所可見者炳然其文而已是豈待占而孚者耶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陽爻為虎陰爻為豹故稱君子而不稱大人豹自愛其身而不妄出故其文蔚然是爻當革之終居說之極分量止於如此亦可矣是以往凶而居吉也
䷱ 巽下 離上
木下火上烹飪用之文王因以名鼎也在卦畫但有木火麗明之象而已無鼎義也蓋羲時未有鼎也由是通之亦可以見天地無物不具於易象矣孟子謂

萬物皆備於我其意可不深長思哉
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亨以享
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
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名鼎取畫象也以木巽火取卦性也烹飪取其切於
民用也極言之聖賢享上帝養聖賢皆此道焉則格
天而盡人矣何以能若是哉盖耳目聰明則察理無
不精有以盡鬼神之情矣柔進而上行則虛己以理
賢有以得天下之心矣得中而應乎剛則無過不及

有感而即應矣如是又豈不大吉而亨者乎離為目
鼎則有耳中故耳目聰明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因象而制鼎養道備矣又因鼎而廣象基命係焉鼎
足而立正位也鼎實是凝命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
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用鼎之始必執其趾而顛之所以出舊而入新也巽
顛則成兑矣兑為妾應四互乾為男原象而觀木之

麗乎火去其燼而燃益明亦顛趾之象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
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巽之中陽木之生火者也故即以鼎實為義可以養
人人皆資之雖有仇者不得而廢之矣君子力學抱
道足為世用彼有疾者亦惡能以加之哉盖德脩而
同進者必忌食具而同欲者必爭故有仇之之義今
二以剛正之賢上應五虛己之君則所之慎矣雖初
之顛趾若有以害之而終豈至於尤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
耳革失其義也
此義不當進而進者乎實鼎以腹舉鼎以耳耳在鼎
上而根着於腹於此而革則不可舉矣九三剛躁不
能自重而急於求進一華而至於雉膏之美亦不食
焉受濡虧悔不亦悞乎雖然雉膏人未有不欲之者
能改其失則必見用矣是以有終則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何如也
四應初初才弱不勝其任而折足也曰公餗者享獻

之具假之以達誠意於清廟明堂者今其形渥則覆地是使卑下得衆而取之不特溢濫而已其所信任為何如耶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五當鼎耳居中曰黃鼎所以養人耳若無與於鼎矣然受金鉉之貫而能舉者全賴於此也故人君虛已以待天下之賢則耳目聰明而所任諸臣皆足以養人矣曰中以為實者蓋金鉉指上九無位之人而所用則二三四之臣也故曰實而又有利貞之戒意可

知矣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自五視上為金自上視五為玉者蓋人君虛已以受砥礪而賢人每飲人以和也上九陽剛居柔德有節矣以道養人所需無窮豈不大吉而無不利哉○離變中爻為乾乾為金離變上爻為震震為玉

䷲震下上

陽本上升者也今以乾之一陽交於坤之二陰勢將奮迅以出在天地之氣則雷是也其物為龍在人心則發是也其發為神六畫則重震相繼而動吉凶悔吝不可勝窮矣是以君子慎之動自內出有止道焉必鎮之以靜內卦之上互為艮也動自外來有險道焉必待之以誠外卦之下互為坎也觀象者默識其意焉可矣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雷動於夏物之蟄者無不達於時為亨人心動於恐懼情之私者莫敢肆於德可聚然震以進德而德非震有德以待震而震弗為動則又合而一矣此戒懼

所以為存心之功而有所恐懼者不得其正觀不喪匕鬯之義足以知功夫本體矣乾陽為君坤為國邑乾之一陽以主坤國邑諸侯之象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喜怒愛惡發於中動自內出者也禍福患難攖其情動自外至者也君子以理自勝以順應物恐其有以致之也則自脩甚敬非其有以致也付之泰然而已

矣出可以守宗廟社稷其君德乎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象雷而動心忍性者其功有常因雷而恐懼脩省者
其益無方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
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成震之主辭與彖同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
厲乘剛也

震以下陽為主與他卦初爻不同蓋主器長子草昧
或興之意也故其來甚厲二以臣衆當之不免喪其
所有五以君上當之則無喪而有事也但皆以柔得
中是以一則遠去以避其威事過而有自復之象一
則因患而危厲其行處中而無遺失之憂若乘其剛
則必受其厲矣象有戒之之意億大也亦從象釋之
七日爻至七日而復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無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蘇即後來其蘇蓋三去初遠矣但後卦復繼是以必
震其行乃可以無眚夫子則以三位不中正蓋心無
主而動於外感者患雖獲蘇其能以無虞乎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陽在二陰有坎象動而失正則威褻矣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
事在中大无喪也
二當下卦而五當兩卦故曰往來其危之甚者行益
危不免有所事矣内以動心外以防患然柔而得中
也是以不激不懾而終無失爲其順理而知命者乎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无咎婚
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君子之自動也固不妄發而其處動也亦不妄撓上
六震之窮矣故索索然以復猶且矍矍然不安將往
與之角不亦凶乎卦以兩陽逼陰初則二當之四則
五當之是震于隣也已本可以无咎夫子則以隣震
而我知畏而戒之凶亦無咎矣但卦皆敵應而不相
與故不可以求婚媾其有言者震為善鳴也

䷳ 艮 上下

陽自下升至上而止其象☶其物山重卦則山外復有山止而止矣然兩山之間水行其中故有坎水之流下潤則上達故有震觀此則處艮之道可得矣彼佛氏之學非不止也不得其時終於寂滅而已豈知艮象之中有震坎流動之妙者在乎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彖曰艮止也時止而止時行而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一身皆附於背艮其背而不得其身之所以動衆人皆居於庭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之在於旁是何也止諸靜不知有動止諸已不知有人此止之至也夫子發文王未發之意正以艮止之然豈惟一止哉亦時焉而已時止固止也時行亦止也知此所以動靜其道光明否則隱晦耳矣彼文王所謂艮其背者言止得其所但六爻敵應而不相與以前後言艮其背下獲其身以內外言行其庭不見其人而凡止諸理者其類居可推矣然不曰吉亨而曰无咎者吾道之功用以吉亨爲大其自脩則以無咎爲至蓋仰不愧俯不怍大行窮居無所加損者也卦以人身取象故曰艮其背又爲門闕故曰行其庭互坎爲隱伏故曰不見其人互爲震故曰時止時行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無我無人艮之學難矣君子因象而有思之之功焉思其身則不敢自恣思其人則不敢徼物然主靜則可以得其理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一卦之義惟重於背背之位即心也餘皆因其所在而言之初六位之下也其象爲趾止之初於義未深止之下於事未大故可以無咎矣然天下之事未有不由小以及大因淺以及深也是以必利永貞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我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腓不能自動隨上以動者也然能拯所隨者則又在於心焉故知至而止善未有強制其外而能快然自得也二雖靜正但才柔性止上比於三有所牽係矣

豈得為人欲退聽而為之善者乎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三限下而近四如人能制其足而無關於心也陽本能動今在下卦之上則止矣然互兩陰有列而夤緣之象比上陰則又有越而躐進之意也艮其限足無行迹而夤緣伏於其間適以危厲薰灼其心焉亦何益哉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身舉一身也躬背也心所附也四在上下之際下既

止而上亦止則一身皆不動矣是何以能然哉止其躬耳躬背凡一身之力皆由之故人之行為躬行者此也於此致其力則無不善矣老家謂之身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亦然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五當頤輔之處為止其言非不言也惟曰有序而已序者言行之次第中節四已得之躬行五則適於正矣是以悔亡若上六則又敦厚其終則行過於言之意亦可見者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君出令者也故以輔取義臣行君之事者也故以股背取義上九居卦之外不任其事象道德遺逸為君所尊禮之人也故不於身取義而為敦艮厚終不屬於體而能善其體者矣先王置三老五更豈無謂哉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木在山上有長而漸高之意彖曰女歸而爻曰鴻何哉主三四而言也質本地也一陽至上則為山氣本

天也一陰來下則為風二爻相際而居人位有男下女女歸男之意故曰女歸吉語夫婦之義莫如鴻且來去有時行列有序者也故所言不同而意則一矣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婦之從夫士之從君草木之從陽其義皆本乎天者親上也是卦婚仕之吉占君子必有以體其義乃可以進得位自二至五皆然又曰剛得中者有是君有是臣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且進矣又曰止而巽者不

必於進所以為進也朱傳以旅九往居五指上卦變
渙九往居三則非夫子剛得中之意矣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廣女歸之象則閨門之賢風化之関也廣士人之象
則脩巳之素治人之俗也然致之亦必有漸矣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
咎也
凡物漸進必先長而後幼幼者多懼心其質雖本剛
明而始柔昧柔昧者多妄發此小子所以厲而有言

也位下才弱其象如鴻之漸于干無從得所則未
安而有言也或且失故於義為无咎若大丈夫豈可
乎是爻對二而言似當如此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進而得位矣上應於君故象鴻漸于磐而安且得位
食祿衎衎然而樂也夫子以為不素飽者蓋以二雖
得中而正上有所應但陰柔才弱亦未大有作為之
時也非素飽而又豈可素飽乎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
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
保也
以九位三過剛而不中也求進大速如鴻漸于陸陸
豈鴻所可居者哉以卦象互坎為夫互上離為婦文
動則坎失中陽是夫征不復離失下陽是婦孕不育
也卦如是者多矣何以獨言此象蓋所以為漸者以
其進而得位也陽自下進至於上則止矣止而巽動
乃不窮今變焉故為失位多凶也然離為戈兵坎為
盗寇坎變為坤則順矣離變為艮則止矣故禦寇則

利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
也
桷為平柯則傳義明矣
六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
勝吉得所願也
卦以三五進而得位三得高位而過剛故夫征不復
婦孕不育皆凶矣五得尊位而中正故無夫象而獨
有婦義與彖語合言五之剛正雖其配不足以當之

要之終莫之勝也何也五與二應夫婦之正也正則
始或不得生育之功而終得所願矣故吉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
吉　不可亂也
陸正作逵儀儀衛之羽飾也上九一卦之外道德進
而至高有天下可望而不可近之意不過取其光輝
以爲一世表儀而已伯夷莊光之徒是也故象鴻漸
于雲逵之上高飛遠舉誰得而縶之但其羽猶可以
爲儀也夫子曰不可亂者言是人豈高自標榜而無
實德者哉蓋雖值乎困窮生死終不可亂矣

☳☱ 兌下震上
下經以咸恒爲人道之始盖取震巽艮兌合體爲義
至損益則分其上下體以繼咸恒之後而此則又交
其上下體以繼損益之後然震巽兌艮則錯於其間
焉人道之始終也合始終變動觀之乃知彖辭所言
之意而揲蓍成卦又與諸卦無関乃其義亦不出此
者所以即女歸而知仕進因鴻漸而知學習會而通
之天下之理畢矣非從事於定守之力而遽語此不
禪則奸雄哉
歸妹征凶无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
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
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名卦與漸反體截然不同而其義實一也以陽進而
得位曰漸以陽退而失位曰歸妹盖妹者陰而歸者
陽也天上地下交而爲泰往來而爲咸恒損益今又
變而爲漸歸妹則上一陽退于二陰之後下二陽退
于一陰之後而失位矣故征進者凶他亦無所利也

此全卦之象且適合於長男歸以女又謂說以動者
何哉默而通之有以知氣化人事會而爲一天地間
有是象便有是數有是數便有是事若其配然者雖
聖人亦無如之何也所貴乎人事者盡理聽命悔亡
無咎而已作易教占神其道于不倦其斯也乎本義
之說蔡氏最盡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六子皆可錯處惟雷澤不宜者一性動一性說又必
說而長動也故隨與歸妹皆不得爲正君子體是象

也因其始之不正于以永終知其必至於敝于以謹
始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
能履吉相承也
兌少女又兌之下故為娣兌為毀折而當趾位故曰
跛陽剛為賢故曰能履是後媵而才足前嫡者也夫
子意以嫡行而娣從固理之常然以娣之賢而所從
非人則有不常吉者在矣夫嫡之承夫此固吉之為
道而娣之賢焉亦可以相承矣蓋惜而許之為士者

當有以得其意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意承上文以互離為眇而爻柔正也雖不言吉亦可
知矣因及幽人之貞又可以見上爻處士之道蓋相
發也曰未變常者士而不得於君或舍己以徇之徒
自失耳然終無不合之理亦何必於我而後可哉以
二之賢故曰未變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須依天官書須女賤妾之稱六三陰柔不正而居說

極徇人己甚歸妹而以其須夫來反歸乃以其娣以
去蓋知其下二陽之賢而須未當其心故也以用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以四歸三之妹而愆期者何陽居陰位動而不遽也
且三無正應四若與之擇而未得故遲而有待非終
不行也取象之義以互坎離為日月者殊不切蓋卦
有坎離震兌四時之氣自下而上為越期之意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
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言帝乙必古實有此事如箕子之明夷故以取象也
君所謂主君蓋王姬也柔順中正尚德而不尚飾因
服可以見之且其德如月之幾望有未旣者大意以
位得中故耳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
承虛筐也
上六與六三為偶兌女上交於震震為筐常有承筐
之象震男下接於兌兌為羊有刲羊之象然兩陰不
應是以無實無血也或以議婚不終然亦不止於是

矣且夫子止言承虛筐也蓋婦人無實禮相見之意
豈必不終之謂哉

䷶ 離下震上

名豐其後天卦位乎震往離繼萬物長盛之候也但
字畫為豐以草溢出豆上則兼致用之意矣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
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
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辭義先儒固明矣然勿憂盛滿之語尚非體會聖人

至公無我之心則競業保治者以為自專而私已也
故夫子發彖之言曰尚大矣宜照天下矣繼之曰日
中則昃月盈則食是又天地盈虛消息之常也雖勿
憂盛滿其可保乎堯耄期則曰曆數在爾躬舜老矣
亦曰庸命巽朕位蓋氣運所值燭之至明而動無不
與造化合所以保豐亨之治萬世如一日異代如一
身者此耳豈欲其常有其秋哉宜之二字殆亦精且微
矣乃若馬融以假為古雅又讀之應尚大之義林栗
以故豐為故亨熊過以月食為世卦得交會之數亦
詞而已矣未質其義也獨劉向引夫子告子夏為無
況於人乎以下二句以意詳之既云天地復云鬼神
似羨文耳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明威並行君子取用之一事亦所以輔德之不及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
災也

考諸說惟俞氏以陰乃陽之配非其應而相比曰遇
初陽二陰二居中離之用在中故曰配主此卦明動

相資勢均才敵遇之即比猶非正也旬日可矣過此
不為咎乎傳義謂旬勻也但於過旬之云似未暢焉
鄭氏以十日為朝聘之限過謂稍旬為久言非常也
如此又與往有尚謂往尚於四之意相協故從之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
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火外明而內暗故天下之至明必有至暗者存焉六
二為離主當豐大其蔀障之時而日中見斗可謂明
矣然六五暗君也初往四有尚二往五得疑耳然則

如之何哉亦惟積誠以孚之庶乎有所感動而吾之志亦行矣此大臣格心之道善於處豐者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古沛為旆蔀之外障也暗之至矣沬小明斗旁星也則又難見矣三遇上六君暗之至而臣持之剛故不免激而見傷折其右肱若未太甚然股肱之用在右此而折焉終不可用矣互下為巽為股上為兊為折凡易之取象其義廣欲人深思而自得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初曰配主此曰夷主者四遇五也離之用在中震之用在下故不曰配而曰夷詞與二同夫子釋之於此者意以二位中正豐蔀乃時為之四不中正豐蔀其自致也但所遇夷主近而相得而性又剛動故志在於行所以為吉耳郭舉正以行上脱志字理似有之諸家於夷主之說杜牧謂初㸐上四動以應之為一卦等夷之主陸希聲謂初言配主恭四言夷主謙虞翻李鼎祚尚未明指而朱子謂下就同德言初矣又曰當豐而遇暗主則猶不能脱五意也易之理不可為典要亦惟人所見何如然見斗之謂終不能了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為暗主而若是吉者則以其柔中而虛己也卦本明動相資故能來來而復動以明故愈章章於儀為慶章於言為譽矣夫子曰六五之吉有慶也言六質位五而吉者乃有臣之慶也不言譽者豈豐亨之世不欲其聲聞之過耶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無人自藏也

是爻為豐之終動之極故有過於障蔽而取凶之象但曰屋與家者似處一卦之外者也外極豐盛而內實無人此世之常態亦天地盈虛消息之常理也保豐者能久處盛滿矣乎此勿憂宜日中之言君子必深體至公無我之心也鄭氏際作瘵翔作祥義為天降災祥也藏作戕為自戕也豈古有傳歟

䷷ 艮下离上

是卦内止而外麗而為旅本師抓也字以挑手旗字旁作三人意取衆在旗下古者二千五百人為師大將居中不動五百人為抓往来出奇而聽於中有麗之之義因通之為羇旅又有賔商寄寓之不同皆内止外麗之意也學者觀象玩詞則易之原可知而變化亦無盡矣

旅小亨旅貞吉

彖辭渾然理無不可未指為羇旅也文方言之盖義既發於師因以此明行旅之道亦互發之意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師以太將陽剛在内卦之中故旅以陰柔小將在外卦之中而順乎剛聽命於大將之意也下復言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見所處得止而所麗又明切似師貞丈人吉之意由是通之羇旅而其義亦無不合焉真足以黙會乎天地間有是象則有是理徹上徹下之欿其中有一定不易者存非聖人孰能一以貫之彼泥於文詞者其潛心旁通焉可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體艮離之德以明慎用刑然必不留者以旅道處人也推之於師亦可知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位下而陰有瑣屑之象時當羇寓待人至於較計之甚在窮治其誰能容之此自取其凶者也

六二旅即次懐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本義謂柔順中正故在旅而獲是三者之善也若師

則食足人和而有地利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過剛不中不能下人故有此禍比二若是其不同者二去離火遠而三近之二得初為童僕而三又遠之是以雖貞而亦不免於厲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欲其不留今四處不安以身下人固將歸國耳主

人方且謀其資斧為之積聚剪除為久居之計是豈彼之心乎故曰未得位也雖獲資斧弗快也魯昭公之事是矣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離為雉又為弓矢六五乃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者故射雉一矢而亡之有文明之象決勝之意蓋賢將能分任乎大將之責而受譽命於天子者也以旅言之康王為贄一發三中因以歸國亦其似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

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處旅以柔中而至於剛之過明之察始為人所禮終為人所惡激而有燔巢之禍不知麗於人之道也客麗於主即陽麗於陰是以離有畜牝牛之義也今上六往而不正不與下親非喪牛于易者乎

易原卷之七終

易原卷之八

䷸ 巽下巽上

卦以一陰在下為內二陽在上為外中雖而不為主故陽在外則周旋不舍而為風陰在內則根荄善入而為木然木之數散於外又為陽而風之透徹於內則為陰皆屬以陽而巽之為卦可見矣及觀一陰處下又有不敢居中不敢居上而為卑順之意而古篆文以几上作二卪為次第之義而或者又以為巳蓋後天卦位巽居巳上且重巽故二巳共之

如是義與坤同坤以土居申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文王主陰言故曰小亨小者陰也夫子兼全卦陽爻而發之故先以申命次以中正而後及於柔則知陰之所以能巽者此陽也然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又以見二五必用初與四而後得志而初與四非二五之大人不能容之也其意深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凡言隨者皆以不得自制為義有因之之道焉傳曰
言申命而象有行事之云盖即所命之事耳故君子
之德風以行政則有興革禁道之命焉以訓兵則有
坐作進退之命焉以事神則有違誠悔過之命焉然
專於脩命或可否不斷者亦有之廣此而其義可盡
識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
志治也

此爻與三上皆所謂不斷者也初陰為巽主主則欲
進陰則不能進然性既巽順當事之始必有以决之
乃可以行故利武人之貞言武人者陽剛為文德陰
柔則為武德陰欲其决斷本非所宜但當巽初故利
之耳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此爻所謂申命以告神也中陽與下陰有牀象盖陽
必比陰是反巽於下矣盖其謙順之至故用史巫紛
若非謂必用之而後吉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三居卦上而權在初爻既剛而欲上入而不得自專
又近於四而非應比於初而不近也故有頻得頻失
之象其志與志治疑不同者極而不歸于理耳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獲三品有功也
田獵所以申坐作進退之命也命巽於人故能獲而
有功言悔亡者比於初而權在上也言田者互離為
戈兵也三品者田獲之常也言多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此申興革禁道之命也體巽位上而中正其吉悔亡
無不利可知矣然必貞乃得也先庚後庚之義已見
於蠱此言庚者主更也馬氏以八卦兌西為金巽互
兌而五在兌上故言庚十干戊巳土餘八日為萬物
終始甲者始之始庚者終之始此其說獨可言庚耳
而於先後三日了無所關虞翻謂巽變初至二成離
至三成震震主庚離為日震三爻在前故先庚三日
變四至五成離終止成震震三爻在後故後庚三日

以震言巽辭益紆曲李氏易傳舍馬而取虞宣謂巽究為躁卦耶陸氏曰甲庚皆申命令之謂甲者德政也蠱以四德創制彖言其正曰先甲後甲所以原始要終也庚者刑政也巽以小享申命故文言其變曰先庚後庚所以信而審之也甲出也庚更也以庚變甲天之道也先後三日使知其意審其令也蠱先甲後甲而以為終則有始巽先庚後庚而以為无初有終何也俞氏曰甲者十之首事之端也旣亂而復治則又如其初故於蠱之甲曰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

過中事之當更者始焉不善既更而後能善故於巽之庚曰無初有終其義各有所取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此爻居卦之終巽之極者也夫以二在大臣之位屈已下人所以為吉上處無位得以高蹈於世矣亦且巽於牀下是自喪其所有雖似正道亦取凶者也

☱☱兌下兌上

能知巽之善入則兌之為善出可識矣然出也以氣觀之浅而為澤以人觀之發而為言其德弗殊皆可說也然去其言而為兌則胡翼之謂聖人感天下之不可以言語者是也

兌亨利貞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程子曰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利柔之象故為說而能貞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夫天之悅萬物以澤

聖人之悅萬民以德德澤所先民心感焉又何勞與死不忘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其潤不竆兩賢相資其益無方故講學以致知互相發也夾持以進德互相勉也天機啓而真性復不亦可悅矣乎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兌雖以悅為義然不過於和也初以陽剛為動而無應如五味相和而無偏勝之失豈不吉也〻未疑

者由無係應得率性之意焉與九四欲比乎三所以商而未寧者不同矣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凡說之道其初也必和其久也必誠其極也必流又以畫觀之上陰為主然陰之所以能悅者惟以中陽為則耳二不與三比蓋信乎志而不在于行之迹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二近三為孚而吉三比二為來而凶者位不中正蓋小人媚悅乎君子者也俞氏謂卦之正位震一坤二

離二艮三乾五坎五兌六惟兌為不可三言位者以其性而非以其所處矣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爻取比不取應四既比五而又近三故有商度不寧之意然其性剛卒能介然疾惡而與善此所以可喜也然比於五慶又可知矣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五陰浸長剝陽之身勢可畏而亦人所同戒也一陰來說剝陽之心迹若無事而厲階生矣固人之所忽焉者也但位居得正不至於即傷然所信亦失矣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以爻言說之主以卦言說之終以性言說之媚者也引而長之如豐亨豫大之云若可喜而可聽者孰知其為剝亂之原乎令之言爻辭者皆以巽兌為不甚端的惡以是爻居一卦之外乃退處無位之人好為媚悅之詞以鋪張其盛美謂國家之光然適以啓人君之褻心耳故曰未光者其以此乎

䷺坎下巽上

奐篆本以火出於穴而上有光故為文因從水借為漂散而有文之義水性流下而風又散之則益不渟矣故占又以畜聚為義立廟以事鬼神聚既往之散也作舟楫以通往來聚四方之散也此其大者也推之而爻辭不同者皆可得而知矣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何亨焉天下之物聚或滯而不通是以渙之而亨

也渙而至於盡焉則窮矣故變而通之可散者散之
散所以為聚也不可散者聚之聚所以為散也其原
出於卦變自否剛來居二柔往居四而五亦男與二
同故不窮有未散之意上同有相合之機其亨也如
是然假廟涉川必曰利貞其警要福淫祀行險僥倖
者亦至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收合人心無如立廟豈立宗廟即可以收合人心乎
蓋精誠仁孝所以享帝享親者微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當渙之初處險之下遇才之弱必用拯之矣然豈能
自拯哉惟賴於馬之壯耳馬指九二陽剛得中自乾
而來乾為馬二與四無應近而比之故曰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渙欲其合險欲其出九二才足以濟其得初之順雖
若有所憑藉而安矣心則欲奔其机以往上始為得
其所願此同心出險之道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躬指一身蓋并下兩爻而言也險已出矣故渙其躬
為志在外也或以為有應于上則躬義不相蒙而外
義亦拘矣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群元吉
光大也

巽用在初所以能渙乎水者也下三爻皆有合意四
與之際而獨散之若非其意者殊不知大臣當天下
之大任光明俊偉散小群而為大群何元吉如之然
非夷輩心思所及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散人之疾而使之愈者汗也散天下之難而使之安
者號令也五為君位陽剛中正有濟渙之才雖散其
所居亦為无咎蓋與臣道不同故曰正位也苟非君
位豈可言及王居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坎為血卦則知上所拯者三也雖有能濟之才而居
無位之地故一拯而即去遠出始害不及身矣然害
非至於血又既拯而不去能無咎乎哉

䷻ 坎上兌下

水流通之物也行於山為蹇行於地為比遇澤則能受而不溢故曰節廣其義則夫脩身養性用人理財莫不有節之道焉是道不明於是有吝嗇有奢侈喪身敗國者多矣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聖人立法教民一本於天道之自然不使之過不使之不及雖若出於人事要其本體是乃所以為節也後世精一之學不明率皆任其氣質以為之吝則苦通則流與言天道之玅或寘寘焉豈詞章之學為之歟噫吾知省矣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制度數議德行

制度數所以節天下也議德行先節其身也身節而天下無不節矣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下卦兌澤所以受水而不使之溢者也今入於最下似與坎窞無異矣但爻陽剛能不下漏積而至久而有出之理焉故為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不出户庭不出門庭一也初則无咎二則凶者何也初處士二大臣也何以知其不出也前有艮止無應於上也居位得中坐失事機之會雖足以淑其門內蓋示人以不廣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當澤之上而性陰說有滿盈之意故知其不節也樂極則悲自然之理又何所咎乎夫卦取其能節兌三爻正能節矣皆不得為吉者蓋水欲其通得澤則畜若畜而不流是節一身而不節天下矣初二是也畜而盡出是不節於已而節乎人此爻是也

大象曰澤上有水彖曰剛得中皆為上吉意可知矣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上三爻皆受節者也四應于初故特曰承上道也近君而相比順於中正而非順命令者也其亨也不亦然乎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甘對苦而言節而中正則已與人皆甘之矣而又以通則往而有功本義之說是也或以爻變為坤坤土為甘夫節以止君所欲有五味相和之意惟甘則受和非君之中通者不能也象傳自明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聖人閔其人而戒之以貞凶又嘉其節而與之以悔亡悔亡則於凶若有不恤焉者曰其道窮也是殆以道而窮者乎意可想矣

䷼ 兌下巽上

以全卦觀之四陽在外內抱二陰有氣孚於中之意

以兩卦觀之巽陰在下兌陰在上有善人而悅之意

以卦體言之風蕩乎澤澤隨風動有氣質交感之意

以卦德言之物以氣化氣以潤生有含貞欲變之意

故名之曰中孚鳥抱卵而氣以醞之也故文從爪從子氣之所至無不徹焉至誠之道也故氣以感萬物誠以感萬民其理一而已矣且陽主施陰主受不有陰在於中陽何從而施之陰之受雖不必皆在其中而中尤可以[illegible]名卦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中孚無物不感言豚魚者澤中所有之物也故風作而豚先舞浪得氣最捷存誠其神矣中孚無往不可言涉川者行乎大險也故蹈水之道無私以喻至人無心其至矣苟非所信而信焉不敵為賊矣乎此利貞所以有訓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夫子以卦爻卦德釋之以見孚者陰而得中以孚之者陽也又上善入而下感說也天下固有孚而不必正者徵而佛老之學粗而厚施之政往往入人而不可解是豈天道也哉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德澤施而風教行民可化矣又何刑獄之足事哉故議獄應吾信之未達也緩死待彼信而或改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至誠相孚非一日所能至也初爻必有憂虞之心專志不分乃爲得吉苟有它焉其何能安而吉乎

九二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彖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鶴澤中鳥也兑爲言互震爲善鳴二鳴三和同聲相應又言好爵者見誠意相孚不徒鳴聲而已實與之共天爵以攄發其中心之願此大臣之道也取彖以發卦爻之義必如俞虞之說似鑿矣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敵謂四陰遇陰也艮言上下敵應是矣以兑澤遇巽風有鼓動之象然以下互上爲震動又以上互下爲艮止故爲或鼓或罷而兑說爲歌說極爲泣皆以位不中正之所致也其欲信而復疑者乎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月生明於震幾望於兑望於乾已望於巽朏於艮爻言月幾望者三合而觀之在巽乾兑艮震之卦則必有故矣豈天官書存夫子勿言子又考春秋曆源未嘗不互見也馬匹亡蓋四與三同陰爲匹三近四爲得其匹從五爲匹亡矣言所孚之正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四能絕類以從上蓋大臣之賢可以信任而無疑者也九五陽剛中正與之孚結若攣然焉所謂孚乃化邦者此矣君雖不可過聽於臣今得其正故爲無咎不言元吉者語意則然非止无咎而已也

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象曰翰音登於天何可長也

巽爲鷄故上陽爲翰音登天是信不由中而張大於外者也以之聲說理非不正無實以繼之豈能久而不敗哉先儒皆謂履孚之極而不知變然真知信之道者斯能實有是信實有是信斯能變通不然則益無所持矣

䷽ 震上 艮下

卦名小過前已言之矣觀之卦氣雷動艮止時則過也下止上動過之小也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illegible]行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
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
逆而下順也
飛鳥之象程朱以卦畫似之也或以離為飛鳥中孚
似離故上九有翰音登天之語今變而為小過失離
而成坎如飛鳥不見其象而聞其音也然初六上六
皆有飛鳥之云則其說非矣是卦上動下止兩不相
得二五皆陰則陽剛失位謂小過可知矣但小過而
亨則過亦天道耳以利貞則與時偕行乃人道也其

為道何如宜小事安分守常可也不宜大事立法通
變豈可哉然取於飛鳥者又即象使人知過高則無
所往而就下者庶得止耳羽蟲之孽又可信乎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
乎儉
不惟宜小事而小事又過如此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初處于止而應于動故以則凶也不以亦足以免凶
乎飛鳥之性彼且自挾其能舉動之初勢欲速進雖

有善者亦焉能如之何哉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
其君臣不可過也
不通諸卦之義不足以知此卦不通本卦之義不足
以知此爻蓋卦謂之小過以陰過也四陰之卦亦多
矣獨以此為過者以上下二爻則本末弱矣以二五
二爻則君臣弱矣三四雖陽不當位也今二雖陰進
居正位比初則過矣初爻為人人本乎祖故稱祖焉
但非陽剛故曰過其妣二雖得正臣非君位是不及

其君也但臣本柔道故曰遇其臣夫子曰臣不可過
者當小過之時如此亦為无咎矣必欲強焉豈可哉
諸說不同然易其心以玩之其意似為如此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陽所以能有為者得位與時也今當陰過而失位不
可以有為矣故雖以陽處剛亦必弗過而又防之乃
可也苟從而敵之則反為所戕矣凶不亦宜乎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
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四亦陽也而得无咎者處柔承五而應初也然如此
亦可矣位非中正必欲往焉能無厲乎蓋時當小過
陽雖用事終不可久君子固不得以其正而執之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
雨已上也
文王於陰畜陽而發之於彖周公於陽過陰而引之
於爻意皆以君德以剛為主臣道合焉則化行矣猶
天之陽氣下降陰從而和之則雨澤施也今衆陽為
一陰所畜兩陽為四陰所過皆失其和也故有不雨

之象大事固無濟矣不過弋彼在穴而取之如伐崇
伐密以少延乎天命蓋由陰已上而得位亦且奈之
何哉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
已亢也
四剛處柔不至於過故遇之上柔處極已過矣又何
遇乎如鳥之飛遠而無所止亦離于網羅而已失時
則有天災拂情則有人眚彼陰亦何所利乎
䷾ 坎下離上

乾坤定位交而為泰水火迭用交而為既濟故水火
乾坤之用也屯蒙水火之用既濟未濟水火之窮也
易於是乎終焉陰陽相錯各得其位未有若此者而
未濟互於中變而通之又豈有窮也哉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
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火炎上水潤下相資以用相克以息也今水上而火
下不為既濟乎然亨小而不亨於大者為已過也凡
爻莫非陰陽則莫非水火體藏故用顯體見則用止

此至妙之敎也凡位中正難于兩全剛柔難于相得
義取隨時者吉體或合正者凶此至精之奥也知此
則鬼神之機性命之理大有會矣是故玩易者必有
得于此也卦爻剛柔皆正初吉柔得中者蓋有以陽
三濟陰得位三陽下之之衆所謂男之窮者是也故
水火致用及其濟而止也復歸于炎上潤下矣此所
以窮則致亂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天地醖萬物以氣水火醞萬物則有質矣氣或相摶

易原卷之八

下缺二頁

曰未濟亨言時雖未可以濟苟有進為克終之才自能亨矣但卦以水火各返其真三陽失位三陰不交二之陽剛陷於陰中有小狐汔濟而不能舉其尾之象蓋圖其始而不能善其終也復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聖人於此蓋深致意焉亂極思治固理之常人君誠能虛己以下賢人臣亦能忘軀以濟難謹始慮終而治道有望矣氣運焉往而不復哉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天地有水火之用亦有水火之災人事有水火之濟

亦有水火之爭君子小人國中夷伙善惡皆是也是以君子慎辨物使之群分而不爭慎居方使之類聚而有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既濟之初九濡其尾則無咎未濟之初六濡其尾則吝何也初九強于才者也以濟而濡其尾喜其濟而後濡也故无咎初六弱于才者也幾濟而濡其尾憂其濡而不濟也故吝亦不知極者言不能自量其力可謂不知者矣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在險中而力曳其輪以出比既濟之初為尤難矣然其德中其行正雖力孤援寡要不失于大義也其孔明之事乎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以征凶則不可涉險其義兩見何哉即其位之不正則往為不利然歷而乘實則涉猶足濟也蓋可以拯內難而不可以拯外患者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未濟之四即既濟之三彼極其憊此則得吉者既濟之世利用靜未濟之世利用動也九四具光明震動之才近柔中歷已之君以此有為所謂未濟之亨在是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辭皆從占又曰有孚吉者言如是而后可也五本離體得中人君明而用中則有不自用而用人之能矣群剛協力我則孚之衆才既濟我乃光焉吉何如之變光言暉朝日也而不烈以比君子矛中之德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以水應火酒也居卦之上首也六五有孚之君與之同濟于是燕樂飲酒亦未為咎乃至肆然于苟安逐溺焉而濡其首甚矣則雖有孚其能無咎乎玩易者觀初九之潛龍則知求志之學勿用者乃所以用也觀上九之飲酒則知保治之道過樂者乃所以近憂也變易之義即此兩爻亦足以見其意以徒于詞章焉何取哉

易原卷之八終

易學卷一　明鄞縣蛟門沈一貫著

周易上經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乾健也天德也故爲純陽不雜之卦名元亨利貞謂大斯亨而利在正也元兼有大與始之義大以賛其體始以言其功而第言大者略也亨者通也通則美利者宜也宜則不害貞者正而固徒正不足以盡之也舊釋元亨者直云大亨夫傳固言始而亨矣似宜言大而亨云盖道一而所以狀之者二曰大曰正溥博悠遠无垠无既大也而徒言大則曼衍因循之說與詳審精密必當必協正也而徒言正則煩瑣徼察之敝滋惟大且正而後爲帝王之傳佛老之言曷嘗不大而施之於事无當遺于正也名法之論亦未嘗不依於正而不可以理天下歉于大也元亨利貞包括先天後天以性對物而不勞攝情歸性而无迹妙萬物而爲言非一家言也

初九潛龍勿用

乾卦六爻惟舜兼之有鰥在下潛龍也升聞則見矣歷試其終日乾乾夕惕若乎避河之南或躍之謂也恭已南面飛龍在天至於老而傳焉何亢之有潛龍勿用時方違我修德守約妄進則傷勿用可也顧時不可怠亦不可禦遇時而无以應之咎將誰執龍而潛可稱勿用非龍而潛農商盡然而安所稱勿用哉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見龍之見賢遍反下並同

見對潛言隱顯之別也在田者始出於潛澤覃於農扈也此之謂大人而人利見之爲占者言非爲九二言也惟五亦然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健德備矣而猶乾乾惕若其於龍猶有選乎此所謂龍也龍不終歲飛而飛有時不終歲見而見有時卷之寂然鰕鰍侮而不怒其修大矣不如是不稱龍三居下之上人之表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德與時宜躍矣而猶懐或之之心不或則與无忌憚等耳自知而定而靜而安復有慮焉弗慮胡獲聖人者天下之至兢兢者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乾之六爻非聖人孰當之九五非堯舜孰當之堯舜非受禪而後倦勤而前垂衣端拱之日孰當之龍之在天也一歲一時聖人之在天下也萬古一時故易之最尊者惟乾而乾之最尊者惟五後之得統者豈不曰飛龍徒象龍耳占者无其德當作凶論欲往依者必得是人乃吉故曰利見大人見龍在田澤枯潤稾功著於物可名之功也如賓四門如宅百揆是已飛龍在天巍乎成功煥乎文章則天而已矣不可名也

上九亢龍有悔

夫以龍德而亢極猶有悔也時之既極无論德矣若與時偕極亦龍德之衰也進極必退存極必亡治極必亂時可柰何而抗必勝哉故持盈保危道也辭榮就閒道也死孝死忠死社稷寧玉碎无瑕全亦道也夫聖人者豈必皆福利貴富長壽哉道在而已故亢龍言悔聖賢則无悔矣凡悔吝咎以理言凶不利以事言故有凶而无咎者六爻皆聖德也而取象不同者其居使之然也初下之下也二下之中也三下之上也四上之下也五上之中也上上之上也此其所以異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六陽皆變爲群龍无首著其身而不著其首著其德而藏其威也著其用而藏其體也其始作也神而化之與民宜之及其成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施去聲下並同）

乾之義不可以天盡乃天之神理而元又乾之

神理而貞之所從出也天有始乎吾不得而知也而獨知其知萬物之始夫天下莫不有因仍而獨天之造物也无因仍无因仍而天下之至因仍者莫踰焉且其所造之物有萬而不可以數計也此之爲大豈不謂天下至奇至詭而莫之方物者耶不寧惟是吾又見其操執綱維而總挈之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廓之无外引之无窮興而爲雲降而爲雨品物之形於是焉流雲者爲雨耶雨者爲雲耶是孰尸之而時出以開萬物之始耶夫人習見之則以爲固

然耳而終身莫知其解知其解者則大明變化之道終始之運者也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位奚然而有六晝龍也龍奚然而有六晝時也分布于簡編而周流於六虛者此時敍列於日用而翔洽於六合者此時故能以天為車以龍為馬以我為御而時乘之以游於无窮之途可不謂至大而无乎不通哉經文所謂元亨者如此學易者烏可无此宇度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曰利貞者何也乾元為萬物資始而聖人大明其終始不有始也其何以終不有終也其何以始變元而之有所以始也化有而之无所以終也終始无倪變化无端一陰一陽之道於此焉出其賦於人也為性其降於天也為命而萬物莫不懐此以為正惟正能和太和者性命之尊稱也聖人保全之於身而上合於天下合於人混真精於一塗布和氣於兩間故身與萬有均受其利於人為首出於世為咸寧此乘龍御天成物之顯效也非大莫能行此正非正莫能成此大大與正交相輔而稱乾健也蓋惟時乘故能成其大而時又有定非人所能增減則至正焉故謂之變化是无方體謂之各正未始无方體有變易故不易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愚嘗謂中庸至誠无息章為此章之衍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天行健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君子以自强不息也天一日一周而不見其息君子以道為體而未嘗息望

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君子之息時也雖至倦動豈有息時息則不稱聖人要在自強有依以為強者依去則強息天何依哉君子之學師友其資耳詩書其游耳自闇然潛伏以至不顯篤恭惟此一至誠焉運之夫焉有所依而有息時也夫天行健則常動矣安所覩其靜哉天行有常其至靜也夫動靜不可以作息觀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復音覆方服反

反覆在道自強不息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龍非欲躍氣蒸時逼而不得不躍乃其心未始躍也故聖人決之曰進无咎也曰進无咎則退有咎矣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天德至剛而復用爲首則亢而无變非善用天德者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長丁丈反下同

元大也統天終始故爲衆善之長亨者通也通則萬物歡欣故爲衆美之會利者宜也宜則各得其分而各適其情故爲義之和貞者正也正則理有當然不可使易故爲事之幹言非枝葉附枝葉者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非仁則德不大而人不歸衆美皆會則節文具足義嚴疑於不和使之皆利則義和事叢苦於无宰惟正是固則事集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能行此四德者然後可以當此占非健者孰能之四德之說據穆姜所稱則古有此語而與經文不合然亦可依經文而釋言體善之長則獲嘉之會求義之和必立事之幹仁立而禮始行正固而義自協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樂音洛

古今聖賢寘滅而不聞者何限謂蘭必馨幽谷揚芳偏言也聖人者豈必聲稱於人世哉龍之在淵其自視不異於螾蛭而與之爲徒有心異乎世與有心同乎世皆非全其天者也不易乎世不爲世所變易也掘泥揚波餔糟啜醨與一世同其波則易乎世矣此有心同乎世者也不成乎名不成一節之名也必自表見及執御執射之類則成名矣此有心異乎世者也故賢人常有翹然不屑與人群之意以時露其穎而隱者又絕人逃世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

皆非聖人事也聖人非故逃名非固求名率其庸行之常无所踰矩而與農工商賈同跡使聖人終潛終莫知其異於農工商賈此所謂聖人也故潛龍非稱龍之謂也奮飛盪天日而卷之不盈分此潛龍也男子生而懸弧蓬矢於門矣男子之志聖人之制而其父母之心也生女必将嫁之生男必将試之豈願其潛哉所以貴潛者學而未就行而未成不欲示人以朴而俔倖試人之國此一潛也女子非不欲嫁而六禮不備不敢以行惟仕亦然必由其正此一潛也

世與我而相違彼兕彼虎率彼曠野或退而修之家或違而之於他此一潛也聖人非棄天下者也類有所托而潛焉惟巢由之徒乃性之耳然非堯舜之所貴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行下孟反）

韓退之作文務陳言之是去安所稱庸言之信李北海曰不顛不狂其名不章安所稱庸行之謹君子无衆寡无小大无敢慢以為庸也而易之以為非庸也而難之離乾以息間惕以荒操二心以御一身邪正誠偽遞陳於前德不成矣聖人者修天下之經德達道而不遠于人者也雖天下之經德達道而甚信甚謹未始不防閑其邪僻之干以存其无妄之真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故不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善蓋一世而無伐心此所謂龍德而正中也是故博而能化君人之德也為人所利見固宜愚謂易以變易為道聖人以時中為德乾卦中不特統

言時而每爻皆言時曰時成曰時乘曰時舍曰時惕曰及時曰奉時曰與時偕行曰與時偕極屢致意焉其他不言時而莫非時也此所謂龍德而正中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幾音機）

忠信誠意之事誠意是辨真心无虛假若夫辨

別眞妄則致知也去僞存誠則正心也苐言修辭者凡人之行必始於言修辭立其誠者擇言而發而令其必忠信无虛假學自不妄語始也至以行言終以止言至者不偏不倚之中終者事理會歸之極行則有岐路知其至而至之不謬於岐可與言幾矣止則有定方知其終而終之立不易方可與存義矣知幾則德進存義則業修知幾存義正當時制義之方擇中用中之學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離去聲

九三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則可上可下九四上下无常進退无恒而欲及時及者不可失之謂宜進分數多故曰進无咎此正幾與義之所存於无常无恒之中而求至常至恒不加脩惕則或之耳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水火風雲動植諸物非有知者而皆有從也況於人之有知能无從乎然聖人非爲人知而然不知所以然而然聖人之愛人性也天下之歸聖人亦性也覇者執其幾而要之故所服止於所思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極必无位高極必无民與下位隔絕必无輔人豈有不動之時曰動而有悔難乎其免矣故富貴當使其可復貧貴當使其可復賤歲老運移理當退謝必有以處之惟神龍能變能化而退藏於密堯老而舜攝不以權去已爲患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舍上聲

嘗疑時舍之文有誤然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文與此同又似非誤蓋聖人宜在天子之位而未離下體僅試其見田之功謂之時舍亦宜不可以恒人遭際例論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治上

平去聲下

子曰後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刑惟明非虞帝孰能如此乎箕子之言皇極曰无偏无陂遵王之義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惡遵王之路无偏无黨王道蕩蕩无黨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可得

乾元用九之義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至於飛龍而始君此天德矣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天不專於一跡如有所立則爲天則者物則之所自出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易之道太極爲之始矣太極分而爲陰陽則乾爲之始乾有元亨利貞則元爲之始故離太極之初不遠而稱始以開萬物之始者莫如元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明所謂大而亨者始而亨者也始與大異而惟始可以言大言始而言大者其大有限惟始可以无所不適无所不該自茲而往漸有方所至於末流而藐乎其局曲矣有生之初惟赤子最良有覺之頃惟初機最真

與天通而統大道者必此也涵之爲性發之爲情以性爲情從源得流曷嘗不出於正以情續情隨流溢流而後有不正蓋性无分而情乃漸有分愈分則愈遠曰利貞者不離乎性而爲情也无失其始故稱貞稱利也由斯言之此一乾始者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可不謂之大哉直以真性對萬物而分統體之太極爲各一之太極依然一本始之真而无少欠闕故曰大也美利者言乎其正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者言乎其利贊之爲大明貞之未嘗不爲元而元

之未嘗不為貞也不正不稱美故云美利利可指言者不稱利不言所利而始為利由斯而觀則乾之所謂大者豈㮊然大而已哉由其直達而必究也為剛為健由其盡善而无議也為中為正由其不可名言渾成无迹也為純為粹為精其大如此此七字皆從九五来盖九五尤乾之精神也難以形容姑言其淺則剛者不屈健者不息中者不偏正者不邪純者不雜粹者不疵精者不粗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

以為大也正在其中矣由性而前其道出於一由情而後天下之故多而不能不出於旁聖人以六爻而旁通之皆變化也皆時中也則象之為龍情有旁而性无旁一一情中皆一一性在故其終也與始同其小也與大同雲行雨施而天下平固於乾元之中而各正其性命也大之至者必正有不正者豈非以小故耶世人但以㮊然為大而不知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之為大故覇者攬三王之形而遺其心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行並下孟反未見之見賢遍反

以成德為行可計日見效矣而猶曰弗用无時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聚問辨所以求正非但資大寬居仁行所以居大非但行正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重平聲下同

上二爻為天下二爻為地中二爻為人九三修人道之極者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凡在事外者可无兩端之心而事内者不能也昔之所爲因時而惕者爲此況於臨進退上下疑似之間間不容髮而可无兩端之心乎此古人之所以三諫而進也三四皆處重乾之際故皆曰重剛四獨何以云中不在人爲其當天人之際耳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音扶先後俱去聲）

夫大人者必托於赤子之前而意寘乎喜怒哀樂未發之初有心思而不懷以天地爲懷有耳目而不用以日月爲用有智謀而不運以四時爲運有刑賞而不柄以鬼神爲柄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樞紐不勞而所存者天性也緘縢不設而所動者天機也行无蹊徑而所依者天理也迹其非人非我則我與人皆无權也謂之後天而奉天時究其无方无體雖天亦无權也又先天而天弗違也天且弗違而況於人與鬼神人不能違故莫非順從鬼神弗能違故莫非吉利氣機自相感通朕兆自相徵應不爲造物之所竊弄而獨叅爲三才實无先天實无後天與大人實无相待而均自然自然而无不合也爲自然即有合不合矣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喪去聲）

正則无亢故卦辭言利貞若二氏於此第云同歸於盡而已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喪去聲）

坤順也純陰之稱也地道也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乾亦爲馬坤對龍則稱馬又爲牝馬蘇子曰龍變化而自用者也馬馴服而用於人者也爲人用而又牝馬順之至也至順而不貞則陷於邪故利牝馬之貞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天能資物以氣而生之者地也此以地道明坤元之義也承天則合无疆而亨矣德合无疆之謂大含弘光大之謂亨君子攸行釋經文君子有攸往不言利者承上文耳三无疆各有所指

首言天次二皆言地先則迷而失道後乃順而得主所以爲利也西與南則兊也離也以及於巽吾朋也朋則相比而不免於邪東與北則震也坎也以及乾與艮益我者也乾道變化故稱貞坤可无變化而惟朋之從乎必喪其朋乃安於貞而應地之无疆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行言象也地勢言形也坤厚載物故君子法之以厚

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

其道至堅氷也

坤雖配乾然十月之卦故六爻自二五外皆不勝其衰颯焉夫陽氣使人悅而陰氣使人悲履霜雖微當防其始至於戰而知陰之害矣含章括囊居其中亦非可爲之時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蘇子曰以六居二順之至也故其動也爲直居中而推其直爲方既直且方非大而何夫順生直直生方方生大君子非有意爲之也循理无私而三者自生焉故曰不習无不利夫有所習而利則利止於所習者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知去

楊廷秀曰爲臣不任事求任事非一也不任事則奸求任事則諂六三含其光明而不衒或從王事而毋必此所以光大也或云者非不任事也非求任事也程子謂義所當爲則以時而發若含而不爲非盡忠也其論至矣无成謂不居有終謂必盡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以陰居陰故竟含其章而不發矣甚哉時命謬之難爲也而君子遂以不爲終故无咎亦无譽莊生之學用此曰爲善无近名爲惡无近刑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曰何貴何賤是謂反衍无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爲謝施无一而行與道參差曰當時命而大行於天下則反一无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夫无咎必譽矣无譽必咎矣无咎復无譽是何人哉傷譽之必且爲咎

也嚴君平曰子我名者殺我身士居亂世并名而欲逃之或逃之而益隨欲无咎无譽難矣哉取乾之六爻與坤一一而對觀之何啻萬里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此守文之主以柔道治天下者也乾爲玄坤爲黃乾爲衣坤爲裳以黃爲裳是以柔中居尊體也流之爲四支之輝與庶政之光故爲大而且吉文在中者以中爲其文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坤爲十月之卦乾爲西北之卦坤本非龍而當其盛極乾本龍也而當其衰極故皆稱龍而稱戰云然雖兩敗而終不能敵陽至于復生剛反而知此一戰之功多也生人之中有得氣偏勝而撓動一世如秦項者可謂非天命乎十月純坤居十二月之一而秦以爲正亦與天會秦項之時真成龍戰然自天而觀能幾何時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大謂陽六爻皆變以小始而以大終正則正矣而非其性患其不能永也故勗之以永貞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剛方陽德也陰極不生陰而生陽柔之至其動必剛靜之至其德必方後得者得其主也故有常而利天道後發者勝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傳曰有无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此一端也臣子惡可不察於己而爲君父者惡可不察於人也

順或作慎或作馴若以順釋亦通順理必能辨矣易本言天道而聖人常詳人事如所言積善積不善之說是已蓋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善必慶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惡必殃也此理自然豈有爽時借曰未然又暫之間耳若夫天下皆寒而罹其殃天下皆熱而預其烹則域進域退不可以常理論世人往往執片善而咎天公之憒指一惡而譏天網之恢不既淺乎量天而略乎其恕人哉夫子於此不言天繫辭釋噬嗑亦然非

曰爲勸在理固爾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强爲大者必曰无町畦耳而聖學不然乾九二之博言大也而從謹信始坤六二之不孤言大也而從直方始誠一无僞生理本直以正名直以敬修直是乾惕之要存誠之方也檢身於義理矩矱之中不尚圓通是立誠之法主敬之實也至嚴容生至弘大於身无私故於物无私而

與天地同其仁无煩悏而大也悏而大者必疑滯而不化矣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分之所制道亦止於此而不宜見美見美則去道而抗於分楊廷秀曰爲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含緼者矜也有大美而不從王事者吝也從王事而自有其成功者驕也聖人於六三蓋三致意焉弗敢云者有懼心焉功成而能懼可以爲臣矣禹之不矜伐周公之不驕吝得六三之義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方其變化草木猶蕃比其閉塞賢人亦隱隱非伏其身而不出也其德隱也危行言孫是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君子建皇極之中以通妙應之理正至尊之位而居逮下之體故天下以五采爲文而聖人以黃裳爲文中心无爲而四支之光華與事業之

彪炳於是乎出天下之至文至美也九宮五黃居中最尊土之正色也中中心也坤之六五柔中之極故其心靜寂委順而應物自有條理如蚕抽繭自无所亂无偏无陂建皇極焉故可以南面而御人自上下下而端拱以治也夫君德以剛爲主也柔何以稱焉柔患不到極處耳極柔則必无私已之累會中和之道動剛德方含弘光大我无其我而无喜怒哀樂既喜怒哀樂已而復无一喜怒哀樂順性於氣復命於天故支體非我有事業非我有而舉公之天下天下

又誰敢有之雖乏飛龍在天巍然煥然之功而
亦自不常有此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之傳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
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
而地黄爲離皆去聲夫音扶
疑嫌皆似也陰極而變爲陽則似之矣終非陽
也故不與之合而與之爭似之故稱龍終不似
之故稱血血陰類也陽則傷矣陰何利焉兩傷
故稱玄黄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張倫反
屯者雜亂邅迍難以條理之意屯何能亨大則
亨也屯何能利貞則利也天理何嘗一息不流
於天下依理而行亨且利矣然猶弗利於往者
此大此正不能信於人心達於人氣而能強以
其跡行於天下乎利建侯所以爲經綸主也有
初九在焉張耳陳餘立六國後而張良不復立
六國後惟高祖爲天授也此則知所以建侯者
也凡名卦係辭之意孔子已有彖象傳學者不

宜於傳外生意解傳則知經矣傳不盡者乃不
嫌發揮耳故愚於卦下之辭多不解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難去聲六二同
乾一索於坤而得震爲始交難生爲坎
動乎險中大亨貞
動故可以出險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雷震象雨坎象陰凝之久非小雷小雨輒能破
之必也積陽之氣須洞勃律若滿盈於天地之
間不容一物者而後可以生物天所以創造天

下之草雜茫昧者亦如此故非非常之人不起
非常之功宜得龍德至人達之爲侯而使之爲
雷爲雨共造草昧毋苟自寧暇而以无當之身
姑試爲之无益也不寧釋勿用有攸往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合而成屯雲雷動而亨屯故君子以經綸
治亂世猶理亂絲也夫鞠訩薦瘥妖象災符常
人隨世而遷性與俱戾否者媮自活而已君子
不然屯而經綸震而懼省損而懲窒蹇而反修
常人稱天而君子稱人常人稱命而君子稱性

或以爲仁愛之徵或以爲動忍之助或以爲警予之厚或以爲凶事之益此人之所以參三才而共稱大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動乎險中者震耳而初震主也天下亂非命世之才莫能濟一不當則責四面至容无磐桓乎以九居初正矣而猶戒以居貞者甚慎之也雷雨之象正爲斯人利建以爲侯矣雖磐桓志行正者上下无常而非爲邪進退无恒而非離群也陽貴陰賤陽居陰下爲以貴下賤下則能得民矣而況乎其貴也侯不亦宜乎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邅張連反

下馬爲班與馬異處也字許嫁也女子許嫁笄而字當初九得民之時而媾於六二本以匡時非爲邪也顧二以陰柔中正守經之才雖屯邅分布而不肯苟許其身可謂貞矣終成其志而獲歸於五純臣也夫初與二異趣而同許何居

蓋猶太公以濟世爲仁而伯夷以惇倫爲義各有其一焉抑太公起於民間而伯夷商之世侯亦地之不同故耳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幾音機 舍音捨

以陰居陽動極而尤近於險故有此象動乎險中惟震主可耳且舉大事必以人爲本如初之求二求四可耳六三无其德无其應而有非望之心是猶无虞而即鹿鹿不可得而徒有迷失道之悔故曰君子幾不如舍幾殆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未有適從之時而初來求之彼求此往吉利宜矣孔明之在隆中其心亦獨有一玄德耳然不與荊州士大夫俱往而必待其來以爲君子莫重乎始進也我有玄德玄德未必有我往則我乃十餘萬人之一人耳來則吾可離可合合則從不合亦无失吾南陽此真天下之明者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

也施去聲

每嗟聖賢不得位而不知得位又不如得時也故以九居五而陷坎中猶屯其膏而不可大貞與小過之彖同也程子曰人君雖屯名位非有損惟施爲有所不行膏澤有所不下人君之屯也威權不在已也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故小貞則吉小貞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來朝以道馴致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不爲則常屯以至於亡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卦中稱乘馬班如者三皆以重陰故二四各有應尚可爲也上居屯極而无應不可爲乎哉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欲以泣清之也其爲无益莫大焉惟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由是言之屯之極孰不爲泣而徒泣无施此兒女子泣故曰何可長也離之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此能患身之不治者也天下亂而治其身未晚也朝聞道夕死可矣雖將死而聞道可也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告古毒反

蒙者有所覆蔽之義發其覆蔽則曠然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人知敬學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

則不復非秘其道而私之患夫輕之而无益於蒙也初筮告者神感其誠而報之審也再三瀆瀆則不告者持必欲得吉之心以煩神神豈无告乎雖得吉而未爲吉亦報其戲豫之意而已以況學者以誠求則教不以誠求則勿教而所爲教者必以貞毋以邪此皆爲爲人師者言也童蒙何知師自重童蒙重矣師自貞童蒙貞矣楊廷秀曰說者以蒙爲蒙昧之蒙非也蒙猶屯也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勾而未舒曰屯稺而未達曰蒙故蒙有亨理

果昧也奚亨焉教者无求於學者然後先生之道尊學者有求於教者然後教者之言入道尊則傳而行言入則信而堅故无求非傲有求非詘未達而求達者一問荅而加多不達而求其達者百問荅而加少再三愈加少也故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而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於悅者乎然則問而荅者愛也問而不荅者亦愛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山下有險蒙之地也險而止蒙之意也以亨行時中者以亨之理行於時中之內也必時必中如下文所云皆是卦之四陰皆蒙者獨二陽爲明者而上過剛不足師二剛中眞可師故彖辭所云大抵皆九二之義志應二五應也剛中二之德也再三之問適所以瀆師此而告之亦所以瀆蒙非善教也幼子常視毋誑蒙者一言則終身憶胡可不正養之以正則正此聖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行下孟反六三象同）

山下出泉涓涓甚微而爲沙石所溷則蒙泉不流亦不清人之於道不行亦不明惟果決其行則道明而德乃可育德育而道益明蒙可發矣適千里者望其途而弗返雖日不能一舍而有時乎至朝東暮西雖捷逾飛燕而終无至期故學者貴果果者人之信力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說音脱）

朱子曰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戒占者當如是發蒙之初法不可以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或疑發蒙安用刑人安取桎梏愚謂天降下民而使人主爲之君師刑所以弼教也聖人教人小則夏楚大則桎梏始於朴而終於誅以振天下之蒙有不得已也不然師弟子禮義相先不屑者麾之門墻耳夏楚何足頟乎而況夫桎梏哉杻謂之梏械謂之桎刑人用刑之人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

也

天下之生而知者幾人誰非蒙者而可以拒絕乎受天下之愚其爲吾助也多矣明者之不可无愚亦猶子之不可无婦无婦不能家而无愚不能爲天下矣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取音娶

陰柔不中正其蒙尤甚如女之見金夫而忘其身者安施教哉他過可改而女失身之過不可改聖人於此有棄之而已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遠去聲

初雖柔下得二而發五本柔中二又應之三則自暴自棄者四獨以遠乎陽而困於蒙則遇也能求師而從之吝可免矣實陽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二五志應成王之所以成德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朱子曰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有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必反爲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爲得宜治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也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者有所待而發之謂傳曰需事之下又曰需事之賊則言猶豫不決之害事也易之需非猶豫不決之需見險當前能動而能不動者也孚者以誠待詐詐窮而誠自達光者以明待闇闇竭而明自顯貞者以正待邪邪詘而正自伸惟誠惟明惟正无敵於天下是惟无動動則亨且

吉而大川可涉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險在前則進止得宜有所以待之矣故卦名爲需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卦取乾健不陷之義而辭又取於九五者九五剛中正而居尊位陽主也故曰孚曰光曰貞謂至陽赫赫而无事於隱秘權詐爲也利涉者不

銳涉故利涉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上時掌反樂音洛

雲上於天无所作爲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耳人事未盡君子不能忘所爲已盡不當更有所爲優游饜飫而俟之從容談笑而承之故曰飲食宴樂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不可以无戒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難去聲

坎水險也最遠之者稱郊乾行有常不後一度不先一度健而順行故曰恒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視郊已進矣猶未入水故云沙衍寬衍乾剛得中之意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不獨于沙矣故蒙其害象猶爲之謀曰泥去水猶一間耳尚可爲也敬慎而免矣終以剛健勝庶无陷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設險以陷乾乾則傷矣而已亦傷幸其爲至柔也故能免而出於穴凡稱血者陰陽皆傷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難天下者坎也五雖坎體而中正本乾類也我不爲難誰敢興難故下受三陽之來使之心服而從我酒之食之有餘閒矣貞者明五之不爲二陰用也世以爲而治亦以爲而亂其治也不庸爲而其亂也不勝爲大抵因可爲而爲之不可強也集其人修其具籌之熟布之密機定而樞闔須時而發後不再舉用力少而見功多毋

謂需于酒食爲易事故曰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都郎反後凡言當位不當位者倣此

有九五爲乾主无難可與則入穴以自保耳下應於三三與其二陽俱來而上能審時達勢敬以待之故吉也當位不當位之說朱子讀當爲去聲謂以陰居陰以陽居陽爲當位反是爲不當位當位所謂正不當位所謂不正也然有不盡通者按六三稱位不當者十履否豫臨噬嗑

睽震兌中孚未濟也師五爻謂使不當亦指六三也九四稱位不當者五晉夬萃豐小過也又解九四稱未當位困九四稱雖不當位旅九四稱未得位也六五稱位不當者一大壯也此皆以陰居陽以陽居陰者也六四稱位當者一臨也又蹇六四稱當位實賁六四稱當位疑也九五稱位正當者四履否兌中孚也又渙九五稱正位節九五稱居位中也此皆以陰居陰以陽居陽者也然上六以陰居陰而需上六稱雖不當位困上六稱未當六五以陰居陽而噬嗑六

五稱得當皆不可通自愚按之當字宜讀平聲叶韵宜然而蘇子謂二三四五為用事之爻其說較長蓋初上非用事之爻即以陰居陰以陽居陽不足為重輕故需與困之上六皆言未當中四爻用事之爻則以陰居陰以陽居陽始為當位而九五尤為正位乃噬嗑六五亦稱得當者得之為言語意差緩以其柔得中而上行溥言乎許之也至於既濟六爻皆正而彖曰剛柔正而位當則因用事之爻而併及初上耳家人除上爻餘五爻皆正而彖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蹇除初爻餘五爻皆正而彖曰當位貞吉亦與前同漸除初上二爻中四爻皆正而彖曰進得位進以正既濟之反曰未濟彖曰雖不當位漸之反曰歸妹彖曰位不當可見重用事四爻而尤重二與五之用事矣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楊廷秀曰訟者爭之尤也故聖人止之不一而足誠心而无詐者必不訟窒隙而无仇者必不訟惕厲而懼刑戮者必不訟中和而不狠愎者

必不訟如是則吉也非訟之吉无訟之吉也不然而終其凶必矣利見大人見九五以决訟也不利涉大川犯大難而與訟也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者亦各一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一說中對終言謂中止也窒蓋善忍之義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據尊勢而性剛愎勢固不能容卑卑者勢不敵不以其險詖機械相待安能抗尊此以二人言也以一人言必其人險而且健則訟不險志不

賊不健力不贍故訟者必非正人君子正人君
子有讓而已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
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之所由來以枉也而見枉之喪小爭之喪大
智者可以理慰況所爲累身害名亡國殞家者
盡由斯也何益哉有孚窒惕中吉非性剛中者
不能九二之象也大人謂五淵謂坎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洪水滔天訟之象也或謂天左旋水東流天文

起於東南角宿而西北閶闔爲天門崑崙發源
於西北乾維而東南薄大海此亦相違行之義
頑難稱訟耳人每以其正氣流爲客氣又每以
其客氣流爲健訟豈不自謂之正而卒陷於邪
慎謀其始終將令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
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居險之下而質柔不能終訟雖小有言自當辨
明蓋止謗莫如无辨无辨之辨甚辨豈以不終
訟而負乎吉道也此以窒惕勝者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
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不永所事者雖有言而未成訟也九二則成訟
矣以其剛中故能中止夫人之訟未必盡其身
之爲也亦因群從在旁慫慂操持之而不得休
主人能以理自克彼必不悅散而之他邑人其
逋世情固爾君子曰雖逋三百所得猶多无論
理之不可即以勢言未有下訟上而无患者患
至如掇矣掇取也言易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
德從上吉也

食舊德承上文三百戶言古之祿人者量德而
受故祿亦稱德六三守其常奉而无敢與人爭
故曰食舊德六三居險體非忘訟者而以其柔也
戢其爭心可謂貞矣雖厲而終吉或出而從王
事必宜謹奉上命而无所專成无成乃所爲吉
也蓋初與三皆屈於柔而不訟者易每貴剛而
於訟惟恐其不柔也不必屈於心而能屈於氣
是亦足以稱善人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

貞不失也

四健體而不中本能訟者而居桊故弗克焉退復其位以守王章惟命之是聽矣然雖无訟事未必无訟心若能渝變其心而安處於貞則靡所悔尤又與吉會不獨无眚而已初六六三皆陰也雖險不能成訟九二九四皆陽也然居陰者也故以訟始而以弗克終二於五為臣无訟其君之理四於初為應无訟其配之理凡訟未有不自違行始者其二與四之交訟乎其為爭二陰猶晉楚之爭諸侯乎故皆稱弗克訟而曰

吉曰无眚則以二居下而四近王為差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聖主也安所訟乎攻其惡无攻人之惡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此訟也大善而吉之道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褫初紙反

天下固有介在幾希之間理不可勝而事可勝或一理之外復有一理者存則訟之所由終矣聖人之教責己厚責人薄以讓為先以爭為末

健訟而幸得終當見褫即无論褫不褫亦何足敬哉鞶帶命服之飾九錫之二曰衣服異數也

易學卷二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王去聲

以一陽統衆陰者莫尊於五則於卦爲比爲建國親侯之事次莫如二則爲師爲奉天伐暴之事蓋君臣之道異刑德之象殊而憂樂別焉以衆正者丈人也衆陰疑於不正而以一九二統之能用爲正如伊尹太公可以其主王矣用師猶聚毒而治病也故曰毒天下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畜許六反

无水之處穴地輒可以得水水隨地有者也兵不患无有民即有兵无故而先聚兵以生亂與有故而諉於无兵非知兵者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申叔時曰德刑祥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祥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極是以神降之福時无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愚謂此所謂師出以律者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用兵大事也安有人主不持於内而可以用兵者乎將大權也安有人主不信其心不隆其禮而可以使衆者乎以剛主應剛臣猶未保其終九二應於六五是以吉而无咎賞有功而萬邦懷之則其所賞皆以正勝者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尸者不言不爲飲食爲祭祀主而已也爲師主者可若是乎三居二上而柔則以弟子而載尸耳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華而无功大无功則凶輿尸程子釋爲衆主朱子釋爲師徒撓敗輿屍而歸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子曰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克捷者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爲咎也吳氏曰師三宿爲次兵家尚右右爲前左爲後故八陣圖天前衝地前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左次猶言退舍謂不進前而退後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長丁丈反

程子曰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任將之道師之興必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爲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誅之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如此而動乃得无咎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爲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所爲雖正亦凶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役是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蘇子曰夫師始終之際聖人之所甚重也師出則嚴其律師休則正其功小人无自入焉小人之所由入者常自不以律始惟不以律然後能以奇勝夫能以奇勝者其人豈可與居安哉師休之日將録其一勝之功以爲諸侯大夫則亂自是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求苟勝故其終可以成功程子曰小人有功賞之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爲政愚謂賞小人之功而不及以政怨自此始矣若光武不問其人類不爲三公渾然无迹可尋而保全曲盡今用之可爲萬世法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毗志反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者親輔之義卦惟九五一陽而五陰從之此先王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者也占者豈易當哉必再筮以自揆有能如五之剛中備其所謂元大長永貞固者否乎備則可以无咎而凡上

下五陰不寧其居者皆將來應惟後之而不來
者自外於王化凶矣比吉也三字衍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物之最相親而无間者莫如地之於水也先王
象之故衆建萬國而又制朝覲會同之禮以親
諸侯使諸侯親民而吾以親侯親民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来有他吉象曰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以孚為本誠愈積則人愈親一不誠則前誠
盡棄而不免於疑故積素凝質以抵於至充而

後可以言比也缶瓦器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比由親始修身齊家以及天下者正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陰柔不中正乘承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也必
且見傷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辭親而事君故曰外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故比賢所以從上也非以立黨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
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
上使中也舍去聲
王者雖以盡比天下為心而未嘗強人蓋王者
不自神聖而曲體人之情者也故以其比顯示
天下而與愚夫愚婦共之來者來去者去後夫
自凶吾不謂之凶士固有志不相迫也人各有
主不相強也雖盜賊不必盡誅小人不必盡竄
置之度外耳譬之三驅豈以失禽為介哉我无
介邑人亦无介公天下而不私故吉三驅之禮
天子不合圍即成湯祝網之義圍合其三而前

開其一不反入而前去免勿追矣故曰失前禽
邑人就從田者而言上使中觀感而化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四陰皆宗九五而此獨上之所謂後夫也萬國
朝禹而防風獨否諸侯朝齊而譚子不來宜其
及矣凡六爻以上為首初為尾夫比德聖人之
所惡也比非美詞也而不可无也比莫患於面
而不心人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曾子
病之故盈缶之孚貴焉又莫患乎外而不內故
事君求於孝事長求於弟使衆求於慈不親反

於仁不治反於知不答反於敬皆所謂比之自內也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小人比而不周也外比於賢以從上也君子周而不比也修其內不可不修其外弘獎人倫許與氣類特衆美而效之君人臣之事非為私昵也雖天子不能比人以私蕩平正直固甚願之而不可以強人之從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修德而人服非為德以服人也為德以服人必不服矣葵丘之會宰孔遇晉侯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

否矣湯之祝網則不然欲東欲西欲南欲北欲高欲下靡不任之有不服焉退而修德不問其所比修其所以比而已矣王者惟人之東西南北而人終不可逃王者有出於天下籠之雀乎故曰比之无首凶比凶也人自取之非王者貽之也

䷈ 乾下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畜勅六反大畜同

蓋文王在羑里之中自傷其所遇非時而德施未行也故曰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小畜者以小畜大之義止而養之之謂畜蓋天子之統天下常也而有時乎不然則為之臣者代天子為治雖非有意乎侵君而勢不得不爾於是止而畜之暫也此卦六四得位而上下五陽入其統馭故名上應之助其畜者也下應之受其畜者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施去聲

有健巽之兼德又資九五剛中而志行故小畜

可亨雖然小畜耳陽氣且上行而不能悉止五陽一類西柰之何則自我西郊而德施未行固宜也凡雨无從西來者雲在西當風而散風從東與北來乃雨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則雲散而不雨小畜之象弟懿文德而无敢耀武功文王之所以為文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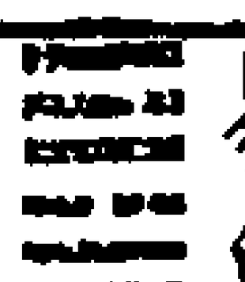
乾當居上而令居於下故三陽皆欲上進而无帖然為六四所畜之心如其進復以道固聖人

之所許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二與初相牽而復亦不自失其道者故吉中謂中德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說音脫
九三雖乾體而不中近比於六四之陰故脫輻不行而與之居然終不能相下也有夫妻反目之象則三之自失其道而非四能畜之也於四何尤輻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鉤心之木是也子夏傳云車劇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去上聲
柔正之德非有意於畜天下者也而時會適爾安得而辭之夫群陽最難畜矣必以孚誠上結於主而後群陽信我之能忠固敢不孚於是傷害可去憂惕可出而免於咎文王之象也後世若王導亦近之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四方以孚結五而五與之同體亦以孚結四攣如固矣故以其富厚之力用上九而上九從之則天下之靡然而從可知也既曰有孚是德感也不獨用力用力而欲群陽爲之畜難矣富者多財之目惟富厚者饒於力而能役人貧者不能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處上聲幾音機
上與五佐四以畜陽者也畜道已成和而雨矣

與我居處无反目矣蓋以德載而不以力制故至於此載者下而容之之義也雖然巽體陰也是謂婦制其夫於事不順而乾終非易制之物何能无反目乎雖正亦厲矣月之幾望陰德盛也故君子征凶乾固難爲而巽亦甚不易爲其不兩敗而俱傷者幾希深戒焉可也當是時巽雖无意乎制乾而不得不制乾婦行夫事臣行君事亦可以例文王而見聖人之心使天下諸侯自率其職自復其道聖人甚願之而其去其來其順其逆復何知也惟不能盡如吾意則不

得不受彤弓玈矢之賜專征伐於天下然猶小心翼翼徽柔懿恭以臣道終蓋深惟幾望之戒爾嘗以武王之事揆文王之時文王之專征也詎惟飛廉惡來五十國不能服即伯夷叔齊猶不服特諒其非富天下耳而迹固嫌於受命矣王其事而不王其心誰能信之祖伊之告微子之奔月幾望矣君子征凶周公亦追狀其危心乎此所謂君子者吾不知其誰易雖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然如大畜小畜諸爻未可定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也大過小過亦如此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咥直結反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說音悅

履者踐躡之義卦有五陽而獨六三一陰居下之上非畜陽之時乃躡陽之時也躡陽者踐其後之謂故曰柔履剛也危地也以兌悅之和德而應乾剛之盛德故雖履虎尾而不至於見咥亨矣且九五在上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虎之亨亦履之亨也闗子明以此方之周公云蓋周公以叔父之親有大功位冢宰而攝行天子事亦所謂履虎尾者也公遜碩膚赤舄几几萬世頌之不咥人矣履正可與小畜對看小畜危地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故可畜然群陽方進而施終未行則乾在下而以制之為其道故難也履亦危地也說而應乎乾故可履然帝位不疚而附其休光則乾在上而以順之為其道故易也顧履亦不易矣小畜之四與彖同意而履之三與彖不同意蓋四本多懼之地而能懼則免於凶三本多凶之地而不能懼安得无凶周公

曰文王我師也周公居多凶之地而操多懼之心者也然猶有居東之危虎之難履如此宜其繫六三之辭若是乎虩虩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上浮澤下流上下之正理也禮之象也禮所以辨上下上下各得其分則民有定志而无復凌奪之患矣坊記曰坊讀與防同君子之道譬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濫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

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富家不過百乘貴賤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賈子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爲宰相而不敢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知求不可以力爭也程子曰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以至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欲其不亂也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天下多變而不齊臨事則眩惟素所循持者无謬可常守而不悔若臨事而可以取辦爲也奚取素焉所爲貴素以待急也初九以陽居陰率其素履而獨行所願所謂不願乎其外者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初九未達二達矣而未遠於初操履如故率禮而行蕩焉无他有幽人之致貞而不亂矣故吉非秉陽中之德不至此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跛波我反

夫彖言履虎尾不咥人亨純臣也至於爻而爲強不可使之臣何哉說而應乎乾舉全體之三言也三不中正居下之上妄謂履之所以爲履惟吾也而離二陽以獨用此以眇視以跛履而強其所不足以履虎尾者也虎尾豈眇跛者所能履哉非純臣也武人而欲爲大君者也喪无日矣知小畜六四爲上合志則知此爻爲上不合志安有不合志而可以履虎尾者乎知此爻爲位不當爲志剛則知小畜六四爲位當爲志柔安有柔而當位不獲福者乎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愬山革反

愬愬懼也合而言之則乾爲虎離而言之惟五

為虎故九四亦有履虎尾之象以九居四正與
六三相反故其志行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此亦與彖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互相發使人
謂己虎可也而自虎不可也九五自虎以決為
履雖剛中正能无厲乎夫惟辟作威作福王食
臣无有作威作福王食此戒為人臣者之辭非
縱人主之辭也而昧者不知輒謂威福王食惟
天子意夫天之立君豈使縱淫於民上哉天下
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自天子出者不必

皆有道之天下也秦皇漢武之世其為无道也
孰甚晉武唐憲皆以獨斷興而梁武符堅又以
獨斷亡獨斷者豈人主之盛德哉夬履貞厲位
正當也傷於所恃故也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
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
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道則一至於言
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
施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不聞以
不夬履為憂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
也
總前卦爻辭而觀之其吉凶悔吝之故居然可
見矣禮之或離或合祥之所以或降或否也豈
不影響乎哉視履之終足以自考矣周旋无虧
固所德也則於德為元於占為吉不然而以有
虧之身責天之不我私也天亦何為而獨為斯
人私也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
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長丁丈反　否卦同）
天尊地卑之意多則下濟上行之意少天尊地
卑之說適於人主而小人常操是以中之故天
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談何容易此
千載一時也夫千人一俊百人一乂君子於天
下千百處一焉孰與小人多而能盡小人貴使
之各得其所以為吾用內君子而外小人則小
人化為君子矣蓋泰之義曰通通者无所不達
之謂非決而去之之謂也決者夬之說而非泰

之說也君子修德貴乎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而治天下則內君子外小人使君子居中以養小人小人居外以奉君子若此者寧獨无患將各獲其分願而皆適矣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相左右皆去聲

他象皆稱君子而泰獨稱后者幾在后后下降而臣始上行也道以義言宜以利言天地之道惟有陰陽由陰陽而有五性五倫之道則聖人裁成其渾淪而剖析之也陰翕陽闢闢所以為

生而翕之亦非所以為殺各有所宜宜之為言如月令所載豳風所陳職方所紀牧民山高等篇所衍孟子所謂王道始終之事皆是也天地能為主宰徵聖人則誰為之輔相而職行之乎裁成輔相非為天地以為民而左右福利之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茹音汝

茹根之相牽者拔茅則連茹而起初九居下初進則二陽之進可知矣當泰之時君子以其類進而行其濟天下之志故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馮音憑

虞廷之授受曰允執厥中毋以治泰為易也泰寧之世何所不有含垢茹瑕然後人心不驚而得兼覆並載之體故首包荒包荒如何馮河者小人之勇者也自非作奸犯科之數安得不收遐遠者聲教之所難及者也自非寇賊奸宄之數安得有遺若乃淫朋比德毋以軟熟可喜而用毋以日在左右而昵此則所謂中行之道也是光顯偉大之業也去陰謀遠矣或言聖人治

泰之時直道而行何用作此委曲不觀臯陶之贊舜乎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亦甚包荒矣哉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陂彼偽反

初陽在下志進而已二最得中三過中且領袖君子而逼近於陰乘上進之勢无相容矣聖人懼其失包荒之道而傷泰業也故訓之曰平則陂往則復天道之常臨戒八月豐宜日中當斯

時也君子將陂小人將復非艱難以守其貞不可貞者如二之中行是也當斯時也素孚君子必有議吾之所為者宜毋恤焉而必以艱貞則善類當食吾福矣天運豈有常哉善則留耳世人往往分別品流太嚴而掊擊小人大甚邦之殄瘁徒諉曰天非也象曰天地際也言坤乾二體交際之時貞勝之會以此儆人非諉之天而已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凡易之道每樂於下復上行謂之往而下復謂之來三陰皆驟驟失勢而樂於下復故翩翩相從不必富厚而能用其類不待戒令而其心自孚蓋陽之上行非陽之福而陰之下復乃陰之利也可不畏諸陰虛陽實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皆失實者言其皆非陽類也人富而其類從之者為利耳未必出於其志不富而從則志同可知故曰不戒以孚中心願也所以深明其可畏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蘇子曰妹女之少者也易女少而男長則權在女六五以陰居尊位有帝乙歸妹之象焉坤樂下復下復而奪乾乾則病矣而亦非坤之利也乾病而疾坤坤亦將傷焉使乾不病坤不傷莫如以輔乾之意而行其下復之願如帝女之歸其夫者帝女之歸也非求勝其夫將以祉之坤之下復非以奪乾將以輔之如是而後可程子曰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為禮法使降其尊貴以從夫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城復于隍則否者果陂而勢已成矣尚可以力爭而用師為哉自邑告命可也衆散而聚微故稱邑方泰而教之以朋亡泰極而教以勿恤其孚至此而教以自邑告命无不先自治而後治人先治君子而後治小人者然雖貞而不免於吝則是可為也夫何能奇此就天下之勢而為君子謀者也非為上六謀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復隍始于命亂治之當自告命始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否備鄙反）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匪人非人也人非正人與非人同无邦亦然邦无治邦與无邦同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辟音避　難去聲）

不可榮以祿是饞論世只為怕饑寒餓死故不免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二陰之為小人決矣而聖人予初六以吉亨之占者何與夫人之始進未可逆探而預絕之也苟有憂國奉公之志則君子已故茅茹之象與泰同而弟教之以貞貞則志於君者也否則志於身者也而聖人始絕之矣雖然其所以異於泰者亦以此泰之志曰在外為天下也焉有為天下而不為君子者乎否之志曰在君未可知也君子以之而獲上治民小人以之而容悅取寵同行而異情矣顧所以收小人而還於君子者非此无術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君子小人之所以分者獨此心耳最不易判別而亦最易染入權宜之論與調和之目乃備責君子寬茹小人兩可而皆適之地招小人而還君子恒於斯喪君子而入小人恒於斯不可失

亦不可忽也君子不幸不能包小人而猶幸為小人之所包此亦挽亂為治之一幾毋謂小人不可狎邇而拒之雖大无道之世公論尤存良心不死豈以小人无心而況又有持志不堅遭時適窘蔑運用之力陷違僻之途者此曹皆可收為我用舍此不收則誰為吾之徒如否六二其人也陰柔中正而居用事之地以位則包我以意則承我良足嘉矣亦彼之福也故曰吉大人於此而卻其承則終无與人為善之時受其承又有載胥及溺之患惟汙其迹而白其心詘

其身而伸其道以吾之受為移之之機而非亂於其群庶幾吾道可亨矣故曰否亨言當艱難為之而毋但泰然受其承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見君子而厭然亦其一時良心之發如象之忸怩是也是之謂包羞聖人不欲棄小人而以耻心動之又欲因其耻而善救之汲汲矣三近陽又陽位故其象如此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離去聲

人處通時未有念命艱難坎坷則念命或以命尉或以命冀而鼓人之氣者亦或以命決若九四之所謂有命聖人因厭亂之人心而鼓君子之氣也既曰有命又曰无咎又曰疇離祉則衆當蒙其福而奚獨一身乎曰志行誠快之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以德以位以時以交亡不可以反泰者而否之既久不能以一日傾則第休息之且第存戒心焉而後可如光武置二子於度外休否也以十年為遠而惓惓乎寗黃石存苞桑之詔戒心也蓋使否泰之循環如易之六陰六陽可以刻期而至則人事可廢而非然也漢四百年而亂唐與宋皆三百年而亂而漢之為唐中幾四百年唐之為宋乃僅五十三年修短之數大殊而不可期則其間人事得失何限故必曰其亡其亡也而後可以與闗子明亦云夏以金德垂四百年殷以水德垂六百年周以木德垂八百年得其道也數不能逃後王不能應其數者禮不行於易中者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乾剛之極衆君子聚矣傾否固宜而象獨以時言時乎時乎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明其不可失也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五陽同類而五又居乾以為之主所不同者獨六二一陰耳二居正得中而上應九五是之謂大同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曰三字衍乾行者謂應乎乾而以乾行也人不能與鳥獸同群人則與人同耳與姻婭同與醜類同與意氣同皆非无私之同也野者曠遠无私之地此而為同則邂逅相遇班荆傾蓋初非有同之之心而人盡吾黨與天心何異故曰乾行也雖然此言公耳而公之與正又實有分故利君子貞非明莫察非健莫決非中正相應則君子小人相雜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君子所以通天下之志也以此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誰能同之者其惟火乎故祭天取於燔然天陽類火陰類終非類也非類而類之必有道矣故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别生分類禹别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男女辨姓上下辨禮士辨志官辨事此不妨彼彼不妨此此以成彼彼以成此若晏子和同之論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人異門而情隔矣出門而與人同誰非我輩者无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陰者陽之所爭得者也大有之陰在五五君也猶戒其无備同人之陰在二二臣也安得无宗乎宗於五可謂正矣而猶稱吝歟乎于野之公也卦合離體以應乾合離則德不薄應乾則交不私至于爻而力单单不得不專專則狹雖然未失道也獨稱吝耳儻能持衆美而效之君復何吝焉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蘇子曰六二之欲同乎五也歷三與四而後五故三與四皆欲得之四近於五五乘其墉其勢至迫而不可動是以雖有爭二之心而未有起戎之迹故猶可知困而不攻反而獲吉也九三之於五也稍遠而肆焉五在其陵而不在其墉是以伏戎于莽而伺之既已起戎矣雖欲反則

可得乎欲興不能欲歸不可至于三歲行將安入故曰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彖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號戶羔反咷道刀反旅卦同

中直即中正直其正也蘇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由此觀之豈以用師而少五哉夫以三四之強而不能奪始於號咷而卒達於笑至於用師相克矣而不能散其同此以知二

五之誠同也二陰也五陽也陰陽不同而為同人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君子出處語默不同而為同人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苟可必也則雖有堅強之物莫能間之矣故曰其利斷金蘭之有臭誠有之也二五之同其心誠同也故曰其臭如蘭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于郊于野有以異乎无以異也于野无貶辭而于郊云志未得者何于野未盡之辭有君子貞在焉于郊則否故止无悔而已也二氏之道皆于郊也而遺于貞可以无悔未可以得志物之同于乾者亦寡矣而又處乾之上同于天而傀于人烏稱同人同人者得人之同者也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五獨一陰而統群陽大者皆為所有故曰大有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者日也月星在天无資於用獨太陽為萬物

宗是出則作是入則息是南則寒是北則温故大有萬物者惟日之麗天乎遏惡揚善取法於斯然稍近於有為矣比以一陽統五陰則弟言建國親侯舍逆取順曾何藉於為乎此亦為易而无備故耳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无有交於害而非咎者惟艱則免耳日出則事生事生則害集富者怨之聚貴者責之叢而權者大利大害之所歸有之即危也而況於大有

之時乎預人事者惡可以不艱艱則時交而心
未交尚可免於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戒
之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
不敗也
五雖兼有群陽而尤專於二二有乾健中正之
德以承大有之君克勝委重无傾危矣呂伯恭
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
甘燥濕欲其調濟槃錯棼結欲其解紓黯闇汙
濁欲其茹納故為大臣者如大車之載而後可

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
子小人害也亨享同
居下體之上乘極剛之勢而承柔順之主勳名
一時莫過焉公以此享獻于天子而天子受之
非德莫之能勝蓋桓文之勳也後世之假此名
以樹權者比比而是聖人防之豫矣故曰小人
弗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彭盛也詩載驅出車皆以人馬強盛為彭大有

之時諸陽皆為五有而四最偪近至強盛矣必
也別嫌多懼而不自居於彭然後為明哲之事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
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易以豉反
六五執柔守中之主也忠信重祿而以孚發人
之志上下亦既歸之矣然君道貴剛當以威濟
太柔則簡易而无備故戒之簾遠地則堂高所
以預防人臣之不敬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
也

大有者不可以盈而上九履信思乎順又以尚
賢也集福其宜以剛乘六五之柔履信也思順
也居无位之地不累於物而高尚其志尚賢也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上，時掌反）

艮耳而謂之天道者乾之屬也此兼釋謙亨二

義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

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

子之終也（惡好俱去聲）

略言其暫謙者處不足究言其終謙者必有餘

天道人事皆如此故謙之為道在尊則光與下

濟光明者同在卑則不可踰與卑而上行者同

尊者必不貶其尊卑者必不久於卑初似抑之

皆有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裒，蒲侯反；稱施皆去聲）

山之出於地上者末耳其本沒於土何極即巍

乎萬仞而其沒於土者何極人見山之高耳而

由地觀之眇如也人見君子之功高耳而由君

子觀之眇如也盛德之至則自有其功而又自

无上人之心責己惟恐其不厚待人惟恐其薄

裒取己之多以增益人之寡分人予人而不為

難稱物平施於己何損焉若此者始為有而不

居故謂之謙非若世之人心實自多而謬為恭

敬之謂謙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

自牧也

柔也下也故稱謙謙一謙不足以名之也雖涉

川亦吉矣是為正考父之德正考父一命而傴

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鳥之鳴常鳴其所自得也當謙之時而以柔居

下體之中无過不及從容以和鳴其自得故曰

貞而且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功名之所為不及道德者何哉无意於功名即

无功名而立功名必自喜其功名故讓必不任

任必不讓理勢然也勞而復謙彼何人哉不知

其所為謙而謙者之謂道德故能使萬民服萬

民服則誠服矣艮之制在三卦惟此一陽而為

坤之下故得彖辭之全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九三賢者不自居其勞又豈自鳴其謙者乎然
謙難言矣希濶之行多令人疑何怪乎人之鳴
之況如三者希濶尤甚世有不驚且疑者乎六
四宰論功之權居具瞻之所而以无功據其上
享其庇而忘其酬又不能杜悠悠之口而安其
身天下謂之何必也發揮其美功盛德以鳴其
謙如麾旌之爲前導然而使上下之人交服其
心則雖无功而能容有功之人大臣事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
伐征不服也
謙之爲道非一避而不居之謂也一避而不居
則恭之勞慎之葸耳奚貴焉謙之爲道能之而
能不居者也能之則人既歸之而不居則歸之
者愈多安用富厚之力而後能以其鄰雖用之
侵伐无不利矣謂之无不利四征不庭可也非
但邑國也禹用師於苗而益贊於禹曰滿招損
謙受益時乃天道班師而苗服齊桓公征楚退
舍而楚服此不戰而勝者也即有戰焉勝亦餘
事能用其衆故也吾未見不伐不德而不能舉
大事者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
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人有好謙者常言其女醜而老莫之娶故君子
過三讓不爲禮也時過而鳴矯其惡亢之心而
爲謙志未爲得矣太柔則廢故以行師振之而
振之又恐其過故曰征邑國而已他卦皆雜凶
咎悔吝而謙之六爻獨无王輔嗣曰未有居衆
人之所惡而爲動者所傾處不競之地而爲爭

者所奪是也愚謂謙之道大矣不但與驕相反
亦與任者直者相反任者直者必以謙爲不誠
不信不簡不勇可暫而不可久可寡而不可多
則不知謙之實者也學必謙而後能大以能問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是也與人必謙而後能容
犯而不校是也功必謙而後能成不矜不伐是
也淺言之爲謙深言之則堯之欽明文思安安
允恭克讓是物也故彖言君子象言平施而爻
復益之言貞聖人貴之矣老氏得此意遂以不
敢先一語爲其道之宗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而志行以順而動能使天下人心豫既豫矣天地之和且應而況於建侯行師乎夫以刑清民服之時而可以建侯行師此一時義也

以刑清民服之時而不忘建侯行師又一時義也有大而能謙必豫无此豫也可舉大事乎哉豫必有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有此豫也可舉大事乎哉時義者因時制義之謂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開鬱𨳝為通暢和萬物矣大其聲而宣和者莫如樂於以顯崇功德極而至於薦上帝配祖考和神人惟此豫也殷盛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生而富貴安樂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人之不幸也初有四之藉而无陽德則以豫鳴者也時非窮而志則窮安得不凶夫豫惡可鳴也而鳴於初尤非也邑號朝歌墨子廻車歌於朝矣烏時而不歌哉而惡可與之一朝居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豫安可无介哉介者兩際也介于土介于水猶有幾微疑似之間可遷可移惟介于石則㢘稜甚著一見

決矣何待於終日之遲回凡終日者疑故也坤體直方大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而六二居二陰之間晦之極靜之至故善照而不爽知幾而如神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蘇子曰以陽居陽猶力人之馭健馬也有以制之夫三非六之所能馭也乘非其任而聽其所之若是者神亂於中而目盱於外矣據靜以觀物者見物之正六二是也乘動以逐物者見物之似六三是也物之似福者誘之似禍者刼之

我且睢盱而赴之既而非也則後雖有誠然者莫敢赴之矣故始失之疾而其終未嘗不以遲爲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五陰皆由四而豫所謂剛應而志行者故大有得然爲人臣而有由豫之名此啓天下疑也豫有三豫二貞三豫易懷而二貞難結四入動體與順離矣可弗戒與必也推誠遇物先示人以勿疑然後人亦不吾疑而朋類之從有若髮之合於簪矣功臣之難爲功如此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君子安頃刻之樂則天下受无涯之憂豫豈美物哉豫必隨隨必蠱故一己之豫不可有而天下之豫不可无彼三豫者皆以己豫而獨四以天下豫者也至於志大行而已始豫焉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蘇子曰二與五皆貞者也貞者不志於利故皆不得以豫名之其貞同其所以爲貞者異故二以得吉五以得疾也二之貞非固欲不從四也可則進否則退其吉也不亦宜乎五之於四也其質則陰其居則陽也質陰則力莫能較居陽則有不服之心焉夫力莫能較而有不服之心則其貞足以爲疾而已三豫者皆內喪其守而外求豫者也故小者悔吝大者凶六五之貞雖以爲疾而其中之所守者未亡則恒至於不死君子是以知貞之可恃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冥者宜息之時也冥而猶豫俾夜作晝其可長乎无委於既成而思有以變之然後无咎非令

其舍樂而就苦也居動之極而去順愈遠必動而之於順乃可耳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下遐嫁反 說音悅）

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陰柔震動兌說有隨從之義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從王肅本作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言大則亨貞則无咎而天下從之皆

以剛來下柔動而說之故隨義有二豫必有隨順應之隨也喜隨致蠱因仍之隨也故其時義為大不可忽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藏澤中隨時休息禮君子晝不居内夜不居外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本乾上爻也而從陰來下為初則其素所主守者有渝變矣以其正也故曰從正則吉而又教

之曰毋昵二陰於内也出門而交仍與四陽類於外然後有功蓋爻於閨閤而不出亦閨閤人耳爻於庭除而不出亦庭除人耳游鄉則鄉游國則國游天下則天下人性之相隨而化也若蛹之為繭視所值而易焉六爻安可无貞而又安可狹乎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小子初也丈夫五也係此則失彼安能兼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舍音捨

丈夫四也小子初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知所隨矣三樂得四四方无係應亦樂得三凡有所求輙當有得雖然非正應也疑其有昵私邪媚之嫌猬講道論德之侶必也居貞而後為君子之隨也志舍下即弗兼與之意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人臣與君同體而復同德隨而有獲固得志之秋也然豈其福哉天下事多矣吾於君安得盡如吾意而於天下之人亦安得盡如其意彼見

吾之有獲必且各以其事望我而我之求窮求窮而人之望我者終不窮也而吾之心窮上且以我為无厭下且以我為專澤禍可知矣然君臣相得天下之治幾不可失也必也以其至誠懇切之心日通於上而俾之終无我疏苟儀文雖綢繆而非上本意即出於本意而猶待人維持調護於其間非孚也抑乎其情耳又當以道以道者如記所云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

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舜禹文王周公之謂也雖然古之時不惟臣求君君亦求臣故必易孚而道易合也今獨有臣求君耳天地萬物皆有窮時消息盈虛本自常理物極則反致至則危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大雅言之矣不明此義是不知吾性有不加不損之常吾道有時行時止之執也是不知人之欲不可竭人之情不可盡求之必无固取之必无多也故曰以明何咎不曰无咎而曰何咎謂其自處若此可无瑕疵耳且四之隨有獲即三之隨有求得也三貞則利而四之貞猶不免於凶豈非大臣之隨與小臣不同事固有不可知者乎雖曰人事亦有天幸焉善為之而免於瑕疵幾猶在我必曰无凶吾弗能知之矣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隨者從人之義從人故多舍其正應而近是依初九從六二六二從初九六三從九四九四從九五而上又與初相糾結雖得失異狀而其於比周均也九五陽剛中正為隨之主豈宜示人以私哉故戒云孚于嘉吉意謂惟善是信不問其為誰然後為王者大公之道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岐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亨音享卦同）

剛來下柔而柔居剛位陰陽固結以成隨之全體有如拘之繫之又從而維之者綢繆膠漆亾可以喻王者用此占以享西山吉矣蓋文王得天下之隨受命於西之時乎窮極也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後皆去聲下同）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腹中蟲為蠱皿蟲為蠱穀之飛為蠱師巫為蠱皆壞義而釋為事者壞則有事非謂事為蠱也潛虛曰百毒之聚勝者為主惟物之蠱所謂皿蟲為蠱也乾之初九上而坤之上六下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蠱也當是時能无以見小欲速為心而體天弘道大有所為云胡不亨人惟无事事耳事事而何難之不可夷故曰利涉大川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言大運然也蘇子六甲之說甚奇若王輔嗣則

言甲者令甲創別令謂之甲申命令謂之庚夫令甲之名起於漢以令有甲乙之次故名而非釋令爲甲也程子釋甲爲事之端庚爲更之首先三日爲究其所以然後三日爲慮其將然朱子謂先甲三日爲辛自新之義後甲三日爲丁丁寧之義先庚三日爲丁而後庚三日爲癸揆度之義漢武輪臺之詔亦以先甲三日爲辛後甲三日爲丁熊朋来則以納甲言之未可以爲據蘇子曰蠱之與巽一也上下相順與下順而上止其爲媮一也而巽之所以不爲蠱者有九

五以幹之而蠱无是也故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而巽之九五曰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陽生於子盡於巳陰生於午盡於亥陽爲君子君子爲治陰爲小人小人爲亂夫一月十二干相值支五千六而後復世未有不知者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則世所謂六甲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則世所謂六庚也甲庚之先後陰陽相反故易取此以寄治亂之勢也先甲三日子戌申也申盡於巳而陽盈矣盈將生陰治將生亂故受之以後甲後甲三

日午辰寅也寅盡於亥然後陰極而陽生蠱无九五以幹之則其治亂皆極其自然之勢勢窮而後變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夫巽則不然初雖失之後必有以起之譬之於庚先庚三日午辰寅也後庚三日子戌申也庚之所後甲之所先也故先庚三日盡於亥後庚三日盡於巳先陰而後陽先亂而後治故曰无初有終又特曰吉不言之於其彖而言之於九五者明此九五之功非巽之功也愚謂陰陽占言甲當晴庚當雨甲庚反對而皆有變義六甲始於甲子終於

甲寅自北而西自南而東始於義終於仁也六庚始於庚午終於庚申自南而東自北而西始於仁終於義也甲爲陽更庚爲陰更甲居干端庚居干中陽更與干端則爲開創迅烈之意多故始義而終仁陰更與干中則爲修補調和之意多故始仁而終義蠱壞之極非盡革而從新不可巽則不然修廢擧墜因舊爲新可已故蠱曰終則有始取甲之始也巽曰无初有終取庚之中也所以然者蠱下巽而上止巽猶有入義也止則无所入矣獨於蠱巽言之者蠱之五爻

變爲巽也卦至於五是亦時之中也先甲三日言從其未創而先圖者三後甲三日言從其已創而復思者三總慎重之意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左傳曰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爲有事之象故云蠱蠱者事也蠱而治之亦事也竊聞凡蟲皆風化風入草木之隟蟲從生焉山下有風爲蠱或是此義君子以振起民心而育其德作新民也育其德而邪无自入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卦之所爲蠱者以上九上而初六下上之爲艮止而下之爲畀巽也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无意於天下者之所爲安得不蠱初子也當思所以幹之而父始无損其令名顧爲人子而敗父之道且以其巽承之懼弗堪焉烏可不惕惕從事乎如是則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六爻上九之事外者无望矣六四以陰居陰不足恃也自餘皆稱幹蠱而初三五陽位也爲幹父蠱二陰位也爲幹母蠱蠱而貽於母又天下之至難爲者自父貽者雖不振不无陽德存焉自母貽者陰不能爲而更惡人之爲而又不勝爲緩之无救於亂急則傷恩妨義而見以吾敗之者爲非也故教之曰不可貞謂當有善術云在下之中以陽居陰善用其剛者二也嘗試論之幹蠱與鼎新異鼎新者惟吾所爲可一舉而大定顯行无諱而直順天下之心幹蠱者必就吾前人之壞緒而整齊之俾如初匪易也病有

四難曰癱曰癆曰蠱曰膈以其蝕多而補緝難勢重而亟反難治大病必有餘病即幾成而可敗難乃若蠱在其親尤難之難者矜之甚重毋壞其體膚傷其元氣而以必療爲期非精心妙手絶技良方緩急惟時後先適所不可而又當有養性順情調和喜怒慎攝興居密移幾導委曲持護之術巽稱而隱以行其權安得徑行直道而已也且夫過與天下更不可諱也而人子之適三年无改推无改之心終身當諱推不可无改之心一日不可諱父母之名尚毋出口子

為父隱直在其中弟隱而已蠱何治乎故舜有號泣於田耳不敢於家於旻天耳不敢於人號泣之於外而祗載夔夔之於内若是其艱也予不如舜疾不可得而治矣易之於人孰不要之於貞而曰不可貞非謂可不貞也可舉其凡不可悉其目雖與世之狥形迹好功名者譚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之德與二同也而居陽則不无過之故小有悔无大咎終當令人諒耳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之位與二同也而德與二殊矣緩甚矣蠱其益深哉此惑於改父非孝而貞之者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柔中居尊而應九二之賢有幹功无蠱名非承之以功名而承之以德此周漢二宣之美譽也昔賢謂新法之行吾黨有過紹聖之禍吾黨尤過不承之以德而欲稱善幹蠱難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朝廷之人不當言魚鳥之事山林之人亦不知經綸之業朝廷而言魚鳥則不情山林而言經綸則不精托之乎姑射汾陽而喪天下何以為治故巢由不慕堯堯亦不慕巢由也士固有蘊經綸之具而寄迹於耕釣者第不盡然厭煩熇游清淨本非濟世之具亦无為人之心若此者多此爻是矣故曰高心在吉凶悔吝之外志可則而事不可則故不言吉范希文以比嚴子陵子陵非薄光武不事者謂非吾事耳曰若斯人者亦能蠱天下與曰老釋非怕有人也然起而

寄之治得无蠱表記曰事君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然則聖人不是斯人之意亦可見矣何也聖人謂天下无不可為之時而身无可廢之倫也君老期倦於勤則傳臣老則復辟明農不夢周公不能則止不合則去皆有所不得已焉已致身為臣而食其禄復從其君竊高尚之名誰能許之耶為饕餮者戒則曰此其知足知止持滿挹盈之

夫可風也而伯夷之所以風初不在是也漢史名光等爲獨行知其詭於中庸矣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說音悅　長丁丈反）

陽一至稱復再至稱臨臨者以大臨小之名也君子道長矣而猶以大且正戒之則以消長代來時不甚久臨爲十二月之卦而八月即爲觀反掌間耳故必純乎天之道者而後可以留尺也八月之義程子謂自復至遯爲八夫言之於臨則當自臨數不當自復數自臨至觀正爲反對又序卦之次也若疑觀爲夏正之八月不用於周則豳風固用夏正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思去聲）

山上有澤爲咸山氣通也澤上有地爲臨澤氣蒸也教思无窮所以善澤土容保无疆所以善澤民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臨非進而凌偪之謂夫以大臨小則教之惟我容之惟我以感臨之然後與天道相似凌偪則狹小而近於邪矣故於初而教之以正二則不必言直曰吉无不利以感爲臨者何陰非吾類而未肯順命非感无以服其心也苗之逆命也益曰至誠感神聖人之貴感如此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二陽進臨而我甘受之亦善矣顧居其上而懷未順命之心是亦未有利焉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閔然憂之則所謂順天者存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至臨者能受人之臨至則受之耳夫大臣能受豈不亦休休哉顧佐天子用人而无所可否彼模棱首鼠者是乎而放流屛逐又誰任也進賢退不肖者大臣之經用含瑕茹垢大臣之權用權用者可一用而不可久用君子用之以容賢小人假之以容奸君子用之以緩禍小人假之

以醸禍如鄉愿如二氏雖自稱廣大法門世何賴焉騶賈之於行旅不擇而受不爲逋逃藪乎然而无咎何也六四以陰居陰而應乎陽當陰之時惟恐其不能納陽也則姑許之耳猶夫括囊之无咎而已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知音智

蘇子曰見於未然之謂知臨之勢陽未足以害陰而其勢方鋭陰尚可以抗陽而其勢方卻苟以其未足以害我而不内以吾尚足以抗之而不受則陽將忿而攻陰六五以柔居尊而應於二方其未足而收之故可使爲吾用方吾有餘而柔之故可使懷吾德此所以爲知也天子以是服天下之強者則可小人以是畜君子則不可故曰大君之宜吉惟大君爲宜用是也大君以是行其中小人以是行其邪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蘇子曰敦益也内下也六五既以應九二矣上六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臨復之六四既已應初九矣六五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復其義一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觀官喚反下大觀以觀大象觀同

陽在上而不下爲否陰盛長陽向微而發泄无餘郁然可觀爲觀然使小人而能觀君子君子而有以觀小人猶庶幾焉觀者有以示人而爲人所共仰之謂此卦二陽在上四陰之所仰也凡仰非仰其可見者乃仰其不可見者誠敬莫深於祀而尤莫深於始祀盥而未薦誰不肅肅然君子常持此心從事而使顒然尊事則可以保陽明消陰沴身修而天下治矣中庸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先儒謂觀卦中不取陽消陰長之義愚謂未然六爻中數言君子小人矣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不可見之觀幽深玄遠視之而不窮如天象昭昭在上而稱玄是謂大觀卦體上二爻爲天也

觀盥而不薦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下觀如字下觀天觀民六爻並字並同

既曰設教又曰神道是遵何道耶不倚禮樂刑政以為用而目擊道存不容聲矣其有不知其所為而為者乎若舞干而苗格干之力耶舞之力耶吾格苗耶苗格吾耶大抵觀取象教不取言教象之所示者深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省悉井反）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愚嘗謂世之小人起於凡民而此爻直言世之小人起於童子夫凡民者直道而行天下之公

是公非出焉至愚而神者也然既謂之愚害事甚大其神不足稱也童子曰甚明而力不克知甚良而見不徹何可使之預大事故曰小人道也由此言之凡心无適莫而懵於本末終始先後之辨者均謂之小人君子者必慎之重之而曰吾斯之未能信矣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闚觀者掩戶而觀雖進於童而未大亦可醜也亦者承上文言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世豈无斯人哉然必友盡天下而後可以語大

觀不觀千鈞之型雖與論鈞不通千聖之術雖與論學未睹天地之大全而以一節皆所謂闚觀可醜者也仲長統曰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乃婦人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烏足以居斯位哉女子惟閨闥是事故闚觀者亦稱貞亦稱利而无丈夫之才者退守常分奉職循理亦女貞之利也惟大人君子不當以此自限矣雖然妄自任焉尤不可故下文復發觀我生之論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雖道明德立矣猶須自亮乎使漆雕開仕必可仕矣而猶喜其辭喜其觀我生也不度德不量力而妄以天下從事初未必為小人而偽將繼之矣三居上下之間有進退之義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六四與二陽一體漸摩於君子而不為小人也決矣故有觀光之象賓王之占唐虞之時皆昔精一君子而世治與治則何人非俊乂哉然亦喜其能附於君子耳未嘗許其即為君子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觀之主也可幾微不誠不莊乎哉從潛伏孔昭以至於不顯篤恭无非聖賢心術而後可以挽氣化之衰卦獨此二陽君子也而辭猶戒之曰君子无咎君子誠不易言矣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我生未易觀惟以人反觀而後得其真觀民所以觀我也豈其出於民者必是而出於我者必非乎民合聽之則聖不可不觀心害而叵測不得不觀其是也宜亟從未是也亦宜勿驚之而

善為之轉移未有不得民而我稱君子者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觀之所以異於剥者特多此一陽耳烏可无同德之扶故上九不但當觀己之生而又當觀九五之生相承相翼以共保日中之業志不可一息平也四陰皆觀人者也二陽乃為觀者也觀人與為觀者皆戒聖人之為人謀不問君子小人皆忠也抑觀之為辭皆以自治論治故云神道云顒若而於君子小人處最密觀象玩辭者盡心焉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也嗑合也物有間者嚙之而後合也畫地為獄議不入獄非可願也而有時乎不得已則於此占猶利焉恃夫聽獄者有人而吾噬有可嗑之亨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卦似頤而有九四之間必噬之而可合故名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上上聲

噬嗑而亨者不恃吾之理直而恃典獄者之有人剛柔分三陰三陽持平也動而又明斷且哲也雷電成章威明合也坤之初柔上行為五而得中无偏私也四善既具雖以陰居陽而足恃以為獄主故占者利用獄也上无是人不如无獄矣張子曰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利用獄利用刑人皆非卦爻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蔡邕石本作電雷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校音教

訟猶較曲直也獄則麗於刑戮矣皆小人事君子宜无入焉初與上為順以噬人者也故受刑最甚其他皆見噬於人者也故輕重有差初九惡始著而受薄刑以械為屨而滅其趾則刖也小人小懲而大誡從此而止惡不行善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二柔順中正而不能當初之剛故至於噬膚以劓其鼻然非自取无損於其德也膚以下皆

所以象頤中之物卦獨以四為物爻則皆取物義而有差別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腊音昔

六三之柔亦易嗑也而有剛在焉故不為人所魚肉彼能毒我我亦能毒之夫至於相毒小吝矣而非我為難也亦无咎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獄之道以德則令而不免於傷以才則振而不免於吝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乾音干胏緇美反

九四卦之所欲嗑者而其人剛柔兼者也剛則不易嗑嗑之若噬胾然柔則未嘗間人人亦不必嗑而得自明其堅直之心故利艱貞而吉胏肉之帶骨者與胾通周禮大司寇職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然後聽之所以自明其直也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然後聽之所以自明其實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之尊也何至為人所嗑蓋時當噬嗑亦不

免焉而噬之若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胏君子固易侮耳然柔中之德於斯益著故貞厲而无咎四曰艱貞五曰貞厲其占正同君子不能使人之无已獄而僅以獄免不能使天下歸其直而求直於聽者之前安得不艱貞而厲也象言六五不當位此曰得當者何得之為言因不得而生也謂五本不當以中而貞厲亦得當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何何可反

荷負在頸荷校而至滅沒其耳死刑也罪大惡極聖人有棄之而已故凶初之象曰不行亦取

趾義上之象曰不聰亦取耳義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賁彼偽反）

先王之於文不敢廢也而非所恃也賁者文也象取山下有火山體大而火體小然小而能輝則賁其光山體常而火體暫然暫而能燭則賁其用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為其不可廢也故亨為其不可恃也故曰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

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凡卦變之說從二體具有乾坤者起上以坤柔來而文乾之剛實為主而虛為輔有所濟也故亨二分其乾剛上而文坤之柔虛為主而實為輔非所恃也故小利有攸往柔來而文剛猶春夏陽生而以和風甘雨之柔濟之萬物生焉分剛上而文柔如秋冬陰肅雖有煦日為濟幾何故曰天文也可以察時變也人道萬端雖以文明為經緯而胡可无艮止之實止者極而不變限而不過之謂故曰人文也非此无以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僅明庶政潤色文章而已折獄尚不敢況其大者聖人之不貴文如此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舍音捨）

无位之賁賁其趾而已舍其車而徒行尤輝著於威儀而修身以見於世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須鬚同）

須者丈夫所具二以柔來文剛故曰賁其須上

无正應而從乎三故曰與上興賁從陽也賁趾賁須皆文明之可觀者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下三爻皆取離義至三而文明極矣有溺質之象惟永貞則濟之以艮止故吉而莫之陵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皤白波反）

雖當賁時而煩文縟禮之交已脫矣故色尚皤馬尚白翰如而往載質而行矣下與初九為應

无曰此其剝我以仁義而劓我以禮樂者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此相須相配不可无者也故曰婚媾六四居二體之間文質相疑之際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故聖人以彬彬之道㝡之而令其不忘乎初上三爻皆取止義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之於止得矣敦朴以為天下先土堦三尺茅茨不剪錦繡纂組无所用之謂之賁于丘園者君曰持此道施於丘園亦云賁矣其束帛亦可謂戔戔衆多矣而實非賁實非多也雖未免於陋然人主之盛德也可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分剛上而文柔以至於止之極離明黜而不施以无色為色夫聖人治天下惟淳龎之不能也而臻於玆道則其得志為何如夫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而以白賁為得志何也賁之極不可以常道挽必太朴之而後可也

易學卷四

䷖ 坤下 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長丁丈反

聖人以天自處亦有不可為之天與此非聖人之所忍言不得已也佛肸欲往公山欲應沮溺丈人荷蕢接輿晨門微生之流皆弗納其論而欲陶鑄於吾道之中卒不能逃其所料而始冥心於消息盈虛之數聖人亦盡其在我耳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以助上帝此天意也不可弗承也天生德於予期月三年皆可自信又天意也不可以弗承也至於終不遇而後知天生予之意乃在斯文不在斯世乃在萬世不在斯世可冥心而安於命向令坐而安命猶耕者不耕而曰歲當饑蠶者不蠶而曰歲當燠遷自廢其耕蠶也不亦果哉然則无前知乎非然也子路固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夫子亦盡其在我而已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崩之象也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卦形如牀牀所以居君子者陰之長猶水之溢也故曰滅辨足之上也牀與足之間故曰辨以牀承人人道之貞也剥之則蔑之矣此當誰受其凶哉受剥者之凶易明也而失其所承以同歸於盡吾知剥人之凶必无異於受剥者之凶也故一則曰以滅下也言禍水之興適自滅也矣從其足而稱之故曰下一則曰未有與也言君子既盡无與活爾者從其辨而稱之故曰與

由聖人之言則皆利否則皆不利而已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下皆有二陰三居其中而獨應於陽雖處剥時未知其濟否而義則正矣呂強以之

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剥至此而及君子之身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夫小人非性而有也一念私成小人此小人之始也將挽小人而歸於君子之途亦自其一念善與之矣必誅之則小人未必能誅而君子之禍已烈且誅非天心也天心者必反道敗德之尤者乃誅其他則可宥而宥之矣自好貨好權而外茍非好亂之尤誰非可宥者乎此又還小人為君子之始也世之人有小人而世之人主无小人人主不幸而没於小人之中欲自振拔不可得而君子者往往為之誅小人以增其危人曰此不講於權術之故而不知大道甚明无庸權術大道者善容善任而於天下之小人皆

有所以位之无棄物也如女子婦人者最為難養然使后妃理陰教而統率宮人魚貫以承君之寵彼后妃安能為擅而宮人安能為蠱乎吾見椒序之下下陳之上不可缺一人耳君子之所以位小人者若是則上无拂於君下无擾於臣物各得其所利以成義之和此至大至正之道而非一切權謀之術相引而歸於君子之途化佞為忠反賊為良必由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輿賤之所以承貴者廬上之所以覆下者剝盡而一陽巋然獨存是國之遺老天所留以爲化生善類之種也猶碩果之在喬枝而幸不爲人所食造物者非无意矣故在君子理當爲萬民之所共載如得輿然而衆小人者匆之有傷乃可小人見利必爭取見害必爭避寧獨仇君子亦自仇其黨矛鋋屠殺曾无已時賴有君子在而庇焉必盡亡之豈其害君子而自撤其廬將焉庇也吾爲小人籌終不可用必慎載君子而後可焉夫世治豈惟君子之利抑小人之利世亂豈惟君子之害抑小人之害小人可悔矣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利有攸往反復之復方福反又作覆

復有亨理矣前此不免於疾咎養晦處靜息交絕游可也今而後出入无疾朋来无咎矣然亦差可云耳未稱吉利微陽雖復宜安靜以養之而至於習復其道七日来復然後可以自立可以集人而利有攸往矣氣雖助長學宜深造事无速成政忌見小君子集而後小人可去君子不易集也元氣復而後邪疾可攻元氣不易回也慎之至也七日来復者自剝至此六陰盡而陽生也曆家建破以七日而更月亦更七而爲春秋爲夏冬故庚甲者天干之反對也建破者地支之反對也醫家之論傳經亦以七爲審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何心哉萬古生物无少息時則其心矣然則无時不可見而何獨於復見之譬之晝不稱

光而昧爽稱光爲夜无光而光始動於晨耳冬乃大肅疑不仁矣无何而陽回然後知殺果非其心而心於仁也不仁而曷爲萬古生生以至於今哉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夫十月无陽猶未甚寒陽始亡而如存也至日而陰乃極一陽雖回安能勝天下之寒故先王閉關以郤商旅之行而已亦輟省方

之學則无事不簡以應天時可知也閉關者非謂通不開亦晚起早閉之謂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此所謂見天地之心也自剥至復雖間之以六陰而由天觀之猶為不遠天之好生甚矣特以掃蕩陰邪不能无一戰戰定而顯孤陽陽固不能卒克而孤乃見其尊嚴本吾主人而偶客旋歸由此而返彝常固氣化完天地之心在學者則違道不遠還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

道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楊廷秀曰初九不遠復復未形之過也六二休復復已形之過也過而後求休之以補劓而息黥也不有初九无輔仁之友不有六二无下仁之益故微曾子子夏不聞喪明之罪微子游曾子不察襲裘之過初九已復六二人復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初九一過六二二過六三三過初九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一過而已无復過矣故稱不二過若三者待人而後補過不得人能无過乎是二過者也至於三而過多矣天下事能經幾過安得不厲曰无咎者以頻復後言之也如其復而又過凶咎悔吝將並集之豈曰厲而已乎高順曰舉動不肯諦思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慎无恃改過為盛德而漫无絶私勝己之力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楊廷秀曰六四居上下四陰之間而處其中故為中行不從四陰而獨應初九故為獨復居中

得正應一陽之君子故曰從道此如夷之馬因徐辟而求見孟子視陳相則優不可比於公孫丑萬章故未許之以吉與无咎无悔之占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雖陰也而具有中德故因六四之獨復而附益之以自成焉考成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子太叔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德政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

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嶺而
棄其本復歸无所是謂迷復能无凶乎楚不幾
十年未能恤諸侯也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震乾之長子也震生於乾復則不妄故爲无妄
而備有乾之占雖然吉凶悔吝生乎動動以天
則不妄動以人則妄兩者之相去不能一髪若
匪正則妄矣安得元亨利貞而稱之有眚矣不
利有攸往矣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
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當无妄之時而以不正往无所之矣遠於理即
虧於數无二天命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在地中曰復積而至於二月天下雷行驚蟄
藏振萌芽一一物予之以一无妄此天命也先王
體之以盛對天時而普養萬物使一一物全其一
无妄故草木禽獸魚鱉咸若而况於人乎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即彖辭之意也无妄未可輒謂之誠而誠亦謂
之无妄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
富也菑側其反畬音餘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非妄也知其將然而迎爲
之圖亦非妄也然聖人論崇德而必以先事後
得言之論事君而必以敬事後食言之論仁人
者必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夫
功利之不計亦已矣而災害在焉可无計乎災

害且大而將至於禍天下又可无計乎无益於
事而汲汲焉爲之不休且爲智者笑聖賢又必
不爾也耕當勤春穫當勤秋田一歲曰菑謂發
新田也當勤其始三歲曰畬謂治熟田也當勤
其末不勤胡得苟爲造其事而不欲有其功雖
田夫野老豈其不慧至此哉然時至事起曰冀
之不能速其來曰置之不能遲其去則有順而
无逆矣故他民多機可以庸其機故也而獨稼
穡之事先農有成法勤則得惰則失竟其力而
聽於天雖有機也无所用之謂其未嘗有耕穫

未嘗有菑畬哥也故農最為樸民而農之業為本業以其无妄心也學者之除妄心而必有事焉當如此矣故曰則利有攸往又曰未富也成湯非富天下而興王業即此未富之義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无妄矣惡乎有災禍福時也誠偽人也必以人而論時其於責天亦太詳矣君子固窮无妄宜有災不災无以見君子象牛者因上爻之耕穫而生辭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非无妄乎曷為告以貞曰无妄而不貞者有矣誠意之後有正心誠以言乎不欺而未盡夫正之義也故告之以正焉固者已然之辭固有之者言人固有此正非外鑠也人情於无妄之福每居之以為當而於无妄之災即懟之以為不當夫不正而福固非當也即正而福豈其當乎不正而災固當也即正而災豈其不當乎修其正而已何則災福外也正內也我固有之而不可以災福修不修也知固有者於福必曰偶然而莫之敢居於災必曰宜然而莫之敢辭范孟博諭其子曰吾欲使子為惡惡不可為吾欲使子為善我不為惡惜乎其未明固有之說也君子之為善豈必求福免禍耶而以是懟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疾疢人所時有豈以妄不妄而有无哉第妄疾可藥而无妄之疾不可藥藥則反生藥病而滋其病病惟疾生憂亦惟憂生疾病者必愁思慘慘而不樂如將瘳也其神必自喜易曰勿藥有

喜又曰介疾有喜又曰損其疾使遄有喜故喜者將瘳之候而亦治病之方也能自寬者壽矣困以寡怨亦處困之方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非有妄也而時窮則災故彖言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而此則不復言正矣堯舜之聖焉而死孔孟之仁焉而死无論妄不妄正不正矣故佛老更以有為妄而聖人有正斃之說焉无妄六爻无心於福而福隨之者三初以其誠四

以其正二則真无心若愚人之惛惛哉而福自來无心於禍而禍隨之者三三以其偶上以其窮五則真无心而終以是免修人事而得天命者修无所修者也非恃人事挽天命也不修人事而聽天命者聽无所聽者也亦非棄人事忘天命也即不免焉於人何尤无凶咎悔吝之可言也二得无妄之福三得无妄之禍五始於无妄之禍而終於无妄之福上終於无妄之禍惟初與四爲信諸已然亦一无妄而已任天而動惟天所賜豈无失之失亦不多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剛健乾也篤實艮也輝光字泰定而天光發也剛健固有輝光然不從篤實中來則傷於銳而光易銷尚絅闇然潛伏孔昭則日新而不已止健之力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剛上者艮上一陽也尚賢者二陰尚一陽也剛本在止而柔又尚之以成艮止故能止健以成輝光此大正之道也釋利貞

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記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此言必大畜君子然後可以不家食受大祿也非賢不宜受養矣蘇子曰乾之健艮之止其德天也猶金之能割火之能熱也物之相服者必以其天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畏其天也故乾在艮下未有止而不進而爲之用也物之在乾上者常有忌乾之心而乾常有不服之意需之上六小畜之上九是也忌者生於不足以服人爾不足以服人而又忌之則人之不服也滋甚令夫艮自知有以畜乾故不忌其健而許其進乾知艮之有以畜我而不忌故受其畜而爲之用不家食者以艮爲主也利涉大川者用乾之功也愚謂大畜之艮與乾本同類小畜之巽與乾不同類故乾爲艮用不爲巽用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識音志行去聲

乾鑿度曰山含元氣積陽之氣成石可感天雨

則天在山中山能畜天也大畜者必大其心以體天下之物乃可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已夷止反）

小畜之制乾勢不得已也非六四之願也大畜之制於乾非若制之將抑而成就之也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故始吉而終反目大畜之畜乾也厲而畜之故始厲而終亨君子之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姑息見德而愠見姑息而喜則過矣初九欲進之意无已也至於六四遇厲而止六四之厲我所謂德也使我知戒而終身不犯於災者六四也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說音脫　輹音福）

蘇子曰小畜之說輹不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之說輹其心願之故中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蘇子曰三乾並進故曰良馬逐馬不憂其不良而憂其輕車易道以至泛軼也故利艱貞九三乾之股也故相與飭戒閑習其車徒則利有攸往上上九也上利在不忌三利在必戒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牿古毒反）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豶符云反）

小畜以一柔畜乾而又以巽也為力難大畜以二柔畜乾而又以艮也為力易乃若上三爻皆所謂畜極而通者初九之謂牛牛性順而又為童施橫木以牿之馴矣故曰元吉元者其道大善而相忘於无嫌忌之天故曰有喜喜從中出无憾之稱也九二之謂豕豕性躁而猛在牙去其牙誠難而豶去其勢牙雖存而躁自止審機持要而善禁之之法也占雖吉而不言元則以

九二難制非五據用事之地不能制故曰有慶慶者相賀之稱福從外来有幸之之意焉頤視小畜之四皆不啻易矣馬牛豕皆可畜之物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小畜以陰畜陽至於上亦既雨既處矣大畜以陽畜陽有不極而通通而一乎蘇子曰天衢者上之所履而不與下共者也德有以守之雖以予人而莫敢受苟无其德雖吾不予天下將有取之者上九之德足以自固是以无忌於乾而大進之其曰何天之衢者何衢天之有而不汝

進也夫惟以天衢進之而乾大服矣愚嘗謂君子小人之名最不易定如大小畜六爻何可指其誰為君子誰為小人而今人往往以品目人亦太易哉夫乾不可謂非君子也而巽與艮用事為其強不可使而畜之則又非君子也聖人扶巽艮而抑乾乾之德衰矣至於畜極而通又不聞聖人之危之然則乾又幸甚而不令巽艮之負其責也君子小人果可以定名乎哉以已事徵之壞前漢者經師也壞後漢者黨人也壞宋者前則王介甫後則元祐黨人也将為君子乎将為小人乎禍至於害天下甚烈而猶列於君子之林春秋之法不得施焉誠難言也周室殷勤於多士泰交儆戒夫包荒飛龍之主不世出自黄裳以下不能不與人通是非志士仁人亦自審其所處耳吳貶張温諸葛孔明闇之不知其故思之累日曰吾得之矣其清濁太明善惡太分由是言之吾於太小畜而見聖人之意之微矣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口旁曰頤故為養義卦體似之于噬嗑見之矣上止下動亦頤之義卦內之義皆宜以養生言雖愚言未必通於聖人而其為養生設當不可易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所養自養而皆以觀言之觀之為義大矣觀其所養者內照也人能旁燭天壤而不能自見其眉睫之間目觀故也心觀則五臟升沉虧盈寒温通結之處歷歷而在善醫者見垣一方人而況其身乎內觀而所養可知矣觀其自養者外觀也亦內觀也人七日不飲食則死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无不傷以利一生生无不長宜消宜息惟腹知之常珍之外尤非易御故曰自求口實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愚於此亦云趣死之人未嘗知有觀有觀則趣生矣觀能聚正氣散邪氣觀而後知身之為我觀而後能定能動能權能實嘗問至人如黄庭經言宜无所不守而令人專談守中又或言專之為害何如至人曰心在軀殼裏无之而

非益故曰但觀一部壽无窮若專而不通何稱
乎觀內觀熟者外觀思過半徒外觀者不能盡
內則朶頤之所以凶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天地之養物无待聖人之養民有待此先後天
之別也无心而成化有心而无為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震中生實其頷長而閼若有口然夫
口言語飲食之所出入也養生者先口必慎必
節皆患其多而不擇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
足貴也 舍音捨
龜性靜而處卑伏氣而長生最壽而靈養生者
息踵如龜舍而求之於服食非也初九居下有
龜象然動主而不能自靜故戒之如此朶頤欲
食之貌下三爻動體故多凶上三爻止體故多
吉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
類也
丘聚也養生者陰陽和而後可孤陰不生獨陽

不成六二純陰无陽而所應又陰不知類者也
故顛倒其頤而拂其常經聚物愈多為害彌甚
往而不已所謂益生不祥也人恒以為物兼得
之而後可序是不然不知序者兼反為累嬰兒
之病病於飽貴人之病病於寵不在於兼而在
於類類則適矣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
道大悖也
五藏更相平也若灌輸然順之而氣自生拂則
為患不為正即正亦凶幸而不死終不可用而

无所利甚言拂之之不宜也六三動極而不中
正故有此象或言順則成人逆則成仙養生者
貴有以逆之也而何患於拂乎此不知順逆之
說者也若言逆則聖人之所以與人殊者何事
不逆而獨養生云乎哉世之所謂逆聖人之所
謂順也貞凶者道雖正而一涉於助與忘皆拂
也凶也拂順視拂經尤甚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
之吉上施光也
二顛之為凶而四顛之為吉何哉初上二陽頤

之所由出也初之虎吾之應也而上與吾同體吾以上之所以施我者而養吾虎頥之倒之得其濟矣虎眈眈焉視我而逐逐焉為我用矣虎之與人異類而媚已者順也六四可謂順矣蓋二不能觀而自為頥故凶四有上為之觀而虎為之用故頥之而吉陰陽之變何窮初陽之象為龜而為四應又為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二拂之不可則五拂之必不可矣與上最近能就而求觀焉以居於貞則吉雖然特師而養終非自求者也不可涉大川

上九由頥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頥厲吉大有慶也

養生主也攖之而後寧故厲而吉非利涉大川何以見善養之成以直養而无害塞乎天地之間矣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去本除惡去本易喻也何言乎樹德務滋也凡樹而徒滋其本未也悉滋其末至於无所不浸潤而後可也天地之膏物重陰容濡而百卉之興勃如一溉之力徵矣末不舒則病萃而不死亦无望其榮矣可徒曰吾重本而輕其末乎重本而輕末者不得已之辭耳頥之為卦初為靈龜靈龜為守氣而上乃為由頥上與下合而中虛則生生之道始盡匪上則第為復不為頥也蓋養生之道聚其氣使不散而已顧氣聚即壅而為禍必也於世无營蕩蕩默默虛中内轉周流不息不以思慮得喪衡其心而令飲食起居咸中其節乃為得之或梗於物或梗於道性情一偏則臓腑亦隨之而偏居常不覺而久則害成故頥取其中虛也虛心之盡始能虛氣虛而能聚又非全虛故棄世逃物之士猶或難之而偎云常應常靜談何容易哉人之生患不能盡其天年盡其天年以考終命則聖人之所謂養生也若夫奪神工竊天命彼其教中亦自謂之賊故孔子曰老而不死謂之賊非聖人之所尚也七陽下一陽上而中四爻虛者頥也二陽下二陽上而中二爻虛者中孚也一陽下二陽上而中三爻虛者益也二陽下一陽上而中三爻虛者損也此皆可以識養生之義也

䷛ 巽下兑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橈乃教反）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說音悅）

二五者用事之地也陽自內出據用事之地而陰不振於外謂之大過大者過也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陽不振於內謂之小過小者過也過之為言偏盛而不均之謂也故大過者太剛則折之時也所貴乎陽者為能御陰不貴乎陵陰而蔑之也人徒知夫陰之過陽為禍而不知陽之過陰不為福立陰以養陽也立外以衛內也陰衰則陽失其養外弱則內失其衛故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四陽者棟也初上者棟之所寄也弱而見擠則不任寄矣此棟之所以橈也棟橈人將壓焉故大過之世利有事而忌安居陽侈已甚而國无憂患則陽益張而陰不堪禍可待也故利有攸往所利於往者利其有事也有事則有患有患則急人患至而人急則陰陽之勢可以少均故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人之生也寧遇大過无過

小過小過而善為之可小事耳大過而善為之雖不无潤畧而有時乎可大事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此未必中庸也然過於大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藉在夜反）

初六以陰柔居本處而不勝其任不足以寄棟然寧不足藉乎以茅用之亦可重也蘇子曰白茅初六也所藉者九二也茅之為物賤而不足收也然吾有所甚愛之器必以藉之非愛茅也愛吾器也初之於二強弱之勢固相絕矣其存亡不足以為損益然二所以得養安於上者以有初之藉也棄茅而不收則器措諸地棄初而不録則二親其勞矣故孔子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大過陽驕之世也九五驕甚而九二猶未甚下比初陰初陰方穉而驕陽之性為之柔矣攸象

為枯楊生稊老夫而取女妻也稊木更生生則有田枯之望養老之禮行從以婦人陽得陰助能怡其心且尚能成生育之功張子曰扶衰於上使枯木生稊拯弱於下使微陰獲助此剛中下濟之功亦自獲助於物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三四居中棟也初上之弱所以橈也初上之弱同而三四有橈與棟之別何哉凡易之道下為輔上為主九三輔上者也上既不可輔而三之

棟橈必矣九四自為棟者也初特吾輔耳故兩舉其詞曰能自隆則不橈乎下而吉必倚初則有它而橈不免於吝聽人之自處焉非許其隆之必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稊顛而反蘖復其始也華則空榮耳老婦雖得士夫豈能孕字乎九五之汰已甚然猶為士夫也而六居其上如老婦然老夫得其女妻老夫主也猶可言也老婦得其士夫老婦主也不可言也藉之不可而況支棟乎即无咎亦无譽无咎无譽則无為也日復一日坐見銷落雖稍得竆陰之資而月固不勝火隤然而道盡故不可久而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而至於滅頂非力不勤志不銳而終无濟於事天下哀之時也命也義之所不得逃也蓋嘗論之謀人之國而不效死之義也然有徒死而不為義者鼂錯是也諸侯王雖難制而尚可无反削之使反與激安禄山之反何異鼂錯不

為忠其計失也孔明知益州疲敝而用兵不休則以漢賊不兩立若苗之有莠粟之有粃不得已也故過涉滅頂必如孔明而始无咎昔人謂易太玄以道義配禍福陰陽家言禍福而遺道義如李林甫得君曰吉顏魯公蒙難曰凶故為伎術是以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大過之竆明言凶而復言无咎可以得聖人之情凶災數定不可以逃咎不咎從人莫之禁也得道則從容就義失道則身膏名灰兩者相去遠矣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坎陷也陷中乃水之所由故爲水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重平聲

留於一處則盈流則不滯何盈之有經行險地者易於失期而水獨不然時至而至矣皆釋有孚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天下之柔弱者无如水而攻堅強者莫過焉不

問險易百折而必東滔滔樂易若不爲坎所苦者而无壅阨之艱不以力勝而惟以心亨柔其外而剛其中故也其行必有所尚尚配也方圓平直有委有曲任其所之而皆有以配之故往而有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城郭溝池以爲固王公之險也不獨此也凡朝廷之儀上下之辨臺聲差等不可騰越皆所以杜侵陵絶僭踰莫非險也險有時而用其大如此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洊在薦反 行下孟反

禮樂刑政皆教事也常其德行修其身以先之而使人習焉故可以弭變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窞徒坎反

世之治也天下剗險以迎人其亂也天下崇險以阱人凡天下溝池兵革械器文法諸圍人之具皆爲已亂設耳乃有挾持而更甚之兵惟患

其弗精刑惟患其弗苛累爲之阱而不休若此者非苦於亂而欲治者之所爲凶人也故曰失道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陽陷於陰而成坎坎非陽之所欲陷徒爲陰之所持不能脱耳二已入於險中矣而曰坎有險有之爲言不甚之辭也豈謂猶未險乎蓋二居中而有孚者也已不爲險其險必薄故求亦可以小得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

坎坎終无功也枕去聲

一險將盡而一險復繼之天未悔禍來往皆坎前險後枕以入於坎窞之中何功之能成占者當奈何居无事而待庶可少安所以稱勿用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夫險非剛主莫之能濟也然以剛主而當坎時必有邪奇壞其內必有紛亂擾其外不能忘驕汰之故習不能无拒諫獨用之非心則豈惟險之不能濟而且將為險以增難斯時也以剛遇

剛不屈則折惟六四柔正之臣也而後庶幾哉以至審補其闕以至誠合其交以至質損其文以至宛通其情其用者待不用以成能而其正者假不正以行其事盡力匡持多方開導若是乃可以終无咎曰終者未易以一日定言之即不能无咎而終歸於无咎也王輔嗣曰處重險而履正以承九五剛柔各得其所皆无餘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飾處坎以斯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牖乃可羞之於王公薦之於宗廟終无咎也貳者愚謂一樽一簋所謂貳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陽主也而陷於陰中雖逢國難哉亦嗜欲深而天機淺自雄其才而為坎於天下之故以其剛中而易回也故戒之曰能反而為不盈乎祇見其既平不難矣蓋水以流故不盈不盈故能受後水之來而至於平平則出險矣人主猶是不盈其善故能受善而天下平不盈其福故能受福而天下平何咎之有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為其中可告以不盈為其未大不得不戒其盈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夫居不盈以受平真人主夷險之道也用樽簋以納約真人臣濟險之道也而上於此皆失之也第知徽纆以繫之叢棘以固之恃險自守耳險窮則亡故三歲不得凶也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畜許六反

火內陰而外陽不能自形而附物以為形故離為火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重平聲

麗附麗也陰附於陽也麗而後有功如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二五之明麗乎正位而化成天下為麗同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人不能不耀其才而耀才必以才窮惟柔麗乎中正者能以內體御物而使就其光者忘其威藉其才者飽其德亨可知矣畜牝牛吉亦見畜剛猛之物之非利云凡畜宜畜其象己者耳惟

英雄能馭英雄无其質而安慕希潤之為敗道也中正指二五五本不正因其居正位而槩謂之中正也牝牛順而又順者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德无盡而人之明明德有盡夫德之階有萬一明稱明而千萬明亦稱明故曰明德无盡然千萬明之中有一不明雖至聖哲與至昏愚等安得稱明故曰人之明明德有盡繼明者无一不明者也必如是而後可以照四方一則有盡兩則无盡兩作者不盡之稱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錯七各反 辟音避

将麗於人而以剛往可乎謟固失之而驕亦未為得故初九之履聲錯然而致敬者以避貧賤驕人之咎也錯然警慎貌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黃中色非火色也火黃則色與土同而性為之柔得其用而違其害矣六二柔麗乎中正最大而吉者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惟大人為能繼明而三非其人也前明将盡之時日昃之離也不鼓缶歌而第為大耋之嗟将安用之時固有凶理而加之不達與烟灰共滅无為也鼓缶而歌窮士之樂也大耋之嗟老人无所復之而失其好悰也歌不能免於亡而可以忘嗟猶能從容就義委天任運烈士之壯心達人之高致也且空悲无益而天下有死中更生亡中更存者常於暇豫焉得之安知其不振乎嗟則无如何而已詩云子有酒食何不日鼓

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語與此同而彼為動偷相勞苦之詞此為遭際相閔責之詞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火力疾急倏来時大不可為知其将武而緩之以文勢猶炎炎更以武迫則突如其来而焚死棄遁至矣炎炎者絶焚焚者發暴富貴不祥此古人所以三讓而進甚禍无故之得也

六五出涕沱若慼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

也沱徒何反 離音麗

火生於木禍發必克奸生於國時動則潰五之柔火之所附以為明者也而反受其焚涕泣固宜然殷憂啟聖多難興邦所以麗王公者亦此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兵猶火也剛明在上收離之功故王者以之而征不庭樹嘉績馘折其渠首而逮捕其非類輕重加焉威德遠矣

易學卷四

易學卷五

周易下經

䷞ 艮下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取音娶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説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説音悅 男下遐嫁反

咸者感也而又有皆義非兩不成感也柔上而剛下柔坤體也而上為上剛乾體也而下為三剛柔易位以感故也二少相感其情尤得一卦六爻无非正應二氣感應以相與也止則感之

專悅則應之至以男下女於禮又宜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夫男女之交得於時未必得於情得於情未必得於禮故通者未必正正者未必通惟於咸而備矣昏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主人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升堂奠鴈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傳言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三咸也恒也萃也

言天地之情者一大壯也於乾坤見天地之體於復見天地之心於此見天地之情乾坤居上經之首咸恒居下經之首而復居其中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非水所居也而有澤在性虛而引潤上行也君子法之以虛受人夫人之感我者无窮有順有逆有是有非容其順而違其逆順者不能如逆多容其是而拒其非是者不能如非多如此則有所拒而天下有所不入惟以虛受之而後吾之身與天下通以天下澤其身而吾身始

可以澤天下以休容賢以量納汙以愚受教以謙下人皆是物也此言其容未暇言其擇擇在容後非容何以擇又曰不受天下之大惡也人往往以此為強誤也是北宮黝之學也夫詢萬謀而納一謀不受者何限而以舍己從人稱然則擇何害於容哉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拇茂后反

居最下以感人如動其拇以為感者妄意於外其志不足稱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腓房非反

朱子曰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自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其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咸之時非能動之難而有以制其動之難制二陰之妄動者九三事也乃不能自止而惟二陰之是聽若夫之制於妻妾者志在隨人所執卑

下往見吝矣蓋三當股處而股隨足動故取是象亦者承二陰而言不處往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從爾思憧昌容反

九四當心之處而有不正之嫌故戒之以貞夫心之為物神矣不可以无不可以有故君子言正心不言无心第人之所以不正者未嘗不因於有心而君子貴无心矣天下何思何慮以正往則必来不以正往必不来而或憧憧焉計其往望其来即此計功謀利之心往不以正矣何来之能得即有得焉報其思慮之所及而已思

慮之外誰其從我者乎王者受天下之益常不知其所自来爲王者之錫福於天下未嘗知其所自往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感則害生既貞矣莫非未發之中也何感焉而何害焉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脢武杯反又音每

爲世之逐物者戒則貴无心而无心有辨焉无心者无私心也精義入神利用安身豈可以无心得哉而一切无心徒有脢耳脢可以感物乎

故曰志末而效止於无悔也脢背肉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兌主也而居口之處夫感人不能不以口而可第以口哉輔頰也形如車輔故名頷下曰頤頰面兩旁處也滕騰通用咸卦六爻天下之學術具焉咸其拇者百家衆技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皆有所用而不能相通如拇而已咸其腓凶居吉則墨子宋鈃尹文之學汎愛兼利日夜不休以苦爲極周行天下雖天下不欲而強聒不合也爲人太多而自爲太少知行而不知止故曰咸其腓凶居吉夫以聏合歡以調海内受侮不辱其道不怒柔順之極幾於道矣而但知順人不知順理故曰順不害焉所以裁之也咸其股執其隨則關尹老子莊周之倫隨人執下而已關尹曰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大道若水善爲之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莊周之書解剥天下皆以爲不足爲而究其指歸則曰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辨感

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調而適之因而應之是之謂隨成其爲人雖獨秉陽明居下之上而所執者惟隨與下非中道也九四當心之處爲咸之主則正不正之所自出正則堯舜三王也不正則齊桓晉文也修吾德以治天下而天下自歸无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亦无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付屈伸于自然同神化於天地正也修吾德以致天下而天下亦歸事皆王者之事言皆王者之言而其心亦未嘗有僭王干紀闚彊敓土不執不物若後世人之心而内德不足文之

以形誠感不至續之以兵天下以其名屈而不以心從故能禁於禁之所及懐於懐之所期而視過化存神之道霄壤遠矣故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蓋感必以心而一著於心便入憧憧之境貞則不然如日月寒暑之屈伸往来亦感也而无感也自然通理自然周徧未嘗知感未嘗知應感之不應也修吾感而已若是則正已无害已光大已咸其脢者虚无寂滅之教也盡空人亦空我空空亦空无无亦无以感為幻雖自謂異於瓦石而與瓦石何異雖自謂无不周徧而不可以通物成務周徧安在故曰志末咸其輔頰舌則兩容頰適蘇秦張儀之倫也魯仲連雖頡頏而其中尚有所主如蘇張者游秦不得則六國游六國不得則秦為六國之千萬言非為六國也為秦則秦矣為秦之千萬言非為秦也為六國則六國矣口而不心取成事而已故曰縢口說也是翦翦佞人故聖人惡之也天下之學術雖多略盡於咸之六爻矣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四下居於初二爻易處以成震巽雷震而風發巽順而震動卦與六爻之剛柔无不相應皆恒意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道者有常而可久終古如一日者也如柔上而剛下弟可施之於感而不可施之於常惟剛上而柔下則天尊地卑恒道也正道也不已故終而復始而利有攸往蓋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不待其窮而變變而通通而久如環无端恒之利有攸往以此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久照久成皆以終始之由也蓋聖人之久於道也豈其膠守而靡所變通哉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如北辰不動而動甚微人見其久而不知其

所以爲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非日馳於人上也而萬古此雷風於其至動至變處而觀其恒則真恒矣觀恒者自萬古言非自一日言此天地之大方也立不易方者不踰矩之謂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必有事焉而弗正心弗忘弗助長也故優而游之使自得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始學之時而索之太深徒以其銳志矜氣爲恒適足以爲恒

之累此慕恒之名而不知恒之實者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恒之理難言矣不特以其常而以其常於中也若初也三也上也於常猶有愧焉四也五也常則常矣而愧於中惟九二之常常於中乃所謂恒也陽剛居下之中而當恒時故有是占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學者不憂其不正而憂其不恒故曰執德不恒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无如巫之家長爲巫醫之家長爲醫而後其心常其業精見異物而遷終身无成功人皆得而辱之雖正亦吝矣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非无陽德而不中不正恒非其所恒也如田无禽何取於田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六五柔中貞則貞矣而不知義婦道也非夫道也義者事之宜制義无可无不可而不但從一

從一則從婦矣從婦者非謂從婦之教謂從婦之道也因六而著婦人之占因五而著夫子之占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恒者中庸之謂也世之爲怪者无論矣而知常者亦多畏焉常无深而愚人之始學者多過苦或近而求之遠易而求之難非也惟九二能久中矣加之一毫即太過損之一毫即不及君子當如是故曰悔亡不恒其德非必反恒者或在或亡而不能久悔何能免故吝久非其位如老

莊自然釋氏无生彼皆自稱爲常道亦異乎詭遇者流矣而无其用也故曰田无禽不著吉凶之占亦猶咸之腓艮之身適至於是而已五之恒其德從一而終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者學者終身依倚於師傳而不能自得於心徒讀父書而不知合變豈惟悔吝亦必以凶終焉振恒者何恒以一德恒无振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何待於飭治何求乎奮起懈而後有振振之復必爲不振大无功矣上六柔也故爲是占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

君子之所謂亨者亨天下也如以身君子不謂亨也君子遯矣天下何亨焉君子之所挾以治天下者惟道而舍其所挾則无復事故人求之則載道而出不吾求則懷道而歸復吾求復載道而出自重所以重道重道所以重蒼生也蒼生望其出處以占治亂安能已於求然則退乃所爲進而棄天下者所以治天下故曰遯而亨不然吾未見奴丐於人而能師帥天下者故君子之遯非一去而不反之謂也有去而不反非得已也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指九五惟遯與明夷之五不以君言

小利貞浸而長也長丁丈反

非必包藏禍心者爲小人凡无深思遠慮而徒取快於目前者皆小人也知天下之不可壞而散其私黨以包承君子則世有依賴而小人亦蒙其福

遯之時義大矣哉

惟有道之世可以直道而行世无道也則君子亦无道以處此於是委曲萬方以行其正而所爲處身處人處君子處小人者非一義矣昧者不知直謂奉身而退之爲遯耳夫世豈能容君子遯而君子亦何能遯何可遯哉即遯而所爲遯者亦非一義故曰時義大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遠去聲

天與山遯而不相及者也人見其及耳辨上下所以定民志不惡而嚴所以遠小人以忠信爲甲胄以禮義爲干櫓若是而已不然與物競雖

山林无全身也韓魏公曰三家村亦有小人知其為小人但當淺與之接耳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初六尾也衆陽為之首首遯而尾能獨存乎故遯君子所以自遯安君子所以自安已不往則君子亦不行而可以免於災所謂小利貞也聖人非為君子謀而設此言誠為小人謀耳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說音脫）

六二蓋有其志者而容遯群陽與五為應則有以執之矣陽方欲遯而所以執留之者非出於欵誠至意肯我顧乎故必以牛革之堅而又用其黄忠確若是其庶幾可此所謂固留之志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畜許六反）

聖賢雖不遇而棲棲於人間謂天下无不可為之時耳剥落之日猶欲有為而况於始遯乎九三近比群陰有固志焉欲遯而係非无意矣顧係之害遯甚大我惟无疾而可疾則後之辭而攻我者皆今之固而執我者也惡可无厲心哉夫以油濯油以毒攻毒以臭止臭以妄治妄非夫人之徒也孰與共事而二陰猶可收九三又能收不可以失之也故曰畜臣妾吉雖然君子不得與天下賢豪共事而區區於臣妾之畜彼為之臣妾者雖曰奔走於吾前誰能抱公絕私破家而為國則僅僅使无危顛亦已難矣撥亂世而反之正未有期也所謂吉者止此蓋君子有天下之私小人有一己之公是私是公相與諧合尚有所濟而要之不能忘私也所就可知矣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好去聲）

迹在周行而情歡在野當遯即遯更无顧繫所以為君子今之仕者孰不稱避賢而一語鬪之即斬頭陷胸不惜好不在遯患无辭乎歸去来詞中惟有世與我而相遺一語耳更无纖毫忿疾此所謂靖節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剛當位而應與時偕行行止惟我非讒非譏一

辭而退從容以禮豈惟賢達抑其處勢

故悠然而逝斯正志哉

上九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其出也游戲於人間其往也如乘虛御風而莫知其所之在山林而有芻豢之色豈以酒肉之味爲肥高蹈之逸民哉以剛陽在卦外下无係應夫何疑滯之有遯之六爻下三爻殊有眷眷不欲去之意上三爻快然无復迴顧似兩截人聖人之樂聖人之所謂大悲也故決之一語曰无所疑云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大者陽也盛長爲壯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者必正善用之則大者益正正者益大不善用之則大亦妨正正亦妨大至於兩相妨而豈天地之情哉不與萬物萬物未能无妨也並育而不害並行而不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張子曰夫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饑而不敢食非強有力者不能人於其所難則惰於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進長意思齷齪无由作事氣節之士未必皆中然非有志槩莫能況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正以不剛惟大壯乃能克己克己要當以理義戰退私已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據理處勢抱德與才而偕諸君子驅馳於時此

必勝之數也然而不免於敗敗安在哉乾之勿用復之不遠非徒以趾從事也在學者則聞斯行之聖人之所戒也爻曰征凶有孚尚取其志焉象曰其孚窮也雖志亦无取矣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大壯之時憂其用壯故利貞中與正異而中可以爲正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二陰窮陰也九三壯陽也以壯陽觸窮陰勢若

易易而以陽居陽其心不祥故无識者所謂壯有識者所謂罔毋謂正无患也蓋用壯者負勢用罔者不要之理其間不能以寸兌為羊大壯全體似兌故稱羊羝羊壯羊陽象也藩籬也羸困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大壯之所資者貞也九三雖正猶告之以厲九二九四不正者也得无告之以貞貞則領袖群陽而進臨二陰其藩決矣豈直不羸即大輿之輹可進而无艱也牽羊有道御車有法君子當盡心焉惡可无正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易以豉反旅卦同

夫群陽在朝陰主亦何患乎患其牴觸之過咎而不能堪耳六五柔中之主也能使其臣各得遂其志而无不可控御之嫌如喪羊于易然羊外柔而內剛好群而喜觸人以為不易馴而牽之益拂而相牴惟寬為之制而縱之使前則可以驅是喪其剛陽之性而就吾制馭者易之故也柔道理天下如此何悔之有宋仁宗以之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位不當也未為善物而於此為善物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九三之謂羊上六之謂藩上居上與五之居中異豈復能喪之于易乎遂令觸藩而羸其角後不得退前不得遂羊角則羸而吾藩亦壞其為不利均也反是而能艱則詳矣吉矣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此三語者統釋卦名與卦辭承上起下之文也明出地上者晉之時順而麗乎大明者晉之德柔進而上行者晉之主也舍公卿而曰侯以明萬國來朝之象也公卿則時賜耳何稱乎蕃庶時接耳何榮乎三接康侯者安國之侯坤為國

九錫之禮一曰車馬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

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六爻皆務進者也初六碌碌在下而亦欲上進幾於无義无命矣故教之以貞貞者惟道是守毋托足於邪徑之謂也如是而猶未孚則宜裕裕者忘物忘年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之謂也雖聖王之世亦有逸民胡以弗遇為恥乎未受命者可以裕焉所謂我无官守无言責進退綽綽然者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於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二材諸位矣而鬱鬱不得志夫人臣安能人人各得其志哉惟患所養之不貞貞則愈久而受福彌大矣介大也王母祖母柔之象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三不中正而二陰為之朋信乎友則得乎上進不難矣坤為衆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鼫音石

詩碩鼠刺重斂蠶食於人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剛不中正竊高據顯貪而畏人雖正亦厲夫九四剛德也胡為乎有是占哉明盛之時人人皆志於進以順可也以強不可也而獨一人焉[illegible]驚以行令當亂世必為虎以治世故為鼠耳君子惡之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五雖柔主然明主也人主之求進與人臣異必不安於庸而增修其所不能矣此雖不息之明哉而或不免於无悔中生悔亦不可知惟柔中者悔可亡矣凡悔之生生於失得也恤失得者則求治必大急求人必大備責效於旦夕而使天下匿情以逃責履文以要功故善用明者垂旒塞纊而无不見闇置失得於度外而所得者宏也且夫失得亦人情所不能忘也聖賢之所以孜孜自為與所以諄諄教人者皆以此也吉利之占胡可以弗恤哉然而曰勿恤亦欲人舍其小利而求大利焉耳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晉者自下而上之謂既上矣復何晉焉角者窮

而无所往之處也晉至於角惟有麋鹿解可耳而苟用以觸雖伐其私邑不得已而起於道未光也故曰厲吉无咎又曰貞吝予之而不盡予未有如此之詳者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難去聲下同

韓退之為文王拘幽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語近諛近愚而君子稱之予其保身乎保身乃中人事聖人不爾聖人不曰安其身而後動乎則未嘗不保身而弟保身不為聖人此聖人轉移乾坤之道也將感悟人主而无以入其中烏乎其可雨暴不能入土風暴不能入木父不能以暴化其子而況於人臣乎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豈惟保身抑感移人主而保天下至忠也卒之力窮於天下而未嘗不保其身又大雅所稱明哲也雖然明哲而不保者亦何限藥能救人而所不救者多矣如明哲而皆保是古无死人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豈以箕子為艱貞而文王不艱貞哉互見耳抑艱至於箕子尤甚箕子同姓之卿故為內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涖衆如此況於事君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蘇子曰明夷之主在上六二與五皆其用事之地而九三勢均於其主力足以正之此三者皆有責於明夷之世者也夫君子有責於斯世力能救則救之六二之用拯是也力能正則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又不能正則君子不敢辭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君子居明夷之世有責必有以塞之无責必有以全其身而不失其正初九六四无責於斯世故近者則入腹獲心于出門庭而遠者則行不及食也明夷者自夷以全其明也將飛而舉其翼必見其摯也故垂其翼所以示不飛之形也方其未去也垂其翼緩之至也及其去也三日不遑食亟之至也是何也則懼不免也明夷之主

既已失其民矣我有所適所適必其敵也去主
而適敵主且以我爲謀之故曰主人有言主人
上六也
六三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
順以則也
人臣之義毋敢外其君而惟明夷之臣救死不
暇則六二之所謂用拯者自救而已乎非然也
六二臣之不得去者也故雖夷其左股而用壯
馬以拯之所以自救亦所以救其君也柔而恭
淵而懿詩人歌之曰順帝之則此之謂至德文

王也左下象股二之處馬亦坤之類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
之志乃大得也
六二之所居尚可以順則拯君而不疑至於九
三適與之當而其勢之逼也益甚雖欲拯之而
不可得則有南狩以正之耳明夷始自晦也南
狩發其明之地也以陽用陽此事間不容髮戒
在於速故曰不可疾貞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
左腹獲心意也

左腹隱處撡君之隱需獲其明夷之心誠不可
得而轉移矣故于出門庭善去之也微子以之
孔子之去魯亦然信乎孟子之言君子之所爲
衆人固不識也燔肉之論固失之而女樂之論
亦未爲得若曰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而遂去
之恐非遲遲吾行之意蓋自成之不墮而夫子
之去志決矣費之强而墮成之强不加於費而
不墮非桓子有所愛而聽之乎不能爲周公明
甚惡可與興魯然此桓子之微也吾惡乎其暴
諸故托之於女樂又托之於燔肉而亦以其微

行使人論至女樂深矣止矣不復加矣而後桓
子之罪微借爲女樂而已也夫子胡不以一言
諫桓子而桓子亦胡不以一言謝夫子逮至於
郊而後夫子稱彼婦焉桓子稱群婢焉夫子固
以是覆桓子而桓子亦假夫子之言以自覆盖
非本情也奚爲而覆也宗國也義之所不可絶
也不可使聞於鄰國也於是十四年不反而栖
栖於列國之間比應康子之召而後言歸歸亦
不求仕矣不求仕者亦猶夫去魯之志也悲夫
夫子見桓子之微而亦以微處桓子所謂内文

明而外柔順者非與是故非衆人所能識也抑
聖人无死地固以是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彖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
也
若箕子可謂貞矣正之不敵救之不能去之不
可則被髮佯狂飲酒失日紂視之以爲入於其
黨而天下視之洞然知其心卽終於奴而其明
不可息也若明夷五爻之一爻一聖人也蓋惟居
治世而天下之道出於一居亂世其道多矣不
達是者不稱精義入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
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紂之爲人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自謂至明
而卒謚爲至愚此眞不明而晦者也受其傷而
晦者皆明而晦者也明而晦者終明不明而晦
忽焉而已此天道之常也易以上爲君者惟明
夷亦終不成君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
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男女謂二五其究爲父母上父初子五三夫四
二婦五兄三弟卦自初至五皆得其正獨上以
剛居柔然家之率无嫌剛也是乎威合者也謂
之正亦可夫家人无弗欲貞也而云利女貞何
哉父固嚴君也女不貞毋不嚴而家能治者否
也嫚帷薄之儀瀆內外之方庇子姓之過柔上
下之體夫之義有不及制父之嚴有不及施家
難而天下易正家難正婦女尤難英雄能定天

下而不能定情於衽席者何限故女貞爲利而
使女之貞者其道其責在夫子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行下孟反）
火烈則風生風自火出風化自家人出一也言
有物而不虛行有常而不變故可爲家人率置
物有定雖闇不觸而況於言與行之定乎雖悍
婦暴子弟敢不肅然此嚴之不以惡而无傷於
恩者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教于嬰孩教婦初來亡不自其初始者及其未
變而為之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
也
婦人有三從无遂事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
養舅姑縫衣裳有閨門之修无境外之志采蘩
采蘋之詩以公侯夫人奉祭祀為不失職大夫
妻共祭祀為循法度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
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嗃呼洛反 嘻喜悲反

夫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均敝也然禮勝猶有整
齊嚴肅之風而人畏之樂勝則笑樂逸遊失節
亂倫縱欲宣淫而亡復人理大亂之所始也惟
有德者為能寛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避之
水弱人狎而溺焉治人亡不然而治家為甚九
三以陽居陽過於用剛故悔且危也若以為悔
且危也而矯之以寛敗矣昔湯制官刑以儆有
位風愆之訓傳在于孫蘇子由謂商人之詩駿
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商之風俗蓋在乎
此夫惟優游不迫之中而有剛強不屈之俗故

其後世有以自振既衰而復興者五苟務為寛
而无以濟不至於委靡不振者幾希是虐固可
亡而寛之弊尤甚家國一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朱子曰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
富其家者也蘇子曰家人有四陽二陰而陰皆
不失其位以聽於陽陽為政而陰聽之家欲不
治不可得也富者治之極也故六二貞吉其治
也六四富家其極也以治極致富其富可久此
之謂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假更白反
楊廷秀曰九五以乾德之剛明居巽位之中正
愛心感人巽而入之所以感假其家以及天下
人人相愛勿憂而自吉也以文王為君太姒為
妃王季為父太任為母武王為子邑姜為婦其
无交相愛乎故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
於家邦此交相愛也无憂惟文王此勿恤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蘇子曰上九之所信者三也家人之无應者惟

三與上而已人皆剛柔相與而已獨兩剛相臨是以終身不忘畏也畏威如疾民之上也故畏人者人亦畏之慢人者人亦慢之此之謂反身凡言終者其始未必樂也婦子嘻嘻其始可樂威如之吉其始苦之胡氏曰卦不有如家人之皆吉者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睽苦圭反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

小事吉

易无樂乎柔主也而獨離居外體者毋稱焉乾下離上曰大有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艮下離上曰旅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離下離上曰離曰柔麗乎中正故亨震下離上曰噬嗑曰柔得中而上行坤下離上曰晉曰柔進而上行兌下離上曰睽巽下離上曰鼎皆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坎下離上曰未濟猶曰柔得中也離爲日君象在外體爻雖不正而貴之也具此三善而猶曰小事吉甚矣睽時之難爲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睽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諸葛武侯曰違覆而得中是棄瓦礫得金玉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同人之類族辨物也因同而貴異睽之以同而異也因異而貴異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喪去聲辟音避

兩柔尚可以合兩剛必不合矣則違者宜爲下初九之與九四睽謂九四之爲惡人也夫惡人也而又可生一惡人之心以迎之乎哉不能逃之於人倫之外則當修之於人倫之內和吾衷平吾氣恭吾禮謹吾節太上則夔夔齊栗瞽亦允若其次則陽貨可見又其次則鴻門可謝皆所以辟咎也馬逸而无歸其勢自復怨毒消故曰悔亡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程子曰睽離之時二五之交不固當委曲求相

遇而後得合巷者委曲之途遇者會逢之適也所謂委曲以善道宛轉使合而已非枉已詘道之謂也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愚謂易之論臣道多矣此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蓋言似失道而非失道益見為臣之不易也吾於是深有味於荀子之言荀子曰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簒不恤君之榮辱不識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君有過

謀過事將危國家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與強之曰撟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成國之大利謂之拂事聖君有聽從无諫爭事中君有諫爭无諂諛事暴君有補削无撟拂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无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言其所短以

為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私決擇也不敢有私取予也以順上為志此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撟然剛折端志而无傾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寛容而不亂曉以至道无不調和也而能化易之關納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養赤子若馭樸馬若食餧人故因其懼也而攻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

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掣昌逝反　劓魚器反）

此若古節婦然陰柔本難自立而況當睽時二曳其輿於後四掣其牛於前豈惟其輿其牛之不行即其人亦見傷而天且劓之若是乎遭命之窮俯仰无所賴也乃其志甚剛而節不可以或奪故終能與上遇焉天之為義舊注以為剠額之刑然他書无所徵不若為天不相恤之此[illegible]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善濟睽者以睽而濟睽不必其同睽惟九四无應也故曰睽孤若不自高而以元夫遇初九寧獨无咎志行矣以分則初當為之下以德則四當為之下惟兩相下而後兩相合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蘇子曰六五之配九二也九二之宗九四也二與四同功故曰宗膚六三也自五言二之宗故

曰厥宗六五之所以疑而不適二者疑四之為寇也故告之曰四已噬三矣夫既已噬三則不暇寇我我往從二何咎之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說音脫

上九當睽極剛極明極之處者也睽極則怫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有三為正應而妄生瘡痏雖骨肉親黨之間子如也疑多而妄見以為如豕負塗穢甚也猜成其罪以為載鬼滿車證无為有也顛物極必反理極必明始雖張弧射之稍悟當說弧矣盡悟則當明其非寇而歡然講婚媾之舊矣過此以往陰陽和而為雨群疑亡矣猶之疑竊鈇者然始其人无非竊鈇也而終其人无復竊鈇也蓋坐剛明太過以至於疑猶幸有剛明而釋其疑也柔闇則終无釋已

易學卷五

易學卷六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坎居北艮東北為水為山險阻之方也而艮又郤行以入於險由東而北益其難矣故艮坎為蹇自坎之北而順行以入於震之東方生機漸動雷雨交作由此而南而西曰就夷易矣故坎震為解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難知皆去聲

蘇子曰艮東北也坎北也難在東北則西南者无難之地也君子將有意乎犯難以靖人必先靖其身是故立於无難之地而觀難之所在勢之可否見可而後赴之是以往則得中也難之所在我亦在焉則求人之不暇其道窮矣然此非為大人者言也初六九三六四上六皆因其勢之遠近時之可否以斷其往來之吉凶故西南利東北不利為是四者言也若九五之大人則不然當位而正五也五之謂大人大人者不擇其地而安是以立於險中而能正邦也是豈惡東北而樂西南者哉得見斯人而與之往其有功无疑也上六當之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諸爻无不蹇於往而利於來者反身之謂也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聖人未嘗為一切以責天下而多為之物宜以待夫人之自擇夫蹇非人莫之解往而濟之固君子分內事也苟无其質則豈惟无濟而將益

其患罪矣故招之曰盍歸乎來來猶不失夫令名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六二亦柔也未必有濟而身為王臣詎可諉乎蹇而又蹇難而愈厲不以身謀先國謀而付濟不濟於命是委質為臣之道也諸葛孔明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陸敬輿曰君相不言命韓稚圭曰事不成不過族耳范希文曰為之自我者當如

是司馬君實曰天若助宋必无此事純臣之言若出一口故明哲保身之說人主所甚不欲聞惡夫人之中道而背捐已也人臣固有可去不可去者是以初上三四聖人皆不許其往而二五无不許往之文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蘇子曰夫勢不可往者非徒往而无獲亦將來而失其故也何則險難在前不慮可否而輕以身赴之茍前不得進則必有議吾後者矣九三

往蹇而其來也得反其位則內喜之也內之二陰不能自立於險難之際待我而為捍蔽是故完位以復我我之所以得反者幸也至於六四則九三躡而襲之矣外難未夷而歸遇難故曰往蹇來連連者難之相仍也實陽也九三以陽居陽其有乘虛而不敢者乎故曰當位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天下未嘗无君子人亦孰不知用君子之利而卒不能也況當大蹇而能集合諸氣類者乎非中節之大人孰能之莫逸於任人而莫難於任人已非其人安能任人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非濟蹇之才自往則蹇耳來就九五當有碩大之功何也彼有其具而吾有其時故也故九五之謂大人當利見也內與貴皆五之謂也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解音蟹下並同）

蹇之時大抵宜來不宜往解則宜來亦宜往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震東也坎北也東北為難則西南其解難之方救人者往而與之俱死无益也宜先立乎不敗之地往則得衆而可以有為也人情在難惟恐解之者不亟來出難又患解之者不亟歸君子既以拯物為心則當體物之情而无令其咈故无所往宜來復西南之所而與之相安於无事无事乃所爲中也若尚有所往宜早往早復无久擾創痍之人而令其厭苦我夙乃所爲功也不然而愛之以爲害非解道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世之難也私交爲之害耳可以爲難既夷矣而不謹其際乎故他卦貴應惟解不貴應初與四應不足稱也然人孰无同心同德相應相求之助又孰无親戚交知門生故吏之屬其公其私區以別矣誠能舍其私而公是爲何咎之有貴其剛柔之際際以義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凡物不獲則兩失獲則兩得彼射雉而亡矢者雉不歸也既獲狐又獲矢解莫善於是卦凡四陰而五具有中直之德以爲之君其三皆狐也九二之田兼獲三狐而以其君爲中直之君善矣夫去君側之惡不易也必貞之而後吉所以能貞以九二之中中則可以至於正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此三狐者初幸以徼免如三與上能免乎故上稱高墉之隼而三爲負且乘夫君子之交雖相爭如虎而不失和氣也小人則否勢利一薰心輒反面不相識苟乘君子之器盗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或奪或伐何俟乎君子當解之時小人亦托之於解而其黨皆其寇也是奚怪焉六其負也三其乘也自取之耳奪之名不正而伐則正故象變寇爲戎薄乎云爾故終言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而汝也拇初六也初與四位雖相應而皆未當初未當則當解四未當又當解合之則兩傷解之可也解則豈惟孚君子雖朋亦孚矣夫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謂不混於所施而必有其等非言先後緩急推其餘以及之也曰親曰仁曰愛既有等差无論先後矣必嚴於此而後及於彼人情何饜之有非其身然後能及人非其家然後能及國非其近然後能及遠恩發於心惟恐其留而不皂積而不散故恩自近始法亦自近始世之爲私者孰不以親親之故而

妨其仁愛則親親之爲戾大矣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象曰君子有解
小人退也
五與三陰朋也人主而可以有朋乎哉五中直
人也於是絶之於小人而稱爲君子曰君子維
有解乎解則吉矣夫所貴乎解者非解其人解
其心也使天下昭然見王心之无私則豈維乎
君子亦將乎小人雖所甚昵寧能我干小人不
期退而退矣光武少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
及爲天子卻湖陽公主之請而賞董宣曰天子

不與白衣同得鮮遁也夫人處世寧无故交親
知而一據事權當以義裁惟裁之之難而相引
以溺哀哉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
用射隼以解悖也射食亦反
隼上六也其人其器則二陽之謂也時當解極
所謂待時而動也爻不言時而孔子發待時之
義深矣凡言公用王用之類皆指占者言此爻
也大有九三也皆稱公用益之六三六四皆稱
告公小過六五稱公弋隨之上六也升之六四
也離之上九也益之六二也皆稱王用師之九
二稱王錫井之九三稱王明皆非王位也以此
知言公者不必居公位者也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
用享
易之道患於上往而樂於下來下乾而上坤陽
之盛也損三之陽而益上之陰故爲損下坤而
上乾陽之衰也損四之陽而益初之陰故爲益
方盛而損生方衰而益生故云損益盛衰之始

皆以陽言之也不然則陽之損陰之益陽之益
陰之損奚擇焉於人事損下益上非无益於君
究將君民交受其損安得非損損上益下非无
損於君究將君民交受其益安得非益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上行之上時掌反
損下益上是以上行爲其道者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損下益上非善物也而有時乎不得不損聖人
爲說以開之曰有孚夫賦稅之始先王以爲建
萬國立六軍非君子无以治小人非小人无以

養君子而為之十一以歛之非得已也至於動大衆與大役又有賦於常征之外尤非得已也心著於天下而皆信之故人割其所愛以赴其所信信則大矣元者生物之意而廣大之名也惟信故大惟大故吉而无咎夫十一天下之中正也過此非正矣而用之於不得已亦可謂一時之正故有所往而利焉不曰貞而曰可貞可者有不可之辭也

易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上言取財之法此言用財之法取之難而用之易可乎哉故設為問答曰當損之時易之用而可乎雖二簋可以享矣夫禮始於汙樽杯飲至陋也而所以繁者因於萃苟非萃也簡亦何傷此損時之律令也下之奉上謂之享凡祭享燕享皆是古者享禮陳饋八簋為盛四簋為中二簋為簡坎以一簋貳一尊則又簡故損以二簋時也且夫剛不可損柔不可益而有時乎損剛益柔者非人之所能為也時也凡損益之道罔不因之於盈虛時也適其時而人心孚矣損益居盈虛之中而盈虛居損益之終始天地之氣皆由盈而趨虛如水之赴壑也虛能吸盈能吐虛可益盈不可益故執虛所以招天下之盈而令之來者也據天下之盈不能招虛矣為道者亦然惟道集虛妄自尊大而凶事且至人之所欲加者不過曰賢曰聖而彼既自賢自聖又何以加極則必反附名之以愚非不幸也損剛益柔謂卦體之損乾益坤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人之惡剛莫如忿柔莫如欲宜皆絕而去之而

曰懲曰窒无乃姑徐徐云爾耶曰不然此皆從天賦中來喜怒之事也性本无偏而情必有節中節則不去忿欲而盡性聖人未嘗以為非性而責人之絕之古之絕之者誰也湯誓武成忿之聖也關雎麟趾欲之聖也忿則義忿而欲乃仁欲人倫之規矩也聖人有以用兩者而愚人乃為兩者用於是乎忿與欲之名立而期於懲之窒之夫懲與窒豈獨為下學設哉聖人亦然顧聖人之懲窒與常人異耳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

志也遄市專反

蘇子曰損益視盈虛以為節者也初九陽之未損則方盈也六四陰之未益則猶虛也下方盈而上猶虛則往不可後故我雖有事當且已之而遄往也其往自我則損之多少我得而酌之若盤桓不進迫於上之勢而後往雖欲酌之不可得矣其損必多故勢不可以不損者惟遄往可以无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下不堪多損也故初之時尚云酌損而至於二言弗損當是時上之需益也甚勤而下不可以虛其望要當以弗損之益益之凡生財之道不在於財而在於政事无政事則財用不足修其政事而下之損无秋毫上之益有丘山矣且所謂以義為利者非欲人主茹草飲水為匹夫之觕也貞者萬古賦稅之經守貞者无往而不貞也何憂於貧貞則不征征則不貞故貞則利征則凶而又當知天下有弗損之益不謂損之時而无君民兩益之道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下三爻无不志於益上者初之酌損猶以其益益之事與心合故曰尚合志二第以弗損益之有其心耳而事不與之偕故曰中以為志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下三爻三人之謂也雖皆志於益上而卦所稱損下益上者獨以六三一人之故故於此發其義曰益乎上有道貴專不貴雜若三人皆往以從上上必且見疑而適足為六三一人損是皆損之道也獨六三一人往則雖損其同類而得與上為友兩而相參專而不雜如天地絪緼男女構精而成化生之功皆益之道也以此見天下有宜一不宜三者天地男女之義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蘇子曰遄者初九也下之所損者有限而上之求益者无已此下之所病也我去是病則夫遄者喜我矣自初言之已事遄往則四之求我也寡故酌損之自四言之損其疾則初之從我也易故遄有喜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卦之稱損益者以貨賄言而貨賄可以多取乎哉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上為害以取下下為亂以攘上所得无幾而喪失滋多惟无以益為者能使天與人交益之焉六五損之主而以虛中受天下者也未嘗有求益之心而天下群然輸之不知其所自來且所輸為十朋之龜龜非賄也而效其靈智以裨國家之大計利有萬於賄者五貝為朋十朋大寶也以此為益而又弗

克違則畢致人間之福矣此豈力征天下者意念所能及哉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以昭其多士朋之龜非利之利而其利无涯以昭其大弗克違者辭之不得而受之亦安也又昭其无庸求冀之便故曰自上祐也言人力不至於此天也德與福俱人與我合天與人全而損與益復通為一此則為天下之大益損下益上者如是何惡乎其為損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者卦之所為受益者也不可以有損矣雖然无德不報宜以无損之益益其下无損之益若何晁錯曰爵者出於口而无窮此王者所以崇德報功而不待於損上者也語曰君子惠而不費此王者所以利用厚生正德而不待於損上者也然惟不貪之主能之耳故曰貞賦斂有常法不以權宜易而人始知其非自利也然後可吉可利可以得臣无家无家者不有其家也不有其家則有其國而已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下下上遐嫁反下如字

卦體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中正謂二五木道二體皆木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施去聲

天施地生乾一陽為震坤一陰為巽皆一索而得者其生何窮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懲忿窒欲止可謂之克己必遷善改過而後為
復禮乃有進益非雷厲風行不可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
厚事也
蘇子曰益之下損之上也故知損則知益矣逆
而觀之益之初九則損之上九也自初已上无
不然者惟其上下内外不同故其迹不能无少
異損之上九益之初九皆正受益者也彼之所
以自損而專以益我者豈以利我哉將以厚責

我也我必有以塞之故上九利有攸往而初九
利用為大作上之有為也其勢易有功則其利
倍有罪則其責薄故損之上九僅能无咎而已
正且吉矣下之有為也其勢難有功則利歸於
上有罪則先受其責故益之初九至於元吉然
後无咎何則其所居者非厚事之地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於
帝吉
是損六五辭也於此亦云皆以致柔虛中故也
六二臣也故變元曰永貞王者之於帝猶臣於
君也用此而享者吉皆受益而不忘報之謂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者不知其人之辭亦不知其數之辭亦不期
而自來之辭外有理外有分外有意外凡加於
吾固有之外者皆為外求而至不為外矣不求
而至人心駭之故云外受外益者未嘗萌外心
者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下三爻皆受益於上者也顧能益其可益而不
能益其不可益雖然風雨霜露无非至教明主

无弃人也不有凶事之益乎益用凶事宜如何
稱塞而可忠信誠確臣之質也不孚何以感人
主考吏度中臣之紀也不中何以事人主公朝
有體必明颺之而後昭臣之不私備禮有物必
恪共之而後昭臣之不惰畢舉四者庶有以自
通於明主而慰其曲成之心蓋人臣之道有懼
而不敢有然有修而不敢有求所以回明謹而
報王成者必如是乃可耳二體以二五為中全
體以三四為中中孚之中取三四也此於三四
而稱中行猶是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无妄不宜災而有災益宜用吉事而用凶事人以為駭而不知此天下之所固有也君子固有窮時而為人臣者固有所不得已故貞也孚也中也本吾理也而責我如此者乃以人治人而不為過我受其責亦還其初耳豈嘗有所加於我哉夫益之以十朋也則曰外来益之以凶事也則曰固有聖人之立言與人異異故有弘益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四柔而正有益下之志者也益莫大於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三之中行四當告之於公而使之從此迩臣之職分也四又與初為往来之爻而有遷從之象順衆心之所欲雖依遷大事亦利矣凡遷國必有所依或依大國或依山川故曰依遷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益人以誠而惠之以心則惠而不費夫惠而不費者不見其形不章其名而猶有問焉謂无心求益可乎惟其勿問也而人之孚我者亦惠我德如七十子之服孔子非惠其功惠其德也此所謂元吉勿與弗同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明勿問之為惠心也大得志固宜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上九无位之地窮地也剛則貪甚者也所應者陰无以正告已也夫與人同欲恒理也而專之則豈惟人莫之益雖事外之人猶將擊之矣勿與弗同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来也
傳曰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有君必有民有施必有報有與必有奪有利必有害相須之辭也无交而求執其一詞而舍其一詞所求於人者詳而求之於已者略夫誰與我失人弘多而不知擊我者誰卒非偏辭所能勝已

䷪ 乾下 兌上

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音怪 號平聲下同

君子小人勢同水火何日不思盡去之而至此始
言決哉前此其有愛而不忍乎天地之大也芝
蘭固生荆棘亦長夫荆棘亦有所用之也易於
一陽曰復幸君子之始来耳二陽曰臨則加幸
焉乃令足以有臨矣三陽曰泰泰者通也達道
也欲與之並生也四陽曰壯猶以理勝之於是
曰夬始謂其罪大惡稔而不必復疑決去之矣
聖人猶危之也豈曰決之而已乎名其爲賊敵
乃可服昭大義而申靈誅宜揚於王庭而事之
不可知者甚多雖曰垂成安可忘戒必也孚以

結吾黨之心號以協吾黨之力厲以肅吾黨之
志又先治吾私使舉事无閑從容張弛毋恃威
武且有進毋退有作毋止兼此數者而庶可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說音悅）
決者无疑之意无疑則決去之矣必以和者和
始中節
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
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
也（長丁丈反）
柔雖孤矣而猶乘五剛彼其髮雖短而心甚長

也不正其罪且將以其罪罪我故暴之於庭曉
然與天下共誅之可也孚號有厲皆所謂危也
危然後光告自邑不利即戎君子所尚宜通不
宜窮以暴易暴則窮道也利有攸往何也剛必
長而後有終坐失機會庸知死灰不復然乎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施去聲）
水澤在天而有不決於下者乎君子法之宜施
祿及下而忌於居德德者恩澤之異稱即祿也
施則不居居則不施復言之耳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大壯之長爲夬故夬初九之詞與大壯初九同
大壯曰壯于趾而夬曰壯于前趾前者進趨之
謂也見勝而後往者勝在往前故能勝之不能
必勝而往咎矣始進用事之人但見其易而不
見其難謂癭在於頸直割之耳而大犯彖辭之
戒安可與之共事哉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
也（莫音暮）
君子居常欽欽如對大敵況真常大敵乎惕號

莫夜警也有戎勿恤靜也警則有備靜則不亂中道乃得也此與大壯九二同故皆稱得中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頄求龜反

神勇不怒與小人處而頳發於顔淺矣三豈避私其配之嫌乎顧其心何如心誠夬夬雖去其徒而獨行若為所濡者然而見慍於正人亦何咎之有要之成事其心自著朱子謂溫嶠之於王敦類此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臀徒敦反次七私反且七餘反姤卦同

夬之九四近受傷於上六故象臀於上體之下姤之九三近受傷於初六故象臀於下體之上困之初六以其自傷故即其處而象臀四曷為而傷以陽居陰而與上六同體安決以受傷也臀傷則行礙矣故教之曰盍牽羊乎夫羊牽之固難前也縱之使前而隨其後隨所觸而觸之不勞而收功无能自任亦善任人而已顧四也意氣摧折之後寧无前却於其間雖聞此言安能信乎是以君子貴善養氣而防助長之害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莧胡練反

柔乘五剛而比於人主人主入於其數久矣統率群陽力非不足也而不勝其私如莧陸之感陰氣多而烈陽不能暴之使乾也不為中行累乎故戒之曰惟夬夬以決而後於中行无咎即无咎終未光也所以激之者至矣五君位而比昵小人則臭味且將移焉幸去之耶安得光唐代宗諱李輔國之死而德宗終不覺盧杞之奸似此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譬之垓下非无勝也而終已焉矣謂之曰終示困獸猶鬭之意以為君子戒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古豆反取音娶

陰善附而无所不遇不必有適主也復之来人心之所期也姤之遇人心之所驚也有不期而遇之義有草草而合之義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普遇之女取合易而遣去雖自制權而奴其夫所如而合應心不專來勢漸壯敵陽甚雄不令其始豈令其終一日不可而況於長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當乾陽極盛之末一陰始來天地初相見為五月之卦品物咸章郁然可觀而人不知其為姤也夫自遯至復為六二者六自剝至大壯為六五者六六二則无其臣矣六五則无其君矣若夫二五皆九惟乾與夬與姤而已夬未易得之時

也夬稱剛長乃終矣姤尚有君臣而席全盛之後故告之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又曰姤之時義大矣哉聖人之心皇皇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善入物而无不遇者惟風善諭人而无不動者惟言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柅女紀反蹢直益反躅貞錄反

剛而能牽止者為金柅九二象也初六之勢足以兼獲五陽而始遇於二既遇二已而復有他往之心不正莫甚誰能容之此為初六謀也夫豕之羸也特需時耳時至而其蹢躅可信得无戒哉此為群陽謀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魚初六也賓群陽也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推此義也小人之姤人人得而包之矣當姤之世而不爭以制陰為事至於蹢躅而後圖可乎故二之與初毋曰此四之民而弗包弗包而令其見賓義之所不可者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二九三皆與初六同體者也二以其德包之而三乃用力則不免於傷故必危厲而始无大咎也行未牽者初牽於二不牽於三不能牽則見傷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遠去聲

四不中正有民而不能包之以縱其惡然則凶不在他起而在四起也蓋魚在外而失之猶可言也魚在包而失之不可言也已則遠民又誰

尤焉小人而名之爲民何也盖以位民則小人
也以德猶之爲小人也民无遠識柄用之即小
人耳易諱小人於明時而姑稱民焉目之爲民
可引而親之以爲已包目之爲小人則有棄之
而已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
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舍音捨
茂樹之下其草不生杞非包瓜之物而所蔭旣
大蔓自不蕃猶君子非爲制小人修德而精神
自足以攝服之孰敢肆也雖當一陰暗長之時

憂之宜甚何可以露聲色驚耳目乎哉法制於
已然禮防於未然止邪僻於未形遏人欲於初
動皆所謂包亦所謂含章也至於少成若天性
習慣成自然移風易俗返朴還淳則命之復來
忽若有隕於天而不知者以盛德處尊位宜用
此過化存神之道爾志不舍命者言其心不忘
回天也人主之志不舍命而命安得舍人主乎
包魚所包者專其象小包瓜所包者廣其象大
臣主之別而德亦殊也陸敬輿所謂君相造命
彖所謂天下大行以此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角剛而在上露而善觸者也上九含德而用力
故吝特其心在於禁回故无咎耳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
攸往假更白反豐渙卦並同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
致孝享也說音悅
萃之時地不改闢矣民不改聚矣而要在得民
心王假有廟以致孝享報本反始示天下之有

先也此與渙稍異渙初立廟而此則假廟其聚
已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而聚天下之精神
意則同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萃者爭之所由起也五能
萃二四能萃初近四而无應則四能萃三近五
而无應則五能萃上此豈非交爭之際乎惟大
人能因其所萃而收之故不必使物盡萃於我
而能使天下之萃物者萃於我九五之謂大人
矣順以說剛中而應四從此萃矣一雀適羿羿

必得之威也四之謂也以天下為籠而雀无所逃五之謂也故萃有二亨始之亨謂萃有亨理也然以其未見大人而慮有不正之嫌故又曰利見大人亨此之亨從聚以正来也見大人之利也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王假有廟收人心也利見大人因人心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暢人心也當全盛之時而嗇其用人何能暢故享祀豐潔以昭民力之普存可也於此時而禁人之攸往人何能暢故弛關治鄣通道於蠻夷可也時當然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上上聲

以新易舊曰除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號平聲握烏學反

萃之時宜萃於五而可也初六本與四為正應而近比於二欲因二以通於五其志亂矣然四亦純臣也因四以通於五胡為不可若呼號而取合雖衆以為笑何傷哉勿恤而必往咎可免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禴羊畧反

二有中德而不受變於俗者也四方萃初又萃三我則引二陰而萃於五不亦違時而速咎乎四亦與人主為萃者也庸何傷故曰吉无咎積孚之極通於上下雖无大牲用禴亦利處萃下體又陰也故但言用禴亦可以觀其弱矣張子曰凡言利用禴者皆誠素著白於幽明之際也未孚而畧禮則神怒而民怨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三无正應而欲求萃於四以通於五才德皆劣无足往也然時方萃物豈固拒一夫哉哀吾窮而相收矣上巽者六三附於二陽有巽象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位近於君而聚物之權與之齊以陽居陰疑其所為未盡善也故必大而始吉且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人主席休承慶據天下之尊中外宴安可无咎矣顧此其遭而志未光於天下懼不免於悔何則如二之孚孚於我也如初之孚孚於四也私家張而公室微小群植而大群妨各以其類爲萃而萃分志安得光乎哉人必曰破私家散小群而聖人教之則不然教之以元永貞增修其德而已蓋彖辭之所稱大人者謂九五也夫人主也而又何稱乎大人謂大而始能忘位以任人使所任之人爲吾孚也故比之辭曰元永貞此亦曰元永貞元者大也永者永此也貞者貞

此也君必大而能萃故稱九五爲大臣亦大而能萃故曷九四以大然此二大又有分矣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齎牋西反洟音夷

无德而自高誰與萃者必痛自悔責不寧而後可附於明時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巽坤之女也豈見禦於母乎故曰柔以時升萃之大人謂五升之大人謂二二浸而上疑於偪矣惟剛中也何恤焉故曰有慶也南征取象坤與巽皆位於南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升之時制在二陽而二陽宗初以成巽體允信久矣以是而升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剛中下應者爲萃剛中上應者爲升皆著此占

於第二爻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蘇子曰九三以陽爲陽其升也果矣六四以陰居陰其避也審矣故曰升虛邑无所疑也不言吉者以至強克至弱禍福未可知也存乎其人而已

六四王用亨於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於岐山順事也

蘇子曰上有所適下升而避之失於此而償於彼雖不爭可也人或能之今六四下爲三之所

升而上不為五之所納此人情必爭之際也然且不爭而虛邑以待之非仁人其孰能為此太王避狄於豳而亨於岐方其去豳也豈知百姓之相從而不去哉亦以順物之勢而已以此獲吉夫何咎之有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張子曰柔中極尊不拒來者使物皆階已而升正而且吉志宜大獲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自生以往誰非當死之年自仕以往誰非當止之年而人乃求生不已枉理而保身求仕不已枉道而保位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罪人也所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者何哉期足而後知足必无足時期止而後知止必无止曰无非可足可止是稱知足知止反是則冥升蹟道也亦有冥而不可不升者其惟不息之貞乎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是未可以言止雖然謂處世戒冥升而學道乃利不息之貞可乎道味愈深世味愈淺相為用者也道味愈深則不驚愚而為怪若食息起居自无他異異之即息機非常道也蓋自天下有好進者而後知足知止稱焉有輕生者而後養生稱焉有重生者而後无生稱焉聖人則大常而已冥升无所往矣无所往必不息之貞而後可不息之貞常道也

易學卷六

易學卷七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以最上之乾陽而幽繫於坤陰之中是則坎水下四而為困以最下之乾陽而浮溢於坤陰之中是則坎水上行而為井剛揜者九二之見揜也猶有說焉故能亨大人者九五也能貞於大人則吉以二之具有剛中故也兌為口故彖言所以困我者皆此諭諭訑訑輩耳安可據以為信我亦安可尚口以祈人之見信乎愈言則愈窮耳非處困之道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下漏澤上枯安得不困人所以為困縛者惜一死耳視死如歸復何患焉致命猶言授命授命則可以任天下之綱常成天下之事業夫困固當亨也而必以亨為懐亦甚妨宜有達天知命之學與成仁取義之道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欲揜二之剛而反不免也株木幽谷皆坎塡陰下之象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紱音弗 亨享同

易之稱酒食惟陷於坎者有矣需之九五居尊位而猶在險則托此以需困之九二居下位而正在險則溺此以困凡小人之困君子也力能制則刀鋸加焉上與初合而困九五者是已力不能制必以飲食男女之欲壞其心初與三合而困九二者是已然猶以說為險故困之以酒

食二具有剛中之德而又應同德之主行見有朱紱之慶朱紱命服五之所以爵二者也二當如之何事會之来不可知當為其自我者而聽其自天者若亨祀然致吾誠而已神之至與不至福之錫與不錫惟其自至故曰利用亨祀而征行則凶要之於理必无咎矣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六三與二陰共揜九二者也二石也惡可以犯

二陰蒺蔾也惡可以據卒之名辱身危而妻不可見夫所爲爲不善者恃其黨耳一敗之後黨安在哉上爲三之宮而以六見六則非妻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與二本同乾體而稱與者也但四比三而應初又不當位故二之金車徐徐乎來而吾亦困於推輓之艱吝可知矣知吝而善爲之有終矣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說音悅）

五當困時而有上六之劓我也初六之刖我也獨九二吾應而爲六三所間則赤紱之徵又困矣然有中正之德而患不濟乎徐之必有說焉利用祭祀意與九二同享祀人臣所以祀宗廟祭祀天子所以禮百神君臣異詞也赤紱正也朱紱嚴之也其爲下受上之辭一也困之時三陽皆有徐意享祀祭祀亦皆此意象曰受福則信其有必至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藟力軌反臲五結反卼五骨反）

附人者已寧无附乎哉棄而牽己者葛藟初與三是也固喪敗之囮也剛而難乘者臲卼二與四與五是也豈肯爲我掩乎慾而犯剛動皆成悔悔尚可也因悔而悔可以得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出乎人事之外而有不可以理推者故曰未當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喪去聲汔許訖反繘音橘羸律悲反）

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也巽乎水而上水言以巽稱而隱之道入於水下而上出其水始而相度繼而鑿浚莫不因地之利用人之謀而奪天之巧以成濟養之功也故邑可改而井不可改既无所改則彼亦无喪此亦无得而往者來者皆得以井其井居其所而遷也井井者若汲取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何利之有亦宜巽乎水而上水可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

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剛中謂二五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勞相皆去聲）

水在下循木而上行有井汲之象非謂用木以汲也彖固言瓶矣亦非以木爲井也爻固言甃矣勞徠其民使之勸勉相助然後井養而不窮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泥去聲舍音捨）

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以陰居下故於井爲泥爲舊泥則人莫之食舊則禽莫之顧也

爻不渫滌爲井泥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射食亦反鮒音附）

二有泉矣顧其泉旁出爲谷而下注於鮒又其汲者操敝甕以來所出幾何下比於初注鮒也

上无正應甕漏也故曰无與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渫音洩）

不停汙曰渫治也去汙穢之名既渫之井至潔矣而不爲人所食使行道之人爲我心惻非井之尤也可用汲矣汲者其王必明非獨井之遭亦往者来者之遭也並受其福矣以陽居陽在下之上故期之如此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甃側舊反）

四上出矣而非陽剛无及物之功故曰甃甃者修塼治井所以禦惡而潔之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洌音烈）

洌甘潔也井深則泉寒有美而不竭之意焉陽剛中正故爲此象食則上出之功論重於中正之德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收鹿盧收繘者也幕蔽覆也有孚謂資之深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爲功而坎口不揜上六雖非陽剛而有九五爲之泉故曰有孚元吉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已舊讀如以謂必已革之日而乃能孚於人所謂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宴如也

愚謂爲戊己之己金曰從革於干爲庚兌之行

也遇離而革先庚一日爲巳居火與金之間當
其時矣於是而敷信於人加之以元以貞亨且
利而无悔也聖人於他事必責重於人而於革
乃責重於時非其時也人事安施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
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
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
乎人革之時大矣哉說音悅當去聲
李氏曰不可犯者聖人之常不可回者天人之
變極吾之常遇彼之變適然契乎此心者理之

融也聖人以天心所嚮爲從違以人心所屬爲
去就而以吾心之至理爲的準不忍斯民擠於
不可救藥而寧自冒其不可測知之勢德少慙
乎吾身將大安乎天下樂未善乎一時將大聲
乎後世君臣之分森乎千四百年之餘天人之
際清乎六十七王之久桀之心融之理孰知自
素契於順應之先哉如其喜事僥覬妄意更張
一之不成亂危已繼而聖人本心始不表襮於
千古作易者懼之故以革之大者著之彖聖人
之杜其漸如此愚謂聖人舉事无一不與天人

通也堯舜之禪禹之繼皆薦之於天而天受之
暴之於民而民受之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
也寧獨湯武哉特以湯武之革尤駭人觀故於
此言之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歷同曆
易於革而言治曆明時惟曆當隨時考驗而合
天者也楊泉曰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寒溫
以爲早晚之期故立曆日書曰欽若昊天曆象
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杜
預曰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蓋

天下之法後世盡疎於古而獨曆能密於古元
郭守敬授時曆是已古曆用積年日法而天運
不齊差常在毫秒之間不百年皆不合授時不
用積年日法而一以考測爲主日分一萬分爲
百秒謹候二至遠近晷影而酌其中以冬至日
時分秒爲氣應以冬至距朔之日爲閏應以歲
實加氣應即來歲之冬至也以歲實加閏應滿
朔實去之即來歲之閏餘也上推往古每百年
長一下驗將來每百年消一密而備簡而明則
順天求合而已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四分之一

略言也天運常有餘而歲運常不足測景驗氣
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
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
强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
退一度定爲歲差歲差立而七政之躔度明矣
求日月交食莫如朔望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有奇言平行也二十九日有奇而會言經朔也
然日陽精也行南陸則盈行北陸則縮月陰精
也行近日則疾行遠日則遲而古者用經朔月
一大一小故有失閏而食於非朔望之日授時

不然以辰集時刻所在定朔朔定而食期始不
爽天運益可驗行之至今不廢云此隨時考驗
之所以不可已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
也

朱子曰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爲故爲此
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
名而義不同也其占爲當堅確固守不可以有
爲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
嘉也

一爻爲一日過離二日爲已日之象初无位二
有位矣初无應二有應矣柔順中正而文明又
有德矣有德有位而有應可革之時也而然後
革之寧詳緩无遽急如是則往吉而无咎聖人
謹重之意可見矣卦曰已日乃孚爻曰已日乃
革之意不甚遠乎所以革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
何之矣

革難乎當也初不及故勉以鞏三已審矣而太

剛也疑於妄行不中也又恐謬於貞而不通故
以征凶貞厲爲戒夫舉大事而有不犯凶厲者
乎妄行必凶而不妄亦不免於厲愼之哉必也
議革而至於三就不妄矣不膠矣有孚於衆矣
又何之而不革許之也爻爲口故象言第三爻
故象三就革言三就如洪範謀及乃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之意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程子曰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
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

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係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濟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革之時也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爲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人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朱子曰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爲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愚嘗有言曰禮有定而易无定聖人不寓教於一定之禮而寓教於无定之易何以立人極哉易之爲教寓有定於无定者也吉凶之數對峙而立循環而來至无定也如以吉凶立教而已則若探鉤鑽禾必有修而凶悖而吉者而易不然也寄吉凶於上下六畫之中六畫定則彝倫昭而時位定符與不符其分已久符者无論已不符者或處卑地而得尊爻弗敢居也或履違事而得善爻弗能居也或柔弱資而得強爻弗可居也故穆姜知已之无隨而子服伯子策南蒯之將敗彼二人者得凶固凶得吉亦凶不能反而吉然則易之爲教實制於禮而未始无預定者也未占有孚聖人爲世之借湯武爲口實者防易之通例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蔚音鬱

革道已成君子豹變文章蔚然其小人革面而從君矣夫以下愚不移而能革其面亦可以止而勿求矣求之已甚此入莁而招也故征凶而居貞吉盖敝之始也患乎難革革之就也患乎難守守成以文治之經也居貞者善治之非不治也虎大而豹小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能神故大人爲虎君子爲豹嘗謂革之六爻周室之事具矣於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而見固志焉於泰誓三篇而見巳日之革與三就之孚焉於牧誓而見改命焉於武成而見虎變焉未占

有孚故稱順應之師然取天下不易而安天下尤難則豹變之爻所以係也夫以商亡之後微箕皆革而殷人士之心不革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大抵皆爲是作至於康王三紀之餘猶惓惓稱道洽政治一語豈顧以力征哉征凶居貞吉聖人之戒不亦宜乎抑非獨衰世然也禹曰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皋陶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然則始未嘗不威苗以刑而頑如故則咨禹徂征又如故則益贊禹班師而帝乃敷文德舞干羽七旬而始

格之夫干羽何以愈於兵刑哉帝之搏苗猶搏孤豚耳而猶與之並生夫然後苗知其侮慢自賢之爲非而如天好生之爲大安得不心服也夫舜禹之難如此而況商周乎善人百年而去殺王者必世而後仁習染深者固難移純用德者效必緩必遲久之而後老者死壯者者少者安於吾之教始可以革其心其君子素閑於禮義可以禮義移而小人冥頑不靈猶之豹可變貍不可變也故征凶之戒居貞之訓周公自以其所以治殷者著之於爻爾雖然天下之變多矣前代之干政革每因舊爲新自秦一大變而遂大受其敝矣若我明興○高皇帝取天下頹綱敗俗犯深怨極忌而一緒正之爰自宮閫逵于華戎咸軌於肅而无幾微牽係之累雖斬刈不少而夷風盡革大勇智所成就安可與拘牽尺寸者道哉然則居貞之吉豹變之事豈所以盡虎變之情乎亦存乎其人與其時焉耳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吉字衍）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

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亨飪以大亨之亨皆音烹上上聲）

子夏傳云初分趾也次實腹也中虛耳也上剛鉉也故曰鼎象也朱子曰享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賢則饔飧牢禮當極其盛故曰大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革以改命至鼎凝之不正何以凝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出尺遂反　否音鄙）

鼎三足今兩則拆且顛矣非利也然當鼎之初

未嘗受實之時而因顛以去其舊惡未爲不可何悖之有此以其應四取義也又譬之得妾而因得其子以賤致貴抑又利焉此又以其比二取義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怨耦曰仇非善匹也謂初也二與五爲正應而以初爲妾剛能制義我仇雖疾而不能我即故吉即則其凶有甚於四矣即就也陽爲實二三四皆有實者而二以得五制初爲功三以未得五爲塞四以比初致凶夫初六之不利於人如此而彼其爻聖人未嘗言不利何也蓋用之爲妾何不可自此而往不可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塞悉則反）

耳五象雉文明之物離象雉膏三所承之實也三欲上通於五而非其應失其君臣之義故五之耳爲三革矣夫耳者鼎之所以行也革則莫我援而不可行雖有實如雉膏之美能見食乎顧天下寧有賢如九三而長貧賤者乎吾知陰陽將交暢而爲雨悔可虧吉可終矣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折之舌反　餗送鹿反）

餗鼎實也下應乎初初趾方顛則覆其實矣形渥赧汗之義不副其先資之言故曰信如何此大臣之所任者誤大臣而大臣自誤也

九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鉉玄典反）

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二三四皆鼎實也然必五與上相得而後能有是實必五有是中德而後能受鉉以有是實故曰中以爲實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剛而溫者玉也上九以陽居陰者也金鉉可烹而玉鉉不可烹爲重而已與爲實者異上出乎今位之外者也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虩許

逆反啞烏客反
喪去聲下同
震之大莫若雷聲聞百里大雷也惟心懷至敬而有事於大獻享者能无懼而不失其所執然不易得矣其惟長子乎匕棘木為之取赤心之義長三尺而刊柄與末祭祀烹牢於鑊實諸鼎而加冪焉薦則舉冪以匕出之升於俎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雷驚百里而祭者不失其匕鬯敬有所甚篤

而懼有所忘也推此心也臨九仞之淵而不危搏虎豹御龍虬趯然躍於其不戒之側而不懾故可以當大任而不疑又非暴虎馮河者儔以剛大配道義者也此所謂聖賢之大勇張子曰震卦以君出子在而言故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洊在薦反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故其辭與彖同屯之初亦震主也而其辭亦與彖同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初九震主也以其威動而上奮誰能禦之而況二之柔乎大喪其貝至躋於九陵以避之矣夫震之時不喪匕鬯者稱焉而此乃大喪其貝逃逃人谿可謂得易无能之甚然居中得正是善禦禍之道也雖棄去弗顧而行與吉會不用追索而七日可得時過而復此其常也十萬曰億億喪者大喪之義九陵逃於九四之上而就於五之象也七日得之文震與既濟皆於六二見之蓋自二而上又自上而二其數七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蘇蘇神散精喪之狀三柔不中正居常不自持而況震之時然居初猶遠无為避也行可矣顧庸人不知時義強作解事而一无所忌則寇又其所自招如以震心而行何眚之有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泥去聲

初與四皆震主也而初能震者以其氣銳且在二陰之下而又有四為之逆待也四則不然時

過則銳奪在四陰之間則障深四能為初待而初不能為四待則援盡其震遂泥溺而不能自舉矣豈復光亨乎哉遂者无反之意

六五震往来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来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二乘初剛之銳故曰震来厲五乘四剛之泥其震或往或来而不能銳故二大有喪而五大无喪二勿逐以聽其自得而五則告以有事盖位也時也勢也皆與二不同且其中又足以運[illegible]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索索落貌矍俱縮貌）

索索矍矍則神氣銷殞而顧瞻徊徨視蘇蘇為尤甚震極而不自存矣未就五耳若下就於五而震動之戒先于其鄰不待于其躬則无咎矣夫于其鄰必藉婚媾之力焉有用其力而能已於其言乎固君子所當順受而勿之有衛可也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背者心之後郛也靜止之極者更无復心心去而背獨存則止其背而已既空其心則空其身既空其身則空其人故居其室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空空之極也夫思曰睿睿作聖聖人之學以无思成其思而通天下之思无取於徒空也斯人之為艮也如是與時行時止者異矣聖人時止則止止非我也時也時行則行行非我也時也身有行而心常止明為光體光為明用此聖人所謂止也如而夫者止而止也竟无行矣故內不獲其身也上下敵應而无往来之與故外不見其人也是虛无寂滅之止而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也僅无咎而已或言釋氏亦以斷滅為邪見了了常知為正果真空之中玅有出焉與前義正符愚以為釋本談空其所以起教者為生死一大事因緣而起則惟空之不得而所謂了了常知者知此空耳語雖兼乎妙有意實專於空空也吾道以其身公於天下不

為生死起教所謂知者知空而已哉而所謂空者空空而已哉是可以得吾止彼止之辨蘇子曰所貴於聖人者非貴其靜而不交於物貴其與物皆入於吉凶之域而不亂也故夫艮聖人將有所施之艮止也止與靜相近而不同方其動而止之則靜之始也方其靜而止之則動之先也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言艮之得其所施者也施之於天下之至動是以為頤施之於天下之至健是以為大畜今夫兼山艮是施之於背而已背固已止矣艮何以加焉所以為柅者為輔也所以為防者為水也今也不然為輿為柅為山為防不亦近於固歟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此所以不獲其身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此所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物止各於其所是果能止也哉背止於身身與之動而背不知也今我施止於物之所止有太於是物者則挾而與之趨矣我焉得知之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其庭未嘗无人也有其人焉敵應而不相與則如无人是道也非向之所謂光明者也以為无咎而已右子瞻

之說云爾愚有取焉蓋聖門之所謂止者與二氏異二氏之止息緣斷際之謂也聖門之止止於至善所以應緣而非息緣所以善際而非斷際未嘗有身未嘗不獲其身未嘗有人未嘗不見其人非貴止貴其止於至善也若二氏則一切止而已艮已止矣而又艮其背此非一切止乎三代而上必已有是說而聖人非之故於咸曰咸其脢於艮曰艮其背而咸脢止於无悔艮背止於无咎斯見其不足之意矣易以變化為宗而聖人所貴擬議以成其變化也如以止而已也未之難矣凡重卦皆上下敵應而獨於艮發之何也諸天地水火風雷澤之類皆有流動因仍之勢尚非敵比惟重山交抗而不相下故曰敵應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人心最危而不知止。聖人教以思不出其位。止妄思也。曾論以為曾子之言曾子之學篤實而近裏深有味於此矣夫思將以行之也於位无當安取於思雖探幽索遠乃學者事而總須歸於切近若事不着己理不靠實而徒揣摸彷彿

於意象影響之間是烏稱思何也出其位故也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所居在此所思在彼世豈有越跬步而千里駕晷刻而千歲者乎域吾心於規矩準繩之内而心始專放其心於鴻鵠弓繳之外而心不專必將履其事者責加於其身而得失憂虞迫於其外操心危慮患深必不能舍正而趨蹊遠利而就害必不能假人思為我思人亦不能以彼思代吾思必不能恃試思為已思淫過思為得思此思與此位適相脗合然後知其所止而稱乎其位何也位以内不盡分者何限而人之精神才力有窮不從苦心過鬼神亦不能通也夜以繼日猶恐失之尚安能溢於其外乎凡出位之思或以好大或以騖遠妄意名高以示能兼卒之與愚憎憒慢不思者等為已謀則危殆為人謀則不忠洋洋乎若奇而捕風捉影汎汎乎亡有不惟敗事抑亦謬理究至位内位外兩成錯誤惟通於此者為能達於彼而兼内與外兩舉之者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事之當止者於其始而止之可也中道而止无及矣初六陰柔懼其始於止而終於不能止也故戒以利永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拯音拯 承也

以咸之例例之則初趾也二腓也三股也四心也四為隨百骸之所隨也心欲行則腓先動腓最難止者而止之則其止甚矣夫初可以止而二涉用事之時不可以止止則心之所之孰其承之焉有心而能退聽於腓乎故曰不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夤引真反

限者身上下之際腰胯也此而止之則俯仰為艱屈伸胡待上下判為二物若列純其夤者雖有膂力无所用之艱蹇困其天忿懥焚其和厲薰心矣徒止之害如此善事心者時之而可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不言艮其心而言艮其身艮其身則艮其心之至者也知艮其身之不可則知艮其心之不可安在其神變化而入聖賢止諸躬而已不能及遠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殷道興威王三年不鳴一鳴而齊國驚皆非偶然而已不然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者亦可謂賢主矣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上九艮主而居艮終止之至堅者也敦篤實也官怠於宦成志驕於意得學落於氣衰交攜於白首晚節末路其難久矣厚於終止於至善所以吉也敦臨敦復皆坤象艮山乃坤土而隆其上者也故亦象敦凡上爻除井鼎外鮮吉惟艮在上體者八皆吉嘗統論之卦言艮其背不言艮其心艮其背者艮其心之極也六爻不言艮心而皆關於心艮其趾戒妄動也以其初故曰未失正非予之也未失而已二當有為之時不可艮矣腓不拯心而欲心退聽於腓乎此以止一腓而移其病於心者也三當限處所以為屈伸者此而止之不快尤甚又以止一限而移其病於心者也四當心處而第言艮身身且艮焉心可知矣无咎與彖辭同故曰止諸躬不能及天下國家五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或謂不能止心而能止其言故悔可亡夫安有不止於心而能止於言者哉不稱有序矣上六而稱敦艮非與其艮之極與其極而能動時行時止也故曰厚終咸主於感六爻每戒其妄動艮主於止六爻每戒其過靜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漸者進以序而不迫之義巽女在外將入而未歸艮男在內方止而未進有女歸以漸之象聘則為妻奔則為妾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備而後婚女歸之漸如此胡氏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然皆以艮為主艮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以正為取女之吉止而巽則其進以正為女歸之吉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下體一陽以艮進上體二陽以巽進皆漸之義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進得位者自二至五用事之爻位皆得正故可正邦而有功剛得中謂九五也諸爻之正亦可

謂得位矣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旨釋利
貞之義止於下而巽於上漸孰甚焉其動何窮
總釋卦爻之義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最漸者无過於木不能揠而長居賢德以善俗
豈一日之力哉居賢德集衆正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
義无咎也
鴻陽鳥而水居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志在千里
而往來有時飛則長在前幼在後鳴聲相呼其

止巽不窮之義而以漸往者惟鴻有焉六爻取
象亦自下而漸上云干水涯也漸于干則在下
之象也鴻鵠未擧近人而易侮厲始无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
飽也衎苦旦反
鴻食呼衆而和鳴漸磐則進於干離人群矣故
飲食衎衎而和樂矣象言不素飽又彰其德也
二柔順中正而上有九五之應故有此象占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
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
禦寇順相保也離去聲
陸平原也去磐而漸於陸進則進矣而不能安
非水鳥之所宜居也三无應而親四四无應而
奔三三務進而妄動故征則不可還四失守而
私交故孕則不敢育凶莫甚焉惟以此剛而禦
寇利耳三四兩爻巽艮之主也卦稱女歸吉而
此言凶者卦以兩體論巽女可以歸艮男而爻
貴正應四女不可以歸三男也利禦寇者以為
聚保故也蓋夫婦貴應而禦寇則乘承亦可占
法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
以巽也
四以陰柔而進據三陽之上三能安爲之下乎
三不安而四能安乎故如鴻之漸于木鴻趾連
而不能握枝非木棲者也桷平柯也得平柯亦
可少安矣因有順巽之德或得安寧之道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
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陵高阜也漸陸者尚失所居而況於漸陵乎三
之婦孕而不育而五之婦則歸而不孕或間之

故也然正應也漸必不窮也終諧其所願欲特
徐之耳二應五而為三所間故云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
為儀吉不可亂也（陸宜作逵）
逵雲路也高飛之翮長者在前故曰可用為儀
儀則群羽皆有序矣安得而亂之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
歸妹人之終始也

萬物之所以終而復始者天地交也人之所以
終而復始者男女交也故曰大義
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
也（說音悅）
妹少女之稱先儒以為姪娣云以少女歸長男
未為害惟說以動乃不佳卦之稱歸妹以此位
不當者自二至五皆不得正柔乘剛者下體三
乘初二之剛上體五上乘四之剛蘇子曰歸妹
之爻男女皆易位柔皆乘剛此男所以說女而
致其情者權以濟事一用而止可也以此而征
則凶且男女皆不利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夫長男之與少女偕也而能終乎君子謀其難
終當慎其始取適於目前也而他日之患滋多
記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
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哀公問於孔子曰冕而
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
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
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冕而
親迎親之也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

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此漸之
所以為女歸吉而歸妹之所以與漸反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
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
常也
蘇子曰歸妹以陰為君在兌則六三是也而初
與二其娣也在震則六五是也而四其娣也所
以為兌者三也故權在君所以為震者四也故
權在娣權之在君也則君雖不才而娣常為之

用權之在娣也則娣雖无能為損益猶要其君
六三不中而居非其位跛眇者也其所以能履
且視者以初與二屈而為之娣也二者各致其
能於六三故初九曰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九
二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已有能履能視之才
不以自行安為之娣使跛者得之以征眇者得
之以視豈非上下之常分有不可易者邪故物
九之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九二之象曰未變
常也九二亦娣也其不言娣何也因初九之辭
也且跛眇者一人而為之視履者二人是二人

者豈可以廢一歟故其象曰跛能履吉相承也
是以知其皆娣也已有其能而不自用使无能
者享其名則九二非幽人而何哉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蘇子曰古者謂賤妾為須故天文有須女六三
不知其託行於初九而自以為能履不知其借
明於九二而自以為能視是以棄娣而用須未
足以當娣也失二娣之助則以跛眇見黜而歸
矣歸然後知用娣故曰反歸以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
行也
蘇子曰九四六五之娣也以為權在已故愆期
不行以要其君君猶待之有時焉而後歸此其
志以為吾君必有所待而後能行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
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
中以貴行也
婦人之性未有不妬者帝乙之妹歸而使其娣
之袂良於已此非跛且眇而託之於娣也能用
其娣故也以位則君娣所不敢加以德則中娣

所不能加故曰月幾望又曰以貴行若无以用
其娣而娣橫加之欲不妬者亡有蓋四以才勝
而五以德勝矣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
无實承虛筐也刲若圭反
娶婦以承宗廟祭祀也上六无應所求不獲女
承筐无實未嘗承也士刲羊无血未嘗刲也虛
有其名耳曷利焉彖所謂征凶象所謂永終知
敝者此矣或曰約婚不終之象不必不終即嫁
丁非利秦穆姬占之矣或曰承筐无實食不績之

蠱也刲羊无血用已死之牲也

易學卷七

易學卷八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假更白反

王假之言王者至此時云爾豐有憂道焉而云勿憂蓋有智者皆能憂而空憂不如勿憂也當思其作為何如憂而或為勢格或為人掣雖起而救之濡緩不力或詆曰為大或詆曰妖言始於憂而終於不憂者皆是宜日中者日中則精明而照徹昃不久而宜勇圖固非庸君世主之所能為亦非良臣才士之所能為必王者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之時宇內寧謐財力充衍王者際此有侈心焉挾小前人之制度而張大之矣夫萃用大牲也豐之尚大不可以暢人情乎而胡為憂之人情何饜之有務大而不休猶火之上炎而不止也為灰為燼可立而待至是而悵豐亨豫大之說之為邪何如早憂之之為便計乎憂之以為便計也則不宜徒憂而宜日中宜日中者宜照

天下也日既中矣无能挽之而東然當崇惜晷
光而日新其徳洞察萬微沉幾默運反其多故
之習而歸之寧一之域則不虚此日而可以永
日何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虚與時消
息人與鬼神盡然也乘其未昃而圖之猶可及
也必曰吾如氣化焉何哉則其尚大也孰勸之
而其不為照也就禁之氣化耶人事耶无貴於
王者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折之舌反）
蘇子曰傳曰為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故易

至於雷電相遇則必及刑獄取其明以動也至
於離與艮相遇曰无折獄无留獄取其明以止
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
過旬災也
明動雖相資而明每患其不盡動每患其過以
過極之動而乘不盡之明此豐之所以可憂也
宜日中者欲其明極而動不極神明之不遺而
默成之无迹也離之三明皆為震動所掩初九
為九四所掩以其皆陽而非配也則欲發其掩

而不可得以其猶為配主也故往而從之縱使
遲遲至於浹旬理亦當合何咎之有十日為旬
亦頗久矣而猶未為咎聖人恐其以不效自痛
而寛之也雖然加因循焉亦非宜也故夫子又
曰過旬災也不可无汲汲也尚如尚主之尚言
雖非配而與配同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
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蔀音部又蒲口反）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
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沬音妹折音舌）

豐其蔀豐其沛豐其屋皆大其外以為可觀之
狀而實妨於用反成障蔽之義星不晝見避日
光也日虧則星見人蔽日而窺則星亦見茂林
之下可以見星也翳日而覩星蔽大明而覩小
明舍其昭昭而事其察察此正疑主之深疾凡
蔽日者陰也六五以其陰蔽六二而又蔽九四
故皆云豐其蔀上六以其陰蔽九三故云豐其
沛而上又以其陰自蔽故曰豐其屋蔀蔽覆之
物也沬小星也發發去其蔀也草棘曰沛謂沮
洳之地草木繁多之所也蘇子曰蔀蔽之全者

也見斗闇之甚也沛蔽之不全者也沬小明也
明闇雜者也六五之謂蔀上六之謂沛何也二
者皆陰也而六五處中居闇以求明上六處高
强明以自用六二之適五也適於全蔽而甚闇
者也夫蔽全則患蔽也深闇甚則求明也力六
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故曰往得疑疾
有孚發若吉以陰適陰其始未有不疑者也六
二雖陰而離明之所自出也故始疑而終信也
若夫九三之適上六則適於明闇雜者也用人
則不能自用則不足故不可以大事也君子不

畏其蔽而畏其雜以為无時而可發也為之用
乎則不可不為之用乎則不敢故折其右肱以
示必不可用而後免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
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以初尚四故稱配主以四下降則稱夷主一也
九四掩初九而已亦為六五所掩自非得賢共
理而能啟其覯乎當此之時惟孜孜降接可耳
位不當者所處非其地所遇非其時也
六五来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宜日中之時惜分陰之不暇而况為障明妄動
之計哉六五過動而明不足者也如能招来天
下之英賢借明於人而慶譽歸於巳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
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
也（闃苦狊反）
豐其屋其明闇猶雜也至於蔀其家窺其戶閴
其无人更何見乎從外觀之巋然翔於天際乃
自藏耳雄其才智謂天下无一可當吾意者而
天下逃之楊子雲曰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

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其謂是夫
䷷ 離上 艮下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
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六二六五二陰據用事之地而九三九四上
九三陽游寓於其間所以為旅小者為主而大
者為旅也旅安得大亨六五以柔得中乎外而
順乎剛又止而麗乎明艮貫深蔵若虛君子容
貌盛德若愚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皆其事也故

曰小亨旅貞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非火久居之處旅而已囹圄非福堂也柰何令人久居取山之象而慎刑取火之象而不留獄可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羇旅之世物无正主近則相依而已初六柔而在下不能自致於四而托旅於二既已細矣二復不能自振而待三則初為兩郎僮其細彌甚故曰旅瑣瑣勞則倍受其勞而莫之酬傷則先受其傷而莫之憐故曰斯其所取災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心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善者六二居中且正為即次上承九三之實為懷資下役初六為得僮僕之貞心初雖四之應而四為三所隔終无徒取諸人之尤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僮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喪去聲下同）

以一陽統二陰而居下之上過剛不中故焚其次二之次喪其初之貞若是而能懷其資乎危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處上聲）

九四非過剛者又居上之下愈於九三遠矣然視之六二終不及焉雖即其居處得其資斧而我心猶未快居於非用事之地又初吾僮僕而為人所得事事須躬安能快也于處與即次稍異資貨資財斧防衛之具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射食亦反）

善賈者明於輕重之數而以小物往大物來射雉者矢必與之俱歸令亡矢則无獲也然善賈者豈以一失利而遽已乎不患乎折閱而患乎釋業人主亦如是不患乎失士而患乎不好士六五柔得中而順乎剛吾知剛者必為之用所失者少所得者大天下之顯名必歸矣自下之歸之也故曰上逮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號平）

易去聲

焚其次甚矣焚其巢抑又甚焉同人先號咷而後笑求同也旅人先笑後號咷棄其同也視喪其僮僕又甚羊性輕躁可以易喪牛性順重不可以易喪喪牛則喪其重貲與終以譽命者又殊以旅在上故也既窮大而失其居以為旅矣又譆浪笑傲簡易輕脫為窮大以益之故凶終莫之聞不可復得之意鳥旅物巢旅所離為科上槁為火為牛旅之為言非獨商賈之謂凡去國越鄉者皆是故曰親寡旅也旅又為衆為師師出則旅寓而以群行故有衆義非謂旅為衆也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

上焉者不令而行其次令之必行至於重巽申命君道弱矣德不足而用言剛不足而用柔一柔之不足而重為柔以繼之巽之德與震殊抑亦可以觀世矣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剛中正善矣而曰巽則鮮丈夫氣柔皆順乎剛又莫遠弼已者故止可小亨美惡不嫌同辭巽之所謂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與他卦必有間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善入物而隨又善入申命行事君子所以優柔丁寧以攻民之心也以柔道治天下也軍中之三令五申亦以至柔行其至剛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六以柔順乎剛者也而在下益甚故常首鼠兩端進退不果其志疑矣宜以武人之貞治之所謂求也退故進之也勇有勇於敢者有勇於不敢者既曰武人之貞亦非必敢之謂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牀人所安也尊者坐於牀而卑者拜於其下牀下卑者之處也九二以陽居陰因權之在初六也而巽以下之猶恐其未喻也而丁寧煩悉其詞以道達其誠意而祈其我諒夫恭近於禮遠

耻辱也此不亦耻辱乎而非然也初六民也民不可无下也孝子不諫其親忠臣不諫其君諫則人以為罪而終身與民同是非同好惡人弗謂之諛不以為罪此之謂民之父母也故申命行事紛若而得中也周官史掌卜筮巫掌祓禳卜筮所以占其吉凶祓禳所以除其災害史巫之辭多故曰紛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質非巽而時當巽不能巽而強為巽外雖屈於公議而內有崛強不服之心抑而行之復其故

態頻巽則頻失而不免於吝矣處下體之窮也此與復六三同復以柔故進之曰无咎此以剛故激之曰吝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據相君之位也而為巽主事不幾於靡乎然四陽為吾承乘焉此四陽者一為君二為臣豈之田焉吾不為詭遇而多獲禽以奉吾君无用之用為道德宗功名不足舉矣故曰悔亡三品者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充君庖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先後皆去聲

為巽之主命之所自出也處得中正則盡巽之善而无勿巽亦无過巽貞而已矣故吉也悔亡也无不利也无初有終也眾美具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正无初有終之謂初雖未利而終歸於利轉移密運於其中而入人甚深取效甚遠若盤庚之三誥成周之諸誥是已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陽而習為巽者必且過巽二也三也上也均非

其性而矯之過者也推九五能中耳而上九亦為巽在牀下夫二之巽在牀下巽於初巽於民也上之巽在牀下巽於五巽於君也巽於民不失為仁而巽於君則為道諛為從欲於上下之分為正於弼違之道為凶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丘氏曰嘗攷三女之卦聖人多以貞戒之離曰利亨貞巽曰利貞兌曰亨利貞皆以正言也三男之卦則不言貞震曰亨坎曰心亨艮曰艮其

背葢陰柔之質多病於不正而陽剛能有立也
彖曰兑説也剛中而柔外説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説以先民民忘其勞説以犯難民忘其死説之大民勸矣哉（説音悦下同）
學始於説説而後能入治亦始於説説而後能服忘死忘勞非人情也而説者不自知其勞且死也不勞无以逸不死无以生是以勸而趨於勞且死也夫勸民與民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説之大民勸矣哉
象曰麗澤兑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互滋以為悦也説疑於私而惟朋友之講習彼浸此潤各諧所欲不為私焉父師誨而不親兄弟親而不誨故朋友取象於兑澤
初九和兑吉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九二孚兑吉悔亡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六三来兑凶象曰来兑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兑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夫兑天地之柔氣也故彖戒夫貞而爻每善夫剛心和而氣和氣和而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之人所以與天下並生者惟是兑而所以自娱養者亦惟是兑舍是无樂乎其為人矣故兑以言乎和和之為言釋躁平忿舍其浮氣而近於人情之謂也於初發之亦淺言之耳惟人情之是狥者於巳多不情而有汎汎乎若浮萍之遇於大海者奚貴焉故進而言之於二稱孚兑孚之為言文與其實稱而事與其心偕日月精誠金蘭氣味可以千里面談而久要平生者二居中具此德故其占不減於初而益之以悔亡善之也雖然宜有辨彼任俠之交然諾相死曷嘗不托之於孚而謂之貞可乎故於四而發商

兑之旨朋友講習莫非商也而事有起於毫芒隱於獨知正與不正之端甚微而喜與疾之終千里此非有不揺之介素定於胸中者疇能決之故君子商度於斯而不敢寧比夫粹然一出於正去疾而歸於喜則大快然後為吾心之真兑而吉與悔亡不足言矣故兑未有不以剛善者也而剛者之於貞未易言也
九五孚于剥有厲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嘗謂都俞吁咈未足以見唐虞之盛盛安在哉稽於衆舍已從人予違汝弼汝无面從以叢脞

惰墮相戒飭此其盛也猶未也疇咨歷試惇德允元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此其盛也若君曰都而臣曰俞君曰吁而臣曰咈此孚耳未及所以孚也後之人主孰不各以其所孚為賢而往往孚于剝悲夫知兌之有剝而後可語善麗澤善商兌矣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蘇子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陰為質以說為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為兌者故曰来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

来也其心易知其為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无求以為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為害深故九五孚於剝剝者五陰而消一陽也上六之害何至於此曰九五以正當之位而孚於難知之小人其至於剝豈足怪哉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

☴☵ 巽上坎下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来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卦獨有三與上之相應而非立事之爻也餘皆相左不稱渙乎然而可合者剛来居二能為五應柔往居四能為五比故亨也王乃在中親饗祀也禮曰君子之祭也必親身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

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犯天下之難而可畏者惟大川嵁巖窮壑非不可畏而失尚可以數計大川一失而盡舟於魚之腹矣此卦又有巽木乘坎水之象故有堅舟利楫而絕島可航无憂渙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水既難窮而加之以風奔騰噴薄勢渙然不知所聚矣雖然无舟楫耳有堅舟利楫而此風此水反為吾用絕影之國合為一家忠信可以蹈水此心即仁人孝子享祀之心也故先王以之

亨于帝立廟祭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无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内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内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祭義曰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其服物以脩宫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顔色必温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温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静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故渙與萃相反而皆言假廟然其意同萃欲其萃而渙亦期之於萃也為其離披解散也

亨帝立廟誠敬仁孝之至則幽可格散可聚也
亨帝而與天神接立廟而與祖禰交皆聚己之精神以聚其精神所以合渙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蘇子曰九二在險中得初六為安故曰用拯馬壯吉明夷之六二有馬不以自乘而以拯上六之傷渙之初六有馬不以自乘而以拯九二之險故象皆以為順言其忠順之至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机同几
剛來而不窮方在險中不暇歸五而且就初以為安終當亡悔也机人所凭者奔走其几不遑寧息而猶能以此自随意度優暇亦可知矣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之世人无常主六三雖與上為應而不暇于遠援也志在濟渙而近附於四渙其已私惟天下之能安社稷救生民者是予何悔之有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渙之世人莫不就其近以為群其德大者其群大其德小者其群小然惟小者合於大大者合

於一而後天下之渙可濟六四柔得位乎外而
上同者也以為天下方群而吾大臣亦為群烏
乎可吾渙吾群而絕朋黨之累天下當服吾之
公而歸吾之心此所謂大善而吉也夫吾渙吾
群而天下亦各渙其群則惟人主之依而散小
群以成大群始也夷而平之終也聚而丘之其
為丘也非夷者之思所能及蓋不意夷之之為
聚如此大忠大公大智於此具見故曰光大也
丘之為言聚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

位也
汗有散意必取象於汗者汗從內出不可假亦
不可反者也大號則明命顯謨故渙之足以感
人又渙王居而不私其所積則天下之感恩懷
惠也尤切而渙可濟王居无咎者總上全文而
節之之語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去上
遠去聲
時當渙極而上九出乎事外渙其傷害之處去
而遠出蓋世難既夷而身又有超世之行非蒸

民之明哲歟或曰逖宜從上經作惕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夫乾純剛也坤純柔也純則无節今分坤五之
柔而來三以節乾分乾三之剛而往五以節坤
分則有節矣向也坤以柔居中柔安能節今以
剛而得中則大君有甘節之吉而可以通行於
天下矣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味之甘者可常御而苦者不可常御稼穡作甘
中央土也炎上作苦焦枯火也節已難循而益
之以苦其道大觳雖一人能之終不可以率天
下遠於人情而不可久墨子是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當位中正指五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行下孟反
澤上有水陂塘之水也留之以為利不令其多
不令其寡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則反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有同事而異情者惟時為之節矣戶在內門在外如初即不出戶猶无咎也二乃不出門而凶此其節可知矣故節非有前期之可言也初知塞亦必知通二失其所為通亦必失其所為塞故發而中節天下之達道也傳獨以言語釋者行无弗從言始也言不密固凶而不言亦何以見志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如三之柔不能節矣說極生悲又誰歸咎王輔嗣說无咎如此程沙隨王俞甫謂不節者能嗟然自治亦无咎嗟與咸嗟若之嗟同又誰咎與出門同人之象同
六四安節吉象曰安節之吉承上道也
有幾微勉强修持之意者不為安人孰不欲縱適而肯安於節乎以柔居柔而上承九五則心體俱順而與道融浹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王天下有三重不苦不辛調劑和平可嗜若飴故曰甘所以遠有望近不厭此无惡彼无射往有尚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過極而以苦節為貞故凶韓嬰曰山峻則不高水激則不深行礫者德不厚志與天地侔者其為人也不祥鮑焦之為人可謂不祥矣然與其不遜也寧固悔亦可亡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中孚者信在於中也孚之為義從爪從子如鳥之抱子故乳亦從孚豚躁魚冥而可以感者孚故也忠信可以蹈水故利涉大川必利于貞者孚而不正无取于孚如盜賊相群男女相私士夫死黨小人出肺肝相示雖孚非正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說音悅
全體則柔在內而中虛二體則剛得中而中實下說以從上上巽以信下皆孚義也中虛與中

實相遠矣然必合而成孚非實不能厚其體而非虛不能通其情也凡物兩兩相遇者必剛其外而柔其內然後相合若外體虧盈或中心牴牾必不能合中孚卦形正如此柔在內而剛得中陰陽通和兩兩如符契也至于頤之卦形外剛太薄弟以象口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誠之至者金石開通信之深者金蘭契合故虎豹可擾而鷗鳥可游信及豚魚固其所也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易於巽在上而云涉川者必及木益與渙與此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人有能感豚魚而不能感天者動物易動天難淺言之一事之孚亦孚而究言之非正不稱孚也天者理之從出也惟天爲正惟正合天以天之所出還以感天若天司其感而人司其應者故曰所以應天也必若此而後稱孚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孔子言獄事者多於離發之中孚全體似離故亦言獄項氏曰獄之將決議之既決緩之然後盡於人心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緩死也故獄成而孚輸而孚在我者盡故在人者无憾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君子之擇術必始於擇從主人百年爲日幾何所從一不慎改圖艱矣女之從人也士之擇交也慎无易焉爾也故貞女无嫌于待年貞士无嫌于待人而中孚之初必以虞虞者度也既度其身又度其人審之又審而後委身則因不失其親亦可宗矣若有他焉而不得其宗又若得

其宗而不能宗下喬木而入幽谷安能宴然乎哉不得則悔其始不能必悔其終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和去聲靡縻同

鶴鳴於幽隱之處而其子聞之鳴聲自應以聲交不必以形交精神往来中心通也好爵在我而爾之係慕與我同出於誠然不必其在彼與在此也由是觀之苟有孚於中无不應於外居其室雖一言善而天與人交從之矣二五皆以剛得中而臨柔在內之處孚信厚積而物莫間

之於二可以觀感於五可以觀應故聖人於此
發中孚感通之妙云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
不當也
敵者非應之稱應則剛柔濟而相宜矣得敵者
偶非所偶諺所謂是儕是夥耳卦惟二陰而兩
兩相得以此之无常應彼之无常爲躁爲宣妄
倡妄和或鼓作或罷止或悲泣或歌樂爲孚若
此不如无孚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幾音機 上聲

處巽之始比說之終兩陰得朋乃與類行故爲
月幾望之象而勢弗兼與從其類不能從其上
朋黨之所以妨正也不有喪朋之慶乎誠能絕
之而一意于上得所孚矣庶无咎焉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人主以其身處天下之上而不得天下人之心
安所托其身乎必以至誠之心固結如拘攣然
始得无咎此卦中虛而二五中實五又爲之主
則使一卦六爻如一氣然而靡不爲之用者惟
九五也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
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
也
名所以名夫實也猶長形立而名爲長短形立
而名爲短有其名必有其實執其名而信其實
名可久也乎故也陽性上達風體飛颺若中孚
之上九謂之翰音翰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也翰
音登于天與空俱銷而已故曰貞凶蓋求名之
人豈其盡出于不正顧如此而正必歸于凶齊

桓公假仁義以成覇而卒之蟲出于戶漢末諸
君子互相標榜名愈盛而禍愈烈況下于此者
吾誰欺欺天乎巽爲雞雞曰翰音正取聲義

䷽ 艮下 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
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陽不振於內謂之小
過小過者陽衰甚之世也小者過而亨則大者
失位而否矣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豈以小過之時而可以忘貞乎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非貶道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雖有真正豪傑不得居位用事而猶屢屢收補偏救弊之功幸矣責之撥亂反正將安能之雖大事不可為而小小可斡旋處安得遂真而不為此聖人望人之意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

逆而下順也
小過有飛鳥之象焉四陰為羽翼二陽為腹背方是時不可大事獨有高飛遠舉不在人間可遺之音耳而猶宜下不宜上如過恭過哀過儉之類是已故違桓魋之難者不以章甫辭王莽之聘者謬稱堯舜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行下孟反
雷聲為山所障而不能大鳴小過之象也過恭過哀過儉則小過之時之貞也記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因彖有飛鳥之象而著初六之占當有飛鳥之孽夫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上在上宜有凶而初在下亦言凶何也貧不稱儉卑不稱恭窶子不可為悅惟哀是謀耳何稱其哀如初六者豈可以下而遺之音其凶宜矣小過之時申屠蟠見幾而徐孺子鳥得不逃響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小過之時大抵以進為咎而二居用事之處不能无進聖人於此立臣戒云六二以九三為父九四為祖六五為妣若以上進為事而過其祖遇其妣值其正應且得柔主亦可謂過而不過然祖與妣皆君也一過一遇終所謂及其君也若恪守其臣而一无所過則无咎此臣戒也抑小過之時聖人患陰柔用事而裁之也或謂聖人裁之不有意乎偏抑哉曰非然也陰之才本非制天下之才妄用益滋其過裁之正所以免

其過而錫之福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大者方失位而九三以剛居剛恐其不免也必也過防之而後可否則戕之者至矣六二爻詞以過與遇相形而成文四上二爻亦然惟三又以防與戕相形而成文不可以例拘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小過之時不宜上宜下而三四二陽皆不能无

過三以剛居剛固宜戒矣四以剛居柔張而未嘗不弛也闢而未嘗不翕也无咎也故勉之曰以若所為可謂弗過而適遇之矣往即過矣厲而當戒毋膠守常道以為貞是終不可長也則詘身以伸道乃所宜也孔子讀詩至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而已獨行之故曰非其時恐不得終焉此小過三四凶危之說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此爻如文王與紂之事故同小畜彖辭已上大上也上而不下之謂公弋取彼在穴者公指散宜生之屬穴指羑里以羑里在彼故稱文王亦為彼弋者以生絲繫矢而射巧取之之謂也小過卦體似坎坎為窞為隱伏故象穴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以陰柔居動極不復與人間相遇而直欲凌厲无前如飛鳥之離其群者此秦隋末主之為也

初之飛尚凶而況上之飛乎天人之交棄也固宜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濟美詞也而曰既則濟已畢矣濟已畢將安之乎勢必復為不濟聖人所以患之也其為大亨者已往矣將來惟有小亨而不免於終之亂貞其可已乎貞猶可永其濟焉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亨下脫一小字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六爻皆得其位者惟既濟一卦若此之正而猶不免於終亂惡其既也柔得中謂中半也夫陰陽中半惟乾下坤上可耳參居之必以柔廢故初吉而終窮此調停之所以必不可為治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二物相克亦相成火欲炎而反之于下水欲注而反之于上火不燥水不寒皆有所忌而不敢縱恣以成其功故防水必以火防火必以

水而用水火之術在于上下之際故古者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隣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輪欲行不以曳為功狐涉水濡尾則不利然曳於發軔之初而濡於未始離岸之際猶可為也中流則无及矣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喪去聲茀音弗

蘇子曰安樂之世人不思亂而小人開之開之有端必始於爭爭則動動則无所不至君子居之以至靜受之以廣大雖有好亂樂禍之人欲開其端而人莫之予蓋未嘗不旋踵而敗也既

濟爻爻皆有應六二六四居二陽之間在可疑之地急之所謀而六二居中九五之配也或者欲間之故竊其茀茀者婦之蔽也婦喪其茀其夫必怒而求之求未必得而婦先見疑近其婦者先見詰怨怒並生而憂患之至不可以勝防矣故凡竊吾茀者利在於吾之逐之也吾恬而不逐上下晏然非盜者各安其位而盜者敗矣故曰勿逐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蘇子曰未濟方其未出于難也上下一心辟如胡越同舟而遇風雖厲民以犯難可也及其既濟已出於難則上之用其民也易以致怨而下之為其上用也易以致疑故未濟之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而既濟之九三以是為憊也未濟之主在六五而九四為之臣有震主之威者也其威不用之於主而用之於伐鬼方雖三年之久未見其克不克也而猶賞之以大國者以難未平也若出於難則臣必用其威於主而主亦疑其臣矣既濟之九三以九五為主臣主皆雖故曰高宗伐鬼方以見三之為五用也雖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後克之者既濟之勢民安於无事而不可用也未濟之賞以大國也豈嘗問其君子小人哉有功斯國之矣而既濟則小人勿用蓋已疑其臣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袽去居反

繻當作濡衣袽所以為塞罅之備也濟過半矣戒之宜至卦取于濟故取象于舟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應劭云禘郊宗祖報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有功烈于民者也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質者也天之三辰所昭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淫祀无福是以太山不享季氏之祭而易美西隣之禴云愚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商東周西於此著其[illegible]國之所以興亡不在媚鬼神也時之為言中也夏[illegible]祭為禴甚薄時也不時則雖豐不為福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涉尾猶不可而況于濡首即汔濟矣其能免乎然庶徼萬一之幸故不曰凶而曰厲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汔許訖反

既濟之末未濟之初也未濟則天下方有无窮之事而君子當有无窮之心淺夫不知如小狐汔濟而濡其尾老狐知之矣汔幾也詩外傳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

妻子祭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
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
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濟固有濟理故亨非睫下事必六五柔中之
時矣小狐不知犯難而行不續其終宜戒之哉
况六爻剛柔皆應則亨必有日慎毋為小狐可
耳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異處雖无濟於用而亦可以无相害有可

法者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既濟之初亦嘗濡尾矣而幸无咎於此為吝者
何彼質强可以圖更舉而此柔索然也極者終
窮之謂事无大小必持終窮之心而後力有餘
諺云船抵岸未及半又云行行莫計程欲其心
專而力饒也不知其終窮而易之雖汔濟猶不
濟也而况於其始涉乎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取既濟之初詞而分見于未濟之兩爻以致丁
寧之意云剛中之德憂其進之鋭而不憂其不
進也故曳其輪而可矣涉之為傷大而輪之為
傷小猶加曳焉所以深戒其妄為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
也
既謂之征凶矣而復予其利涉者何夫未濟至
三時可濟矣非其人則諉之耳凡人見吉利則
一意進為而見凶咎則一意退不為是不知可
為之中有不可為而不可為之中有可為也善
為之而已初不與其涉二不與其征而三不與

其征願與其涉隨時之義大矣哉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
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蘇子曰九四有震主之威苟不用於鬼方則无
所行其志矣震主者悔也貞於主而用於敵所
以悔亡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
其暉吉也
光出於形之表而不以力用者也卦之三陽莫
相為用而惟五能用之盖九二其應也九四與

上九其隣也居尊位秉離德當險未平之時三陽求用之日而虛中倚信咸盡其力才不必用世而能用用世之才故貞吉无悔為諸君子之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節者事幾之適即所謂是也時至上九而不濟終不濟矣未濟之可濟者惟是節六五之信我與我之自信者亦惟是節我則飲酒若雲上于天飲食宴樂待其事會而乘之无咎之道也顧飲酒可矣而可至於濡首乎用兵者言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忽不及距此之為節間不容髮時乎時乎其再來乎沉湎則信我者與我之自信者失其所謂是矣故易者時也不可先時而有為不可後時而不為

易學卷九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斷丁亂反見賢遍反

此孔子贊周易之第一語也夏易連山而宗艮商易歸藏而宗坤獨周易宗乾而配坤天尊地卑而乾坤定乾坤定則變化出而易行矣蓋乾坤定則曰尊曰卑而貴賤始異等天動地靜性有常然而剛柔始明斷於是方術各以乾坤之類而聚器物各以乾坤之群而分差數較然而得失異狀人事之吉凶從此生矣不特人事凡屬於天者輕清而成象屬於地者重濁而成形象者形之精華形者象之體質皆以乾坤既定而相乘相軋變化於是乎見矣夫乾坤毀易不可見定位則尊者降而下濟卑者騰而上升不自貴不自賤剛趨柔柔趨剛凶胎吉吉胎凶或自象而之形或自形而之象或象形自相革易變而從彼化而成此方在此則名此既趨彼即名彼分一為兩而兩復為一元氣之所以嬗受

灌輸人情之所以循環欣悴莫不包裹該括部分班理此周易所以首乾坤也繫辭毋舉乾坤皆是賛周易之意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所謂變化者也剛不獨摩柔柔不獨摩剛而剛柔亦自相摩故八卦亦自相盪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皆剛柔皆八卦皆摩盪皆變化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以豉反凡言易簡者同

其於人類則乾為男坤為女其於人事則乾知始坤作成其於人德則乾易知坤簡能兩者立而事功出變化无窮矣弘覆於上而與物公溥氣機動於知覺之靈而始造天下之未有乾之事也親比於下而與物專近精神發於事功之會而卒成天下之有形坤之事也乾健而動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以易知坤順而靜皆從乎乾而不自作故以簡能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體乾之易以宅心則皎然為人所共曉而易知體坤之簡以作事則坦然為人所共趨而易從易知則人信之為依歸而有親易從則人倚之以建立而有功有親則始終不易而可久有功則鉅細畢舉而可大可久則過人之德可大則過人之業蓋道出於乾坤自然而无情欲知故之累无以異人而人自不可及也勝人之謂賢蘇子曰見其謂之聖人則隆之見其謂之賢人則降之此近世之俗學古无是論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天地无心物之生成於天地者亦无心以无心應无心故常清常寧人有心故天下有亂聖人體乾坤之易簡以其心合无心凡所為兢兢業業不敢怠遑者皆求還天下之自然而非騁智行私好煩多事故理以无心自得治以无為自神法省而不疑威厲而不殺俗樸而不爭无制令而人從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此之知始作成豈有限量成其人之位而與天地並夫以巍然

七尺之身使天下忘天地之為尊而尊之宜有
異人術而止一易簡盖乾坤立而人道之變化
出也
右第一章夫天地自天地易自易聖人自聖
人豈相為謀哉而皆宜符焉夫道一而已
矣通於一萬事畢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
變化推通回反凡言相推者同
聖人作易之初有卦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辭
有辭而後有占既有占復有變化而易理无窮

夫得之者吉失之者凶此理之常至於剛柔相
推而生變化變化生而吉凶之故多故方凶方
吉為悔為吝而舉三極之道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
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悔者不得於心而困衡之謂吝者氣奪而羞赧
之謂虞安樂也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
者吉端吝者凶端憂以召得而虞以感失也有
悔吝故能變化變化成復為剛柔反凶為吉之
幾全在於此變化生而吉凶无定故象進退剛
柔成而吉凶有定故象晝夜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三極者天地人三才極至不易之理也自非變
易何由得不易前章論變化至於易簡此章論
變化至於三極皆明自然之所為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
之辭也樂音洛
從變易至不易所謂序也而辭從此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
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吉凶相對而君子獨受其吉非特趨避之審又
有默會之妙造化在手卜筮云乎哉
右第二章變化者時也三極者中也悔吝者
幾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彖文王所作卦下之辭爻周公所作爻下之辭
全體有象逐節有變卦爻之辭言此而已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
咎者善補過也
凡言无咎者謂宜有咎而能无之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

位謂六爻之位

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介謂疑似之間聖人為之憂常指而示人焉欲人補過必震動其悔悟之心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易以鼓反

蘇子曰辭爻辭也卦有成體小大不可易而爻无常辭隨其所適之險易故曰彖者言乎象爻者言乎變夫爻亦未嘗无小大而獨以險易言者明不在乎爻而在乎所適也同是人也而賢於此愚於彼所適之不同也如此

右第三章論辭之通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朱子曰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胡氏曰彌之則萬合為一渾然无欠綸之則一實萬分粲然有倫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衆人觀觀形聖人觀觀神達者從師學其規模形似章句矩式入門麤事而已若夫神巧惟其自詣也善易者仰觀日月星辰而知其躔度次舍燦然之文俯察山嶽河海而知其方隅脉絡秩然之理神明冥悟凡六合内外為幽為明雖无盡无極而性與天通知其所以然之故不爽矣人常懷生死之疑請循其本始從何来即知終從何去不足駭異人不駭生而駭死知生之為精氣聚也聚而有不散者乎何怪焉是春夏秋冬四時行也知死生之說者不說生不畏死而有以處其生死矣自生民以来神姦物怪不可勝紀惟天下有道其鬼不神而聖人設教以為學者辨之无益徒滋疑貳令其専務民義敬而遠之知之不為多不知不為少也然世専以此惑人何不折衷於聖賢蓋物者鬼屬變者神屬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无適而不可故謂之神精氣合則生及其死而精氣猶有存者則滯而為物此魄勝者也若夫魂勝者游移而

任其所之能變化而稱神也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故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又曰人生有氣有魂有魄氣魂魄會謂之生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衆生必有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謂人死時其魂發揚於上有昭明光景與温然焄蒿肅然悽愴之氣此神之所爲也人死則氣散理之常也而伯有爲厲以其用物弘取精多族大而強死故其氣未散人恨死卒死者

有未散以煉養爲事者有未散未散者或倚草附木以爲妖孽古者諸侯有因國之祭爲其先久主此國如齊太公祭爽鳩氏衛侯夢康叔謂相奪予饗晉侯夢鯀爲黃熊入寢門皆以人主未散之故故人生生之資厚者氣勝志而魄強爲鬼清明在躬者志勝氣而魂強爲神惟聖賢生順死安有天下而不預也寧肯示靈響求祭祀哉然祀之誠則无不降鑒焉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子孫之于其先本同一氣冥冥之中自有昭格比于他人尤捷甚矣不獨

人爾物亦有鬼孔子阨於陳夜有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仆於地乃大鯷魚也子曰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衰而至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久者皆能爲妖怪謂之五酉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皆爲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賈誼曰萬物變化固无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旋形氣轉續變化而蟺沕穆无窮胡可勝言管輅曰萬物之化无有常形人之變異无有定體或大爲小或小爲大固无優劣得數者妙得神者

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有徵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由是觀之不獨莊生之繆悠與佛氏之弘勝而始有是言也且鬼神之種多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人鬼有散時天神地祇无散時如山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正五酋之類時聚時散者也妖能憑石寧不能憑血氣之屬乎斯又不足怪也輪迴之說信有之乎是不可一端論有生而已散者有死而尚存者總視陰陽之聚散爲存亡而不可謂

再聚之氣即已散之氣又不可謂再聚之氣非已散之氣要之原始反終則鬼神靈響亦有終日惟天神地祇無終日耳故必謂无鬼神而傲然不信頑然不事愈於沉迷而信俯僂而祈者耳終非理也惟敬而遠之為善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漢文帝詔致敬无祈皆事鬼神之道聰明正直而神福善禍淫思虞未啟鬼神莫知山鬼不過知一歲事此皆可以測鬼神之情思之又思鬼神將通之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此皆可以通鬼神之情乃若大禹鑄九鼎象神姦使

人入山林不逢不若以鎮其怨心皇士謂齊桓公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越巫詛董仲舒不能傷而自斃胡僧詛傅奕不能傷而自斃狄仁傑巡撫河南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祠亦无他災之及身可見人神道殊彼此原不相及邪正理別相及亦不勝理君子將裁成天地搏弄陰陽式序鬼神咸秩得所安能舍己從鬼棄德就巫持人事而衒鬼事德理刑政无二術矣如其氣未配道不若則能避之此亦度德量力之事也淫祠无福神不歆

非祀民不祀非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蔿氏二世欲解淫神鬭樂刼弒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乎荀罃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以人事言不必以鬼神言亦靡二術矣謝顯道曰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

先王祭享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盖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廟必於萃與渙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而武王禱之此以為有亦不可以為无亦不可有妙理於若有若无之間自家要有便有要无便无鬼神在虛空辟塞充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也程子謂鬼神為造化之功用張子謂鬼神為二氣之良能意正如此盖聖人實見得徹有質諸鬼神而無疑者豈待之以為福哉魂魄之說魂

依氣魄依體魂者陽神魄者陰神魂如火魄如水魂主經營魄主受納子産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始化者略成形質初結胚胎於是成魄既成魄已漸漸能動而聚有陽氣以成魂凡氣體皆有神靈魂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魄者陰之靈而體之精也如口鼻呼吸是氣氣之靈處是魂視聽是體其聰明處是魄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勇決敢為者氣之所為也為魂有記性不忘事擔當勇往不懈精之所為也為魄少壯血氣強魂魄盛老則血氣耗

魂魄衰既死魂升於天以從陽魄降於地以從陰雖枯骨尚有靈魂靈易散魄靈難散魂靈智魄靈愚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知周之知音智

天地與人一理也而人常不似物蔽之也變化亂之禍福刼之所不可知者惑之變化莫大於幽明禍福莫烈於死生所不可知者莫深於鬼神知此三者則其他莫能蔽无蔽則人固與天地相似也具足此智可謂周物周物者常懷輕世之心以為是區區者不足為所謂過猶不及矣智愈大者心愈細必以道濟天下為懷故不過拘常不達者不解作為而以道為困又或通於道而窮於命无以自樂則安在其為周物達者旁行不流不諉天命樂天知命不逆天命故无憂濟天下者必有待於積使物各安其土而後厚之以仁因其耕鑿而富之教之然後其愛可廣豈一手一足能為无窮哉天地之化滔滔

不竭聖人為之範圍而節度之使五氣順布八方同軌而不過萬物至多隨形而造就之使方圓大小各成其器而不遺晝夜相反而相資聖人洞幽通明知其非二而不眩故聖人之道與神易合神有在而无在惟易亦然而聖人兼之也易无體故與天地準聖人盡易盡神故與天地相似此章文字看諸故字便知段落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知音智不知如字鮮息淺反

聖人患道不易明而寄之於陰陽天地間无非陰陽舉其著如晝夜寒暑是已此晝夜寒暑者一休一作无端无倪神而化之與時宜之是故謂之道何則為其繼也繼者一與一相承之謂有繼而後乾坤不毀天地之心可見天地之於物盡欲安全而生成之有善而无惡所以稱道也以此成人則為性性之為言全而生之之謂

也有此生即有此物有此物乃成此生故性出於天而无不善方其寂似无所有比其感萬善忽生何則人美生也性美物也不美不為人不為性此人道之所自來也顧道之稱渾成无餘而一入意見即破碎而多端人往往就其所見之偏而名之非也仁者曰天地之於物弘矣萬方而安全之者眞无不覆載之體仁是道知者曰天地雖萬方安全物而栽培傾覆曷嘗不擇秋收冬藏曷嘗不殺惟知故然知是道之二言者皆是而皆非為其執也至於百姓曷嘗不生死於是中而天機默應不能自言又昏然无所辨於心夫天下之有不善靡不從執與昏起也故非一陰一陽之義而君子之道鮮夫道何為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常以陰陽相濟停勻不偏顯暢諸仁布之萬有然其為仁也至深極厚密運化機而莫知其用之所以然常鼓舞萬物使之若自為生者而非若聖人有憂勞天下之迹可尋也夫以聖人之憂尚无所用之則何執與昏之有所謂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者故為盛德大業之至而稱道也諸衆也顯諸仁

謂彰顯其內蘊之多仁也雖顯諸仁而仁之所以用者无聲无臭機緘中藏多至於不可知故曰藏諸用顯諸仁故為繼善為成性藏諸用故无意見之偏絶破碎之迹而不與仁知同見不與聖人同憂萬物不謝而不計憾而不聞頌而不知聖人尚不足方而況仁知人乎故為盛德大業之至凡德業之不至者可量故也業至富有則包藏莫踰而无窮竭德至日新則旦且光華皎若新出於濯而萬古不厭也按一陰一陽之謂道所謂天時也堯舜之中箕子之極孔子

之時皆此謂也一陰一陽有不攺意有不窮意有不桼意有不測意孔子之語自明而後儒釋之者適增人疑程子謂道非陰陽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朱子謂陰陽迭運者氣其理則所謂道也程子又曰有形總是氣无形只是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朱子又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先有理而後有氣氣積爲質而性具焉自形而上下言豈无先後二子之言如此愚誦之而不

得其觧夫理之言虛氣之言實氣之條理謂之理也惡可與氣對天地間豈別有理可以運是氣乎如莊子所謂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此語亦通而莊子乃假設之辭負活未定非若程朱二子所云實有指着也及謂道太虛也而无形則又難觧鳶魚昭察不可謂无形也以物觀之即爲物以道觀之即爲道而謂之太虛可乎又判爲生物之本生物之具有先後之別皆難理會道猶路也路出於地不可謂路无形而地有形也不可謂路爲本地爲具也不可謂路先而地後有路而後有地也理者條理氣則形器有物於此爲先有形器而後有條理耶爲先有條理而後有形器耶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所謂道也爲先有父子君臣而後有親義耶爲先有親義而後有父子君臣耶視曰明明作哲聽曰聰聰作謀所謂道也爲先有耳目而後有哲謀耶爲先有哲謀而後有耳目耶故一陰一陽之謂道語已盡矣不必復贅一辭矣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来

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陽主生陰主殺陰雖殺之而一陽復生殺亦不如其生之多天地之所爲一陰一陽者生生也易法之而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陽謂之乾如天之成象陰謂之坤如地之效法乾坤交錯而九六之數行極其數以知来謂之占數之變无窮也通之於人謂之事陰陽之循環非有期數之可定也或陰而陽又或陰而陰或陽而陰又或陽而陽幾不可以一端竟而途不可以一轍槩不可思不可爲於思爲求之不得於不思

不為求之不得於思不思為不為求之不得隨人事以合徵與天機而默應雖聖人不知其所以然神也至妙至妙道之名不足以盡之也盖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之謂易猶似有在而至於陰陽不測則无在而无不在必名之為神始盡也易雖作於聖人而兆於自然聖人之憂憂不合於自然耳雖曰有心而无為實則无心而无為故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神不可知聖人亦不自知也成象有開創意效法者因而成之也

右第五章有道人言天生自然端正人為不端正此語可味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夫音扶

廣大虗名也所廣大者生也盈天地皆善機之流行生理之充溢也故在易為生生而在乾為大生在坤為廣生盖天剛健之至其德善達故靜則專一而无二動則直遂而不回生物則各盡分量而不限於小大生也地柔順之至其德善容故靜則翕輯而靡遺動則顯闢而无滯生物則隨處布滿而无所不周到廣生也廣大配天地而其中所緼畜胡往而不合易簡之善配至德總收上文而言言如此至德出於一易簡而已矣幼清曰陽本實陰本虗也陽為氣陰為精陽成象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虗陰反似實是不然天之積氣雖似虗然其氣急勁如鼓皮物之大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靜專曰動直則實莫實於天地之成形雖似實然其形踈通如肺氣升降出入於其中故曰順曰柔曰靜翕曰動闢則虗莫虗於地然則陽實陰虗者正說也陽虗陰實者偏說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知音智

知翻空而易奇不正以禮則荒唐禮著實而難越不恢以知則拘曲狂狷之異也故兩者不可

缺一缺一則性不存而道義虧學有悟解處不
厭窮高極遠通陰洞陽而崇之以達於天學有
持循處宜依準蹈繩寸度尺揣而卑之以比於
地悟解極故具圓神之妙而德可崇持循極故
積緼崇之多而業可廣故有天有地則定位不
易而變化行乎其中聖人以知爲天以禮爲地
虛實互用經權並行故本成之性益存而能起
天下之所未嘗任天下之所不敢溥博淵泉而
道義流出一陰一陽性與道合德爲日新之盛
德業爲富有之大業也

右第七章聖人所以有味於易者其說如此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
是故謂之象

賾雜亂也如雷風山澤健順動止之類皆物也
至雜亂也而有時宜存焉聖人擬其形容而象
其所宜以寄之於卦故曰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斷丁亂反

動人事之動也衆動之會雖紛拏萬狀而必有
條理端緒可以通行者此之謂典禮理之大中
而不可易者也通故可以轉凶爲吉聖人觀其
所聚而執其大中以發揮於爻辭故謂之爻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
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
化 惡烏路反

物有宜故象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厭事有禮
故爻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紊聖人作易之時
非苟而已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精故
宜禮具而變化多也人之言曰經常而已安知
變化是未知變化非奇舉也要之於宜於禮則

變化傭夫販婦皆有達節識重知輕則近道矣
如謂吾非聖人而遜之非也下文七條不過曰
愼曰同曰謙曰密曰无亢曰不爲盜若斯而已
无奇也而奇在其中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
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
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
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
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和胡卧反靡音縻行下孟反見賢遍反

有變化之擬議即有變化之感通无弗靡於好
爵者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
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號平聲斷丁管反
先號咷遠也後笑應也道不同而心同故也斷
金金不能間也利謂刃之利如蘭則有味之謂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
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
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藉在夜反夫音扶
事惟慎之不得慎必有術矣无物不可用不在
厚薄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
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
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夫厚德之至者其自為也輕以約其為人也重
以周事至則不惜褰裳居人先事既又不惜逡
巡殿人後其才其智既贍此用而心則小心惟
恐人不食其賜而我獨私其有故常勇於建竪
怯於拜賜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畏小則

如愧其難進而易退粥粥乎若无能者不可以
恒量觀也天地職生成而不示德於天下者也
王者職畜養而不責報於四海者也厚德之至
者其始辨此功也特起居食息之常而未嘗費
秋毫之力其既就此功也若鸛雀蚊虻之過前
何足置齒頰而德色焉顧念已有功已則忘之
而人有功已不能忘之雖不自多而恐人愧其
寡故裒其多益其寡不待爭而讓不待取而予
德惟恐其不盛禮惟恐其不恭而名惟恐其歸
於已澤惟恐其不徧於人若慈母之哺子忘已
之饑也若明師之教弟子不患其勝已也故世
雖妬賢嫉能而斯人口不言功矣世雖忌盈疑
偪而斯人束身待命矣酬之不能辭則受不酬
亦不覬不能容則藏急而復使亦不匿生之以
為恩殺之亦不怨即有甚不肖之人既享其賜
復不患其妨則目之為椎輪樸車以備馳驅而
置之僻隅可也有終不亦宜乎盛德无死地固
理之常若是而猶不免於患則命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
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當於未亢圖之亢何嗟及與謙正相反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幾音機
聖人雖甚易簡亦甚謹密第與陰謀權計殊耳世人不知托輕脫為易簡而詆慎密為機械所以敗事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

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伊尹太公耕莘釣渭作萬世人臣師孟子所稱傳說以下皆起於微漢興諸臣起刀筆吏吹簫鼓刀販繒屠狗僕御乞食窮老貧賤而附驥之尾振鴻漸之翼以策勳庸繇茲而降往往皆是何負之不可乘哉夫子於此而名為盜招為其人小人不可長耳既忝簪紳必竊威福豈謂尸大位為細事哉大氐濫官冗爵亡國之本何必元兇巨慝始能為禍是故明主慎以名器假人防亂源也

右第八章此章及下篇第五章見聖人讀易之法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章首二十字原在開物成務條之首程子移此甚當班固律歷志衛元嵩元包已引若此數以十為斷必起於十指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說易本文所无不宜入解張氏曰天地自然之數盈

虛消息往來不停變化雖妙而數有以成之若月令所謂鳩化為鷹雀化為鴿草木乃茂草木黃落可以曆數推而迎之此天地之數有以成其變化也鬼神雖幽而數有以行之若其神勾芒其神祝融其神蓐收其神玄冥各司其時各治其職者此天地之數有以行乎鬼神也愚按此章本義以天一地二條為河圖之數而因推太衍過揲皆出河圖辨矣但疑孔子既論河圖何為不冠以一語且河圖有論而洛書无論何居如諸儒不言河圖亦自可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
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
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揲時設反奇紀宜反扐郎德反
自天一至地十總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行鬼
神者此矣曷言乎成且行之聖人參天兩地而
倚數虛其參兩不用但用五十又虛其一不用
但用四十有九不虛不可行也虛天一地二天
三而行之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至於无窮
故曰大衍之數非止以衍至五十為大衍也其
所謂象與下文所謂當皆適同之義非定有所

取也又蓍用四十九實用四十八其一為掛然
掛非贅也初揲之時此策尚在奇偶數外再揲
三揲得此策而後奇偶可以均齊不掛則奇三
而偶一不齊矣最妙此一掛或謂再揲三揲不
掛者非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
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當萬物之數也期音基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每一老陽爻得策三四
一十二幷初掛為十三其過揲之策為四九三
十六六爻則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
有四每一老陰爻得策三八二十四幷初掛為
二十五其過揲之策為四六二十四六爻則一
百四十有四也乾坤合幷為三百有六十與一
期之數符矣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六十四卦
為三百八十四爻內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
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
可以當萬物也按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
一而第以三百六十策當之大略耳且萬物之
數可勝道哉故曰當者適同之義抑此論九六

老數也至於七八少數亦然少陽每過揲四七
二十八少陰每過揲四八三十二六爻則乾之
策百六十八坤之策百九十二合之亦三百六
十二篇之策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為老變而
少不變故用老所以稱老陽為九老陰為六少
陽為七少陰為八者正以過揲言之令以參天
兩地言之謂圓者徑一圍三三用其全方者徑
一圍四四用其半三三為九三二為六兩二一
三為七兩三一二為八亦可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變即易也三變成爻十八變成六爻凡七十二營

八卦而小成

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長展兩反）

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則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行下孟反）

道隱而之顯行迹而之神應對萬物之求而助成神化之功皆筮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出於自然而非人之所能爲故曰神易文多出於門人所記或本有舊文而加夫子之贊故有子曰字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蘇子曰聖人之道求之而莫不皆有取之而莫不皆獲者也以四人者之各有獲於易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昧者乃指此以爲道則過矣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嚮即響字與音領下同）

此尚辭尚占之事抱蓍一叩而易之受人命也應甚捷報甚悉故非至精不能也言即命也自我告蓍曰言自蓍受我曰命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參七南反　錯七各反）

易變從一陰一陽起二生四四生八兩兩相待以至无窮其數方然未始不可參而伍之以爲圓參伍者何一與二爲三二與三爲五由三五往而錯綜之至於无窮如關子明之說參天兩地者是蓋數有定在不問三數之五數之其歸同也以參伍通易之變而極其數方圓並舉經緯交雜遂可成天地之文定天下之象故易无所不攝其緒餘如律曆方技讖緯壬遁百家占筮之流皆原本於斯所謂天下之至變也此尚

變尚象之事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以四者言易徒占書耳而稱聖人之道何哉夫易天下之至神而與聖人同體者也凡天下相酬酢者盡有心有跡未有黙思與為而能酬酢者惟易不然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也然惟无感感即沛然通達而廓然遍天下之故鬼神不能測其機亦不能逃其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非卜筮之書也聖學也四者不可以

淺淺觀也蓋可以心知才力窺其彷彿存其影響者不稱无思无為无思无為者愈索而不可得不索而還自得者也故名之曰神彼一於无一於有或一无一有狎至而可以預循者不稱神樞機不圓故也或曰著无思无為故神人不能无思无為何所挾以通天下之故辭受取舍終柰何曰以有定待无定而不失其規矩準繩之常君子之所以之於善性也以无定待无定而與一世同其波異端之所以之於邪僻也理固有的學自有宗聖人不能舍規矩準繩而與世同其波謂世波非无思无為中物而規矩準繩則无思无為中物也今夫草木雖一花一葉皆有巧妙文理似以規矩準繩信之而歷萬世无所攺初從化工來不從思為來故萬古常然如從思為來安得萬古故惟无思无為與化工合而不失其規矩準繩之常也无思无為至淺近而至奇妙世莫能也吾黨作之一日作則一日神終身作則終身神曰无思无為可作乎曰胡為不可以其思為合其无思无為而已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

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幾音機）

承上文言四者之用不可以淺淺窺至精者神聖人所以極深也至變者神聖人所以研幾也惟深故推見至隱而能通天下之志惟幾故決去疑貳而能成天下之務惟神故隨感輒應如表影桴響莫知其然而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蘇子曰至精至變者以數用之也極深研幾者以道用

之也止於精與變也則數有時而差止於幾與
深也則道有時而窮使數不差道不窮者其惟
神乎故曰極數知来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
不測之謂神而此二者亦各以神終之旣以神
終之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明彼四者之所
以得為聖人之道以此也

右第十章夫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諸子之
陋也而前章言神无方易无體此章言无
思无為不言无耶曰此非諸子之所言无
也以此言无則論語所謂无意无必无固

无我无可无不可皆言无耶孔子嘗言三
无无聲之樂无體之禮无服之喪此之謂
三无夙夜基命宥密无聲之樂也威儀棣
棣不可選也无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
救之无服之喪也推此類觀之聖門之所
謂无者非諸子所謂无彼謂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此无也非吾聖
門之言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
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
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斷丁亂反

文字之興從易書起五經皆出其後自有易而
後物開其蒙務成於專道統於宗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
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
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
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
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
其德夫知音知惟知来如字與音預夫音扶下同

易有三德焉蓍无定其德圓而神卦有定其德
方以知爻雖有定而錯然不齊其義變易以告
人德統而義析故爻獨以義言義者德之制也
此三德者素具於聖人之心心无他心而獨含
此潔淨精微之旨若持三德而澡雪之者其淵
然深而不可測也則退藏於密无一迹之可尋
其混然常而不為異也則當其吉亦好之當其
凶亦惡之人之所患者亦患之亡以異於人也
而神幾獨朗事至預知旣有以待其来智慧宏
深事去若亡仍无可迹之處與昔之退藏於密

者不異若此者其猶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乎蓋德不足者待於殺德威自威威在怒外則不待殺聖人之心同太虛之无朕如日月之普照蓍卦爻在其胷中而无藉於易故愚人以其愚愚而聖人以其智愚非此人也孰能抉玄機别鬼蔵探要眇開顓蒙故天者死生禍福之府聖人既明之矣人者得喪憂虞之林聖人哀之而興蓍龜立卜筮以前民用是故易聖人之所齋戒其心以神明天地之德者天地固欲濟民行而待聖人神明之也關子明曰神者易之靈也靈應冥契不思而得強名曰神猶言神靈肹蠁靈應无迹者也日月之明在乎天而所明在地易之神在乎道而所神在人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且夫以神人與神物胷中故有易安往不為易如一戶也而闔為坤闢為乾一闔一闢為變往来不窮為通寓於見為象托於形為器无非易者故制神物而用之謂之法以此利民出入而咸用之謂之神從聖心之神来无物不神而況神物之靈昭昭也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大音泰

此畫卦之次序也極者至也无上故又尊曰太兩儀陰陽也⚊者陽儀也⚋者陰儀也儀者容也陰陽難狀故以⚊⚋狀之也後人遂以天地為兩儀非矣兩儀生四象者陰陽復生陰陽也⚌者太陽之象陽上生陽也⚍者少陰之象陽上生陰也⚎者少陽之象陰上生陽也⚏者太陰之象陰上生陰也四象之上復生一陽一陰太陽之上為乾為兌少陰之上為離為震少陽之上為巽為坎太陰之上為艮為坤八卦之上復加重之為六十四卦然總之謂八卦也太極最難言有曰乾坤未判无象可見太衍未分无數可尋此足以狀之哉无者道家言非孔子言也易有太極明言有矣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不有殊塗不言同歸不有百慮不言一致不有儀象不言太極欲知太極之狀盍迴合其始卒而繹之乎散太極為兩儀散兩儀為四象

散四象為八卦則合八卦即四象合四象即兩儀合兩儀即太極故太極者不分之陰陽而陰陽者已分之太極也太極者兩儀合之形而兩儀合之名也无處不存无時不在非此則陰陽不和同而往来廢矣若曰立於混沌之初超於陰陽之外不倚於陰陽而能生陰陽不可狀不可名則无也而无不能生有此徒影嚮之見逃詰難之詞耳或又比於屋極斗極天極之極顧此可以狀中極不可以狀太極太極者包裹陰陽而究於无極中極則至精至粹如樞如紐游於陰陽之内者也世人畫太極如環環无始末斷環而一之為竒二之為偶亦略似之然中極之極亦陰陽未判之名未始非太極則如環又不能摹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豈有先天地生物耶愚以為不破碎支離滞於一者天地不能先者也无思无為至易至簡非仁非智亦非百姓不與聖人同憂是混成物也以其无定在而謂之神以其有定在而謂之極聖人无此混成何緣得有二畫不明睹其宛宛在何云易有太極易者變易變易无極而實有極也太極生兩儀者從不易生變易而破混成為二體也於是而分之又分則吉凶著而大業成要之未嘗无太極无太極則道不神而不可以為盛德大業故嘗謂混而為一者太極也或又謂太極者理陰陽者氣當初元无一物只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不可解之語以理論太極則太極之理分而為陰陽之理以氣論太極則太極之氣分而為陰陽之氣今謂理生氣吾不知也甚矣立言之難也孔子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遂言无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此不亦太詳而滞於器乎後儒言之遂真似夫婦父子子孫之傳可以人之名之者夢談哉將寄道於形容物色之間不得不有所指而執指以求言言愈多旨愈遠故水月鏡花吾猶恨其形期而後可信不可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趨吉避凶是生大業天下之大業未有不從相持相勝中来者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縣音玄探吐南反索色白反

天地不自運而四時修其序不自明而日月代其明有所不足而人主制其權聖人終其事天人備矣而莫為之通幽洞冥以振其怠決其疑則又有蓍龜効其神與之以前民用此聖人備物致用之大者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見賢遍反斷丁亂反

此就上文而申言之也神物蓍龜是已變化垂象則法象變通懸象著明者是已既言蓍龜又言圖書具闡天地之秘也四象即此四語非陰陽老少之四象也或言聖人作易未嘗取象於圖書而何以及圖書亦未嘗取象於龜何以及龜也即用蓍何嘗待蓍聖人自以其仰觀俯察而得之耳心易之妙與造化冥合雖无蓍龜易書必作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謂神明天地之德者如此豈若後人之作補輳牽強哉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取自天祐之結上文亦第二章之意所謂定之以吉凶者信順之外无他設焉聖人心與天通故言天必歸之人而德淺者疑信相半至於常

人第知怨天而謂惠迪吉從逆凶盡家人言聖人設此為善誘耳不知此真聖人之所默會而津津乎有味之言也具有三德則不筮而吉自求多福福自來臻反是而索之鬼神鬼神即愛我能若之何

右第十一章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聖人甚愛天下不得不

發揮以覺其蒙於是立奇偶二象亦自謂盡矣
而天下不能各以其意會聖人之意則又設六
十四卦以盡萬變之情偽又繫辭於卦爻以盡
其胸中之所欲言諸凡情偽之變則觀其所會
而通之使趨吉避凶以盡其利又時時而鼓舞
振作之使人手舞足蹈而莫知其所為以盡其
神由意而象由象而言由言而書得其意者默
而喻焉不然末如之何矣情偽者有情必有偽
也繫辭焉以盡其言聖人之辭稽實理以待虛
事故能盡其言也鼓之舞之使人不自知其手
足之前以神合神天機默應故盡神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
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幾音機
立象盡意之說何如凡奇皆乾凡偶皆坤有乾
坤兩象而變化生所謂盡情盡言盡利盡神而
稱易者於此具矣緼絜也易得乾坤而成易猶
裘得絜而成裘離乾坤无易離易无乾坤故曰
乾坤易之緼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

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
謂之事業
道固待形而著然不可於形求當於形而上求
形即下矣可謂之器不可謂之道器之用有窮
道則可以化裁可以推行可以成天下之事業
而不窮故求於象則象求於言則言求於書則
書惟形而上不容說輪扁所謂若有數存於其
間而不可傳於人者得意於乾坤兩象之間可
耳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
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
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
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
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德行之行下孟反
象以物宜名爻以典禮名故可變可通以至於
盡利盡神聖人未嘗不明示天下而非其人誰
明之真其人則不言而信矣曰神明謂明不在
見解而在神理曰默成謂成不在智達而在沉

潛不言而信審冝契理全體是易豈不見聖人之意乎

右第十二章從文求道道不可聞從道觀文其文乃顯毫釐底滯便歸凶咎之途上章論聖人以神明作易此章教學者以神明讀易也曰物冝曰典禮皆形而上者太極也神明默成非齋戒洗心不足以語此

易學卷九

易學卷十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重平聲

八卦成列雖三畫而天下之象已備重之爲六畫則效天下之動而靡遺矣蓋六畫既陳有剛有柔自有交錯推移往來變動之勢而愛惡攻取之情百出故聖人繫之以辭以明其吉凶悔吝而群動影響之報咸具凡吉凶悔吝不自生

必生於動爻有變動故有此占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趣七樹反觀去聲夫音扶

剛柔本也變通用也有立本必有趣時有趣時必有勝負然必正者勝不正者負蓋天地之所以觀日月之所以明惟是貞耳天下之動雖多而要之於貞則一孰能舍正而別爲一吉凶哉動合夫貞則動獲夫吉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

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易以豉反噴大同反見賢遍反

爻象雖多槩於乾坤而止凡陽皆乾凡陰皆坤而乾坤之道槩於易簡而止易簡者乾坤之貞一也吉凶悔吝生乎動故揲蓍求卦取夫動者占之爻象一變動乎內而吉凶即顯見於外理有固然觸之自應趣避得宜功業立見聖人所以諄諄焉繫辭而命之者欲人擬之議之就其功業盖惟恐人不出於吉者聖人之仁而惟恐人不出於正者聖人之義也不然而區區談吉凶則瞽師術士之為耳

右第一章言易所貴者動以正正甚易簡即易之所為立本而成列者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天地以生聖人以仁王者知聚人之本在於財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撙節愛養以理其財而又立名定分以正其辭而又明刑勅法以禁其為非義也所以行其仁者也將舉聖人作易用易經世之事而總言其道如此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仲舒此論悉大德曰生之義矣學者總繼善成性之論復見天心之論而詳味之當知天地之心果在於生不在於殺或曰物過盛而當殺不殺天地何能容芻狗之說盖亦近理大德曰生設教然耳曰毋患天地之不能容自鴻荒至於今不積矣盖盈虛消息之氣相半人雖求生而為生甚難益之以必消之氣故存之與亡正相等如又殺之消當更多易書中陰陽分半也聖人不聽其自分而常扶陽抑陰以為生之甚難而殺之甚易也自復至乾而姤而坤凡十二卦而无陽者獨坤一卦此一卦足以

敵十一卦矣故无陽之卦居十二卦之一不爲少居六十四卦之一不爲少天下之惡人居億兆人之一不爲少人之惡念居萬念之一不爲少毋言殺也又因此可以論性聖賢道其常而好立議論者修辭多偏孟子固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夫以六十四卦亦有一无陽者在億兆人中豈无一惡人在而必持以證性惡真偏辭也性善大率之詞也好生亦大率之詞也必舉天地无一殺而後信好生過也必舉天下人无一惡而後信性善過也善惡寒温雖雜而善且温居多常也天下非无理外之事而理内之事必百之九九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王去聲

王昭素謂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未必然司馬貞史記補引此亦无天字此言聖人作易之始若河圖洛書亦仰觀俯察中一事耳夫畫卦直非庖犧不能也若夫網罟等作何必聖人一智者可創而所以斟酌其宜必聖人也且聖人能爲之而能不爲以待夫時之自爲時乎未至聖人不先故非後聖人能加於前聖人前聖人能留以俟後聖人也雖蚩尤羿桀紂之暴也亦有所作作何必聖人顧作而仁者必聖人也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罟音古 佃音田

上言聖人取物而成卦下言聖人取卦以成物孰先耶孰後耶知者復通爲一謂因離而制網罟可也謂因網罟而名離亦可也陽陷陰中爲陷陰麗陽中爲麗陷者不宜陷之辭而麗者適相遭之義陰陽之別也網罟取離者取遭罹之義且網罟多目之物

包犧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斲陟角反 耜音似 耒力對反 耨奴豆反

益民生者莫大於耕又震巽二木行於春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市合取其音

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垂衣裳不獨昭无為亦以時无為而制聲名文物與天下共循之以止邪僻於未萌也象乾坤者乾坤變化之門易簡而理得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刳口姑反剡以冉反

木在水上合渙須舟楫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獸之可御而使者莫如牛馬服之乘之使隨人以為利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重平聲柝他洛反

豫怠之時宜不忘危故有建侯行師之占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斷丁緩反杵昌呂反掘其月反

食不厭精小事之過詳者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此合睽之具也故有張弛之占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震風凌雨弗能侵人其為壯大矣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喪去聲

慎送死可以當大事无嫌過厚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古之結繩非以合契記其遺忘而已而自不相諼也後世有諼而所治者又益衆遺忘益多遠近前後不可以相考所以討官邪蒐民慝者莫如書契雖有深文舞文便文具文諸失而所得終多舍是无以決矣

右第二章文字之興起於卦畫當是時裒天下之義理而載之於易書舉易書之義理而施之於政事比之結繩不啻詳矣令人謂十三卦取象不倫耳而時以為倫也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又曰昔者先王未有宮

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夫朔者初也如不忘太羹玄酒之類也樸散而爲器器而不可復還乎其初聖王之於制作未嘗忘其初也而夫子又謂得於夏時之等坤乾之義則亦猶此十三卦之謂也夫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因上文論制器尚象而言易者象也所謂象者像神明之德像萬物之情以彼方此之謂也此伏羲之易也彖舉一卦所具之材而繫之辭以言其全體爻則廣舉天下之群動而繫之辭以言其一節此文王周公之易也更三聖人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令人可趨可避也材可用而未離於樸天下之動則雕琢多而情僞无乎不有皆廣此象以告人者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行下孟反）

震坎艮陽卦也而多陰巽離兌陰卦也而多陽曷故哉萬物之情賤多而貴少陽卦以一奇稱烏得不多陰陰卦以一偶稱烏得不多陽然陰陽雖貞勝而无兩大陽君道也陰民道也人蓋民也君一而已不可多也陽卦一君而二民此君子之道常道也陰卦二君而一民則小人之道非常道也易所以扶陽而抑陰也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來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信音申蠖紀縛反）

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禮尚往來來

而不往往而不来則人不勝責望而擴弊以仍
之周公固病之矣故曰憧憧往来朋從爾思天
下何思何慮哉心為萬物起而本无心情為萬
事作而本无情雖愚夫愚婦盡然也不必聖賢
東轅西轍南輪北蹄所繇雖殊塗而其為適國
都同也轅者或推之或挽之或扶持之轍者或
柁或帆或槳或篙毋不慮為舟車用一也塗為
同分而未嘗有分慮為一起而未嘗有慮夫何
思何慮蓋往不得不往来不得不来而非有為
往来者往自能感来来自能應往而非有為感

應者日月往来而明生寒暑往来而歲成往即
来之屈来即往之伸屈伸相感而利生自然而
然无容思也尺蠖之以屈而求伸也龍蛇之以
蟄而存身也物自發其天機也彼惡知所以然
惟人有知有知則鑿其機故以往感来以来感
往而不勝其計度之私自然者以漓此用知之
過也聖人之學非黜知而不用取合自然故神
化天人无所不合思慮不无而終无一思慮所
以立感通之極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

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是故君子知无往无来之謂義而究之於无心
知自往自来之謂義而究之於无心之心義不
以无心裁不以有心裁天則也天則之謂神妙
而用之之謂化究其義至於極精而入神則致
之於用而无所不利利用則可以安人可以自
安而德可崇凡可以安人而不足以自安可以
自安而不足以安人皆非義也義者剬量天下
之權衡也精於權衡者不操一心以為平而惟
物之自平雖有稱心不然權衡駔儈之所以致

人歸者為其持无心之平也進於是則觸手之
所提觸目之所揣不爽錙銖幾於神而用益利
身長无患而人益来歸此以无往来而致往来
於不窮者也守此道不廢亦可為感應主而況
於過此者乎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蓋入神
者猶二之窮神而天不能為之制矣淺言之為
義深言之為化窮神則知變化之道矣德盛而
崇非所言矣无心之盡以至於无心之不盡耳
少容心焉譬之一塵亦塵而太虛為之障吾未
見其能通天下而不隔少不盡心則又厭塵離

塵吾未見其能通天下而不隔未合自然故也
經文言貞而比言義義所謂貞也一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
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
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妄攻不可以干名妄托不可以安身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
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
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
語成器而動者也射食亦反隼恤允反括古活反

人徒見君子之得志而不知其所積者百所發
者纔一所待者百所獲者纔一无試不可而始
收一試之效器烏可不藏而時烏可不待乎不
知合變者不可以師張一目之羅不可以求鳥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
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
无咎此之謂也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非謂禮不可施於庶
人刑不可加於大人也必有德者然後命為大
夫稍失諸禮不稱其服而況於刑故刑不上大
夫慎用有德也信義行於君子而刑罰加於小
人治小人必刑之而可愛之深則治之早成而
後治所傷必多故撻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
息於國征誅不可偃於天下皆所謂小懲而大
誡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
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
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
凶何河可反上上声
美惡之極乃精神之所會而氣機必通如此而

不足以成名滅身乎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
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
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
亡繫於包桑
倚伏之幾本如此正言若反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
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
也知去聲鮮上聲折之設反餗音速渥於角反勝音升
德薄者不能強而厚知力小者不能拓而大貴

乎自量則屑屑乎說之所以稱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先見之見同現

至人於凡事之交驀然而来猝然而往雖意象紛綸眩惑萬方而輕重緩急等差降殺潛行而不窒冥會而不紊若素嘗較量於尺度權衡而停審之極又神觸神覺神覺神應若手自持足

自蹈取物於掌股而不勞若飲食起居而忘其為鉅大艱難不常有之事頃眵即起而致行之不疑此非一靜定之力二觀察之功一師友之琢磨一朝夕之練養也非至神孰能之夫子於此姑因豫六二而以上下諂瀆立例耳人之凶德无不由豫樂始者豫樂則神迷而見小无揆度義理自處處人之哲惟君子能見其吉幾而所處常於吉地如上交主敬而敬隣於諂下交主和而和隣於瀆疑似之間最難明也由君子視之如表石以為介觝稜在目何待於遲回終日而後識哉故知微而微知彰而彰知柔而柔知剛而剛上不忘敬終不為諂下不廢和終不為瀆推此類言之吉可知也稱神而為萬夫望不亦宜乎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復行之復扶又反

於幾處透徹則定靜安慮而得其所止幾者兩間止者中極惟顏子殆庶故能擇一善於不善之中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下有可以多人者有不可以多人者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此欲多人也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此不欲多人也令人兩是之而不能決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曰毋友不如己者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曰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則可以得友之說矣務實用者不在多廣忠益者不可少能御多則多而可不能御多則少而可惟益者之為貴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易其之易以豉反

從井不可以救徒手不可以援安其身而後動也乗怒不可以罰乗喜不可以賞易其心而後語也不信不可勞人不說不可犯難定其交而後求也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撰仕勉反

六十四卦皆從乾坤出陰陽合德而剛柔之性情著於是天地之撰神明之德无乎不備而為變化門其書雖稱名厖雜而莫能越乎陰陽之外也然非衰世則安得厖雜亦安用厖雜人病而求樂天下亂而後求治不亂不求治也不病不求樂也聖人之心痛矣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夫音扶斷丁亂反

凡天地之撰神明之德皆陰陽已往之迹所謂知來以此知之耳而又以之微顯闡幽又推而以之當名辨物正言斷辭无不備矣故曰雜而不越常人見其然而易以為不然常人不見其然而易以為然故曰微顯闡幽發其義而當之以名名之不足而辨物以象之物之不足而正言以範之言之不足而斷辭以決之故曰備意盡辭盡无復餘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中丁仲反 行下孟反

此覆上文而賛之也易之稱名如黔喙果蓏之類雖至微小而取類之意不小微顯闡幽則其旨遠而經緯爛然其辭又文言非徒正而已委曲而中理又以曲顯正物非徒辨而已肆雜而幽隱无一而不辨此皆因陰陽二物而承天濟人使民先事而知失得之報決行勇趨而不怠者也所謂雜而不越彰往而察来如此

右第六章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言卦體也有體則有變凡彖傳所謂往来上下者皆乾坤所為昔人以否泰言意雖近而未精宜為程蘇所駁也若朱子六十四卦皆有變云者又太漫非彖傳意

☰乾

☷坤

乾三畫下坤三畫上曰泰䷊故卦辭曰小往大来

坤三畫下乾三畫上曰否䷋故卦辭曰大往小来

乾上畫来坤上畫往曰咸䷞坤初畫来乾初畫往曰恒䷟咸之彖曰柔上而剛下恒之彖曰剛上而柔下

乾上畫来坤中畫往曰困䷮坤中畫来乾初畫往曰井䷯困之彖曰剛揜也謂上陽来為坎中之九二也井之彖曰巽乎水而上水謂初陽往為坎中之九五也

乾上畫来坤初畫往曰隨䷐坤上畫来乾初畫往曰蠱䷑隨之彖曰剛来而下柔蠱之彖曰剛上而柔下

乾中畫来坤上畫往曰旅䷷坤初畫来乾中畫往曰豐䷶旅之彖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豐之彖不用卦變

乾中畫来坤中畫往曰未濟䷿坤中畫来乾中畫往曰既濟䷾未濟之彖曰亨柔得中也指六五既濟之彖曰初吉柔得中也指六二

乾中畫来坤初畫往曰噬嗑䷔坤上畫来乾中畫往曰賁䷕噬嗑之彖曰柔得中而上行賁之彖曰柔来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乾初畫来坤上畫往曰漸䷴坤初畫来乾上畫往曰歸妹䷵漸之彖曰進得位往有功也歸妹之彖曰无攸利柔乘剛也

乾初畫来坤中畫往曰渙䷺坤中畫来乾上畫往曰節䷻渙之彖曰剛来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節之彖曰剛柔分而剛得中

乾初畫来坤初畫往曰益䷩坤上畫来乾上畫往曰損䷨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皆以陽言之

右三陽三陰之卦二十而皆有往来上下之義惟豐旡之皆從乾坤往来者此外獨有四陽之卦三訟䷅之彖曰剛来而得中大畜䷙之彖曰剛上而尚賢旡妄䷘之彖曰剛自外来而為主于内皆從乾生者也四陰之卦二晉䷢之彖曰柔進而上行升䷭之彖曰柔以時升皆從坤

生者也自餘旡取往来之義者矣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文王囚於羑里而演易故易道之興衰世之意也憂患者患其身未出於險阻乎至健至順而成位乎其中聖人之所與民同患者也聖人於天下旡往而非純一不已之地也經解曰絜靜精微易教也易失之賊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蓋惟有衰世之厖雜而後有易之絜靜精微惟有聖心之憂患而後昭易道之絜靜精微故聖人齋戒以神明天地之德否則賊賊者毀則之稱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所以蹈也入道先從復禮始禮者聖人之成法也謙所以持也惟讓為禮之實不讓不為禮至於復而學始有根抵還得其本心矣至於恒而根抵乃堅固心始不動矣不懲忿窒慾則人心不損而旡以修治日有損之可也不遷善改過則道心不增而旡所充裕日有新之可也居

常履順而稱道易耳不從困中過如金不經鍛鍊不可為鏌鎁木不經推鑿不可成宮室必困而始辨焉至是而道可以濟天下矣必親為之日亦不足故居至靜以待天下之動若井之在地而往来井井靜而不勞施而不匱可也天下之事旡窮載籍有所不備父師有所不傳當機審宜間不容髮非天下之最善制者孰能定而非天下之最精心者孰能制故以巽德之制終焉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

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易以豉反長丁丈反稱尺証反

朱子曰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群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和行之行下孟反遠去聲

懥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必約之以禮而行始和不知命无以為君子寡怨而後能自怨自艾義之施甚多而最急安而後能慮也至於巽以行權而後其變化時出與易同體

右第七章九卦上經三下經六依經文之序而舉之聖學莫備於此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遠去聲上上聲

夫道隨時而善應者也唯適乃稱道耳凡書皆各因一事而發故指趣有定歸惟易不然羅陰陽而屢遷者也變動不居而周流於六虛位之間或宜上或宜下或宜剛或宜柔而不可以典要拘惟變所適適乃為道是故不可不學不可易學而君子不可遠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此一變也或出而在卦爻之外或入而在卦爻之內皆循天彝民極自然之軌度而常使人儆然敬懼焉開之以理如此又明於人之憂患與

其所以致憂患之故而告之曰此則為悔吝為凶咎此則為吉利為无咎而奪之以勢如此故使人甚嚴之雖无師保而如臨父母夫人外束於師保內束於父母故不敢而師保有時乎離父母无時乎離又何敢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揆葵癸反

變之未適也安知典要之所存及其揲著求卦既有適矣循其所值之詞而各有義理豈不有典常乎哉而變化在焉幾微分焉望之若易行

之匪易非其人也道不虚行故必神而明之乃能用也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要一遥反下同

易之為書綱紀在卦卦必合爻之全而後成卦一不肖似又成他局聖人之係卦也為之原始於初要終於上彌綸包舉而成其體質未嘗有遺於纖微也至於係爻則異此就其所處之一節而分疏之蓋卦猶天王也爻猶列國也承乘

比應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紛綸膠葛各執一理御一勢故其君子趨時小人趨物而吉凶得失之故多聖人係辭惟其時而導之宜惟其物而示之的焉耳王輔嗣曰夫爻言乎變者也情偽之所為也故合散屈伸與體相乖形躁好靜質柔愛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巧歷不能定其算數聖明不能為之典要法制所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也陵三軍者或懼於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之娛近不必比遠不必乖同聲相應高下不必均也同氣相求體質不必齊也召雲者龍命呂者律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必苟識其情不憂乖遠苟明其趣不煩強武善邇而遠至命宮而商應修下而高者降與彼而此者服矣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易以豉反夫音扶

初為本時物中蔵而難知上為末從其本而推之則易究是以聖人繫辭之時擬議其初甚似

不容易然及其至於上也特因其初之緒分而遂卒成之耳若夫雜物撰德廣肆而言之者則唯中四爻始備蓋初上之文九六處其後二三四五之文九六處其前初上非不論德行而非用事之地故所重在時位中四爻非不論時位而用事之地故惟重在德行也王輔嗣曰夫子於初上无得位失位之文但論三五二四同功異位不論初上惟乾上九云貴而无位需上六云雖不當位陰陽處上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說當位失位然則初上是事之終始无陰陽之定

位也但統而論之爻之所處則謂之位不得不謂之六位時成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知音智知音智

大要操存亡以定吉凶不勞而可知彖是也彖舉其綱爻言其目彖者常論其用事之爻以齊諸爻之不齊者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二與四皆陰故所就之業相似有遠近君之異

故可名之善懸絕二多譽為其遠君而易為名也四多懼為其近君而難為名也近君而有名禍矣故二之善可著而四之善不可著也此以位言若以德言則柔之為道近君者易持而遠君者難立然六二遠也而往往无咎則以柔中也中則剛固可柔亦可何憚於遠月遠日則光滿近則光微此多譽多懼之說也然月太陰之精也與日正相望而光乃比於日又柔中之譬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勝音升

三與五皆厚事之地也而位不同五常以貴而享其功三常以賤而受其責然亦視其剛柔若何率柔者危而剛者勝也

右第九章論六爻之凡例莫辨於此求卦爻之義者執此以求之而已然猶曰要曰多曰過半謂得其十八九也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上二爻象天中二爻象人下二爻象地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變動曰爻爻交也等階級也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相雜曰文五采具而成文章也文則有當不當而吉凶生矣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時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

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易者之易以豉反

紂在位久文王遭時不幸激之不可狥之不可讀易羑里正化剛為柔持中養和之曰故多危辭其道甚大縱横逆順无施不可人以懼心承之而終如其始則大要无咎故懼者易之道防乎其防易之大綱也夫平世之人庸庸享厚福而安之以為當然一少失意輙咎天公憒憒矣而不知嚮之福天適假之寬豈其當也亂世之人纔以盛德獲小康而人猶賀之以為福在憂

患中視人安居緩步皆羨之以為福則可見福乃造物所靳不能人人予之而幸无患者即稱福已不必禄位名壽乃為福也修德而已修德則恐懼修省固能致福而不憂不懼又自有之福何求於不可知之天與不能強之人乎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易行下孟反易以豉反

為險阻而求天下无險阻者无有故非易簡不能知而易簡非无町畦之謂也惟乾至健惟坤至順因理之自然而行其无所事大清不淆大寧不搖是故恒易簡而知險阻也易簡何能險阻非以吾勝之以天下勝之也若易侮然而卒以小不勝為大勝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說音悅

侯之二字衍人能法乾坤之所為悅諸心研諸慮以定吉凶成亹亹者詎但險阻不能加哉擬議變化以成言動无不發其禎祥與吉符會象事即知器矣動乎四體而知之矣占事即知来矣見乎蓍龜而知之矣所謂至誠如神也文王

有味於乾坤而興周易以此

右第十一章晏子譏孔子以為當年莫能究其禮累世莫能殫其學莊生譏孔子之仁義大謾司馬談謂儒者之學博而寡要勞而難從是不知聖學之易簡也仲弓以簡而見許顏子以愚而見許不學易也烏窺聖人之心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與音預

天地設位而自凶自吉矣聖人成能自與吉會

人謀盡而後與鬼謀鬼謀以曉百姓聖人非恃
此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
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
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
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惡烏路反
易之情因百姓之情百姓之情无弗為利而變
動者吉凶萬狀豈有常哉愛之欲其生惡之欲
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凡相攻亡不起於惡
而惡亡不起於愛故有此為愛而彼為惡者故

有方為愛而倏為惡者有以愛惡相攻而得吉
者有以愛惡相攻而得凶者有遠相取而悔吝
生者同心同德而隔越萬里无濟於事也有近
相取而悔吝生者習見習居而心如九疑妨我
實多也情相感則利生僞相感則害生至於不
信則舉以為害已信則舉以為利已亦情僞之
蔽也大氐易之情既不相得遠之猶可近之必
凶利之猶可害之即未至於凶亦悔且吝不能
弘通萬物以天下為身則善分疏之可耳王輔
嗣曰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夫時有

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一時
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
以反對而爻亦皆變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軌度
動靜屈伸唯變所適故名其卦則吉凶從其類
存其時則動靜應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凶舉時
以觀其動靜則一體之變由斯見矣夫應者同
志之象也位者爻所處之象也承乘者逆順之
象也遠近者險易之象也內外者出處之象也
初上者終始之象也是故雖遠而可以動者得
其應也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弱而不懼

於敵者得所據也憂而不懼於亂者得所附也
柔而不憂於斷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敢為之先
者應其始也物競而獨安於靜者要其終也故
觀變動者存乎應察安危者存乎位辨逆順者
存乎承乘明出處者存乎內外遠近終始各存
其會避險尚遠趣時貴近比復好先乾壯惡首
明夷務闇豐尚光大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靜
有適不可過也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
過不在深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
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觀爻思變變

斯盡矣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人情也叛悖理也游汎汎靡所定也又聞之仁者默勇者譁能言者寡信善巽者少決智人多險文士罕守貌言華至言實苦言藥甘言疾綺語背道雜學亂性

右第十二章君子之學一一須歸自已作者之意如此繫辭諸篇夫子之所爲絕韋而談者也今若此爲詳人事乎爲詳象數乎終日營營而曰某卦某爻某字本某義陋哉求聖人之小也夫子發假年之歎要之无大過如以象數終日與博奕何異哉按繫辭傳上篇多譚理下篇多釋義說卦釋象數序卦言序雜卦言反對

易學卷十一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蓍音尸

蘇子曰介紹以傳命謂之贊天地鬼神不能與人接也故以蓍通爲之介紹

參天兩地而倚數參之南反

關子明論大衍之數及乾坤之策皆以三兩言之謂數兆于一未可用而生于二成于三故天數五地數五參天兩地之謂也天數以三兼二地數以二兼三奇耦雖分錯綜各等五位皆十衍之極也故曰大衍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陽爻三十六策三其十二也陰爻二十四策二其十二也自生至成不出乎六分陰分陽故十二爲率也三其二十四與二其三十六皆得七十二三其七十二則二百一十六乾之策也二其七十二則百四十四坤之策也其說如此朱子曰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爲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三二

而六兩二一三則為七兩三一二則為八其說如此愚按方者徑一而圍四信矣圓者徑一而圍三亦大約耳宋志王蕃論曰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也或又曰天一天三天五凡三故參之而成九地二地四凡二故兩之而成六天地之數多矣而取九六以為用此之謂倚數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道也德也義也理也性也命也同出而異名統

言之謂道得此道之謂德義者道之析名事之宜也理者條理道之別名性者人心所含命則賦于天之謂也上理字活亦條理之謂和順者以此配彼有混成脗合意和順于道德而理於義言易于道德形影乎同而條暢其所宜也窮盡至皆造極之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言易書窮盡道德所宜之理又推極理所自出之性根極于性所自出之命也紬繹上文而第言之如此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從合而至于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從分以至于合一語賛不盡而重賛之也就天地間公共者言為理就人言為性就天言為命理通淺深而言性命則深言書曰惟皇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傳曰天命之謂性曰皇降曰天生曰天命所謂命也曰恒性曰物則所謂性也總之皆理也孟子此義甚詳而世俗之言性者以生禀言情者以私欲言性情者以趨向言性命者以軀體言命者以冥數皆淺乎其言之離道德理義而為言故也關子明曰性命之理以天言之曰陰陽以地言之曰柔剛以人言之曰仁義有

生則有命有命則有性有性則有情情者天之邪氣人之亂行也邪勝正亂勝治則情勝性其時小人命亨君子命蹇去邪治亂制情則元命立元命者天命人命合而為名者也元者衆善之長群陽之尊天生之理也窮極元命者知生死之說性命之理得矣聖人知命適時必先天理故曰窮理聖人順天立性故曰盡性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故曰至命右關子之言命氣數之命也謂情為邪亦未究性善之說者也然孟子論性而歸于殀壽立命則氣數之言亦不淺聖

人通陰陽之故與鬼神合其吉凶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任生任死無言去留非若世人邅迴徬徨不得已而托命以自寬必曰聖人惟任義其次乃任命亦知其一不知其二矣易以道吉凶而歸之于命以超乎吉凶之域於文亦順闕氏未可忽也蘇子瞻曰精義窮理也入神者盡性以至于命也譬之于水知其所以浮所以沉盡水之變而皆有以應之精義者也知其所以沉浮而與之為一不知其為水入神者也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

亦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加桀紂不能亡是豈非性也哉君子之至於是用是為道則去聖不遠矣雖然有至是者有用是者則其為道常二猶器之於手不如手之自用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性至於是則謂之命命令也君之令曰命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亦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无以名之而寄之命也死生禍福莫非命者雖有聖智莫知其所以然而然君子之道至於一而不二如手之自

用則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寄之命也子由曰聖人之學道必始於窮理中於盡性終於復命仁義禮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為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搆於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為力也勞而其為功也少聖人外不為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辯焉

則幾於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為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按蘇氏之說兄弟互相發明皆本于呂梁蹈水之言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長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與程朱之說不相似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又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蘇氏之說亦本于孟子蓋天命之妙真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故孟子以莫之為而為釋天以莫之致而至釋命蘇不可少也頋孟子謂性善而蘇氏不免有善惡混之疑大氐

聖門論性論其精謂性者道所出也天理也累于欲者失其性者也而性未嘗有欲无不善也諸子之論性論其粗見天下有善不善直謂性然其言麗雖大儒尚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故益使人疑而又有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者此所謂姑徐徐云爾氣則氣耳烏謂之性質則質耳烏謂之性義理者性之別名又烏謂義理之性斯言出而適增人惑世之為不善者直可曰氣質然不可曰性然性之說不明政為人指氣質為性耳氣質自氣質性自性惡可混也故謂有人心道心則可謂有氣質之性義理之性不可或曰子何以信性善乎吾觀孺子入井兇暴人何知怵惕其不忍者盡氣弱人也吾觀嘑蹴之食屠羸頑懵何知羞惡所以弗受亦一朝之忿氣蓋之耳孩提愛敬亦其習然彼惟乳之是依指之是從不知誰為親父親兄豈盡良知良能也應之曰此言亦辯吾所信於孟子者同然一語真可以斷夫以天下之渙威主嚴法不能收合而惟公論能收合公論安出豈非從公共之性出耶故曰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同故

无弗善也曰世所謂惡從何来豈不亦出于性耶曰惡者事會相激而生非性也猶天地之有游氣非正氣也曰何游氣之多也曰有真必有贋有精必有粗真者精者少而贋者粗者多然真者精者終不可沒雖有惡人其善自在不可混而均謂之性日月之光華也雖重陰極沴而必謂之光華謂非光華不可性固有陰沴然不可以陰沴而謂其非光華也愚又嘗言義理之命氣數之命其分久矣而實不可分表景桴鼓之間耳天賦人以量即賦人以受降殺之節視人所有世今修己太略而責天太詳縱心太奢而取天太弘求應太拘而期天太亟不得其說以為氣數適然乃至謂命當興而修善命當敗而為惡豈不倒歟故論氣數者不及感召談義理者不及徵應不知二帝三王之論命无不本於皇降民秉之初何分乎氣數義理也栽而培傾而覆與春而生秋而殺必有間矣而皆謂之天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與小役大弱役強亦有間矣而皆謂之天上天下澤天也下濟上行亦天也論定命者安可拘于一節哉莫非命

也自然耳明于自然者謂之至命合于自然者謂之凝命至命者安命凝命者造命愚夫愚婦能順命而中人反不能有所蔽也深于義理者任氣數之來不拒矣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順性命之理即所謂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以十言蔽之也陰陽剛柔之謂命仁義之謂性合而言之之謂理因其自然之謂順孔子常言仁而以義並言者見于此分陰分陽本天道言迭用柔剛本地道言分之迭之者則人道也故曰成章然曰分曰迭亦互見耳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射音石數上色主反下如字）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性命之理萬古如斯八卦相錯于是有重卦而吉凶悔吝生乎動矣大氐人追數已往者順而易知將來者逆而難然順數之而如是則逆數之亦如是居今以知後與居古以知今一也易以知來逆數也數逆而理順亦從其順者逆之耳此順字從上文順性命之理來順性命之順又從和順來顧惟賢曰朱子本邵子之言謂此為伏羲八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又謂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皆逆數也竊疑卦之生也由太極而兩儀而四象而八卦初非先有乾而後生兌先有兌而後生離也今分已生未生愚所未解吳幼清則謂天地定位四句以圓圖言八卦相錯以下以方圖言自左而右從坤數至乾為已往所生之卦故曰順自右而左從乾數至坤皆推未來所生之卦故曰逆說雖稍異然皆

不可觧嘗謂天地定位者乾以三陽居上坤以三陰居下天尊而地卑也山澤通氣者乾坤上一畫相易而為艮兊也雷風相薄者乾坤下一畫相易而為震巽也水火不相射者乾坤中一畫相易而為坎離也八卦相錯而變化无窮矣數往者順知来者逆言數已往之事皆順而知将来之事則逆非謂卦之已生未生也易以知来故曰逆數也此圖必非伏羲作伏羲畫卦觀爻象知吉凶而已分方位直日皆漢以後陰陽家占驗之術伏羲時未有也若有則易不經秦

火何不與經並傳而待希夷始傳耶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兊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晅況晚反説音悅後同

此卦位相對與第三章同而以震巽坎離艮兊為序則不同又上章首乾坤此章終乾坤意者上章賛周易故首乾此章賛歸藏故終坤下章賛連山故終艮盖周易從歸藏變歸藏從連山變也或曰此邵子横圖方圖圓圖俱可看所謂圖從中起萬事萬化生于心也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説言乎兊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帝者天帝周一歲之神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盖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兊正秋也萬物之所説也故曰説言乎兊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

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此即萬物之出入以明帝之出入也萬物以植物言震一陽動于下震發之謂故居東盛德在木東風觧凍氣猶寒也至東南而始柔故以長女巽當之正南益柔而加炎故以中女離當之氣至西南而柔極故坤位于西南正秋之時寒暑平分陰陽尚和生機不息而萬物忻悦也以少女兊當之自巽至兊皆陰也而卒與乾遇故

戰風從西北來寒氣總至故乾在西北坎為水
水性寒故在北艮者止也至于東北則肅殺極
而陽當生故艮止之而震復起艮似剥而震似
復也自東南至正西皆陰卦陰所以為殺也乃
為生陰含陽也物之成形无不由于女類也自
西北至正東皆陽卦陽所以為生也乃為殺陽
含陰也物之受氣在陽而震則剛柔之始交也
五月起姤而至十月終坤是亦從南轉西十一
月起復而至四月終乾亦從北轉東也鄉飲酒
禮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盛于西北此天地

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温厚之氣
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
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賔故坐賔於西北而
坐介於西南以輔賔賔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
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
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由此義推之
坐乾于西北最尊位也坐坤于西南所以輔乾
也毋仁而尊嚴始于西南父義而尊嚴盛于西
北也長子代父事則居東中子少子佐長子則
居北與東北長女代毋事則居東南中女佐長
女則居於南少女在父毋之間猶從女類此序
錯綜變化為萬古術數宗其来必遠盖連山之
說何以言之連山取艮義此言艮成終而成始
也艮序于後安知不以後為尊耶晝卦亦自下
始矣顧惟賢曰後天圖未必文王所作然其方
位正與洛書合坎水居北離火居南震木居東
兊金居西乾居西北坤居西南巽居東南艮居
東北乾與兊俱金也而兊陰金有肅殺之氣秋
令也故居西方乾純陽故居西北西北尊位也
震巽皆木也而震一陽初動春令也故居東方

坤土也土旺於季夏故居西南艮雖屬土亦陽
故居震坎之間金土木皆分陰陽獨水火无陰
陽者水陽内而陰外火陰内而陽外天地之生
萬物惟陰陽水火所以運陰陽者也乾坤天地
之體也坎離天地之用也先儒謂乾以長子代
行事而避居西北坤以長女代行事而避居西
南謬矣右顧氏說録以俟考以五行說易終不
似孔子意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

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撓乃飽反熯呼但反悖必內反

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為其位序用第五章而兼用第三章之說闕于明曰乾坤六卦之主也六卦用則乾坤何為乎故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六官用而我无為矣

右第六章邵氏有伏羲四圖一為八卦次第圖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

坤八為序規而圓之為伏羲八卦方位圖因此又為六十四卦次序橫圖又為方位圓圖及方位方圖最有條理朱子取焉但于經于傳皆无可據以為定位章之說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序不能強與圖合不獨順逆之說難辭宜顧氏之不信也雷動章以雷風雨日艮兌乾坤為序其對與定位章同而序不同先長中少三男女後二老而又皆陽率陰隨愚謂之坤乾易也以坤居末而乾次之為證出震章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為序序既與前異而對亦參錯不齊然據成終成始一語宜是連山易亦猶坤乾以其後得名也三男震坎艮以次綱紀于始終三女巽離兌以次而處綱紀之內乾居西北據賓所坤居西南據與所皆尊嚴之位自東南至西皆陰自西北至東皆陽亦最齊整必神禹所傳而文王循用之故坤蹇彖辭有西南東北之語非自文王始也且帝出乎震夏正也若文王之易當云天開于子矣神妙章去乾坤

而專言六子先以雷風火澤水艮為序後以水火雷風山澤為序先用出震章之序而亦曰終始萬物莫盛乎艮後用定位章之對而逆陳之此合三易而統論于流行用中涵對待體也不言乾坤尊乾坤也蓋連山夷二老于六子而為致役為相薄則二老反受其勞坤乾尊二老而位尚未正周易乃首乾坤而正其位矣連山八卦參錯獨離坎相對坤乾八卦相對而獨二老在後周易則八卦相對二老居前備矣有

連山而後有歸藏有歸藏而後有周易時至事起亦所謂監二代而損益者與此章而後夫子皆以二老六子為序贊周易矣先後未嘗紊一字意可見哉故先天後天及伏羲文王之說愚未敢信必曰此後天之學而出于文王則經中胡為僅有坤蹇兩見而時時尊乾坤豈文王雖起後天而實遵先天自更定而自舍置乎豈周公孔子亦隱文王之學而姑為方術家留臬祖于此乎何稱周易哉首乾坤者為周易則首震而終艮者必神禹蓋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則三易无不可而正名定分執之于道必待周易名之曰周以別于夏商文王亦自謂備一家言耳三易參用是故夫子存其說哉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言八卦之性情純陽為乾健者強有力不倦之稱純陰為坤古作巛象六斷連則古川字順者和也從也諡法慈和徧服曰順乾與坤交一陽始動于二陰之下曰震動者靜之對作也捷也坤與乾交一陰始入于二陽之下曰巽其性巽順而善入巽卑柔也入者納也一陽陷于二陰之間見阱而不能振曰坎陷者地潰臽沒也坎為加憂一陰附于二陽之間得其所托曰離麗者著也附也麗則文明矣陽至于上无所往矣性宜止息曰艮艮限也止也停也留居也陰居陽上其性欣悅曰兌喜見于外矣兌者悅也喜也震坎艮皆有乾健之意巽離兌皆有坤順之意

右第七章文言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乾之難名如此欲指人迷不得不約之一言曰健而健實不足以盡乾也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健而行不息者馬順而勝重載者牛以動奮之身而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寂者龍龍潛于淵底重陰之處也以入伏之身而出聲于天氣重陽之表與地風同其感者雞雞鳴于丑半重陽之時也前後皆陰之汙濁而中心

剛躁者豕前後皆陽之文明而中心柔怯者雉外剛能止物而中柔可馴者狗外柔稱柔毛而中狠難牽者羊又乾陽物也馬蹄圓坤陰物也牛蹄拆陽病則陰故馬疾則卧陰病則陽故牛疾則立馬陽物故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牛陰物故起先後足卧先前足龍極陽之物非極陰處不可以存身故穴在重陰至溽暑氣蒸不可安而不得不飛飛又復歸其所以蟄于陰也羽族皆飛獨雞以其音升于天而不能飛爲入爲伏知時而善應故巽爲雞坎主水瀆豕處於濕離爲文明雉稱華蟲艮爲狗者能止人而又止于人也羊可隨而不可牽視其後者鞭之外柔而內剛故也又羊善鳴開口故楚姓芈爲羊鳴象

右第八章夫易以待占則多取象矣夫有所受之也不得其傳姑采前聞而附以臆焉抑乾爲龍而玆爲馬震乃爲龍坤亦稱馬豈乾坤皆馬而牝牡異耶豈震以乾一索亦稱龍耶馬八尺以上爲龍又龍馬神馬然終馬也不可以言龍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尊而且圓諸陽之所會首也大而能容衆陰之所藏腹也陽動陰靜動而在下者足也陽連陰拆拆而在下者股也坎耳水內景而陽在內離目火外景而陽在外坎穴內入而受聲爲陷離光外施而觀色爲麗腎開竅于耳精脫而腎水竭則聾心開竅于目神散而心火炎則瞽耳外內皆凹者陰中凸而實者陽也目上下皆白者陽中黑而虛者陰也橫亘而在上能止物者手也闔拆而在上能悅物者口也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索色白反長展而反少詩照反下章同

索求也乾坤相求以次而成長中少之男女爲天親之象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

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圜音圓駁邦角反
乾道大而无極惟天足以盡之運而无極惟圜足以盡之圜即莊子所謂圜中以應无窮者今之太極圖是也積陽為天不息為圜首庶物者君知大始者父粹而不雜者玉剛而能變者金尊在上而高居則寒老陽不生物也或以乾居西北之象候寒而水冰或曰水雹也五行傳曰盛陽溫煖陰脇陽而不入為雹赤陽色陽始于子極于巳故為大赤加大以别坎也乾統四時故為寒為冰為大赤良馬純陽老馬老陽瘠馬至剛謂骨多者非羸弱也駁馬鋸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良馬德老馬智瘠馬骨駁馬力木果圓實在上而相承亦西北至剛之象若艮之為果蓏則下有柔焉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釜旁甫反嗇音色
坤積陰為地作成為母旁有邊幅而中廣平南北經而東西緯故為布或以泉貨為布取廣布流行之義容物熟物而養物者釜或曰釜容六斗四升坤容六十四卦也至陰之性翕而不施故為吝嗇生物不擇善惡則為均性順而蕃育為子母牛牛性順子母相隨者尤順也三畫虛而容載多故為大輿奇為質偶為文奇則寡偶則衆三畫皆偶故為文為衆為柄者萬物依之為本故地曰持載極陰故其於地也為黑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旉音孚筤音郎萑音丸馵主樹反蕃音煩
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剛柔始交天地之雜故為玄黃得乾之初為玄得坤之中與上為黃也旉與萬物之所出故為旉為大塗一索為長子剛在下動為決躁決者陽也躁者陰也蒼深青震色筤謂色之美蓋筠也埤雅云萑似葦而小初生者為菼長大者為亂成則名為萑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竹與萑葦皆下本實上幹虛者氣始亨故于馬為善鳴馵上皆白曰馵取下陽之義又後左足白曰馵震居左故象之玉篇謂馬懸蹄者為馵非是作足者雙足並舉也馵足作足皆在下之

陽也的顙顙有旋毛而中虛如射的象上畫之
虛也反生者投種于地反生根於下而後上生
始生之象也陽長不已其究為乾健為蕃鮮蕃
鮮生物之盛也色麗曰鮮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
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
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巽偶下善入象木之根奇上漸升象木之幹又
其性曲直亦順巽之象陰氣凝聚陽在外不得
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繩直順以達也工制繩

者德之制也震為玄黃玄黃合而為蒼蒼與素
反巽宜為白或曰白金色金始生于巽方也長
為風高為木陽性多折陰性能長能高陰出于
重陽之下安得不盤旋而抑畏故其性為進退
為不果善則為恭為慎不善則為勞為葸矣為
臭者臭以風傳陰氣在下而鬱不散也或曰香
羶腥焦朽五氣皆為臭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
白眼皆上陽盛之象頭則陰血盛者髮多陽氣
盛者髮少顙則陽體勝者顙廣陰體勝者顙狹
眼則白為陽黑為陰離目上下白而中黑相間

巽目上中白而下黑白多於黑陽主義陰主利
陰善入為近利曰市三倍者猶詩言賈三倍謂
獲利多也巽三變成坤性躁故究為躁卦入退
讓極而不得志則躁生矣乾鑿度曰物有始有
壯有究震得陽氣之先巽得陰氣之先故其卦
皆有究極之義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
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
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
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輮如九反 亟紀力反

曳以制反
坎一陽在內而明二陰在外而陷故為水二陰
象土之凹中陽象水之流故為溝瀆陽匿于陰
為其所蔽故為隱伏曲者更直為矯直者更曲
為輮陽為陰制故為矯輮而又為弓輪一云中
剛象弓之弣上下柔象弓之弰中之奇象輪
之軸上下偶象輪之輻牙也加憂心病耳痛皆
陽陷陰中之義心耳以虛為體而中實則妨又
素問言西方生金在志為憂北方生水在志為
恐以恐對憂則有加矣莊子云上而不下則使

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是也恐則傷腎腎傷則耳痛為血卦為赤者血之在身水屬而赤其色也脊者外體之中心者內藏之中坎陽在中故脊美內剛勁故心亟上畫柔故首不昂下畫柔故蹄不厚而且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有險陷多阻礙也通者水性月者水精故方諸取水於月坎受乾為體月借日為光也為盜者外險柔而內剛狠又以隱伏故太玄以水為盜陰陽家以玄武為盜屬北方坎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稿（乾音干蠃力禾反蚌步項反）

火虛而麗於物中黑者陰外赤者陽也日者天上之火故陽燧取火於日中火麗木日麗天電麗雲天明者日而暫明者電也甲冑者上剛象冑下剛象甲而中柔其人也戈兵者上剛象刃下剛象鐏鐓而中柔其秘也大腹中虛也乾卦火曰能燥物也鱉蟹蠃蚌龜皆外剛內柔又鱉性靜蟹性寒蠃形銳而善麗蚌內虛而含珠龜有文明之象陰在內則空中木中空為科上稿科空也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蓏魯果反黔音義並與鈐同喙音悔）

二陰為地而一陽隆起於上故艮為山震陽始出為大塗艮陽終窮為徑路小石者艮卦之小者也一卷石之多亦山也上陽連亘下陰隻峙故為門闕在木曰果在地曰蓏有核曰果无核曰蓏植生曰果蔓生曰蓏木實曰果草實曰蓏乾純剛故為木果艮一剛而終始萬物故於木為果於草為蓏艮為止為門故門以外為閽人无足而守禦門以內為寺人无陽而給使指止於四支之末而能止物乃艮手之節也狗畜于人而能止物者也郭子和曰坎在君子為隱伏在小人為盜艮利則狗害則鼠皆一義而二象也黔與鈐同喙如鳥喙狗鼠亦黔喙之屬牙齒堅利剛在上也堅多節剛在外也中則為心外則為節三陽卦中惟艮不言馬其剛在末所用益微故于獸畜无行健之功而徒有齒噬惟兌

亦然微矣推此言之凡二少之象當于微處取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决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鹵力杜反

坎體上下俱虛而澤則上虛下實川壅則成澤澤決則成川巫者口舌之官以言語媚神者上折為口舌毀折者物成則上之柔必折也附決者一陰附而二陽決夬之象也潤極故為剛鹵陽在下為剛陰在上為鹵剛鹵之地不能生物鹵者水之死氣也坎水絕于下而澤見于上則足以為鹵而已鄭少梅謂剛者出金鹵者出鹽

雖不生五穀而實貨興此天地之仁也兌為妾外柔而有所承少女從姊以為娣也為羊見前章

右第十一章此章廣八卦之象多不可曉姑採諸儒之通者存于篇貫直序焦延壽易林曰易者廣矣大矣以言天地之間則備矣推此言之繇辭說卦所以為未盡也愚謂有物必有對盡陰陽則盡易惟道无對而亦曰一陰一陽之謂則離而非易聖人虛朗洞靈觸機自應固不待辭賢者必資于例聊存例耳王輔嗣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无乾則偽說滋漫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

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喻彌甚縱復或值而義无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

易學卷十二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天地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也洪荒之前舊迹大滅人物銷盡既而復興則謂之開闢天地亦何初哉孰有先天地生而受之乾坤者乎

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

屯者盈也亦荒雜盤結不整之意物不整惟覺其多整不患多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

物生之初必有蒙之者或胎或卵或芑或甲為其穉而謹護之天地之仁也人生而蒙亦天地之仁也早慧非福暴長非壽不養不可動也故漸為之飼食以長其體漸為之教訓以長其智不可一日而成成必以需焉蘇子曰義有不盡於名者履為禮蠱為事臨為大解為緩之類是也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剥者剥也皆義盡於名者也

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聖人之言上古如此上古之時弱之肉強之食人與人鬭智力而已莊生乃謂上古之時禽獸可係羈而游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吾不敢信以為然上古之時惟聖人不時出故夭扎以死而不蕃育自有聖人而後滋生安全故聖人與天地參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

訟必有親戚隣里知識徒黨之類輔其氣鬭其捷解其紛釋其難以衆起而就官師求直焉唐虞之時有士師无司馬至于士師不能治而煩司馬矣

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市必有平聚必有長軍必有帥國必有侯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明乎无君之害而知其不可无故卑躬傴僂以事之出賦稅以養之正名分以尊之

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畜无不從小起而至于大者洪荒之初法制未備有聚落而後有國都有分土而後有一統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物有所畜然後定禮制明等威而教之以禮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故目巧之室則有奥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无奥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无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无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无隨則亂於塗也立而无序則亂於位也聖帝明王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内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晏子曰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禮非強世從人情出尊者宴然處于上而不為傲也卑者俯然承于下而不為諂也不強人之所不欲不強人之所不能故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居山不以魚鼈為禮居澤不以鹿豕為禮凶年殺禮稱家之有无反是不為禮生无以為養死无以為葬則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斂手足容旋葬而无槨斯謂之禮喪有疾飲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薑桂之謂也故曰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履而泰然後安明強之不為泰不為安而不為禮也然亦有用財之厚而必以強有力行之如聘義所云者言盡之于禮也盡之于禮則內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暮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懈惰以成禮也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所貴於勇敢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天下无事則用之于禮義有事則用之于戰勝若不用之禮義戰勝而用之于爭鬭則謂之亂人聖人為天下慮遠而為此費初非強世而為之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不可終通者不能終通也理勢之自然也後倣此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爻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而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将以止惡扶微絀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詩外傳曰自周衰以来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絶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為苟妄以貪利為俗以較獵為化於是兵作而火起以侵漁遏奪相攘為服習離聖王光

烈之日久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嚚頑无禮不避禍患此其所以難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宫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身體四肢欲安而不勞衣欲被文繡輕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詩云牖民孔易非虛辭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語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明主不自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自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以聖人之智慮事者无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趨事者无不成也水深淵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使物有歸則所有大矣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禄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知而守之以愚者

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是以衣成必缺衽宫成必缺隅名成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故周公戒魯公曰慎毋以國驕人也孔子觀於魯桓公之言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盖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晉輅規何晏曰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壮謙則裒多益寡壮則非禮弗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鄧颺曰老生之常譚也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也愚謂理之所極安可為異序卦一篇悉此語耳不可目孔子為老生也

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

賢人不遠千里之路而往来王公之朝爵禄共

之故也民不顧谿山之險而趨歸若流水樂同其欲故也士卒願為其主將死而不忍去與之同甘苦故也

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魏太子申将兵伐齊過隱士隱士止之既而歎曰太子必不歸矣彼其旁欲啜汁者多也此所謂好多事而喜随人者也事從此壊安得不蠱如群蟲蝕心與之俱斃而已君子雖随人而未嘗不揆之以道徴之以法義理之可從者喜之不可從者不喜也故其于人也若随焉若不随焉舉事適當矣小人不然不問義理之可不可靡不喜也靡不随也色動而諛至意指而身往事无不行无不必若是則奚而不蠱也

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来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詩曰日就月将學有緝熙于光明孔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性成則自然也董仲舒曰事在強勉而已強勉學問則問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

功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不亦深乎故侯自直之箭百代無一矢侯自圓之木千載无一輪

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以觀之觀去聲

臨非大也臨者必以大臨小故稱大馬良工不示人以朴寧以晚成毋以小試此曾點漆雕開所以見大意而子路使子羔子皮使尹何所以失也學一先生之言而遽欲師表人倫一問而智窮矣操卮直千牘之小智而欲勝王公大人

之任一試而力竭矣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故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大勇不鬪大兵不寇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君子何敢市廛而飾賈以欺市人哉居良畜珍而善賈必將來求矣

嗑者合也物不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蘇子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合易合則相瀆相瀆則易以離賁則難合難合則相敬相敬則相久吳氏曰不執贄不可以成賓主之合不受幣不可以成男女之合表記曰无辭不相接也无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无相褻也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孔子卜得賁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蓋惡其飾也致飾則文過滅質而失其自然亨盡而不吉以至于剝昔者舜甑釜无膻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麂衣而盬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為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多下聖人寡為忠易為禮誠易為辭故能保有陶唐之業貽之有夏也先王憂質之不能不遷而為文也思從先進而不得而可致飾以迫之乎則剝而已矣

剝者剝也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日南至而景漸長一歲之復也君子來而事漸集一世之復也良心萌而理漸著一身之復也高以下為基畫卦之序自下而上上有窮而下不窮也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人心但一靜息便見真心人氣但一靜息便見元氣天成條理本自如此第患其不復耳復則必无妄故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佛氏亦有當下便是動念即乖之論學者惟主靜以觀其復乃可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无无妄而畜畜偽耳有无妄真種子以為聖賢

萌蘖而後可畜以至于大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所須之物能畜之而後可養既畜之不可无以
養養之云何杜預之論讀書曰學者原始要終
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
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
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此養之說也若莊子之
言養虎柳子厚之言種樹其槩也先王養士之
法戴記甚詳而養氣養心養性之道莫詳于孟
子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大過者大過人之事譚何容易必養之極而後
可動既曰大過人之事則異乎平常可以遽慶
而不可以托慶托慶則坎窞隨之矣堯舜非一
日而禪受湯武非一日而放伐其末爲也其養
之素也故人安之而不驚其既爲之也不著之
典常而使人世世終爲之也終則亂臣賊子接
踵于天下他事皆然毋以大賞賚爲常而賜人
秃節毋以大征伐爲常而用兵不休始乎不可
終乎不可而偶一爲之乃可葢易者聖人之權
書也從无私中来則无事不可爲而不必求其
故必終之則私而已雖有故不可爲也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陷必有所附而後可出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
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
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
錯
因明咸有夫婦之道而先後言之天地之道不
交安能生萬物生人之道不順何以立人倫君
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妻子不能掩其惡禮義從
夫婦生也夫婦非男女之悅也國風之好色也
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于金石其
聲可内于宗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夫婦雖人合實天定永畢未訖男下女者正爲
久計而不欲褻也因不欲褻之故而優之不休
假之太過則失禮本意而必不終故男下女者

暫而夫制義者久也蘇子曰夫婦者咸與恒也男女者坎與離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明咸恒之所以次坎離也六子皆男女而獨取於坎離何也艮兌為少非少无以相感震巽為長非長何以能久是故少者為咸長者為恒而以其中者為男女之正

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

恒本美稱而亦有不可用者焉盛名之下勿久居得意之處勿再往也語其大雖堯舜之道亦有不可以久居其所者二典三謨萬世之規矩準繩也事事宜學而獨一〻禪受大事不可學遂為萬古絕德即禹不敢再而況後世乎後世之禪受者毋論其假即不假如噲而猶為罪人宜禹之不復為堯舜忘塗山之泣而私九鼎之傳不慮夫尹之議其後也抑尹也讀揖讓之書而造牧宮之事又不慮夫太公之躡其後皆是也皆不可以久居其所也

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任其勢之遯而不思自強非也少康以有虞太王以岐山句踐燕昭皆能以亡為存故君子崇讓有時而用任君子不敢有時而恭敢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壯而忌于晉者惟富貴也學豈以壯而可輟乎登山者有巔學无巔也不患其進之无所往也惟治亦然昔人謂聖人以道易天下而不待其自易逆其端萌察其逆順而與之終始故自生民以来至于周未嘗有大亂秦漢而下禍亂斯酷惟无聖人以道易天下而聽其自易天地之數與人心之不肖適相尋于无窮是以潰散而不可支此名言也聖人以道易天下非必窮而後變變而後通所以治天下者无窮而晉于治者亦无窮也放勳曰勞之来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即此數語夫何窮盡使堯不倦勤風動時雍之外更有可言矣基愈固愈難傾積愈多愈難散自禹以来世守此道而通變不倦故忠之敝至于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无所往矣而通之以質則又治質之敝至于蕩而不靜勝而无耻无所往矣而通以文則又治禹支四百湯支六百文武支八百豈非聖人之功乎秦漢而後未聞有勞来一字

而矧匡直以下其民偷安居衣食未及于治而況進于治者故匹夫一呼雲擾㕥沸天亦何能幸之使長不亂哉充肌浹髓之謂壯壯而猶晉則氣錬神凝而可以入水火敵寒暑令壯猶未也忽焉而亡非不幸也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解髮徉狂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所云靡哲不愚者也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孔子不得行道于四方則思歸盖外人之于我偪窮禍患害相弃也家人之于我偪窮禍患害相收也相收必有謂矣君子无窮无達皆有不窮事業而非一日可竟也世之可語者希故曰知我其天天安在哉諒非悠哉游哉聊以卒歲之謂亦非傳道来世删述修正之謂試以有為求之則所謂忘食忘憂者必不改于其素若以无為求之則所謂樂天知命者必不同于其凡雖逍遥倚杖之日猶以太山梁木自況也可見其生有自其死有歸其出有為其藏有所所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者耶帝以四陽位西北非禦窮而已帝未嘗以西北為困而肅殺為不仁東南之發生獨陰之所為而非陽之所設也西北而後見陽之真矣故人之生不能如其未生之日多未生之日烏可以人之心思智慮窺必家于未生之宅而始為家否則其平生所謂不愧于天者何物哉无所往而不浩然靡欣厭于其間此則所稱反于其家者也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世之所難循者禮義也所易溺者情欲也以禮義繩情欲將以為安也而責之過苦繩之過急刻核之太甚雖孝子慈孫有所不堪故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者優游漸漬而不窮之以所難也窮之以為棄而已烏能无乖不可以行于家而況天下乎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

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難去聲）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解有緩義緩者善解之道也昔人謂天下事皆

因忙後錯了真了事人語難非一日可解必緩而後可解顧積此緩而不已又必有失大氐心不可緩事不可急非教人緩不及事也漢以龔遂為渤海守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此緩而解之効也管仲觴桓公日暮桓公樂之而徵燭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沉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懈則无名臣乃令將為君勉之周禹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此緩而失之戒也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荀子曰義與利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駟馬之家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圃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耻積藏故民不困財而貧窶者有所竄其手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流于既溢之餘發于持滿之後故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窮則變變則通方其窮也若更无可生者然而通之則蕩然大途何窮之有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世雖屢降而善為之必有所遇桓文之勲湯武不能踰也何則湯武之事直道而行之也桓文則上不犯下不陵委曲而行使天下帖然服故孔子而試何能加于管仲之功其

仁管仲固宜也至于孟子而直以湯武為己任故譚王道于春秋之世悖矣世變雖若江河也而豈謂无姤合之道哉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

先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居民與物控師禦戎亡不使之部按班理群分類聚而萃之于一君故立之朝廷聚群工使之受要東于上立之省署聚群工使之胥參驗于中立之都邑閭里聚群有司萬民使之共率循于下皆有分數多多而益辨皆有脉絡繩繩而有條故能如身使臂

臂使指令出而化行如馳心懷而威動萬里也
皐陶曰率作興事慎乃憲屢省乃成真天下之
治要矣管子亦曰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
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
必於閒燕處農必就田壄處工必就官府處商
必就市井今夫士群萃而州處則父與父言義
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
弟旦夕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
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

農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其用比耒耜穀
芨及寒擊槀除田以待時及耕均種疾耰以待
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
壄稅衣就功別苗莠列疏遬首戴苧蒲身服襏
襫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少而習
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父兄之教不
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
為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
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今夫工群萃而
州處相其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

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
陳以巧相高以知旦夕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
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父兄
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工
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群萃而州處觀凶饑審國
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負
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
其所有易其所无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
餘於國奇怪時來珎異物聚旦夕從事於此以
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少而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父兄之教
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商之子
常為商

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天下之物散之則下而伏聚之則上而升荀子
曰積微者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凡人
好敖慢小事及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
常不勝是何也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
為積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
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

亡故王者敬日覇者敬時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受大禄者必肩大任肩大任者必蒙大怨而叢大詬親大勞集大責也奚怪哉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禄厚者

怨歸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狐丘丈人之所稱病蓋料理勢之終不能也則不若順而止之觀象也爵益高官益大禄益厚而志益下心益小施益博然則陳恒之所為皆善已君子之所以難者為欲行道于天下而又不失其身也失其身雖得天下不與易也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孔子戹於陳蔡之間語弟子曰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三折肱而成良醫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湯困於夏臺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惟賢者獨知而難言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信也陳蔡之間吾與二三子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乎愚嘗為之說曰夫事有高世人而非其至者求其至必反于庸而後可而庸又為人之所棄此摴術之所以難也事之至高者不在賢

人而在愚人不在愚人之口而在愚人之身愚人不能言而能身此事之精者也故辯困于上而反于下必庸言之信行困于上而反于下必庸行之謹井德之地也巽乎水而上水也

井道不可以不革故受之以革

井久則穢濁不可食革治之然後可食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火食之利養人甚大火能革物之性而調和陰陽之理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鼎之為物大者鎮國小者傳家先王先公之宗
器非他餘物可比惟宗子受焉而後人之爭定
楚人問周鼎之輕重王孫滿曰昔夏方有德遠
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
人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罔兩莫能逢
之夏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
遷于周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此有國之鼎也鼎又為烹
飪享獻之具故有七鬯之義而為長子所宜主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

養由基善射百發百中有老人在旁曰可教已
規其能動而不能止也
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君子慎動動而宜止即止耳止而宜動猶貴漸
焉天地之氣浸故陰陽不忒變易而人不知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漸進者无如女歸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
也未見其止也恨未見其歸也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
得其所歸必有所以受之者而始稱得无所以

受未可謂得所歸也鄧禹師行有紀百姓携負
迎降日以千數所至輙停車駐節勞来之然自
馮愔叛後威名稍損歸附者日益離散劉先主
東下荆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
陵先主曰舉大事以人為主今人歸吾吾何故
棄去卒為曹操所襲及于當陽之坂棄妻子走
徐偃王以行仁義走死盖亦此類荀文若謂袁
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晉史謂劉琨
長于招懷而短于撫御一日之中歸者數千而
去者相繼何去非亦謂孔明有合衆之仁无用

衆之智得其所歸其難有如此者
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无
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
忍距于河此窮大而失其居也齊湣王伐功矜
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謟諛政令戾虐百
姓怨懟樂毅攻之出走衛衛君辟宫舍之稱臣
共具而王不遜衛人攻之去奔鄒魯又有驕色
鄒魯不納遂走莒楚將淖齒執而數之擢其筋
懸之廟中宿昔而死此窮大而失其居也唐玄

宗寵楊貴妃封其姨韓秦虢三國夫人凡充錦
繡官及冶琢金玉者大抵千人奉湏索奇服祕
玩變化若神四方爭為怪珎入貢每十月帝幸
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隊隊一色俄五
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楊國忠導以劒
南旗節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籍于道香聞數
十里祿山反帝逃諸蜀至馬嵬賜貴妃死裹以
紫裀瘞道側此窮大而失其居也宋徽宗姓機
巧多技藝不修國政大興土木窮極淫樂令朱
勔採花石于蘇杭舳艫相銜發民屋廬而搜之

起艮嶽六年而成極土木之妖都下每秋風靜
夜禽獸之聲四徹若山林陂澤之間信用姦邪
與金人共滅遼尋為金人所欺北殂于五國城
此亦窮大而失其居也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
唐玄宗不困于蜀道之行而能以天下授靈武
之子乎唐德宗不困于奉天之行而能下罪己
之詔乎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
蠶之性為絲非女工謹飼而調節之抽其統理

不成為絲卵之性為雛非良雞覆伏而孚育之
積日累久不成為雛人之性為善非學者精誠
學問朝夕而沉潛饜飫之何由體味真趣貫心
徹髓无待而默喻焉故不學而空思雖智不廣
矣學而作輟雖學不成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
矣誠未立而好從事雖事不終矣入于耳出于
口口耳之間不過三寸安能入深其為人多苦
心非有甚苦者迫之則其于學不久所喜悅者
不在是有喜悅于是者竊其身而逃之矣
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人情之與物遇者不深入其中不說也君子之
浹洽于理與小人之浸淫于欲皆默會神領而
不能喻諸口故忘年忘死薄富貴而輕貧賤其
賢者為充膚暢支手舞足蹈而不肖者乃至以
死殉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鄒衍談天地益之以怪而終之以節儉佛老善
為廣大閎勝之說而亦終歸于慈儉理本如是
不可終離故也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節又為符節符節所以守國者半在內半在外有事則合以示信中孚卦體似之筆談云古之節如今虎符其用則有珪璋龍虎之別皆椟將之漢人所持節乃古旌也取象中孚者制度數議德行皆所以與民共信守者也荀子曰合符節別契券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所以為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尊賢能无貪利之心則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矣呂覽曰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六合之內皆為已府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而況于人乎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不貞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惟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于天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桓公匡合之功雖湯武不過是而其情不同也周公過于愛兄孔子過于愛君其情甚真而必行之安可以无過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于仁者薄于義親而不尊厚于義者薄于仁尊而不親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非常人之事非常人所能也所濟甚大聖人雖

在下其濟猶大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易之道陰陽兩端也而始于乾終於未濟則有太極无極之意存維天之道於穆不已太極也諸卦皆有着惟未濟无窮无窮之謂无極乎語道必至于无窮无極而後盡道宇之上下宙之前後亘古今一大疑事雖聖人不知也陰陽不測之謂神神无方易无體安可以一察盡乎莊生專衍此意
右下篇乾坤鑿度載孔子之言曰陽三陰四

位之正也夫易卦六十四分而上下象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故為上篇始而尊之也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萬物故以坎離為上篇終咸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地主故為下篇始而貴之也旣濟未濟為最終者所以明戒謹而全王道也然先儒有云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者以反對卦言之六十四卦宜為三十二反對而有三十六焉屯蒙以下五十六卦真反對也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虛實反對也上經乾坤坎離頤大過六卦合屯蒙以下十二卦為十八下經中孚小過二卦合咸恒以下十六卦亦十八未始不齊也此與乾鑿度之言殊大氐意之耳

雜卦傳

雜卦皆以相反為義而不同有相戾而相勝

者有相須而相生者有相似而宜辨者有相乖而兩存者大氐皆勢不可无而理當有者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聖人憂天下之不比也不得已而用師嘉與天下享太平之福故諸侯朝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賦蓼蕭湛露而師則鑿凶門以出戰勝以喪禮處之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十二卦中惟臨觀二卦評君子小人消長語更

深厚臨乃君子與小人之時觀乃小人求君子之時盈縮之權皆在我不在彼而臨正可為觀尚可為此聖人屬望之意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與蒙相似而不同屯已見而尚隱蒙雖隱而已見屮之穿地出而未伸見則見矣而未離于地顯而隱也物之見蒙者光明自在發之而煥然著矣隱而顯也

震起也艮止也

起止以陽爻言後天卦位亦如此

損益盛衰之始也

說見卦下關子明曰始盛者由衰而益者也始衰者由盛而損者也故損益盛衰之始也如貧賤者得百金之資九品之祿則自為盛蓋衰中得益者也富貴者減百金之資降一品之祿則自為衰蓋盛中得損者也勢相形耳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得時則无災災者失時者也雖有大畜非其時而有天衢之亨乎然无畜而時不謂時也大畜故謂之時耳无妄雖有道者安能免于災然有妄而災不謂災也无妄故謂之災耳孔子困于陳蔡之間語子路曰智者必无罪乎王子比干何為刳心而死義者必聽乎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廉者必尊乎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忠者必信乎鮑叔何為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賢不肖材也遇不遇時也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傳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

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檻車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則遇秦繆公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前遇闔閭後夫差也夫驥罷鹽車莫之知也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无千里之手矣蘭茝生於茂林人莫見之故不芬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无惑焉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善矣亦何為

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无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修行而須其時者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

易以上為往下為來聚于下者勢必往于上升于上者勢不來于下不來則散而異于聚

謙輕而豫怠也

輕其身以下人此輕不可无非怠也氣盈而豫則怠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以食為義賁以色為義然色可无食不可无頤中有物節之可耳色至无色胡為不可故曰皤曰白屢致意焉

兌見而巽伏也

見伏以陰言起止見伏四卦之性情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无事之時理貴于隨妄作凶矣蠱壞而惡可復隨哉有事而後飭

剥爛也復反也

剥如果之潰壞于枝杪復如實之反生于地上

晉晝也明夷傷也

晉與明夷條舒異狀晉明出地上而明夷明入地中晉錫蕃接晝而明夷傷股獲首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之為源藏于九地之深而人不知其所來去之尋丈而他濬其源不至即至焉味色或殊故或高岸峻巔而井在焉或鑿之數十仞不得泉夏則冽寒人入之股慄冬乃煖氣迸出溫溫蒸融雖沍凍而不冰通也人之與人非異貌殊狀也而心或隔于九疑不可以通遠之猶可遇之必否其為葛藟為蒺蔾也不可以一二名狀然則氣類相應淺井可通苟非其類同堂胡越井與困之反如此廣而論之菟絲无根而生感茯苓也磁石召鐵以氣攝也月望而蚌蛤實群陰盈月晦而蚌蛤虛群陰虧銅山崩而洛鐘應礎石潤而大雨來黃河清而聖人生群龍見而聖人出鵲巢知風蟻穴知雨養由基調矢而猿號鍾子期彈弦而魚沫申喜聞歌而得母高宗發夢而獲賢隱志相及憂思相感神出于誠而應乎心故或有身在秦所親在齊死而志氣不安

精感往來也攻者有日而所被攻者不樂非或闇之神者先告也皆并通之理也人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伍員流于江萇弘死藏其血三年化為碧人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疑曾子悲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成則毀大則衰廉則刲尊則虧直則骫合則離愛則隳多智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存乎遭而已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魚殃非有召禍之道而禍從之時命適然陳有醜人曰敦洽讐麋陳侯說之楚合諸侯陳侯病使敦洽讐

麋往楚王惡其醜以陳侯為侮已也而伐之君子曰不宜遇而遇者必廢陳侯是已此亦困相遇之說也蓋凡物之理惟祥風和氣无所不宜善氣與惡氣相見一勝一不勝戾氣與戾氣相併遭之必凶時遭其窮雖曰人事謂非天道不可也

咸速也恒久也

久速異道各有攸宜咸而不速何取于咸恒而不久又焉用恒如久速衆親之類不可闕一而迹則相反者也

渙離也節止也

渙之使離節之使止渙有不可无者渙其躬渙其群渙其居散之而後可離也物安可以无節不節則嗟不節則不安不節則不甘發而中節則止于至善矣

解緩也蹇難也 難去聲

蹇勢難解勢易緩者易也解勢緩蹇勢急難者急也

睽外也家人內也

外疏之也故二女有二心內戚之也故一家皆

一心關乎明曰明乎外者物自睽明乎內者家自齊亦可味

否泰反其類也

亡國之君亡不自聖其身而自賢其臣者桀紂咲堯舜不能為君而以飛廉惡來為忠臣龍逢比干為妖言反其類也舜禹以四凶為小人而管蔡以周公為小人反其類也事事皆反求治與好禍反守法與紊政反正直與邪僻反忠厚與刻薄反不可以常理論常情測也詩外傳曰君子大心則敬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

明達而類愚則端慤而法喜則和而治憂則靜
而違違則寧而容窮則納而詳小人大心則慢
而暴小心則淫而傾知則攫盜而徼愚則毒賊
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
窮則棄而累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
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止者難進退則易退也君子雖當壯時猶宜量
力故壯趾有戒觸藩有戒遯則與時偕行好遯
嘉遯肥遯耳小人不然進如猿猱攀援而集退

如蠅蚋驅去復來
大有眾也同人親也
眾則於人无不容親則於眾有所擇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雜卦上
革之初曰鞏牛猶有未革者存至于虎豹其文
而曰去其故鼎之初曰出否猶有因舊者存至
于金玉其鉉而曰取其新撥亂與反正事雖相
因而其宜不同也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小過然後謂之過大則為罪中孚然後謂之信

外則為護
豐多故親寡旅也
當豐之時故人畢来過配来章豈患其寡特患
其相助消耳門客盈虛何常之有旅則寡親固
其所也親寡旅當作旅寡親叶韵亦是自漢所
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隙其終始故長
平之吏移于冠軍魏其之客移于武安鄭當汲
黯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自有道者視
此人事之常奚怪也善夫客之曉孟嘗君如入
市門朝則側肩行暮乃空无人亡其所卬也客

為仰食来耳无以食之主人亦當謝之去而況
客乎凡所為怨客不来者必有以資客而又必
有所需于客不忘其權勢故也君子守玄雖當
盛時其門如水豈以旅而有望于客哉
離上而坎下也
水火之性情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易之道尚寡五陽則一陰為宗矣五陰則一陽
為宗矣初上二爻為剝復夬姤二五二爻為比
師同人大有理皆易喻三四二爻以陽居者為

謙與豫皆吉宜也以陰居者小畜與履而凶吉特殊盖小畜六四以陰居陰寡而惕惕自為者也履之六三以陰居陽寡而揚揚偪上者也故小畜以寡而善履則不處而可小畜如文王翼翼小心不顯其德故曰寡履如周公几几至忠不驕不吝故曰不處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者不訟訟者不需訟以氣相奪而奚暇于親關子明曰履之而不處者其周公與需之而不進者其孔子與愚謂孟子好辯亦善訟矣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長丁反

此八卦錯簡大過與頤反對盖初上本末之地以陰居之則顛以陽居之則正故曰大過顛也頤養正也姤柔遇剛夬剛決柔君子小人之消長異也艮下巽上為漸女歸待男行男下女正也兌下震上為歸妹妹之自歸妾媵之象非正也不正其始故曰終離下坎上為既濟男女之正故曰定坎下離上為未濟男失其位窮道也

八卦反對錯簡圖

大過 姤
頤
漸 歸妹
既濟 未濟
夬

又圖

大過 姤
漸 頤
既濟 歸妹
未濟 夬

易學卷十二終

易意參疑

〔明〕孫從龍 撰

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五年書林翁時化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八六毫米寬二四六毫米

敘易意叅疑首

蓋夫子讀易而三絕其韋編云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私竊怪之以聖人天聰明之盡而與易會何用深長思哉及讀圓神方知易貢之說而後稍有窺也夫易體不恒而其用時不盡欲以吾有涯之識而當之將左右應接之不暇故不合則皓首而不得其原合則使人樂而忘其疲宜也夫以夫子之聖而猶不敢驟得意於易乃耳彼商瞿馯臂子弓田楊二何之流斤斤守其師說歷數十傳而不變訖豈能盡當於心哉以為吾師授之而吾受之吾所出口而入耳者如是足矣蓋至伊川氏而後稱得理也至紫陽氏而後晳於象占

明興益尊大其說布之學宮天下逢掖之士習易而不由二氏者罔弗用諸

逢掖之士羣然而纂為章甫旦旦而習之毋亦商瞿馯臂之流之守其師說而已耶吳江孫化光初亦以學博士弟子習為其說而不能自信於居安樂玩之餘務出其無師之知以揆其無體之玅若有啟其實而示之者意不能已遂為說若干卷名之曰周易叅疑凡首編二卷畧有九其四明圖極義例為上卷其五紀筮用讀傳之法為下卷外編十卷畧蒐卦爻繇義時析衷大旨而不必盡出於己至內編四卷則君所自負上可以抉四聖人之秘而姑慎之不輕以寘耳觀之喙者也君既用易成進士而學士大夫得其首編外編而纂愛之授之梓而以序屬不佞不佞獲與寓目深有感於君之疑也其於伊川紫陽氏之說初不為牴牾乃其蒐于象占之外而理之

所未備者雋永乎其言之也又灑然而不為泥若蟣蝨也商瞿馯臂之流斤斤守其師說歷數十傳而不變以為能無疑乎不知其所以無疑者不得其所以信之耳語不云乎哉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有篤信而後生微疑有微疑而後出精思有精思而後得真信孫君其無疑於疑乎其亦稍出內編而傳之世之真能信易者獨孫君

也易之傳毋如秦火之以卜筮而幸不火毋如　明尊大之若二曜而乃辱之以逢掖進取之業孫君者可以名不辱易也

時在

萬曆丁丑秋八月吉旦

瑯琊王世貞撰

新刻易意參疑二編目錄

書編卷之一

圖極略第一　先後天圖略第二　名義略第三

易例略第四

書編卷之二

筮法略第五　占用略第六　讀易略第七

用易略第八　傳易略第九

外編卷之一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外編卷之二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外編卷之三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外編卷之四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外編卷之五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外編卷之六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外編卷之七　外編卷之八

繫詞上傳一章至八章　繫詞上傳九章至十二章

外編卷之九　外編卷之十

繫詞下傳一章至十二章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易意參疑目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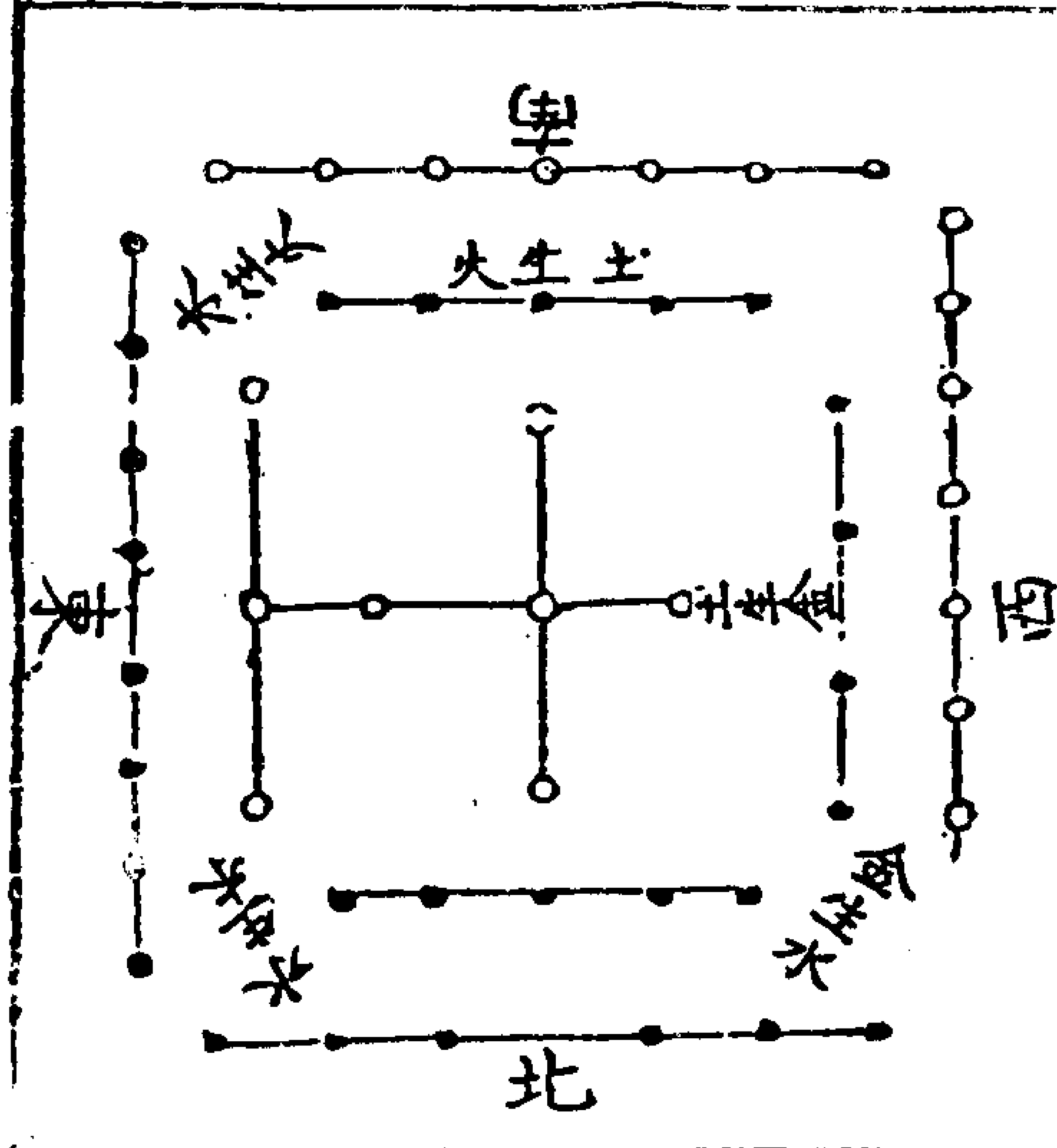
易意參疑首編卷之

蘇郡吳江　孫從龍　輯著
杭郡錢塘　朱學易　校訂
杭郡書林　翁時化　梓行

圖極略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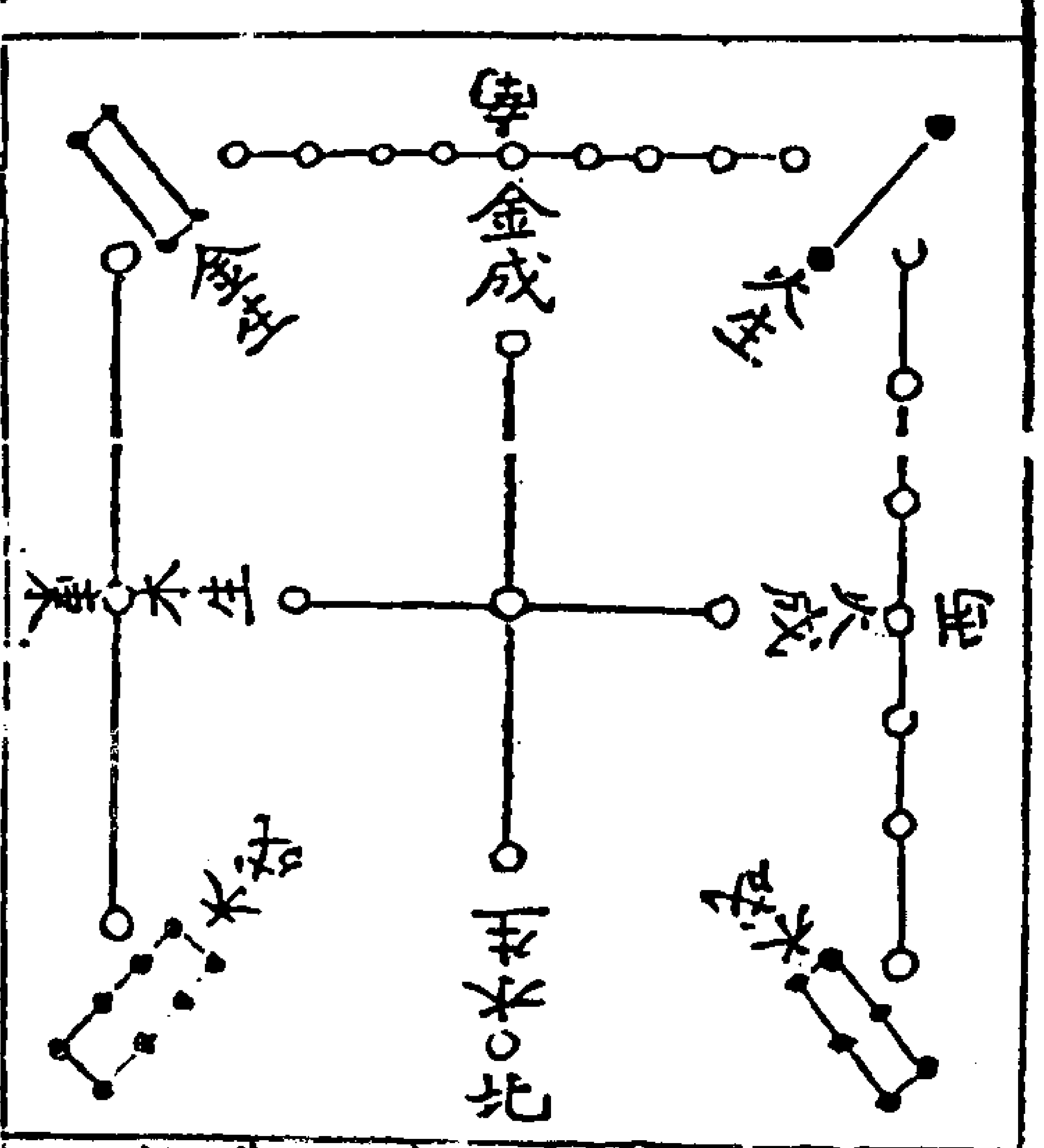
愚聞易序云易之為書無所不傳故為其說者亦無所不之昔儒白首於一經九以未綜其大要竊意太易淵源極于化始寘于庖先列卦畫前非无畫後非有其究原於太極故其理為天下之至精其初昉于圖書故其數為天下之至變圖書者易之祖太極者易之樞河洛呈祥洩人文於太始宣尼贊易啓心鑰於不傳此易道之大原開卷第一義也故首紀圖極以發其端云

河圖



河圖相生為序故左行自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而復始於北

洛書



洛書以相克為序故右轉自北而西而南而東而中而復始於北

數一也河圖以生成分內外洛書以左右分陰陽且如一六同宗圖內一外六以其一為生六為成書左一右六以其一為陽六為陰也二七同道圖內二外七以其二為生七為成書右二左七以其二為陰七為陽也三八為朋圖內三外八書左三右八蓋三為生為陽八為成為陰也四九為友圖內四外九書右四左九蓋四為生為陽九為成為陰也五十同途圖中五外十圓內生而外成也至於書五居中而左右上下經橫闔闢无非十者則其生成內外又與河圖混合无間矣

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

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劉歆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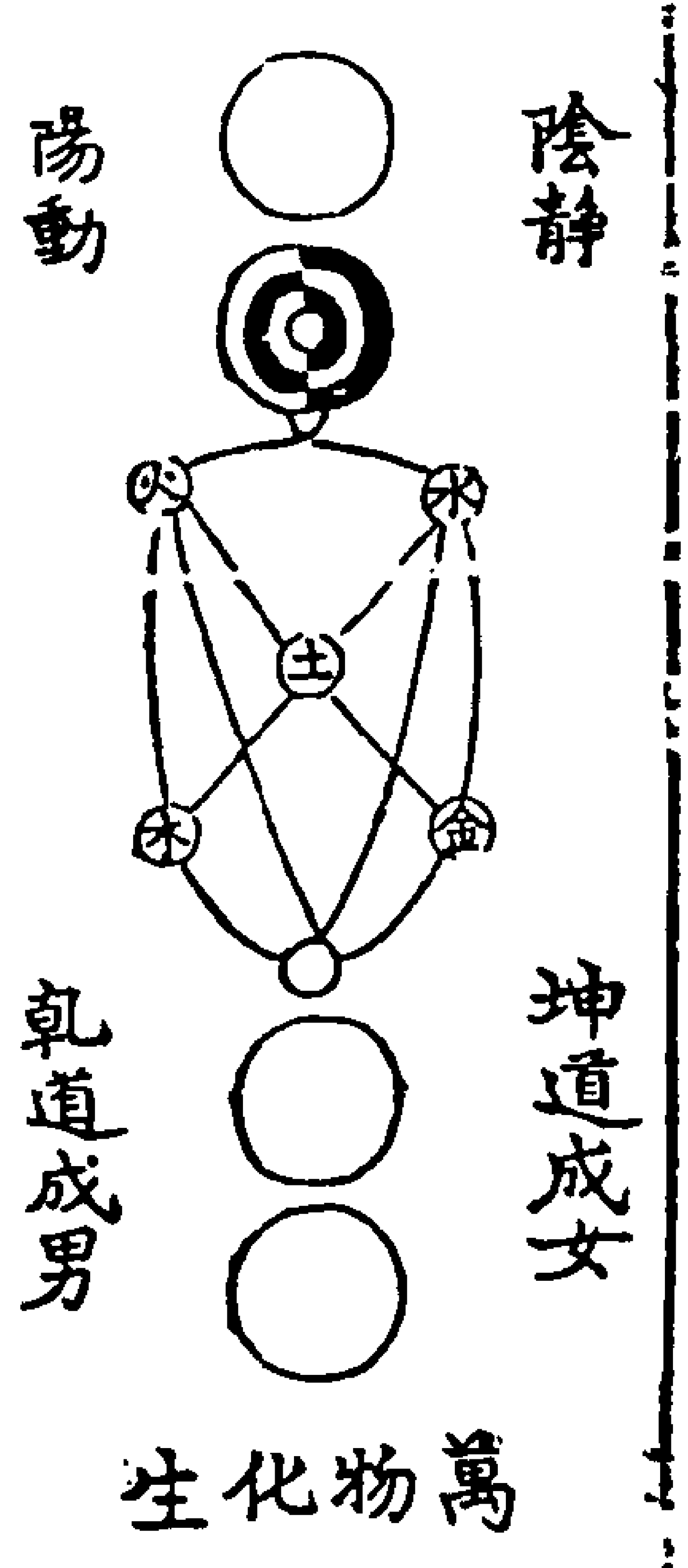
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其叙之而作範也

蔡氏曰河圖体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体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叙疇陰陽五行固非二以八卦九疇亦非二致河圖非无奇也而用則存乎耦洛書非无耦也而用則存乎奇耦

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

愚按圖書之位與數有常变虛实之分生尅同異之辨經緯表裡之說啓蒙載之詳矣其受圖畫卦法書序疇則禮緯含文嘉孔安國劉歆邵康節蔡九峰並用此義孔頴達則云伏羲雖得河圖亦須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此亦繫詞下傳二章之意觀程子嘗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无圖書八卦亦須作朱子亦曰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一事則聖人作易之由槩可想矣昔廖氏論洪範篇大段闢河圖洛書之事歐陽公有无祥瑞之論如河圖洛書云係詞亦不足信而疑十翼非孔子所作不已過乎

太極圖



繫詞傳曰易有太極

周子曰无極而太極太極本无極

邵子曰道為太極心為太極

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之目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又曰伏羲作易自畫一

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賛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无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又曰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而蘊于三者之内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无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无以加此云尔若論无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体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无不落方体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来不傳之秘

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有根浮圖之有頂但木之根浮圖之頂是有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无方所頓放是无形之極故周子曰无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功處夫太極之所以為太極却不

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之一陰一陽為道則不可而道則不離乎陰陽也

問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兩儀固兩儀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以至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莫不皆然可見一物各具一太極是如此否曰此只是一分二節節如此以至于无窮皆是一生兩爾

愚按籍溪胡先生見譙天授問易天授令先看見乃謂之象一句籍溪未悟他日又問天授曰公豈不思象之於道猶易之有太極耶蓋謂通此一句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可推究此是易之大頭腦處李者不可不知陸象山嘗謂讀洪範者須知皇極讀易者須知太極即此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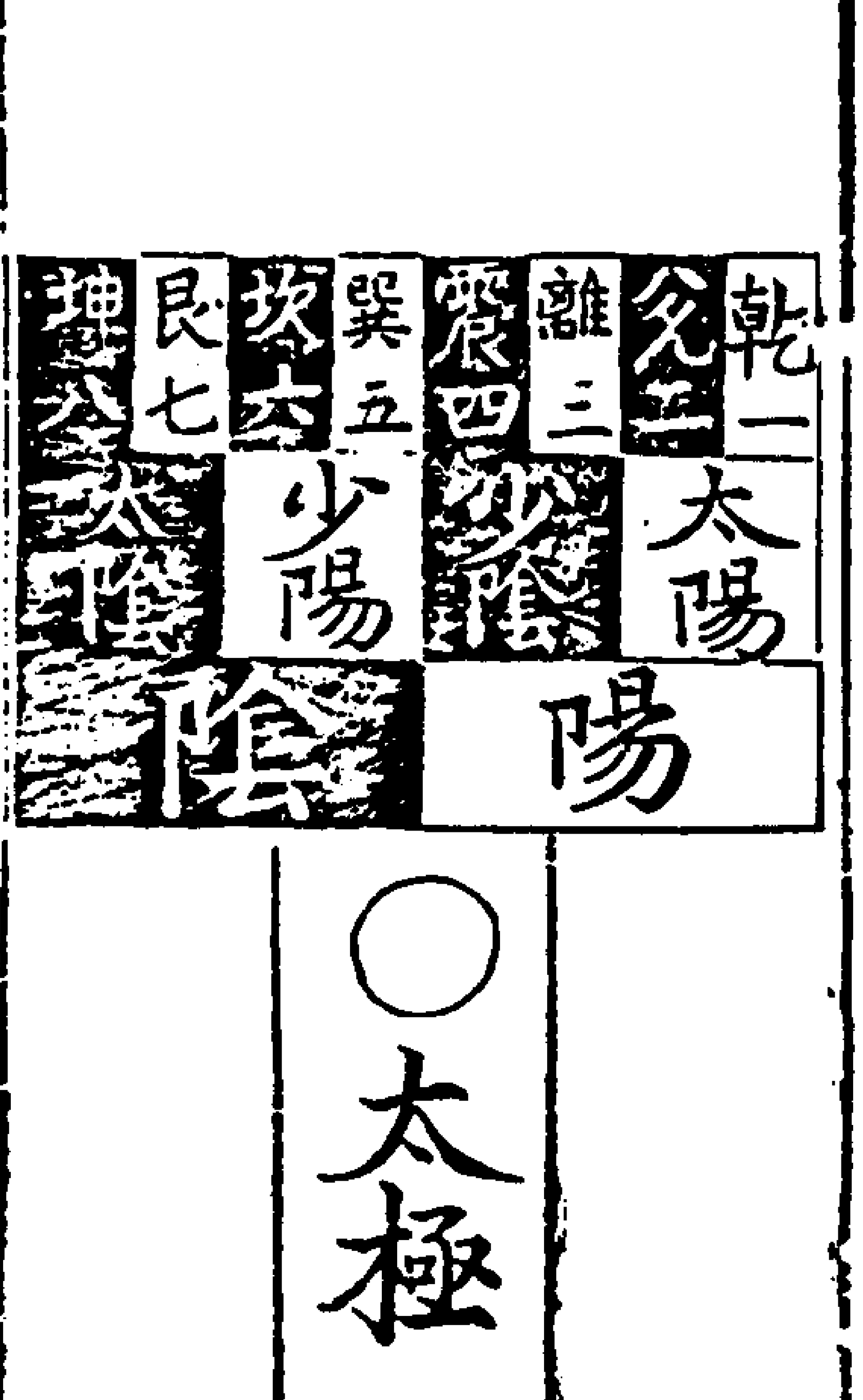
右圖極略

先後天圖略第二

愚聞伏羲所畫之易為先天文王所演之易為後天先天之易初无文字只有卦圖以寓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圖則有横圖圓圖方圖之屬卲子所謂圖雖无文吾終日言而不離乎是者此也後天之易有次序方位二圖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為作傳者也孔子既因周易以作傳則其論固當專以文王為主然不推本伏羲之畫則從中半說起便遺太上源頭故十翼中如太極兩儀之論天地雷風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後及于文王之易此先後天不可不會而求之也今按其品以稽其說名先後天圖略云

八卦四象兩儀

伏羲八卦横圖



繫詞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說卦傳曰是故易逆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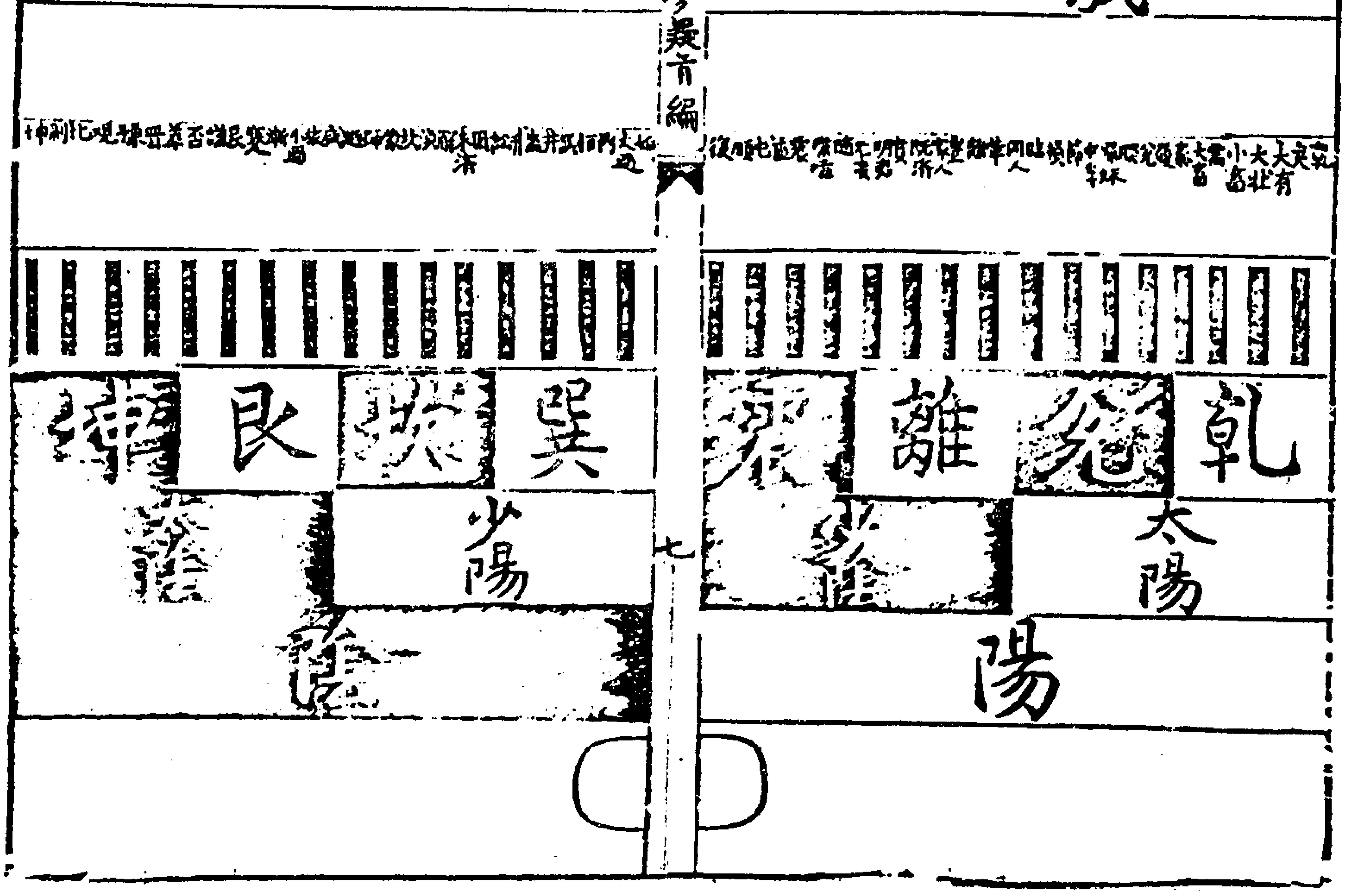
伏羲當時畫卦只是陰一陽一有陽中陽陽中陰有陰中陽陰中陰陽中陽二看上面所得如何再得陽即是三故乾一或得陰即是三故兌二陽中陰二亦看上所得如何或是陽即是三所以離三或得陰即三所以震四陰中陽二看上面所得如何或得陽即是三所以巽五或得陰即是三所以坎六陰中陰二看上面所得如何若得陽即是三所以艮七再得陰即是三所以坤八看他當時畫卦之意妙不可言

先天之為逆也曷徵之吾徵之身目不逐境而內觀耳不逐声而返聽心絶物誘而忘智口絶言詮而守默自外來感者我无馳也其可以大生廣生矣乎

已上論小横圖

六十四卦　八卦　四象　兩儀　太極

伏羲六十四卦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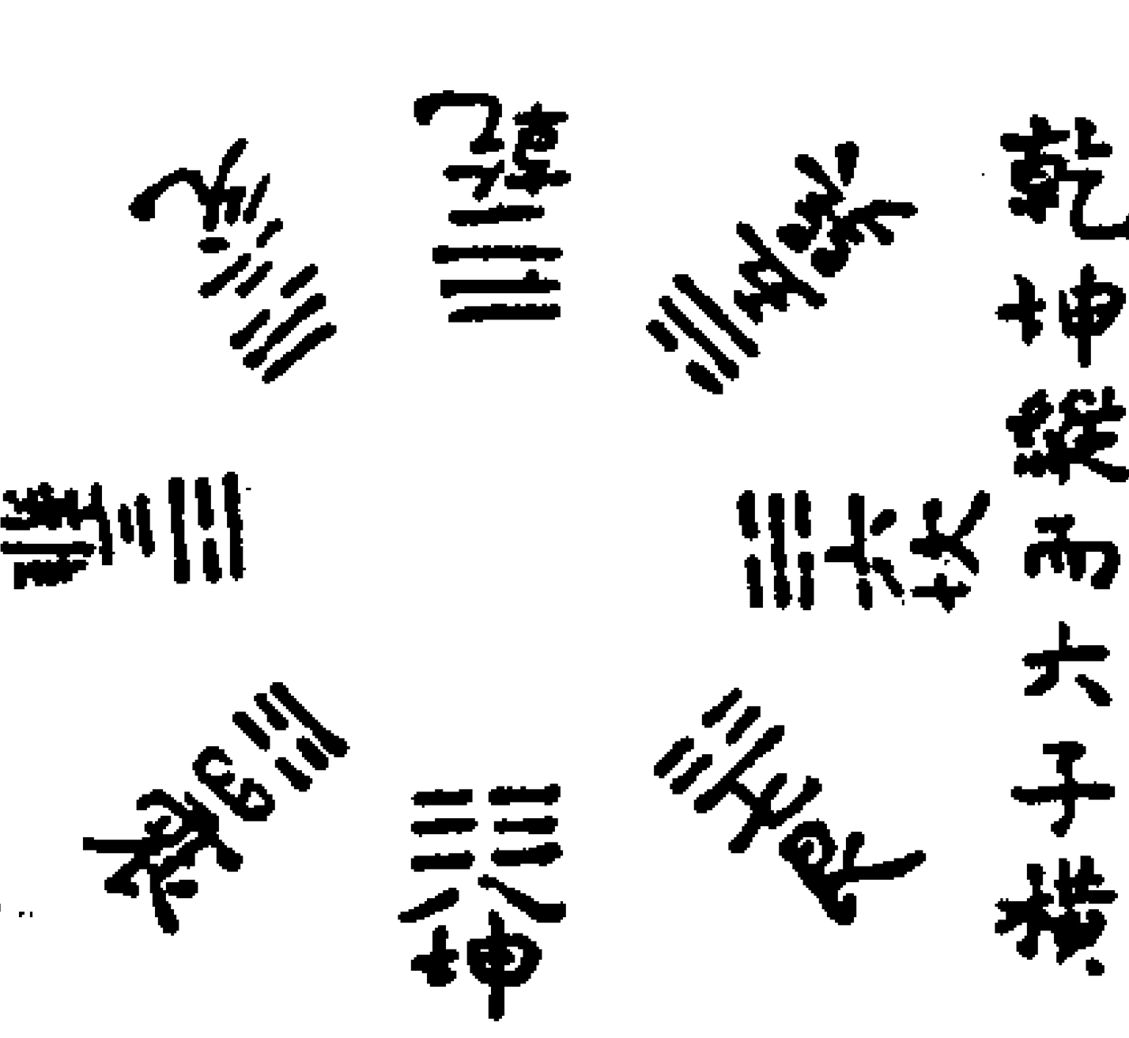
說詞傳曰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又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程子曰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变故六畫而成卦

朱子曰第六畫者乃八卦之八卦也

乾坤縱而六子橫　已上論大橫圖

伏羲八卦圓圖



相爲對待以立体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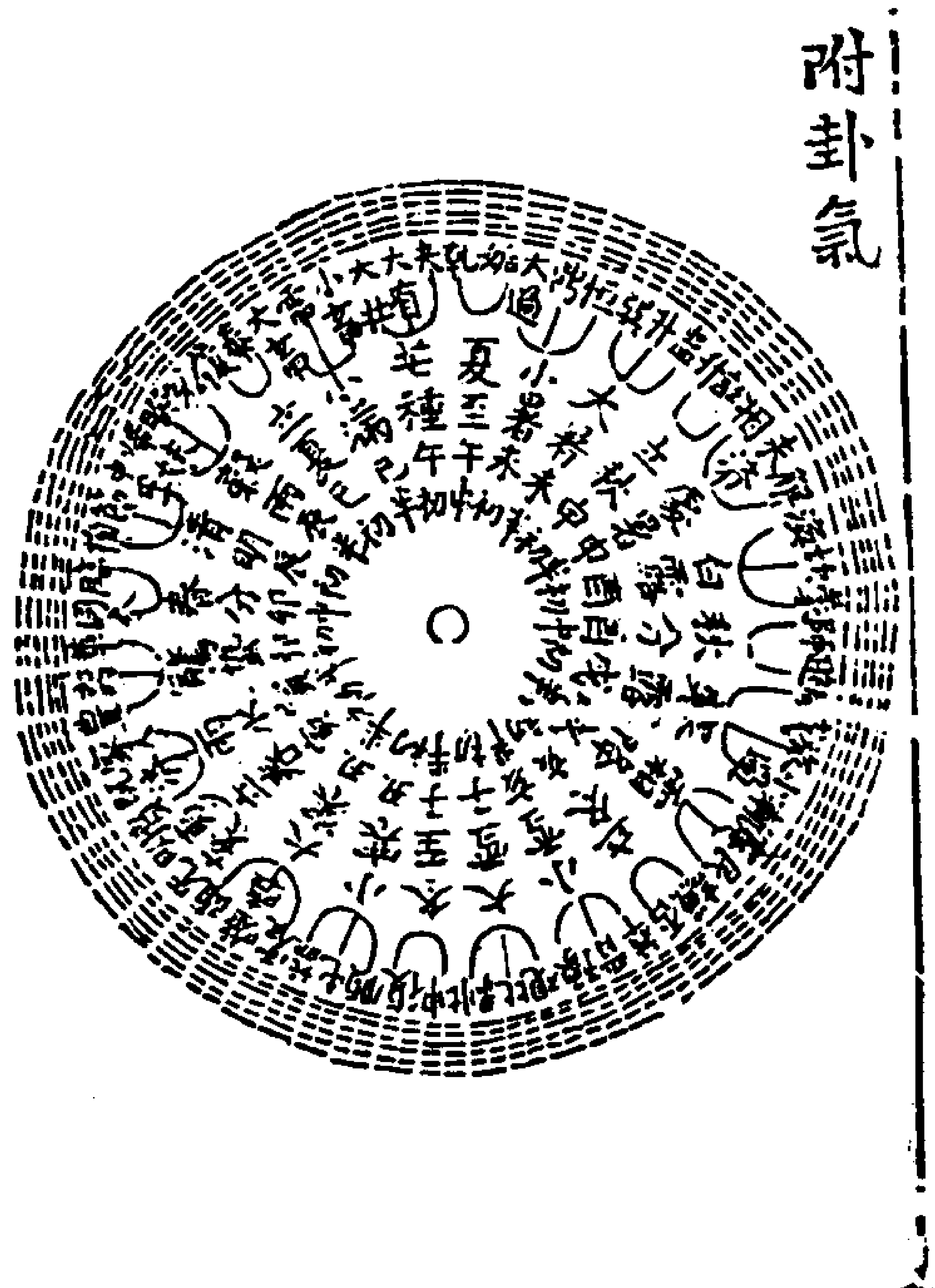
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居上地居下艮爲山故居西北兌爲澤故居東南離爲日故居於東坎爲月故居於西震爲雷居東北巽爲風居東南

天高地下日東月西山起有原水歸有委春近必雷秋近必風自然之体也茲伏帝之圖乎非也自震而離而兌而乾陽之浸也自巽而坎而艮而坤陰之浸也其在陰陽動靜之交乎覌日以亥子覌月以晦朔覌歳以冬至先天不可圖也圖其一陰一陽者覌之周子於太極也亦若是

已上論小員圖

伏羲六十四卦圓圖

附卦氣



說卦傳曰八卦相錯
此圖員布者乾盡午中坤尽子中離尽卯中坎尽酉中陽生于
子中極於午中陰生于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北其陰在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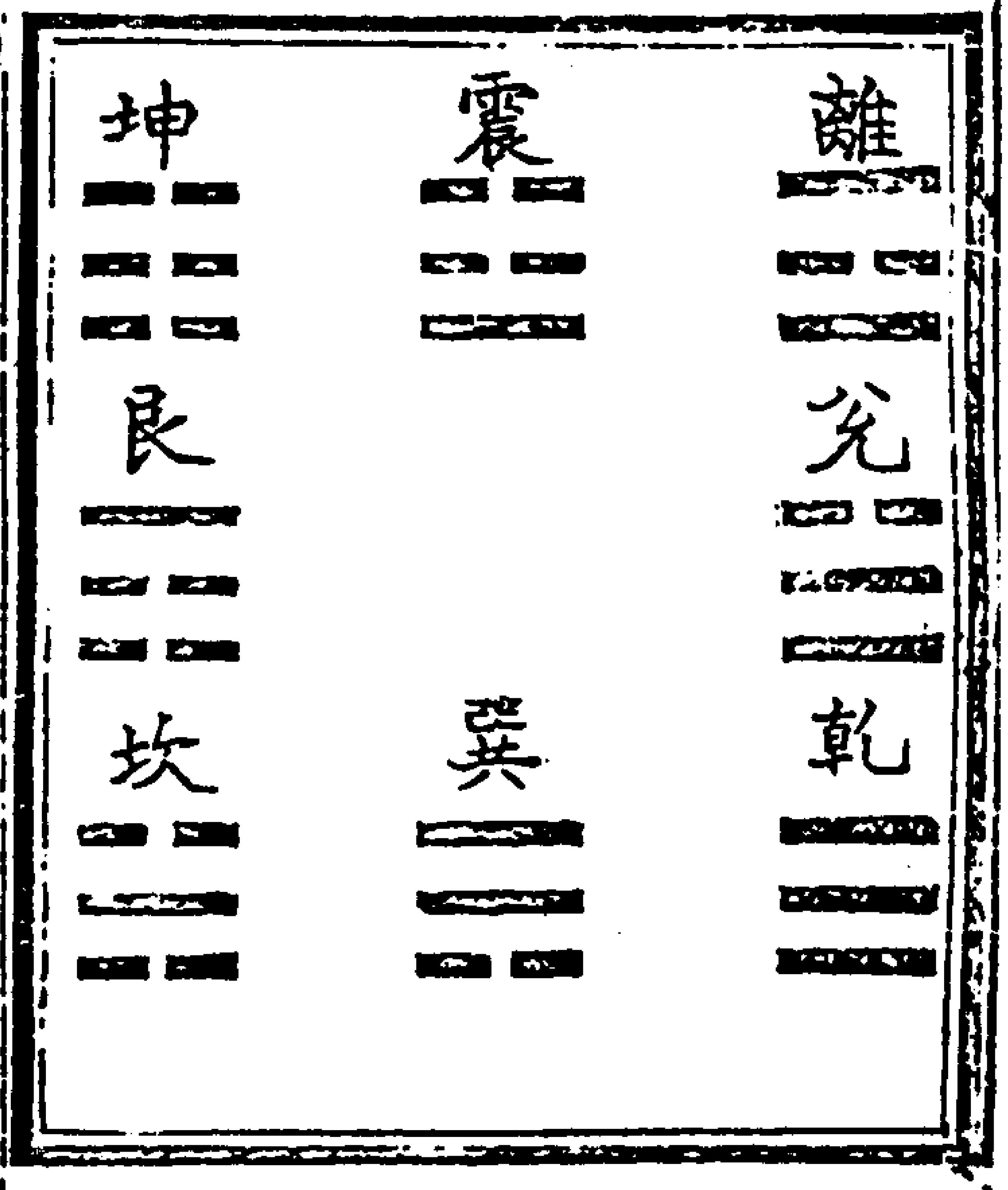
附卦氣論

胡氏曰嘗因邵子子半之說推之以卦分配節候復為冬至子
之半頤也益為小寒丑之初震噬嗑隨為大寒丑之半无妄明
夷為立春寅之初賁既濟家人為雨水寅之半豐離革為驚蟄
卯之初同人臨為春分卯之半損節中孚為清明辰之初歸妹
睽兌為穀雨辰之半履泰為立夏巳之初大畜需小畜為小滿
巳之半大壯大有為芒種午之初至乾之末交夏至午之半為
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夫震離兌乾已生之卦也姤為夏至午
之半大過鼎恒為小暑未之初巽井蠱為大暑未之半升訟為
立秋申之初困未濟解為處暑申之半渙坎蒙為白露酉之初
師遯為秋分酉之半咸旅小過為寒露戌之初漸艮為霜降
戌之半謙否為立冬亥之初萃晉豫為小雪亥之半觀比剥為
大雪子之初至坤之末交冬至子之半焉此二十二卦皆進而
得夫巽坎艮坤未生之卦也二分二至四立總為八節每節各
計兩卦如坤復為冬至无妄明夷為立春同人臨為春分之類
是也如十六氣每氣各計三卦如頤屯益為小寒至觀比剥為
大雪之類是也八節計十六卦十六氣計四十八卦合之為六
十四卦此以卦配氣者然也

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分而成一畫故為
冬至小滿後陰一日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畫故為夏至陽
積六晝而為乾乾當四月其中氣謂之小滿者滿不可大也大
則亢矣積陰六晝而為坤坤當十月謂之陽月者陽不可无也
无陽則純陰用事矣國家欲長治而不亂者其思戒盈滿乎其
思崇陽而抑陰乎
先天圖一日有一箇恁地道理一月有一箇恁地道理以至合
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箇道理且以月言之
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則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
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
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三十日也

以上論大員圖

伏羲八卦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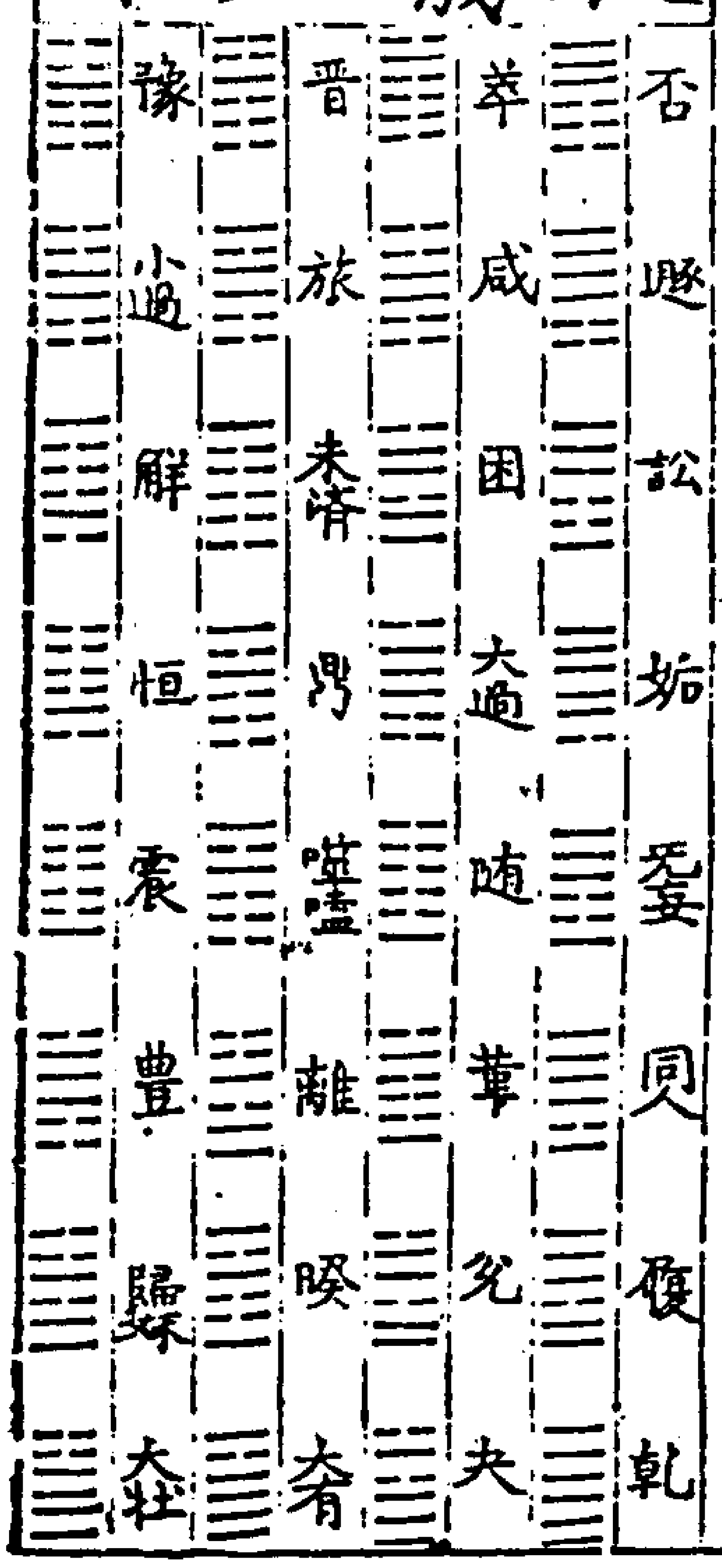


說卦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按小方圖不見于經今所列卦位者以大方圖約之也

以上論小方圖

伏羲六十四卦方圖


否 遯 訟 姤 无妄 同人 履 乾
萃 咸 困 大過 隨 革 兌 夬
晉 旅 未濟 鼎 噬嗑 離 睽 大有
豫 小過 解 恒 震 豐 歸妹 大壯

觀 漸 渙 巽 益 家人 中孚 小畜
比 蹇 坎 井 屯 既濟 節 需
剝 艮 蒙 蠱 頤 賁 損 大畜
坤 謙 師 升 復 明夷 臨 泰

此方圖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邵子曰天地定位否泰相反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朱子釋之云此什方圖中兩交股底且如西北角乾東

北角坤是天地定位便對東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是山澤通氣便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後四卦亦如此共十六事後四卦謂次兌是離次艮是水火相射便對次損之既濟次咸之未濟次離是震次坎是巽是雷風相薄便對次既濟之益次未濟之恒是也

以上論大方圖

愚按先天六圖横者畫而有漸圓者動而不息方者静而有常其員在外意渾天之象乎其方在中意地維之位乎蓋九天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故方圖在員圖中耳朱子嘗欲取員圖中方圖以列於外庶員圖虚中以象太極今方員各列圖位亦做朱子意也邵子曰先天之學心也圖皆自中起萬事萬化生於心也至哉言乎

文王八卦次序

艮 坎

乾
父
坤
母
震長男
坎中男
艮少男
巽長女
離中女
兌少女
得乾初爻
得乾中爻
得乾上爻
得坤初爻
得坤中爻
得坤上爻

兌 離 巽

易意參疑首編 十三

說卦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朱子曰乾索於坤而得女坤索于乾而得男初間畫卦時不是恁地只是畫卦後便見有些象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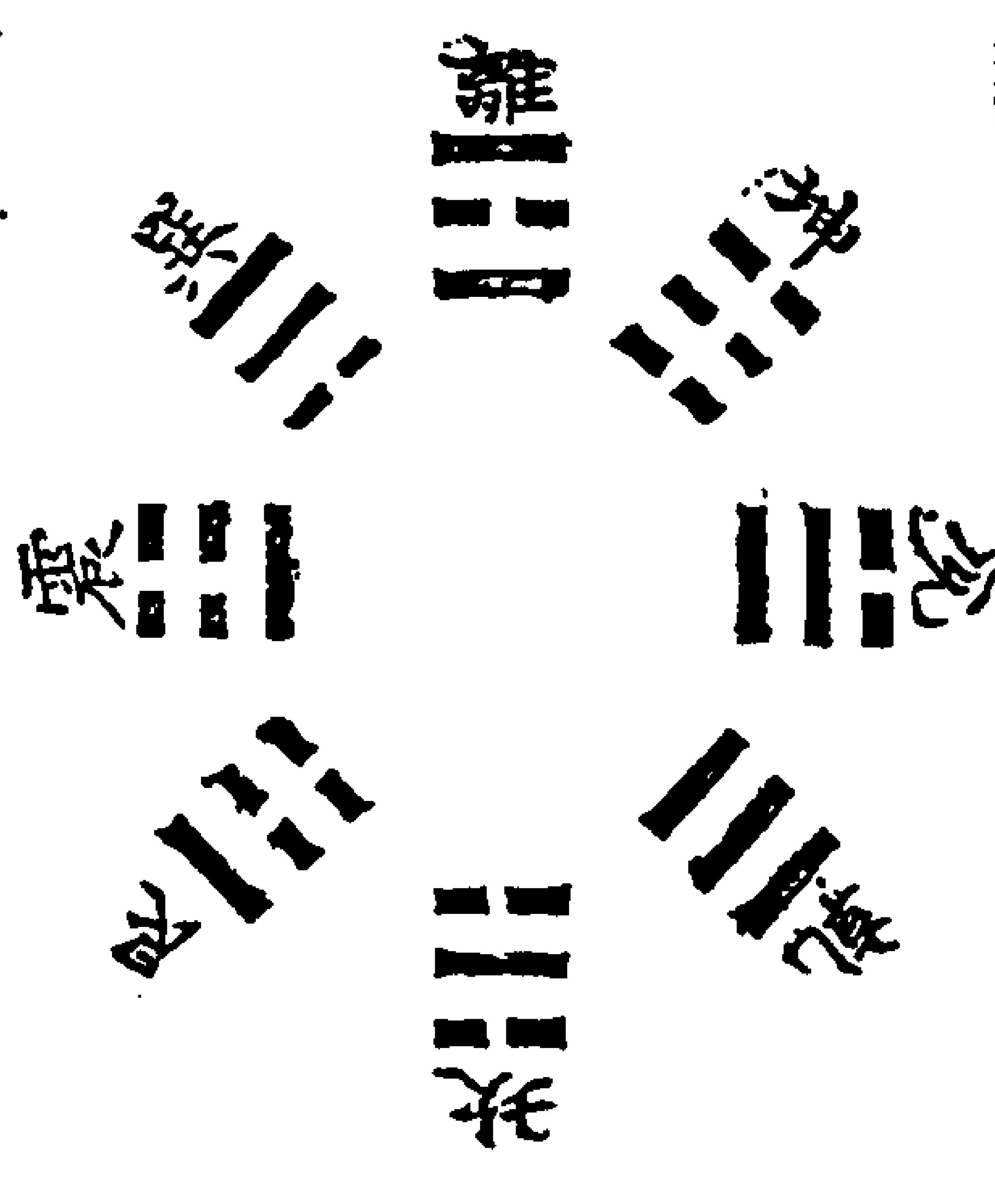
胡氏曰三男陽也乾之似也乃歸之於坤求而後得三女陰也坤之似也乃歸之於乾求而後得何也蓋三男本坤体各得乾一陽而成此陽根于陰故歸之坤也三女本乾体各得坤一陰而成此陰根于陽故歸之乾也

以上論八卦次序

文王八卦方位

震兌橫而六卦縱

迭為流行以致用



易意參疑首編 十四

說卦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〻東方也齊乎巽〻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〻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楊氏曰夫物芸芸造端乎春故曰萬物出乎震〻春卦也風之物也飄忽汎掃何織不躡哉壓遇之而清焉暑遇之而冷焉實遇之而聲焉絜齊萬物莫大乎風故曰齊乎巽天地非日孰與所曜万物非日孰與照臨日一出矣然後物與物相覩也

不然宇宙之間其不寘為太函之室乎故曰相見乎離得物以
養物者地也皆知之稱乎母莫知其疲於乳哺故曰致役乎
坤居方辨物並實既成萬生既盈疇不悅乎情故曰說言乎兌
乾西北也乾陽而西陰陽相逆不戰則攻其戰不力其生物不
殖故曰戰乎乾水之為用也兼足萬物未嘗德其德不舍晝夜
未嘗不力其力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也北者冬也物所終而止
東者春也物復動而始動而復止止而復動莫窮其用始而復
終終而復始莫知其際艮也者其循環无端之樞歟然則造化
之仁庸有既乎天地大德曰生吾於艮見之矣故曰艮者物之
終始

邵子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
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于寅離終于

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于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
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為耦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也
矣

胡氏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者先天卦位乾坤由南北而交坤
南乾北則坤上乾下故交而為泰也離坎由東西而交坎東離
西則坎上離下故交而為既濟也先天卦乾居午而云生于子
者以乾陽始生于復復子之半也坤居子而云生于午者以坤
陰始生于姤姤午之半也午乾之所已成今下而交坤于子是
反其所由生也子坤之所已成今上而交乾於午是反其所由
生也故再變而為後天卦則乾退西北坤退西南也先天卦離
當寅而云終于申者申乃坎之位離交坎而終于申也坎當申
而云終於寅者寅乃離之位坎交離而終于寅也東者離之本
位其變則交於坎而向西是東自上而西也西者坎之本位其
變則交于離而向東是西自下而東也故再變而為後天卦乾
坤既退則離上而待乾位坎下而待坤位也震代父始事而發
生于東方巽代母繼事而長養于東南也先天主乾坤坎離之
交其交也將變而無定位天時之不窮也故曰應天後天主坎
離震兌之交其交也不變而有定位地方而有常也故曰應地
由先天卦而為後天卦此文王作易所以得天地之用而邵子
以至哉之辭贊之也

以上論八卦方位

愚按後天二圖男女次序本生出之原方位縱橫列流行之
用此文王更置之妙真與先天相發明者邵子曰後天之學
迹也殆因迹求心之謂其衰世之意乎

右先後天圖略

名義略第三

愚聞四聖之精心蚤死二三易之旨言詮則殊從人註脚未
究旨歸妙契天符斯為剩語易有名必有義也故紀名義略
云

易名

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杜子春謂連山伏希歸
藏黃帝鄭玄謂夏為連山殷為歸藏周為周易于氏云伏希氏
之易為小成文王因之列山氏之書為連山夏人因之軒轅氏
之書為歸藏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
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則首
乾

愚按連山歸藏之易今不可見周易即周礼周書之名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或云周者普徧之義易道周徧无所不備故名周易不幾于附會矣乎朱子以周為代名易為書名而其名辨矣

易義

孔頴達曰易者变化之揔名改换之殊称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易者其德也变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鄭玄依此義作易賛及易論云易簡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崔覲劉貞簡等並用此義云易者謂生生之德有易簡之義不易者謂天地定位不可相易变易者謂生生之道变而相續故易者易音亦也音為难易之音義為簡易之義也

易意參疑首編　十七

愚按易之三義註疏紛紛至朱子本義云有变易变易之義故謂之易而其義始定盖寓宙間变化種種莫非是易然不出流行對待二者而已交易者陰交于陽陽交于陰對待之易也即卦畫所載是也变易者陰变為陽陽变為陰流行之易也即占筮之法是也天下事物只是一個陰陽不相交則相变做出无限变態无限世故易以道陰陽道此者也故以二義該之而足以尽易之蘊矣

右名義略

易例略第四

愚聞時李相沿積訛累牘有用字用句而未識其帰者如易中重卦名卦来歷及卦爻彖象種種名色随人舌頭未竟宗旨亦攷訂之不能已者故紀易例略云

重卦

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是文王後來重之耶抑伏希已自畫了耶看来天畫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希已有彷彿之畫矣如何曰周礼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列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漸畫

重卦之人諸儒凡有四説王輔嗣等以為伏希重卦鄭玄之徒以為神農重卦孫盛以為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係詞神農之時已有盖取諸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為得今以諸文驗之按説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賛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賛用蓍為伏犠矣上係論用蓍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既

易意參疑首編　十八

言聖人作易十八变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復非三畫之時伏羲用蓍即伏希已重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希既畫八卦即自重為六十四卦為得其實

名卦

問六十四卦名為伏希元有抑文王所立曰此不可攷問據十三卦所言恐伏希時已有曰十三卦所謂盖取諸離盖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為網罟有離之象非覌離而後有此也〇按伏希之時有畫无文意諸卦之稱其但以名相傳乎迨文王係彖始因名而書之試覌履艮卦名則可類而推矣

卦義

卦者掛也言懸掛物象以示於人故謂之卦或曰卦者圭也右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為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為卦可也又

謂卦之象從卜爲義從圭爲聲聖人懸象以示教二義皆當通
之
彖義
彖者茅犀之名犛神足矣犀形似角知幾知祥所謂彖者取於
兇也○按茅犀伏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土人名曰
猪神
問卦下之詞爲彖詞左傳以爲繇詞何也曰此只是彖詞故孔
子曰智者觀其彖詞則思過半矣如元亨利貞乃文王所係卦
下之辞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詞彖斷也陸氏所謂彖之經
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什經之詞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左
氏所謂繇詞從系疑亦是言繫詞係詞者于卦下繫之以辞也
象義

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象故
其爲字從人於像也
易之象有三有本無須有之象如奇畫象陽偶畫象陰是也有
实取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聖
人以意取象未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
爻義
本經六爻者交蹠之窓也其字象窓形今之象眼窓也一窓之
孔六十四六窓之孔凡三百八十四也所取于爻者旁通之義
耳
上下經
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
道不過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
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
焉
十翼
彖象等十翼之詞以爲孔子所作先儒更无異論今按十翼次
第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
八序卦九雜卦十先儒並同此說
易卦之變
易之八卦而八之是爲六十四故一卦而八變乾之爻皆陽爻
也初九之爻變而爲姤九二之爻變而爲同人九三之變爻而
爲履九四之爻變而爲小畜九五之爻變而爲大有上九之爻
變而爲夬又皆變而爲坤又復變而爲乾故有反對之說有併
兎歸兔之義

卦之變本於生生不窮位之列生於兩兩相比
請遂言生生不窮之說夫易之爲道時盛則必衰治極則必亂
既虛矣復反而爲盈既危矣復還而爲安方其變之始也窮出
而愈高其初及其变之極也及下而復歸其本乾以純陽爲卦
陽既極矣於是一陰生而變爲姤再變而爲遯又再變而爲否
又再變而爲觀變至剝而極矣是故游兎而爲晉歸魄而爲大
有自大有而復本爲坤以純陰爲卦陰既極矣於是一陽生而
變爲復再變而爲臨又再變而爲泰又再變而爲大壯變乎于
夬而極矣是故游兎而爲需歸魄而爲比自比而復反本焉以
至于震之始變於豫而終變于隨兌之始變爲困而終變爲歸
妹八卦之生六十四六十四之生三百八十四皆以是推之而
已是其變通之理豈非本于生生而不窮者乎請復言兩兩相

比之説夫易之書彼此欲其相配前後欲其相合有剛必[illegible]
以柔有強必對之以弱故言天則必言地言陰則必言陽言君
則必言臣言父則必言子未嘗獨行而先從未嘗獨唱而先應
上經之次乾爲天坤爲地故乾對坤屯氣之始蒙戰之始故屯
對蒙小畜以陰而制陽履以陰而乘陽故小畜對履泰以陽進
而陰消否以陰長而陽退故以泰對否然則班大有于同人者
甯非以同人明於内大有明于外故相比歟下經之次以咸之
動對恒之静以遯之陰對大壯之陽以晉之明對明夷之暗以
家人之同對睽之異然則漸之次于艮者甯非以漸之女吉對
歸妹之女凶故相比歟以至于比之次於師者以比之衆對師
之寡耳蠱之次於隨者以隨之少事對蠱之多事耳隨次于豫
而同人次於比師次于訟而臨次于蠱其餘班之次序皆以是

推之而已是其班次之位豈非主于兩兩而相比乎

易例通論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彖
之材即易之象也爻之效即彖之材也始終本末一以貫之矣
如需之言須也而六爻之中須得其地與時則吉不得其地與
時則凶比之言親也而六爻之中比得其人則吉比之匪人則
凶豫一也而六爻之中當豫而豫則吉不當豫而豫則凶頤一
也而六爻之中養得其正則吉養失其正則凶咸一也而得感
應之常則吉失感應之常則凶遯一也而遯以其時則吉遯失
其時則内漸一也而進得其所則吉進失其所則凶艮一也而
止其所止則吉止非其所止則凶推之六十四卦莫不皆然
是以求之則易之大義其庶幾乎

愚按聖遠言湮道經傳熾抗今綜右似夢若迷即首編諸例
通考外訛淺忘檢鏡近世楊氏品題古李隨人應声不先茲
辨夫車輪音響謬似雷霆工詰之陋可以李而知辨乎故名
名卦因重之自主卜交頭之旨稱伸肖類取義于人変之生
生不窮位之兩兩相比漸次引伸咸所概見此易例之大要
訓注之所先是不可不稽也名曰解悟神然離事探討則魚
兔未獲而筌蹄是忘矣

右易例略

易意參疑首編

筮法略第五

恐闡龜龍之瑞河洛之文聖人緣以設教民用藉以酬酢神經工策參驗人區筮法之功遠矣後世風角讖緯奇詭爭談碩士通儒諱言術數遂至蓍策神明亦罕淹貫不思易之大用寔在於此先儒曰讀易而不理會揲法則說易亦是懸空如人不理會陣法則談兵亦是談空是可置而不講乎故紀筮法畧云

蓍

按蓍說文云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洪範五行傳云蓍百年一本生百莖論衡云七十歲生二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故生遲也史記云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雲氣覆之淮南子云上有叢蓍下有伏龜龜策傳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无虎狼草无毒螫

數

邵子曰易有真數三而已參天者三三而九兩地者倍三而六

問理與數曰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蓋數乃是分界限處

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是自然走不得如水數六雪花便六出不是安排做底

易中只有個奇偶之數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出這個數中數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于十者一箇衍成十箇五個便是五十

聖人用數不過如大衍之數他須要先揲蓍以求那數起那卦數是恁地起卦是恁地求不似康節坐地默相推將去便道某年某月某日當有某事康節尽歸之數所以二程不肯問他李

蓍數之用

天下莫愚於有知之知而无知之知為至神蓍是也天下莫隱於有易之易而无易之易為至蓍數是也今夫蓍之未分其數五十人皆知之及其既分左手若干右手若干不得而知之也非惟人不得而知之也吾亦不得而知也非惟吾不得而知也蓍亦不得而知也非惟蓍不得而知也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之也

數寓于蓍而蓍非數故得數者忘蓍卦托於數而數非卦故得卦者忘數々既形矣卦斯設焉聖人因其變之或九或七而為陽因其變之或六或八而為陰變至十有八而卦成焉聖人无與也時觀其變而設之耳

卜筮

後漢書曰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决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

語類曰今人見說易為卜筮作便群起而爭之不知聖人乃是因此立教蓋上達鬼神下達人道所謂冒天下之道者也

古人淳質用事无許多商量既欲如此又欲如彼无所適從故作易示人以卜筮之事所謂開物成務者也

易古者藏於太史大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為文言雜卦彖象之類乃說出道理來

揲蓍

問今之揲蓍但見周公作爻詞以後之揲法不知當初只有文王彖辭又如何揲曰他又須別有法只是今不可攷耳大抵古人法度今皆无後存者只是這道理人尚胡說得去嘗受陸机文賦有曰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道理人却說得去法度却杜撰不得

考變

老陰老陽所以變者无他到極處了无去處便只得變化上更去不得了只得變回來做八六下來便是五生數了也去不得所以却做七

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詞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晦一爻變則以本卦爻詞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詞占仍以上爻為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詞而以本卦為貞之卦

為晦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凡三爻變者通二十卦圖在啓蒙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詞

考占

易中言易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言无其德而得是占者却是反說如南蒯得黃裳元吉疑吉矣而蒯果敗者蓋易詞明言黃裳則元吉无黃裳之德則不吉也又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而无不利占者无此其即雖習而不利也他皆放此

易卦貞悔

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貞悔何如曰此出於洪範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在我底悔是應人底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內三畫為貞外三畫為悔如揲蓍成卦則正卦為貞之卦為悔三爻變則以二卦彖詞占而以本卦為貞變卦為悔六爻俱不變則占本卦彖詞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凡三爻變者有二十卦前十卦為貞後十卦為悔

筮龜短長

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孔穎達云神以知來智以藏往雖龜之長无以加此以至理言卜筮實无長短今按獻公卜驪姬卜吉而筮凶卜人曰筮之詞所言理短龜之詞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龜詞蓋取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紕謬可知矣

愚嘗閱王子充說及推命對大段闢考步誕謾之術易以卜

筮番教似啓數術之端非訓矣不知筮法之設與後世方技逈甚蓋上古之時民淳俗樸風氣未開於天下事未有許多思慮亦未有許多計較凡道理上該做底事可否行止或有捉摸未定處不得不托之卜筮以神其用故聖人立龜以與之卜作易以與之筮使之趨利避害以成天下之務此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職有常事如舜傳禹曰朕志先定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周公營都于洛所卜瀍水東瀍水西其他如遷国立君大事則卜洪範謀及乃心謀及卿士然後謀及卜筮易之開物成務大要亦如此史記曰自古聖王將建国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又曰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然則易之所謂卜筮豈若後世讖諱不經之技哉昔晉重耳得屯豫之卦為利建侯得泰之八

為天地郘亨小往大來遂復晉国以覇諸侯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建卜稽疑兆如左券卜筮之功信遠矣君子居則观其象而玩其詞動則觀其変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右筮法略

体用略第五

易言乎体心孛是也易言乎用治道是也愚閱看一部楞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則以艮止之孛心孛也然艮言静止咸言虗受本為合一工夫故易之咸艮二卦其正法眼藏當與太極主静定性两忘相為印證有志于孛者不可不究其微至於否泰姤復則世道治忽之几端在於此所繫豈其微哉使語孛而不語治則偏而不孛矣故以治道附於心孛名体用略云

咸艮心孛

咸晦與艮背相似此不可无辨艮何以言背也言一陽止于上而内外之不相入有背之象也如是恐疑于止而不應矣故其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非不行不止也時也止其所則時矣又曰内外敵應非不應也相與於无相與應而敵矣是艮背之說也若夫咸晦異於是咸言感也彖曰以虗受人感之正也貞吉悔亡是也咸腓咸股咸輔逐於動也咸脢墮于静也或失則動或失則静皆非虗也失其正焉耳咸脢何以无悔也寘然塊然何動之有動斯悔矣悔生於心无所用心悔何從生何言其志末也志可以遠於天下而一物自居斯末矣本之則无如之何得其本萬事理于感也何有故艮背也者无我无人融應也咸脢也者是内非外絶應也二者相去何啻千里是何也背可以言止脢不可以言咸言各有當不可易也即使易辭而曰艮其脢〻猶可以言艮也如曰咸其背〻非可感之物猶夫脢也知脢不可咸之義而後孛始不偏何也艮其体感其用体用不離非言可判也艮言止之義矣然不以内為是而曰不獲其身不以外為非而曰不見其人无我无人夫固可以感也故其曰思不出位言思而止也舍思而言不出位非訓矣感言虗矣必曰受人脢非受人者也舍受人而言虗非訓矣故夫以咸脢為艮背者離体用而言之也離用則有不思而不出位者存告子之不動心是也体在用中用在体中无為而无不為周公夜以繼日之思是也体用之離與否毫釐之差耳今之離体用者必曰吾但為脢而已无問其為咸與否也循之曰吾但不出位而已无問其有思與否也夫求咸于脢不猶索照于反鑑乎

聖人不為也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背不可見不易動者也常止于不見不動之地則身非我有物不我干此千聖之帰藏大業之所由生也

否泰姤復治幾

邵子曰復次剥明治生於乱乎姤次夬明乱生于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剥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繇

蘇子曰昔聖人作易内陽外陰内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内陰外陽内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已然矣但當置之于外每加安存使无失其所不至憤恨无聊

誤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
又曰周易所論皆以君子在内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内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莫居於外安而无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言惟此可以久安也
聖人繫易于否泰初爻皆有彙征之説至于泰之以隣否之時祉則皆繫之於四四者大臣之位近君而任重者也君子任當世之重以身範物雖祉其時以長君子之道而黙消陰邪彙征

之氣則天下治矣
問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與城復于隍何否泰相乘如此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无有久而不變之理天下治亂皆生于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此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然治亂皆生于人心但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宝之放肆則后来亦不應如此很俱聖人立象係詞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难守正底意徹首徹尾不過一敬而已卦中无全好者亦无全不好者大率敬即好不敬即不好
愚按先正云三代人才皆從心性上磨鍊故其經綸參贊之業不出户庭而得之此可見心術治凡須當合一理會易之
乾言進修坤言敬義皆聖門切实工夫固不顧咸艮二卦然静虚二字尤為聖斈種子昔人所謂霜降水涸天根乃見須无我无人時行時止捍彼物累全我真机則此心凝静百物皆融精神力量自覺有餘而致用之根源在我此易之心斈必以二卦為主至語姤復否泰則陰陽消長治乱相乘防乎其防乃易之大綱所繫蓋陰之與陽以天道之四時寒暑而論若是无陰陽亦做事不得但以善悪及君子小人而論則聖人直要消尽了悪去尽了小人方是陽明景界此抑陰進陽之義真撥乱維治之几任世道者不可不慎之也況泰之復隍否之其亡憂治世而厄明主尤易之喫緊為世道慶故語易之治必首稽焉夫有咸艮之功則必思否泰之略先儒云黙黙一室中亦是了天下万物了天下万物亦與黙黙室

中无加損又曰吾儕治先聖人之言而脩其術張之能為天子營太平欲之猶足以提身正家此体用合一之旨也斈易者其究心于諸卦之義云
右体用畧

讀易要略第七

愚聞讀易與他書不同須活法在心虚其心以求其義則圓融活潑信手拈來无非本色否則沾黏膠滯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故紀讀易大要云
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以後書莫大于春秋要讀二書須理會他大義易則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虚之理春秋則尊王賤伯内中国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周公自是周公易孔子自

是孔子易須是將伏羲底卦做一樣看文王周公說底彖象
做一樣看孔子說底做一樣看
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若一爻止做一事則三百
八十四爻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
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
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他是說盡天下後世无
窮无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
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
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
六十四卦須做六十四人身上看三百八十四爻又做三百八
十四人身上小底事看易之所說皆是假說不必是有恁地事
假設如此則如此假設如彼則如彼假設有這般事來人處這
般地位便當恁地應

易與春秋難看蓋春秋所言以為褒亦可以為貶亦可易如此
說亦通如彼說亦通大抵不比詩書的確難看
讀易貴知時今觀爻詞皆是隨時取義
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未嘗相離蓋有如是之理便有如
是之象有如是之象便有如是之數有理與象數便不能无詞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自然之象不是安排出來且如
潛龍勿用初便是潛陽爻便是龍不當事便是勿用見龍在田
離潛便是見陽便是龍出地上便是田 以此觸類而長之當自
見得
詩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却都无這已往底
事只是懸空做底當其未有卦畫在易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湛
然一心便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
凶事事都有在裏面人須是就至虛至靜中見得這道理周遍
通流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了
愚按易一也有未畫之易有既畫之易未畫者易之理既畫
者易之書有无文之易有有文之易无文者易之象有文者
易之詞理之精微不可以意示也不得不托之於畫畫之玄
微不可以默受也不得不托之於詞制畫以寫乎理羅理以
歸乎畫象以形天下无形之理詞以窮天下无窮之事此孔
子之易非文周之易文周之易非伏羲之易善學者必尋言
以觀象尋象以觀意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斯可謂知易
也已昔夫子讚易至復而曰其見天地之心乎後世儒者讀
易至遯而曰其見聖人之心乎此因象而得心說卦莫辨乎

此矣如觀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此因微知著之漸也見離
明則知日昃之必凶此因盛知衰之漸也說爻莫辨乎此矣
進而求之則如伊川見兔曰察此亦可以畫卦其得未畫之
精乎是故以心觀畫以象觀詞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此
之謂知易之道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盈虛消息與時偕行
是故易有太極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讀
易者所當知

右讀易要略

用易略第八

愚聞治經貴實也易言默成存乎德行本以作用為実孟子
口不言易而作用處都是易則以得易之圓机也故曰善用
易昔人云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然讀易而不言用

易則何以斈為故紀其略云爾
文中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動以衆時矣故夬卦者智之
卿也動之序也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
子讃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
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
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周子曰无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
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无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
最灵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
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
凶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又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
之用其善是損益之用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程子曰易之乾卦言聖人之斈坤卦言賢人之斈惟言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此更无別途
故天人一也養吾浩然之氣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
蔽則歉然而餒知其小也
張子曰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
其必知神之為也見易則神其幾矣
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為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
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矣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如孟子
可謂善用易者也

又曰用也者心也体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
事也
朱子曰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礼行其典礼而不
達會通則有時而不中者矣
楊子曰易者何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
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
也萬事人與万物之變也古初以迄于今万事之變未已其作
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憂焉幽觀其變湛思其
通而逆納其當易之所以作也故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
理盡性其正心脩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素窮其居常其遭
變其參天地合鬼神万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
變亦在此得其道者豈可哲隔可淑青可禍危可安乱可治致

身聖賢而躋世太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
為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万變
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子顏孟之聖斈也然則斈者將欲通
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中正
曰易於何求易曰心
又曰聖人胸中之易不占有孚蓋與天地同其道故可久則久
進進吾行非濡滯也屯之盤旋而居正也可速則速接淅而行
非忘世也豫之介石而不終日也可止則止為蹇之知為遯之
肥遯晉之與括坤之褁緼袍華於佩玉飲水井於列稀也
楊氏曰易者已也非有他也以易為書不以易為已不可也以
而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為已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
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

王氏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詞三才之体立矣觀變玩占三
才之用行矣体立用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
无方化故範圍天地而无迹无方則象詞基焉无迹則變占生
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于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
子嘗韋編三絶焉於乎假我数十年以卒易其亦可以无大過
也已

愚按易者己也卒天下之萬事萬物萬理皆易也則皆己也
不以萬事萬化萬理為己而惟執耳目口鼻四肢為己是剖
吾之全体而裂取分寸之膚也其用之所以不廣也善用易
者必思易即心〻之本体即太極也本体之虚灵圓覺本天
下之萬事萬化萬理而流貫通徹於其間非易乎吾心之易

惟恐其虚灵圓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于膠滯固滞而其
用有未神耳誠如文中子之所謂樂天窮理周子之所謂主
静慎動程子之所謂養吾浩然則本体常存而虚灵圓覺之
天日與天下萬事萬化萬理相為流通貫徹无所虧蔽无所
牵擾无所意必固我无所歉餒愧怍何憂何疑惟中惟正妙
心迹之間知變化之道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礼元亨利正運
行而不匱矣天下之萬事萬化萬理触處沛然又安往而非
易之用乎先儒嘗謂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家則能
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蓋易在心而不在易苟得其
道而善用吾心之易誠愚可哲慝可淑青可福危可安乱可
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

右用易略

傳易略第九

愚聞漢書云晢理无二義歸有宗易道之傳有自來矣第四
部繁而八索之渊流遂洙九師作而十翼之壼奧靡聞含經
味道莫際其瀾濂洛承傳始闕其秘卒易者不可不泝其源
也故紀傳易略云

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
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
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
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
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
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也先君孔子生於周

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礼樂明旧章刪詩為
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以軌範
也

范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礼尽在魯矣吾乃今知周
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孔穎達曰孔子既作十翼易道大明自商瞿以後傳授不絶案
儒林傳云商瞿子木本受易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
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
乘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燔書易為卜筮之書獨得不禁故傳授
者不絶漢興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及雒陽周王孫梁人丁寬
齊服生皆著易傳数篇同授菑川楊何字叔元叔元傳京房京

旁傳梁丘賀々授子臨々授御史大夫王駿其後丁寬又別授
田王孫々授施讎々授張禹々授彭宣此前漢大略傳授之人
也其後漢則有馬融荀爽鄭玄劉表虞翻陸績等及王輔嗣並
○古易十二篇人多說王弼改今本或又說費直初改其實是
韓康伯初改
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爲一後世諸儒遂不敢
與移動
孔融答虞仲翔曰最聞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君之治易知東南
之美非但會稽之竹箭梁丘以卦筮寧世劉向以洪範昭名相
當來翔追踪前烈
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旁陰陽消長
來說道理

易意參疑首編　三十七

潛虛只是吉凶臧否平旺相休囚死
卜易卦以錢擲以甲子起卦始於京房
蔡九峰曰洞極用書潛虛用圖非无作也而牽合附會自然之
數益晦蝕焉
謝氏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无外其小无內蓋
混然一太極也自伏希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八倍爲十
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二倍爲六十四天地鬼神之奧万事
万物之理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爲萬古斯文之鼻
祖也神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是黃帝堯舜之取乾坤至此者
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也
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于是乎有辭孔子生于周末
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于詩書其發揮于礼樂

其筆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浚遠更千百年大啓
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得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著
太極一圖至于易通之書則又與圖相爲表裡
朱子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太極圖盡之程子
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
多由于此通書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
其說實相表裏
象山曰朱子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
夷其必有攷
謝師直爲長安漕明道爲鄠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云運使春
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以告伊川伊川答云
二公皆深知易者曰何故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以一主

易意參疑首編　三十八

簿故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尹氏曰橫渠坐虎皮講易及見二程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
平日說者亂道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
伊川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
伊川教人看易只看王弼註胡安定王介甫解今有伊川傳且
只看此尤妙
易傳義理精字數足无一毫欠闕他人着功用補綴亦安得如
此自然只是于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卦詞爻詞无所
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蔡西山曰嘗謂体天地之撰者至于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
楊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潛虛
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天奇地偶之畫陽九陰六之數四

千九十有六之变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有以加乎此哉
節之斈雖作用不同而其实則伏希所畫之卦也故其書以日
月星辰水火土石尽天地之体用以寒暑晝夜雨風露雷尽天
地之变化以性情形体飛走草木尽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
歲月日辰尽天地之始終以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尽聖賢之
事業自秦漢以来一人而已耳
康節易数出於希夷王天悦雪夜見康節於山中猶見其儼然
危坐蓋其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至数以陰陽剛
柔四者為準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只管推之无穷
朱子曰自有易以来只有康節説得如此齊整如楊子太玄便
零星補凑得可笑如潜虛之数用五蓋亦補凑之書也
魏氏曰朱文公易得于邵子為多蓋不讀邵易則茫不知啓蒙

本義之所以作
謝氏曰伊洛道喪傳者多失其真中興以来復有考亭朱先生
接聖賢相傳道統著書立言私淑斈者其本義啓蒙諸書皆所
以闡揚乎太極之理可謂有大造于萬世斈者矣
愚按斈有統緒循世有宗系故斈得其傳者謂之得其宗也
易當秦火之時獨以卜筮而得不焚迨當漢世諸儒註疏而
易遂傳或為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穷經而経絶斯言亦過
激然蓋易自漢以来其古經十二篇雖始变于費直然非田
何斉服生馬融鄭玄輩有此傳註則亦安所發明漢儒説経
之功槩不可少但謂傳得其宗則未耳故嘗謂田何易傳鄭
玄易費王弼易例孔頴達正義易之别宗也焦贑易林京房
卦氣楊雄太玄關朗洞極司馬温虛易之庶孽也惟宋周子

无極易通邵子先天皇極程子易傳朱子啓蒙本義其易之
世適乎昔龍門子曰漢儒説經固多不可企及但專門之習
勝其能脱略傳注而深求經意自宋儒始此之謂也遡流尋
源以罷宗旨則易之適其几矣苟枝葉徒叢本根未竟則訓
詁末流便成帖括又安得其宗耶斈易者所當校譬也
右傳易略
九略總言
略者何得其畧而未及其中也鉛集略之止于九者何紀以
數之变也首圖極其易之大原乎次先後天其易之實際乎
名实相須故継之名義合義可為其徵例略故継之易例易
之用莫大乎開物成務故継之筮法易之蘊无莫要乎心法
占法故体用次之易不可不斈而又不可以易斈故讀易次

之知易非艱行易維艱也故用易次之易之淵源不可不究
其旨歸也故以傳易終焉文中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
論荀子曰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此
其大略也因略致詳蓋君子之将睹玄經
右九略總言

首編終

易意参疑外編卷之一

上海圖書館藏

蘇郡吳江　孫從龍　著
同年翰林　沈懋孝　閱
錢塘後學　朱學易　校
杭郡書林　翁時化　梓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純陽至健乾之所以定名也卦詞只從健上發揮健則經綸幹濟力量有餘天下事何不可做做來便究竟得力通達無礙故大亨貞則善用其健之謂大凡任剛做事往往有過當不循理處故必以貞為利精擇而固守之循吾剛健所為皆當理無私之事則信乎其元亨矣元亨利貞一時事從頭做去便通從頭做去便要正非謂元亨了又必貞以守之蓋元亨亨字只許其才力做得去未見便有成功故說係其終耳總說大通以鼓人作用又說守正以示人審處易以道義配禍福其教如此

王弼曰凡體具四德者則轉以勝者為先故曰元亨利貞也其有先貞而後亨者亨由於貞也其旨微矣

初九潛龍勿用

潛初象龍九象勿禁止詞初九以陽在下是有神明不測之蘊而時位未乘循龍有變化之靈潛而未見者也占者值此當有處潛之道蓋君子能矣列可用不能必時之戒用時潛而潛乃所以善藏其用也故占曰勿用當因用之之宜而有戒焉士君子必當為有用之才大用之不愧四海小用之不愧四境不用亦不愧四壁方為善用昔楊子曰君子在理若鳳在乱亦若鳳言隱見之得宜也然溫一斷室之乱而妄用以取戾則失潛之義矣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初處於潛二則進乎初矣以剛健中正之德脫恰潛隱之時是聖人出而居輔相地位行將雲雨天下膏澤生民如龍見於田雲雨之澤及於物也是固盛德之大人而天下之所快覩者故占有利見之義在上者見之得以弼成御天之化在下者見之得以身被文明之澤何不利之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乾惕若不是空空然憂慎上思君人之責望而憂勤于萬幾之佐理下思民人之屬望而競業于庶政之修明打起精神幹事不敢自暇自逸此便是乾乾惕若夫思危慮深自然經濟停妥上安而下從之矣無危何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躍者飛之漸淵者龍之所宅一躍即飛在天矣或者未必然之辭躍以或言審于進也上以觀天命之從違下以驗民心之向背舜避南河之南那時從避審處何等徘徊及至天命人心回避不得然後踐天子位焉此便是審而後進順天應人何咎之有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其九五之德欲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則飛龍在天景象矣雲龍盛際天下快睹含大人其誰之故曰利見示天下知所從也

上九亢龍有悔

泰澤說應侯辭位嘗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

常然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易謂亢龍有悔
蓋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反者也斯言庶乎
知易矣昔者堯禪舜〻禪禹伊尹復政厥辟凡聖人革總到亢
時便能通變而不窮極則變〻則通此无悔之道也語曰成功
之下不可久處亦知亢之義者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用九本諸卦陽爻之通例然此用九字則專言乾之六爻本義
通例等語朱子語其槩耳剛而能柔非剛之外又別有柔只是
善用其剛而不過便是柔剛以任事柔以濟剛善之善者也故
言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全章見天之道即易之道故以天道明乾義惟天為大惟聖則

之故以聖人配天造化以元統天而生成萬物聖人以時御天
而生成萬民元亨利貞其極一也
此節首什元義也天地間只是一團元氣流行有氣則理便具
天道以生物為心而元則其生〻之始也故化机一動而萬有
遂之是物之所資以始者元也然妙元化流行初无間断物之
由始而終總是這一元包羅結裹是元非止為萬物資始乃是
統貫天德者也乾元之大於此可見矣萬物資始句須要切資
字意蓋物資元以始非乾去始物也始乃氣之始兼理在內

雲行雨施品物流行

品物既資始于元便有必亨之理適當將亨時節雲行而雨施
則品物生意漸〻發出來形者形色者色如川之流而不可止
蓋要見物之氣候到此正將有形色出來而又從而潤之所謂
及時之雨故物得雨而流形不已也雲雨不可平方物所資
廣此言品物專指植物言流字有生〻不已意形對氣吾資始
時只是氣到這裡方漸有形也品物流形句亦當想像資始資
生以後氣象來說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天道貞下起元終而後始聖人誠精而明得天之理凡其由貞
而起元自元以及貞皆有以灼見其始終之机不過一時之運
而已惟聖人看得天道透徹就見得易理就是天道易之六位
始于初而終于上不過以時而成者也時之一字是聖人知天
的要訣觀易的精微由是時乘六龍而運諸南面听治之間張
弛闔闢與時偕行亦循天道之終而復始而天道自我御矣御
車者進退遲速皆由于我天道變化在聖人卷舒闔闢中故曰

御天此是沛雲雨之澤以開萬國咸寧之基故為元亨此條時
字最重逐句脫不得時字大明即中庸知天地之化育知字意
此聖人就有天位者言以卦之定位言謂之六位以陽之變化
言謂之六龍時乘六龍便是御天不可認作二意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變化就天道本体默運上說該春夏秋冬在內天道運行太極
為之主宰陰陽五行變合於其間漸〻流行是變流行的漸〻
收縮是化萬物囿于變之中固資之始而流形了自是而由變
以趋于化則凡物之流形的自然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謂之各
正者起初流形的時節氣方發舒在外理猶未實至此則華者
向實而物之生理隨在各足无少欠缺各〻自也正〻而不偏
也故曰各正性命謂之保合者起初各正的時節理初向實在

內氣尚未能飽足至此則生意渾全形質完固一團太和元氣
飽飽滿滿在裏面了保者保全之意合者和合之意故曰保合
太和要之理氣元不相離而性命太和可以互見者也各正者
生物之遂乃是乾之利保合者生物之成乃是乾之貞物之利
遂貞成皆乾之變化爲之故曰乃利貞乃是乾道之利貞也利
貞之義於是可見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乘龍御天是聖人王道之始爲天下開太平也至於首出咸寧
則天下太平矣蓋聖人事功已做在前了至此則恭己南面首
出乎萬国臣民之上但見久道化成不必更有所作爲坐見萬
國臣民覩賢樂利各得其所如物之各正保合而咸寧矣此成
變化之功以收乘龍御天之化故曰利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乾天象上下皆乾說兩層天不去故象以天之運行天惟至健
之理不雜乎陰柔故圓轉之机行而不息人得此理以有生亦
原自不息者但以私欲間之耳君子全乎天理之本然而初无
人欲之間則其純亦不已亦如天之行矣自強不息一串意天
理精明就是強天理貫徹就是不息不息者常自強也自字要
分曉言強者自我即自勝之意云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澤物在德施德在時九二以德除時其澤之徧於寰宇者沛如
矣不循誰之見於田哉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不徙者朝斯夕斯不少休廢之意道无時不在君子寧休道之
功以終日乾乾非虛著此心於无用之地者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時可進而不遽進則其進也當其可之謂時矣夫何咎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本義作字謂興起在位聖人在上則不徒臣妾億兆而乘龍仰
天之功蕩國咸寧之治亦无不該矣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盈即亢也不可久即有悔大亢盈最害事造物忌盈人道惡盈
處盈滿而謙抑則可久之道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老萊子謂子思子曰子可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
終以不弊是故君子惡夫陽剛之首事者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
幹也　　全章

文什也言謂舊文即彖文詞是也乾坤二卦獨加文言以其道
之大也

首節四句純以天德之在人者言此元亨利貞四字就當仁義
礼智四字看二節君子謂至健之人蓋健則所行皆天而仁義
礼智為能全体而不息体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礼而仁礼
之德行也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而義智之德行也夫
惟君子以健而能行此四德故經文於乾而係之以元亨利貞
者蓋謂此也末節竟直指君子以明彖辭二節君子就該說健
出來觀朱子末節本義直說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並不說
君子行此四德以至健可見矣此乾元亨利貞不必謂天之四

德蓋文言就把君子當乾把仁義礼智當元亨利貞信手拈來
頭頭是道以天道明也得以人道明也得
元者善之長也
理之具于性而發于情者皆善也然非賦界之先非統体之大
皆不可言善之長惟仁則得之最先而体无不該廓之甚大而
用无不貫故為善之長
亨者嘉之會也
時說都把礼儀威儀品節儀文之著見為嘉之會竟不知講了
三千三百之礼却不說得吾性中之礼此嘉之會乃是吾性中
无体之礼所謂天理之節文具在吾心者也得天之亨而吾心
有自然之節文体之為齊莊中正而品節之所由生出之為恭
敬辭讓而儀文之所由秩礼儀三百威儀三千一齊恰好的皆

由此以總會其會故曰亨者嘉之會
利者義之和也
利字就當義字義之和言義就有和在其中義者心之制事之
宜也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凡事隨物本吾心之裁制
而區處得他齊齊整整則事物各得其宜而不相妨害和就在
其中如君臣上下分守截然是義然分守嚴明則君臣上下各
止其所而不相疑忌恰不是和來子所謂均則自无不和裴晉
公所謂處置得宜能服其心則義之和較然矣
貞者事之幹也
貞字就是智字天下之事天下之理為之理有未明事何所依
而立惟貞則至虛至灵之体有以知得道理透徹隨他事務紛
至沓來而吾心酬酢既明却有定主凡事之所以成始成終者
皆不能外此以自立矣故智為事之幹
君子体仁足以長人
体仁非是体這仁仁與我渾融為一体也善之長在我故足以
長人本義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是言其体之含蓄足以裕御
天首出之治尚未說到用恩處
嘉會足以合禮
嘉之外无禮但自我做出来恰好則為加自天地間見成有箇
完完全全加美的道理則為礼即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
且加會如何能合礼如以恭敬辭遜齊莊中正為本而隨其動
靜語默親踈貴賤等類件件做得恰好節文度數无一不備許
多加美若湊集於吾身則吾之一身會集的无非節文之著見
儀則之詳明而吾之所為就是礼經而有等凡經礼之會于吾

性者无不合矣曲而有殺凡曲礼之會於吾性者无不合矣故
曰加會足以合礼
利物足以和義
利之外无和自物理之所宜而安焉之謂利自物之得其所安
而无少乖戾之謂和誠能以物處物使物各得其宜如上者宜
上下者宜下物之利也宜上而上宜下而下處物得其利也則
分既適均而情斯協一上者利於上而上者和下者利于下而
下者和如以義處家庭而家庭利焉則在家莫不和親而吾性
之義和于家矣如以義處朝廷而朝廷利焉則在朝莫不和敬
而吾性之義和于朝矣故曰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
理之當然不易者謂之正正固捨事宰物之本也使不知正之

所在則決擇不精知而不固守之則操持未定如何能幹得事[illegible]能精擇而固守則惟精之見既足以辦天下之事而不惑惟一之守又足以定天下之事而不搖凡一身之本揹萬化之經綸皆依之以立矣故曰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君子就當乾四德就當元亨利貞直指以明經文非以人合天之竟徳則勝乎人欲必能全乎天理故能行此四德

初九潛龍勿用　一節

自古高節獨行之士有石隱高隱智隱癡隱智隱非傑癡隱非情石隱非道高隱非聖惟聖而隱者若神龍然能潛能見能上能下出即萃：處即岩：不可以形迹拘不可以羅縛求也初之龍德而隱正此之謂是故高潔自持不随時而易守実勝為

善不炫世以成名遯世而无不遇之憂不見是而无孤立之憤道與時遇我心則樂々而行也不以為通道與時拂我心則憂々而違也不以為悶可憂可樂可造可窮惟所遇之適窮此憂遠之操確乎其不可拔非龍德而隱乎此與鮑焦接闇之徒相去遠矣故曰潛龍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一節

龍德正中包下文庸言之信以下一句深一句自庸言至不伐皆見其為龍德々博而化一句乃見其為正中正中以時位言謂正當潛躍之中非謂當乎正中也龍德句以下把言行作主庸言亦信庸行亦謹々信就是誠不謹不信就是邪庸言且信庸行且謹宜无邪之可閑矣又且閑邪存誠惟恐有一毫不誠信的不敬謹的念頭得以乘間而入故必防閑之至而使々

誠信敬謹純一无偽是為存誠由是言可為天下法行可為天下則而善已蓋于一世矣而猶謹信之功自如所以防閑之者益密所以存養之者益加也何代之有由是敬信所乎上足以格君心下足以善民俗德施溥博而文明之化洽於天下矣其德愈純而其化愈遠化者物從而化而莫知其然也此可見其為龍德此可見其時位之正中苟非有龍德則无可以及物而化非有時位之正中則无由以及物而化矣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蓋言九二雖未得君人之位然其德如是其德之所及又如是則已有君人之德矣此所以為大人歟

忠信所以進德也

理得于心為德使人心无真實之念則偽妄錯雜心能有所实得于已故必内主忠信而実其心之所存好善如好々色惡々

如惡々臭无一念不誠實的方能善求必得惡求必去漸々有得于已而德之進不可量矣進者進而不已如人進一步又進一步盖有此實心在内自能体會真実道理而德日進于无疆故忠信所以進德

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天下事務皆由心上做起存心不實未有幹得事成者故有忠信之心々之誠也然使徒有是心而不能實々去幹事則此誠心實意亦未有安頓成立處又何事業可居故必脩有言詞实实裡說出來說這一句話就要幹這一件事不徒托諸空言之末則言无虛誕而行有实功言孝必能盡孝而成事親的事業言忠必能盡忠而成事君的事業故可以居業居者如人之作室既成就可居住吾之事務既成就是吾終身成立的事業豈

不可居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

理在于心有至極而不可加者謂之至而几即在理之淵微几即几之當於心者也若于格物窮理之餘灼見得理之所極致處於是本吾忠信之心以求至之至之即誠意一心工夫真心實意求造乎理之極而后已則心與理會而几几微之妙皆是吾心所黙識的可以幾深而研几矣故曰可與几至是箇大頭腦的極致之理几就是大頭腦之千蹊萬徑知至而契几微之理即入國而識千蹊萬徑一般至是而德其有不進乎

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理在于事有究竟而不可易者謂之終而義即事務之當行業即義之集也身者也君子有此忠信之心因見得事務所究竟處於是修辭立誠以終之躬行實踐期止于至足而不遷則身與理安而凡事務所當行的道理皆是吾身所經歷的可以隨時應變而不窮矣故曰可與存義終者當務之頭處義即事務當行之路大抵事務必是理義上該做的做而微斯之謂終知終終之則凡事物當行的道理若大若小皆定吾心素定的不待存之而自无不存矣如有所覺存頓在隨時發貴得出人能知終終之則凡當行的道理逐一存頓在心所謂資深而逢源也至此而業其有不修乎全節須要看德業相須進脩合一始得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　一節

承上言能進德修業如此則安往而不宜哉居于上則惟此德業于人而不驕居于下則亦此德業于己而不憂何咎之有故君子能乾乾因其時而惕于以進德修業則雖處危地殆不驕不憂而无咎矣

上下无常非為邪也　一節

此節全重欲及時也時字為邪離群皆主進一邊說不果於上而又不安於下是為上下无常據他欲上的摸樣似有貪祿位的意思然其心實非為邪也不果于進而又不安于退是為進退无恒據他欲進的模樣似乎欲超倫類而獨進者然其心實非離群也蓋九四德業交脩大人之事已備其心欲及其可進之時而進可上之時而上以行此德業於天下耳此所以雖无為邪離群之心而不暇計夫為邪離群之嫌也如此則進得其當而為順天為應人故无咎

同聲相應　一節

同声以下六句是興起本乎天二句是由明見得都是无心意形氣相軋而成声声同則應天籟之鳴也上五凝成而有氣氣同則求天机之動也水流濕從潤下之性火就燥從炎上之性雲因弗靈于龍而龍興則雲從風亦无心于虎而虎嘯則風烈聖人興起於上而萬物快覩於上顯比而比大觀而觀宜也何則動物之動本天之動而生故親上植物之静本地之静而生親下從其動静之類也聖人為人類之首而興起于上其能弗親而覩之乎

貴而无位　一節

尊為天子非不貴也然以亢處之必不能長守其貴位且不保故曰无位首出庶物非不高然以亢處之寡助之至天下畔之所謂民之遠已由已遠之也故曰无民賢人在下以亢處之不信仁賢將訑人于千里之外誰其輔之所以動而有悔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二雖出潛然對九五言則二有君人之德而未居君人之位猶
未大爲時用故以爲時舍若九二者天位雖未居而天工其寅
亮矣君權雖未握而君德其敷施矣
終日乾乾行事也
君子當行之事進德脩業而已三之所以終日乾乾非是徒憂
蓋有志于進修而行所當行之事也昔禹作司空曰予思日孜
孜召公爲太保周公戒之曰誠敬用治豈于分外有加哉亦求
盡吾分內當爲之事耳
或躍在淵自試也
君子進退之間名義所關綱常所係九四有能進之具而不驟
于進者正以考人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以試時之可爲與否
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九五居上以治下八柄以馭群臣八法以馭萬民權在一人而
澤在天下此所以爲飛龍之大人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之六爻皆用九聖人就把用九屬在乾元上何等著落得好
君道剛而能柔武以戡禍亂而文以綏太平威以鋤強梗而惠
以慈善良則見武功振而天下服文德綏而天下懷感以天下
而民知惧惠以天下而民知恩治可知也君道剛而能柔只是
剛柔闔闢運用得好不偏任剛的意思
天下文明
文明是雍熙太和景象天下被其化而文明非被其文明之治也

與時偕行
九三任大責重所謂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者也故
其時當惕
乾道乃革
九四離下而上正乾道改革之時天人去留之際故其進不可
不審
乃位乎天德
位天德是聖人居天子之位妙精一以御天亶聰明而首出道
在而位亦在故不以位名位而以德名位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不純用剛而用柔以濟之君道若此可謂得爲治之則矣然豈
无所見而然哉乃有見于天之法則而然耳蓋元亨利貞每陰

陽迭運而相濟不偏此剛而能柔天道自然之法則也人君有
見於此而剛柔並用以爲治於天下正董子所謂法天以從事
也或曰天之法則於聖人見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三節
首節不說元亨只提乾元說起可見得聖人本意只把乾元做
主第三節直承上二節以贊乾元之統天也
所謂乾元者不徒始物而已始物而亨即隨之者也然豈但亨
而已哉所謂利貞者亦不過乾元化育之終而性情之實至是
可見耳即此而觀則知乾元之始不惟物之亨者恒于斯只能
以美利利天下而物之利也恒于斯又能然然所利於不言而物
之貞而成也亦恒于斯大矣哉乾元之統天也此雖總計四德
而實歸重一元觀首節起句可見乾始能一節要重能以字爲

妙

虛齋曰始而亨則亨者因此乾始之所亨也至于利貞者性情也性情何從來則性情者亦此乾始之所成就矣故下文直贊乾元之大可見意實相爲時說以前二節分什元亨利貞第三節統贊乾元之大更詳

利貞者性情也

性者凝成之實情者含生之本物當元亨時節非无性情但性雖具而非凝聚之真情已顯而非受生之始故不足以見其實惟時當利貞然後本真宗固全其所受之天而化机充滿足爲發生之端乾元之所始而亨者乃見其性情之實故曰利貞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只是一箇乾只是一箇四德非四德之外復有所謂剛健中正

而剛健中正之外又復有所謂純粹精也但乾德之妙非一言贊美得尽故著許多字眼剛健等字只是就他氣机運動而爲元亨利貞處細細想像許多妙處出來剛是想他体段起來其生長收藏之定体專一而无所屈撓何其剛也健是兼他發用看起來其元亨利貞之妙用循環而无所間斷何等健中是元亨利貞各循其序而往來相禪之適均其行也何中正是元亨利貞各司其職而彼此分限之有定其立也何正然究極他剛健起來无一毫陰柔之雜天下之至剛至健也何純如之究極他中正起來无一毫邪惡之累天下之大中至正也何粹如之及至究極他純粹起來則又愈推愈微以歸于妙不容言之地其純不可致思其粹不可名狀直爲太虛无朕太極无名而極天下之至精也是故合之爲一元之統体而該美利不言之妙

用分之爲四德之通復而遞始亨性情之功化者皆不能有出于乾故曰大哉乾乎說天莫功於此矣

旁通情也

全章以天道聖人之元亨利貞爲說此節輕遞過如六位時成同例情字猶言造化之蘊的蘊字乾之情元亨利貞其流行也剛健中正其統体也純精以精其極致也六爻皆奇上下皆乾正是純陽至健的道理故足以尽乾之情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天道既尽于易故聖人用易就是行天道聖人者備剛健中正之德造純粹以精之妙得天位行天道張弛闔闢與時偕行一時政教流布如雲雨敷施此是爲天下開太平始而亨也至于天下平則天下各得其美利之利而利賴者不窮各足其性情

之實而鼓舞者不倦斯世斯民被其澤而莫知所始豪其利而不言所利矣治功之成何以加此此聖人之治其與天道之元亨利貞亦何異哉

君子以成德爲行　一節

蘊爲成德發爲事業未有体裕而用不竟者故成德爲行日有可底之績初以潛言只爲時之未遇功不得背時而獨立道不得違勢而獨彰故其行有未成耳然則君子勿用豈其德之不足耶亦其阻于時也以時而潛則非有意於長往者

君子學以聚之　一節

九二聖修之葬心學也前言謹信閑存此言學問寬仁聖功備矣天下之理微則隣辨則精居則得于心行則体于身學以聚之謂多聞多見聖之徵于學者合之尽其大問以功之謂廣詢

博訪理之聚于李者析之極其精覔者優游厭飫使所以之理俟其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於己仁則无私心而合天理之謂仁行謂理之居于心者躬行実踐純乎理而无人欲之私所謂述天理以時措者如是則李成而德尊德尊而名隨之矣此所以為大人而利見歟

九三九四　二節

三之時位可憂々所當憂以勝上下之任所以卒于无憂四之時位可疑々所當疑以觀天人之際所以卒于无疑其所處雖殊无咎則一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一節

天地者道之原天覆地載而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鬼神之變化皆在其中莫非道也道只是太極太極只是无私而已大

人全体太極渾然无私存之為剛健中正之真純運之為元亨利貞之妙用其於天地之德初何間然之有故日月者明于天地之間大人與之合其明也四時順序于天地之間大人與之合其序也鬼神昭吉凶于天地之間大人與之合其吉凶也如天地間未曾顯設的道理大人啓開先之見而發揮創造出來是為先天而為之然天本有是理而大人不過洩其秘天何疑于大人是其先天而為之者固與天合也如天地間見成顯設的道理大人因是理而見于顯設措置是為后天而為之然天已有是理而大人應天時行亦不過奉行天道耳大人何疑于天是其後天而為之者亦與天合也大人於天地无往不合而又且弗違如此况于人有弗合乎况于鬼神有弗合乎盖人得天地之理以生而鬼神亦不過天地之功用也由天地以推之人而信從之化可知矣由天地以推之鬼神而享格之机又可知矣此大人與天地合德而德之大如此天下利見不亦宜乎

此節論大人之德只與天地合便了

亢之為言也　二節

天下之進退存亡得失其机相因无常進當存常得之理故不能先亢者者時也不容自亢者道也凡遇亢而不免于悔皆始于見几之不明而成于處置之无道尓求其界處亢而无悔者其惟聖人乎盖進極必退存極必亡此理勢之自然也聖人知其如是而處之以道非先時而警戒則隨時而變通不與亢而俱亢若此者衆人昧之而不知賢人知之而未盡惟聖人之德誠而明々則有以燭之聖人之道圓而神々則有以處之故能亢而无悔再言其惟聖人乎可見時則有亢而聖人无亢也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一節

此卦畫為純陰故其德為至順坤之名不易馬以順行將去則能循物而无違虚心而順應故就他力量之能為可以動而不括就他戰分之當做可以往而有功故曰元亨然以順而始者或未能以順而終必須常守此順而利牝馬之貞如論先後則居先非順而居後為順論義利則主義非順而主利為順論方所則往東北非順而往西南為順以順為正而安守之則吉而元亨矣順而從非順之外又有從只是守此順而不易便是從君子有攸往以下開示其例以明牝馬貞之意利者順利之称謂順其自然而无所造作之謂不可以財利言西南東北亦占中之象可以會其意不可泥其辭安者安守而无強之意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天地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先後耳坤元只是乾元后一截造化原无兩箇元只是一箇太和元氣流行于四時也初然氣机運動是乾元略後一節便是坤元大哉乾元固有資始統天之功若坤之所謂元者雖亦未能與天為一只就坤分內言其始至極而不可加者乎蓋然萬物資始不過有氣之始而尚未有所謂形也惟是地之元氣發育則形者始形而凡形之肇端固不能不資于是矣然其資生之功用又非自為者也乃順承乎天氣之始者也蓋天惟陽氣一旋而萬物為之托始坤不過順承天施以作成萬物之生耳然則生者在坤而生之所自來坤不得而尸其功也有萬物資生之實而无作成万物之功坤元之至順而不可加如此其與乾元之德若其配然者不其至矣乎

按坤元之至只是贊他順之至而不可加坤元之至全在乃順承天一句此順字要看得醒文言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可見得至哉坤元是贊他至順也坤元之義於此可見矣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坤厚載物須在亨物上看天之覆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其亨物之功為大故無疆之德為盛使坤之載物而无亨物之功則不足以配天而合德也惟坤德之厚不可限量而凡物之資生者悉囿於長養之天无一物不在持載之內則其亨物之德何異于乾德之无疆哉今以坤德之厚而物所由亨者言之則合德之妙見矣含弘光大不可把含弘與光大平品物咸亨跟光大來自坤道言則為光大就物理言則為咸亨蓋万物之亨皆秉夫化机之所發而化机之發也不由積中之盛以出之也坤之化机初然含蓄在內物々的生意无不包括在裏面何等含弘由是化机自內而發外凡萬物生意都顯出来何等光大是以物之資生而流形者至此形色具盛而種々潔齊大小相輝彼此相映咸亨言无一不亨咸字亦自光大的大字來
或問品物流形與品物咸亨何異曰資生的時節只是形之始至于流形則漸々流出而不已不但始焉而已若説咸亨則是就他形之流出來的見得紅々綠々鮮々妍々日々新而可覩也乾元説萬物資始坤元就説萬物資生萬物萬字跟着那邊的萬字乾亨説品物流形此就説品物咸亨品物品字跟着那边的品字來大抵形色亨加處惟品類植物好看故以品物言而不及萬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此以地道之利貞什坤利牝馬之貞也凡物之類乎陽者不足以言順牝馬地類則為天下之至順矣凡物之有息者不足以言健惟馬行地无疆則為天下之至健矣柔順利貞即所謂安而且貞地之德也君子攸行則法坤之順以為順而行之不拂法坤之健以為健而守之不渝一如坤之柔順利貞也
先迷失道　一節
此什坤之占也君子攸行固當如坤之德然其所行當何如觀坤之占可見矣居後而不居先坤之道也若居先則失其道此其所以迷居后而不居先陰之常也能安于後則得其常此其所以順西南者不必盡為西南凡陰之類便是東北者不必盡為東北凡非陰之類便是所謂西南得朋者乃由其與類而行故也東北則非其類矣以其所以喪朋與然朋至之字在人而

一第10 九續修四庫全書第24 版五內

取友之机在我誠能反而西南則終有得朋之慶矣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君子攸行法坤道也應地无疆則合德于坤矣柔順利貞坤道
之安而且貞也君子因順以為安因健以為貞而居后往西南
焉則其安即坤之順而與至柔至靜合其德矣貞即坤之健而
與動剛德方一其極矣地以此而其化无窮君子以此而其道
不息有運相符合之意故曰應地无疆在地道則為安而貞在
君子則為安于貞微有少異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以氣運故曰天行地以形載故曰地勢君子以一身而負荷
斯世斯民之衆非德何以載之故仁義禮智德之蘊于中也必
培養之深而足以為道濟天下之本禮樂刑政德之著于外也

必推廣之至而足以為仁壽万世之基如地之静翕動闢而万
物由之以廣生如地之含弘光大而品物由之以咸亨然後可
初六履霜堅氷至
詩云相彼雨雪先集維霰蓋言微也此言履霜堅氷至已逆知
有龍戰之禍于其終矣故曰防乎其防易之大綱是以聖人貴
未然之防
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　一節
只提履霜一句起下三句都是什他意思初六所以有履霜堅
氷之象者由其一陰始凝也惟其一陰始凝則因其始生之端
而要其馴至之勢必至于堅氷也故曰履霜堅氷馴致其道〻
字如理勢之謂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廓然太公心之体也所謂直也物来順應心之用也所謂方也
直而且方体用一原顯微无間德之盛也不其大乎聖人之心
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其直方大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豈待于
習而后利〻就是直方本義六二柔順中正自本文言又得坤
道之純對諸爻言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一節
聖人之心常得之於静衆人之心常失之于動故夫子言六二
之德而必以動徵之六二謂之直方大則其德固合動静而一
之矣然静无而動有六二之静其德不可見也惟自其動于念
慮之微以至于事為之著則其由乎中而應乎外莫非太公順
應之常本諸心而見諸事一皆无私當理之妙故内直外方而
表裡俱融之盛可得而見六二之動非直以方乎亦謂六二之

動因直内所以方外者不可從六二得坤道之純故六二之德
即地之道也凡人之德出于矜持勉強則形迹未融矜持尚在
終不見得光顯六二之德自然而然不待勉強所謂存神而妙
應自奄得至善盛大全体呈露而妙用顯行也其道不亦光乎
光美盛貌贊他直方之德恁地矣盛與大字彷彿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以六居三内含章美大凡有抱負有涵養的人自然守得定不
為功名富貴所動故可貞然居下之上是士之有天下國家之
責者況章美之德必无終蔵之理故或出而從王或以賛襄于
内或以承宣于外始雖不敢專成而出其章美之德必能有為
于天下以之賛襄終能亮工而熙載以之承宣終能效忠而底
績若六三者其殆有夲有守有猷有為者也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一節

含章可貞而抱道自守豈先從王之心哉正欲俟其時之可為而后發也及其以時而出而從王之事爲能先成有終者正由其章美之德素具於中而知識之光大也惟光則能知君爲臣綱之義惟大則能守君令臣共之常故先成而有終

六五黃裳元吉

六五以陰居尊有中順之德故其見于治者昭星極以臨氏本温恭以率物黃裳之象也占者知之則建中于上而化中之治自成隆順于下而大順之化自普天命于此乎凝人心于此乎附故曰大善而吉

文在中也

道之顯者謂之文不曰德在其中而曰文在其中者蓋言黃裳

之文非外飾也有是中順之文德積乎中故有是心順之文治達于外自顯以驗之微而顯微先間由用以原其体而体用一原所謂王道本于天德也

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盛得極了陽壓他不住故勢必至于交戰矣陽方甚微固死勝陰之勢然陰雖極盛亦死獨存之理所謂兩必俱傷者也故並稱玄黃而其害均矣雲峰曰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于野與春秋王師敗績于戎大大得于河陽同一書法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文言四節只是錯錯承辭而申言之聖人信口說來頭頭是道何嘗以貞利亨元拘拘立說耶

此節什牝馬之貞復發明彖傳所謂柔順利貞也坤之道順健

而已柔與剛對坤本然陰至順而功不敢專成有似于頹然虛為者及其承乾之施而化機發動處自有勃然不可禦者何等斬釘截鐵所謂其動也剛不亦剛乎靜與方對坤本淵然无形无所造作有似寂然不動者然其作成萬物之德成大成小賦形有定自有截然不可移易者何等方正正所謂萬一各正小大有定也不其方乎動剛足發生萬物處德方則已著于物矣方是動剛後一步些

後得主而有常

此復什後得主利二句有常常字與後順得常常字一般乃人事之占也言坤之後得主利何耶蓋乾道主始坤不得而先施乾道斷制坤不得而專主故居后主利乃為有常之道耳明其分之所安與其力之能堪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有以生物上看者更詳

含萬物而化光

復釋亨意所謂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夫氣之含也不厚則其發也必不顯坤於萬物之生意含蓄渾全一无滲漏由是化機宣卷形色紫蒼輝于六合而不可掩抑何其明盛耶此可以見坤之亨矣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什坤元復發明順承天之義上句贊詞即所謂至哉坤元也坤道其至順乎只看他萬物資生之功一惟承天時行而咎先作為矯拂非天下之至順其孰能與于此一句直下講承天只在資生上說時字重

積善之家　一節

董子曰衆少成多積小致鉅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
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公永曰禍起細微數生所
易一家之善惡由于積弑逆之大故生于漸甚矣微之不可不
謹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　一節

正是人心自然本体義是人心自然妙用六二謂德之直者盖
言其心之靜而未感乎物不偏不倚如鑑之空衡之平故謂之
直德之方者盖言其心之動而已應乎物如鑑之照而衡之推
截然有定故謂之方内直外方六二已成之德如此乎其大而
不孤矣此由君子有聖修工夫故涵養成就到此敬是主一无
適斂此心於精明之天所謂常惺惺法則此心常存而心体自
无不正矣義是把吾心做箇應事應物的尺寸區處調停无不

循其本然之权度則事事物物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无不方
矣敬義夾持体用兼備直而且方德其盛大而不孤矣故文曰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者盖言君子敬義之功既純而直方之德
既備則涵養純熟於持渾化心体自然正直而天理日浴于流
行初何一毫凝滯于内處事自然得宜而化裁不謬于時措初
何一毫凝滯于外不疑其所行大而化之之田地也又何假于
學習而後利哉學習就是敬義工夫不疑其所行行字就是六
二之動的動字本義云此以學而言也是原其始犹乾九二云
盖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云耳易曰不習无不利則有其成德
之後言也

乾有此修之方坤有敬義之訓然乾曰忠信即敬之謂也曰修
詞立誠即義之謂也聖賢心學只是一箇家法

天地変化草木蕃　一節

草木蕃者召南所謂朝廷既治庶類蕃殖也賢人隱者洪範所
謂百穀用不成俊民用微是也自未賢聖之出處關時運之盛
衰時隆則道從而隆時汚則道從而汚若六四者正天地閉塞
之時賢人隱遁之日能不謹容而退藏乎故曰括囊程子所謂
充拓得去則天地変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其
義甚精不可不察

君子黄中通理

六五具中順之德看來中順就是中和字面此節以中言中者
天下之大本一中在内而統体不穷有曲暢旁通之妙且其中
自有條理通是統体所謂敦厚其化而出无穷也理是通之節
目所謂脉絡分明也朱子嘗謂冲漠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只
此句想像便見通理分曉

正位居体

此節以順言止位多不能居体以勢分在我也居位於上而能
居体于下道存謙抑政尚和平順之至也故取象於裳

美在其中　一節

此節是申贊之意美字要提省黄中之德通而且理德之美也
君子誠有此美德充積于中由是暢達于四肢而微為有道之
氣象形而著著而明莫非和順之洋溢美之著于一身也由是
發揮于事業而敷為王道之英華動而变变而化莫非大順之
敷施美之達于天下也夫美在其中而有發見流行之盛則一
身之美有以為天下之美合天下之美以成其美故曰美之至
也析言之黄為中裳為順合言之惟中故順此体用一原之理

陰疑於陽必戰　一節

陰非陽敵其言戰者所以著陰之亢也稱龍則存陽之名以扶其衰稱血則彰陰之類以抑其盛至於玄黃之雜本以稱名者則又陰陽俱傷之謂所以明陰之无利于抗陽也玄黃之分本以為言者則又陰陽一定之分所以明陰之終不可得而易也聖人扶抑之旨深哉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是則氣化方行而未暢物理始出而未伸其在人事為世難方殷而未亨也故名屯元亨至攸往總是濟屯蓋險中能動則是草昧之世而有經綸之才必能撥亂反正推陷廓清將未有可濟之理故得元亨然在險中而遽欲有為

以濟不亦難乎故又利在正固徐圖其所以維持天命者何如熟議其所以挽回人心者何如不可輕試其謀以犯天下之大難故勿用有攸往非不為也不妄為也然此時此際非有係天下之望者為之主則何以統一天下聯屬人心故必求人望以置之君於以正名分而定天下則天與人歸而世道之屯可濟矣如張良之立韓王成王導之立晉元帝皆知建侯之義者解震上坎下動而出乎險之外故卦即為解而濟不待言矣此卦震上坎下動而在乎險之中故雖說元亨而猶戒以利貞勿往也

剛柔始交而難生

一索得震故謂震為乾坤始交以震遇坎故為始交生難此在造化為欲遂未遂之時於人事為將亨未亨之際象世故之方殷似險阻之初值此卦所以為屯

雷雨之動滿盈　不寧

雷雨交作世界陰翳是天下雜亂晦冥時事未定名分未明之際也此卦象又有屯意世難方殷无主乃亂宜立君以統治之蓋人君既立則統体正而朝廷尊天下然後可定名分然後可明故建侯一事亦主持天下之大机括然草昧初開人心未固君侯始建治理猶疎不可遽謂安寧而遂忘戒慎如子房雖立韓成必往來于楚漢王導雖立元帝必勤勞于夾輔是已

君子以經綸

屯難之世人皆不敢有為不知此正君子經綸時節且治乱民猶治乱絲治絲而解其紛乱不可急治乱民而解其鬱結亦不可急必當經以引之而先正其大綱綸以理之而次本其節目

使民无處始之艱而有樂成之便庶天下可定名分未明而世不終于屯也此正動乎險中處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君子當屯難之世固貴有濟屯之才濟屯之志而所以運量者位也協贊者人也初以陽在下又居動体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如何濟得天下事故有盤桓之象然難于進者多不免自小以求售則非惟无以濟天下而先失其所以濟之之具故要利居貞如守義安命是已然君子固以義命是安而天造草昧之時正經綸之日如坐觀時變其如天命之可悲人心之可憫何又宜從民望而為天下君可為則為可濟則濟而不可終于居貞已也彖利建侯以人言此利建侯以己言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大凡賢人君子有超群之才邁種之德自有一段尊貴處初九陽剛抱經綸之具其貴在我矣然且心存天下慮切生民其所念慮所作為懇懇乎安民濟世之圖此惟以德加民故民懷有德而天下歸心不惟得民而且大得民矣是誠人心之所屬望而天下欲以為君者故曰利建侯

六二屯如邅如　一爻

六二柔順中正有經綸之具上應于五有君臣之義但逺于五而近於初故為初所難而邅回不進相須之殷而相遇之難也然初九之求其意初非不善但以六二之賢足以濟屯而欲資之建功立業耳此其來意之厚人情易于比昵而喪其所守六二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故婚媾之求雖切而中正之守益堅

如女子之貞而不字到後數窮理極妄求者去正應者合終必得君行道而相與戮力于草昧之朝共展其經綸之蘊矣不字者不字於初乃字者乃字于五其從逺之極不於斯而定乎

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五相應理之常也乘以初九之剛故始之日隔之踈而少逺其常耳至于十年乃字則君臣相與而一時遇雨之吉已反復其常道矣謂之反常明相遇者本其固然寔之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既无才德又无應援見利而動不自知其才力之不足此何以濟事哉惟益陷于險耳君子見幾而作往則不知幾矣吝其能免乎夫利害之幾人所易暁但心逐於利便忘其害不顧理勢之何如而冒昧以取敗此是幾明決所以最難舍則不往往則不舍聖人欲其舍去非棄天下于不顧只為无其具而欲冒其功終不能濟事故耳如李敬業等當唐家之亂日以匡復廬陵王為辞非不善也但數人才薄位輕内應无人故事不成而身不免非妄行取困乎

即鹿无虞以從禽也

大凡有意于進者非為義即為利六三陰柔不中正非有濟世之才者也乃汲汲于進則其志决不在濟時矣非徇利而何所謂畢竟是貪心所使也故曰從禽即從欲无厭之從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天下事豈陰柔所能濟況屯難乎四之柔爲班如明不足以濟也為六四計者當何如初九陽剛在下有經綸之才而上應于四有婚媾之象若能知己之不足而下求婚媾往以濟時之屯

則初之謀猷當必有助于我而以之經綸于草昧之日自然天下可定名分可明所謂動乎險中而得大亨也故吉无不利

求而往明也

凡不明者昧于知人而蔽於自用四能求賢而往既知不足在己又知有餘在人自知之明知人之哲兼得之矣謂之曰明贊詞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君德亦不可少但當屯之時陷于險中則困勢將危又六二陰柔為應而初九得民于下則人心將不我屬故當是時雖欲濟斯民之陷溺拯斯世之昏墊不可得也為屯其膏之象人君處此當此之時如其偏安一隅以謹守既喪之國勢維持尚在之人心此則事之小者而以正為之則

審己量力之餘僅可以畧存而固守故小事猶可獲吉若要與
恢復之謀以挽回天下之大勢激發天下之人心如此大事則
雖以正為之吾恐名義徒張而時勢有戾終不免于凶矣此文
把劉先主想像便是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天下事非濟之以已則必助之以人然後可以經邦濟世陽剛
在下初之所以得民是濟之以已也下求婚媾四之所以往吉
是助之以人也以上六之陰柔已既不足而又下无正應无助
于人其何能濟乎故見憂惧皇皇无益于敗亡之泣血漣如其
辞哀且切矣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　一節

蒙者氣拘之也亨則雖愚必明可與致知矣雖柔必強可與力
行矣蒙字有知行匪我以下至利貞皆言發蒙之道蒙之所以
得亨也蒙者不求而我告之是為枉教蒙者雖求不誠而我告
之是為輕教求之既誠而我告之不以正是為不善教蒙其可
得亨乎必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而作其激奮之志然後謂之
不枉教初筮則告再三則不告而啓其受教之誠然後謂之不
輕教又必其所告者莫非教之以當知當行的道理內正其心
外正其行如果行育德之類然後可謂之善教夫蒙者求之以
誠而吾告之以正則所以迎其机而觸其良者何如也此蒙之
所以亨欤發蒙養蒙非二事養之謂者即其所發之有待於後
而涵育薰陶者也

山下有險險而止

上固峻絶而難升下又深昧而莫測蒙之地也內昏危殆而不
安外又窒滞而不達蒙之意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一節

直到聖功也總為亨行時中之意本義云謂如下文所指之事
一句總括在內又言所以釋利貞之意因是本文不曾說出利
貞字面故點出明白耳可亨之道謂亨人之術在我也以亨行
者已昭昭使人昭昭也時中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之謂蒙亨者
以卦体九二有可亨之道而出之以發蒙又得其時之中也如
所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以五之志應于二因其應而后
與之非有求于蒙也否則為枉教矣如所謂初筮告者以二之
剛中在我有其德而不輕授于人必待蒙之誠而後告之也否
則為瀆蒙矣至謂之曰利貞則是因其求之之誠而後告之者

无非開豁其良知良能之懿此則以作聖之功迪之而擴之以
至于无不知无不能者此也夫必待其求而后應之又必待其
誠而后告之則時中之教可見而所以應其求而告之者又莫
非至正之道作聖之功則亨行之矣又可見矣蒙之得亨以此
聖之所以為聖者正而已矣發蒙者養之以正如教之以果行
而使之率由乎天理之當然教之以育德而使之涵養乎天理
之本然則即此養正之功實為聖修之漸非即聖功而何此利
貞之義乃成就未學之宗者也

君子以果行育德

理之体于身謂之行行不果身之蒙也理之得于心謂之德德
不育心之蒙也果之育之是內外動靜交相養的工夫君子以
此自修則為作聖之功以此養蒙則為何亨之道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君子之教人匪嚴則玩而无鼓舞之誠過嚴則阻而生扞格之患初六以陰居下蒙之甚者故發其蒙不可過于含容又不可傷于嚴峻必利用刑人以懲之用說桎梏以宥之庶有以啓其敬奉之心而不阻其有為之志所以作聖者不外是矣若遂往而不舍則非惟在彼有所不堪而在已亦失數教在寬之道何吝如之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非法无以治蒙非嚴无以飭法故夏楚之威非徒嚴也不過欲正法于發蒙之初使蒙者心有所儆畏身有所檢束以日就于規矩之中而吾之教易入也否則法不正而教不行蒙將放逸怠惰而无以擴充其知能之良矣是故嚴之不可已也然又曰

用說桎梏則非徒事于嚴矣

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包蒙言包容得廣納婦言納受得恕九之剛而不過故雖大道為公隨人之資稟或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者一皆併而包之因材造就而優游以俟其成矣然則異于稟者存于教所謂賢愚皆獲其益者是已故曰吉又以陽受陰故能有教无類雖或有氣稟昏愚之甚者亦且歸斯受之所謂苟可以教不必皆才子弟也夫然則限于天者成于人曲成萬物而不遺矣故曰吉然作師以教天下固作之君者之事九二居下而能任之則師道立而善人多无負人君委任責成之意矣此善教之良原從克家之肖子也

子克家剛柔接也

二不求五而五求之信專任篤而畀之以教化之權故二得行剛中之道以成發蒙之功也使六五不能虛已以任之將何以敷其教乎故伊尹非有太甲之任不能匡商家之衡周公非有成王之任不能奠周家之鼎味夫子剛柔相接之詞其所感者深矣

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亦就蒙看六三陰柔不中正故占得此者勿用取女言不當受而教之也蓋蒙者徇欲而忘理良知良能斷喪已盡猶不正之女見利而失身也下愚不移亦末如之何也已故曰无攸利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妻不正之士中士羞與為友一也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九二上九有陽剛實德所謂有可言之道誨人之蒙者四獨遠而不親自外于善人君子果行育德誰與廸之宜其終于蒙矣曰獨者見他爻之不然明獨外之可耻

童蒙吉

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其心純而不雜一而不他惟專心致志以任賢有初筮之誠无再三之瀆如成王幼冲而專任周公也如是則君德成而終作聖之功奏道彰而擴包蒙之治不亦吉乎童非幼稚之謂取其純一无偽之心也六五好處全在一童字

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上以剛居上治蒙過剛知利用刑人而不知用說桎梏者也故象為擊蒙占者值此惟當于善用其剛耳如其求望之過攻治之深繩之以知能之所不及而一以剛廹之則蒙无所益而適以增其不堪之憂是為寇于蒙矣夫何利惟保全蒙者之德性

而保之嚴以防其非窒其慾則勞以成愛而外誘之防閑固所以保其真純之天也以此治蒙而作聖之功在是矣何不利之有均之剛也善用之則為養蒙不善用之則為瀆蒙利不利之間占者當知所取舍矣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乾健坎險以剛遇險便能寧耐而待之知險而不陷于險故名需孚者實心以待而无見小欲速之念也惟心實能需則凡時之至與不至一毫不足以累其心故心无計較之私而光明心无得失之恤而亨通然人固有心雖實而事或失其正者又必以正自守凡所作為一皆安于義命而絕无行險僥倖之私則不妄動以乘危終當時至而有濟處凡事固可得吉涉大川亦

无不利此能貞之效也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坎險在前時之遭回而不進也乾健臨之德之沉毅而有守也以此處險則我无徼幸之心而險无迫人之理又何困窮之患乎卦名為需蓋取諸此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居尊得位能无傷於所恃乎然以其有中正之德正則規模悠遠不以位之所在而為欲速苟且之謀中則本体貞靜不以勢之所歸而有好大喜功之念是為有孚得正之義而吉亨之所由致也苟恃其可致之权而濟以一切之術則豈需之道哉利涉大川何也蓋以卦之而象言之坎陷有大川之象乾健有利涉之象以乾而涉大川則沉毅之德不犯難以乘危寧耐之操必有忍而克濟往則有功矣何不利之有

君子以飲食宴樂

天下事凡其勢之未可力為功之未可遽必者皆所當需也君子盡人以俟天亦惟自信自養而已又安事計較以覬其必成耶飲食宴樂不出孚貞二字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初之去險尚遠在人事為黜陟不聞理亂不知如伯夷隱處海濱以待天下之清故象為需于郊則遠矣亦其所處之宜也然需于始者或不能恒于終而初九陽剛有恒于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要當孚以自信貞以自守始終寧耐而所守不迁則飲食宴樂之餘有光亨吉利之美其義不困窮矣夫何咎

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不犯難而行如子羔不死衛之難申屠蟠見几而作之類需而久于其所需之常道也于此能恒則不失其常故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初九需于郊是歷迹江湖而為險阻不到之處二比初又進一步雖禍未及身而已震于其隣矣或不理于多口之憎或不免于求全之毀而言語之傷不終无也故為需于沙小有言之象然以其剛中能需終能沉毅謹密而不躁于進可免及身之禍故得終吉狄仁傑事偽周來俊臣輩以反誣之亦險矣非彼用晦而明從容以制其變焉得不及害

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即是剛以剛為衍者就處需言之也以惟剛為能寧耐也在中之中與本義剛中之中同謂中德也非險之中也剛中能需

其義不因窮矣故曰以吉終東漢黨錮士類傾危郭有道周旋京師不爲危言激論以懼禍患相似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近則有言迫則致寇理勢然也三是入危乱之邦不能見几而作以致禍敗者非自致之患歟大抵處需之道孚貞尽之九三過剛不中是失有孚利貞之義而不免冒險以速其禍故聖人以致寇至言之此爻即東漢之陳蕃是也

敬慎不敗也

敬慎只是不待禍之將至而預防于前若寇至而后备則无及矣敬慎不出孚貞二字既曰災在外而又以不敗爲言聖人憫其陷溺而尚冀其悔悟也初爻得意遠去二爻知几固守三爻自取禍敗二不如初之高致三不如二之見几

需于血順以聽也

順自柔正來順以聽命於天有孚貞意此爻是禍乱已迫而能危行言孫以脫于禍者蘇子卿間關海上而終得歸漢其順命以出穴乎

需于酒食貞吉

陽剛中正需于尊位所謂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其于天下事當爲者已无不爲至此惟拱已在上玄默无爲以俟教化之臻風俗之美而已此九五之正也占者亦能飲食宴樂以俟天下之化而貞固如是則教化自臻風俗自美而吉可必矣漢文帝於修玄默而垂拱以守成宋仁宗仁儉率下而恭默以待化酒食貞吉者也若漢武宋神則失需之道矣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陰居險極時勢之窮也三陽適至遭逢之偶也敬而得吉則因人以爲功而轉禍以爲福矣沛公鴻門之見得遇項伯以解于難其亦藉不速之客而終吉乎

六爻吉凶之異惟視其能需與不能需固不全係于險之近與不近初以用恒而无咎二以剛中而終吉四惟柔正而出險五惟貞固而致臻上以資人而獲濟三以致寇而取災隨其所處以爲吉凶然未有不需而吉能需而凶者也君子知此可以守正而俟時矣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聖人以无訟爲貴以訟名卦其衰世之意乎是非曲直之公其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枉彼情真而受誣理直而見枉則有孚見

窒訟固有所不免也既訟矣又當何道以處之惕中者心存危懼惟欲求伸其有孚之情而可已即已則其窒可通而吉見大人者惟本吾有孚之情以控籲于大人則賴其明斷而是非不枉情得以獲伸矣故曰利若事可已也而有終訟之心理本实也而駕以虛誕之說則有孚終不得伸而未免因虛以喪实矣此終之所以凶而涉川之所以不利也如此則吉如彼則凶如此則利如彼則不利顧人之所處何如耳

剛來而得中也

卦變剛來居二而得中則是強而能忍直而能溫以此處訟與內險外徤者異矣必能操心惟危中道而止而爲惕中吉也

尚中正也

中則先事而无偏主之私正則臨事而得裁決之當此所以能

審天下之情偽而訟者利見之也虞芮爭田遇文王而後決鼠牙雀角見召伯以求伸大人之當見明矣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人情相違而後訟與天與水違訟之象也上醫醫于未病之先則无病君子謀于未事之始則无事項氏曰刘曾共飯地分乞鄰之間蘇史滅宗憤啓于笑談之頃胡致堂曰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終皆自芒忽毫釐至于不可禦合而觀之則謀始之戒正聖人使民无訟之道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大抵人之終訟必剛健有勢力者能之初六陰柔則才弱居下則勢卑故其訟也度德量力而得知止之道爲不永所事者占者如是則始焉致訟不免言語之傷終焉辨明自得獲伸之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春秋衛侯與元咺爭訟衛侯不勝抱衛侯歸之于京師晉侯請殺之王曰君臣无獄元咺雖直不可聽也九二以柔居中既知理之不當訟以卑應尊又知勢之不可訟故能自處卑約以示不敢犯上之意此遠害之道也故曰无眚竇融斂手歸漢此爻近之唐時藩鎮陸梁以下拒上則失歸逋之義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理齋曰三百户之逋約矣苟古舊也不去也鞶帶之錫榮矣非吾舊也不處也守舊便是厲貞只是不與人爭退讓如此人或以其易與而侵侮或所不免以厲然寬柔不報畢竟是好老子退一步法只是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周公說終吉意固不如其在理則然也然處訟以无爭爲貴而任事以有爲爲功如六三者乃謹厚之士非幹理之才故言其從王之无成者非抑之也特論其人如此耳

復即命渝安貞吉

命正理也即天命之性之命九二之不克訟屈于勢而亦屈于理九四之不克訟屈于理而又屈于心故不惟改行從善而復就于理抑且洗心滌慮而安處之貞如此則寡過日新而內外无不善矣豈特如初之小有言而終吉二之歸逋竄而无眚耶

訟元吉以中正也

張中溪曰九五出而聽天下之訟惟中則无偏聽之失惟正則无私繫之病率天下之是非曲直一以中正之道裁之訟其決矣又言訟者之事象言聽者之德利見大人良有以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或者未必然之詞訟而勝者自以爲榮故取受服之象然以訟勝人人亦以訟勝之故爲三褫之象錫帶偶出于或然見其无取錫之理終朝不免于三褫見其有必敗之時終訟之凶明矣

亦不足敬也

車服以庸有德者致之訟豈有得服之理縱使得服亦不足敬其言訟之不足貴也

全卦大意作事謀始聖人所以杜訟之端能惧得中聖人所以處訟之道初與三不能訟而不訟者也聖人則與其无爭二與四能訟而不訟者也聖人則取其寡過九五中正以平天下之訟已非聖人无訟之本心矣況上九終訟而受服寧非聖人之所深戒乎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比閭族黨而伍兩卒旅之徒寓焉蒐苗彌狩而坐作擊刺之法寓焉卦之德與象有之大君命將而出師大將行師而統衆卦之二與五有之先王耀德不觀兵以師名卦非聖人意也势也国之大事在戎軍之司命在將故示用師者曰貞丈人吉无咎蓋兵出无名事故不成將不知兵以其卒與敵也故必兵為仁義之本而將用元老之才則有弔民伐罪之功而无喪師黷武之失聖人為戒之意深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則可以王矣

卦名為師者五陰順一陽有師之象也卦辭曰貞者一陽在下之中有正之象也夫兵之正不正皆繫于所以以之者九二以

一陽而衆陰皆為所以必其以衆而歸于正師天下之兵以倡天下之義本其兵出也有名其師行也以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不為也夫為將者能以衆正則命將者必得天與人歸而可以王矣此師之貴于貞也如是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勇足以決制勝之机彖足以激忠憤之氣剛也強不為猛威不為暴剛而中也天寵之承王命之錫應也兵有節制而秋毫无犯師有紀律而百姓安堵則雖兵凶戰危而行師未尝不順也此惟丈人之才德老成者能之夫丈人以此才德而行師于天下雖不无劳民傷財之害然而才足以平定安集德足以抚字懐柔而民未有不從者故不戰而屈人兵一怒而天下安吉可知也師行而不為劳武振而不為黷又何咎哉

君子以容民畜衆

劉靜齋曰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出則為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于无事之時而用之于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

容民就是畜衆蓋无事而任土以居則衆固民也有事而列伍以出則民即衆也取兵于兵兵為有限取兵于民則兵无限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楊龜山曰傳謂秦之銳卒不足以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足以當湯武之仁義愚謂仁義之兵苟无節制亦不能以取勝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无能之將不可以敗无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初為用師之始首嚴紀律之戒兵之貴於節制審矣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二剛衆陰所歸將之象也有剛中之德此老成名將所謂師之丈人也以此而在師旅之中必能行險而順師出以律有不戰戰必勝矣故吉且无咎又以其上應于五是二之得君也甚專而君之委任也甚厚軍中之事〻无大小悉以委之閫外之事〻无大小悉以屬之錫之章服錫之弓矢錫之車馬其錫命也不一也此其权无中制故師有成功而吉无咎非偶然者自来未有权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豈有君之委任不隆而在師中吉者乎胡氏曰爻言王命彖言天寵亦春秋王必称天之意

懐萬邦也

王者以天下為懐故任將以安天下不得不致其礼遇之隆然

君之任將與將之得君皆爲天下生靈計而不徒以用兵爲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柔順而中乃文德之君非好兵之主也但或蠻夷侵我之疆埸

梗賊毒我之生靈不得已而興師問罪者也釁自彼生端不在

我所謂兵應者勝何咎之有然有名之兵而或任以无能之將

鮮不敗矣九二有剛中之德此良將才也必用之以帥師刑賞

予奪惟其專制坐作進退惟其主張則委任責成之餘不可謂

將无其人矣此師之所以成功也若以弟子參之吾恐國之大

事在戎以一小人敗之而有餘矣悪乎利也執言貞也長子帥

師丈人也積德厚曰丈人歷事熟曰長子皆老成之稱唐肅宗

討安慶緒之亂將之以郭子儀而後泰之以魚朝恩其失長子

帥師之道矣

上六大君有命開国承家小人勿用

師之終則武功成矣順之極則天下定矣此論功行賞之時是

以大君有命詔之司勳以等其戰功之上下詔之司徒以办其

封域之所宜功之大者則命之以開其国而使世爲有土之君

功之小者則命之以承其家而使世爲有家之臣載在王室藏

之盟府此報功之盛典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然師旅之興人

才非一以小人而戮力于其間者有之使亦命之以爵賞吾不

知其所終也故但當優以金帛而勿使之開国承家焉蓋万世

之防不得以一時之功而有所廢朝廷之法不得以戰陳之事

而有所忝行天下之大賞而尤存天下之大戒聖人之慮誠遠

矣

容民畜衆寓兵于農也貞與兆言兵出有名也丈人長子將之

之得其人王三錫命任將之隆其礼出師而有紀律之嚴駐師

而得左次之法嚴其戒于輿尸防其患于弟子以至奏凱班師

論功行賞国家封建而大典行矣小人勿用而大戒昭矣此師

之卦爻一部兵書具在也古謂三代之兵一本而无敵于天下

兵書何在愚謂師卦盡之矣

易憲參疑外編卷之一終

易意參疑外編卷之二

䷇ 坎上坤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天下之道只是一箇仁而已矣所謂元善也然仁而不恂則為私意所間非永也仁而不正則流于姑息非貞也總不得為元善之德其何以比天下為人所比就是吉天下歸心四海效順其道大行无一夫不被其澤何吉如之然以一人而當天下之歸非德不可故必原筮自審果有長永貞固之德則可以當天下之歸而无愧于父母斯民之責所謂仁者宜在高位夫何咎由是至仁之所感召近者被澤而悅遠者聞風而趨九未比而有不安者亦皆方來而不已矣彼後至者自外于生成之化是自取凶也王者何容心哉

彖曰比輔也下順從也

九五顯比于上而天下臣民仰而歸之邑人不誠而傾心君子從王而外比所謂以萬邦而仰一人也故為比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剛者德性常用而天理流行所謂元也中則无一毫間斷之私无一毫偏倚之雜所謂永且貞也剛中就是元永貞不可作兩節看在卦為剛中在人為三德其實一也元永貞者即剛中之別名惟九五有是德故係之以此辭耳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先王統馭天下日欲與百姓相親然欲以一人而親天下自亦不死矣是以外選五方之賢內敘九族之親或百里或五十里或七十里或不能五十里定立萬國使為諸侯而巡狩述職朝聘往來之礼皆所以親諸侯也親萬國之諸侯則諸侯亦宣德意以愛養百姓而各親其民矣是親諸侯者乃所以親天下也先王封建之典豈徒尔哉師之容民畜衆井田法也比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人臣比君之始所謂士人第一步乃進身之初也始而不孚就有欺君的念則終身事業於此大壞其咎大矣是必精白此心于委質之始忠以事君誠以任職而有孚比之則即此始比之心就可以无愧于人臣之義而欺君之咎固自信其可免矣然有是孚信之心就當充滿此心而始終如一始進以之宦成以之真可以對諸天地質諸鬼神則其誠意懇至如物之積實而盈缶矣是雖不過自盡其心以求免于欺君之咎而已固无望

其他也然誠意孚格終來自有致念[illegible]行此而獲焉[illegible]之崇自有出于意望之外矣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曰終來有他吉言不但无咎而已終來的終字對比之始看如字說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揚雄為莽大夫荀彧臣於曹瞞皆比而失正者也枉己未能以直人不正則不吉矣二以柔順中正而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是其始進不苟知君之可比而自內出以比之由側微之陋而上達于天子之庭正而且吉者也占者如是則得出處之正而且有得君行道之功故曰貞吉

不自失也

貞比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六二自內比外而待

其貞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所謂内不失己也故不自失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處近君之位居外者也而以柔正之德上應九五剛中之君
比贊褎左右以道事君者也夫事得其君則正矣由是上焉贊
成顯比之治下焉固結順從之心何吉如之二之内比是將出
而仕者四則近君之位是已仕者故為外比
以從上也
象言四之比五固為以道而相合實為以分而相承蓋道之所
在則九五賢也四之所當比也分之所在則九五君也四之所
當從也四爭五本非其應故特以分明之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五以陽剛中正之德當一卦五陰之比是以其為比也廓然太

公而萬物一体有周徧天下之惠而无容心于知感之間付失
得于勿恤置功利于兩忘而凡比之于始終比之于内外者亦
罔洩其德而從其化然然皡皡相忘于蕩蕩平平之中此其為
比于上者如覆載而親比于下者如萬物比道之光明正大抑
何顯也故為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之象如是則君道得
治道成時雍於衛之化雍熙太和之休莫盛于此故曰吉用三
驅失前禽上之无私也邑人不誠下之化于无私也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正則无偏无黨中則惟精惟一王心之純故溥之為蕩蕩平平
之治而比道光顯如此所謂有天德便可語王道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失前禽何也蓋王者以公心待天下而不以成心留天下顯比

之餘天下之德我與否一无容心猶田者雖以獲禽為事不以
盡物為心取其順不追其逆故前禽之逆而不順者失之也蓋
王者之民雖有不順而卹其无計較之私則有若不及民之心
者故其取象如此
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不誠只是廣大自得熙熙皡皡不識不知的氣象王者顯比无
私以公道示天下而天下亦以公心应之自不規規為驩虞之
態而相忘于大道之公是民之化中若君使之然也故曰上使
中也至公王神之化惟公故神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言无首之比卒无以善其後何所終哉胡氏曰陰柔在上其德
不足以為首者以比下其效不能以有終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以巽陰畜乾陽以一陰畜五陽皆小畜大之義又以陰之力量
但能止于一時不能制于悠久亦為所畜者小之象故卦名小
畜亨是陽道可行之占密二句是陰道未行之象辞雖兩項義
實相因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幸吾道之猶亨喜陰邪之未
而聖人之慮遠矣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巽是舒徐慎密而善藏其用健而巽是内有秉道嫉邪之心而
外无怍壯用罔之失危行而言遜也剛中剛是德中是位本義
曰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看來剛中而志行只該說剛德君子
居中用事操縱闔闢收放在我而不盡移于小人是其德其勢

皆有可為故不為陰所畜而陽之亨自若也謂之乃亨者言小
畜何以得亨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其所以得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
密雲不雨之象何也以陰畜陽未極而吾道之正氣循得以發
舒而尚進也惟陽之尚進故陰雖得時用事如雲起於西郊而
猶未能大展其施以肆害於君子也蓋陰之與陽勢无兩盛陽
之尚往如初則陰之施旋未究其理有固然者此小畜之時雖
為君子危而不雨之象則為君子幸也
君子以懿文德
文於德之彰記曰文以君子之德是也君子敬尒威儀慎尒出
話使容止有度言語有章此一身之文德是亦所以為畜也然
亦自小畜之象言之耳若以全体之孝而為經濟之用則君子

之畜固有大於此者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君子莫重乎始進初雖與四為應然体乾居下得正遠陰故能
始進以正而不為陰所畜其復以道非其道不往也如是則无
枉道之失而有行道之功何其咎吉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九以道而復固无自失之咎矣九二之能牽復者何哉由其
以剛在中恭重於內故亦得其所守之正而不自失也剔出在
中見他牽復亦能以道
九三輿說輹夫妻反目
九三上進之志本與初二同但剛而不中无可貞之守而迫近
于四多比昵之私本是一箇正人君子一時主張不定乃為所

畜而不能進既不能自道而復又不得連類而進如輿之說輹
不足以有行也然係畜之私終不可久而三以志剛之士又不
能久安于其下者始之以不平之情加之以相猜之志而爭固
其所必至矣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夫既不能進而與之比又
不能處而與之爭其比也溺於一時之私其爭也激于一時之
忿三之進退皆失之矣
不能正室也
剛正如初剛中如二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四亦烏得而免之九
三不能自守是以為陰所畜蓋其行義之不堅故能動之以利
守正之不固故能誘之以邪否則律身以道雖一毫不可干以
私者豈至為陰所畜而終有不平之爭乎故曰反目由于說輹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以乾体言則四獨為小人以巽体言則乾皆為強暴易之不可
為典要如此四以陰畜陽不无傷害憂惧然以柔順得正處中
巽体本孚信之誠而得二陽之助謀無衆思而可无反噬之害
動悉深策而可无不戢之虞故為血去惕出之象占者如是則
足以自固而无不勝之咎矣蓋濟事以人而感人以信此有孚
之為貴也若燕昭用樂毅之策連趙魏以伐齊先主用孔明之
謀結江東以抗魏此爻似之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三陽上進其勢已盛非孚衆志而屈群力不能畜也九五居中
處尊則孚誠之至有以固結天下之心而上九六四信之而不
忌雖惟處尊則勢力之厚足以號召天下之帰而上九六四尊
之而不敢背以此畜乾何所不克故其象如此而占可知昔唐

之亂鎮陸洪憲宗初年與裴度黄裳諸臣協謀專制以故承宗削地淮蔡底平如此爻之義

不獨富也

既謂之有孚攣如則是信以感人誠以動物不獨以其富厚之力而已此如劉先主當顛沛艱難之際信義愈明故能借力于荆州結好于孫权以成鼎足之治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陽與陰和非其情也上九居卦之上畜極而成陰制乎陽陽受制陰不和者既和而風栽无以自見欲進者不進而正氣无以發舒為既雨既處之象所以然者未必皆陰之過亦由陰德之盛在彼有方張之勢而養成之過在我失未然之防故陰之盛也陽尚之也陰之畜也陽致之也咎不在陰而在陽矣然陰加

於陽乃以卵于正以理言之雖貞亦厲况未必貞乎君以時而决君子之進退則陰盛抗陽之時君子不可以有行也苟有行焉則陰邪之禍將不免矣凶何如哉初言陰陽和矣而以尚德載責君子歸咎于其初也既言月几望矣而以征凶戒君子防患于其終也易為君子謀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兌至柔乾至剛以柔遇剛而踵其後以畾進非所履而履故名履者危之也然兌本和悦以遇乾剛則所臨以強暴為能讓冲退讓以處之從容談笑以拜之不為傷害所及猶履虎尾而无咥人之凶也以是求進則隨其所向无不如意尚何往而不亨乎卦危其履辭善其占人顧自處何如耳胡氏曰人之涉世必處危而不傷乃見所履易辭危危於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發憂患以履卦為首

說而應乎乾

說非媚悦恭順而不失其正耳大抵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自来世故如此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光明說關一步五本居位以九居五是以剛中正而履帝位德與位稱夫何疚由是剛中正之發揮于事業而敷布於天下自然光輝明盛格上下而光四表矣卦德有履危不傷之善所以為亨卦体有居尊有為之善亦所以為亨故併及之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澤定位卑高以陳是見天地間有自然之理人之所履礼而

已故有履之象夫子則之因見天下之民有上有下猶之天澤也於是觀天澤自然之象制人事當然之礼位上位下列以車服秩以釆章以辨公卿大夫士之異位而別其名器使之各有定志而不敢有出位之思以辨農工商賈之異趣而齊其職業使之各有定志而不敢有非分之望則尊卑不相紊貴賤不相逾僭亂不起奸欺不生天下之心從此一矣使礼制不明上下无别則名分倒懸僭擬无極庶人謀為士士謀為大夫大夫謀為卿卿謀為公公謀為天子如所謂諸侯請隧大夫八佾庶人帝服倡優后飾者接迹天下將何紀極哉以是知聖人制礼之功直與天地同節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初九陽剛是素有抱負者又在下居初是當發軔之始而志節

方鏡者也故其所行无非素履初不以富貴功名而變其素
之守占者如是而往則始進而不移其素時出而善用其[illegible]
謂不負所學矣
獨行願也
生平志願欲如此做事今能率其素願亦如此做事此便是不
負其初心了故曰獨行願謂之獨者非人不能而彼獨能之只
是一切外務皆不足以奪其行道之心意焉時當曰吾志在
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
妻子所累是道終不可行也初之行願其真能行道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道本有自然之安何等坦蕩正易所謂西前好田地天下平路
歧也九二居下无應不為時用而以剛中自守順適于斯道之

易意參疑卷二　九

中而是非榮辱无所繫係故為履道坦坦所履皆道守己得矣
不其貞乎斯道之中自有真樂不其吉乎非幽人不足以當此
巢由脫迹桐江高卧其履道之幽人不染緇于世故者也
中不自亂也
凡人德有不足者始以身外之物為重輕惟有中德則吾道自
足而无願外之意故能不以富貴利達亂其心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三不中正柔而志剛才德不足而果于自用故无見事之明而
頑欲妄行所謂不知而作者也如眇不能視而強視焉无任事
之才而頑欲妄動所謂行險僥倖者也如跛不能履而強履焉
以此復亂則剛愎之氣有以觸剛忿之心而動與禍隨矣然猶
虎尾而咥人也其凶可知又以此剛暴之人使其幸而得志則

如武人而為大君終播其惡于衆而斂其怨于己亦歸于咥人
之凶而已豈能久哉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四居大臣之位而近英明之君乃以不中不中履之所謂挾
震主之威居不賞之功者此正危机所伏故為履虎尾之象然
幸其以剛處柔故能愬愬戒懼而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如所謂
有嚴有翼亦保亦臨者此所以上安而下從之始雖危疑而終
則吉也
九五夬履貞厲
五本英明之主且下无諍直之臣主張太過求治太急凡因革
廢置生殺予奪惟任己意以為之而无所留礙是為夬履夫天
下事變权宜不一雖以慎重為之猶且萬一失錯况任情過暴

易意參疑卷二　十

鮮有不敗焉者雖貞亦厲况不貞乎
夬履貞厲位不當也
正則挾可為之才當則挾有為之勢是以果於自用而无持重
謹密之心漢武唐宣正坐此病
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此爻當履道既成之日正反觀自驗之時故周公教占者當視
所履以考其祥祥者福之兆凡事做到了頭時節吉凶雖未可
知而其祥兆之先則必有可占者故降祥在天而動履在人惟
反觀以考驗而已如所履圓周滿足无一不當天理无一不合
人心而周旋无虧則不求多福而百祥俱至元吉可考而知矣
若所行少有虧欠則[illegible]何足以語此哉蓋吉凶禍福皆人所致
其求端於天下者反求于己是故君子一事不敢苟且一步

敢放過也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在上兩字重人情鮮克有終上九復道終矣乃以視履其旋而當有元吉之應則其多福永綏繁祉交錫當何如哉故慶曰大有言非尋常之福也大跟元字來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朱子曰若謂陰陽則須二氣交感方成歲功若論君子小人則一分陰亦不可須用盡去那小人盡用那君子方能成治

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又以卦体卦變言之小者往則在外者皆小人大者來則在內者皆君子此世道之泰可以有為之時也占者果有君子之德則君臣胥慶於明良之遇德業交成

于上下之孚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矣故曰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　全傳

此釋泰之名詞而悉其蘊見天人之燕際其隆也蓋世道之泰惟天地啓其端惟君臣昌其會而所以共成其盛者則由于淑慝之各得其分也卦名為泰詞曰小往大來吉亨果何謂哉蓋乾天道也君道也造化之陽人心之德而人類之君子也坤地道也臣道也造化之陰人心之順而人類之小人也今卦以上下言則乾下坤上以內外言則乾內坤外是在天地為一元之會而化生万物之氣熙然流通此天地所以啓泰之運也在君臣為一德之交而興道致治之志油然大同此君臣所以成太之治也不惟是也明此于陰陽以觀造化之太則陽明用事而陰慘為之不行小往大來之義見于造化矣明此于從順以觀人心之泰則天德為主而柔邪為之退所小往大來之義斷于人心矣明此于君子小人以觀人道之泰則固有元良君子在內以制小人朝无倖位小人在外以奉君子時未必皆君子而君子之道則寖明而寖長矣時未必无小人而小人之道則寖微而寖衰矣小往大來之義又有徵於人道如此是故觀天人之際辨淑慝之几而泰无餘蘊矣伏羲文王所以交為之慶而名卦係詞之善不以是哉

彖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天地交而二氣通太之象也人君當此之時當盡所以致太之道是故天地之道渾渾淪淪无所分辨不能无太過處聖人以心極之經綸而範圍一中之造化明天之時畫地之維昭人之紀於渾淪中裁處成就得分曉是能辨其所未辨故為裁成其

道以其体之自然而言則曰道道是統体宜就是道之宜以其用之當然而言則以宜也天地之道各有所宜然其道无心而成化不能有所創造作為以便民生似覓有些不及聖人以其有心之制作而贊助乎不及之神功用天之時因地之便秩人之倫天地无心而吾有心以成其能所謂為其所未為也故為輔相其宜若此者正以人之生理不能以自遂而為天地泰之使人得以遂其生人之德性不能以自復而為天地復之使人得以若其性是裁成輔相乃左右乎斯民俾皆得以道天地之道而宜天地之宜所以為天下開太平者至矣故曰有天无地做不得有天地无人君亦做不得共開一代之治運后開一代之治功造化功業實相表裡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天地交泰之時正君子行道之日初九以陽在下與上二陽相連而進或出於意氣之相期或待時而並起或得于声聞之偶合際會以同升如此則同心共濟成輔太之功矣不其征而吉乎以其彙初以之也

志在外也

三陽以天下為心蓋欲贊裁成輔相之功弼左右斯民之治而不為一身一家計者此所以彙征而吉也一涉於私則黨同而進何吉之可言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二以剛中之才當主太之責治之得乎中道者也居此位得此占者可不求合乎此爻之中哉是必思太寧之世激之則不勝其戾玩之則不勝其弊是以人事之當包者則容之以納汙藏

垢之量不傷于迫切而不洪人事之當革者則奮之以强毅果確之功不狃于因循而不掠遐者吾惧其或遺則事為其隱才錄其微而長慮却顧不忘乎遠近者吾惧其或昵則法行自近恩割至情而秉公持正不牽于私以是四者而交相為用則一張一弛政是以和一剛一柔用是以均既有以養天下之元氣而渾厚之治体常存又有以作天下之神氣而精明之治功不替可以保太道于无虞矣不有以合此爻中行之治乎包荒能容所以養威馮河能断所以起廢不遺然後為容之至不昵然後為断之極天理之當然恰好的便是中當容而容當断而断行之中也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天下事業皆由心上做起惟他平素涵养得心体光明心源廣大故其舉動光明施為闊大當剛而剛當柔而柔自无不當于理而得中行之道蓋光則思慮洞徹而不昧于久遠之圖所以知剛知柔而能察乎中大則規模宏遠而不屑於近小之計所以不剛不柔而能体乎中周公論相業說箇中行孔子推本其心体說箇淵大可見得大臣心事合一存諸内則為光大發諸事就為中行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世无有常平而不陂以見太之必否也陰无有常往而不復以見否之必来也聖人于天下之患不當之于已然而當戒之于将然九三将過乎中不好的時節将到了故以平陂往復之理推之者危之之詞也任世道者處此要當上畏天命之不易留下畏民心之不易保而不敢忘宵衣旰食之懷所謂艱也處高

危則思謙降履盈則思抑損而不敢有好大喜功之為所謂貞也如此則人定勝天平不陂往不復而无咎矣固不必憂其必陂必復而太寧之福可以常享于无窮也无平二句天道也艱貞人事也以艱貞而无咎其盡人謀而回天命者與

天地際也

際交會之間言治乱循環之會陰陽消息之交有世道之憂者不能不惕然于斯矣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翩翩兼三陰說以鄰以孚則專言四以之也陰邪得志勢必復合四與二翩翩下復非有力以致之而其類自相從非有心以戒之而其志自相信既曰翩翩又曰以鄰以孚甚言其黨類之易集也憂之深故言之切慮之遠故說之詳如此

剛上不寫皆失實也

爻詞下復主進用說小象下復主退處說意雖相反然周公之意所以戒君子夫子之意所以抑小人異致而同歸者也三陰不復何也以居上非三陰之分所以翩翩然退處其不待戒令何也以居下乃三陰之心心所願復何待于戒故曰不戒以孚上卦坤体本皆在下之物今反居上則非分守之常名與實而相違上與下而倒置惟其失實故下復以就實耳夫居上既非其實居下乃其本心然則下復者本其中心之願又何俟于戒人而後信哉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人君以致治為急則必以下賢為願但无虛中之善則偏于声色貨利惑于左右讒邪有是心而不果者多矣誰能行其願乎

五有柔中之德故能虛心下賢盖不徒有是心而實能行是願矣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故以祉元吉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天下不可一日无正道則不可一日无君子否既不利于君子之貞則非世道之常矣故曰匪人

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當否之時非君子致用之日苟不能見几而早避難將及矣故避難莫如儉德儉德者韜光晦迹使人不知其有德也使声光少露則人得物色之矣既為人所物色則爵祿之來其能辭乎昔班固譏龔勝為薰膏是也故必至于祿不可榮然後為能儉德不可榮以祿非遠而去之只是不知有我而不得以祿及之耳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亨

泰之初君子以類而進否之初小人亦以類而進故其象同君子小人之分正與不正而已三陰類進本皆小人但初惡未形其從善也易故周公以正勉之盖小人能貞則変而為君子矣彖辭以貞字屬君子而初六以貞字訓小人雖教陰邪反正實為吾道防閑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陰柔中正是有小人之心而猶知畏名義者故能包容承順乎君子然包承者只是外面相從終是偽意最能陷害君子處是以君子必當安否安否而曰道亨者道无間于窮達吾能安守其否則吾心之天地亦不失其為太故亨

六三包羞

當世道之否而挽回天命收拾人心必君子之善類能之六三雖志于傷善而亦自知其不可者此正天理良心不可泯滅處即所謂羞也包羞是自羞其有傷善之志不可謂不能傷善而羞味聖人包羞之言其發小人羞惡之心而愧悔之者至矣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有命者將濟之時而天命之以濟否是天有是時无咎者不極其剛而得濟否之道是人有是事不極其剛只是不亟反之意宋司馬公亟反新法而直至傾役之類亦皆罷之至于轉而為紹聖之禍正坐不用此道疇即類也離者附麗之意曰疇離祉則凡之得享其福可知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為能與衆救弊以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事也占者若大人遇之則有以成開太之功吉孰大焉然已治者雖可喜而不常治者亦可憂又必謹无危之戒厳未然之防懲其所可鑒而不忽其所可憂則制治保邦无所不至所復之太如係包桑而不可拔矣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休否在否之時而休之猶有漸也傾否在否之極而傾之則否平矣既傾而喜其為世道幸歟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昔陽明論孚言一人信之不為少天下信之不為多君子之與人同也亦豈必其尽人之同之哉後為大同哉正者人心之公

理不期同而自无不同者也苟推以正道自立於天下而所以同乎人者一出于正則雖同以天下不為多同以一人不為寡故必利貞然後謂之大同然後謂之于野使與人同者以情而不以理則雖尽天下而與之總是一箇私情之合而已又焉得為大同而于野哉

国外曰郊郊外曰野同人于野亦随所居之位言如處一鄉則大同乎一鄉之人處一国則大同乎一国之人人心既同則有謀有功何往不済故亨雖大川之涉亦无难矣然所謂大同者非徒為其尽人而同之也必其所同者皆為君子之正道好以公好而非徇情以求合是以公是而非同利以為朋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不求同迹而求同心乃為于野而亨且利涉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卦体六二陰居陰位德之正也在下之中德之中也以中正之德而应九五剛中正之君明良相遇一德交孚所謂君臣同于朝也故卦名為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大凡陰柔者多懦弱而徇私陽剛者皆太公而无我此卦上体為乾以健而行其裁之也果其操之也断理足以勝私而能克其偏黨之累道足以御情而能去其柔媚之邪此所以大同无我而得同心之助有以致亨而利涉也亨利者大同之效大同者剛健之為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一節

文明則不蔽于私而能明正理以健則不屈于欲而能行正理中正則在我者正而应則所应又正同德為朋同道相済也夫

内外物我皆一於正是乃君子之正道也惟得正之君子則所同者正有以通天下之志蓋天下之理正而已矣人同此心〃同此理〃惟徇乎一己之私故无以通天下之大惟所同者一出于正則不拂乎人心之公而推之家国天下无所往而不合矣此所以為大同而自然亨利涉也邵子曰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轍轍合故也苟順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天下人心總是一箇理正是人心同然的理吾之所同果出于正天下人心必有不能外是以為同者故謂通天下之志言无往而不合也

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下有名分而有所謂族焉族而不類族斯紊矣故君子本天叙以正其倫綵天秩以昭其礼類之于朝廷而三德六徳之族

以齊而相敘也類之于家庭而大宗小宗之族以世而相守也
夫類以合其族則族以分定而人得其所以為同矣天下有名
器而有所謂物焉物而不辨物斯淆矣故君子緣物以作其則
因分以嚴其防辨之在朝而車旗服御之物有名以別之也辨
之在家而居室器用之物有制以限之也夫辨以齊其物即物
以擬分物得其所以同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于野是通天下于門只是无私係當同人之初而以剛在下又
无係應是其與人同也不問親疎遠近而惟賢惟德以為同不
章于黨與者也如此則公溥之情得同人之道矣咎何有焉

六二同人于宗吝

本義中正字須看得淺不可主君臣說于宗只是親于我者同

之而踈者在所弃厚于我者同之而薄者在所拒如宋之蜀黨
朔黨洛黨相似如此則所感以私所應亦狹安能免于吝哉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強同於六二恐見攻于九五故伏兵于
草莽之中而升高遠望以過為之備將敵九五以據六二也然
揆之以理二固不可以妄求而決之以勢五又不可以輕敵雖
至于三歲之久終隱密而不敢發也爻之取象為戒深矣世之
畜非己有者徒勞而无功類如此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隔三攻二故象乘墉始而必取動于氣也繼而悔悟制[illegible]理也
過而能改其視三之三歲亦與遠矣不其吉乎春秋傳晉人繞
援角於邾要邾人辭之以我晉卿欲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矣

不稱克也引師而去之也　君子大其弗克納也
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義是人心自然法則也同人上見得如當同而同即此是義
即此是法則困是思也不去道理上做不通便謂之困非分相
攻所謂无交而求道義安在故制于義而不得通自竟得困心
衡慮便能奮自發者而反復于義說不去攻了此其改過從義
所以為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大抵人情惡異而喜同故以號咷與笑為先異後同之象克勝
也勝間隔之人也大師只是剛毅自斷不使諸邪得間之意時
說謂假勢以伸理作实象看者非是昔玄德之於孔明情好日
密羽飛不悅及玄德曰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也羽飛乃止

意與此爻相似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同人于野則亨而利涉志无不得也既曰于郊則絕人逃世而
非所謂同人之義矣士君子立身于天地間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志不如此亡丈人荷
蕢之徒所謂果哉末之難矣故也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以卦象言所照者廣以卦体言所從者衆故名大有當大有之
時而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故占者以此治有則禮樂
刑政極其精當而推之四海无所不通有大之業可保于无虞
矣故曰大善而亨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尊位之中不要把德位平看言六五之位尊為天子然且有大
中之德由是上下五陽皆來應之百辟儀刑萬民順治而天下
大一統之盛矣此不惟有其位而又有其德所以天下歸之是
德足以致有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其德不是卦德言當大有之時而其君人之德又為剛健而文
明應天而時行剛健則神謀雄斷而全天德之剛文明則睿覽
聖聰而為天聰明之盡此其德之体也由是應天時行而剛健
之所敷施文明之所旁達无非憲天之道而與時偕行敕典庸
礼命德討罪一皆奉天時行此其德之用也是惟德足以治有
故其礼樂刑政自盡制作之能而極推行之利是以元亨全象

意只是德足以致有故名大有德足以治有故曰大亨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善不賞德不罰雖唐虞不能化天下賞罰者人君御世之大权
也遏惡揚善所謂天命天討非人君所私者故為順天休命盖
治有之道去其惡孽之萌而已賞善誅惡進賢退不肖則賞一
人而天下知所劝罰一人而天下知所懲自然善者日多惡者
日寡惡孽不生而大有可常保矣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古謂福兮禍所伏故所有既大便當有涉害之理然初九陽剛
有能守之德居下无尚大之心无應則不溺于私交在初則未
覆乎盛滿是以未涉乎害而得无咎然此特其初之善耳使其
戒于初而不能戒于后則佚欲易生驕奢日至終不免于驕害
之咎矣故必常存敬畏居寵思危則思樽節處盈滿則思挹損惟
恐一入于奢而或流于害則終不免于咎矣无交害是善其初
難則无咎言自初至終皆當如此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時居其有而位處其初初心未变是以謙抑尚存而驕奢未起
其不涉乎害宜也只取初義不兼以陽在下上无係應等意盖
此小象文势雖與比初同而義实有異比之盈缶等語是本文
詞此之以陽在下等語是朱傳故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君子以德為車使有其任而无其德是為虛車而已其何以勝
天下之任二以剛中之德而承九五之應文武之所兼資中外
之所倚重如以大車而物无不載者占者有所往而如是則克

當大任厥有成功其應天時行以致天下之有者必能輔相以
成治順天休命以保天下之有者必能贊襄以底績何咎之有
此伊傅周召之徒然後可以當此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三居公位而以剛正之德遇虛中之君廟堂賛容勿之謨忠悃
竭腹心之爱凡先事而為治有之規後事而為保有之道无不
論思献納于其君如公之入覲于天王而方物之畢献也使有
公侯之位而无剛正之德則為小人而已謀猷不足以入告而
忠益无有于論思故雖得此占者莫能當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五以柔中之主而四以剛近之四之權位已盛所謂彭也然其
處柔故能損重而心益恭位高而心益下服飾器用不敢僭差

刑賞予奪不敢自用其不至于僭逼而過盛如此則权雖盛而
分不踰上安而下從之矣何咎之有周公位居冢宰而嗣王不
疑孔明身都將相而後主不忌用此道也諸理齋曰三到正不
私其有故持以效之君四爻柔不居其有故辯使去已
明辨晢也
加一晢字言其明辨之深所辨者天冠地屨之分虧盈益謙之
理故不敢一毫僭差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五以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是能推誠任賢而誠信之極足以固
結天下人心故一時天下人心亦皆中心悅而誠服上以誠感
下以誠應上下交孚如此故為厥孚交如然所治既廣物性不
齊使一於孚而不濟之以威則惠褻而威不震吾恐玩惕起而

寡尊生故必孚信之餘輔以威武遏惡揚善信賞必罰則民心
誠信亦且畏服而天下大有矣何吉如之信以結人心天下孚
之而不忍離又威以服人心天下畏之而不敢叛此治有之道
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主君道說五對上看則五又為賢矣大有之世民殷物阜內
恬外熙此極盛之時也屨盛滿而不知戒鮮不敗者此爻處有
之極而能下從六五是其滿而不溢誠人主之盛德帝王之高
致故惟德動天惟天眷德而自天祐之祐之以吉而所為尽善
祐之以兇不利而所行尽利也此正所謂行與事示之者
大有盛世六爻皆賢五以威信而治有上以信順而持盈二之
荷重三之獻納輔有而共致其除初之无害四之匪彭處有而
不過其則爻辭皆善豈不猗欤盛哉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陽明嘗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々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
為子而傲必不能孝為弟而傲必不能弟為臣而傲必不能忠
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只是一箇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之反
為謙々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面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撙節
退讓為子而謙必能孝為弟而謙必能弟為臣而謙必能忠堯
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
內收斂不形是止外卑遜不驕是順謙之意也高而能下謙之
象也故名謙々者德之美人而能謙則言而人尊之行而人宜
之有亨道也且其實勝之善可以日休始雖不居其有終則閫

望益隆而声光愈著君子之有終為何如甚矣謙之為貴也亨
是行无不得之意有終則要其久而言々謙之畢竟好耳
彖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氣机之下濟地道形勢之居卑本自然如此非是謙的意
思見聖人就下濟上見他光明居卑處見他上行恰是有无心
之謙自然之亨的道理故特以天地言之見得謙亨之理雖天
地有不能違者而况于人乎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　一節
此一節極論天人之際以見謙之為貴也以天道言之如日月
之有升沉寒暑之有往來虧盈而益謙也以地道言之如陵谷
之有遷移山澤之有增損变盈而流謙也以鬼神言福善而福
淫栽々而傾覆害盈而福謙也夫天地鬼神且有然者况人得

天地之灵而鬼神之會也其心即天地鬼神之心其情即天地鬼神之正盈者悪之天下公悪之情也謙者好之天下公好之情也人道之好悪如此故人而能謙則有以投人心之所好矣以之居尊其德因謙而益顯則尊者益尊而其道光也以之居卑其德因謙而益重則卑者亦尊而不可踰也夫其始也高而能降卑而能謙其終也髙而光不可掩卑而道不可踰君子謙而有終如此

尊而光如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卑而不可踰如地道卑而上行也然假借亦好必言君子之終者盖惟君子能謙亦惟君子為有終也知謙之有終則知不謙之无終矣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　平施

今人病痛只是立心不平其視己視人不能无低昂髙下只見

易意参疑卷二　二十五

得自家好多有自滿自足矜高的念頭只見得人不濟少有謙虚的念頭此人之大病痛處只是處己處人的念頭不平所以不能謙也夫所謂謙者非是要人只管謙退屈于人而謂之謙只是視己的心也如此不見得自家好視人的心也如此不見得人不濟視己視人只是平平一樣无自滿的念頭无忽略人的念頭此便是能謙了古聖人心地只是箇平平裒所以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天下国家則无所處而不當論謙的道理必須如此看方是盖人惟心平而后能謙謙則自无不平者称物平施斈者須要識得君子裒充其自滿的念頭充滿其謙虚的念頭多者裒則謙虚之心日長寡者益則驕傲之心日无其所以自待者此心略无一毫加于人其所以待人者亦此心略无一毫減于己人己物我如持权衡以称量輕重称得均平一致而初无有餘不足於其間也君子能平其心如此尚何有於不謙乎伊川謂明得一分天理減却一分人欲愚謂裒得一分驕矜的念方增得一分謙虚的念使驕矜的念漸漸消磨則此心極其謙虚而處己處人之心无不平矣謝顯道一年去得一矜字此正是裒多益寡的工夫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以柔固本柔嘉之善處下又有下人之心謙之至也故為謙謙渉川於文義无取只是謙虚之主无適不通雖用以臨事变之秋亦終獲濟而吉況平居无事乎甚言謙之必亨也

卑以自牧也

牧養也人之德係于所養初以柔處下日惟裒多益寡自卑于礼讓之中而客氣日以消除圭角日以渾化故能徹底謙退動

易意参疑卷二　二十六

謂之謙謙也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謙不可以声音笑貌為也六二柔順中正是他中心真実能謙所以積中形外而謂德有聞也豈虚奢隆而实德病者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上下所歸正是勞上有為上為德之功下有為下為民之績能且居之于謙而若不自知其有功者此君子之行也占者如是則有終而吉矣有終者不居其功而終不能掩其功言即致恭以存其位也

萬民服也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争功此服其劳而能謙也童溪曰功吾功也能吾能也天下何與焉矜

伐之心一不克去則天下群起而與之爭矣何以致萬民之服哉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則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三之所以勞乎萬民者以其功四之所以尊乎三者以其位位不勝功則四之撝謙是天理合當如此非諂也非過也故曰不違則謂適得其宜

六五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无不利

五居上能謙是以柔道理天下者也夫人君接下恩恭恭臣隣孰无爲臣之願臨民以恕則人民孰无愛戴之誠故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其所從者衆矣不爲不富以隣乎然君道貴剛不可專尚謙抑謙吾以撫德綏天下而天下猶有未服者則罪罪在彼正比之所謂後夫然者爲得而死之故用以侵伐之以威

不執干何所不利然非特侵伐之利而已大抵人道好謙況五以謙德先天下則隨其設施措置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立故曰无不利深與之也

征不服也

兵非盛世之所樂聞也其曰利用侵伐豈開窮黷之端欤征不服也舜治溫恭而不免三苗之伐文治徽柔而不免密人之徂聖人豈輕于用兵哉不得已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處謙極以謙者也以謙著聞名聲彰矣故曰鳴謙夫謙而有聞則人心樂與故雖用行師亦无不利然天下事大抵取必在己不可專恃在人況行師大事乎上六陰柔己之才幹不足无位己之勢力尤卑故就他行師一事亦但可征私邑而已威不足以及遠也

☷☳震下坤上

豫利建侯行師

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可以覘人心之順矣卦德以順而動是所以致人心之順者也上以順感下以順應天下和平治之極也故爲豫濟大事以人爲本謂之曰豫則得天下心矣得天下心行天下事何往不利建侯行師須要本順動未順人心而建侯則百姓歸心如立儲貳如建藩屏民其有不與乎順人心而行師則三軍用命如興應兵如興義兵民其有不與乎蓋率一人居千萬人之上而欲其奔走服役驅无罪之民置之鋒鏑之下而欲其忘勞忘死非得人心之豫不可也利建侯行師可見人和之爲貴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則是德優望重而天下歸心由是推準動化而其志得行是所謂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卦德以順而動則是其設施措置皆可以順天理合人心乃所以致人心之和樂以應其上者也夫本之順動以致天下之和而微之到應以覘人心之順以和召和而民悅无疆以順致順而歡欣无間此天下和平之盛万民順治之休卦之所以名豫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天地之道順而已矣誠能以順而動自念慮以至事爲莫非天理而不以己與之則此心此理且有建諸天地而不悖而天地相爲感召者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之建侯行師而人心有不和樂以應之者乎

天地以順動 一節

太極為之樞紐而陰陽順布於其間氣化流行不爽其度天地以順動也故日月各順其度四時各順其序而錯行代明于天地間者初无過與忒也心極為之主宰而仁義為之時出刑賞予奪不徇其私聖人以順動也是以萬民順治於下不待嚴刑峻罰而人心和樂以應其上自无有過奪而或忒者也夫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而元和充塞於兩間天地之豫也而必以順動得之刑罰清而民服而太和融液於天下聖人之豫也而必以順動得之然則順動之道天地之所以豫萬物聖人之所以豫萬民皆不外此豫之時義其大矣哉豫之時義只是順動而已矣

日月四時之運行就是天地之動天地之動不可見故着一箇

故字言天地之道以順而動故見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太和元氣之流行于天地間者无少拂戾而萬物生生化化於其中此天地之豫也日月之晷刻不過四時之氣候不忒正是天地順動處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本義云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也愚謂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天地之所以為順動也而万物之豫在其中矣若夫聖人徙天地而出治就有礼樂刑政變動作為出来其所動作无非順理而為之者所謂上順天道下順人情其動而不過其則如日月之順度也動而不忒其宜如四時之順序也所以萬民順治刑清民服而天下和平豫之極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本義云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為觀也愚謂聖人以順動當對上天地以順動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句刑清民服則萬民之豫不當與日月四時相對聖人說話多有含蓄要須研窮始得

雷出地奮 祖考

雷出地奮則有以鼓天地之太和豫之象也先王象雷之声取和之義而作樂焉盖声氣之元各會於聖心而制作之精搃於律呂則所以和同天人者在是矣是以其用之也逐养其情性而義日以精消融其渣滓而仁日以熟樂非為崇德而作然樂既作而德自崇乎其中六極其用之之隆則薦之南郊祭上帝而配以祖薦之明堂祭上帝而配以考斯則享帝享親之餘極九変大変之盛天地人可得而礼矣作樂之用其極于此乎崇德奮謂彰德史称伏羲始作琴瑟以脩身理性則當說樂之既作而用以崇德也盖聖人之德固不待樂而崇然聖不自聖而樂以治心則樂亦為崇德之助若謂樂以彰德則崇字說不去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人皆以逸豫滅厥德而二獨以中正自守則是性定于中而勢利紛華泊无所好其德安靜而堅確其介如石者也夫惟其介如此是以性定而天下之故可通心虛而萬物之情以類大而国家興亡之兆小而事物得失之几可以坐照而先見也周子謂靜虛則明明則通莊子亦謂太宇定而天光發意盖如此占者如之則有以得待身處事之正而不陷于沉溺昏迷之凶不其貞且吉乎不終日言不待事已成之日也若苦已成而後見斯亦晚矣所謂識不早力不易也安在其為知几哉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中正即所謂介于石以見知几之有本盖心无物而後能觀物

心无諍而後能見事使不假以中正自守則中心撓亂而思慮日昏矣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九四剛應而志行得時用事者也六三上視于四依阿取寵而縱欲敗度宜有悔矣蓋自古及今未有倚勢弄权而不敗者占者處此則當速悔而亟反之可也若溺於豫而悔之遲則禍不旋踵矣能无悔乎遲有悔是激厲占者改過之意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合簪

四以一陽而上下應之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上之安富尊榮下之富寿安逸皆由我以致之其道大行而志乃大得矣然豫可以一人致而不可以一人保又必開誠布公以任用天下之士而无懷一毫猜忌之心則我不疑于人人亦不疑于我而朋類之來有如髮之聚于簪也由是以天下才理天下事而豫不可以常保乎卦言以順而動所以致豫于前爻言任賢勿疑所以保豫于後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君之豫由我而致則致君之志行于上矣民之豫由我而致則澤民之志行于下矣平日期許之心得以見諸行事之實志其有不大得乎

六五貞疾恒不死

貞疾猶云痼疾五以陰柔當豫之時耽于逸樂天下事權皆已入九四之手而人心歸附已在四而不在五矣此貞疾之象也然猶幸其得中事权雖去位號猶存四雖剛強猶在下也五雖陰柔猶在上也此如周之威烈漢之桓灵尚維不絕之綫猶畄共主之號故又為恒不死之象占者因中以自震則猶可以不死否則終亦必亡而已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以陰柔居豫極樂其所以亡者昏冥於豫之象也然以其動体則陷溺之久而有悔悟之新不復蹈其故轍矣故又為成有渝之象如是則過而能改復于无過矣无咎有渝之義其漢武輪臺之悔歟

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非有德有守鮮不溺于豫者初得人之豫以自鳴五縱己之豫以自溺三以阿附而為豫非速悔則悔矣上以昏冥而為豫非有渝則咎矣四惟有德故能致人之豫二惟有守故能不溺己之豫然卦惟九四一爻與卦同義猶當勿疑合簪以為保豫之道況諸爻逸豫之豫可不嚴其戒哉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剛來而下柔〻為主而剛隨之君臣隨于朝也此動而彼說震為主而兌隨之萬民隨于野也故為隨夫物來随已則已能随物矣人能為物所隨則行成于有親事集于多助其亨大矣然必本理義以為同而厥孚之交者不陷于詭隨之習由道德以孚契而孚如之固者不嬿于苟合之私則雖隨以一人而不為溢隨以天下而不為黨又何淫朋比德之咎乎蓋不难于随而难於正不难于大亨而难于无咎

彖曰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卦变剛来下柔則是君以徽柔之德立極于上而剛德之臣下之以臣而隨君也卦德震動兌說則是君以震動之才運治于

上而天下之民悅之以民而隨君也觀政在朝而惟臣欽若觀
風俗在野而惟民從義以一人而為天下之表率天下而惟一人
〻之趨此卦之所以名隨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既曰大亨又曰貞无咎何也蓋惟正可以通天下之志以正為
隨然後人心胥應而所隨者盡天下之人剝之所以來下者此
也動之所以必說者此也夫一正而天下隨之是感在一人而
應在天下隨之時義不其大矣哉貞者隨之時義也嘆其大明
不可不貞耳
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嚮昏晦則入于內而宴息以藏其用此
隨時之道也禮曰居于內而君子問其疾夜居于外而君子吊

之亦隨時之道耳向晦而息此理所係亦不小只看造化之氣
冬來凝息不固則未春必是災沴人若晨而出非夜而息則不
能怡神養氣又安足為平旦進修之本故隨時休息亦靜以養
動之根耳古之李若每教人靜坐蓋為書以凝寂此心則動有
受用處也陳氏曰觀物內會靜者能之謝氏曰近道莫如靜恩
謂齋戒以神其德天下之至靜也易之洗心更无所染易之藏
密更无滲漏人之精神愈收斂則愈完固人之心休愈凝寂則
愈受用隨之向晦宴息安靜以凝神也後之至日閉關安靜以
存陽也此理須自得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以陽在下為隨隨之官也既有所隨則有主之矣以不若无
主之虛心之廓然者非其初矣故為官有渝然隨亦人之所不
免者雖有主亦何傷也但隨而不正君子以為黨矣故必擇而
後交不私係于陰邪惟依歸于善類則勝已受益匪人无傷故
吉隨而不廣君子以為狹矣故必進而求之於一國博而取之
于天下凡正人君子皆在所隨則取善无窮而進善亦无窮其
有功何如故曰出門交者廣之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蕭三謂鄧禹曰我得專拜封生遂來宜欲仕乎四陽得時任事
而三能隨之則三有所求其勢或可以必得是在人情則然若
君子自處則斷斷乎不可資其勢而利其有况三非正應又有
邪媚之嫌故必所重者名節所全者道義其為隨也初不以隨
有求得之故而隨之惟主于行道濟時丈夫之不可失而不主
于名位之可依權勢之可趨乃為利也獻子之與五人友也无

獻子之家者也利居貞就如五人无獻子之家意思所謂不資
其勢而利其有也隨有求得此就人情論其常正見六三之所
當戒處曰係丈夫乃三之得所隨也曰利居貞恐三失其所以
隨之之道而戒之也居貞非特不求且亦无是心可也時說以
為嫌所求則失之矣
係丈夫志舍下也
天下之理從是則失非三之所從既在于四則志之所舍者必
在于初蓋邪正不並立而人心无二用故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是位極人臣而德足以稱位者
也古者值之則隨于君而得乎民其志无不遂矣然勢陵于五
權重而易疑位高者難下柔雖非有邪心而危疑之地勢必多

凶而多懼故雖正亦凶然處此當何如惟在攄忠納悃開誠布
公內有孚信之志而外之所處又皆一一在乎道義而不敢有
非分之為斯則居寵思危履危知戒曉然于君臣上下之分而
不少有毫髮僭差其明如此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震主之
危不賞之懼矣蓋人臣之所可表見者惟此心而所可靖獻者
惟此道內焉有孚則人將諒其心之无他外焉在道則人將信
其行之无諉故庶得以完名全節不辱不殆而无咎也郭子儀
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主不疑深得此爻之義者

有孚在道明功也
言明哲之功也蓋由中心明達深見得人臣之義必當精白此
心所以心存孚信必當捡束此身所以事為合道爻言有孚在
道就是明此言有孚在道本于明哲雖異而歸則同也

九五孚于嘉吉
六二柔順中正臣之嘉美者也五以陽剛中正應之嘉謀嘉猷
靡不信從重其順而不疑其專大其权而不忌其逼能信于善
者也如是則德業有成而天下隨之矣不其吉乎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身者取人之則也九五之位正而且中則是非之鑑以懸取舍
之極以定故以中正而相信也苟无其德則觀人之賢否柄鑿
之不相入矣其何孚信至此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隨極固結誠意懇至修身則同道期于栢盞雖窮益堅事固則
同心期于共濟雖久不变此如七十子之服孔子雖道窮轍迹
畏于匡厄于陳蔡流離困苦而卒不忍去既係且維相隨之不
可解也如此推此誠意之極不但可以隨人亦可以事神矣蓋
至誠能動幽明一理故用亨西山亦奚不可所謂誠无不格也

䷑ 艮上巽下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卦体卦変卦德皆所以致蠱也剛上而柔下上下睽違巽而
苟止君臣怠緩此因是所以日非而天下之事漸至于大壞極
弊而不可解故為蠱〻壞之極亂當復治故蠱可治而元亨天
時有可治則任世道之責者直須奮然盡力以治之以拯天下
之大亂以維天下之大勢盡心竭力不避險难而勇往以為治
可也是以利涉大川然所以治蠱之道不可不講夫蠱壞之世
百孔千瘡紀綱法制其廢墜而不振者多矣必當及時而更新
之條其紀綱而盈縮焉斉其法制而整頓焉因其已存之緒沿

其未墜之典而飭治振起之不使其大壞極弊以至于不可救
藥也然治之於已壞之後而使後事之方始者一或謀之不詳
則雖振起於一時不能維持于可久蠱雖治猶弗治也故必丁
寧詳悉于後事之初紀綱之創始而長慮却顧法制之更新而
熟思審處其所創造所作為者務要慎之重之為謀萬全而傳
之无窮垂之永久可也因其蠱而更新其治之者不可不力治
其蠱而丁寧其為之者不可不審此所謂先甲后甲而大川之
涉為此而已元亨不在是乎先甲後甲只是一時事時事蠱壞
就當整治振起而維新之其所飭治振起的又須致其丁寧而
亦為老更无滲漏則治蠱之道既精且密而天下无不治矣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大凡朝綱國是清明振肅皆由君臣道合而交相惕勵以整頓

于其間卦体卦变剛上而柔下則上下不交而兩情不能以相
通卦德巽而止則上下偷安而庶事日至于叢挫皆足以致蛊
也故名蛊
蛊元亨而天下治也
天下治就人事說言治蛊而至于元亨則前弊已革而世道一
新天下必復治也往有事是更張作為意言當天下壞亂之際
直須勇往有為不可因循以坐視其弊也治蛊而先甲后甲以
為之圖人事修而天下治矣然孰非天運之所以開其治乎蓋
天下之亂不終于亂〻之終轉而為治之始本天道自然之運
也先甲后甲其以人而應天乎卦辭曰天運說向人事上来彖
傳曰人事說向天運上去蓋互相發明也
山下有風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草拂之而色变木遇之而葉脱物壞而有事于更新
矣蛊之象也君子當蛊之時而体斯象有見于治之弊也〻風
之會起之也然民風之不振皆起于教化之不修而風化之原
亦自吾心之德為之耳于是彰礼教以範天下之俗明道術以
一人心之趋必使士人有廉耻而天下有風俗然欲振民風而
不先自治則教之无本其何以風天下乎故必求端于自治而
操存涵养以育吾心之德必使吾德既修而可以表儀倡率于
天下夫蛊之時教衰俗弊而吾育德以先之振民以正之則教
化行而習俗美天下之蛊无不治矣
初六幹父之蛊有子考无咎有終占
初六當蛊之初蛊未深而事易济故于前人已壞之緒為能飭
治而振起之有幹蛊之象其占為有子以治蛊則能克蓋前愆
而考得无咎蓋前人之蛊是前人之貽其咎也子能幹之則于
前人為有子考雖失于前而復于后咎其免矣此初之占辞所
以責成于為子者也然既謂之蛊亦已危矣不可以為未深而
遂易之必其知危而戒自新以為后事之端丁寧以監前事之
失慎之重之務以曲体前人之心而善補其過則墜緒可新而
前業克振終吉不然是亦未為有子也
幹父之蛊意承考也
初六所以能幹父之蛊者以其意在于承者而欲置親于无過
之地也蓋沿習之弊雖在于前人而克承之心當尽于人子初
惟善継其志故能善述其事而幹蛊之不容已也
九二幹母之蛊不可貞
五是柔中之君有母之象二以剛中之臣上應六五為之繩愆

糾謬為之補弊巽哀曰其蛊而幹之皆幹其所當幹者故為子
幹母蛊而得中之象所幹之事固得其中然以柔乘剛恐其所
幹的未免有堅貞拂戾處故又戒以巽順周旋婉轉委曲匡救
而存将順之誠幹理而得和平之道則既能成君之善又不拂
君之心斯為善處者矣
幹母之蛊得中道也
九二剛而得中凡其同革損益為所當為但经画佐理之宜无
矯枉太過之失此所以能幹母之蛊也
九三幹母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在蛊卦亦是承国家之積弊而能更張整理之者故有幹
蛊之象然而過剛不中未免處之太驟或激而至于傷恩行之
无漸或速而病于不達故小有悔〻以心言然巽体得正巽則

有以制其剛是氣雖暴而心則順者也正則有以補其不中是迹雖過而事則當者也故其處之雖驟而不至于大拂前人之心行之雖遽而不至于大失時勢之宜揆之于理何以无大咎此于幹蠱之中而求其善不善之故豈亦得失相半者歟

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言終无咎則不但无大咎而已當蠱之時聖人最喜人能幹故咎其失而深與之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强以立事為幹怠以委事為裕六四以陰居陰才弱不能有為是狃于因循而悍于变革坐視其敝之日弊而已有裕蠱之象裕則天下之弊日甚一日故曰往見吝司馬温公謂新法之弊夫之當如救焚拯溺裕其可以治蠱乎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是得賢輔治而振起先業條其紀綱而墜者已舉斉其法制而廢者已脩或為先甲后甲而前人之弊于此悉去或為振民育德而先王之緒于此聿新此則中興令主继世賢君而令聞无穷矣不其益有譽于天下乎

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君能用臣故譽不在臣而在君如高宗之得傅説周宣之得仲甫以成中興之治者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當蠱之時以剛陽而在事外不委質以事人惟高絜以尚志蓋於世故无関而于性真有得非賢者不能也其伊尹太公之流以時不遇而抱道自守非以[illegible]為高者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豈謂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此士之所以先志也上九不事王侯其志超然脫于歷世之外而富貴功名曾不足以累其心者故謂其志可則即漸之其羽可用為儀也若絜身乱倫則不足為法矣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復之一陽固是陽長然猶微也至于二陽則其勢已盛而駸駸乎不可禦矣正人用事吾道獲舒雖非以逼小人而小人自消然意沮而不敢近若有進逼之义故為臨説而順剛中而應臨之善也當此時而又有此善以此而臨小人小人之道穷矣此吾道所以大亨不以此而臨小人小人投吾間而乘吾隙矣可

不利貞乎然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陰當長而小人將復得志而有凶矣曰利貞者即人道之當然而戒以慎始之道也曰八月有凶者即天運之必然而懼以慎終之防也聖人為君子謀可謂深且遠矣八月謂自臨至遯凡經八爻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

二陽雖微時方浸長有駸駸乎不可禦之勢故雖非有心以逼乎陰而小人自當退避消阻而不能近是小人勢凌于君子而君子駕馭乎小人有凌逼之义故為臨

悦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剛浸而長固時之盛也然以卦德觀之坤順而兑悦則是其臨小人也不恃其壮而能悦以先之順以處之悦則剛壮不形于外而順則施為不拂乎時此卦德有其善也以卦体觀之九二

剛中而應六五則是其臨小人也不恃其壯而能剛而不過且
又應得其人剛中則善用其剛有應又同德相助卦体有其善
也夫當剛長之時而又有其善如此故文王係辭曰大亨而又
必戒之以正者此正天道之當然也蓋天者理而已理者當然
而已卦當剛長之時而又有是善則夫君子之處臨雖得大亨
而尤利于貞者正以時不可以常保理不可以或失其施為之
正固而持守之嚴明正理之所以維乎勢而天道之當然如此
也若徒恃其亨而不以正則遠乎卦之善矣夫豈理哉蔡氏曰
說而順剛中而應此臨之正也即天之道也大亨以正當如无
妄歸重正一邊說

澤上於地　无疆

地臨于澤上臨下也與卦名取象不同教思謂教育成就人的

易意參疑卷二　四十一

意思无窮直說言其深也容保謂容受而保養之无疆橫說言
其廣也以此臨民作君作師之道盡矣

初九咸臨貞吉

初與二卦之所以為臨者也故取凌逼之義初以陽剛方長之
時乘四陰將消之勢統御諸陰而凡群小之類皆其所凌逼而
擯斥之者也故為咸臨然剛而得正其咸臨本无不正者也占
者得之必其所以為臨者皆出於正自治以嚴而不苟處事以
容而不昧則以正勝邪而小人自不能近不其吉乎貞就是悅
而順剛而中的道理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天下不可一日无正道君子以世道為己任其志上欲行正道
以致君下欲行正道以澤民故恐小人害正而不得不咸臨以
去之耳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亦以陽而臨四陰與初九成臨同然有剛中之德上進之勢
夫惟剛中則臨全有道而能屈服小人所處无間可投无隙可
乘故其占吉夫惟上進則其道大行而設施措置沛然必遂故
其占无不利即所謂元亨也吉利不宜混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本義闕疑不敢强解或云未順命與上志行正一般意思九二
咸臨固吉无不利矣然其所以咸臨而去小人者豈其量之不
弘而不能容小人哉蓋君子之志惟欲行正道以令于天下
而天下順而從之也彼小人之于君子心術不侔趨向各異吾
道以正而小人以邪其於君子之命時或以邪僻之術而排阻

易意參疑卷二　四十二

推抑于其間故率天下而悖道逆命者必小人也小人不去則
吾道不行故君子之臨小人蓋為其不順命而不容不去之耳
君子之用心固如此其於小人也初何一毫閑涉初何一毫嫌
隙哉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初九九二徧臨四陰六三在其所臨之中者慮己不見容於君
子而以陰邪媚悅求容于君子之友遍殊不知君子者悅之不
以道不悅也如之何其能免之故无攸利惟去邪從正憂而改
之則變而為君子矣故得无咎本義曰勉人遷善蓋教小人而
為君子者也為戒深矣

六四至臨无咎

六四柔正之大臣下應初九剛正之賢士是知其有漱忠容保

之德而中心好之其與相臨者情意最為切至非外親內疏者比故為至臨夫然則形迹兩忘而謗邪莫入教養之治可顧以成功矣何咎之有

至臨无咎位當也

四本柔正故於剛正知初者自不充情意交孚而相臨顯至不然則見人之賢而未必親雖親而未必篤彼此重猶而情不相入矣亦何至臨如此哉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不自用而用人就是知知臨就是大君之宜知者以先務為急君道以守約為宜六五當臨下之任而柔中虛己以應九二兼聽並觀達聰明目而知急于求賢之先務此其臨天下者乃知之事誠為執簡御煩而得致理之要道者矣不為知臨大君之宜乎如此則君不勞而天下治教思容保之政坐見其底績矣豈不吉乎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不自用而用人便是理之正當處故曰中用賢就是中中就是宜偏于自用者爲以亢過乎中者也昧于用人者畢以陋不及乎中者也六五以柔居中下應九二其存之也中以爲質而莫非純心用賢之誠帝王之所以允執其中者此其執之矣其發之也中以行顯而莫非崇德尚賢之典帝王之所以建中于民者此其建之矣君道之宜不在是乎

上六敦臨吉无咎

居卦之上處臨之終臨之道積而至于極矣是以其與初二相臨也定之以久要之義孚之以无間之情敦厚于臨久而不衰者也占者如是則道義相成而人已无失吉且无咎矣至者內外无二敦者始終如一

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內卦二陽咸臨之君子也上九雖非正應而志之所欲與為臨者專在于是是以愈久而愈不忘而為敦臨也否則以外而不以內以貌而不以心其臨之有終者鮮矣

易意參疑外編卷之二終

易意參疑外編卷之三

䷓ 坤下巽上

上海圖書館藏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九五在上四陰仰之觀之位也坤巽合体順而且巽觀之德也又五以中正示人則德以居位而大中至正以為天下觀々之道也故名觀盥未有盥而不薦者此是假借以明慎重之意未盥之前誠意猶未至也既薦之後誠意則已散矣惟盥而不薦之時則此心極其誠敬而顒然可仰人君之為觀而可苟哉必聚一念之精明以守中正之道而不輕有所為如所謂不待言動而敬信不待視聽而戒慎則实德在中而可為民表中可以建中於民正可以表正於下而百辟之刑下土之式在是矣不猶盥者盥手數絜而酒食未薦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矣乎盍

人君一言一動皆觀仰必篤恭不顯而後皇建有極否則怠荒踈略天下之觀望去矣其何以作則乎哉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人君所以樹天下之觀者中正之道而已然位之所不在則其道不尊德之所不在則其道不立卦体九五在上是中天地以為之君撫華夷以作之主而帝王之治統在焉不可謂无其权矣卦德順而且巽是內之和順於道德外之深入乎事凡帝王之道統歸焉不可謂无其德矣又九五有中正示人之義則是其观天下也行之以中而為萬邦之繩式立之以正而作群后之儀刑帝王之道術彰焉建極綏猷之治莫是過矣卦之所以為观者以此

観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此極言觀之道以見聖人之為觀與天道之為观一也观天之神道观字與观水有術观字同天之神道不可見於四時不忒观之可見天之神道矣試以天道观之太虛无形於穆无朕而道維其神也但見四時流行而不忒其序四時之行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实故观天道之神于四時之不忒而天之所以為观者可見矣若夫聖人之為观則以天之神道設教其不顯之德篤恭之妙直與上天之載无声无臭者同一机而彰軌立極于天下所謂中正示人而設施教法一如天之四時運行而不忒也由是天下之被其教者自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无不服矣是天以四時為观而四時之運也維其神聖人以設教為观而教道之立也亦維其神是聖人之观與天道之观一也所謂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其神道設教之妙乎所謂下观而化

者其天下服之之效乎故言观道而極于天道聖人之極致則无餘蘊矣天下服不可與四時不忒對看

先王以省方观民設教

先王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既足以立為观之体矣然猶以為不省方观民則无以遍知天下之風俗而敷教或失其宜其何以盡观之用也故必巡于侯甸巡于四岳命太師陳詩以观民風命市納賈以观民俗由是因民而設之教々之以中使天下同歸於中教之以正使天下同歸于正感之以不盥之孚而必兼之以观民之教其即大學或問所謂不惟化之而又有以處之者也是故下观而化而天下服矣

六二闚观利女貞

造人大觀覽宇宙之无穷知四海之得失司馬子長南游長淮

西使巴蜀泝大江望雲夢泛沅渡湘有此閱見方能就一部史
記卻兗夫走吳楚過齊魯容梁晉收天下春蔵之肺腑而歸之
皇極一書士君子在天地間必須遠歷四方博聞廣見而後可
二以陰柔居內而觀乎外不出戶庭而欲窺上國之光知海內
之事所見能几何哉曰利女貞言其為丈夫之羞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竊子曰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
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九五大觀在上正可
事之君顧三之自諒何如耳三以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
九五而惟觀我生之通塞以為進退此所謂君子之度其身者
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九五中正以觀天下典章文物燦然明備故曰光四最近五故
曰觀占者際此當隨其臣度之分而為朝覲仕進之舉於以觀
国之光可也

觀國之光尚賓也

四謂觀國之光則是大臣覲天子之耿光吾道際亨嘉之盛會
君子於此能无尚賓之心乎蓋王者以賓禮待邦国以賓興待
賢能使當觀之時而賢人君子不能尚賓以觀国之光則有負
於時矣故已仕者當尚其賓礼之隆而朝覲之不容已未仕者
當尚其賓興之典而仕進之不容后此辞曰觀光而必繼之以
用賓于王也尚賓以心言爻象兩賓字不同用賓者言用作賓
於王家尚賓者言當尚其賓礼而用賓也小象必如此看方與
爻辞合一觀光是六四近君事尚賓則就占者而什其用賓之
義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五以中正觀天下所謂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君德之尽善者也
居此位得此占者自反其德誠能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尽為觀
之道而无異于九五君子然後可以當衆之歸下觀而化而天
下服矣故无咎

觀我生觀民也

所謂觀我生者非但說自觀而已必有方觀民以驗風化之何
如而后觀己之道始尽蓋有天下国家之責者欲自己身上体
察无不尋到觀民處大抵表端則影正以民觀我觀之審也以
人驗己驗之真也

觀其生志未平也

自家說是我從別人說是其〻实一也上九居賓師之位而有
具瞻之責位高望重未可忘戒惧故必觀其生君子而後无咎
蓋以道為天下觀者必須道足以為民表而后可否則憂勤惕
厲其能忘乎故曰志未平也

䷔ 離上震下

噬嗑亨利用獄

強梗去而奸宄鉏則內順治而外威嚴治化无不行矣故亨然
間隔者天下之大害去天下之害在任刑罰卦之威明得中此
用刑之道也以此治間則刑清民服而天下之間去矣故利

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

此以卦体什卦名以卦名什卦辞也中虛為頤四陽為物間隔
不去則治道壅閉必无可合之理故有噬而合之義卦取諸此

也既噬而合則強梗息而德教行推準動化无所不通矣故彖
辭取諸此也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太剛則過暴太柔則過弛剛柔分則剛不過暴柔不過弛卦体
有得中之道也非威无以服強禦非明无以察奸偽動而明則
威足以斷明足以察卦德有威明之象也又观卦象則雷電合
而章明動之極而相須為用威明也又观卦变則柔得中而上
行剛柔不偏而所施中節得中也凡此皆用獄之道是以一節
雖不當位而其衆善若此則亦可以用獄矣蓋威以治之明以
照之而又中以裁之則聽断惟公民情克允是雖未能刑罰清
而民服而折獄致刑辟有不得其理者
先王以明罰勑法

以道化天下者聖人之心後世民偽日滋於是不得已而立之
法以防民之偽故必擬議夫輕重大小而明辨刑罰或正五刑
或正五罰或作官刑或作贖刑一一詳審而條分縷析以為一
定之律若此者所以振勑法度以警有衆寘於當時使人凛然
而不敢犯垂于後世使人肅然而不敢踰是明罰所以勑法使
天下之強梗有所畏而德化无所間也聖人立法之意固如此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初九无位為受刑之象治于人者也中四爻為用刑之象治人
者也人情无所懲于前則无所警乎後小人小有所犯的時節
没有懲治他的是縱其惡而養其成后來漸不可長畢竟惡極
罪大而不可救此小人之不幸也初惡未形當其一行之非
事之失就有所懲治了彼就后來不敢為惡决无何校滅[illegible]

咎矣傷弓之鳥高飛驚餌之魚遠逝人恒過然后能改初之懲
于前而警于后成就他做箇好人此小人之福也故无咎
六二六三
二之乘剛遇難治之獄難在人也故曰滅鼻三之位不當无治
獄之才難在我也故曰遇毒然初难治而二有已成之法天下
終无抗法之民故終得无咎三雖无才而人皆當治之獄不必
十分本事而犯法之民久亦自當輸服故小吝无咎皆緣時當
噬嗑之故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噬乾胏者治之难得金矢者人之服金取其堅矢取其直得堅
直之情則所訟无不宜矣九四剛柔得中得用刑之道所謂治
雖难而人无不服民之自信也堅而彼偽者献其誠民之用情

也直而暴慢者致其恭故有此象然獄者係天下之命主刑者
司天下之命必失其平則良善有无告之冤小人有受服之幸
其貽患豈小小哉故必凛凛其心惟恐一毫不明而思慮艱难
兢兢其守惟恐一毫不公而施為正固初不敢上下其守而輕
重其心乃為听断惟公民情克允所謂庭中称平而天下无冤
也故吉
未光也
陳氏曰光言利艱貞則吉者蓋恐用刑之人有慢易偏私之心
而未甚光大故因占以戒之耳此是戒占之辭不在九四上說
大凡人之心体光明正大方能听之无私断之合理而得治獄
之宜以心少有偏私少有慢易而心体不光大則未免徇私害
正而刑罰不中民將无所措手足矣故周公戒占者以艱貞夫

子原其所以戒之之由故曰未〻无聖人葦拳〻欽恤之心可謂
歷述說詳矣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柔順而中即彖傳所謂柔得中而上行也此乃寛仁之主有好
生之德者以此用刑人无不服所謂雖不當位利用獄也乾肉
固為难噬得黄金則為人服矣然治獄之道不可不謹書謂欽
哉恤哉惟刑之恤哉人君少有不慎而民命隨之矣故用刑之
際必當貞而不私厲而能謹則庶乎五刑五用罰當其罪在一
時則為祥刑在萬世則為定律而可得无咎
天子以好生為德人臣以執法為公君四之艱貞五之貞厲上
下各盡其道矣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人君明罰以勑法其曉然示人以趋避者无不明且尽上九陽
剛而過極則是負固怙終其于趋避之冝冥然无覔悍然不顧
此所以悪積罪盈而何校滅耳孽由己作其能逭乎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卦変剛柔交錯卦德文明以止皆所以為文也故名賁剛為主
而柔來輔剛既足以有為而明又无不照故亨柔為主而剛来
輔柔既不能大有所為而又艮止于外故小利有攸往以因卦
材之或善或否而两示其占之意
彖柔来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剛柔之力量不同而其取效亦異故剛可以主持而柔不可以
專制卦変柔来文剛〻既足以有為柔又足以協德事之濟也
冝也故亨剛上文柔〻為主而剛反為之助柔則運量之未能
剛則施為之不完事之不濟也亦冝也故小利有攸往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卦本為賁故因卦変而言天文又因卦德而言人文皆是賁的
道理柔来文剛〻上文柔剛柔交錯這便是天道自然之文盖
天之日往月来而柔交于剛便是柔之文剛月往日来而剛交
于柔便是剛之文柔剛柔相雜以成文其燦然為意于天者即
此卦変的道理故直指之曰天文以見在易者即其在天者也
卦德離為文明陰麗于陽而文章見外艮德為止陽極于上而
安上不遷即此文明以止就是人道當然之文盖君臣父子之
間燦然有礼以相接便是文明然其中君臣父子各止其所而
截然有分以相守便是以止分守嚴而礼文秩其為人道之綱

紀者即此卦德的道理故指之曰人文以見在易者即其在人
者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変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觀天文人文就卦中之文而觀之也盖天時之变亦不過剛柔
相錯而已天下之化亦不過文明以止而已即此卦之天文觀
之就可以察時変了盖変通莫大乎四時不出此陰陽之代謝
故以剛柔交錯求之而天時无餘蘊矣即此卦之人文觀之就
可以化成天下了盖天下之人情物理不出此分守礼文故以
文明以止推之而治化无餘事矣夫以察天時化天下而道不
外此賁道之大為何如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導者之間稽錢穀之出入明有所遺者其失小折獄則皆碩之

閒存亡所係轉移之際生殺攸關苟明有所不及則其害豈小
小哉是以君子慎之而不欲輕也然則君子非輕庶政蓋尤慎
于刑罰耳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剛德明体剛則有守明則有定見以道為賁而飭躬砥行寔
貴利達曾不足以動心者故如非道之車則寧舍之而徒步此
是賁其趾的實象假如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君子就不處了
士君子所重者名節所全者道義故有千駟萬鍾非其道義一
介不以取諸人者矧一車乎
九二賁其須
道同則相孚勢孤則相倚大抵人情如此故二附三之陽剛而
動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則同心而共濟彼此相

附亦足以為賁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一陽居二陰之間柔來文剛而陽得陰助其為左右後先者有
人以彼之勞遺我之逸而我得以優游順適故為賁如濡如然
陰柔邪媚易以溺人或以其一時之助而少動於情欲之私鮮
不移其所守者故戒以固守其貞而說之不以道不說則既得
陰之助而又不失吾之守故吉小人之賁我為可喜也故喜其
賁而有濡如之象然小人之溺我為可惧也故惧其溺而有永
貞之戒
終莫之陵也
人无可貞之守則人得以私干之而陵易者至矣信能永貞則
难犯者在我而嚴憚者在人其誰敢侮之耶故曰終莫之陵矣
吉在是矣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四之不遇于初者妄求之隔四之必求于初者无已之情三雖
匪寇婚媾情則是而理則非終不能易其守也曰皤如見四之
不得乎初曰翰如見四之不忘乎初曰匪寇見四之終不失乎
初也昔関羽劉備之臣循四與初九相賁不幸為曹操所得從
四為三所隔操察其心初无久留之意曰吾受劉將軍恩誓以
其死不可背之非所謂白馬翰如者乎然操之留羽非欲害之
羽亦曰吾極知曹公之待我厚即匪寇婚媾也
六四當位疑也
遠于初似不相得近于三若可比附能无疑乎三之求為婚媾
宜有以來之矣然非四也位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丘園非所以為賁其曰賁者不文之文也去末崇本去文就質
此君道之尚儉者也但或失之太簡而固陋有所不免耳礼貴
得中儉而太過故以為吝礼奢寧儉戔戔而反本故得終吉既抑
且揚聖人尚本之意深矣
六五之吉有喜也
時方逐末而五獨以反本為治所以挽天下于敦朴之風而囿
天下于淳龐之治此不惟一人之慶寔貽斯世斯民之福澤也
不有喜乎
上九白賁无咎
居卦之上處賁之極當文勝之末流而能反之以就于質為已
而存尚絅之心為治而得尚忠之道故為白賁言以无文為賁

也夫華靡盛而實則衰枝葉繁而本先撥時之咎也賁極而反則脩已而无過侈之失致治而无逐末之風何咎之有

上得志也

敝文之弊而反之質本上九維世之心也既曰白賁是能崇雅黜浮反淳還朴而拯天下之志遂矣故曰大得深幸之也

䷖ 艮上坤下

剥不利有攸往

卦体陰盛陽衰小人衆而君子獨吾道窮矣又卦德内順外止是時當止而君子能順時而止也不利攸往之戒易其為君子謀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一節

不利攸往者蓋以五陰向盛群枉方張於此不去禍將及矣此

君子不宜于攸往也且以卦德觀之有順時而止之象故所謂不利有攸往者正以觀乎是象君子有見而然也大凡君子之出處每觀時運之盛衰陽息而盈陰消而虛時可行也君子尚時而行陽消而虛陰息而盈時可止也君子尚時而止若此者何哉蓋以時運之盛衰皆天行之否太消息盈虛皆天運之使然有非人所得而違者是以君子尚其時以為行止時當剥落則消與虛之在陽而盈與息之在陰矣能不順時而止乎故不利之戒時當然也

上以厚下安宅

人君以一身居兆民之上則民固君之宅也地不厚固无以載之如父母而可以久居民上矣何宅之不安也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陰之剥陽從微至著初六在下是陰柔小人方生于下而欲剥上九陽剛將盡之君子猶剥牀之六及于足也其勢必至于蔑貞而自取其凶君子于此惟避而去之為可免耳凶還指小人言時說指君子恐非聖人扶陽抑陰之意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六二漸進而上是小人之勢益壯而害正之謀將熾矣猶剥牀而及其幹也其勢必至于蔑貞而自取其凶君子可不思所以防之哉凶字亦就小人身上說

未有與也

剥牀而至于辨亦已危矣夫子猶曰未有與者言小人之鄙與

未甚盛大教君子急避小人之意若俟其禍既切身則无及矣見易為君子謀

六三剥之无咎

剥五陰皆剥陽者而三處其中獨與上應不忍黨邪以害正是小人而知有君子也故在剥之時為无咎所以示勸于小人者至矣

六四剥牀以膚凶

初二四以牀取象取身之所處也初為牀足二為牀辨三為牀上人所卧處四人之身也非牀也始剥于牀之足漸及于人之膚禍及身矣象為剥牀以膚言剥于牀而上及人之膚也此時此際凡忠臣義士之在朝者或僞其孥或受其人即所謂一網打盡者是已吾知国有君子社稷蒼生之福君子既至于剥去

小人豈能以獨全故凶字亦當指小人言此正見小人不可丢
君子而君子不可不辨之於早意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天道不可一日无陽世道不可一日无君子陰長消陽至五極
矣不可以再長也故取率陰從陽為象五陽群陰之長上下四
陰皆為所以者也誠能明于陰陽之分識其順逆之机統率群
陰使之隨行順序以听命於陽事权一帰其掌握国是一惟其
謀畫如貫魚以宮人寵然夫小人无君子則乱所于君子小人
之福也故无不利知㦯貞之取凶則知從陽之為利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陽受陰剝而已尽獨上九在上而尚存是天地生生之意未尽
滅息故獨留此以為再乱開治之人善類由此復興正道由此
易意參疑卷三　十三
復盛有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能復生者矣占者值此吾與
其非君子也使為君子則應天出治而為萬民之所載故曰得
輿吾冀其非小人也使為小人則柔变為剛而所以庇覆者无
其人不亦剝廬乎傳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国可見剝廬之詞雖
為君子謀亦為小人謀也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民所載言民之所歸終不可以去我也是君子可以有為之意
小人剝廬將以自用也至于終不可用果何益之有哉曰終不
可用明非小人之利也聖人尊陽抑陰之意每每如此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利有攸往
卦体一陽来復卦德以順而動又陽之復也始于姤而至此為

七々剝之長也兆于今而其勢為必盛故其辞曰陽道既復正
人始進君子可以有為矣不其亨乎故其在已則出入无疾而
斯道有大行之慶一人之亨也其在朋類之来亦得无咎而時
解有獲祉之休衆陽之亨也然所謂陽復而亨者吾嘗以陰陽
反復之理推之則時至七日而陽有必復之期天開平治之運
挽回吾道之春以其數則然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故曰七日
来復以見天之必有是時也夫天既有是時則人必有是事由
是以往自然動而不括出而有獲所以出入无疾者此也所以
朋来无咎者此也何利如之而亨不假言矣七日来復者計之
於未復之先利有攸往者計之于已復之後愚按彖詞反覆一
亨字便了復則必亨理勢然也出入无疾亨在我也朋来无咎
亨在人也七日来復則計陽復之必然以見時至而必亨也利
易意參疑卷三　十四
有攸往則既復而亨无往不利而无咎无疾皆在其中矣臨曰
八月計陰長之期然曰月曰八悪其長而遠之也復曰七日計
陽復之期然曰日曰七喜其来而速之也扶之抑之聖人之情
見乎辞矣
彖曰復亨剛反
剝盡為坤則君子悉為小人所変而无有存焉者矣今一陽始
生于下是陽既往而復反回吾道于式微之后拯正人于凋落
之餘此復所以必亨也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震為動坤為順一陽初動能以順而行是君子之始進而凡見
於施為措置者一皆循乎義理順乎時宜其自處者不垂其處
人者不拂凡衆之動皆得其宜如此則已能自固人无可乘在

我固以順動而自利朋来亦以順動而相安苟行有不順使小人得以議其後則已且不能无疾况朋類乎

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

天行者推其既去而復来之理原其始也剛長者究其已復而又盛之勢要其終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此夫子誠通造化識達其机故於陽復之卦既什其辞而復形諸嘆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蓋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地之心生〻不已之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天地之心无心之心也剥尽而坤天地生物之心或几乎息矣今也積陰之後陽氣復生无中含有貞下起元而萬物皆有春意此可以見天地生物不穷之心如此乎其无時戚息也程子曰先儒皆以静見天地之心

不如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

龍蛇蟄而身不死草木落而根不枯人之旦晝梏而夜氣不息此天地所以常存而人心所以不死觀物内會静者得之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朱子詩曰忽然夜半一声雷萬户千門次第開雷在地中一陽初動復之象也先王觀象而随時變理故於冬至陽生之日立為閉關之法下而商旅不行上而天子諸侯亦不省方上下皆安静休息以培養之意使之深潜固密而无所泄於以順陰而固陽也推此以往則凡政事云為之間凡可以保獲微陽而參贊化育者當无不至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一陽復生為復之主又在卦下為復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故能失之不遠而復此心微有差失即便省察克治而絕去之不至形于身而祇悔如此則心過可无而優入聖域大善而吉之道也

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程傳曰脩身之道无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心上此有差失即在心上克去而復之不遠則此心日就真純而纖毫差失不以自累其身乃所以慎厥身脩也

六二休復吉

柔順中正資禀之粹者也又能下初九之賢遷善改過資之而力不勞正心修身取之而机自裕盖初之不遠復其聖脩者不淺二之近于初其交修者不息相觀之下有餘益矣故為休復夫在人者有以裕于己由是可以成身成性可以希聖希賢故吉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為仁之功由己而相觀之益在人不遠復如初九仁人之當親者也初能下之則嚴憚切磋而交修之助居多矣休復而吉有自哉

六三頻復厲无咎

厲无咎不要平重无咎一邊復而不固屢失屢復如口過身過時或知而改之而躁動妄為之失或又不免每〻既改而復失已失而復改也夫復之不固則人心道心相為出入天理人欲迭為往来故危而不安為厲然既能屢復則改過不吝而自新有机雖不能復之不遠復之休美亦能補過迁善可以无咎周子所謂不改為惡改則為君子矣

六四中行獨復

習俗之移人雖賢〻者不能免也四以柔居群陰之間乃獨能與初為應是人所不能一從而四獨從之此處衆而從善拔于流俗者也故曰獨復難之也占雖不言而吉可知矣

以從道也

不遠復如初九有道君子也六四惟道是從故處衆而有弗恤不求同俗而求同理〻其特立獨行之君子乎

六五敦復无悔

以中順之德當復之時不必其心之有所失而後復亦不必其人之有所資而後復善心常存善行常篤操存固而涵養熟故為敦復君道若此可謂純粹无疵矣夫何悔六五天性渾全无待于復而亦謂之復者以當復之時也蓋天之所賦如此吾之

所渾全亦如此是能全其所賦亦喚做復敦復以成德言

中以自考也

三之下仁四之從道皆因人而復非自成也六五當復之時而得其中是中本在我而能自底于成渾全其天命之性敦篤其固有之良以之成性而自无一念之不中以之成身而自无一事之不中其中德之成自然而然而非有待于外此所以為敦復

迷復凶有災眚　一節

上六陰柔无復善之資而又居復之終則反而不復所謂從欲惟危凶可知矣由是弃天者天必厭之自弃者人必絶之災眚其能免乎若是者沉溺於利欲而天理已滅雖奮其克治之勇終不能欲〻淨理還而有成功也殆猶用師云〻征竟何益之有哉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天下之理惟正而後為无妄未有不正而得謂之无妄者卦變剛自外來動而不妄故卦為无妄又卦德震動乾健卦体剛中而應皆正也皆无妄之道也故占得此者誠能動物何往不利故元亨然所謂无妄者必其所存所發一出於正以实心体实理而孚誠一本于當然乃為无妄而得元亨若其不正則心雖无妄而所信或失其是〻亦妄也眚且不免安能利有攸往而亨乎卦名之義本无不正卦辞為占者設故用戒之非謂无妄而又有不正者也乃正所以為无妄故利不正則妄而致眚矣雖欲有為其何利哉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　一節

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道心為主而動无妄念其所存者正而无妄也動而健勇于義而不牽於私其所為者正而无妄也剛中而應是彼此同德其所與者正而无妄也卦之三善莫非正道故其占當得大亨而必利于貞者乃天命之當然也蓋天命流行誠而正者也大亨而能以正乃能合卦之善而順天之命是以天斯祐之而元亨矣其曰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蓋无妄之道正而已矣故无妄須以正往使无妄而不以正往則為妄矣欲往何哉蓋正者天之命不正則逆天之命而天命不祐如之何其能行此君子所以大居正也

彖曰天下雷行　萬物

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一物各具一太極是物〻而與之以无妄

也先王代天理物有見於物之生理一天也天之化育一時也于是善順天時以長養萬物于人而界之以時若之改於物而錫之以時阜之休盡人盡物使不失其實理之自然而已昊天以時茂育聖人以時茂對同一无妄所謂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其在是乎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柔順中正因時順理修其性分之固有盡其職分之當為固无所意必于其先亦无所責成于其後如農之不耕而不期其穫不菑而不期其畬六二之心純乎无妄如此以是而往何用不臧蓋不求其利而自无不利矣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君子之於事猶農夫之于耕耕則必穫菑則必畬理勢然也謂之不耕穫云者特甚言其无計較之私耳張子曰聖人无所為而為有

所為而為者利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三之无妄與諸爻同而處不得正與諸爻異是為所處非其地而遇非其人內存不可疑之心而外有可疑之迹德脩而謗興道高而毀來災之出於无妄者蓋有之矣其象如或繫之牛行人之得人亡人得我何與焉而詰捕之擾乃以邑人當之所謂亡猿而禍林木失火而殃池魚者非无妄之災而何君子能盡其在我不能必其在人非望而獲累焉亦順受其正而已

九四可貞无咎合小象

无妄之道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謂也可貞只是不妄動意既不妄動則有往吉之善而无匪正之眚何咎之有象以固有釋可貞者凡物守不得便不為我有非固有之謂固守也固守只是不為惟固守乃能固有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二五陰陽正應君臣道合內治既修可謂无妄之至者也疾安從生但時或有意外之変姦宄寇狄或乘間敗化則疾之出于无妄者不能无之然亦當治之以不治從容安靜以鎮之而已蓋天下之理邪不勝正以无妄馭天下自當內順治而外威嚴彼非意之來直坐以弭之而已舜不治有苗而有苗格周不戮頑民而頑民服正所謂勿藥有喜也

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既以无妄而復藥之則是多事以擾天下而輕動以激人心故不可也蓋五既以无妄為治則所以致治者既有道矣使于此而復求治不將索之无妄之外而治非所治乎語曰天下本无

事庸人擾之耳天下苟有意外之変苟果可以自信其无恙但當靜以制之行所无事而已為國之法似理身德教者致治之膏粱刑威者戡亂之藥石似區區无妄之疾而妄投藥石鮮不殺矣爻言其不必治象言其不可治皆聖人安靜以鎮天下之道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也但其處時之極執極而不知變膠固而不知通如尾生孝已之行所以行不去而眚且不免如之何其能利也

彖辭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也

䷙ 艮上乾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以艮畜乾非若巽陰之小矣又以陽畜陽其畜之也固又剛健

文明其畜之也大故卦名大畜文王觀卦变卦体卦德而係之
辞曰道之所貴者正君子之畜而可畜哉必精以擇之一以守
之使吾之所畜莫非天德王道之精而不雜于異端伯術之陋
則不徒畜之大而且畜之正矣由是推其所畜以究于用而食
禄于朝則道行而可以獲吉然且以天下之大涵養為天下之
大設施由此以極一世之頹靡以援生民之陷溺自然経済有
餘而天下賴以安矣故又曰利涉大川此君子有体有用之斈
也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存于内者天理精明而不屈德性常用而不撓何等剛健見諸
外者躬行懇到践履真純而自然光輝昭著何等篤実輝光夫
内有无私之本体而外有実践之餘輝由是交養互發則内之

所養者日益精明外之所行者日益純固德之蘊畜時乃日新
而德為天下之至德矣君子之畜孰大於此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卦变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是以碩德鉅望而進居師保之尊
人臣之進得位也卦体六五尊而尚之是人君好善忘勢而尊
礼賢士者也以卦德言又能止健則是禁伏凶人而使人不敢
為悪也夫卦之所具有此三者合此三者而观之皆不可以不
正盖臣之剛上必當直己守道以済時否則枉道徇人矣君之
尚賢必當去讒遠色以貴德否則恭敬无実矣上之止健必當
道德斉礼以化民否則雖令不従矣此二者皆當以正有貞之
義故辞曰利貞卦辞本為畜德以正傳斈卦材中之所具者而
言故不同耳

不家食吉養賢也

后非賢罔乂賢非后罔食上焉者不能禄以養賢則下焉者不
可荣以禄矣惟上九之賢六五尊而尚之知賢之所畜者大而
剛健篤実輝光所蘊者深而前言往行多識忠信而待之誠重
禄而養之厚此賢者所以食禄于朝而不家食吉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済事以時為大天者時而已矣六五下應於乾為應乎天而時
行則経済得宜謀猷尽善此所以利于涉川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理得于心之謂德君子固當操存涵養以為崇德之本矣然聞
見者畜德之資而古人之嘉言善行皆其心德之著也故必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观其所言而得其所以言之精观其所

行而得其所以行之実于以畜成其德焉君子之畜德也以居
敬涵養為主而必以博聞廣見為資斈者須要識得上言剛健
篤実輝光日新其德此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合而观之
君子畜德之功尽矣

初九有厲利已九二輿説輹

初不可進而未必能自不進故戒之曰進則有厲而利于已二
惟處中則能見几而止而不自進賢于初九遠矣故以其所能
言之而曰輿説輹

中无尤也

中則能酌夫進退之宜权于出處之際故能順時而止而无躁
妄之尤吉則不可進尤之不終一尤矣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之與上畜極而通既適逢其會遇而同德相與又不病于睽孤故三與上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鋭進恐如初之有厲而不如二之无尤也故戒占者必當艱難守正以致其慎重之道日閑輿衛益修其進用之資則其出也不苟其進也有具自然動而不括出而有獲所謂不家食吉而利涉大川也何不利之有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初則居下而利于已二則説輹而难于進若三之利有攸往何哉以其上合志也蓋三與上皆為畜極而通又且同德相信以之為上為德則致君堯舜者三此志而上亦此志以之為下為民則澤民唐虞者三此心而上亦此心故不相畜而俱進而三之利有攸往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語曰涓涓不息流為江河綿綿不絶纏為網羅故勢成而后畜焉莫之及也艮体三爻皆以止健為義故以畜下三陽為止惡初居最下其惡未形四及此畜之不待已形而後戒與以為善之資示以檢制之法其備之也預其治之也早故不勞禁制不傷刑誅用力少而成功多惡无不治矣故曰大吉

六四元吉有喜也

君子以天下為心而天下之惡容有未去是貽其憂也今能禁於未發則遏惡之心已遂后天下之樂而樂矣不有喜乎蔡氏曰此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制惡之道不可以力勝在得其要而已六五柔中有善馭之術居尊操可馭之权故知民之為惡非其心也乃迫于不得已也于是授以世業而使之不迫于飢寒亦非其性也乃限于不自知也于是教以向方而使之不陷于邪僻握其机持其要而不專尚乎刑誅如豕之制其牙而去其勢如此則雖不能防之于未發之初亦能制之于已發之後不用嚴刑峻法而天下自无作慝之民矣吉之道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

人君制天下之惡而得其馴服之机則教不肅而嚴刑不煩而化天下家其福矣五不如四之易四下如五之廣故四之有喜五之有慶蓋以化之廣狹故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畜極而通天下无惡之可制矣朝无淫比国无私黨蕩蕩乎大道為公之世也故為何天之衢占者得之礼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仁義教化廣運而无方其通達亦如是矣不亦亨乎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四雖元吉循行于童牛之牿五雖有慶猶俟于豶豕之牙上以畜極之時有天衢之象則治教休明而君子之道沛然于天下出其剛健篤实以敷治而精明渾厚之功四達而不悖矣出其前言往行以綏猷而民信民悅之化充塞而无間矣不其大行矣乎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卦体内实外虚卦德下止上動皆頤之象也有頤之象則有养之義故名頤文王係辭以為人之所養不可不擇凡出于天理

之公者不必同而同謂之正凡出于人欲之私者不必同而此謂之不正人之所養一不正則嗜欲深而天机淺鮮不爽矣故必理以防欲公以勝私而所養一出于正則内有孟于心外有蓋于身而吉然欲觀其所養之正亦惟自考何如耳要必反觀于獨知之天者孩于豫养之地觀吾之所以養德者果能循乎道義之正而不雜于人欲之私集義以養氣寡欲以養心小而一言一行大而彝倫與常皆所不茍則所養者正而无不吉矣然人情之所易移者每眩于口体之奉使養身者一有不正其為德之累大矣又必觀其所以養身之術果能簞食豆羹食之以礼千駟萬鍾受之以道不以飢渴之害為心害不以口腹之欲為心累則養身者正而吾之所以養德者信得其所養之道矣蓋必如是而謂之貞亦必如是而后无不吉也人之所養可

不慎歟愚謂自求口實便是觀頤裏面事聖人恐人以口体之欲為養德之累故又劃出以示人耳

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所謂觀頤者言觀其所以養德者必得正而後吉也所謂自求口實者言欲觀其所養之道又必自其養身者觀之果能養身以正乃為得所養之道而吉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義大矣哉

頤有養德養身故養物兼理氣說養民兼教养說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而凡物之在天地間者莫不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得其理氣以自全天地養万物也聖人在上忠信重禄以養才德之賢由是賢者承宣德意愛養斯民為之發政施仁為之推恩布德而天下之民莫不养之于生全之域而容保无疆養之于德教之中而教思无穷則賢者之所養即吾之所養賢者之所及即吾之所及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此所以博施濟衆于天下无不養之民也夫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于萬民皆不出此养道故贊其大

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〻以動之万物得所養矣養德不止于言語然慎此者其切務也养身不止于飲食然節此者其切務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爾謂初我謂四舍爾觀我若以四對初而言也龜能以氣自养初九陽剛其所養者有素本如靈龜无待于求养者也乃上應六四之陰動心于功名富貴之可欲而所守不緊蓋陽說乎陰而動念垂涎矣孔子曰根也欲焉得剛初誠剛也則豈動於欲

哉

亦不足貴也

所貴乎初者為其有陽剛之德也初既自失其守復何貴哉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无交而求則人弗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二之求于初為拂經弗與也求于上為征凶弗與而有傷也于彼于此无一可者然則亦何利于求养哉昔韓退之羨餘一飽自陳衣食于奔走老蘇謂力耕節用足以自老求养自养之别亦少槩見

行失類也

二之求初不得于初矣往求于上亦復得凶者何也初上皆非其類也定其交而后求〻非其類誰其與之故兩有所從一无所利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陰柔不中正昏昧而邪僻者也又處動極妄動而不經者也故其所以為頤者溺于声色貨利之私恣乎飲食男女之欲徇利而害義縱欲而傷生拂其所養之道矣雖其所養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然縱欲敗度雖正亦凶所謂凶者非特為一時之類雖十年勿用而无攸利也十者數之終甚言其終不可用耳

道大悖也

人之所養有道彖所謂自求口實象所謂節飲食皆道也六二縱而无厭溺而不止而大悖乎所養之道則其十年勿用而為凶之極也何疑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四以柔居上是身任養天下之責而其才不足以為養者然以柔正之德應剛正之初而賴其養以施于下此其任在我而其養在人若于養道為顛矣然以人之養為己之養而使天下无失養之民則其利亦溥矣故吉然任賢以養民其道有不可苟者故必下之也專不以讒間不以佞移而信任无二其求之也繼礼不厭勤問不厭數而始終一心如虎之下視眈眈而不他其欲逐逐而不已則賢才效用而養道得行雖不必惠自我施而亦无負于養人之責矣故无咎

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上指五大臣能任賢以匡不逮則能以其君之澤光被于天下矣所以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人君以養天下為常道五雖居尊而陰柔不正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以及于天下固拂乎常理矣然用賢以養民亦君道之當然所謂貞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惟當安守此貞而任賢以圖治則賢才輔而膏澤下于民故吉不度德量力而欲自用以濟天下則謀猷經濟何所設施而天下无所賴以為養矣奚可扎用人有餘自用不足五之謂也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柔順以從上九之賢正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所謂貞也居貞者居此而已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上以有相之道而致天下康義之休民生未遂由以遂之民性未復由以復之非由頤矣乎然任

大責重㕓亦艱矣故必惶惶惕励惟恐上負君心下失民望而所以養天下者殫思尽慮以圖之則信能由頤而吉也夫養民之功固大矣然亦語其常耳未及于変也設當天下之大事変而以上九任之宜亦无不濟者盖其陽剛在上撥乱之才有餘運量之权在我故又曰利涉大川言不徒撫養民生抑能匡済時艱矣此涉川另說與上養道不相蒙此爻之義於周公身親見之

䷛巽下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時之已盛而不可回勢之極重而不可反是為大過乎常也此卦四陽居中過盛則是當盛極將衰之時遭此重彼輕之勢故為大過卦八時之既過必有克壯之猷乃能共済卦体上下二陰

不勝其重則柔弱之才何以挽天下將頹之患故有棟撓之象
然卦二五剛中內巽外說過而不過之道蓋有在也故占者往
以濟時之過于以抑中強之勢扶本末之衰則不世之勳可建
无前之績可底不亦利往而得亨矣乎夫大過者時事可憂之
日也利往者君子回天之功也苟過而不能濟則亦何補于時
事哉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強毅過人而又能裁之以中不至已甚思慮精詳而又能行之
以和隨事順理卦有大過人之才如此以是而往必能建功立
業而成大過人之事乃所以為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唐虞禪受非堯舜不能為商周放伐非湯武不能濟處時之過

而欲因時以成大過之事要非尋常碌碌者所能办故大哉之
嘆以見處過之難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本可以潤木者乃至浸滅乎木澤水之大過也故有此象獨
立而人不我輔人多懼心不懼則過人矣遯世而人不我知人
多悶心无悶則過人矣此非見得真立得定有天下之大學術
有天下之大操守者不能此即夫子所謂中立而不倚遯世不
見知而不悔者孟子之不動心亦近之獨立兼窮達遯世則以
窮言君子之所以異于人者如此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陰柔謙卑又居巽下尤加謹密者也況當大過之初凡事過于
慎重而謹言慎行无所一不至故如藉用白茅者然以約失之者

鮮矣何其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二以陽過之始而比初陰夫剛而始過不免有亢氣害事之憂
乃得陰柔能順者以制其過而補其偏則協德以成能而於天
下之事有可為也故象為枯楊生稊而發育之有机老夫女妻
而生育之有望占者如是則一張一弛可以通時之變不吐不
茹可以反勢之平天下无不可底之績矣故无不利
過以相與也
陽過之始而得初陰以相與則有以制其過而劑之用不偏矣
九三棟撓凶
卦言棟撓陰失之不及也三言棟撓陽失之太過也
不可以有輔也

君子剛柔相濟乃能虛心受善故人可得而輔三既以剛居剛
則過于自用人不得以善而相輔此所以剛之過而為棟撓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當過之時以陽居陰剛柔並用既足以成精明之治功又足以
立渾厚之治体凡天下事誠有以負荷擔當而不撓者故其象
隆其占吉然以其下應初六故以有它為戒蓋任事以剛為主
使過剛而濟之柔可也四本剛柔適均則自任其是足矣更不
必他有所求也若復求初之柔以濟之則未免失是而取非反
吉而得凶矣任己之是自足以成功資非其人反足以敗事是
故君子審之
不撓乎下也
不撓正貼隆字四本剛柔相濟過而不過故能任重而成功不

至撓屈而敗事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五爲過極之陽自用自專主張太過既非可輔之人又比上六過極之陰委靡不振又无賛助之力其不能濟事可知已故象如枯楊生華无益于枯也老婦士夫終不能育也夫過剛无以主事過柔无以任事總歸于无所事〻則僨事之咎或可免之然過而不能因時以濟則經世之謀猷安在匡時之勳略无聞又何譽所謂无咎者非與之也意重无譽一邊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本陰柔之質非克濟之才乃處過極之地當多難之秋才弱不足以濟而不以其不能濟而止鞠躬盡瘁殺身成仁蓋不能成天下之事而死天下之事者也主事言則曰凶主理言則曰

无咎象更着不可二字則義益精而意益切矣蹇之王臣終无可尤太過之過涉終不可咎惟其心而已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往有尚

陽陷陰中其卦爲坎重之又得坎焉故爲習坎習坎者陷之深而險之重也當險之時身已入于險矣所可自主者惟此心耳人惟不能實有守義安命之心而恒存僥倖苟且之意故禍福利害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一心之中竟无光亨景介又安能出險有功卦体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故占者身在險中若能真實安于義命不萌僥倖不圖苟免而此心實有定守則心下自然亨通憂患動他不得傾險若夷處危若安禍福利害一无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矣故亨由是而往以濟險必能靜觀時勢經理得宜可以易危爲安而成出險之功矣故行有尚需以有孚而光亨坎以有孚而心亨甚哉孚之爲貴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此以坎象釋有孚之義坎象爲水以其内實外虚体陽而用陰也水之爲物其流行也盈科而進足此通彼未嘗盈溢泛濫且水之不盈其性常〻如此无所改移萬古此流水萬古此不盈故又爲不失其信水流即行險不失其信只是一定不盈也是就流水之性現之亦可見孚信之義卦辭所謂有孚蓋取諸此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中實爲孚〻則自无不亨故曰心亨心亨而往何所不濟故曰有尚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

大矣哉

天不可升地不可踰此自然之險也王謂天子以四海爲固公謂諸侯以四境爲固其在王公則以人力而設險紀綱法度无形之險也城池甲兵有形之險也險之既設則有以固人心不拔之基奠宗社无疆之業一如天險之不可升地險之不可踰而所以守国者在是矣夫險之時用通乎三才其大如此可以險而小視之哉

象曰水洊至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之流也往過來續仍洊而至習坎象也君子修己治人皆非重習不可故德行曰常爲之不厭也教事曰習誨人不倦也此只取重習意不必說濟險上去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六陰柔非济險之才又處重險之下有难济之势是為已在
習坎之中而又入于坎中之窞其陷益深焉如是則无可尚[illegible]
功而载胥及溺矣凶
失道凶也
陽剛為济險之道初六陰柔失是道矣此所以益入于險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是身當國事多艱之日剛而得中是有
經济之猷者但不幸而遇是時故未能大建功業而小有得此
又如諸葛武侯值漢室險阻之際雖能大一統之治然亦能維
其運于不絶者
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謂之求小得者以其雖有剛中之德而當險之時但能維

持国势于不墜匡扶国運于将傾未能大有為而出乎險之中
也使能出乎險中則為大有得矣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陰柔既非济險之才不中正又多邪僻之行以此而履重險之
間則來固險而往亦險往而遇坎是前遇乎險矣來而有坎是
後又枕乎險矣前後皆險進退維谷惟見載胥及溺以陷入于
坎窞而已占者得此凡事皆當收斂退避不可施用否則險陷
如六三矣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五居尊位四实近之有君臣之分但時當習坎君臣上下未免
有所阻隔而不得通然大凡有事之秋人情憂危則相求相求
則易合四五剛柔相济以居險阻則彼此之情易入而上下之

交可孚故四之事君不必拘拘礼儀之末但當積此心之誠悃
以為感格之基至于進言納諫亦惟因明通蔽而委曲以善道
之耳如用樽酒簋貳之以缶而自牖以進結于君也夫積誠
以感其君則君之情易動因明以通其君則吾之言易入自然
君臣道合險雖可济始也雖艰終也无咎矣
樽酒簋貳剛柔濟也
在險之時五與四剛柔交際君既念時事之可憂而下求之心
自切臣又思艰危之可慮而上交之意益專相信以心相感以
誠此所以不尚多儀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九五猶在險中是天下之險难未平坎水未至于盈也未盈則
未平未平則未出而在險之象也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以德

位之全而當将济之日故难雖未解漸漸傾否為太天下大势
東平西静十已安其八九矣故為祇既平之象既平則既盈既
盈則既出矣夫天下之难一人之咎也坎难就平天下之民奉
安矣君何尤焉故无咎
中未大也
九五优在險中如坎不盈則雖有中德而尚厄時艰未能光大
于天下也有中德而未大豈德之病哉時為之也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麗之正方有助于我處之順始无忤于人不正則雖麗亦无益
非順則所麗亦不終故正在人而順在我順以麗正然後麗道
為无失也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
下
什離為麗而本天地人以發離之義也日月麗天而成象百谷
草木麗地而成形君臣麗乎正位而成治皆有所麗離之義无
所不該矣
天下風化皆自君臣而出君臣皆以明德而麗乎正位則君建
其極臣翊其猷皆以明而致治而天下團於文明之化矣重明
迭論君臣不指二五化成蹤在明上來但彖傳以麗為主則正
位亦須兼重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二五以柔而麗乎中正是有徽柔懿恭之善而能養之以中行
之以正得柔嘉之則者也惟正為貞故占者以正則亨惟柔為

順故占者以順則吉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只是一個明言兩作者明之循環不已也大明在上无所不照
君德不明其何以照臨天下故大人立極于四方必聖李緝熙
以日新其德使吾德之發越有以格上下而光四表直與日月
合其明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錯者急遽而妄進咎之道也敬則慎重而不苟錯之反也初以
剛明之才而居卦下世寧有剛明而安于下者故曰履錯尤之
不終无矣戒以敬之非欲其不進不遽進耳
六二黃離元吉
二主臣道看柔麗乎中而得其正臣節之純者也故以道事君
則正直與忠厚相須以道治民則義正與仁育並用柔為綱則
而无太過不及之失黃色之麗乎中者夫中道而行无所廢而
不當上助繼明之治下普文明之休吉斯至矣
得中道也
得中就是黃離不作推本說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前明將盡乃盛極當衰之時如日中而昃晝而將夜也大凡盛
衰循環自有定數如人力所當自盡者君子固當責成于己其
時事之莫可柰何者亦只得付命于天然後有以自處若不能
安常自樂而徒如杞人之憂天畢竟无益于事而患終不免矣
是故當時事者但須致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免
不鼓缶二句非欲其坐以待斃但謂徒憂无益昔韓信已奪齊

王而封淮陰時已盛而衰矣乃不能安常守分而鬱鬱不樂卒
以取禍正類此爻之義若留侯則无此患矣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前明指三後明即指四凡繼他人有事者必須和緩詳審乃克
有濟四當更事之初而以剛迫之紛更煩擾不以其漸則激而
生變而厲階之作突必速夫身矣此爻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
或以後明指五四之突如若莽操溫懿欺孤弱寡者之流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五雖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則是宅心雖善而處事未臧況又
迫于上下二陽权臣在側僭迫交加在我既有所不足在人又
有所不遜危之道也故占如此必當危惧臨之仰思天命之难
係俯念民心之罔懷兢兢業業不敢一念少肆一事少忽如此

漸而憂戚者然則憂深慮遠而危者使平坐見文明化成而天
位永寧矣吉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所謂危者安其位者也上疑天命之休下係民歸之象重明繼
照曆數永膺五之吉大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加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上以剛居上剛之極也處離之終明之極也剛明及遠威武振
而明慶彰王者用此道以出征則能伐暴救民而有誅戮首惡
之美功以其剛之極而威自振也又能罔治脅從而有獲匪其
醜之大德以其明之極而刑不濫也首惡之誅而天下服其威
醜類之宥而天下服其明恩威並用功懲兼得既不失之姑息
亦不失之寡恩何其咎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征者正也上伐下也蚩尤寇賊貽害天下故不得已而正之明
非輕用兵也王者无外雖正他人其实亦其邦也

易意參疑外編卷之三終

易意參疑外編卷之四

吳江　進士　孫從龍　著
狀元　翰林　沈樾孝　閱
錢塘　後學　朱學易　校
杭郡　書林　翁時化　梓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天地間无獨必有對有對斯有感感則必應應復為感乃情之
自然相維勢之自然相須者此感之義也卦体卦德卦象皆有
交感之正故名咸人而能感則情相孚而事易濟故亨然情每
易流於邪必以正維之乃為可亨之道故利貞如感通之道莫
大于男女取女以貞則有宜家之善乃所以為吉否則私情之

感能无永終之敝乎即此推之而感之不可不正槩可知矣是
故君子慎所以感人者

柔上而剛下　一節

此舉卦詞而統釋之卦体剛柔感應二氣之相與也无問卦德
艮止兌悅兩情之相得也並專卦象男先於女二少之配合也
有道三者皆感通之正吉亨之本也故占者明此于感通之槩
固亨而利貞明此于婚媾之宜則取女而吉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天地與物本同一氣聖人與民本同一心故有自然之感應聖
人心同天地无一念之不和无一念之不平故其至誠默運神
道感孚有以激發天下之心以吾心之和而感天下之心之和
以吾心之平而感天下之心之平如尽己之性而尽人之性以

一人之情而通于萬人之情皆所謂感也感則天下之人有所感發興起而悉囿于道化之中无有乖戾无有反側而无不和且平矣張子曰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无外故和平天下莫盛于感人心

君子以虛受人

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故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使人心一有不虛則有我之心先據其中雖有至者亦皆扞格而不相入矣故謂靜虛而後動直廓然太公而後物來順應也君子以虛受人只是靜養此心使胸中空空洞洞恍太空之无雲止水之不波則隨人之所感而以吾心應之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所謂无事而靜則太空晴雲卷舒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柝是故以虛受人則无感不通而所以致和平之化者亦

不外是矣周子主靜圖程子定性書皆是虛受的心法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初六當感之時而居卦之下是臣之疏逖士之孤寒者其分義相懸本非可感之地而志欲尚進則已有感之心故為咸以其拇之象言感非其分且非其時志雖在外其不足有為明矣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二當腓處易動者也乃以陰柔不能固守能无躁動于感乎故事未至而意已迎物未來而心先動有咸腓之象其妄動之凶必矣然伏幸其中正心体平直稍知義理故占者善反而居其所動靜皆定酬酢以時則以虛受人而有感必通矣故吉二有是病而又有是德故占者動靜異宜而吉凶殊應可不慎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三以陽剛不能自樹殆所謂李世渠溷隨流揚波者矣楊子雲獻賦於新莽薛貽矩佐命于全忠即此輩也往吝何疑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士君子不求同俗而求同理理之所在卓然自立可也初二陰柔其不處宜矣三以陽剛之德不能自守而隨之亦不處焉此其中无定主而惟志在隨人者也所執何其下哉潰名敗節士之大防掃地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四居心象心是咸之主咸之正不正皆起于心心之公私少異而人之向背頓殊矣憧憧者貞之反明從爾思者悔亡之反貞以感人即所謂以虛受人聖人感人心之謂也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无私應事接物一視其理之當然以无心待天下不以

有心留天下正固如此則至誠足以感人自然感无不應志无不得吉且悔亡矣苟不能正固而事事容心物物留情憧憧於此往彼來之間則以有限之思接无窮之變其所感者亦狹矣但其朋類從之終不能及遠也王伯之辨係於此

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光大以心言普物无私順事无情則其心虛而光明廣大斯于感通之道得矣一有計較之私則其心已不能洞然无物廓然无累而不得遊於光大之天矣況憧憧乎

九五咸其脢无悔

此庶偶辨立之士居已于靜而居天下於動者也二之咸腓四之憧憧往來以有感而取悔五雖不能感物而相忘于无感則私感之累及不得而害之故无悔殆亦貶中之褒也必合象之

以虛受人則雖感而不害其爲感乃爲盡善之道歟

咸其脢志末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天子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一无所感則非其本心矣故曰志末

上九咸其輔頰舌

巧言孔壬利口亂信聖人之戒深矣感人以言而曾无篤实之意殆喋喋佞人之流也豈所貴哉

感通之道只是一虛字便了聖人之心虛而无物故能感天下之和平二之順不害順便是虛四之貞吉悔亡貞便是虛感腓憧則非虛矣故有得失六之辨本義謂此卦雖主于感然皆宜靜而不宜動此是六爻斷案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萬形皆有敝惟理爲不朽故惟恒而得貞乃爲久于其道蓋天下惟道爲可久所恒不貞其所久者非道安得爲恒楊墨之仁義撥他當初守得定執得久也與作恒然仁非其仁義非其義豈爲可久之道人之所恒不貞皆由他起初决擇不精所以毫釐千里利貞工夫須要兼擇守然擇的思更重朱子謂知其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愚按恒亨无咎恒字就是久于其道下面利貞句不過發明所謂恒者必利于貞乃謂之恒而得亨无咎爲利于攸往也使所恒不貞决无得亨之理而咎之不終无矣烏得爲利乎不可說恒固亨而无咎矣又必利于守貞蓋恒就是利貞下面不過提掇分曉耳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天下之理凡分有相組而机有相須事有當然而情有同然者其常也卦体剛上柔下以名分之常言卦彖震雷巽風以造化之常言卦德巽順震動以處事之常言二体剛柔相應以人情之常言卦材具常久不易之道而恒之義著矣故名恒

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恒固亨而无咎矣然謂恒之必利于貞者蓋天下无正外之道君子无道外之恒惟恒得其貞乃爲恒其所當恒之道守之自我可以要之終身而不变執之自今可以俟之後世而不惑而道之可久者信在是也向使不貞則非道矣非道則必不能持之悠久豈所利哉

天地之道莫非至正乾道大通至正而已坤道柔順正固而已是故乾坤不毀貞觀有常覆載生成亘古亘今而悠久无疆也

人知天地之恒而不知天地之恒一以正也天地以正不着力天地自无不正自无不恒言天地之道這等長久亦只是一箇正是天地久于正也天地且然况于人乎信哉恒之利于貞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人須有所把持方能有所設施措置誠能立得定守得固久於其道而有終則貞靜之極自然施爲由此而造端經綸由此而立本終則有始而利有攸往也以其靜之極而言故曰終以其動之端而言故曰始動靜相生循環之理當不得正解大意謂往之所以利者非能自利也以其能久於其道而有終終則有始而往斯利矣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一節

此推恒久之理日月四時言久照久成意聖人重久道意得

天而久照変化而久成要說着只重久處不要說得天故能久照変化故能久成聖人亦然

張子曰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非蒼蒼之形也天道不已日月順天之道往来盈縮自能久照而不已自有天道以来而日月之明未之或改自有日月以来而照臨之功未之或息所謂日月之道貞明者也

聖人継天立極日月以為柄四時以為紀天德王道純亦不已其道之所以光被无方者與日月之明同其久照其道之所以変化无為者與四時之変同其久成天下化成乃聖人久道自然之符應

天地為物之情雖不可究極而要之太極之精為造化人物之紀覆載生成何嘗止息飛潛動植未始終穷只一恒字而天地

萬物之情尽之矣恒道之大如此

君子以立不易方

至理當然之則為吾人居身之準所謂方也方是人所當止之處立不易方即大學止于是而不迁之謂愚謂孔子三十而立立此方也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方也立字内要擇守工夫以此立心則確有定見而此心不移其初以此立身則確有定力而此身不渝其守必如中庸所謂邦有道不変塞邦无道不変塞然後謂之不易必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滛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然後謂之不易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與四應理之常也上下相隔勢之变也在明智者處此必見幾而作初六柔暗之質既不能以度势而陰居巽下又惟務以深入言必求其[illegible]施必求其根蓋執理之常而不審其勢[illegible]失有浚恒之象[illegible]此則求望大過嫌隙易生祗以取尤难以為故云貞凶无攸利甚言其不可也語曰交淺言深忠也此之謂歟

九二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是他人事上處置有那方處未免以事累心而理自内出悔之道也然以其居恒之卦而在下体之中有久中之義是在心有常而本体不虧者其以陽居陰之失特一時一事之過耳故終能善反以為功因中以求正恒而能貞而久于其道自然内省不疚无悪于志悔不終悔而亡也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久中是恒性在中而本体之明有未常息者故能竟悟其非而

善反以為功小疵不足以累其心矣何悔之不亡乎此爻如太甲顛覆而卒能處仁遷義爲商之令主者

九四田无禽

久於其道則内足以成己外足以成物恒而有益於得也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是不當久而久所謂恒而不貞者守曲李以終身執偏見以自是反之身心而无益推之家国天下而无功益恒而不正何貴于恒猶田而无禽何益于田故取象如此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以柔中而應剛中在別卦是箇好爻此在恒字則以從人為常道不是好事故云然君者出令者也非從人者也唐玄宗之所李林甫宋神宗之所王安石久而不移而天下之事日以大壊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故言婦人吉所以深著夫子凶也

上六振恒凶
久於其道然後利有攸往上六以振為恒便不恒矣故凶所謂
天下本无事庸人擾之耳此爻是大臣當國而紛擾天下者就
如王安石新法紛更誤天下蒼生禍國家元氣皆其流禍也凶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在上正爻之所以為振恒處盖處恒之極極則变矣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姤雖一陰始生然陰猶獨而未群也此則二陰浸長群枉成風
其可危又非姤比故陽當此時直須退避而已此卦名為遯身
退則道亨謳君子以避小人也浸長猶利貞警小人以毋害君
子也輔正抑邪以扶世道聖人之慮遠矣

彖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君子剛正有可為之德小人順應有包承之心若有不必遯者
然且不恃可為不係私好知時當去而即去見几明決得意遠
去此遯之所以亨也漢桓灵竇武當国位望崇者承應有人亦
庶乎當位而應者那時不識與時俱遁之理故卒受小人之禍
穆生曰今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當遯之時而不能及時而遯
則禍不旋踵矣此初之遯尾三之係遯其視嘉遯較是輸他一
着
遯之時義大矣哉
此只在難處上見其大盖陰方浸長之時昧乎時势者不知遯
恋于爵禄者不能遯是必有見几之智克己之勇者能之不然
其不為小人羅縻而受其害者几希

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君子之於小人道不同不相為謀終須遠他但所以遠之之道
不必過為惡厲以深拒之惟當嚴于自治以礼義廉恥為立身
之大防以光明正大為處事之大本毫厘不苟尺寸不移則一
正足以却百邪小人自當心醉神服而不敢近矣惡為有形之
厳厲嚴則无迹之剛方辞巽而不卑道存而不亢非以遠人而
人自遠之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遯尾而厲盖病其遯之不早也占者若更有所往則又蹈遯之尾
轍矣不往就是遯爻就已仕者言占則為未仕者謀也
遯尾之厲不往何灾也
遯尾之厲以其不知早遯而尚往耳如其不往則肥遯无不利

矣何灾之有昔王莽得志之時梅福等皆避乱而去獨揚雄不
然所以卒受投閣之灾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
二當遯時正小人害正之日而能以中順自守儉德避难不可
荣以禄所謂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者故猶執之用黄牛之
革莫之勝説者焉當漢時荀爽等皆就董卓之聘而獨申屠蟠
固守不出所以卒免黨錮之禍此爻近之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危邦已不可入乱邦已不可居則去之惟恐不速遠之惟恐不
早三乃下比二陰時當退避而猶頓恋家族妻子及權利之類
隱忍而不能舍係恋而不能去此當遯而不遯者也疾者行之
疵厲者身之危无一可者也惟以此係遯之道畜臣妾乃可无

疾厲耳蓋出處大節與豢養私恩不同故可施于彼而不可施
于此謂之畜臣妾吉甚言其他无所利耳
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係遯之厲非小人能害君子由君子喪心于富貴之守而係戀
權勢如病狂喪心者所以墮于小人之計而危厲也畜臣妾則
吉者蓋小人之害君子其禍甚大君子之待小人謀之疏密而
天下国家之安危所係一身之禍福攸存故其事甚大君子之
待小人謀之疏密而天下国家之安危所係一身之禍福攸存
故其事甚大不可以畜臣妾而處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人情不能无好九四下應初六則是其仕于人国如名位利祿
等類寧獨无好乎然以剛健處之則其義理之心足以克其利

達之念知時之當遯就能斷然无所係累有所好而能絕之以
遯循无好也此君子之事故占惟君子當之君子所重者名節
所全者道義必能好遯而吉曰小人否者明其不能絕所好所
謂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剛當位而應本未有可去之隙但時當退避故與時偕行
見几而退可為弗可為弗頓也有應无應弗頓也比之有所係
而不能遯者固為胥壞比之有所好而遯者抑又无形迹矣遯
得恰好故為嘉遯此非至正不能故占者亦能嘉遯而貞則全
身全名而吉矣此爻其子房辟穀之流歟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人惟心志不能養得正大光明或有所好或有所係所以當遯

而不能遯況能先事而遯遯得恰好乎九五平素涵養此志正
直光大而不眩于富貴功名之途故其志不肯苟容不肯少屈
見幾而去而遁之嘉美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上九陽剛有賢德也居外无責任也无應无係好也故上不事
天子下不臣諸侯胸中灑灑不掛一塵其得意遠去何如故為
肥遯夫逸民高蹈誠有俯仰天地而自得優游萬物而同春者
遯尾之厲係遯之危其何能及之故无不利此伯夷太公商山
四皓的人品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无所疑指心說作推原看大抵心有所累者斯身有所係上九
所以肥遯无不利者由其存主之天超于物而不物于物一切

功名富貴皆不能援而惑之何疑之有此其所以无不利也
䷡震上乾下
大壯利貞
四陽盛長是正人君子滿朝吾道尚往正氣發舒卦名大壯喜
其遇也昌其會也然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惟其正而已使恃
其壯而所為一有不正則一隙可乘万事瓦解千百年难際之
時壞于一念之不謹者多矣是以戒我君子必利于守貞存心
正大奉動光明則正足以勝邪而吾道之壯然後可以保其終
也大壯勢也利貞理也理所以固其勢其聖人維世之意歟四
陽方盛還有五陽六陽在後故以大壯名之若日之既午月之
既望則盛時已過將不得謂之壯矣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以卦体言四陽盛長正人君子充端於朝廷大者壯也固為大壯之義以卦德言乾剛震動以剛而動則是凡我正人君子義所當為理所當行者斷然為之而不屈于私不撓于欲由是奉動作為足以屈服乎群奸而吾道日處其盛矣所以壯也亦為大壯之義大者壯君子之壯於勢剛以動君子之壯于理以勢勝者足以屈小人之力以理勝者足以屈小人之心兩義要相關看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壯利貞言大者卻要正也以此正大之理推之則雖天地之情亦有不出此二字者以發以載以生以成天地之化育无外初无一毫私曲于其間是天地之情一正大也天地且弗違而况於人乎故曰利貞

君子以非礼弗履

古謂中原之戎虜易逐一己之私意难除是故顏子克己可謂大勇非礼弗履須用省察克治工夫所謂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非礼弗履是能制于心而不形于身拔难去之病根遏方張之巨敵此所謂君子之強歟

初九壯于趾貞凶有孚

初九无位本分之卑者乃以剛處下而當壯時心不安于下者故處分雖卑而欲解去天下之群小剪除君側之元兇有壯于趾之象如是則忤于理拂于势不惟為小人所忌而亦為君子之所不與必取困窮之灾矣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貞就是卦辞利貞之貞貞外之所行也中內之所存也世固有中无私意而臨事或為氣習所動不免少有過當者九二是也二以陰居陰其所為或有恃壯之失而失其正者然所處得中本是箇端的好人有本然之德其存心原是无私意的所以貴得外面所為不是便能補其失以歸于正者故戒占者謂當曰中以求正隨事順理因時處宜斟酌于過不及之間以求合乎義理之正不至恃壯而妄為則无隙可擬无机可乘无壯趾之凶无觸藩之厲而吾道可保其常盛矣不其吉乎

九三小人用壯　角

此爻每以君子小人平看愚謂專主君子說以二本陽爻况在壯時也三以過剛不中而當壯時是君子之恃壯而妄為者也以此處壯吾見小人者素抱快快而欲逞于一擊固將肆為憑凌而以无礼之勇伺君子之隙者九三君子乃不能深為之慮

過為之防旁若无人漫不加意而所為一出于罔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固以用罔處之也夫用罔以處小人能不取禍故雖處之以正然而弗過防之從或戕之終有危道其象如觸藩羸角者然蓋用罔致禍必有中傷反噬之災也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辞雖並舉而意实重君子一邊蓋言小人用壯而君子乃以用罔處之也能无危乎本義云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蓋兩敗俱傷之謂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大壯之道所利者貞貞只是不恃壯而已四以陽居陰雖為不正而不極其剛則亦不專恃乎此者故因占設戒以為能勉而貞而不恃壯以進則得遂其進而吉且悔亡矣藩決二句是吉

悔亡之象上句无阻進之人下句乃有能進之道君子之見阻于人猶之藩籬也四前二陰則藩籬決矣吾見群枉之門既塞而衆正之塗自開進无所推動无所阻故如藩决不羸焉君子以道德為御說之輿也四既不極其剛則輿衛閑矣吾見大車以載而不敗輪輹以飾而可行克以成乃獻戚器而動故如壯于大輿之輹焉

藩決不羸尚往也

尚往是得遂其進之意全在九四不極其剛上來如在朝而論列不患于群枉之摇奪在外而崇明不患于群小之中制此所以藩决不羸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此卦全体似兑故往往取象于羊卦之諸爻恃壯而動皆為抵觸而進者独五以剛居中謙卑遜順絶无剛壯氣習居己于静而居天下于動居己于怯而居天下于強諸爻皆進而五不進剛壯氣習頓然脱去而若不見其亡者故如喪羊于易夫凶害悔吝由動而生初之貞凶三之貞厉上之不能退不能遂是也五无用壯之習又何恃壯之悔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當壯之時而以柔居中故以順為常而不以壯為事謂之位不當者特以壯時言之耳其詞若有歉焉其實乃深與之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　艱則吉

壯終動極志之社也其質本柔才之弱也故欲進而不能其占進退狼俱无所利矣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之從容詳審而不妄進既度其身又度其時則為善用其壯矣故終未可進

而吉

不能退不能遂　長也

言不能度德量力以審于進止也不詳審于進止之間則進止兩难矣咎不長者可以退可以遂也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卦彖卦德卦変皆有上進之義故為晉康侯受寵由康国上來孟康侯藩屏国家擁衛社稷有佐命之殊勳故自膺錫命之殊典錫馬且蕃庶則其他物之称是可知晝日且三接則其燕見之无時可知盖以順之德當晉之時而又遇柔抑之君宜其有是寵也

明出地上順而　三接也

非其時則有德者未必其成功非其君則有功者未必其見録於是臣不能以是得之於君君不能以是施之於臣矣明出地上无所不照其天下文明之會乎以順而麗臣道惟順故能忠貞而效戢柔進上行君道惟柔故能虛心而礼下夫以竭忠效順之臣當賞罰清明之世遇崇德報功之主此康侯之以功而受寵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以陰居下陰性躁妄必有不安于下而欲進者應不中正上遇妨賢病国之人而遂之俾不通故其進也若或尼之而不免見摧矣出處進退大節攸関設或以难進之故而所守一失其貞則此節一喪不可復伸故戒以抱道守貞則終遂其進而吉貞只是以道自重不于進之意貞所以自持非以求信于人然貞

則未有不吉者固其常也故不為人所信亦當處以寬裕待其自信而不急於求信也蓋吾果未可信其於人也何尤苟吾既有可信而人不我信其於己也何慽故當自信自養而不以用舍係其心所以守貞者綽決故也必如是而后自失之咎可免耳否則躁進之患生而枉道之失不終无也既戒之貞又教之裕聖人於出處之際慎重如此

裕无咎未受命也

未有官守之命則以道自重而不汲汲於求進者正其所宜否則屈己甚矣咎其能免乎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中正有可進之具者但上无應援而汲引薦揚之无人尔故一時不能遽進而行道之心沮矣能无愁乎此即孟子所謂

不能无不豫也貞者直己守道不干進之謂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終當得遂其進而吉受茲介福即所謂吉也介福即錫馬晝接之類

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所恭中正則能自昭明德而康國之具在我故道不可終廢也介福豈倖致哉

六三衆允悔亡

三不中正无可進之具宜不得進而有悔然當晉時與下二陰皆欲上進而以同志相孚同道相信資其夾輔而進焉進則可以有為矣摧如之患晉如之愁不其能免乎

象衆允之志上行也

士君子出處有二途從違惟一道使人皆欲進而吾獨矯之以退則同進者忌人皆欲退而吾獨矯之以進則異己者疑矣宜之允矣六三上進之志與初二同故其志相孚而不喪信之深矣

九四晉如碩鼠貞厲

君子以德居位猶懼无以克勝者四不中不正以竊高位是德薄而位尊薄功而厚享能无畏懼之心故有晉如碩鼠之象貞厲者言位雖錫之公朝亦終必失之也蓋盜得陰據豈能久乎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六五本体不正本非純德之君而有悔者然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則其聰明不蔽終能自昭明德而天下之民從之悔而復于无悔者也然當晉時人情好進之心常多而功利之私无已五雖悔亡而功利之念或未能尽去則君道未得為至也故必

純心以行王道於凡礼樂刑政之敷施紀綱法度之頒布為所當為而功效得失一皆置之勿恤則王心純而王道普往吉无不利矣漢武英明而天下歸化猶不免多欲之累所以卒成虛耗之患勿恤之戒聖人致意深矣六五病根都在以陰居陽本体不正處故既称悔亡而又慮其功利之不能尽亡也

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失得勿恤王者之心有慶王道之效蓋人君為所當為而无計功之心則其所為者必專而力所及者必功而溥協和風動吾叫致矣不有慶乎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陽剛不可為物先剛進之極純而剛用事而不知返故為晉其角占者得之无適而可惟用剛以伐私邑則威以取勝兵雖危

而事亦吉且死敗北之咎然不能修德以服天下而惟務剿以治小邑雖便兵出有名終亦非尚德之治貞吝曰厲以見用兵之艱曰吝以戒用剿之過聖人之慮遠矣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君子之道如日中天日之明為地所掩是君子之道為陰邪所傷故為明夷夫所貴乎君子者以其貞也貞是守身之常法不可一日而自失者然以時當明夷直道難容雖欲自遂其貞而不可得故必委曲以行其道隱忍以固其操正不徒正而艱難以守之所謂自晦其明善藏其用而俟德以避禍也艱貞者言用艱辛萬狀以守此貞不可以時之危迫而或失其正也本義艱貞獨以五言者五切近暗主比諸爻為難處耳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以卦象什卦名言卦之所以名也以卦德什卦義則言卦中之一義也君子之道不可一日不明于天下道之不行也小人傷之也日入地中陽為陰掩是君子見傷之象故為明夷又卦德內文明而外柔順夫明德在我而能以順而行以是而蒙大難則雖遭時之艱而文明足以自守柔順足以免禍此深得處明夷之道矣

文王之時明夷之時也羑里見囚小心翼翼故曰以之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詞曰利艱貞何也言時當明夷自任其明不得須用晦其明而明不嘗不存可也蓋卦体六五切近上六之暗君與国同戚有不可避之難與君同危有不可去之義而五以柔中處之周旋委曲以行其志之正乃所以為艱貞也昔箕子為紂近親不往受尊深得艱貞之義者

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用晦而明作一句看蓋君子之蒞衆過于晦者失于无別天下不勝其弊過於明者失之太察天下不堪其情故外用晦而內明不息方无此弊昔孔顗進對唐太宗曰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居尊極炫聰明則下情不通取下之道也其意與此相合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初九當明夷之初而道不行猶鳥之飛而垂翼也夫君子之去就視道之行止占者當此之時道既不行當見几明決潔身而去寧三日不食而祿有弗顧也然時當明夷不得而避雖去此而他有所往主人亦不合而有言也斯道之窮有如此者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夫子剔出一義字則知不食之故非厄于時且決于義矣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二比初雖近視三四五猶遠故傷而未切未切而救就是速救之速只是一箇去得早見兆而作不俟終日則禍莫得而及之故吉穆生謂今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常忠謂褰裳而避之猶恐餘波及我皆知用拯之義者

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知禍而不知避則動與時違非順也避患而不能早則自失兆曾非則也今能乘其傷之未切而救之可謂順時而止矣且救不徒救而能速于退避則其順也又可謂得救傷之法則矣此其所以吉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先曰南狩而得大首所以示人君不道之戒継曰疾貞之不可
所以嚴人臣不軌之防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志字多含蓄言其志非富天下本以吊民伐罪爲心今既得其
大首則其志乃大得矣此是發明他心事所謂有湯武之志則
可
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當明夷之時人皆有欲遁之心而欲去而不能則是明夷之心
未有獲也四以柔正居暗地而尚淺飄然遠去而嘉遯之初心
浩然長往遂出人之素願明夷之心无入而不自得矣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六五以柔中之德居至暗之地而能正其志循箕子以宗室大
臣當殷紂之内難而韜光欲采艱難以守正者也利貞以戒占
者貞即箕子處明夷之道利貞者以正道自守不以憂患阻喪
其志不以变故撓動其心也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之晦其明者時也權也然其明隱然自在何嘗滅息就是
他艱難守正自晦其明處无非是委曲以全此心之明明豈有
時而息蓋其可晦者迹也不可息者心也若中與外而俱晦心
與迹而俱非則不得爲箕子之貞矣夫惟箕子之明未嘗息是
以佯狂于紂不足爲明之損陳範于周不足爲明之加後世迫
于禍患遂失其守而喪其明者其楊子雲之流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不明晦謂不明其德以至于晦言明德人所固有上六本非生
成便暗者但爲利欲所昏耳初登于天居尊位之象後入于地
如所謂求爲匹夫而不可得者此君子所以自昭明德也

☴☲ 巽上 離下

家人利女貞
家人者一家之人父子兄弟夫婦都在内卦之二五皆得其正
是盡一家之人无不正也故名家人立家之道須内外皆正方
成箇家然正之之道必先於治内門内之治恩常掩義故必儀
刑自我而使内治惟修夫婦化行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蓋夫爲
妻綱必先以正内爲主内正則外无不正矣曰利女貞者示人
以先務之所在也周子曰家难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
人離必起于婦人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此即二五之正以責人夫婦利女貞者何也蓋卦之此五六二
各得其正男得其所以爲男而正位乎外女得其所以爲女而
正位乎内則剛柔之義明倡随之道得是陰陽不可易的道理
所謂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故云天地之大義然外之正
必本於内故曰利女貞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此又即二五之正以責人父母言国與天下有嚴君家人亦有
嚴君以摠攬一家之权而其位也尊以統理一家之政而其任
也重惟卦九五剛陽中正在卦於外則五其父之謂而所以理
陽教者不可謂外无其主矣六二柔順中正主卦于内則二其
母之謂而所以理陰教者不可謂内无其主矣此統体正而家

道尊内外之所由正也然外之正必本于内故曰利女貞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此又盡一卦六爻之蘊以見家之當正初上相形而有父子之
象三五相成而有兄弟之象五三四二相對而有夫婦之象卦
惟嚴君尽統治之責男女秩正位之倫故家有父子而慈且孝
也家有兄弟而友且恭也家有夫婦而和且柔也恩義篤于天
親彝倫序于宫閫家道至此可謂无不正矣夫治天下視于家
一家之正此理也天下之家之正亦此理也正家而所以正天
下者不外乎此矣不作效説只以理推之言天下則盡乎家矣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天下之端自家始君子知風之自故言行皆謹所以修身而
教于家者也

初九閑有家无悔
初是家之成始所以正始者其謀豫故曰閑上是家之成終所
以慎終者其慮遠故曰有孚威如
初本家之始固當閑九是才之剛又能閑夫家及其始而豫防
之則倫理正恩義篤自然父々子々兄々弟々夫々婦々而家
道正矣又何悔
閑有家志未變也
閑之於未變者易為力閑之於已變者難為功當家人之初而
能豫防其漸則謹始慮終而正家久遠之道終必賴之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婦人无外事故婦人之所以為能者不在于无所不能而在于
能其所能也六二柔順中正女德之幽閒貞靜者故凡事以順
為正而一无所專成中饋之外无餘事則中饋之外无所主也
此所謂利女貞者内助之功正家之化吉孰如之
九三家人嗃々悔厲吉父子嘻々終吝
正家之道惟寬與嚴而得其中之為貴與其過于寬而以恩掩
義寧過於嚴而以義勝恩嗃々者三之本象悔厲吉者三之本
占嘻々終吝則反其象占以示戒耳凡有家者亦須其自處何
如
家人嗃々未失道也婦子嘻々失家節也
嗃々似失之太嚴然家法因之以整肅人心由之以祗懼循未
失乎正家之道也若婦子嘻々則以恩掩義以情廢禮失治家
之節甚矣
六四富家大吉

以陰居陰有生殖之才又在上位有生殖之勢故能務本以生
財樽節以制用家不期富而富矣財用足則理義生所謂父子
篤兄弟睦夫婦和而為家之肥矣故曰大吉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在位有致富之勢順在位非區々陰性吝嗇以致富者是念財
用之盈縮係国家生民之休戚而取之有道用之有式者當以
大臣理財上説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五本剛徙中正有刑家之善二又柔順中正為内助之賢王者
處家而得此則君后協德有以配天地立極之道内外交治有
以成父母天下之尊不用憂恤而關雎之化桃夭之風可坐而
致矣所謂正家而天下定也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勿恤吉以效言交相愛以情言惟君有后妬之賢而愛其内助
后有君王之聖而愛其刑家兩情无間而相得益章故不患治
化之不廣矣曰内助刑家則所愛者非情好之私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初處其始上厚其終誠信以爲恩義威嚴以正倫理則正家有
法乃終有慶矣大有六五論治曰厥孚威如此言治家而亦曰
有孚威如齊治一机可以會而通矣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反身自治不出言有物而行有恒
☲☱離下兌上
睽小事吉

濟大事以得人心爲本睽則衆情乖離本不可有事但卦体卦
變之善猶有可爲是以人心未至无解国势未至分崩鼎足之
功或可以自固偏安之業尚可以圖存故小事吉此如蜀先主
之謂
彖曰火動而上 不同行
先天之象則爲物理之睽其性之相違也後天之象則爲人道
之睽其志之相悖也
說而麗乎明 小事吉
說與明兼重有其具也柔而得進重進字有其位也得中而應
重應字有其輔也故雖不能大有所爲猶可小有所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 大矣哉
睽有兩般心情之睽不可有形体之睽不能无人但知睽爲乖

異而不知天地人物固有睽而合者天高地下睽也然天施地
生下濟上行化育以弗同者成男成女睽也然夫唱婦隨陽施
陰受相求无弗通者物以群分如雌雄牝牡不齊睽也然此感
彼應无物不然其事无非類者矣以形言則天地萬物未嘗不
睽然以理言則天地萬物之睽未嘗不合睽者其靜而別合者
其動而交此睽乃生生之本化化之原所以立天地之大義主
人物之萬殊者胥在於此睽之時用豈小小哉
君子以同而異
彖言異中之同象言同中之異君子以天下之量容天下之人
以天下之心處天下之事本是大同於人的但理之所不當同
者則必介然守正而不苟同于人如其道也則在家同于家在
國同於國而君子不嫌于同非其道也則一家非之不顧一國

非之不顧而君子不嫌於異此所謂和而不流群而不黨者若
曰與波上下和光同塵則非君子之同矣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正應同德總是九四一箇人自正應言則爲无故以无爲悔自
同德言則非有故以有爲亡此爻如炎漢末造當時孫劉二人
初非有君臣之分兄弟之好本非正應而有悔者後來曹瞞南
下彼此俱危以是同舟共濟而齊心協力以制之此便是同德
相應正應所資以有爲如馬所用以有行者起初无應而悔若
失其所以行及以同德相與而悔亡則可以行矣故取喪馬自
復之象然當睽之時不但同德之當親倘非同德者來亦不宜
拒蓋不當見而見君子處睽之微權也否則取嫉權奸觝㸷
候辭不及矣見非就見只是不拒他來

一葛 21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28 版反内

見惡人以辟咎也
咎自外至見曰辟咎則見非其本心矣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遇是會遇之稱巷是委曲之處二五相應君臣之分定矣而乖
戾不合所遇之時使之也然為君者雖或疎于下接而為臣者
不可急於上交故必宛轉多方以求遇于上既積誠致悃以感
其心又須眾引恩以導其悟周公時值流言東都避迹而有鴟
鴞之作金縢之啓以悟成王遇王于巷也始則君臣之睽自此
而合終則天下之睽亦由此而濟矣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本其正應有不可廢之義有不容已之情故委曲求遇乃所以
竭分而竭忠也何失道之有若非正應則斷不可求〻則枉道
易義參疑卷四　二十六
矣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見字直貫三句到底見是傍人所見其人是在輿之人輿以載
人牛以引輿象本相因取的二四求之若見其有以係之也上
九疑之若見其有以傷之也故取象如此三句皆始睽之象有
終則求者去而疑者釋无天劓之傷有遇雨之吉矣
見輿曳位不當也
即當位疑也之謂三處二陽之間下近于二而上近于四故二
疑其可曳而曳之四疑其可掣而掣之皆緣處非其位故有以
來其求耳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九四本身是陽不得陰以為之應便是孤矣然初九以陽在下
乃是元善之夫為四同德之士故以陽遇陽而與之相交修
身則同道相益事一則同心共濟其交也孚信之至而不病于
睽孤矣然當睽之時人情難合易離使以易心處之而待之或
有未至則疑心生而間言入矣故必存心危厲惟恐吾之孚信
有未至而内外必盡其誠則久要不忘而讒間不入修身果有
同道之益事固果有同心之助咎何有焉
交孚无咎志行也
當睽之時志在得人以共事交孚无咎其志行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以陰居陽濟睽之才不足宜有悔者然以柔中之德應九二之
賢得賢輔治而有以匡其不逮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然不正
君臣相遇豈但如相應之常哉蓋二本五之正應乃宗子之宗
易義參疑卷四　二十七
相所謂厥宗也當睽之時五既切于下交二又篤于遇主圖事
揆策必用其謀陳見悃誠必然其信厥宗之合如噬膚之易其
一時相信之至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以是而往則天下之睽
可合故曰何咎蓋信乎其悔亡也
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后非賢罔與成厥功六五厥宗噬膚則得賢共事而天下之睽
可濟往不有慶乎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　則吉
見豕以下申其所以睽孤往求而遇雨則不孤矣見豕見字貫
下載鬼一句而象統有淺深六三本不受汚于二陽也上則疑
其失身于非道之與而若有汚焉者如見豕之負塗見者如或
見之疑而未信也至載鬼一車則疑其實有是事而不諒其情

之本无比前疑又甚矣由是積疑成忿而欲張之弧思擬手徵
而射之矣上睽孤以此後說之弧疑稍释也至遇雨以則疑尽
什而睽合矣始而疑之者心以迹而成終而信之者迹以心而
明始疑其迹而終諒其心故有先睽後合之義
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言上面許多疑心至此尽什是以往来而得會遇否則疑未什
而相求者鮮矣
䷦坎艮上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利西南見大人守正道都是済蹇之道西南東北不可拘西南
多事紛紜則占者之東北矣東北要害可守則占者之西南矣
蓋居天府之据而得用武之地則足以係天下之心而決大奎

之計此其所以利否則形勝不存地利已去未有能済者也故
不利大人德望謀猷為天下之所倚重不之見焉則撥乱反正
将何所頼故曰利見秉至公以服天下扶弘義以植人心則施
為正大天下帰心鮮不済矣故曰貞吉宋高不守東京而走建
康不任李綱而用秦檜不圖恢復而听和親胥失之矣
彖曰蹇难也険在前也見険而能止智矣哉
非是見険就是蹇見険而止乃為蹇也坎在上為険在前艮在
下為見険而能止故名蹇智是美其能止傳曰蹇难之時惟能
止為善故諸爻除二五外皆以往為失来為得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穷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往得中是進而何其可安之地所謂進可戦而退可守者是也
與解卦不同其道穷者即所謂英雄无用武之地進退无所据

矣有功者是成済蹇之功蓋天下无治世有治人故當蹇而見
大人可籍其才德以成功
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二四上陰位也陰居陰而得陰位之當三與五陽位也陽居陽
而得陽位之當皆有得正之義故辞曰貞吉然貞果何以得吉
哉蓋當蹇之時天造草昧国步艰危邦不正甚矣誠當此時而
所為一出于正於以維持世道整頓人心則紀綱振而風俗同
自然邦无不正矣曰正邦者極言其效以廣貞吉之義云
蹇之時用大矣哉
必往西南必見大人必守正道蹇之時其用當如此
初六往蹇来誉象曰宜待也
當蹇之始不利於往而利于止見険而能止知矣哉却不是全

〇大凡君子出處往未必蹇来未必誉則其進退之机犹水尖
也今既往蹇未若利害較然如此固宜雎處静俟以待天下之
清矣尹耕莘野說築傳岩渭濵垂釣高臥南陽皆有待而然者
六四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為名誉而抗節則其節必
不純二以踢忠盡節之臣而當九五大蹇之際君臣之義休戚
共之不避萬死一生之難而鞠躬尽瘁以求済其君国事方殷
曰何以家為君父在难曰何以身為心存報国志切忠君而曾
不顧身家之吾何也其蹇蹇匪躬如此龍逢之忠比干之仁寧
武之愚天地浩然凛凛完節忠臣義士之義膽忠肝至今暴白
于天下後世此還是一句看
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王臣蹇蹇其事之濟固未可知抑亦使不濟亦事之无可柰何其忠貞之節精白之心已可自白于天下自靖于吾君矣誰得而尤之此所謂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道義不論禍福者也孔明討賊興復雖志决身殲而功業不竟天下後世无得而尤之者亦以忠之純義之尽耶

九三往蹇來反

三居險難之時而实不在王臣之位可隨時進退者也故時不可往而往益以蹇耳惟反就初二二陰然之樂道豈不綽綽然有餘裕抑

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陰柔不能自立其喜得陽剛而存之者亦其心也因其喜而反就之則彼此相安而養晦待時之下无入而不自得矣內指初

二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當位实也

四與初三不同初四在險之外故但謂來會來反而已四則入于險矣下有九三之陽有濟險之实德者可不連之以共濟乎

九五大蹇朋來

五當蹇之時為蹇之主故其蹇與他爻不同乃宗社存亡所係國家治乱所關所謂投大遺艱於朕身者蹇之大也當此之時非有賢才共誰與濟然五居尊位而有剛健中正之德故其位望之所將扶德義之所感召必得蹇蹇之王臣與凡來會來反來連來碩之才翕然而至以共拯天下之难矣歐陽子曰小人朋惟君子則有之故為人君者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來以中節也

中即是朋來之由中節即中德也以其在蹇而能守故曰節以如劉先主節槩不渝而英雄響應者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以陰柔才弱而當險難之極君使自往益以蹇耳得君而輔可以成功故來碩吉夫自用則不足資人則有餘占者亦當自反矣利見大人戒占也竇融出兵河西歛手歸漢卒之殲滅乱賊共成削平之功往蹇來碩之謂也通看蹇卦六爻自二以外總不宜往自上以外總不言吉初三无責任故宜見險而能止六二有臣道故宜冒險而竭忠連陽剛而共濟見大人以成功四與上陰柔故也五則延攬英雄以夷大難而天下之事濟矣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居險能動非惟不陷于險而又能出乎險之外矣故名解以卦變言三往居四入於坤体有平易之義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有安靜不煩擾之義故占者處解之時自來生理凋瘁至此正須培養之自來元氣消索至此正須保全之故必以平易之心行平易之政休養生息而利于西南如天下已无事了无事不可生事與天下安之可也即使天下不幸而猶有事焉亦當早往早復而行所无事不可煩擾以病民生也夙字就是來復蓋靜而能處之以靜固為安止其所動而即歸于靜亦為來復其所綏是安养天下之意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蹇雖見險而止然險在前也而不可以言解屯雖動乎險中然亦出乎險也而未可以言解此則居險能動則必能免乎險

矣故為解

利西南往得衆也

坤居西南平易之地也坤畫數多有衆之象也卦變三往居四入於坤体而有得衆之義則是當解之時為能處之以平易行之以仁恕而得天下之歸心焉蓋和平之政固足以入人而方解之民尤易以感化固未有平易近民而民不歸之者此正寬則得衆之謂䟽謂西南之不為利歟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惟其得中不吐不茹无愛无威所以能善於謀畫而隨時安養所以來復其所而吉也否則好大喜功能不至于妄開事端而殘民以逞者鮮矣又二既以得中而有所往則勝已得于廟算而動每出于萬全有不戰戰必勝矣有不攻攻必取矣惟往必

有功此所以无事于勤兵之久而能早往早復也使其无功而早往則為窮兵矣无功而早復則為養寇矣

天地解而雷雨作　解之時義大矣哉

隆冬冱寒之際天地閉塞及至二氣解散則氣之奮迅而為雷氣之和暢而為雨而雷雨交作矣惟雷以動之雨以潤之故品彙得氣之先而發生不已初有萌芽在内是甲萌芽漸漸發露是析所謂二氣發舒而庶物露生天地之所以成化二者亦此解也向使天地不解則陰凝而不散物蟄而不遂而萬物或几乎息矣此解之時義為大也

君子以赦過宥罪

君子之於萬民猶天地之於萬物民之流于過而罹于罪非迫於不得已則陷于不知也過則赦而不問罪則宥以從輕所以

体天地生物之心而從斯民于法網之密也書言寧失不經從言罰宜從去可以見仁人君子之用心矣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當解之初多事以自勞則失之煩擾而不足以安天下之心无事以自逸則失之廢弛而適以滋天下之弊咎其不免矣初六以柔遇剛彼此相濟而剛柔適均既可以存渾厚之治体又可以立精明之治功矣所往也然來復其所又何多事以生亂有所往也能早往早復又何无事以养乱此義之所以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三狐以象小人黄矢以象君子淑慝之辨也君子小人不容並立群枉之門既塞則衆正之途自闢邪媚去而得中直矣九二陽剛中正為柔貞嫉邪之君子故能決去小人而引用善類此

二之貞也占者能守其貞則朝廷清明而來復之治夙往之功可必矣故吉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人惟自處不中故不知邪媚之當去而正直之當崇二本中德君子其充养完粹而操履純篤吾心之邪媚已无不去吾心之中直已无不存故於人之邪媚自不能容於人之中直自相保護而得貞吉也所謂惟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者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四陽初陰本非其類故偽明一去則真朋自來甚矣四之當解也蔡氏曰侫者在朝則賢者在野侫者在野則賢者在朝

解而拇未當位也

初以陰而居陽四以陽而居陰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所謂私情

之合非道之交也使溺焉而不知解則四之為累多矣故曰解而拇者蓋欲其斷以大義而不係于私交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君子指占者卦凡四陰皆邪媚也五居君位而類同三陰未免與小人共事矣於間抵隙獻讒導諛君子受害于小人不淺也聖人之慮遠故開以惡善之[illegible]人君任天下国家之重必解去小人而使奸邪讒佞之[illegible]以[illegible]然後朝廷清明而天下可治故吉然五本陰類而欲其絕去私交未必其果能否也故又曉之曰欲觀已之能解與不能解惟以小人之退為驗若小人既退是真能解矣若邪佞猶存而深朋尚在則是未能解也解豈可以徒有其名哉揩此以深警之欲其以決去為心耳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能解則小人必退此解所以孚于小人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以陰居上是以小人而在高位猶隼之在高墉也占者遇此解而去之獲則為有解矣故无不利蓋權奸一去皇路清夷不惟吾道之幸而实社稷生靈之福也利孰大焉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小人乱邦故謂之悖說一悖字而小人之罪彰矣

☶☱ 艮兌上下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以下卦本乾上卦本坤未看則如損去下卦一陽增益上卦一陰固為損下益上以象傳山下有澤句未看又為損内益外皆所謂刑民奉君之象夫以上損下固損也然百姓不足君孰足其勢必至于損是上亦損也故名損損是出于常賦之外若損本拂百姓的事故人必大善而吉未必无過未必可固守未必可有往是必損所當損如時勢必不得已事務无可奈何乃以吾真实不得已之心而行裁損之法取之有道而所損不妄是為有孚孚則人諒其心而輸將之恐後故吉且不以為厲而怨讟之不生无咎况此法一立雖為一時濟变之權然經制不妄就使後來當損之時這法亦可奉行曰可貞者非謂其可為常法以損民謂其為後來通変之術亦行得去也夫法可傳之後日獨不可行之一時故以此達于天下自當民心效順往无不通所以元吉者此也所以无咎者此也利有攸往就是吉无咎本義說四者之應特語其大槩耳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楚築高門屈宜臼以為不時所謂不利者為其時詘而奉羸也當損之時而不能栽節其用不為時詘奉羸乎故着曷之用一句以見斟酌之權曰二簋可用享奉祀典以例其餘也周礼十二荒政有殺礼一節亦此之謂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天地間所生財貨止有此数不在官則在民利損于下則利歸于上故曰其道上行夫民貧則君不能獨富畢竟皆歸于損故曰損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加一而字意義昭然與噬嗑而亨同例

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國之大事在祭二簋薄物本非祭礼之常特以當損之時其用

不得不儉故二簋不嫌其薄耳謂之有時明其不可為常法也
下以卦名物理推之所以發明時字之義剛柔立本不可損益
今卦名之中損陽益陰者特以剛進而極時趨于損柔退而虛
時趨于益故隨其時而有損益耳以至天下事物之理有漸消
而損〻而不已為虛者有漸長而益〻而不已為盈者要非人
力所能為亦理勢之自然而不得不然耳是故礼以時為大二
簋之用亦時焉而已矣使非其時享焉得而損乎

君子以懲忿窒慾

此君子克己之功治心之事顏子不遷怒是懲忿工夫造來的
不二過是窒慾工夫造來的程子定性書謂人情易發而難制
者惟怒為甚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
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懲者懲前戒後之意窒者遏絕

其本原朱子所謂遏人欲于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
之中也省察克治罷不得忿而懲之則所忿者皆義理之勇矣
慾而窒之則所慾者皆天理之正矣孟子之寡欲周子之无欲
一欲字皆自窒慾字來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四只言上下不可說君臣爻辭只為用了一箇遄字故又看
二字酌損之要在未往時先要酌量彼已若已往則无及矣蓋
初與四為應不往以益之非義也然往而不以義自裁或恐未
信而諫以數而疏故再言酌損之欲其知所以益上且知所以
自處也后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殆不知酌損之義者

已事遄往上合志也

合志者四求初也志苟不合不可往矣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二以剛中自守不肯妄進者也故戒占者宜於自守而不宜
妄進夫當益上之時而守已不進若无益於上也然清風高節
有以振萬古之綱常潛德幽光有以崇士人之節義上以挹時
君崇道之心下以抑民風奔競之習節義之有益於人國大矣
此言非不益而不進之之為其益大也桐江一絲扶漢九鼎為
益何如

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作推原說九二剛中在我有主所以能固守其貞而不汲〻于
求進也

九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下本是乾〻則三畫皆陽上本是坤〻則三畫皆陰三則雜而

乱不得為兩相與矣惟一陽上往一陰下來則初二四五固以
比而相與三并上又以應而相與矣故戒占者若同類相與而
或有異已者參之則未免間于其中而疑忌作矣必損其一人
可者與之其不可者則拒之矣未損之前一人固在也既損之
后一人斯行矣一人行則我同德相孚自然友愛交切以之修
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為國則同心而共濟而得其友矣此致
一之道也

一人行三則疑也

損一人於三人之中者蓋恐三則雜而乱其勢必至于相疑故
去其異所以致其同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illegible]失其平之謂疾李以變化氣質去其疾而已矣四以陰柔不

能自立本有疾也頻初九陽剛之助故有以懲忿窒慾而去其
疾然克己最难自治故必奮然振起猛力求進務期忿慾
之速去而不畏縮因循則雖柔必強而有喜占者如之則疾不
終于疾而咎可免矣若徐徐為之吾恐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損其疾亦可喜也
疾而不去則將為身心之累以至不可救藥君子終身之憂莫
大焉今損其疾則變悲為喜所謂為李大益何喜如之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五以柔順虛中之德而居尊位天下感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況當益上之時受天下之益民焉惟正之供而方物貢於九州
臣焉藩戚之修而玉帛來于萬國如所謂方物畢獻梯山航海
而來庭者故象如此人心歸而天命眷此王道之極致治之隆

也不為元吉乎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天之視聽在民五柔順虛中有格天之德民之益之即天益之
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貞就是弗損益之要看得貫徹以上及下政事之施可以益人
何必出之帑藏出之倉庫然后有以及人也夫有惠以及人則
上之責无貧而民之望不孤故无咎然所謂弗損益之者必其
出于純王至正如所謂因民之利而利之盡法制品節之詳極
裁成輔相之道而伯者驩虞之術私恩小惠之施有所不事乃
[illegible]損益之而王道盡善德施大行由是近悅遠來而天下一
家矣吉而利往得臣无家即所謂无咎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其道大行无一夫不被其澤君子樂之故曰大得
䷩巽上震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卦本乾坤而損上益下則是厚下安宅而民之利亦君之利也
故為益卦體二五中正有善益之道故有所往而發政施仁以
育天下則德惠旁達而民賴以安固无不利卦象二体皆木有
濟險之具故涉大川而憐窮賑乏以濟天下則困窮復起而民
賴以拯亦无不利攸往如制田里教樹畜之謂涉川如恤鰥寡
慈孤弱疲癃殘疾各得其所之謂隨時常變无所不利益下之
事備矣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悅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下二句復申上二句卦体損上益下則是君能自損以益民民
之被其澤而悅者自无疆限之可言矣然上之所以益下者實
自上而究于下惠澤之施發源於朝著而遍及于寰區恩由上
究澤自君推非徒為一切轉移之術而姑為益下之名者也其
其恩惠廣大而王道所施真有覆冒宇宙昭格上下者不徒區
區小補而已此民說之所以无疆也夫以君益民民之益也民
說道光則君之益亦多矣此卦之所以名益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君臣无中正之德必不知所以益民縱有所施亦私恩小惠豈
能推恩布德于天下二五中正君臣同德則其所以益民者莫
非良法美意之敷布自然民被其澤而慶流于天下矣慶即民
說道光之謂欲濟天下之溺非有才幹力量不能震巽皆木有

濟川之具廟謨推斷以時而出必能拯域中之塗炭起海内之
瘡痍而益之生养之澤也乃行言乃所以利涉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之義不止益下而已卦德有聖斈之益卦体有造化之益動
巽知行奮然用力以求進也巽是知行工夫又能沉潛細密以
体會自然交修不怠自然知日進于高明行日進于廣大而馴
至美大聖神地位初何限量之有巽是静养工夫乾以一陽而
居下天之施也坤以一陰而居上地之生也合同而化万物並
育于其間生生化化何有方所夫斈到得益處則其進自然无
疆物到當益時則其益自然无方是可見益不外乎時也故即
此以觀而知凡益之道皆與時偕行蓋盈天地間不過氣化人
事之循環而其自消而息自屈而伸自虚而盈自衰而盛者皆

謂之益益皆出于理勢之自然而非人力所能為者先時求益
固不得過時求益亦不能此隨時之益所以通于万事万物而
莫能遺者益道甚大非卦之德体所能盡故又推廣而言之
君子以見善則迁有過則改
迁善所以存天理改過所以遏人欲此為斈大益且理欲本相
乘除之得一分人欲便存得一分天理本交相益者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此利公責成人臣之意初六居下而受上之益理宜圖報于上
故利用大有所作為若尋常住為豈能報稱万一然其大作必
須幹得十分盡善謀出万全事當經久如所謂利一人者不為
利天下者為之利一時者不為利万世者為之如此然後可以
不負其君自靖其責而无咎否則作之不善能塞其咎者鮮矣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據初九的心事固以大作為報礼之重據初九的職分則大作
非其任也此是他自家討来做的故必盡善而後可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虚中處下臣道之純者也故必受知人主膺爵命之隆承
錫予之厚益莫大焉然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又戒以永貞吉當
守此虚中處下之德自受益之初以至官成之後守而弗失然
後君之礼遇久而不衰信乎其為吉也此爻以下而受上之益
如此王者无上冝于此爻无所用矣然以上帝言則君又為下
而上帝又為上也帝无常享享于克誠虚中處下亦誠德也王
者用此以享帝則當受天之益而吉可必矣蓋君者臣之天臣
以誠事君則獲君之寵帝者君之天君以誠事帝則獲帝之祐

事君事天其道一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陰柔不中正是不能有孚中行者也二不該得益于上特以當
益之時槩當受益又居下之上乃危地也故无美事之益而為
益以凶事之象或投之艱难之任或處之險阻之方雖非遺之
以安然亦不為无益矣占者得之則動心忍性之餘乃迁善補
過之地故无咎有孚中行二句是正言其所以无咎蓋上之益
以凶事其責成之意良有在也於此而不知自責自修則无以
仰荅上心而吾咎終不免矣故必洗心滌慮存主必要孚誠改
行從善行己必要合于中道内外交修以務去其陰柔不中正
之失然後告公用圭以吾之所以存心制行者而通信于上亦
几心事昭然而有以慰其責望之盛心也所謂无咎者以此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上之益以凶事豈固有之哉蓋有孚中行之德人所本有但不免遷于外物而失之耳所以益用凶事者正欲其困心衡慮而同守其所本有者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国

以益下為心仁心也有是心而見于設施措置无非愛養斯民之中道是為合于中行如利攸往以厚民之生利涉川以拯民之困皆中道也信能行之則上可以得君加謀加猷入告尔后无弗從矣下可以得民雖用以之国民亦從之而无不利蓋民情安土重迁〻国極是一節难事但能益下民亦何往不從此甚言六四中行之利盤庚迁亳而民從太王迁岐而帰市亦以益民故也

告公從以益志也

凡人臣志在天下国家无一毫私己于其間豈有告君而君不從者六四心存天下志切生民拳〻之以益下為心其所告者无非善啟善教等語君豈有不諒其心而用其言者乎此所以告公從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我謂五也即康衢之謠所謂粒我烝民莫非尔極雖尔我不同其歸德於君一也九五陽剛為益之主其所以益天下者无非自其真实爱民之心而出之以仁心而行仁政是上有信以恵于下也上下感應理勢必然民之有孚以恵其德又何待言哉即所謂民悦无疆其道大光而元吉可知矣

恵我德大得志也

人君以益下為心而今天下已被其澤懷其恵則治定功安物阜他這一片父母恵懷天下之心至此大得矣

莫益之偏辭也

偏辭如一邊說半片話之謂對完言之看求益不已為害甚大周公係辭但說莫益之者特就其求益一邊而言〻求之无益于得欲之无利于已而未及究言其害也若究而言之則更有擊之者矣豈但莫益而已哉

易龍参疑外編卷之四終

易意參疑外編卷之五

䷪ 兊上乾下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以五陽去一陰以正去邪以盛制衰初无難事故曰決之而已其勢則然也聖人之慮遠故又為君子謀言必盡決之之道斯能成決之之功揚于王庭使其罪暴白于天下而天下曉然知其罪之不可不決則彼亦不能有辭于天下矣孚號吾同類君子使皆同心戮力而翕然有不可抗之勢所謂扶之者衆也然君子防小人常疏小人伺君子常密故彼罪雖著我力雖齊尚當操心危慮患深而不可輕易忽肆也且无諸己而后非諸人苟不能先治其私而徒尚威武以取快則以力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故又當告命自邑使吾舉動光明施為正大絕無釁

可乘而小人不得以議其後不可專尚威武以求勝夫以必去之勢而加以万全之謀則我所以去之者有辭彼所以伺之者无隙由是小人盡去吾道大行而无不利矣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本卦体有決陰之善而貫其美和字總承健說來不是和柔之和乃事合机宜動中肯綮而得其和之謂惟卦有健說之德則以之而決小人也健以斷之固不緩治以失其机說以處之亦不輕動以激其變不猛不縱非激非隨所以決小人者得中道矣不其決而和乎向使健而不說太剛則暴悅而不健太柔則廢其能得決之之道而和者鮮矣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言既孚號而又能危厲然後吾之所以去小人者舉動万全而君子之道乃為光大也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卦体五陽盛長若更長而為純乾則陰道乃終而无復遺類吾道有不大行乎此所以利往也終者陰之盡陰之盡則陽之純而滿朝皆君子故曰利往者快之之詞

居德則忌

施祿及下固是君子及物之德然不可以是為我之德而自居也若以德而自居則失之忌雖有所及而其所及者亦隘而不廣矣本義謂未詳以象傳例无反語故云然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君子之決小人必恃吾有自勝之道而後可以勝人揚庭孚號

有厲告邑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人之可勝故其圖謀萬全如此初九居下其委任權力本不足以勝之而復任其剛壯前進以決小人是為專尚威武而欲逞于一擊以自快其憤者此即戎則有之而揚庭孚號有厲告邑皆弗之講也蘇子所謂是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勝以死也故曰往不勝為咎京房困于恭顯刘蕡困于宦官初之謂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二所謂健而說決而和者惕則其為謀也豫號則其為力也集以此決陰小人无可乘之隙矣故有戎勿恤所謂有備无患也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天下之最可患者名為治平无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小人之謂也九二有戎勿恤以小人為不足畏者蓋以九二得中中則

決之有道而惕號无所不至小人自將畏服之恐後矣復何患
哉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上是決之太暴下是決而和也三以過剛不中而當決時是欲決小人而尊尚威武所謂不勝其忿而欲逞于一擊者以此決陰祇以兆禍耳故有凶然三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為應其勢不容不決顧其決之何如耳若能果決其夬有真實要決小人之心則雖暫與之合而為善類所慍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咎不猶愈于壯頄而凶者乎夬決是我的心若濡是我的迹有慍者以迹而疑之也曰无咎則心果能決而迹不足以累之矣有慍无咎請弟可以避嫌而不為曰終无咎則始之慍不足言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亦是君子當決之時君子本該去決小人但四以陽居陰无剛決之才又不中正无養重之德故居則不安欲與衆陽競進然行則不進不能決以成功故為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為四謀者當何如但當讓君子前進而我隨其後衆方揚庭以声其罪我則從而和之衆方呼號以集其類我則從而應之則因人成事而次且之悔亡矣與其先迷而失道孰若後順而得常與其競進而无功孰若從上而獲吉為四謀者无出此言矣但恐當決之時銳進之心勝退讓之風微雖聞此牽羊之言未必能信也信斯言也則其悔亡不能信斯言也則其行次且矣信否之間而得失之係焉可不信歟
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惟其好進之欲有以蔽其本心之明故不能審于听信之宜決于從違之路而牽羊悔亡之言未必能信也此惜之之詞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五近于上是以人君而親近于小人陰柔邪媚得以入之殆不能无比昵之私陰邪之累矣故象如莧陸然五陽上陰其類則不同矣故戒占者誠能果決其決不係私愛而又合于中行如所謂健而說決而和者則小人終當決去而不為其所累矣夫何咎當于私者或係而不能決果于決者或激而傷于暴故必夬夬中行而後為決之善也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上中行中字與下中未光中字亦微有別六五果決其決而又不為過暴則于中行固不為小人所累而无咎矣然究極其心事而言則于中道未得為光也蓋人心体之謂中必心无一毫

係累无一念勉強然后吾心之中適得吾体而其道光今五之決小人特以義之不可於公論上去不得故不得已而去之據其迹雖无所妨察其心則有所係是其心体有未純而于中道有未粹矣安得為光大乎此夫子誅意之論所以責望于君心之純而嚴小人親昵之防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陰无黨類其能免乎此聖人為吾道大快之辭也
易于剝見剝一陽之易為君子危也於夬見決一陰之难為君子謀也聖人之意深矣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復次剝明治生于乱姤次夬明乱生于治聖人好陽惡陰欲治

惡乱故一陽始生則曰復君期而至也一陰始生則曰姤謂不
期而來之一陰而遇五陽寡能敵衆是其壯盛能加害于陽者
也勿用取女以去害也蓋小人害正君子引而用之是自貽其
害也寇萊公之于丁謂有明鑒矣曰女壯者忌其盛曰勿用者
嚴其防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小人害正不可一朝居故君子勿用防其源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此於陰陽中看出好處來前以陰陽淑慝言此以陰陽之不可
相无者言造化之本獨陽不成始以一陰生于五陽之下是當
天道純陽用事之日而得陰以助其化則燥烈之餘有所滋潤
而品物之長養者莫不形形色色燦然章美此造化以遇而成

功也有德无位則德不能以自行卦体九五陽剛而居中得正
是君有英明果斷之德而遇乎中表正之位由是德以位彰而
陽剛時出治道大行于天下此聖人以遇而成治也
姤之時義大矣
非贊其大言其可慮者大也一陰始生其勢必盛故聖人謹之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以鼓舞万物命以鼓舞万民風自天而下无物不遇人君尊
居九重勢固不能與民相遇惟王言一布則上情下達而君民
之心始遇矣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一陰始生漸不可長故戒以金柅欲其止而不進也夫止而不
進此小人之貞也能守此貞則吉不能守此貞而往則凶蓋陰

進於陽雖為君子之害然自古未有小人得志而能善其後者
故一靜一動分而小人之吉凶判矣可不正歟然小人浸長之
勢已不可遏故以羸豕蹢躅喚君子言今日雖微後來必有得
志之日今不備後无及矣以禍福諭小人恐其肆害于君子也
以后患警君子恐其受害于小人也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與小利貞浸而長一意防其漸于將熾之時謹其微于始進之
日聖人之慮蓋逆知其蹢躅之乎而先為是以遏之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九二是箇得時君子位與初遇是小人在其管轄中而駕馭之
权在我故為包有魚之象夫因利乘便則防之甚易而陰邪之
禍庶其免之故无咎使及今不治而机會一失則貽禍他日將

有不可制御者矣及賓之戒可不慎歟剝之貫魚陰從陽也姤
之包有魚陽制陰也
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當机會可乘之時正須及時制御義字要分曉中溪曰譬衆漁
之取魚先至者一舉網而得之後至者雖善漁而利不及彼矣
九三臀無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過剛不中性体縣戾者也上下无遇朋類之寡助者也故平居
无樂善之朋难乎其為安矣上行无汲引之士难乎其為進矣
故為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占有孤立之患病其无所遇也然
无陰邪之累為其无私遇也
九四包無魚起凶
以淑慝言陽君子陰小人不可有也以貴賤言陽為君陰為民

不可无也四象尤而初象民初遇于二而已非四有失民心既
去国势将傾厉階自此起矣故曰起凶言难将作也
无魚之凶遠民也
得道多助天下順之民未有无故而去之者今不能繫民之帰而
致民之去則民之遠已实已遠之矣去此以責其君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陽剛中正有决陰之德就杞之堅实三卦于上有决陰之勢就
杞之高大以君子之領袖而防新進用事之小人如以杞包瓜
志欲勝之也然陰陽迭勝時实為之彼小人者必先得于其君
而自固于天下使不勝其怨而决去之則禍变作矣惟當含晦
章美不動声色不露圭角而静以制之黙以驅之則邪道終有
穷天命終有定彼小人者終當决去而吾道之春復還矣有隕

自天依舊是陽明景界也五不作君看蔡子大臣論謂智者内
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势外以陽浮而不逆于小人之
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緩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啓其
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発而乘其隙推其墜而絶其
绝故其用力也約而无後患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此與含
章意頗合
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中正故能含章使无大涵养則未免露其才華而英氣用事所
謂事未成而机先露烏能含章以制之志不舍命謂能含章而
不違乎天命也陰陽消長時運之常時發静作此正志之能順
命處順天者終有回天之功故有隕自天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以剛居上非下人之資又乖其位无富学之力孤立于上誰其
與之故為始其象曰與九三同象
䷬兊下坤上
萃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坤順兊悦民與君聚剛中而應君與臣聚澤上于地則万物類
聚也萃之名以此彖辞作四項説皆繋字上得来萃則精神既
聚可以有事于廟故假廟者所以致其孝于先也萃則人心始
合非主誰其統一故必見大人然不可不貞者恐其聚而為乱
也彖之時其用可豊故用大牲而不為過修萃之時其道可行
故攸往而不為妄動古者有戒逐句可推前庵天程式謂假廟
以事神見大人以事君用大牲就承假廟来攸往就承見大人
来上下連續亦好

彖曰萃聚也順以説剛中而應故聚也
下非順而上非説君民涣矣非聚也上不下交而下不上應君
臣暌矣非聚也惟卦德順以從君説以先民卦体君以剛中下
交臣以虚中上應一則元后黎獻共為一心一則元首股肱相
為一体此大道為公天下一家之氣象也不其聚乎故為萃
假廟以孝字作主見大人以正字作主致孝以享只是聚己之
精神聚出于正故見大人而自无不亨雖不復解利貞而利貞
已了然矣如張良為韓報仇便是聚以正所以後遇沛公一見
而功成志遂却不是亨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天命主理言當用而用當往而往一断于理而已故曰順天命
若非萃之時而必用大牲必有所往則非順理之為矣於此見

損之二簋非儉也萃之大牲非侈也否之儉德非固也萃之攸
往非通也皆時也理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津潤上行万物長茂故有萃象君子於民物萃聚之時太平寧
謐之時而凡礼樂刑政所以安內[illegible]者固无不豫至于武備
亦所必除則弓矢素具[illegible]器索閑京[illegible]至或乘間寇盜竊發吾
亦有以待之而无患應之而有餘矣天生五材誰能去兵除戎
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晉之悉去州郡兵唐之議銷兵
皆失之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與四為正應本有相孚之義者但有二陰所隔又陰柔不能
固守故有孚不終以至妄聚而苟合是其咎也如之何而後其

咎可免若能知孚之不可不終志之不可或亂呼號正應而求
與之萃則其一時所為未必不以從違靡定之故而貽笑于妄
求妄萃之徒然號之者正也笑之者妄也誠能无恤于人言不
奪於群議而必往以從上則有孚克終而所萃非亂矣復何咎
哉爻有妄萃之懲聖人示反正之術以戒占者一握為笑句正
以見人言之不足恤而守正之不可不堅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雜于初三二陰之間若繫二陰則失九五若獨從九
五則失二陰皆不能得吉而无咎必牽引二陰以上萃于五則
有以人事君之善而无為邪離群之嫌吉且无咎矣然人臣能
薦賢于君不能使君之必用猶之致享于神不能使神之必歆
所賴以格君者恃有孚誠焉耳又二以虛中上應而五以誠实
下交是其誠以事上而有以感格于神雖薄物亦可以祭故又
為乃利用禴之占焉此爻上以人事君下以誠格君當相連看
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人臣无忠愛之心故不能以人事君六二所以能牽引二陰以
上萃于五者由其虛中之德上應而不变徇君之志許国之心
不以筮仕而專不以官成而怠故能薦賢為国引吉而无咎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陰柔不中正而求萃則无以取重於人上无應與而求萃則又
為无端而往故人莫之與而其萃嗟如所謂徒自嗟嘆而已萃
何可得也既无所萃何所利哉為三計者惟往從於上庶亦免
孤立之患而嗟如之咎可无耳但困然後往既非相求之夙心
復得陰極无位之爻終无相助之大益故可羞吝然以應相求

分也亦理也既无所萃不往從於上更將何之故理所當從吝
非所恤也
往无咎上巽也
往无咎何也盖三與上為應應惟不求則已如其從往于上則
上以相應之義而聯相與之情必當巽而受之故可以有萃而
免嗟如之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
上比九五與君萃也下比衆陰與民萃也固為得其萃者然以
陽居陰不正能无邪媚之嫌乎故必以道事君不枉道以從欲
以道治民不違道以干譽然後心事光明上孚下從而臣責塞
矣乃可以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是有元永貞之德而德稱其位者也故人无不孚无咎若占者居是位而人猶有未孚者是亦吾德之未至也故當反己自修必有元永貞之德然後可以致天下之孚而其悔亡矣元永貞永即元之永貞即元之貞元永貞即所謂陽剛中正也

萃有位志未光也

既言萃有位而從曰罔孚則是君德未純民心未一王者无思不服之志當不如是也豈得為光大乎故言此以責其君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此不是空自憂懼有驚戒修德意思操心危慮患深務必恐懼脩省以改其前行之非而求以致人之萃則危者使平將不終于无萃而咎可免矣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見大人以方升之時言南征以既升之時言方其升而見大人也則得以遂上下之交而无用憂恤由是既升而前進有所施為究竟自然得君行道而无不吉矣南征有向上之意是進去建功立業乃見大人後一步事

彖曰柔以時升

專重時字夫進當其可之謂時先時而升為冒進後時而升為失時卦自解來柔本居三今以時而升居于四是以愷悌之德當亨嘉之會逢机而進乘時而出不先不後升之善也故為升

君子不能為時能不失時而已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蓋子嘗謂君子之欲得其君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巽順剛中度其身既能之矣六五下應度其君又能之矣是以元亨而利于升也內巽是內无欲速急迫之心非皇皇希利達者外順是外无冒昧於進也又卦体剛中則剛毅正直而其具又在我足以有為者也總來巽順剛中是有可進之德六五下應是為君者又好善忘勢而致明揚引用之誠此机会之利于進者故其占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此所謂得君行道也見大人而勿恤則外比而膺晉接之寵作賓而被觀光之休豈不大有慶乎南征而得吉則行義而得遂隱居之求兼善而不失藏修之望其志豈不大行乎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順德即先慎乎德之慎天理之在人心猶木之在地中苟得其養无物不長苟失其养无物不消所謂山木人心其理一也故必收歛謹恣以慎乎德念念謹當事事謹審使吾心之德由小而日積以至于崇高由小而日積以至于廣大積是積累積集日新月盛之意始之為德之小此慎也積之為德之高大此慎也慎是徹尾徹首工夫積字自慎字來積小高大雖是慎之自致然慎固未嘗不存者德須日日要進一日不進便是退也

初六允升大吉

擬初六之才似不能升以其當升時而巽以從陽故二陽挈之而彙征牽復以之事因則同心而共濟所謂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也其升必矣占者如之則信能升而大吉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當升之時二陽志在上進初六巽於二陽而與之合志則藉其汲引之功以行其南征之志上可以致君下可以澤民此所以能升而吉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二以剛中而上交五以柔中而下應是其信以感君而君心孚焉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致神之格矣蓋有其誠則有其神否則神其吐之矣能无咎乎
九三升虛邑
三以陽剛之具當可進之時而又上臨於坤其勢易入故其升也沛然南征之利如虛邑然可為吾道幸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四以柔居柔升於坤体順之至誠之極也故王者以誠而享于岐山則有福履之綏无慢神之失吉无咎
王用享于岐山順事也
四以順而升是所謂積其誠意以上通於神明也順有至誠之義順事有誠通之義誠以事神神无不格王之所以用享蓋取諸此
六五貞吉升階
五君位也君道非貞何以致治于天下五以陰居陽有不正之嫌故戒占者必當反身修德以歸于正道德仁義王之存于中也礼樂教化王之發于治也得吉如升階所謂升斯世于大猷事功不勞而致也貞之效大矣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貞而得吉如升階則治定功成而大臣紓霄肝之憂廟堂什病瘝之慮後天下之樂而樂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冥升者汲汲于外不息之貞者汲汲於內上六知進而不知退沉酣于勢利而莫之止何所利哉但可移彼求富貴利達之心以施於本然之正日有孳孳而不已乃為利也蓋君子為善惟日不足小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其不已之心總是一般故可移彼而施于此所謂惟狂克念作聖也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陽為陰揜是一時適遭其窮而吾道正直之氣不得展舒振揚于天下所以為困素貧賤行乎貧賤而貧賤不能移素患難行

乎患難而患難不能揚處困能亨得處困之正矣此惟大人能之蓋困窮拂鬱之際非素有涵養識見者孰能无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故曰大人吉无咎困而能亨就是吉困而不能亨就是咎有言不信此又戒人之處困者耶无道危行言孫凡處憂患之際每須善藏其用若察察然以自鳴好盡言以招人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嘗謂內文明而外柔順文王之所以處困而亨有言不信戒人之用晦而明正欲人之能亨也蓋當困之時而不能收斂謹默則失其亨而其困益深矣故大人吉无咎與其能亨者也有言不信戒其不能亨者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亨只是處之泰然无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之謂所亨所字要看得分曉吾心自有一種光明意趣一段通融境界隨他顛沛

流離而吾心之所亨不失不失言不以而所累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困而亨与惟剛中能之剛則不屈中則不倚見得真自不為事変所惑立得定自不為困窮所移故言貞大人吉非剛中則不得為大人非大人則不得言困亨矣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窮字自尚字来當困之時其所尚以處困者必知義安命而不失其亨可也使徒尚口舌而不能晦處靜俟務為過激之論乃所以自處困窮耳故以為戒

君子以致命遂志

致命只是拚命幹事非必是殺其身遇君父之難當国家之难此時此際真須不有其身拚命做去以成就一箇是蓋論是非不管利害論順逆不管死生拚我一身或以援百萬生灵之命

或以植千古綱常之重蓋人惟有所顧恤所以幹事不能遂他的念誠能致命而為則无顧恤而志死不遂矣此所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夫人之處困必智足以觀変才足以運用方可以得亨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是當艱難險阻之地而才不足以有為智不足以觀変故徒臀困于株木不能以自安徒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不能以自通也處困之底以全体言居暗之甚以本体言株木非安居幽谷非明地甚言其困耳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是能濟天下而居大臣之位者也故其尊位重禄雖足以娱樂于一身然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則百責攸萃而身反為其所困矣上又承五之應而寵任方隆則其寵愈隆而責愈重其困抑又甚矣故為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之象皆困之善者也又剛中有孚誠之義上應有感格之机故占者用以享祀則利若征行則非其時矣有凶道焉然德之可為者在我而其不可為者在時於義終无咎也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當困之時縣不能以免困独二以剛中之德見用于時則有位高任重之榮而不免有投大遺艱之慮故為有此酒食之困而與諸爻不同也漢末武侯及蒋相蜀此之謂欤益以凶事為益困以有慶為困爻義正相反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三以陰柔不中正才德俱劣又不能審己量力外不能審時度

勢不善處困而益以甚其困者也故居四之下欲犯四以求進然剛壯如四如之何其能倚進不可退不可來之坎坎雖有上六之應然終不能自保而正應亦弗我與矣故有困于云云之象處困而困及其身凶何如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初本四之正應然四以處位不當无濟人之才故初雖困于下不能濟其困而初之来也徐徐又阻閉于三不能去其間而為九二所隔強敵在前先以自衛故又為困于金車之象夫正應在下莫之能濟使之困于時而阻于剛吝之道也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始也来徐徐終當其來雖吝始也困于金車終當往遇而則吉矣

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有相求之心故終有相遇之理雖不當位豈以才之不能濟物
而終悶哉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截鼻曰劓傷乎上也去足曰刖傷于下也五上比上六爲豎御
所蔽下乘九四爲強臣所奪所用者反爲所困矣故爲劓刖
之傷赤紱之困然以爻爲剛中有英明果斷之才卦爲說体有
區處調停之術豎御強臣然當制馭有道帖然畏避之恐後矣
一時雖困久則必亨故又爲乃徐有說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
剛中有孚誠之義以此事神ゝ无不格故又爲祭祀之吉占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

以陰柔處困極于窮時窮故欲動以求解則才力不及其何能
動欲靜以安處則時勢危迫其何能安既全動不得又少定不

得動必有悔无往不困矣占亦頤其悔悟何如耳若能悔而改
之去陰柔之疾以成陽剛之善則振拔有爲而不終于困矣悔
以去悔此教人補過之門

☵☴ 坎上巽下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爲卦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木之根荄深入于坎水
之中而水之津液上行於巽木之末得水之精於土之濡以土
之潤爲木之華循井水在下而上行也有井之象故名井卦辭
專論治法ゝ有萬世通行不得與民變革者猶井之不可改也
其或制度文爲有行于此而不利于彼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
則與時宜之可也猶邑之可改也爲治者誠能遵先王之法守
經常之制而不輕有所變革便有些斟酌損益亦不過其弊之
當革法之可更者耳如是則於舊法无所增損而人人得以守
之世ゝ得以守之於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
其井也然致治以法於汲井以瓶ゝ者汲水之具法者致治之
準使遵守常法而或以苟且憚易之心棄之所守不終而紛更
或繼於汲井几至未盡繘而敗其瓶則功雖垂成亦終必敗而
已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此什井之名而因及其用井之爲井本水在下而出之於上者
也卦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則是地中有水ゝ之
津液上升凡木之生枝生葉都是這泉脉上行蓋木之根荄下
著土膏故土之潤上達而爲木之華是猶井水在下而汲之上
行也井之得名蓋以此井不動而及物其泉渇ゝ有以爲烹飪

灌溉之用於凡往者來者皆井其井而无有窮盡故養物之功
大矣井之爲用蓋如是因其名而及其用則不惟知卦之爲卦
而又知井之爲井矣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陰柔不能固守過剛喜于有爲皆非善守法者也卦之九二剛
中是得臣道之純者九五剛中是得君道之純者剛則德性堅
強中則充養完粹无過暴之失柔不足以累之故能監成憲
率舊章當因而因不少紛更煩擾也改邑不改井以此

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養万物而不窮君子者万民之所賴以養者也民之失養其
誰之辜故必行井田教樹畜以慰勞斯民而又勸勉以相助之
道使之彼此賙恤而无一民ゝ之不遂其養也勞之自我者以君

養民功之自我者使民相养劳之不已又從而劝之與愛人无
已之心容保无疆之治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陽剛為泉上出為功此井六爻之大義也初六陰柔不泉居下
无位既无渊泉之蘊絡何及物之功故既曰井泥又曰舊井既
曰不食又曰无禽初之无体无用甚矣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上是惜之之辞下是期之之意三以陽居陽剛德之純者也在
下之上則於未離乎下者故雖渊泉内蘊有尊主庇民之略然
王明未遇井养未行有其德而莫之識徒使與論咨嗟知己称
屈而已然君子不患時之未遇而患德之未立三既养之有素
可用以斟斛三畝霖而天下於井之可用以汲者使遇明王者

必將舍而用之則其道大行而名实加于上下君民並受其福
矣豈終不食而已哉惻其不用而又期其必用蓋為三之德不
當見弃于時故拳拳之意如此
井渫不食行惻也
言无干預的人亦為称惜以見天下人心公論也
六四井甃无咎
三在内卦渫井内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水以禦其污四本
陰柔不泉然柔而得正為能反身修德不混于濁世不污于流
俗故雖无上出之功亦不失為清修之士矣无咎
井甃无咎修井也
六四柔順得正其洗心浴德以之自治則有餘若言其經世澤
民以之澤物則不足然已无愧于自修之道矣故曰修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五有陽剛之德井养之具在一心居中正之位井养之功在天
下故象以井冽其体裕矣象以寒泉食其利溥矣
寒泉之食中正也
中正以時位言雖有其德苟无其位雖寒泉而不為人食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以全体言上出為功以坎体言坎口不掩足能普其劳民劝相
之功大其井养不穷之惠人人被澤在在蒙恩者故於井收勿
幕然天下无无体之用无不本于道德之功業上言井收便是
有泉可汲便是井之有孚矣故占者必須涵養精純修治完具
使吾实德之存存真有時出而不穷者則源深流長自然功及
于物如井收勿幕而元吉矣否則出之无本尚安有濟物之功

哉
元吉在上大成也
元吉以澤之所及言大成以功之所就言养道以万物得所為
極致今於井养之終而得元吉則博施濟衆為聖人功化之極
民胞物與為儒者功用之全事業至此大有成就矣豈曰小補
之哉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百姓之愚可與習故難與更新故以理勢度之初革時人未之
信必待已革之日事久論定然後人心始孚此可見革之難也
然事有不容不革者亦顧人情不得但要革得停當如卦德文
明以均義理和悅以順時勢凡所革者皆必大亨而合于正則

雖未信於初亦必見信於後而其悔亡矣子産変法于鄭與人始而謗終而誦巳日之孚可徵矣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火燃水決勢不相容則以生息之故少上中下志不相得則以倫序之乖均有相革之義故名革

巳日乃孚　其悔乃亡

文明是未革時為能察事理酌時宜先見得當革與不當革處説是初革的時又能隨事順理因時處宜從容和緩可革方革初不急遽妄為故其所革者皆大亨而得其正既亨且正則革无不當矣當者合天理而順人情之謂更化宜民変通尽利又何不信不從而其悔有不亡乎

天地革而四時成　時義大矣哉

天地間不過陰陽二氣之流行而已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陰陽変換故見時寒時暑而歳序成夏商末造天命人心厭亂故湯革夏武革商上順乎天而天命為之維新下順乎人而人道為之丕変夫天地以革而定歳非革則造化或几乎息矣湯武以革而定命非革則治化或几乎穷矣革之時大矣哉

君子以治曆明時

天道人事関于四時ㄑ之所係大矣不治曆以明之何以欽若昊天而敬授人時也於是制為曆書惟日月星辰之度以定其中氣節氣之分盈虚消息之数以定夫二分二至之候則氣朔不差寒暑不忒而四時之変无不明且尽矣是故明此於上則可以敬天而勤民明此于下則可以因時而起事

初六鞏用黄牛之革

革而不當非中也革而以驟非順也革言中順之道只是不妄革不驟革而已初雖當革之時然居初則不當事任无應則莫與據成故但當以中順自守而不可輕有所為鞏用黄牛之象占者亦固守之而已聖人之於変革其謹如此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柔順文明即所謂文明以説有其德矣有應于上其权在我勢又可以革矣然変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遽故必從容慎重擬議于巳日之久必舊政不可一日有新政不可一日无然後因時立政而改革之則革而當其悔乃亡有更化之善无紛更之失矣征謂往革吉无咎只是革而人信之也

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行有嘉即征吉无咎卦辞巳日乃孚言巳革之日此謂巳日乃

事勢已迫而不容不革之日也義亦小異

九三貞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革之道貴審而不貴驟文王係革之辞開口就説巳日乃孚誠有見于革之惟也文明以説斯革而當三以過剛不中非説而順矣居離之極反傷于明矣故其占為直往而革則凶雖事在所當革者亦不免于厲所謂不信不通也然其時則當革矣但能詢謀咨訪區畫商確酌乎古而準乎今參諸人而審諸巳謀革之言直至三番結裹成就則始而非者終而是之始而疑者終而信之亦為有孚而可革矣革言是商量議處稽審與論而不自用也至于再至於三則慮无遺策事无餘理而致審矣豈復有所加哉故曰又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以陽居陰是承積弊之後宜有悔〻有然卦已過中又當水火相息之際乃革之時而四永剛柔不偏又有能革之德者故占者有是德而當是時則墜緒可尋而理弊端可掃而去而其悔亡矣然變革之道非得人心之信不可故必以吾心之誠上格乎君下感乎民而上下相信然後與時宜之而更其命令則改絃易轍之規模无非與時更始之能事庶可以獲吉耳向使未孚而革丟恐群疑騰起物議朋興弊未去而厲階作矣悔可得亡乎

改命之吉信志也

改命之事人所易駭〻則畏之而不信人所易疑〻則玩之而不信不信而更解能善矣四則信于人者素厚上焉志通于君君信其更化以善治下焉志通于民〻信其通變以宜俗此所

以改命而吉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陽剛為革之主以自新〻民之撫而當順天應人之時故能革命以有天下皇猷帝制文德武功翕然改視如虎之希革毛毨而文章外見也占者得此有未易以當者必其未占之時規模預定人已信其有今日之設施經綸素具人已必其有今日之功用乃足以當此耳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轉移世道如虎之變則重是一番世界礼樂刑政煥然聿新制度文章燦然齊举其文豈不炳乎可观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革道已成是當重熙累洽之日𫝀時此際正比屋可封世界其在君子則从善敏德而光〻輝外見如豹之變矣其在小人亦皆畏威遠罪收斂形迹雖未革心而已革面矣夫君子小人皆有維新之化治道至此不容更有所為况上六之才又非可以有為者故戒以征凶而居吉言不利于革而利于无所革也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礼樂教化昭于天下文炳之文也威儀言動著于一身文蔚之文也君子豹變内與外一自然成文小人革面則雖未必其心術之皆純然已改行而易轍矣

䷱巽下

鼎元吉亨

下陰為足以其分植也二三四陽為腹以其中實也五陰對峙故為耳上陽橫貫故為鉉陰趾陽腹五耳上鉉鼎之体立矣以

木巽火而致烹飪鼎之用行矣此鼎之由名也卦象有德卦變有位卦体有輔人君備此以主器吾見經綸調爕上可以凝天命下可以係人心固大寶於无虞真神器亦不拔故其占為元吉

聖人烹以享上帝 聖賢

形象以具烹飪已行固鼎之所以得名矣然因其名而推其用殆不可以烹飪而小之也今夫聖人以一身而主天下之重器上思所以凝天之命故必有享帝之大典下思所以係人之心故必有養賢之盛举二者举行固皆以一心誠敬為主然享帝用犢養賢用饔飧牢礼皆必藉鼎以烹之是明德之馨恭敬之實雖不專在于鼎而實以鼎而將者也享帝且然凡百祭祀可知矣养賢且然凡百燕享可知矣鼎之所用其大如此豈可以

然紐而忽之哉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大亨
巽則中心和順而入理義之淵微耳目聰明則聞見昭融而極事変之通達此君德之純者也卦自巽來陰進居五是微柔之主涉元后之尊天位隆矣六五得中下應九二是虚中之君礼陽剛之助元良佐矣夫不徒有位而又德以居之不徒有德而又賢以輔之則陰陽燮理化育誕敷重器可保于不墜矣故曰元亨
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兼表裡言齋戒神明内之正也整斉嚴粛外之正也以此立極則有以凝天休而不至墜厥命矣君子以正而凝所受之命猶禹以正而凝所受之実焚子魏禹王孫帰德其曰德之休明

易意參疑卷五　二十五

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乱雖大軽也殆知凝命之意者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此爻象中取象顛趾出否是象初之應四得妾以子又象顛趾出否初象為趾以初應四有顛趾之象然於分雖顛而舊時否悪之積或因是以出以滌舊染之汚以取維新之善是顛反為利也猶之良人不偶于妾于礼雖顛而因以得子則為利矣占者如之則因敗為功因賤致貴此所謂于中之得復何咎哉
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従貴也
居下應上於分乖矣然可因以去其悪則越分所以取善従上所以求益亦未為悖也所謂利出否者以九四陽剛為貴初九居下而上従虚心以受其益而已以資其益従貴之義也蓋彼悪二者不容並存既能取新則不安于舊既能舍舊則必得乎新矣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以剛居中天德在我鼎之有実者也然初六陰柔九二近之是為我仇而有疾者但一以剛中自守壁立萬仞之操有以絶其淫朋比德之黨其何能即之占者如是則以適自淑而不失身于可賤何吉如之
鼎有実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有德而不慎所與則匪人之比不亦傷乎故交必擇士事必擇人而慎其所之也惟慎所往則鉗念迹小人而小人自不能近又烏得而浼之故曰終无尤明守身之效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臣之行道也以君循鼎之本実也以耳三居鼎腹之中而具陽

易意參疑卷五　二十六

剛之德如禹有雉膏之実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変革之時孤介以為貞遺世而獨立不自知其長往之非而偶於避世之士猶鼎耳革而其行塞是以抱負徒存膏澤罔究而為雉膏不食也然以陽居陰終能反之於正而以正自守固不枉道求合亦不果于忘世則君臣有相遇之期抱負有経綸之日方雨虧悔而失君長往之徑非其初矣占者如是則得君行道而正位凝命之化可弼其成矣吉
鼎耳革失其義也
君臣之義不可廃也三越五應上所謂不仕无義者矣
覆公餗信何如也
亦君先賞其言自献其君以成其信君之委任臣之期許莫不以正位凝命致治保邦之業為信四既敗乃公事則相期之信

而今果安在哉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
六五有虛中之盛德而應九二之堅剛得賢臣以為之輔猶鼎黄耳而貫以金鉉也占者吉亨不假言者但利于任賢勿貳无表裡終始之間而已蓋五有中德本无不貞利貞以戒占者
象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中德在五至于充滿而積实不偏不倚存之為实体无過不及發之為实用此其中以立極而化中之治將達于天下所以取象于黄耳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承五以宣化猶鉉貫耳而舉鼎者也然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正直忠厚並行而不悖強毅和易時措而得宜如鼎之鉉而以

玉為之者占者如是則輔理謀猷美善兼至施為化理舉措皆宜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節者節宣而不過之謂剛而不節則暴柔而不節則懦九陽在上是為居陰其德參和不偏而發揮于治理自莫非剛柔並用之道發皆中節舉无太過此所以比德于玉歟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陽之始生有震動奮發之意二体皆震故其名不易焉危者使平易之道也能震則自有亨道故人於平時誠能戒懼修省為难于其易圖大于其細則如事变之來而虩然危懼則以危入者以安出福履綏而笑言自如矣雖有事变之来極天下之可畏者然吾貞一之操堅定之性自有鎮重而不撓者必无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如雷震驚遠懼邇而主祭者自不失其常度也震亨之象如此占者虩虩事業皆自兢兢中來知懼則安其理然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來虩虩雖未即能獲福然敬慎不敢乃所以致福也若謂无傷其福將長若謂无害其禍將大矣笑言啞啞者蓋以恐懼之後事变已然裁度之有成算區處之有常法故能從容喜樂不失其則有則則安而不懼矣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此以天威之大喻事变之大者雷動域中遠者卒聞而動于外邇者駭听而惕于中此天变之最可畏者使事变若此其可畏

亦甚矣當此遠邇驚懼之時長子主祭而不失匕鬯則其所養定矣此其持重之心真足以擔當天下之大事其鎮靜之德真足以主持天下之綱常以此主祭而為宗廟社稷祭主必能衍宗社于无疆矣不亦可乎此承長子一事而贊美之非象辭本意
君子以恐懼修省
震不專指天变恐懼以啓修省之端修省以致恐懼之实身心交致君子所以弭变之道也恐懼者无敢戲豫无敢怠荒戰兢惕厲而所存者莫非敬天勤民之心也修省者修吾之慝省吾之愆省察克治而所行者莫非敬天勤民之事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以下体言戒震之主能戒懼者也以全体言處震之初能豫于戒懼者也故其占為恐懼修省則憂勤于始而逸豫于終其吉

可知矣

六二震来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以柔乘剛是有所以凌迫之者或遇强梁之人或當艰阻之事柔而處此能无恐惧疑惑而動其心乎故當震来而危厉且因危惧之至而喪其貨貝以升于九陵既遠引而退避復覌望以爲安盖不止危厉而已然以其柔順中正持重謹察有所存而能不忘堅忍宰耐有所裡而能不乱一時遭遇事变不免恐惧惶惑後来時過事已終不失其常度而所喪者將不求而得矣億喪貝躋不喪匕鬯正相反昔人謂有墮甑弗顧之達當有去殊復還之理六二柔順善于處人中正善于守己其始之危厲而喪貝者一時事变所迫或不能不失其常然柔順中正終是有主張的人故後来圖回處置而終不失其常度矣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當震時而居不正是復危處变犹不能恐惧修省而爲行險之行所謂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故患日益深而志意精神且消阻而涣散矣蘇蘇言不能立也此非改行其何能淑故戒占者能因惧而改行去不正以歸于正則以危入者以安出終可以无惧矣

九四震遂泥

遂者无反之意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又陷溺于二陰之間載胥及弱不能自振程傳所謂處震惧則莫能守欲振動則莫能奮故震驚益甚遂泥而不復起矣

震遂泥未光也

居險能動則出乎險之外矣若震而遂泥則終于暧昧局促豈復有光明景介乎

六五震往来厲億无喪有事

以陰居尊既无济世之具又處震時且當危急之日故臨事多危往来皆厉无時而不震惧也然以其得中則雖不足于制变之才而实不虧其自守之善故国势人心犹未至有土崩瓦解之患且資理興邦之策補偏救弊之功或得以振起而作爲也事旹自震而有爲喪者因惧而失守既无所喪必能有爲矣

震往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陰柔處震才不足以制变宜其行之危矣其所以有事者以其在卦之中德犹足以自守必能恐惧脩省以爲武功文德之圖天下事尚何爲也故言大无喪豈止无喪而已哉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媾有言

陰柔處震極无以制变故其氣索索如其視矍矍如惕于中而形于外危惧之甚也其凶必矣然此由其不能早見預待以致禍耳誠能恐惧于未震之時脩省于在鄰之際豫嚴桑土早备衣袽則先事有备後事无患矣然防患于未然固可以免切身之禍但時處于震極終不免于言語之傷然不足爲咎也不震則凶于隣无咎可見备之不可不早矣

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防之于未然者易爲力制之于已然者难爲功戒方在隣而先畏之則必不入于畏矣弗畏入畏凶其能免乎此豫之道晓也

䷳ 艮艮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天下之道莫不有止〻所當止須主静工夫做来誠能會道于
止而約之以心求止于心而主之以静精以請其純一以践其
实而於天命人心之精微極致處有以止其所而不遷則止于
所當止如人之艮其背矣夫止于所當止則心與止為一而止
之外无心〻之外无物故見静而无事之時則渾是一團太虚
純是一團天理廓然太公更不知吾身之有嗜欲而凡身之視
听言動一付之无心而不動于形氣之私矣蓋只見道理不見
自家故不有其身也由是動而接于事物亦惟太虚之流行天
理之順應隨他事到吾手一惟以當然極致之理處之閱閱経
叔惟理是主而凡人之毀譽予奪皆所不恤矣蓋只見道理不
見他人故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夫内而忘己心作于静〻固止
也外而忘物心純於動〻亦止也動静皆定内外两忘則无一

易書參疑卷五　三十一

時一事不合于理有以尽己性而立人極矣復何咎哉先儒謂
看一部楞嚴経不如看一艮卦周子之主静程子之定性皆在
艮卦依貼出来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艮者止于事理而不遷之謂時乎當止則止即其當止之所也
時乎當行則行即其當止之所也誠能時當止也則萬感俱寂
心同太虚而无心其止固以時也時當行也則物来順應情順
萬事而无情其行亦以時也夫時行時止而不失其時則動静
皆定而本心融然心之全体无一毫私欲之蔽心之妙用无一
毫物欲之累虚明洞達而顯傷昭著盛德大業自有不可掩者
矣其道不亦光明乎夫止以其時止固止也行以其時行亦止
也此可以觀艮止之義矣

艮其止止其所也

人之一身惟背為止物〻亦未各有當止之地是其背也誠能
以静為主而於人倫物理之一極知之明守之固而无一毫私僞
以雜之則所止者莫非天[illegible]人心之正而為止其所矣蓋斈貴
于能止而止之必以其所以為得所止之道也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此以卦書言之卦之上下六爻陰陽各以敵應而不互相為偶
有各止其所之義夫惟能止其所則天理為主而物欲不行是
以静虚動直忘己忘人而可以无咎也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两山並峙各止其所有艮之象天下萬事萬物各有當止之位
位者義理當然之極隨時隨分而各有在者也人之不能止者

易書參疑卷五　三二

弗思耳君子必求諸心而思止於其所如耳目則思聰明之德
如父子則思慈孝之道其未止也思以欲廠止焉其既止也思
以安汝止焉則所思皆道所止皆道而自不至于出位矣君子
止于其位而必着一思字可見求止工夫全在心上做起故曰
艮之斈心斈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質本陰柔有貞静之守時居艮初正時止之日故能以理自止
而率履之不妄者也既止于理則行无過差又復何咎此固為
得正矣然陰柔雖為能止之質但陰性恐非固守之質故又戒
以永貞言當止于其初尤必守于其後艮止之操執之以終身
可也

艮其趾未失正也

當止而止此三之所在也止于其初慎動而不妄則不失其正矣此其所以无咎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腓躁動之物二當其處而居中得正爲能制心制事而動履不苟者也故爲艮腓之象於己善矣但二之與三本有相隨之義則當有相成之善者也然三以過剛居上二以陰柔居下不能往而拯之過直與規善莫與功則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二之不感二亦與有責焉是以其心不快

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進言在二聽言在三ヒ既不能虛心以受善二亦无如之何也

爻辭咎二象兼咎三亦交發之義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易意參疑卷五　三三

限是一身關要處所不可止者也凡止之道貴乎順時之宜而不可膠于一定九三當限之處而以過剛不中處之知止而不知變不能因時以順動隨事以處宜所謂執一不通膠固不達者如此則物情睽絕事体乖離用於心横于慮不安之甚不止不快矣故其象如此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陰爻有靜止之德四陰位當靜止之時故能時止而止而不妄動以逐于物歛此身之主於退藏之密約此身之動于有王之處不與事而紛紜不隨此而膠援艮其身也如是則靜而不失其時私欲不撓而其道光明矣又何妄動之咎

艮其身止諸躬也

躬即身止即艮所謂以訓[illegible]什爻詞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言中倫ヒ謂義理之次第此所謂序即倫序云五當輔處而以陰居陽似不无口過者然以其得中心本安靜而言不妄發其彰諸爻訓播諸渙汗者莫不中乎時宜合乎義理故爲艮輔而言有序如此則言寡尤而其出不悖其來无違夫何悔

艮其輔以中正也

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以其得中故內斯靜專而言不妄發

上九敦艮吉

此艮字與卦同以陽剛居止之極德性堅定真積力久故能動靜各止其所而終始不渝其心敦厚于止者也如此則德盛仁熟而其道光明殆止之最善者故吉

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易意參疑卷五　三四

昧于所止者不足以言艮鮮克有終者不足以言敦上以陽剛而止極其操存也固其涵養也熟厚于終无間于始此止之純篤者故曰敦艮吉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卦德下止上巽其未進也能自止而不求進其方進也又巽順而不苟進故名漸進以其漸莫如女歸故占者誠能上進以漸如女之歸焉則其進也以礼其出也不苟可以有爲而得吉矣然謹于進止之間而或不能審于出處之正者亦有之矣如蔡穆有羔羊之節乃從梁冀之辟龜山一代大儒亦應蔡京之召雖非不漸然亦非正矣始進之初大節攸係故又以利貞戒之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凡爻當位者謂之得位卦自渙來九進居三又自旅來九進居五皆陽上進而得陽位也進得其位則建功立業之本於斯而植必足以涉世而成功矣所以然者何也蓋陽得陽位則是君臣之進皆得其正君以正而立極臣以正而調元則治本端而萬化出以此正邦而百官萬民莫敢不一于正矣不其往而有功乎進得位就是正但上就爻位說正意未明故下發出正字以見得位之所以有功得位以正貞也正邦有功則貞无不利矣

其位剛得中也

承上文卦变固有得正之義又卦体九五以剛居中則其本諸身措諸政者一皆剛而不過感而不徧有發強剛毅之善无太過不及之差君道之中者也中則无不正矣故利貞

止而巽動不窮也

上曰漸之進也只釋卦義而已未發明所以為漸也故復推之止則未進之日恬退无求巽則方進之時紓徐不苟夫既自重而无求進之心又慎動而无妄進之失以此尚往必能得位而有功進正而化邦矣其動寧有窮乎卦名以漸蓋取諸此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木以漸而高有漸之象居德者以善自淑善俗者以德及人德必積累而後成俗必漸磨而後善故皆以漸為貴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始進无應是孤臣在下而未獲乎上者故有于干之象占雖厲而有言然時位使然不以為咎聖人之不急于進也如此洛陽少年不善處窮則失工干之義矣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以柔順中正之德漸進于上而有九五之應德高而位尊任專而祿厚居之无疑享之无愧如鴻漸于磐而飲食自適也占如六二則祿與位之俱隆且將化能善俗功成正邦矣其吉何如

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或无德而倖進或无功而驟遷則祿不以道難乎其能安矣二以德而致用又以漸而上升其祿以道亦何愧哉此所以衎衎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過剛不中而无應其進也剛愎自用冥行失宜人莫之與无以安其位矣故為鴻漸于陸其占在丈夫則恃壯用罔人心乖離非所以自全也故征行不復在婦人則陰陽失和无以成其生

育之功故雖孕不育此占之作內作外无一可者凶凡此皆過剛之害然自處貴柔禦暴貴勇使以此過剛而禦寇則威以制变勇以懾奸庶為利耳君以此漸進則豈宜哉

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俱作離原說征不復若以其剛壯自用違衆往立與群醜乖離遠之以殺其軀而已故雖征不復孕而不育者以其陽盛陰微有傷太和而非生育之道也順謂與人同心協力以剛禦寇則有以奮折衝之威鼓三軍之氣相與一心戮力以相保護而寇不足畏矣若剛不足必先自潰何相保之有

九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以陰柔而乘九三之剛是其質本柔而或遇強梁難制之徒或當艱危難處之事如之何其能安然以柔順而居巽体順則不

忤于人情巽則善察乎事理或能巨處回四而消弭其患是雖
所遇不善而終可无嗔也故象如鴻漸于木或得木中之桷而
稍安者占者如之則始雖危而終得所安矣何其咎
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四体柔順又居巽体順則謙沖和易巽則沉潛縝密故能善處
事变而得其所安非順則毋于事非巽則踈于謀其能轉危而
安者鮮矣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陵者居尊之象然君待臣以弘化猶夫待婦以生育六二正應
在下而為三四所隔小人間君子故无輔而處勢危三歲不孕
之象也然二五正應三四妄求後未數窮理極則二五終必得
合而三四終莫之勝矣占者如是則上下交而德業成可以正

邦而有功矣故吉
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得賢以弘化人君之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二五相應則
君得臣而万化行夙昔之願酬矣
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吉
上九漸進之極寘飛遐舉超然物外而不為世用出于雲逵之
上者也此高蹈之士居无益於世者然清風高節有以起懦而
維風潛德幽光有以廉頑而起懦為世典刑而不為无用如鴻
羽毛之潔足為旌旄之用者也夫以道德為光而不以爵禄為
荣出乎人位之外而有維持世教之功其吉宜矣
其羽可用為儀不可乱也
志慮高潔而功名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故其志可則使志可得
而乱又安可用為儀哉桌由脱迹首陽高卧只看他何等脚根
何等氣節

䷵ 兌上下
歸妹征凶无攸利
漸言女歸此名歸妹言婦在妹所以別於女歸也以少從長以
悅而動是女子情勝而不復計其匹偶之宜礼聘之勤所謂男
女之正婚姻之時胥失之矣故卦名歸妹卦已非正而况卦之
諸爻自二至五既非其正三五以柔乘剛又非其正故其占為
女子之未歸而征也潰礼教之防起淫奔之漸穢德彰聞終身
污玷何凶如之且女之无良惟家之索何所利哉征凶是初歸
時无攸利是後來不好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

也
陰陽交感生人物之萬殊本是天地一段大道理歸妹而男有
室女有家即此道理就是天地一大義也蓋天地不交則氣化
息男女不交則形化泯故歸妹者雖為女道之成終而實生育
之事肇端于此是乃人道之所由始也歸妹之所以為大義以
可見矣此就卦名說出道理所謂信手來佛佛真者
君子以永終知敝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男女之合其始苟不以正君子逆知
其後來必不可以久而乖離瀆乱之禍甚至不可救藥矣此正始
刑家之道君子所獨至為推之凡事无不然者該言謹始歸妹
言永終体易之功密矣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娣即媵之謂初本居下分之卑也上无正應莫之偶者故其媵為娣之賤身既為娣雖賢何為故有陽剛之德亦不過救來其身以承助其嫡不能大成內助之功如跛能履无能遠到也然就其分已自无失矣故所行亦為善征吉

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女德以恒為主陽剛在女子為沉毅之德故以恒名之初雖為娣然有陽剛常久之德其分雖賤而其德則賢不可謂非女之良矣故謂之跛能履吉者正謂其有此恒德終能承助其君以彰明婦順此其所以吉小星之詩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得相承之象矣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陽剛得中窈窕淑女而所偶非其人則刑家无主而內助之功

不能大有所成故象如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占者值此以仕進則所遇非賢君猶女之所配非賢夫也故但當直己守道而含章不出乃為利耳昔人謂君子守身當如女子幽人之貞其戒深矣以命言則初薄于二以德言則二賢于初然不能大有所成一也初也為娣其孔子之委吏乘田乎二也非配其孔子之魯哀魯定乎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未變常即初之恒字其在幽人則固守其德而不變平生之所守也其諸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者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陽則女之貞淑者也居上体女之貴重者也然以未有正應故不輕于從人而寧過其婚嫁之期然其所以愆期者非不歸也志在遲歸以待良偶之有時耳期者婚嫁之常期時者佳偶之良會期可愆而時不可失故待時而愆期女子之不輕自用也君子以道自重待時而出者似之三十遲歸梁鴻獲配孟光其四之謂矣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點出志字明非不行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五本居尊而下應六二猶女為帝室之胄而下嫁者也然柔順而中則有幽閒貞靜之德其在內者重則視在外者輕故以實德為光輝不以文繡為容飾是帝乙下嫁而君之袂反不若娣之袂更為良也夫女子貴飾者万万皆然今尚德而不尚飾則女德无所不備而其盛茂以加矣故象如月幾望之月言德之充

滿積實也內助之功宜家之善占之所必至矣故吉

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德之所貴者中故以中為貴凡能把外面許多豔麗侈大的輕看須是內面有箇貴重華美的抵當得他過方能如此周子所謂天地間有至尊至貴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五居上体之中而有中德其身心所具莫非幽閒貞靜之德而所貴者在我故以此而行自然以禮義為光華而不以衣飾為文采又何有于袂之良乎

易意參疑外編卷之五終

易意參疑外編卷之六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以明而動智慮精明才猷振起以此圖治何功不成故爲豐當豐之時天下一統推準動化亨孰如之王者處此固可喜也亦可懼也能无憂乎然徒憂而不爲之所亦何以維其盛於不衰故勿宜徒用憂惟須是制節謹度而以敬天勤民爲心持盈守成而以保極法祖爲念始雖明以致豐而至此不敢過用其明始雖動以致亨而至此不敢過用其動如日之中而常照乎天下則可以保其豐矣而何以憂爲康節怕處其盛亦日中之義

彖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王者會同車書一統治功盛大豐之功也非明則无見大之智非動則无爲大之才卦德以明而動明則識天下之大幾動則振天下之大法是以明作有功勵精興事有以致天下于巍然煥然之盛也故名豐

王假之尚大也

王者際豐亨之時普天率土生聚日蕃四海九州貢賦日廣則其志欲驕盈而規模制度自然尚大而不復向時体段矣夫驕泰者虛耗之階也逸豫者滅亡之漸也是以有憂道焉聖人憂治世而危明主見一豐字便生煩惱矣

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人君之臨萬民如日之臨萬物當日之中天之照臨万物者不遺稍過盛而日之昃則不能无遺于所照之外矣故王者當豐之時必當此心常在天下以民生利病四海休戚无日不在念畢照之中常如日之中天而照天下所謂明于時保之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神乎

此又極論不可過盛之理以戒日中之義日以中爲盛中則未有不昃者月以盈爲盛盈則未有不食者豈惟日月雖天地之大其盈虛亦隨乎時〻乎息也則氣怫變化而萬物顯諸仁是天地之盈與時而息也時乎虛也則氣机收斂而萬物藏諸用是天地之虛與時而息也時之既息不容不反而爲消故天地之既盈不能不反而爲虛此盛極必衰之理雖天地且然而況人事不出乎天地之外鬼神常遊乎天地之中其治乱相仍而屈伸相感有不待言者鬼神是風雨霹雷之屬要說得與天地日月不相犯夫造化人鬼有盛則衰如此〻豐亨所以宜日中

也朱子曰天地是舉其大体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者

君子以折獄致刑

明以折獄而天下无遁情威以致刑而天下无留獄則過惡懲奸而蒙蔀不明于其間矣此亦保豐之大要也獄之已成然後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初四皆陽而爲應才與德相等埒若共配然者夫既爲配主則執分適均兩不相下宜有嫌隙而无成功矣然當豐之時明以動而益奮動以明而不妄夫何咎且明作可以爲功震動可以底績寧不爲有尚哉漢之丙魏同心唐之房杜協德是也

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毋分才力既自相敵則必虛心協德而后相與以有成苟一萌

求勝之心切負其明而欲求勝乎四四負其動而欲求勝乎初則必以力相角以智相抗而彼此有不容並立之勢矣安志其能免乎故深以為戒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二為離主本至明者也乃為六五暗君所蔽其德慧術智无以自見明而受傷也故為豐蔀見斗之象夫君之蔽錮已深苟不度其時勢之不可而欲以直言極諫往而拯之則未信而諫禍且不測矣竟何益哉惟當積誠致悃以格其心則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吉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君心之蔽雖未易以口舌爭然其本体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以誠信而感發之必有潛回而默喻者此格君以心善事君者

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三以至明之德應至暗之君明而受蔽雖有明德亦廢置而不用矣然德在我用在咎非我咎也故其象占為然舜非明揚之帝則終雷澤之漁尚非克明之文則老渭濱之釣三雖明德而所遇非君亦末如之何矣

豐其沛不可大事也

事其君以保豐亨之治此事之至大者以三遇上所事非君大事去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四以剛明之德近至闇之君故為豐蔀見斗之象然上雖見蔽于君而下猶可求助於臣初九陽剛同德之夷主也下就同德協恭和衷則夾輔之餘可以保豐亨之治故吉

豐其蔀位不當也

位近暗君所處非地故曰不當言其艱于遇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氣質之用小彌直之功大五雖柔暗君能來致天下章美之賢則勞于求賢逸于得人資其明動以彌成豐亨之治慶在吾身而譽在天下矣不其吉乎

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有來章之吉則能祈天命而固皇圖享豐亨於有永矣不有慶乎言慶則譽在其中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上以陰柔而居豐極滿假之甚者也又處動終躁妄之極者也

過高志滿自專自用恃其明而反失之以至沉溺而不能自變也迷復之悔不戢之災其凶甚矣

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言上六驕奢侈肆如屋之豐大而翔乎天際也予行之迷自不覺其良心之蔽故謂自藏言非真无人也

☲☶ 離上艮下

旅小亨旅貞吉

旅者寄迹于外凡寓處者皆是為卦山上有火去而不留若其寄寓然者故名旅旅當親寡嫌隙易生似難以得亨者然卦之德体有處旅之道故其占得亨亨而曰小言非大通以旅故也然即此卦材所具皆旅之正誠能守此正而不離則處己處人可保其亨而吉矣

彖曰旅小亨貞吉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

以柔嘉維則之善而又順事陽剛以資其能人已皆得不亦善乎以安靜知止之心而又見几明決以善其動內外皆裕不亦善乎以此處旅何適不宜故小亨

旅之時義大矣哉

當旅之時所處非其所便安所遇非其故舊一於剛則有焚次之厲一於柔則有瑣瑣之災自非得中順剛內止外明將何以善處其間故嘆其艱於處也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特以象言无取于旅主刑者民之司命故獄之未審必須致其明慎以處之輕重出入不敢少有慢易夫既明且慎則其獄已審固无不當其可者然非斷而行之則重者得以緩死而幸免

輕者不免詖德而含冤故必當罰即罰可宥即宥不得有所淹滯則奸宄不容而善良有賴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瑣瑣猥細之狀以陰居旅之下氣量淺狹无寬遠之風以此處旅是自取災也張氏曰詩之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柔順則與物无忤中正則處置得宜旅之時為難處而二以此處之則无一不善者故舍次旅所安也而其居安貨財旅所資也而其資裕童僕旅所賴也而其僕貞六二全旅之德故備旅之善如此

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旅以得人為重六二得童僕貞則即次之地信可以安居而无慈懷資之裕信可以固守而弗失又何尤乎否則雖有居弗能安之雖有資弗能保之吾懼尤之不終无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過剛不中有過高之行居下之上无下人之資以此處常亦有不能安其居者況旅乎故火其居而喪其僕危之道也然三但不善于處旅其心非有邪也故言雖貞亦厲況不貞乎

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凡人平時自處尚當巽以順動應以下人況旅之時而過剛不中居下之上處之其童僕能无喪乎故言其義喪明其无足惜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四善于三然不及二二也四以用柔能下柔則順以處事下則巽

以從人以是處旅不至於非其所而旅於可旅之處不至喪失所有而得其防衛之資此亦旅之少安者也然未得正位則所以自處者不能皆善上无剛陽之與下惟陰柔之應則所托以為主者又非終身可倚之人故其處旅亦不能皆如其願故土之思爰居之念不无動于中者是以其心不快

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處與次有別次容舍猶可久也處只是暫九四旅于處則雖有休息之地而非久居之所故曰未得位惟其未得位是以雖得資斧而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五為文明之君雉之象占此者當有文明之應或至他邦而來朱紱之聘或遊上國而覩明主之光若射雉然者夫士在羈旅

以取功名不无資給之賞然終由此以得譽命自逆旅而振揚
于廟廊由常布而升聞于朝著所得之大蓋百倍于所失之小
矣猶射雉亡矢而終有所得也人君无旅故變例以占言之
終以譽命上逮也
五之終以譽命非止于閭里之榮言其身際文明而聲譽上逮
也旅之所遇亦隆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旅之于次猶鳥之於巢上當旅焚其次如鳥焚其巢將失所安
矣故在旅人者未焚之前雖不勝其驕桀之意既焚之後將不
勝其悲恨之情故為先笑而後咷也所以然者正由其過剛處
旅之上離之極剛愎自用喪其順德而不知返如喪牛于易者
然此焚巢之禍號咷之災所不免也凶

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居已于高而驕心方勝故自失其謙巽之德而若罔聞知也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陰伏陽下其性務入巽之象也巽以陰為主陰則力量才識皆
不足以勝大故小亨然自任則不足資人則有餘也其以陰從
陽陰得陽助則尚有可為者故又利有攸往夫從陽而利往則
其係于所從者亦大矣可不慎歟蓋事以資人而成亦以匪人
而敗雖陽之中亦有不能皆賢者故惟大人則為衆陽之宗而
謀猷德望有可倚重是以利見
彖曰重巽以申命
巽入也天下之入人者莫知命故巽有命之象此卦上下重巽
是為命令重申而王言之播所以入人者深矣名不待言故特
發明卦義耳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利見大人
五以陽剛而巽乎中正凡剛之用各當其理而无過中失正之
弊以是居尊則本諸身徵諸民而建中表正之志以位而行矣
此大人之象也又卦以初四之柔而順九五之剛四以近而順
之是為臣者仰承休德初以遠而順之是為民者丕應徯志皆
親比大人剛中正之德也夫惟柔順乎剛是以小亨而利往夫
惟剛巽乎中正是以利見大人柔順乎剛之剛本該兼二三五
上說但承上剛中正來更无聯屬故專言九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士君子立身行己須是斬釘截鐵有堅忍果決之才然後能振

起天下之事初以陰柔進退其何能為故利武人之貞教占者
以矯其弊所謂文人治身當如武人也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志之確者斯行之果初六進退是其志疑于是非可否之間而
莫知所適從也若以武人之貞治之則內有定見外有定力趨
向之志專而不持疑于進退之間矣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周官史掌卜筮巫掌祈禳皆通誠意于神明者九二居下而不
厭其卑固知巽者也然居中而不至已甚又巽而知中者故占
者誠能居己于巽接人以恭然且本實意以流行根乎誠以發
越巽由中出而不徒外為非禮之恭以徇人如巽于牀下而用
史巫紛若也夫巽而得中則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斯其吉也歟

而无失恭而有礼又何咎乎
紛若之吉得中道也
巽之所貴者中九二居下之中為得中道是能審處已處人之則酌不諂不瀆之几而恭不為過礼不踰節故但止於紛若之巽而得吉也
九二頻巽吝
剛而不中上而不下本不能巽者也其勉而巽亦不過矯偽于一時而已夫恭遜豈可以声音笑貌為哉三繼强巽必不能持于悠久故為頻巽頻巽則頻失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能无吝乎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陰柔才弱无應寡助且承乘皆陽未免以剛迫之宜有悔者然當巽之時用柔能下故能辟遜而不危道存而不亢而善處于

二陽之間不惟免其侵凌之患尤可得其交助之功或與善以相資或協恭而並濟其益居多矣如田者所獲之多足充三品之用不但悔亡而已
田獲三品有功也
四用柔能下始也以陰從陽終也陰得陽助謀猷有賴憑翼有人其行之底績者多矣故如田之多獲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五尊位而居巽体當因循積弊之餘宜有悔者然剛健中正為能奮發改圖以復於正舊政為之一新文明為之再造故吉吉則悔亡而无不利矣夫始而有悔是无初也既貞而吉則有終矣九五更化之善如此然貞豈易言哉必丁寧于將變之時而詳審精密以思其理又揆度于既變之後而圖惟厥終以盡其事必其順人情合天理而可為經世遠猷然後從而行之一有不當又將從而改易矣必如是而後為貞而其吉可知矣言即所謂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
九五之吉位中正也
正則施為正固中則存主真純故有所變更必能丁寧揆度至合乎中正之道苟无其德則必躁于謀而妄于動其能以善変乎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凡士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其卑遜謙抑中常有果斷剛決如斬釘截鐵者在所謂資斧也上九過于卑遜以至懦而不立而剛斷之絕无其視二之用史巫紛若者大不侔矣恭而无礼輕而召侮雖巽所當巽亦不免于凶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以陰居陽之上能无悅乎二体皆悅故名兌卦体剛中其悅以正而又柔外則恐有不正之嫌故文王係辞既謂之亨而又戒以利貞亨者說以處人无入不得貞者理以御情无為邪媚蓋說為人情之所易蕩使非說之以道而一出于天理人心之正則私情勝而卒為媚説之流矣可不慎歟
剛中而柔外　勸矣哉
卦体二五以剛居中三上以柔居外剛中故說而亨然以柔外恐有妄說之私故戒其說必以正而後可蓋天命人心一正而已誠能說之以正則天命此理人心此理吾心之說亦此理上順乎天而不違矣下應乎人而不拂矣夫說以正而契天人則

說以此先民々亦忘其勞矣以此犯難民亦忘其死矣況其所
安為者乎所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生道殺民雖勞不怨殺也
蓋天理人心所當勞所當死的民於道理必自肬不得自尒欲
然必徃此就是忘勞忘死也夫說以正而順應天人說之大也
正則民說而從之而忘勞忘死民其功矣哉惟大故功惟功故
益見其大此貞之所以為利也結上文而發之

君子以朋友講習

朋友相資只是講究工夫故專在講論上說習者講而又講之
謂日與朋友講究精詳見聞互發則滋益者多矣若特意而往
則須用己力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初九和兌吉

和是發而中節之和初九陽剛則非柔媚矣處下則不上求矣

无應則无朋比矣其說也出于性情之正而絕无偏倚之私順
天而應人者也和就是說以貞吉就是亨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疑累也人情之發也喚做行所謂發見而流行者情出于私不
能无疑初以陽處下而无應其主情之發一毫无所疑累所謂
當理而无私順應而不拂者故謂之和私則疑々則不得為和
矣

九二孚兌吉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處非其位或有难說之悔如舜遇頑嚚一時底
豫之不可得者然以其剛中為能真心實意以為說而不徒致
飾于辭色容貌之間則有孚發若至誠能動故吉且悔亡舜克
諧底豫此爻近之

孚兌之吉信志也

說不根心非信也九二剛中實理為主而情之所發莫非真誠
懇至而无一毫假於其間是以孚兌而吉苟徒說而无實其能
以感人乎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五本中正三本柔邪君子小人判矣但四以上承而復下比雖
有好德之公猶不免私情之係故云商兌未寧此正天理人欲
公私界限處倘一路頭差了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四本陽剛故
能於此界頭上就能斷然守正而疾惡柔邪專從好路上走去
則心志寧一德業有資而克臻上達之善矣故曰有喜幸其得
所從也

九四之喜有慶也

四能去邪從正四則趨向端而決擇審其所資于講習者多矣
不有慶乎

九五孚于剝有厲

以一剝字當小人何等辭嚴義正上六陰柔是個邪媚小人蠱
惑君心敗壞人國家者也故謂之剝苟君人者倘以小人為不
足畏而親昵之則將為其所剝而心志迷惑聰明壅蔽天下国
家之禍皆從茲起矣五雖陽剛中正然以逸豫之時居得為之
位而密近上六之陰難保其不信也故以為戒巧言令色孔壬
聖帝明王猶冀可畏況其下者可不慎諸

孚于剝位正當也

陽剛中正位之正也居尊位之當也人之情不傷于所恃則謹
于所畏五之才與勢如此未免恃心一萌而謂小人雖近亦无

我何足以防閑弛而邪媚入乎于剥而不自知也有其才思以
善成其才有其位思以善保其位兢兢業業親賢遠姦則小人
雖近亦不能比之矣
上六引兌
成悅之主居說之極性貭邪謟而專務說人故二陽在下而欲
引以爲說曲爲便佞之容巧爲卑臨之術非逢迎以導其欲則
將順以適其私凡引而說之若无所不至雖使得遂其可鄙亦
甚矣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爲卦風行水上在世道爲式微之時民生當板蕩之際故爲渙
卦自漸來九來居二而得中爲得用武之地且圖謀在志而六
易意參疑卷六　十三
往居三得九之位志在濟時者也左右在人而三爲上同于四
相與協謀匡濟者又有人也以此處渙何往不濟故其占得亨
王假有廟據理上取利涉大川據卦有此象取神州變乱九廟
震驚故王者當至于廟以聚祖考之精神或至始祖之廟或至
近宗之廟而祀典行焉渙散方收民猶陷溺況卦有舟楫之象
在人爲濟險之具故爲起海内之瘡痍拯域中之塗炭而利涉
大川然此三者皆當以正道行之其濟渙也必爲撥乱反正之
弘猷其假廟也必爲奉先致孝之大典其涉險也必爲安民靖
難之豪舉使不以正則爲遠道要功媚神求福行險僥倖而已
亨利爲可得耶本義以利貞爲深戒其意精矣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漸之九三剛來居二而得中是爲英雄得用武之地拠上游而
處形勝可憑藉以自安而不至于困窮也焉雖在德不在險而
相其要樞以控制天下亦不爲不重矣又六往居三得九之位
能散其私而志存匡濟且上同于四而豪傑與之運量忠良與
之戮力以此處渙何往不濟分崩離析之秋燦然復覩全盛之
勢矣此所以亨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王假有廟非徒脩祀事而已言王者親至廟中致一心之仁孝
以對越于祖考則誠无不格而昭事之餘亦所以聯屬天下之
人心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天下渙散人心无解我去扶持整頓于以收拾人心合渙爲一
是爲濟渙涉川則是渙散方收時節瘡痍未起民之困踣而墊
易意參疑卷六　十四
溺者尤多于此設施措置敷政教以安養他拯一時之陷溺援
萬民之疾苦此便是涉大川以卦象言乘巽木于坎水之上才
德无所不備是以能拯天下之难而成濟險之功也
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當渙之時祀典不脩郊廟礼廢鬼神几于无主故享帝以行郊
社之礼立廟以行禘嘗之義則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
此皆以一天下之心亦合渙之道也立廟則假廟在其中
初六用拯馬壯吉
九二剛健之才謀猷克壯足以撥乱反正猶之壯馬也初六當
渙之初渙未深而事易濟理當用拯又能順乎九二之陽藉其
謀以匡世資其力以經邦如拯之用壯馬者夫濟渙于始既易
爲功得陽之助又有所恃天下事可知也故吉

初六之吉順也
二有剛中之才固時事之所倚重者初六順而從之則資其克壯之猷而天下不足平矣其吉也良有自哉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二非陽位而九居之若失其故處宜不足以濟渙而有悔也然剛來而不窮則是相其要樞以控制天下據其上游以聯絡四方屏蔽先寘規模在我其所居之地乃是形勝要害如渙奔其机居之而安者如此則經略之謀可就興復之功可成雖其悔其亡之矣
渙奔其机得願也
居形勝之便以收恢復之功此君子之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奔其机而來就所安則大得所願矣

六三渙其躬无悔
陰柔不中正本非能忘己者以其居得陽位故能以匡時濟世為心其於世故之顛危民生之困憊戚然不能自什而鞠躬盡力以求濟者又何暇恤其私而念身之利害家之得喪也占者如是雖未必於天下之事濟否何如然能精白此心而以其身徇天下國家誠可謂心公理得而无悔矣
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三居得陽位志在濟時四海蒼生皆其度內所以公尔忘私而能渙其躬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當渙之時分崩植黨之患成而天下為公之道泯四以柔正之德當濟渙之任而下无應與是能開誠布公絕一己之私交散天下之朋比而專誠以事上故為渙其群之象如此則黨與之勢不成而天下之渙可合矣得臣道而翊贊皇圖大善而吉者也然不徒不締私交而已又能倡公論于廟堂普公道于天下率其黨類同心事上而勢合于一混然一統之規模豁然大同之氣象使所散者聚而若丘此真老成之妙算元輔之弘猷非常事業豈凡庸思慮所能及哉
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天下事業皆從心田做起六四柔而得正其胸次昭融心源淵大故能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渙其群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時當渙散非號令无以鼓舞人心非散財无以感發人心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以濟渙之德當濟渙之任為能散其號令宣

上德而達下情散其居積賑貧窮而恤鰥寡則令行而民服財散而民聚天下之渙復合而為一矣
王居无咎正位也
有德无位雖欲渙而其权不能有位无德雖能渙而其本不立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出之有本而運之有权故能渙其所當渙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陽剛其才可為渙極其時易濟天時人事兩得之矣故傷害可除憂患可免又何咎如以一身之渙言
䷻坎上兌下
節亨苦節不可貞
澤水停蓄其容有限在人則立身制用皆有自然之限而不過

卦以名節節有得亨之理况卦有得中之義占者如之吾見庭
數有節而其用裕德行有節而其道光不亦亨乎然道之所貴
者中也中則平而過則為苦節而至于太甚知嗇而不知豈知
止而不知行則非天理所安人情所便可泥于己而不可通于
人可行于此而不可達于彼其能守以為貞哉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以全体言則剛柔適均而不過以二体言則二五皆陽而得中
以此為節皆節之不失乎中者安有不亨者哉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人情說則易流未免溢其情欲之好見險而止則其情有所品
節限制而不至于流矣節之義也然節之权在位而節之本在
德九五得以主節于上而其節也又中且正可以通行于天下

德與位兼得之矣夫節惟其正而可通亦可見節亨之義而吾
可貞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　不害民
此極言節道貫乎天人天地之化不過陰陽之運而已然陰極
易生陽極陰生分陰分陽有自然之節而不過是以時寒時暑
氣序不忒而四時成使天地无節歲功或几乎息矣財貨之在
天下地力之所產有大數人力之所成有大限使濫用无節必
至傷財財既空乏必至頭會箕斂以剝取于民而民受害矣聖
人在上知財有限其取也節以九賦其用也節以九式則財不
匱于費用之无经民不困于銖求之无通矣惟不傷財故不害
民亦須有斟酌
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君子主天下之節其自家制用自有品節自家德行俱已協中
然欲立法定制以節萬民之用必為數以別之度以齊之若車
旗服色若宮室器用必因尊卑貴賤而制數之多寡度之隆殺
使不容有毫髮僭差則天下之民用節矣欲彰其立極以節万
民之行必為之擬議其德行議即議禮之議議道自己之議人
所同得之理為德人所共由之道為行議以吾心之所独得而
擬議共人心之所同得以吾身之所常行而擬議于人道之所
共由章志貞教不使有過不及之差此即所謂因人心之所固
有者而品節之以為法于天下是即修道之教而天下之民行
節矣管子曰上明陳其制則下敬守其令君一制其法則眾各
循其典君子為節于天下使用不奢而行不過其功大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居節之初時當止也以剛正自守其德又能止也故時未可為
而不為雖有制度數之具而不輕用于天下雖有議德行之具
而不自試十當時抱道于衡門含章于陋巷順時而止者也又
何枉道之失冒進之尤无咎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君子之出處視時運之盛衰初之剛而得正知時之通塞以為
進退在初則塞而不通未可施用雖閉戶可也不出戶庭豈以
隱為高哉
九二不出門庭凶
二已出潛離隱非初之時矣然失剛不正既不能自審以從時
上无應與又不能因人以尚往所謂世治而无可行之道好從
事而亟失時者潔身亂倫凶可知矣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士君子不能為時能不失時時可為而不為二之自失机會亦
甚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陰柔不中正以居節時其制用也靡而不經其行已也蕩而无
節後來傷財之患失德之愆自貽伊戚而已何所咎哉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天作之孽猶可違者无妄之災猶可尤者若不節之嗟則自貽
伊戚而何與于天何尤于人又誰咎
六四安節亨
安者順而无強之謂九五中正以節天下固欲天下之安于法
守也四以順正之德臣道之純而上承九五安于大君之所撙

節而度數德行自然由之不待勉強而從容矩度故為安節蓋
順之為也如是則行无過舉動皆得宜隨其所處而无不亨矣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以節道一天下四以順正之德而上承之德行惟其所謀
度數惟其所制遵時王之盛典憲昭代之良規故節之安而亨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甘謂人情之所甘悅而可從者九五為節之主有中正之德凡
其主節于天下共以一道德同風俗者无不合人情宜土俗易
知易從而為節之甘美者也其制盡善故吉其制通行故往有
尚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貞凶以事言悔亡以理言節而至苦終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也

竟行不去故凶然礼奢寧儉喪節之貞其視不節之嗟則遠矣
故又曰悔亡蓋權衡于理之得失故不計其事之利害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人徼无累謂之虛天理為主謂之實有主則虛有主則實其實
非有二者虛中中實真實无妄一心之孚信也下說上巽上下
交孚兩情之孚信也故名中孚豚魚无知豫人之最難感者如
古之徼象猶苗何異於冥頑之豚魚舜能格有苗而化徼象豈
即感豚魚也難感者且能感之則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矣豈誠
動物不亦吉乎至難涉者險難然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故以孚
信行之无不可濟之險是為利涉大川難濟者且无不濟況乎
居乎感所難感如豚魚濟所難濟如大川甚言孚之為貴也然

其所以為信者又必信所當信貞而不諒執而能通乃為利耳
否則硜硜小信何以感物而濟險哉豚豕之小者豚魚二物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三四二陰備居四陽之中故統言全体則為中虛此心之天一
私不累洞然太虛之无物也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故析言
二体則為中實此心之天万理完具渾然太極之本真也中无
私主故謂之虛理皆不妄故謂之實可以觀孚信之体矣卦德
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臣事君以誠君待臣以信上下交孚
如此則風行天下乃有以化萬邦之作孚矣蓋君臣万化之原
故信在朝廷之上而化行邦國之間卦体孚以立本卦德孚以
達化故為中孚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物之死知考莫如豚魚故物之难感者亦莫如豚魚天下之人
有最难孚格而不可以化诲慓悍者猶豚魚也君子孚信之極
則天下无不可動之物雖暴悍亦為之潛服狡偽亦為之輸誠
其信及於人之难感者猶之及于豚魚之无知也故曰豚魚吉
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
木在澤上為乘木外实内虚為舟虚是其孚信之積可以濟难
猶舟之可以涉川也須本孚未不可泛謂濟險之具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誠者天之道也故信而得正乃有以應乎天之道使信不以正
已非吾心本然之天矣又何以合于天道乎
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其氣相入有孚之象君子觀象于中孚以為獄者民
易意參疑卷六　二十一
之司命苟不以实心而求其請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故於獄
之疑者必本其至誠惻怛之心而致其擬議詳審之实務求其
入中之出死中之生如其可生則生之如其不可生而猶不能
无疑也則姑緩其誅可以刑而未忍遽刑可以辟而未忍遽辟
至于求其生而必不可得則死者與我俱无憾也此其中孚之
意誠有溢于成法之表者矣刑者侀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
尽心焉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四以柔正居上是正人君子所當信者初九上應于四有相信
之義矣誠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心與之一而未始有他則因不訴
失親修身有同道之孟事固有同心之助其吉宜矣然相信之
庭不可不久苟信之不篤而此心或移于他則我之心既貳于

彼之心亦貳于我必至信非所信而失其所依歸矣如之何
其能安
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中孚之初未有私主其真心本体尚存故能度四之可信而信
謂之有他則非其心之初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尔靡之
二五君臣相應有靡歆喜契之誠故象以鶴鳴之和言其相信
以心也然其所以相信者以二有中正之德中孚在我足以格
天而化邦故五信之專而任之篤盖感有一德而不棄其孚信
之深故象以好爵之靡言其相感以道也此可以覩君臣之交
會矣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易意參疑卷六　二十二
二有中德六五好之本其中心之願故不期其應而應之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豊之遇其配主是兩個一樣好的故謂之配此之得敵是兩個
一樣不好的亦謂之敵六三陰柔不中則其操守无常居說之
極又卯婚而无恒者使得善應以為之助亦不至顛倒若此乃
與上九信之穷者為應以我之无德應彼之不通皆不足以任
事而相與者隨其相敵是以動作无恒應酬无主但見作止哀
樂漫无常度而為顛狂舛錯之甚也此由己无所主人无所賴
故於事无定見亦无定守其占凶咎不言可知
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周公垂應爻說孔子則專責之三言其陰柔不中正躁而无德
是以不能據理應事而失其常耳苟内有所養則事到吾前主

[illegible]而止時行應之小失其則夫雖使得疏之實必不至[illegible]
味若夬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居陰得正可以觀德位近于君可以觀勢以盛德而膺寵倚握
樞柄要而為权勢所歸臣道至此處盛滿危疑之地故象幾望
之月若月已望則非盛矣然以其下絕于初而上比于五是知
人臣象无私交而絕去朋黨惟精白一心以事君者也故如馬
亡其匹者然如此則心事暴白素動光明勢重而主不疑位高
而衆不忌可以无咎矣
馬匹亡絕類上也
六四所謂馬匹亡者言其能絕初九之類而盡中孚以事上也
自非匪躬徇国之臣鮮有不昵于私交者矣
易意參疑卷六　二十三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下應九二同德相孚其鶴鳴之和好爵之靡精神意氣浹
聚不移是其孚之兩相攣固也夫君臣合德則孚乃化邦故无
咎
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副徒中正為正有信任賢才之實德也居尊位為當有信用賢
才之責任也有此實德既能端其取人之本有此責任又得遂
其任賢之心君臣相信良有以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天下事理與時勢常相上下不可一槩而必上九居信之極務
執其信往往膠于一定之理而必欲行之初不度時之可否與
勢之順逆故為翰音登天之象雖其所信者正然拂于時而以

勢則反以信敗矣宋襄以仁而敗尾生以信而窮是之謂矣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本義小謂陰也小過言小者過于大也以人事者小過卻如臣
子之勢有過于君父僚屬之勢有過于官長天下亦有此等時
節為卦四陰二陽陰多于陽小者過也故名小過夫義分所在
則陰不可少加于陽然就今日之勢而言則陰已過于陽而時
在陰矣故據陰之時位才力亦能行无阻礙動无掣肘而可以
得亨然有時而亨者勢也无時而可過者理也故又戒以利貞
言須為所當為不可以勢之盛而妄為也曰可小事以下正言
利貞之道蓋卦体二五三四有可小事不可大事之義卦体内
實外虛有飛鳥遺音下而不上之象故處小過時節但當為其
易意參疑卷六　二十四
才力之所能為而不强其所不及本分事務尋常幹理方敢以
身任之若本分之外而為吾分量所弗堪者不容越分以有為
也是所謂可小事不可大事然小事雖其所能為亦須收斂謹
密居己于卑而居天下于高寧約焉以自拘毋侈焉以自放斯
則下而不上而行之適得吾体有順无逆有利无害而吉乃大
來矣可小事而宜下皆所謂利貞也處過而貞斯過而不過否
則悖于理而拂于道鮮不敗矣曰宜者就其時而言要非陰之
幸也曰貞者則據理而戒斯乃陰之幸也理以維勢聖人之戒
深矣如三分有二文王之小過也以服事殷文王之利貞也以
此況之餘可推矣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過而亨者勢也亨而必貞者利也勢可為不敢過于為理以濟

勞理人所以防過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柔非任事之才然以其得中則柔而不過故小事猶有可為者剛本圖大之才然以其失位而不中則剛而過暴必不能大有所為矣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飛鳥以卦体言順逆以道理言卦体中二爻內實如鳥之身上下四爻外虛如鳥之翼有飛鳥之象故古者當有飛鳥遺音之應然謂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者何哉正以時當小過理宜抑損君有上人之心而處于驕亢則於事理而拂時宜斯為逆矣惟有下人之心而安于退巽則人心順而天理得斯為順耳順則宜而不順則非所宜此所以宜下而大吉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近則声宏遠則声微雷在山上去人稍遠其声漸微小過之象也當此之時事无大過但于日用行已之間居喪制用之際一因其理之可過者而過之耳如行已貴恭居喪貴哀制用貴儉而傲也易也奢也皆過之大非理之所宜也故君子之於小過以行已則尚其恭然恭以退謙為文而亦恭之不甚過也若傲則非所事矣以居喪則處于哀然哀以致孝為心而亦哀之不甚過也若易則非所事矣以制用則取于儉然儉以節財為先而亦儉之不甚過也若奢則非所事矣盖時當大過則以大過為中独立不懼遯世无悶太過之中也時當小過則以小過為中過恭過哀過儉小過之中也要之為礼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制用以儉為本三者不易之道非特小過之時宜然本義三者之過可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甚過此特因小過之時而云然耳
初六飛鳥以凶
飛鳥遺音下而不上單言飛鳥則上而不下矣初六陰柔為躁妄之性上應懷希進之心又居過時凡事惟知有上而不知有下行過乎傲喪過乎易用過乎奢為飛鳥之象過高志滿必遠夫身矣故曰以凶以凶以然之言其自取之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二有柔順中正之德臣道之純者也故過而上應則過三四之陽而遇六五之陰是不入強臣之黨而惟有孚於道以事柔順之君者也既能如此則不為強逆其君而適得臣道之當然矣夫當小過之時況三四過陵之日二能含微思此而惟純心以

事其君是過而不過者也臣道若此則无專权之過亦无過上之嫌矣何其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臣不可過象侵以理推之所以嚴臣道之防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邪正不兩立三有剛正之德與陰邪不相為謀衆陰所欲害者也况當陰過之時適小人道長之日使及時知戒則一正足以勝百邪小人亦无如之何矣三乃自恃其剛不肯過為之備則人得以衆閒而入而中傷之禍不免矣君子防小人常疎小人伺君子常密故爻象皆危其辭使深為之備云唐之五王正坐此忘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當過之時能免過者鮮矣惟九四之占當得无咎何也蓋四以
剛處柔爲用其剛而不過能濟以柔而爲恭得小過之宜故无
咎若或更往而以剛爲用則失其恭而取敗必矣故有厲而當
戒然以過恭爲是而遂失其剛亦非盡善之道故又戒以永貞
言當隨事順理因時處宜知柔知剛不可膠于一定蓋陽性堅
剛恐遂執一而不变故有永貞之戒
弗遇過之位不當也
以陽居陰本不當位然當小過之時乃爲過恭則亦過而不過
矣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以陰居尊才不足以有爲又當陰過之時而時亦將衰矣欲其
經綸運量于天下其何能爲故爲不雨西郊之象然已雖不足

而或任人之有餘則天下之事猶可從而理也今五之正應不
過六二之陰柔弋而取之以爲助畢竟陰柔才弱亦安能濟得
甚事已无能爲人无能助天下事可知矣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大抵陰柔能下猶得陽剛之助而可以有爲五以居尊而當過
時過高志滿不能下賢以爲治將何爲哉
上九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動体已過又居動之上陰過已過又處過之極故其旋爲動作
常合乎宜而上逆天道下悖人情處過而又過之甚者故如飛
鳥離之比初之飛抑又甚矣夫過甚則凶亦甚天之所助者順
也人之所助者信也過而又過則信順之反其能免于天之災
人之眚乎

弗遇過之已亢也
已上已亢兩已字即不及已甚之已亢者過于上而不能下之
意亢既不可况已亢乎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乱
爲卦水火相交在人事爲彼此協力同事之所以濟六爻皆正
在人事爲處置得宜亦事之所以濟故名既濟文王係易看見
卦爲既濟便謂好時節御過了故但可以小亨好時節既過不
好事又將来故須早夜兢兢崇謙畏戒侮欲親君子遠小人動
由天理固守其貞不可以時之既濟而遂忘戒懼也所以然者
蓋以治乱盛衰相爲倚伏方既濟時人心順而天命歸天下固
順治而吉矣及既濟之終則人心漸弛而天命因之將治極而

乱生矣此所以爲小亨而又必利貞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處既濟之時凡過于剛者侈心生于盛滿之餘而煩擾以激天
下之变凡過于柔者怠心起于安逸之後而因循以弛天下之
防均不能守正以維治也卦体六爻剛皆得正而當位則剛而
不過而能神武以勵明作之治功非侈心作而煩擾者也柔皆
得正而當位則柔而不過而能優游以敦渾厚治体非怠心作
而因循者也以此圖治必能事无不正而保既濟于不窮矣故
曰利貞
初吉柔得中也
二居既濟之初而以柔居中必能慎重不苟以圖維天下之治
此所以事克有濟而得吉於初向使柔而不中則懦而不立未

[illegible]所濟者也

終止則乱其道穷也

止以人事言、穷以天運言所謂終乱者盖以時當既济則人有止心而晏安怠惰之氣勝夏勤惕励之念微紀綱法度日以大壞而天下趋于乱矣此因人事之失而竟亦是天運循環治極生乱而世道之穷遂至於此可以觀天人之際矣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既济非有患也但治極生乱患每生于既济之余是以不可不慎使非思之早防之豫患至将有及矣毋曰胡害其禍将長毋曰胡傷其患将大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初當既济之世尚居既济之初々則逸欲未萌止心未起故占者誠能思患而豫防之凡所作為皆能長慮却顧而不敢輕動如車将行而曳輪非不能進不遽進也狐将涉而濡尾非不能济不遽济也如此則致治于未乱寡孽无自而生保邦于未危厉階无自而起何其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臣之效用以君犹婦之前行以茀二本文明中正上應於五宜得行其志者但五居既济之時豈亨豫大之心勝而虚己下賢之念微二雖文明而文明无以自見二雖中正而中正无以自行雖膏不食井渫不汲如婦喪其茀不能以有行矣然天命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雖不汲々以求行皇々以求遇而文明中正之德久當見用于世而輔其君以維既济之治矣豈終不遇而已哉故曰七日得期之也

易意參疑卷六　二十九

七日得以中道也

雖君子能為可用不能必世之我用然可用之具誠在于我故終无見廢之理二得中道則有济世之蕴而所以黼黻皇猷翊宣帝治者皆豫之矣舍此不用天下将何賴乎故曰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既济之時以剛居剛猶高宗當殷道之盛而必伐鬼方之師是既济而用剛也夫以高宗之神武而伐蕞尔之鬼方宜不戰而屈人兵矣然當是時犹必待三年而後克用兵之难如此况其下者可不戒乎設不得已而用兵則将不可不慎々毋以小人為之盖小人得時用事勝則有屠戮之惨不勝則有輿尸之禍其為天下国家患者不淺三軍之命懸于一将可以匪人任之乎既言兵之不可輕動又言将之不可輕用聖人之戒深矣

易意參疑卷六　三十

三年克之憊也

既曰三年而後克則師老財匱其困憊甚矣李洪水議兵曰天下之事莫难于兵天下之才莫难于将国之命在師々之命在将国輕用将々輕用師危亡之道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四當既济而以柔居柔是過于戒惧者故能外為保治之圖而内存儆惕之念盖豫防而犹思患不以既備而遂弛也如乘舟者既繻有衣袽而又終日戒處既济之道不當如是耶二句須一串看

終日戒有所疑也

天下之治忽生于心終止則乱皆由一箇止字壞了故必思患預防而心存疑惧一毫不謹恐貽莫大之憂一念不存恐啟无

窮之患則所謂終日戒者在是而保治之道得矣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
天下時而已矣九五時之所不在雖君道不能挽其去六二時之所在雖臣道不能却其來故五居天子之位雖若勝于二之為臣者然五之時已過而天命人心皆莫之與豈若二始得時而天與人歸乎故其象如此實受其福實字亦有說胡雲峰曰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於紂而私於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无受之之道耳
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重一時字吉大來亦自時字上得二方得時用事如川之方至日之方升故福履綏之而不已若五亦无如之何矣爻象之意不過有見于時而其論至此非抑君而扶臣也盖時不能違天

聖人不能違時當文王與紂之事非聖人意也時也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險體之上正終亂之時雖以陽剛之才極謹畏之道猶懼不克上以陰柔處之惟務因循怠緩不知思患預防是以亂愈極而患愈深如狐不濟而濡首占者不戒載胥及溺其何能淑故厲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凡作事須有同心之人乃克有濟又須所為得正方始成功為卦水火不交六爻失位與既濟相反故名未濟事之未濟如花未開之春月未圓之夜終有必濟之理亨然天時將至必須敬慎圖謀而以人事副之方可以濟苟不知戒而或乘之以輕忽慢之心如小狐汔濟而濡尾則雖將濟而終不濟何所利哉狐性多疑小狐未能畏怯故勇于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未濟固有將濟之理况六五又有能濟之道柔而得中不惟小心慎密又且處置得宜故能濟天下之事而終得亨也此與初吉同義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人之處險如狐汔濟則時事方殷險阻猶在將濟未濟其尚在險中乎于此不謹則始雖面成後將不繼无以續其終矣其能濟乎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又以卦体言終濟之理卦之六爻皆失其位之正謀猷未當善

不足以濟矣然皆以柔應剛以剛應柔則同心以任事協力以匡時天下可從而理故始不濟而終必濟也
水在火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異物各居其所引而伸之天下之物莫不各有所居之方也故君子慎以办之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于以正人紀而彰物軌使內外上下貴賤大小各得其物則天地位而萬物育濟時之功為大矣
九二曳其輪貞吉
二五有君臣之分二剛五柔有僭迫之嫌然以其居柔得中為能有孚在道忠順不失以事其君如車之曳輪而不進則于臣道无虧而可以成濟時之業不其貞且吉乎大抵平寧无事之時人臣謹厚者多艱難未濟之日人臣靖獻者寡二以陽剛居

未濟之時中而不過真得臣道之純者故曰貞吉與之之義[illegible]
至矣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在心為中在事為正以九居二本非正也今曰得貞而吉何哉
由其居柔得中宅心忠順有拳拳謙謙之誠有惓惓恪恭之念
故能止而不進反其不正以歸于正也九二之中殆所謂有事
君之小心者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陰柔不中正既病于才識之不足當未濟之日又值夫時事之
艱難故不足以濟事而有害也未濟征凶然此以三言之則然
耳若君子之濟時任事則有不可坐視其變而自委于不能者
况三以柔乘剛其與以剛乘險者異矣將出乎坎其與未出中
易意參疑卷六　三十三
者抑異矣有利涉之象故占者當事變不容委之日必當鞠躬
盡瘁以撥陷廓清為心以濟溺亨屯為事故又為利涉大川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以陰居陽不無氣稟之偏占者若能脩治省察矯其偏以歸于
正則賢聖可入而愧怍不生吉且悔亡矣然反正之功未可以
因循致歲月就也必其激昂之氣勝其積之功深如奮武伐国
比及三年則德崇業廣而濟世之具成矣不從兵之克敵而受
賞乎此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
貞吉悔亡志行也
能勉而貞則甚反以存天地之性涵養以終學問之功四以爽
化氣質為心而今果遂其志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文明之主虛中應剛以獨見之明兼交修之益故能矯偏以歸
正而氣稟之疵不足以累之既貞而吉而无復悔之可言矣然
此特與其能善反耳未及于治也若論其治則文明有輝光之
象虛中有孚信之象故見其暢于四肢發于事業而禮樂文章
煥之以君子之光且輝光所著皆實德之流行而非矯飾于外
者蓋蘊之為孚徵之為光德容表裡之俱盛也由是天下文明
万邦作孚而治道觀其隆矣不亦吉而又吉乎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者光之散由中而發散于外也不可于光外別求個暉所謂
君子之光者蓋言君子文明内蘊實德充周則功業文章自然
昭明赫奕於天下其濟時之功莫大矣豈不暉而吉乎光大言
暉昭其盛也暉又言吉贊其治也
易意參疑卷六　三十四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可以濟而才又足以濟不容妄有所為
惟當自信自養以俟天命之至則可无欲速僥倖之咎矣然所
謂有孚飲酒非謂其靡人以待天盡人以俟命也苟一任其
在天而人事之當盡者亦付之无所事事如孤涉水而濡其首
焉則過于自信而失其義之所當然天下事恐不可濟矣是對
非字看義所當為之謂是是之一字最大易六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不過教人成就一個是而已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義之品裁謂之節即是之所在也天下未有廢事而可以濟事
者若縱而不返則信時之過而无所取裁其不知節亦甚矣
易意參疑外編卷之六終

易意參疑外編卷之七

蘇郡　吳江　孫從龍　著
同年　翰林　沈懋孝　閱
錢塘　後學　朱學易　校
杭郡　書林　翁時化　梓

繫辭上傳

第一章

本義曰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illegible]于天地而人兼體之也

愚按造化之實不外陰陽之變化而變化之道易簡盡之君子求全乎變化則為賢人之德業聖人神明乎變化則成位乎天地之中此章前四節先言天地具乎易理繼言易理見于天地

前後交相發明以見易書之易即天地之易後四節言乾坤分見之理及賢聖兼体之事以見天地之易即人身之易初論作易而以天地明之次論天地而以人事終之示人當求易理于天地又當求天地之理于吾身須會而求之始得

天尊地卑　一節

乾坤者諸卦之總頭言乾坤則八卦可知而六十四卦皆可推矣易有乾坤卦爻而貴賤者乾坤諸卦爻之定位剛柔者乾坤諸卦爻之定名吉凶者乾坤諸卦爻之時位得失變化者乾坤諸卦爻之尸策進退也聖人見得此等名物雖具于易而實非始于易當易書未盡之前天地間原自有這易理故先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一句說破易書此乾坤不是易之乾坤乃是天地間之乾坤也此一節專言造化之易見聖人之易之本原

人知易有乾坤卦畫不知乾坤未畫之初天以浮陽運旋于上地以純陰凝聚于中天地之尊卑定位已自有乾坤了是乾坤已先易書而定矣非待易卦既畫而後有也由天地而推之凡易之在天地間者皆可知也由乾坤而推之凡名物之在易書者皆可知也故夫卑高以陳則凡天地間之貴賤已先易書而位矣動靜有常則凡天地間之剛柔已先易書而斷矣非必卦爻上下之位與卦爻陰陽之稱而後有此貴賤剛柔也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凡天地間之吉凶已先易書而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則凡天地間之變化已先易書而見矣非必卦爻時位之得失尸策卦爻之進退而後有此吉凶變化也是易雖未作而天地間一部易書已顯然具在則夫易中許多物事皆不過據天地間所見在的摸寫得一番出來故易非聖人所作也

發天地之蘊也乾坤定矣不該說易之乾坤定于此矣大義已見上餘放此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天在上確然其健一乾道也地在下隤然其順一坤道也是造化自然之易已有乾坤之實而特未有乾坤之畫耳乾坤不先易書而定乎尊卑重健順意不重形体恐涉下卑高故也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或卑或高雖然成列則高即為貴卑即為賤而天地間之貴賤已位矣然則卦有內外爻有承乘而易以貴賤稱者造化已先有之矣豈必易作而後有此貴賤哉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凡造化人物之屬乎陽者常動屬乎陰者常靜動則斷然其為剛靜則斷然其為柔而天地間之剛柔

已断矣然則卦有奇耦爻有老少而易以剛柔分者造化已先有之矣豈必易作而後有此剛柔哉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方即所謂向方如人的念頭是也人之事情有善惡而衆理衆欲以類而聚人之品類亦有善惡而君子小人以群而分則善者知其為吉惡者知其為凶而休咎淑慝已判然于事物之間矣是天地間之易原自有吉凶也豈必卦爻占決之辞而後吉凶始生也𢦏陰陽變化之在天而成輕清之象陰陽變化之在地而成重濁之形則象形之未成總是變象形之已成總是化而陽變陰合之妙已顯然其著見矣是天地間之易原自有變化也豈必尸策卦爻之動而後變化始見也𢦏此節專言天地間見成的易所謂畫前原有易也五矣字皆見成之辞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此節言聖人作易正指横畫伏希畫卦就他一上加二卻象似摩以一交八卻象似盪此形容字眼非真摩盪也摩在八卦未成之前盪在八卦已成之後摩如刃石相戛漸次生出盪只是見成物事旋相推盪如環无端之謂朱註云此易卦之變化也變化與前節變化不同聖人因見天地間㝡處皆易而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而剛柔立焉是為兩儀使兩儀不交則易止于兩耳何由生出四象四象不交則易止于四耳何由生出八卦惟剛柔二者交相摩戛而陰陽老少由是而生陰陽老少又交相摩戛而乾坤八卦由是而成皆一每加二而漸次生出此易卦之小成陰陽之一变一化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不必再相摩戛而即此八者迭相推盪每以一卦作主而以八卦次第加之如圈匕旋運轉去乾兑離震各與七卦相盪而三十有二之陽卦立矣巽坎艮坤各與七卦相盪而三十有二之陰卦立矣合之則六十四卦此皆以一交八而推盪不窮易卦之大成陰陽之千变万化也易卦既成則乾坤于是乎定而貴賤之位剛柔之断吉凶之生变化之見皆在其中矣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二節復言天地之易以見易理之著見也則承上言易書一陰陽也阴陽一摩盪也摩盪即变化也变化既成而乾坤貴賤等類已无不具矣故由此以博观乎天地之間則凡雷霆風雨之鼓潤日月寒暑之循環並陰陽变化而成象于兩間者孰非

易之象也非易之象乃易之理也凡得陽而凝質而天與人物之為男得陰而凝質而地與人物之為女其陰陽变化而成形于兩間者孰非易之形也非易之形乃易之理也蓋求之于未始有畫之初則觸眼的皆是易之著矣明此于天地卑高明此于動静方物仰观俯察遠求近取孰非易理之發見流行乎以上四節前後交相發明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太上渾淪一團阴陽之氣起初未有天未有地未有人物何有男女名色及至二氣渾淪变化不已固自分阴分陽於是有天有地而為一大男女既有男女之後則氣化分于形化形化衍乎氣化而人物生匕变化无穷男女各以類分矣所謂男女者亦只當得阴陽兩字如天体一而实天行徤便是天道之所[illegible]

成男全於人得之而為父為夫動物得之而為雄為牡植物得之而為草木之屬乎陽者皆男也皆乾道變化之所成也如地体二而虚地势坤便是地道之所以成女全于人得之而為母為婦動物得之而為雌為牝植物得之而為草木之屬乎陰者皆女也皆坤道变化之所成也夫大與万物之為男者不必同而同屬乎阳故曰乾道成男地與万物之為女者不必同而同屬乎阴故曰坤道成女男女都是阴阳則阴阳都是易故于成形之实体而可以观易理之着見矣男女兼天地人物說此男女二字只當得阴阳字而下文本義所謂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言單就天地之分見一边未看其实万物之生成皆主宰于天言天地則万物在其中矣不然乾之知始坤之作成畢竟其所知者何物成者何物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承上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男女一乾坤也即此乾坤之理而究其分見於天地者言之則乾者天之所以為天也凡物之始乾皆有以主之𢿙物之氣以兆其形付物之理以開其漸時雖无形而所以為形色象貌者实无一而不具于其中是乾知太始而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始于乾矣雖曰乾道成男凡天與人物之為陽者皆為陽道之所成其实陽道统体于天而天道之陽所以主人物之始而肇其原者也坤者地之所以為地也凡物之終坤皆有以作成之固物之氣以保合太和全物之理而各正性命其於乾之所始一一為之俞受培养而醞釀時化以成之是坤作成物而凡物之屬乎阴阳者莫不依乘之統于坤矣雖曰坤道成女凡地與人物之為阴者皆為阴道之所成其实阴道统体于地而地道之阴所以終人物之終而作其成者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又贊乾坤生成之功一出于自然也夫事莫难于創始而乾无一物之不始若甚难矣然乾健而易則德行恒易而常有餘力故氣一至而万化俱生理一行而万物即動要生便生更无疑滞要做便做更无等待物ゝ而始之非必物ゝ而命之也其主始一何易耶功莫煩于成就而坤无一物之不成若其煩矣然坤順而静則德行恒簡而不自用承乾之氣以成物之形乘乾之理以成物之性只承受乾之生出来的而醞养成就所謂因始而就終最為省事更无許多煩擾作為故能以簡而作成物此天地无心而成化而生物自然之妙有如此者朱子曰乾之易只管上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不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

易則易知　一節

此言人法乾坤之道可進於久大而犹未至于聖者也人之心事本自明白正大本自與乾坤同体世之人往ゝ傾险使人不可近往ゝ勞擾使人不可行以至不能持久而无以崇德不能充拓而无以廣業安得為賢而入聖誠能健以勝私心之所存一主乎理而克去艰险之私有以飭而為乾之易則此心此理明白洞達而凡人之同是心者皆有以洞見其肺腑之真蓋不待推测而可知也斯不為易知乎順以制動而其見于事者一循乎理而絕去其紛擾之累有以勉而為坤之簡則為之我者皆人之所能為愚者可企而及怠者可勉而進人皆不苦其煩

而心安意肯以樂從之蓋不待勉強而後從也斯不為易從矣
乎
天下无二心人心无二理吾眎以易存心而人易知則吾心此理人心亦此理一人之心可孚千万人之心人皆以心相信而塗之同心者多矣不為有親乎功不必皆自己成人之所為自我倡之則其功皆我之功也吾眎處事以簡而人易從則吾以此作事人亦以此作事一人之為有以倡千万人之為人能為之而有成是我有助于人而人之功皆歸于我矣不為有功乎夫惟有親則因人心之信而自信為之益堅坦夷明白之度益信其為是艰深隱伏之私慝去其為非以易而始必以易而終而中之所在者可以至于久而不変矣故曰可久夫惟有功則以已之功而兼人之功雖径直而不煩而實成不独成之事業

易意參疑卷七　二

雖安靜而不擾而實變必俱達之規模以簡而成已又以簡而成物而外之所為者可以至于大而益宏矣故曰可大

久者純一不已大者魏于成功到久大也位已是聖人了此但謂之可久可大則其德其業與聖人未達一間纔致賢人地埗矣就此極泰得深就此克拓得去將不几于聖乎易知便有親有親便可久易從便有功有功便可大此相因自致之妙乃易簡之必然者初非有次第等級也易簡雖分立心處事其实未有立心易而處事不簡者亦未有處事能簡而不本于立心易者如中庸論致中和致中必能致和致和必本于致中其内外体用一以貫之者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祈易簡是勉然的此易簡是純熟的言自可々而精之極矣熟以至易如乾之易自可大而擴之充而得尽以至簡如坤之簡則一易而天下之理无不在吾一心之中矣一簡而天下之理无不在吾事為之際矣易簡之外更從何道至此則德為盛德業為大業成人之位於天地之中兼天地之易簡而參天地之化育矣夫位乎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必聖人方能成人之位而无愧於為人則前所謂賢于人者猶未也易則易知到易簡理得不是兩截人言易簡到可久可大是造賢人地位了自此進去則易簡理得而成位乎中便是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矣此一貫的事亦隨其所至而名之耳

第二章

本義曰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愚按前章言伏羲之易而以易知簡能久大德業責成乎体易

易意參疑卷七　八

者此章言文周之易而以居安樂玩動靜交修責成于學易者蓋剛柔變化乃三極之至理聖人作易以明此理君子學易以全此理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此承上章而言前聖之精畫卦以示則吉凶之理固已默示其微矣然非末世之民所能與也文王周公有憂之于是設先天所畫之卦而觀象以繫之詞從而觀乎卦之象則時有消息而係象詞以明一卦之吉凶析而觀乎爻之象則位有當否而係爻詞以明六爻之吉凶蓋聖人緣象以繫詞使天下後世因詞以求象則趨避之机決而利用之功大矣此後聖之蘊因詞以發蓋為觀象而未得其說也吉凶兼悔吝在内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此節該與上節平上言辭之所以作辭作而占在其中矣此言
變之所以生變生而象在其中矣易之卦爻剛柔而已剛不一
于剛也剛進之極必有柔以推之柔不一于柔也柔退之極必
有剛以推之進退乘除推移互棋故陰或變陽陽或化陰而變
化生矣其變無常其象不一則所謂吉凶者固已寓于卦畫之
中矣聖人之觀象而繫辭者不以此此推是自內推出外未若
有所迫而然如有所期而至蓋剛柔之往來迭居初先定在其
窮則變的道理自是如此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此章首三句似題下面似解說此節申觀象係辭之意而以人
事明之下節申剛柔變化之意而以造化明之悔吝便是吉凶
的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順理而得君子修之吉逆

理而失小人悖之凶處困而憂爲悔心之萌安樂而虞乃取吝
之道此皆見共人事者當初聖人作易觀卦爻有失得憂虞之
象而繫以吉凶悔吝之辭故今既有辭之後而觀則所謂吉凶
者即人事失得的模樣所謂悔吝者即人事憂虞的模樣也憂
虞還分貼好二象字與觀象之象不同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卦爻陰陽其一變一化而剛柔之未定者乃進退之象其變化
已成而一剛一柔各有定在者乃晝夜之象蓋造化之運與時
消息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如氣運之自消而息自息而消是也
易之陰方變陽猶未成乎陽也陽方化陰猶未成乎陰也其變
化相推即如進退相禪故以爲似之陽明用事于時爲晝陰晦
用事于時爲夜此進退之已定者也易之陰既變陽則已離乎
陰矣陽既化陰則已離乎陽矣其陰陽不同位即如晝夜不同
時故以爲似之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動字最重天道陰陽地道剛柔人道仁義三才極至之理雖不
同然要其所以爲極則不滯于動而實不倚于靜閒融變化抑
何神妙無方所謂動而無動也後世謂陰陽不測之中是極經
世謂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即此也剛柔變化周流六位之
間九與六之迭用上與下之無常是則所謂動也即此就是三
極之道蓋太極本然之妙莫不有動靜所乘之機故三才各一
太極之理變化存焉初二之動即剛柔之交錯而地道寓于動
矣三四之動即仁義之將出而人道顯于動矣五上之動即陰
陽之迭運而天道具于動矣六爻統體一動則各一其極也上

言進退之象晝夜之象而已而此以三極之道言之蓋不謂之
象而謂之極其義精矣後言易有太極是推原於卦爻未生之
前此言三極之道是究論于卦爻已動之後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　一節

聖人因變以觀象因象以係辭不惟盡造化人事之形容抑且
具三極大中之至理而易誠不可不學矣是故君子所居而安
者[redacted]乎剛柔變化之易序所樂而玩者在乎吉凶悔吝之爻辭
其躬行心得只一簡易理易之序謂卦爻剛柔消息往來具有
事理當然之次第居之而安則進退出入行必由之而無終食
造次顛沛之違者矣爻之辭皆序之所在如失得憂虞凶吝其
旨皆至理存焉者也樂而玩之則朝斯夕斯涵濡饜飫自不覺
其旨趣之深長矣夫居安在易是體于身者一易也樂玩在爻

是契于心者一易也横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易理有如于心則意趣躍如而樂在其中矣豈不樂玩乎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居安樂玩君子與易為体則日用工夫安有間于動静是以静則前卦觀象而併玩其所係之辭動則觀變于陰陽而併玩其所値之占象與变一辭與占一但未筮之前則為象辭既筮之後則為变占耳觀之玩之則動静交密而居安樂玩之功至矣夫易之理一天也君子動静皆易動静皆天随其所處无適而非易之序无往而非文之辭自然天心眷祐趨避皆宜事有得而无失動能憂而不震吉將自至而凶悔吝可免矣又何不利哉天地間剛柔变化无一時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无一息

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故上文示以吉凶悔吝者聖人作易之事独吉而无凶悔吝者君子學易之功

第三章

本義曰此章什卦爻辭之通例

愚按首章並卦二章係辭並先有卦而後有辭此章則合卦爻辭什其通例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

王弼曰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变者何也情偽之所為也六畫備而成卦卦各有全体之象所謂彖者无非即卦之所以而統言之只是一箇頭項故曰言乎象此六十四卦之通例也六位分而為爻爻各有一節之变所謂爻者乃随六爻之義而各言之條分縷析頭項多矣故曰言乎变此三百八十四爻之通例也彖以言象於意峻㮣而渾成爻以言变條理精密而疎暢聖人之蘊因辭以發者如此象在全体尤渾淪明白故專以象歸之彖彖非无变也変在逐節尤随時可見故專以变歸之爻爻非无象也本此以例观而易之爻彖尽之矣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　過也

其字俱指卦爻説卦爻時位所値不同有時之息位之當者則為得得則惠迪而吉矣有時之消位之不當者則為失失則從逆而凶矣象有吉凶言乎象之失得爻有吉凶言乎变之失得耳

卦爻之中得則純然其无疵矣失則不止于疵之小矣故可言吉凶而不可言悔吝也惟剛柔雜居而得失相半有向于得而

未甚得尚不能无小疵者則内生怨艾之心而悔由此起矣有向于失雖未甚失而已不能无小疵者則内啓𢜔尤之衅而吝由此生矣故彖爻悔吝之辭所以言象变之小疵耳辭有謂轉凶為吉而得免于凶轉吝為悔而得免于吝者是謂无咎蓋由卦爻中有時位之失其正承乘比應之非其人而或以致咎者然其間不无一節之善有以補過而後于无過故得无咎无咎者本有咎也補則尚回改復如補罅漏之謂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列齊辨皆主易言易有貴賤而列之不相混淆者惟存乎爻之位蓋爻言乎变而变之所陳有貴賤合之則内体為賤外体為貴析之則乘爻為貴承爻為賤不必故為分列而位有定序則差等办于其間矣易有小大而齊之使不相雜惟存乎卦蓋卦

言也象而象之所陳或以陰為主而有依阿淟涊之氣象則皆謂之小或以陽為主而有光明正大之規模則皆謂之大不必故為品齊而卦有定分則就体亦于其間矣易有吉凶于焉亦其何者為吉何者為凶則存乎卦爻之辭蓋卦有小大位有貴賤而錯綜更迭之間失得互見惟辭也者所以發卦爻之蘊而開百姓之愚者也故卦有辭而卦之吉凶亦矣爻有辭而爻之吉凶辨矣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介與悔都是易中所有憂之震之須着易上看存乎介存乎悔易之教人憂之震之的机括處在此易有悔吝固言乎小疵矣然易中凡過悔吝則必為之憂之欲人思患豫防而憂度于其初使不至于悔吝是果安在乎亦存乎介而已蓋易中陰陽消

息之間剛柔當否之際必有所謂介也介即天理人欲分頭處乃悔吝所由以有无者誠能憂之于此則識之早而謹其微善在所必充而惡在所必克自不至于致悔而取吝矣使悔吝既至而後憂則雖憂何及非易之所以教人者也易有補過固言乎无咎矣然易中凡遇過咎則必震之欲人奮發警悟而復于无過是果何在乎亦在乎悔而已彼易中時位既極之餘理势既窮之際必有所謂悔也悔是人心覺悟之良々心絕息而復見之端也惟于悔心之萌而能震動儆惕則不安于既往之愆而默起其將來之善矣不有以善補其過而无咎孰大凡改過无不自悔中來使不知悔其何能改非易之所以教人者也易之於悔吝必存介存易之震无咎必起于悔介是分別路頭悔是省發時節易中點出机括示人擧〻開物之意精且切矣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節還是總結大意上文卦爻吉凶悔吝无咎逐一說箇通例此則總言卦爻辭原是合一的非卦自卦而辭自辭言卦則爻可知矣小大即齊小大之小大險易即吉凶悔吝无咎之謂卦有小大以陰陽別也辭有險易謂顯晦也然辭之險易乃各指其卦之所指耳所謂彖言乎象者也辭豈有外于卦孰知則知爻矣是故卦爻辭合而一之者也

楊氏曰讀謙復之辭者如行夾室如過陽春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樂讀剝遯之辭者如涉風濤如履霜雪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凛栗此小大險易之謂

第四章

本義曰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愚按聖人生知安行本自能窮理尽性以至于命不必尽由易書中來此言用易以窮之尽之至之者不過究言聖人之用不能出此以明易道之大耳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天地之道即下文幽明生死鬼神仁知與夫天地之化育万物之生成總不出乎陰陽之變而已聖人因陰陽之実体為卦爻之法象故易書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惟其與天地準故于天地之道有以彌之綸之彌是種々周密綸是件々分明易只是陰陽而已兼陰兼陽合万為一无少滲漏便是彌分陰分陽一実万分各有條理便是綸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其道惟能彌綸其道故益見其與天地準也故能字要看得省道莫大于天地苟非道與之準則于其中未免有空缺處有觸突處矣

一能悠然彌綸不彌綸說齊準不得不齊準亦不能勾運沿[illegible][illegible]
如此惟易道之大則理性命皆在其中而聖人之窮理盡性[illegible]
命自不能不資于易矣

仰以觀于天　一節

此用易窮理之事天文即日月星辰之成象者所謂晝夜上下是也地理即山川陵谷之成形者所謂南北高深是也天文地理只是一箇陰陽其間幽明之故只是陰陽變化易有陰陽則以易觀天而天之文不出乎易矣以易察地而地之理不出乎易矣凡幽皆陰為陽之化凡明皆陽為陰之變故博觀于天地間而幽明之理窮矣

死生鬼神一而已矣但就人物言則為死生就造化言則為鬼神鬼神乃所以生死人物者人物之死生只是陰陽之終始易

有陰陽則死生之理不外乎易矣聖人因易以求其始而原人物何由而死則知有始必有終始者氣之始而理隨以全終者氣之終而理隨以盡設來說去只是一箇陰陽變化更不必復有他說矣死生之說豈不知哉

鬼神无声无臭何為而有情〻且无也何為而有狀盖鬼神无情其情在物鬼神无狀其狀在物見其所以聚散乎物者則其情狀可知矣鬼神之屈伸只是陰陽之聚散易有陰陽則鬼神之理不能遠矣聖人以易而窮鬼神則見陰精陽氣凝聚而始有物及其散也則五行陰陽各還其本魂陽反于天魄陰反于地而物于是乎為變矣夫氣之聚自无而有神之情也及其顯而為物則神之狀也魂魄之散自有而无鬼之情也及其隱而為變則鬼之狀也屈伸往来總不出乎陰陽之變化卒復有遺情乎精重濁屬陰氣輕清屬陽精之所聚者為魄氣之所[illegible][illegible]為魂陰精陽氣妙合而凝或為動物之知覺運動或為植物之華色芬臭而物于是乎成如在人則耳目口鼻百骸皆是精之凝視聽言動知覺皆是氣之運精氣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之變為然凡物之枯敗凋落其香氣騰上物則墮于下其類皆然

張子正蒙曰太虛不能无氣〻不能不聚而為萬物〻不能不散而為太虛散入无形適得吾体聚為有象不失吾常斯言盡鬼神之情狀矣按氣化生息如人鼻息噓吸自无窮盡固非資所虛之氣以為吸亦非資所息之氣以為噓遊魂為變既謂之變則存者已亡更无物矣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乃指遊魂為變為輪廻不亦謬乎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此以易盡性之事此一句是冐頭下面都詳其實天地之道聖人之性本來只是一理聖人盡性為能與天地配合而相似大凡不相似則彼此未免違悖既有似乎天則與天也何違既有似乎地則與地也何違此句虛說未可入仁智講

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

天高地厚仁智攸分然皆陰陽之理而具于易書者也故聖人用易以為仁智則聰明洞達而凡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知之何所不明然不徒知而已又能樽節愛養以仁道濟天下而使人得其所物遂其生者无不至焉所謂豪之无不當也夫有周物之知而又有濟物之仁則仁以成知而知有實用不徒鶩于虛遠而為空疎之見矣夫何過哉若只有知一邊更无仁的實則為過矣以至事有難處而不可以常理拘者聖人為

之斟酌剂量而委曲遷就以行之權宜措置不膠于故常如人
之行路有箇正道有箇旁蹊正道或阻塞去不得姑從一條偏
路行是為旁行然雖而不失其中總歸到正理上去猶旁行小
路不失尺寸總走到大路上去所謂权而得中是乃礼也豈至
流為変詐之歸而自失其正哉不流就在旁行裡周知而濟物
故不過行权而守正故不流此皆言其仁知並用一是處常而
及物一是處变而應事者也愚闻之師曰經者渺然大公之体
权者物来順應之用則知天下無无經外之权也学者須要識
得

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又言仁智之極天者仁義忠信之理命者吉凶禍福之数人
惟不能與理為一而命之所在又不能見得真所以利害禁

動其心安能勾樂聖人用易以為知樂夫天理而動静與俱知
夫氣數而无所疑惑則萬境俱徹而百感皆虚可以齊死生一
得丧而无一物不在度外矣盖吾心有真樂是以天下无憂處
尚何憂之有此智之極而視周物旁行而又極其精矣安土是
隨所居而安在々處々无入不得敦是篤厚去尽己私純然天
理更无夾雜方是敦厚乎仁不能安土則自擇便利而私意間
隔斯不得為敦仁矣其何能廣愛于天下惟聖人用易以為仁
於土皆安而仁无不篤則仁益之而愛益周无一物不在度内
而廓然宇宙皆春矣不其能愛乎此仁之極而視道濟不流抑
又極其純矣聖人仁知非有浅深俱隨其所在而言却見一節
深一節耳夫聖人尽性而仁知合一如此則知與天道同其高
明仁與地同其博厚誠然天地相似故不違矣

範圍天地之化　　而知

此以易至命之事易者陰陽而已天地之化陰陽之氣命之流
行也万物之生陰陽之形命之賦予也昼夜之道陰陽之变命
之所以循環而不已也聖人用易窮理尽性以至于命故能裁
成天地曲成民物通知昼夜是其所造直到那天命地位与命
為一故曰至命

天地之化滔々不窮如一炉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瀉
成器使入模範匡郭如一理分為五常一気分為四時理陰順
陽体国经野使各有其節而不過乎中焉萬物之生総々不一
不能以自成聖人則人有教养物有法制品節使人得其所以
為人物得其所以為物委曲成就而无少遺闕焉以至幽明生
死鬼神之理陰根陽々根陰迭為循環一昼夜之道也聖人之

心陰陽合德故能默契无間知昼矣又兼乎夜之道而知々夜
矣又兼乎昼之道而知此即所謂知天地之化育與夫大明終
始者盖不徒為聞見之知而已不曰陰陽而曰昼夜以昼夜循
環人所易見耳張子正蒙曰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犹人一寤寐
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対寤而言一身之昼夜也氣交為
春万物揉錯対秋而言天之昼夜也昼夜字于此可見前言知
有其故知有其説知有其情状是逐事逐物々透徹此言通知
則渾融而為一矣

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神易在易書上看一神両化対両化而言謂之易神即一神也
假如独陰不成独陽不生既有陰又有陽二者只管变化以至
百千万変之不同此両化也所謂易也然陽必変陰非與陰俱

然為二陰必变陽非與陽界然為二一物兩体乃為其根此一神也神故不測由易何以有神有易以易有陰陽也陰陽不測之謂神陰陽变化之謂易易書具有陰陽則于其存主處可以观神於其相推處可以观易聖人以易主命範圍不過曲成不遺通知昼夜其无方无体事業皆自用易中来則由聖功以徵易道真可以見易書之神无方易无体矣凡滞於此而不通于彼者則局于方所比為其一而不能為二者則拘於形体若夫易書之神則妙乎天地萬物昼夜之中而存主无所不該在陰矣又在陽在陽矣又在陰一物兩体初何方所之可即易書之易運于天地万物昼夜之外而流行无所不貫為陰矣又变陽為陽矣又化陰变化圓融初何形体之可执易道之大一至于此聖心本有自然之神而能用易以存神則與易書之无方者

同其体聖心本有自然之易而能用易以运化則與易書之无体者同其用是故以神範圍則易以成天地之能以神曲成則易以尽人物之性以神通知則易以兼昼夜之理此惟易書之神易有以啓聖心之神易故聖心之神易有以極至命之全功也神是体易是用其实一而已矣无方无休正見易與天地準

第五章

本義曰此章言道之体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又未嘗倚於陰陽也

愚按夫子既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恐人泥着陰陽求道故又言陰陽是不測的神即天地間至妙至妙之謂之道為神所以贊而之妙也陰陽不測就在一陰一陽之內蓋即陰陽而言道在其中可也執陰陽以泥道則失之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

朱子曰此句自有三節意思非有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体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

道之名其来尚矣然所謂道者非他也即所以一陰而復一陽者之謂道也蓋陰陽在天地間運行不已一陰矣而又一陽一陽矣而又一陰如造化物理人事犹虚消息之相禅闔闢動静之相乘是乃所謂道焉蓋陰陽者氣也而道者理也道固不雜乎氣之中而亦不離乎氣之外陰而又陽太極之静而復動也陽而又陰太極之動而復静也蓋本然之妙不出乎所乘之机而道在陰陽迭運間矣豈離乎陰陽則道无安泊處其何以名道耶一字最圓活只是旋轉不穷意所謂動静无端陰陽无始也蔡氏曰語道体之全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

語道之妙則謂之神太極之名只是此理之尊號而已

継之者善也　二句

此就天命之流行賦予分別一陰一陽之道継是接續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理在天地間只是善本无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也只是這箇理方天地間継静而動而氣之方行則理未著于人物而渾然太極之本真故謂之善此是上一截事及至真精妙合而為人為物是氣之結聚凝成而理随以立所謂物物而與之无妄各具一太極矣不謂之性乎此是下一截事継成是指氣而言所謂陰陽也善性是指理而言所謂道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　一節

謂之仁謂之知不是名道為仁名道為知只是他見得動是道

更不知動外又有靜只見得靜是道更不知靜外又有動承上言繼善成性人人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流溢於舒處便專謂之道知者只見得收斂貞靜處便專謂之道披仁者識見但知道止於仁竟不知仁之外有知披知者見識但知道止于知竟不知知之外又有仁至于百姓則出〻然日用于是道之中其動靜食息〻總是天地間道理然行不著習不察全无所見既不知有道之仁亦不知有道之知夫仁知〻而不全常人昧而莫覺故君子之道鮮矣君子何道仁知兼該動靜合一一陰一陽之道也

顯諸仁藏諸用　一節

此以化机出入分別一陰一陽之道朱子曰顯諸仁是用底迹藏諸用是仁的心天地一造化也造化一氣机也方氣机之動

而陽也自无而有氣于此運理于此行凡發生万物之仁顯然在外此春生夏長時節元亨誠之通也方氣机之靜而陰也自有而无氣于此凝理于此立凡万物發舒之用收斂歸藏此秋冬成時節利貞誠之復也夫顯仁者鼓物之出藏用者鼓物之入鼓之一字為功甚大以人觀之天地若不能无憂慮作為于其間然天地造化是自然的若聖人任民物之責則思所以生成之故終是有心做去故不能无憂天地造化氣一噓而物隨以顯何思之有氣一吸而物隨以藏何為之有故不與聖人同憂夫顯諸仁是用之迹而盛德之所以行顯仁而不憂則盛德之至矣藏諸用是仁之心而大業之所以立藏用而不憂則大業之至矣夫德業盛大如聖人[illegible]聖人不能不運以心化有心是亦未至也大造无心而鼓化[illegible]物仁以不勞而顯斯為造物之至仁用以不窮而藏[illegible]功之妙用化不可名神[illegible]測至哉德業之盛大而无得以加者矣

富有之謂大業　二句

此解說上文德業之意藏用[illegible]何以為業顯仁在外何以為德蓋方藏用時節收萬物之生[illegible]而尽藏于斂聚之中洪纖高下百谷草木一一歸根復命[illegible]然藏其生息之机其富有盛大如此然雖未發於業而業之[illegible]在是後日机緘一露其化工不可限量矣此因內以知外而謂之大業也當其顯仁時節發舒萬物之生意而浡然有不窮之化形〻色〻化〻生〻繼出而不窮連續而无間其日日增新[illegible]愈顯愈盛如此是雖發于外者然非德盛於內又何由而有此日新益根本盛大而其出之窮故因外以知內而謂之盛德也

生生之謂易

此以陰陽循環言之兼造化人物者不承顯仁藏用來天地間陰陽兩端而已陰為陽之根陰極則生陽〻〻為陰之根陽極則生陰往來相禪生息相推如造化之闔闢盈虛人物之動靜柴濟皆是夫陰陽生〻是陰易而陽〻易而陰其往來变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斯乃易之謂與專以理言併及書者朱子以其理一故耳

成象之謂乾　二句

此就物上看不以天地生物言物生之初胚胎始露朕兆方形略成一箇形象此則氣之初凝而輕清未形陽之動也在物理上看不謂之乾乎到得物之既生形者已形色者已色軀殼之因[illegible]許多法出來見得大段詳密矣此則形之已具而重濁

第[illegible]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illegible]

有迹陰之靜也在物理上看不謂之坤乎張子正蒙曰其來也几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簡者坤乎此之謂也象是依稀彷彿之謂成象只是一團氣法則氣聚成形而体質已具效字难看如效忠之效是獻出來意思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此以人事發明一陰一陽之道極陰陽老少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因有以知未來之吉凶此則擬議未定謀慮方興而通志決疑于未定之先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卜筮者故謂之占占既決矣于是見于事焉趨吉避凶而通行乎事變此則變化已成趨向已决而成務定業于既占之後所謂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故謂之事張平崖言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此以事陰陽乀說此章陰陽通在氣一說本義開口就說陰陽迭運

者氣也占與事似若非氣然人事之動无非以氣用事故歸着氣上使得

陰陽不測之謂神

承上言一陰一陽固謂之道矣然道之在陰在陽实不可測靜者吾知其為陰道在陰矣而陰之中未嘗无陽不可專以陰而測乎道之所在也動者吾知其為陽道在陽矣而陽之中未嘗无陰不可專以陽而測乎道之所在也凡造化事物之相禪陰常含陽陽常含陰有不可得而測者道之為道斯不謂之神矣乎蓋物則不通神故不測造化之不測者造化之神也事物之不測者事物之神也非天地間之至妙至妙者與道外无神其曰神者所以嘆道之妙如此耳夫子恐人泥着陰陽求道故以別出此義言道寓乎陰陽之中而超乎日月之外不離于陰陽而不倚于陰陽非若物之膠于一定而可以形求者也朱子曰所謂不測者只在這裡又在那裡便是這一个物事走來走去无處不在故莫測其所以然者蔡氏謂此章節節有一陰一陽之道則節節有陰陽不測之神蓋道外无神而神外无道也

第六章

愚按天下道理不出陰陽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行德行之所以著隨他事事物物豈有出于陰陽之外者易書卦爻具有陰陽所以外不包括得盡中間含蓄得多大極于无窮細入于无倫高者出蒼天深者入黃泉无所不有无所不賅故以廣大賅之首節處處此他廣大的模樣二節則推其所以為廣大三節則詳說其廣大如此也

夫易廣矣大矣　一節

廣是內之涵蓄无涯大是外之統括无限易以道陰陽也陰陽之理体物而无不有体事而无不在自其遠而言之則雖于藐六合之外其理充足有餘卒莫終窮自其近而言之則雖旦昼几席之間其理自然充足无少偏缺以言乎天地之間則仰而觀俯而察縱橫錯綜皆易理之所在又何一之不備邇此道近此道盈天地間亦此道易之廣大如此靜而正只是不假安排而其理无處无之曾无一毫滲漏欠缺不但言天言地而言天地之間則其間事事物物巨細畢牽无一不存其中矣間字要者

夫乾其靜也專　一節

此所謂廣生大生乃易之廣大從此生也或說乾坤廣大何以而生生字怎說得去蔡氏曰乾靜專動直之外更何處是大地

靜翕動闢之外更何處是廣而乃曰乾坤之廣大由此生乎
此言易之廣大安從生乃從乾坤得來者也天地以生物為心
乾者天之所以為天也方其靜而利貞雖未見于生物而其生
物之心則常存不他何等惟然專一及其動而元亨則生意由
中達外而生物之功勃然直遂而不撓又何動直夫由靜專而
動直此其氣化流行而萬物資之以始乾之大也易惟模寫乎
乾是以易理之大亦无所不到而大由此而生矣元坤地之所
以為地也方其靜而利貞收歛得許多生意在內翕聚无餘及
其動而元亨則乾氣一至就依乘之以生物豁然開門而无少
阻塞其動闢何如夫由靜翕而動闢此其包含虛受而萬物資
之以生坤之廣也易惟模寫乎坤是以易理之廣亦无所不有
而廣由此而生矣

本義謂大以質言廣以量言此說乾坤之廣大言非正解廣生
大生也小註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之中所以說天
之大以理與氣言則天之氣卻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
天之氣所以說其量廣

廣大配天地　至德

首節虛虛形容廣大此是說他實處廣大配天地一句為主變
通日月易簡皆廣大中所有四時日月至德皆天地間所有靜
翕動闢天下之言廣者莫如地靜專動直天下之言大者莫如
天易惟得坤之廣而其理无所不有故廣足以配地易惟得乾
之大而其理无所不包故大足以配天如四時運行于天地間
而易之變通足以配之日月代明于天地間而易之日月之義
以配之夫人得天地之理以有至德而易之易簡足以配之

其廣大配天地如此誠所謂遠不禦近不遺而天地之間〻所
不備者故曰夫易廣矣大矣或泥本象配之天道人事句謂此
節四項平看更詳且悉矣

人之至德就是健順仁礼屬健一邊義智屬順一邊易中凡陽
卦陽爻所言皆本乎健坦蕩平易總是易之善凡陰卦陰爻所
言皆本乎順徑直要約總是簡之善其與人之以健存心而涵
之為至易之德以順處事而行之為至簡之德者实相配合自
易言之謂之善自人言之謂之德其易簡一而已

第七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　之門

慈按此章須要看得一貫道義是成性中所有知礼只當得知
行字眼知崇礼卑別无他事不過求知乎道義以復乎成性之

良知求行乎道義以復乎成性之良能卑與崇只是他知之透
徹直向上去如天之崇行之著底老实做去如地之卑到得知
行造極則不待求知而成性之良知无不存不待求行而成性
之良能无不存所謂不待存之而自无不存也夫成性既存則
性中道義渾融于心而隨其身之運用莫非道義之流行所謂
心即体欲即用体即道用即義從心所欲而不踰矩闔闢弛張
无往不是天理无適不是時宜如天地設位而變化之門從此
出矣到此地位乃聖人德盛仁熟之事然易理所載其非成性
道義的道理聖人用易以盡性故易為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
業也夫易為盡性之書豈不為至故曰易其至矣乎知便要高
行卻日近始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实陳
潛室曰知崇即中庸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的事礼卑即中庸

道問學尽精微道中庸的事成性如所謂見成的性成性存存是
不曾作壞了的有個常在這裡如堯舜性之註云天性渾全之
謂道義在天地則謂之易〻在人則謂之道義知崇礼卑是聖
人体易道象時出則易自聖人出矣

第八章

本義曰此章言卦爻之用

愚按卦爻之用在言動上見言動是人身的用然必擬議于易
則卦爻之用其切于人身之用可知首二節是將言其用而先
原卦爻之所由立第三節四節則替易之可用而欲人用之也
二十七節則示人用易之例使人引智而能類也然童首逆至
卦爻未但言諸爻之例而不及古卦者亦以卦爻一理耳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　故謂之象

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之已定此以伏羲立象說天下之物雖
雜乱不齊然不越于陰陽之变伏羲盡卦之時〻節先將至賾
的物事在心上比度一番看天地間陽底形容如何陰的形容
如何又于陰陽中擬度其純雜為何如盡卦以象二物宜物之
為象各有所宜如純奇以象天〻本陽之純宜其為三奇也純
偶以象地〻本陰之純宜其為三偶也推之諸卦莫不因其宜
而立之象夫始而擬之天下之賾之象会蓄于心既而象之則
天下之賾之象顯設于卦所謂包含变化无有餘尽象不在天
下而在易卦矣是故謂之象言象天下之至賾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　謂之爻

此以周公係詞言爻何以謂之爻蓋昔者聖人作易道取諸
周之中遂取諸天下之大有以見天下之動雖酧酢万变无一
而非一理之綱維故係爻之時有事之関乎衆理者則錯綜以
究其詳于以觀其衆理之所聚者何在有理之不能兼尽者則
析求以要其極于以觀其一理之所通者何如博以求其會而
約以求其通由是以其通行之道立為常行之典蓋天理人情
之極質之吾心而允當則傳之後世而无疑而大典定于斯矣
故爻之循乎典礼者則繫辞以断其吉而示天下知所趋爻之
悖乎典礼者則繫辞以断其凶而示天下知所避是以一理貞
天下之動而待万变于无穷矣是故謂之爻〻也者效天下之
動者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悪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乱也

聖人因天下之至賾以立象則象雖无文而其隱然示人者固
莫非言天下之至賾也凡雜乱處人易以厭悪然物宜之象皆

本陰陽之理所謂終日言之而不尽而其味深長者誰可得而
悪之聖人因天下之至動以繫爻則爻言乎变而其顯然示人
之固莫非言天下之至動凡群動紛紜似无紀紀而可乱然其
吉凶之断惟觀會通之宜隨事隨物各有條理而截然有至當
帰一者在誰可得而乱之此贊易之妙而言其可致于用也

擬之而後言　成其变化

擬議一夫固總是觀象玩辞觀变玩占但二字亦須有分擬只
是心裡擬度當言與不當言議便在外而商確議處可行與不
可行也始由象辞以明其理而擬議于未言未動之先又由变
占以决其机而擬議于將言將動之際則發言處事自將言當
于理動適其宜而变化自我成矣謂之成变化者蓋至变
曷如焉以我体易求变化于易也後末言以時發行以時

吾言動之間莫非隨時變化之妙則留之擬議工夫至此成就
故曰成變化變化不外乎時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孔子之
動靜語默无往非易孟子之辞受進退自與易合故曰孔子聖
之時又曰孟子善用易此便是成變化之謂

君子居其室　一節

中孚爻義本言誠信感通之理然人心之感通惟于言行見之
言者心之声行者心之迹以言行之感而召榮辱動天地只是
以心之所適故耳此節要看得心字出言本中孚之發則為善
言非中孚之發則為不善言之善則人心皆以為善故應言之
不善則人心皆以為不善故違硯言則行可知故下以言行対
舉言動于心而宣于口如命令訓典之類本是出乎身者然命
令所以告人訓典所以示人心声一著而天下之属耳者在焉

未始不加之人行本于心而見于事如威仪政事之類本自宮
庭朝宁上行起是為發乎近者然行出去人就見的如威儀民
所瞻視政事民所服從雖躬行自近而天下之属目者在焉未
始不見乎遠也言行在我而從違在人是我為主而人為賓故
知言行之發為榮辱之主也然豈特係人之從違而已哉豁人
與天地本同一心本同一理若言行果出中心之誠而為善則
此心足以对天地天地自當孚祐之矣苟言行非出中心之誠
而為不善則心之无良天地將奪其鑒而降之殃矣動即感動
之動如所謂形動影隨者夫言行在人小之係乎榮辱大之動
乎天地如此然則君子可不慎其所發而以中孚為本乎此中
孚一爻須當擬議如此

同人先號咷　一節

君子大同之道不繫于迹而繫于心故有迹以時異而出處語
默之不同者然各隨其分以尽其道而彼此心事实契合而无
二夫心既无二則誰得間之如利刀断物誰能阻隔得他蘇子
所謂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心本孚契心本无疑雖有讒邪
利害之无所容其間故其利断金蓋金石雖堅不堅于人心也
由是以无間之心而彼此互相言説自甚其言之有味如出者
言出處者言處而各陳其進退之宜出不以處為固處不以仕
為通也默者言默語者言語而各陳其顯晦之情默不以語為
亦語不以默為隱也不有其臭如蘭者乎
揚誠齋曰出處同道則禹稷顏回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遽
卷同一意金石雖堅然堅不加于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
金可断薰猶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

雜壯山之蘭于黄帝不能分臭同故也

苟錯諸地而可矣　一節

苟錯諸地至用可重處但就象上反覆其旨慎斯以往方說人
事上去斯指藉茅之心慎之道也慎斯術以立德則戒愼恐懼
而省身克己之功无不至慎斯術以立政則致治保邦而祈天
永命之道无不尽又何失之有哉

勞而不伐　一節

劬力於天下國家之事謂之勞勞而底績而有利于天下國家
謂之功伐者誇人德者自足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不誇于
人不足于己此雖器宇寬厚德量弘大乎素有涵養者方能斂
此驕盈之氣故以厚贊之九三以功下人其所养厚矣人凡薄
德之士恒以所得自論不自知其德之未盛故以所得陵人不

自卑其礼之當降三惟厚德君子其心本虚而不自有其德德
必欲其充养完粹以造極盛的田地故其氣甚降而不自許其
德礼必欲其撙節退讓以造至恭的田地蓋德欲增而日進則
礼欲減而日恭此必然的道理二惟德欲其盛惟恐驕矜未泯
客氣未除為吾心德之累故礼欲其恭而不容有一毫傲惰之
氣也又烏知勞之可伐而功之可德耶然礼愈恭則德愈盛而
功在天下国家自有心解而神服者保有名位蓋非其心而実
自然之驗如此耳按德盛礼恭要相承看始得

乱之所生也　一節

君欲濟事以保其臣必臣言而君納之納焉而心藏之前君與
臣謀而輕泄其言則言出而机可抉奸臣害其賢者敵国謀其
能者是嫁禍于臣臣且不保矣唐高宗謂武曌以上官儀教我

廢汝正坐此患臣欲任事以全其身必慎慮而從之熟慮而為
之前以事自任而輕露其策則言出而衆可聚小人得肆其䜛
敵国得行其間身之禍不旋踵而至矣陳蕃之宣臣章以示宦
官正坐此患凡事未成而几先露事不必就况凡事乎事曰几
事則利害伏于隠微成敗係于毫忽尤時勢所不當洩者雖過
防之猶恐或露况言之不密則悪其成者必闚其舋怍其不便
者也沮其謀終不濟事而反以兆乱矣寇萊公謂去丁謂被酒
漏言正坐此患是故君子慎密不出以防乱也以遠害也口舌
乃人身之門户可不慎欤

作易者其知盗乎　一節

盗之所由生也蓋必有所由以致以解爻之詞观之非知盗者不
能作也何也蓋負者任戴之之劳小人之役于力也乘者車服之
赤君子之彰有德也此貴賤之分亦逺矣苟以負而居乘則廢
非其據能无攘之者乎且小人而在高位則必慢以事上暴以
虐民搽之者因得借以為辞而伐之矣而安能保其位乎犹之
慢藏者无心于防禦教人以盗也冶容者有心于致饰教人以
淫也其于人也何尤焉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蓋以解之六三陰
柔居上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其可奪之舋在我又奚得而
辞之斯誠盗之招也作易者不以盗責之人而以致盗之責帰
之己其知盗之情哉擬議于斯爻者可以度德而居位矣

易意参疑外編卷之八

第九章

本義曰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尸求卦之法

愚按萬世文字之祖起于易〻祖于河圖此章言數起于天地由圖而畫法备于聖人由圖而出者也首兩節逐句就圖上指天畫地說箇分曉出來分來多少積來多少就是天地間變化鬼神莫來總不出此數此河圖之數夫子說得極〻明白了下面因說出大衍之數以見衍者自圖衍出而尸策所由紀矣因有尸數故有揲尸求卦之法自分而為二至當万物之數是語其法之精无往不合自四營成易至引伸觸類即是語其法之序以漸而詳至顯道節則語其法之功用足以酬酢而祐神與前論數之功用有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似相照應蓋聖人因

數以起法前論數之功用有如此故法之功用亦如此也要之欲本天地生出法經聖人手既本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數由天地法由聖人其間变化不測无不出于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為若使之然而实非使之然雖欲其不然而有不得不然者此誠天地間之至妙至妙而為神之所為雖天地鬼人有不得而與〻焉者故末後直總之曰其神之所為乎夫子此章剖析理數至精至明使天生河圖不再生夫子則万古茫然易之理數或幾乎息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節合下節似孔子作一圖說天地間以理為主而一氣流行本无自一至十之數但其間流行次第或微或著或清或濁不芫自然之節限所謂數也天地之數默運于亭毒之中所謂上人之歎究声究臭誰能測識其端惟當伏羲時節淳風初扔王道和平且河洛為天地之中是以天地許多至精至粹之氣却鍾在龍馬一身其背上旋毛圈子有自一至十等數隱然天地形影究然天地氣數痕迹當初羲皇識得此數遂援此以作易卦厥後数雖存而卦雖具自文周而下人之知焉者寡矣誰能洞見得明白誰能分别得出來惟孔子默識此數故特發之以示後世言人知河圖之數出于天地然不知分配天地自我看起來大抵陽氣輕清其数奇陰氣輕濁其数偶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奇本是陽而屬天二四六八十皆偶也偶本是陰而屬地一陰一陽天地位矣分陰陽奇偶判矣蓋天地元形之數雖未必有此一二三四等類数目然其陰陽自然之節限總不出此奇偶之次第故河圖大分是天地大數如此

天數五地數五〻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変化而行鬼神也

天地間只是一箇理做主一團氣化渾淪理與氣打成一片數只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如一歲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只是一氣流行其間自有分數非真如河圖有此一二三四等圈子寄寓在天地間做箇主宰成变化行鬼神也河圖之数只是天地之氣之数的影子要而論之天地之一变一化為人為物成鬼成神只是一箇陰陽而其間自有生成漸久所謂數也今河圖大数總是一箇奇偶而其間有許多一二三四的等項看来天地之数總不出此故曰此所以成变化而化鬼神也

上節是即河圖而逐一分别明白曰某是天數某是地數此節

又總而兩之謂天數也是五地數也是五又積而計之謂天數
積為二十五地數積為三十合而言之則總來二十有五也就
此數之相得有合正見成變化行鬼神處非謂數之相得而有
合了然後有所謂成變化行鬼神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地五數在圖上各有定位故以位字替數字且以位字說相
得有合尤甚易見故云然數位交錯若非有次第于其間非有
配偶于其內然就此數位以排行等第看起來則見一居先而
二次之三居先而四次之以至五之與六七之與八九之與十
一先一後隨其奇偶而次〻序〻不相紊錯此其以類相得如
兄弟之有次第然生成之功各專其一而所以為有合之地者
在是矣又就此數位以配偶交合看起來則見一而配之以六

易意參疑八卷　三

二而配之以七以至三之與八四之與九五之與十一彼一此
隨其奇偶而交相為用其各以類從而配偶也問如夫婦之為
伉儷然生成之功妙合以兩而所以成相得之用者在是矣天
地河圖之數只是一百一二三四五而各截其下半為六七八
九十六七八九十者即一二三四五之副數也一六二七三八
四九本是同宗共道的五十又本是相守居中的所以生成配
合自是如此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
而行鬼神也

合之為五十有五不過天地五數之積非有加于五數之外也
是數也即所謂相得有合者也就此數之相得而有合處則凡
天地間所以成變化行鬼神的功用皆不出此蓋天地間凡

之主成變化不過是箇陰陽陰陽不過是箇奇偶交者漸〻生
出化者漸〻結裏今河圖自一至十倚偶之數就是陰陽奇偶
之相得有合就是陰陽之變合一與六生成乎水二與七生成
乎火三與八生成乎木四與九生成乎金五與十生成乎土奇
數相因以生而五行以漸而資始偶數相因以成而五行以漸
而成質凡奇主變凡偶主化所以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者不出此數之外也是何也蓋運于天地者此數而載于河圖
者亦此數則數在圖而謂變化之在圖亦可也謂非所以成變
化者乎然是變化之主宰處有往來屈伸之相感所謂鬼神也
鬼神不過是個屈伸屈伸不過就是變化圖之奇偶陰陽既該
有變化則數之變化生成便具有屈伸而鬼神在其中矣故圖
之一二三四五為生數既為變化之所始則知所以來而伸圖

易意參疑卷八　四

之六七八九十為成數既為變化之所終則知所以往而屈鬼
數之方生方成又為神而數之已生已成又為鬼所以屈伸相
感而造物之无盡藏者不出此數之外也是何也蓋河圖之所
載者此數而變化之所成者此數則變化在圖而謂鬼神之在
圖亦可也謂非所以行鬼神者乎就五行之生成出來則曰變
化就五行之所以生成而為主宰處則曰鬼神變化就是這數
則鬼神亦就是這數陰陽奇偶之外无變化變化生成之外无
鬼神故即數之相得有合而變化鬼神皆包括于其中矣此以
上論天地之數

大衍之數五十

嘗初聖人起數必就中宮衍者圖皆自中起之意也五者生數
之極故單就五而一二三四皆舉之矣十者成數之極故單就

十而六七八九皆衆之矣故聖人起數不用一二三四而以五
為衍毋不用六七八九而以十為衍子衍者就毋數起子故布
筭推積之謂大衍之數五十須先明起五十之數在上說下方
有情言蓍策五十之數何自而起蓋起于河圖中宮以[illegible]十
而大衍之故得其數為五十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illegible]十
大衍者小衍之合也河圖洛書皆五居中五者數之祖[illegible]于
五行為土於五常為信故數自五起在理當如此〻一[illegible]論
衍之數

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
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此以下是揲蓍之法所謂用也其用〻字直貫到底大衍而為
五十此舉蓍策之成數而未及其用也其用四十有九虛一不

易資叢說卷八　五

用乃所以為四十有九之用之地四十有九之用乃所以神其
一之用也啓蒙謂虛一以象太極蓋太極无為而實天地間千
変万化皆由于此虛一不用而實凡策卦爻之変化皆原于此
先儒謂万法歸一一歸万法天地間変化誰不起于一此並法
致用之初以虛一為首務也由是而分二則其用有象于兩儀
由是而掛一則其用有象于三才由是而揲四則其用有象于
四時由是歸奇而再扐則其用有象于再閏分二分此四十有
九之策也掛一於此四十有九之中而掛其一也揲四揲此四
十有九之策也歸奇于此四十有九之中而歸其餘也此四十
有九之用象兩象三象四時象再閏无往不合其用之妙如此
要皆由其虛一无為而用之所以不窮耳假如當初竟把五十
全數來揲畢竟也能分二掛一揲四歸奇然不虛其一終是无
頭变化所謂易有太極若无太極則陰陽变化有何源頭此〻
當初太衍之數恰好五十聖人恰好虛一不用止用四十有九
與真是变化之妙神之所為故曰皆出于理勢之自然有非人
之智力所能損益也

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四時之中有閏揲四之中有奇故歸奇于扐就在四時之中取
象則于時為閏〻非出於四時之外即四時之餘耳扐非出于
四揲之外即四揲之餘耳歸奇于扐一句就兼左扐右扐在内
但說得籠統故下文申言之言歸奇〻扐固象閏矣然扐之必
以再者何也蓋曆法五歲之中凡再閏然後別起積分以為後
閏之端故蓍法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以為後扐
之端閏之不一而足所以紀時変於不窮扐之不一而足所以

易資叢說卷八　六

紀策數于不窮也掛一揲左歸左揲右歸右是更番五轉其間
有再扐故象五歲再閏按再扐而後掛不言後復分二而單言
掛一者蓋既言掛一則分二在前揲四歸奇在後不言可知故
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
之日

單言過揲之策者以上言掛扐已備故止就見存過揲而言何
圖之位太陽居一而連九〻是太陽本數太陰居四而連六六
是太陰本數故蓍策四揲之餘〻三奇則九而為老陽之爻而
其過揲之策亦四九三十六積乾六爻之策各得三十有六則
乾之策為二百一十有六也餘三偶則六而為老陰之爻而其
過揲之策亦四六二十四積坤六爻之策各得二十有四則坤

之策爲百四十有四也合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適此期之
日而相當每年以天數計之共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
月數計之共三百五十四日以日之中數則三百六十日惟以
日爲準此所以天之氣盈六日月之朔虛六日而一年有十二
日之餘爲少三百六十爲一期之數二卦蓍策恰有此數不多
不少故謂之當言適與之牟也胡氏曰前則掛扐之數象月之
閏此則過揲之數象歲之周蓋揲之以四已合四時之象故總
過揲之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乾坤爲諸卦之首二篇爲諸卦之全凡陰皆乾陽爻百九十二
皆以三十有六計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凡陰皆坤陰爻百
九十二皆以二十有四計之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爲萬而爲
易意參疑卷八　七
餘爲有此萬物之數適相當者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此言成卦之序以見筮法之始末也營者營度更番之謂分二
而總之以掛一揲四而繼之以歸奇則揲蓍之事已經變換一
者或五與四而成其一變之奇或九與八而成其一變之偶前
變已周而後變可以更端矣是所以爲易也成易而不已積之
以七十二營計之以十有八變則貞悔以全內外以備得乎六
十四卦之一卦矣此言一變所由成六爻所由備成易者筮法
之始成卦者筮法之終
八卦而小成
承上言十有八變而成卦語其全也方其九變之時則三畫始
成而有八卦貞雖立矣而悔猶未備始雖成矣而終尤未要是

特小成而已所謂成卦者必小成之加倍而後可漸[illegible]爲[illegible]
之全乎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此言蓍卦之變以見筮法之閑机也承上言六爻既成卦変可
考而知也於是因爻之変否以推卦之動静即此通彼三引其
端以伸之則一卦可変而爲六十四卦矣、、卦既変諸卦可類
而推也于是即一卦之動静以例諸卦之皆然因変極変而觸
其類以長之則卦、可変而爲六十四矣夫始之引伸示其[illegible]
以通繼之觸類而其変以廣則蓍得以普圓神之用而爻得[illegible]
周易貢之宜凡吉凶趨避之理莫不悉備於其中而天下之[illegible]
事畢矣
顯道神德行　　祐神矣
易意參疑卷八　八
此言蓍卦之用有以宜民而贊化也吉凶之理隱于无所謂道
也詞見于蓍卦之外則失得之報不在于全体則在于一節不
其道顯矣趨避之宜滞於迹所謂德行也數動于蓍卦之中則
鼓舞之机不主于當動則主於于當静而其行神矣故百姓之
愚類以酬酢明其有裨於人事乎鬼神之命賴以贊助函其[illegible]
功于造化乎此法之功用與數之成変化而行鬼神有相表[illegible]
者
知変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此總結上文而嘆數法之妙言數法一変化也変化一神也[illegible]
惟不知変化之道故不知神之所爲耳誠能因數以極其変[illegible]
法以明其理則知數之陰陽五行經綸錯綜其生者不容不生
而成者不容不成若使之然而有不知其然者數之一由于神

也亦于地无所與知也法之陰陽老少進退離合其者者不[illegible]
不當而変者不得不変雖欲其不然而有不得不然者法之一
出於神也雖圣人无所與能也蓋數法之圓說皆自然之妙用
故知変化則知神矣夫子此節只要發出神字以見數法之化
不可為妙不容言耳須得咏嘆意始得

第十章

本義曰此章承上章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愚按此章論辞占象変之用而帰功于圣人首節是箇冐須言
易作于圣人而用于天下是以君子三節謂易之所以用于天
下夫易以下二節謂圣人之所以作易末則結言易為圣人之
道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動者尚其変以制器者尚

易意參說卷八 九

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有辞占象変四者不知四者皆出于圣人易有是四者乃是
有圣人之道四焉是故易有圣人所係之辞而天下後世之以
易而言者必尚圣人之辞以為立言之準易有圣人所裁之変
而天下後世之以易而動者必尚圣人之変以為順動之資尚
象尚占做此四其字指圣人而言圣人之道具于易而天下之
用必有不能外是者故易之用于天下皆聖人之用之不[illegible]也
天下固有議論道理不及吉凶悔應事物不關利害者則尚辞
而已若有事関成敗之殊塗凡涉善悪之兩端者須謂剖析則
尚占以決疑是為涉占之辨天下固有常行事例不待思[illegible]
度只[illegible]成道理行將去則尚象而已若有一事偶[illegible]
[illegible]須用商[illegible]机[illegible]

尚辞在平時議論尚占者在臨事決擇卜筮是假借乎[illegible]以
決疑的意思動是心裏謀度器是事務已成看來四者分屬辞
占象変亦因其近似以屬之耳要之四者之用未有不相因者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
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此尚辞尚占之事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辞君子有將為將行之
心而未得有為有行之準能无問于易乎問則必應而如響之
速應則知之甚悉而失得之根无遠近幽深一也故問易之餘
而言動之疑決矣此无他蓋由辞占之理詳而有要密而不疎
其于世故人情靡所不貫合遠近幽深而一之如所謂潔淨精
微者在故足以待天下之問而不窮向非天下之至精則実之
不精何以待虚体之不該何以應用其有問焉望而不通矣雖

易意參說卷八 十

有問焉語而不詳矣安能應之速而无遺耶遠近兼時與地言
幽明以字形容深以淺字形容為者身所作為行則措諸事業
其用廣矣

参伍以変錯綜其數
此尚象之事而変在其中参伍錯綜與前摩盪一般圣人作易
非実有摩盪只以二字形容易卦之変化揲蓍問易非実有参
伍錯綜只以四字形容筮法之詳審四營成易是為一変乃多
寡之所由辨者也于此不審其変或几乎淆矣故必以兩手帰
奇之策三數之而参以変於前五數之而伍以変于後得于参
者以比伍而亦得于五者以参合而會于凡一二三四隨其多
寡而更番考覈之不至則変于是乎審矣此一変之事其十有
八変之通例乎三変成爻必有其數乃老少之所由定者也于

此下再互数或几乎紊矣故必以三变掛扐之数□隊之以左
右綜而紧之為低昂于彼于此而對待為之相形或合或分二
次第可以顯見于凡七八九六隨其老少而交互統宗之不紊
則数於是乎審矣此一爻之事其六爻之通例乎
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承上言参伍以变一变而犹未通也通之至于三变皆用此参
伍之法則天下之文遂成矣蓋天地之文不過陰陽而已变為
既通則多寡之純而二老之畫成為多寡之雜而二少之畫成
焉一陰一陽之迭見焕乎兩儀之經緯矣不有以成天地之文
乎錯綜其数一爻而犹未極也極之至于十有八变皆用此錯
綜之法則天下之象遂定矣蓋天下之象不過動静而已数為
既極則或以七八之多而变者為動不变者為静也或以九六

易意参疑卷八　十一

之多而不变者為動变者為静也一動一静之相承秩乎万变
之咸宜矣不有以定天下之象乎
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與於此
承上言文象之所以遂成且定者正由象变之在易具圓神之
德妙屡迁之机活潑流動而无一毫疑滞之累故能為奇為偶
為動為静莫知其方惟变所適使其滞於方所局於典要而不
能相通則爻画之文奇偶不足以相成卦爻之象動静不能以
相勝安能成文定象如此乎夫惟象变之至变此以易而動以
易而制器者所以必尚之也
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
其孰能與于此
承上言辞占極天下之至精象变極天下之至变然精变之所以
孰□神之所為乎然天下之物有心則有思有思則有為有
心也何思之有易无思也何為之有方其无感著之在櫝卦之
在策如洪濛之未判朕兆之未萌寂然不動若无與於物然一
有所感著動於分揲掛扐之時卦成于十有八卦之後則来物
遂知而文象可見天下之故无不通者是可見易雖无思必有
所以妙其思易雖无為必有所以妙其為精極其精之妙而不
囿于形变極其变之妙而不膠于迹故能寂而常感感而即通
也苟非極天下之至神則膠而不通物而不化安能寂不終寂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如此乎神與感一邊説上遂知遂成遂定
遂字都含有神字意此特由贊之耳神謂精变之自然非精变
之外有神也
吕氏曰寂然之中天机常動感應之際本原常静洪鐘在簴叩

易意参疑卷八　十二

與不叩鳴未常已宝鑑在手照与不照明未尝息本象亦謂人
心之妙其動静亦如此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几也
上言用易之事備矣此言易為圣人所作以申重言之意采物
隱于无形理莫有深于此者圣人本一心之精而係之以辞定
之以占於几吉凶悔吝之未形者皆有以發其未發之秘是辞
占者乃圣人之所以究極乎幽深之理而寄其心之精者也文
象隱于未判理莫有几于此者圣人本一心之变而立之為象
裁之為变于凡陰陽老少之未定者皆有以闡其先見之几是
象变者乃圣人之所以研窮乎几微之理而寄其心之变者也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

夫辭占所以極深則深之理在辭占矣故以言者尚以〻蓋
者尚占則受命如嚮而來物遂知吉凶斷其吉使人不疑于所趍
凶斷其凶使人不疑于所避爲能通天下之志焉所謂至精而
能與于此也象變所以研几則几之理在象變矣故以動者尚
變以制器者尚象則通變成文極數定象吉使人趍而亹〻之
不倦凶使人避而勉〻之不息爲能成天下之務焉所謂至變
而能與于此也然是深也几也莫非理之自然而人之智力一
无所與是天下之至神也故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深以通志
而自无不通几以成務而自无不成有不待疾而後速行而後
至者矣是所謂至神而能與於此也語易而至于神則極深研
几聖人不知其功通志成務天下不有其迹者也合蓍與卦而
論易合深与几而爲神〻不在几深之外所以贊几深之理之

主妙也或問圣人之神果何物曰心之精与變也範圍天地而
一念不踰時經綸万方而半武不出户得非神之謂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通結上文謂以易道歸之圣人者正以易爲圣人之所以極深
而研几也圣心之精因辭占以示圣心之變因象变以形易非
圣人則辭占象変何處得來通志定業何從利用此聖人作易
之功于是爲大也然夫子論易毎〻歸之于神見易非圣人不
能作而亦非圣人所能自作也圣人之神在易〻之神在天地
天地之神在太極太極之神不可得而知後歸之天地天地歸
而之易〻歸之圣心故知圣心者其知易也

第十一章

本義曰此章專言卜筮

總括此章陳其顛末然章內大旨只重太極二字首數冐言易
書之用而歸其功于圣人一二節第言易書之理而原其蘊於圣
心三節則言卜筮之由興四節則叙神物之始末第五六節則
言太極之縕維而易之大本以立七節則贊神物之功用而易
之大用以彰非卦爻无以爲卜筮之体非尸龜无以爲卜筮之
用卦爻定吉凶而生大業尸龜定吉凶而成亹〻故合卦爻尸
龜而圣人作易之事尽矣然圣人之易其原總出于造化其用
總利乎民生故第八節則之效之等語言易之原皆天道也第
九節所以示所以告等語言易之用皆民故也前後反復不言
卜筮之所發端則言卜筮之所極致故曰此章專言卜筮

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
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夫易何爲問其何所致用也答之曰易之道大故其用甚大其
要歸于前民之用而已人之吉凶不能以前知易則使之卜筮
而吉凶之故可通天下之昏昧從此開焉易爲万古開闢家也
人之趍避不能以自裁易則使之卜筮而趍避之方以决天下
之事務從此成焉易爲万古濟民行也以圣天下之道千変万
化要之不外乎吉凶之貞勝而已易則因卜筮以設教逐卦逐
爻開示吉凶包括无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于其中而天
下之道冐於此焉易爲天下万世統斯道也易之爲用如此而
已矣然卦爻乃圣人之所設卜筮乃圣人之所制則易之用皆
聖人之用是故易之開物圣人之所以通天下之志者也易之
成務圣人之所以定天下之業者也易之冐道圣人之所以斷
天下之疑者也是故易之道在則圣人之功在圣人之有功於

天下後世顧不偏執斷疑綜承上說來通志者決其心之疑矣
業者決其行之疑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　以貢

三句首言易理起下聖人心易之妙蓍之揲也方其成易固莫測其數之奇偶既而成爻又莫窺其數之老少進退離合之妙初无定体故其德之所以包含乎吉凶者圓而神也於蓍之所得有卦焉卦則貞悔具備而得失昭陳確乎一定了了易故其德之所以体具乎吉凶者方以知也卦之中有爻焉爻隨其往之所居因其時之所值而變易以示人故其義之所以發揮乎吉凶者易之貢也神知易貢易之理備矣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一節

此字指蓍卦爻之德圣本无心應以為心應本无物理以為物

一疵不存纖塵不染却如以三者之德洗濯淨心源瑩徹更無些私意在裏面此所謂洗心也圣人之心自然无累自然貞神方知更无待易洗心洗字即如江漢以濯之之類只形容其瑩徹之妙耳故方其靜而未有吉凶之患則神知之理泯乎无形人莫能窺其際即蓍卦爻之寂然不動也及其有事而吉凶与民同患謂趨避與人同也然趨避雖與人同而所以知吉凶者則與人異凡事之未然者此心之神可以前知凡事之有定者此心之知可以坐驗用神而不用蓍用知而不用卦爻活地头便恁地應全不犯手即蓍卦爻之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圣人心易之妙如此其孰能之是誣古之聰明睿知得蓍卦爻之理而不假其物如武之神妙足以服人而不貸于殺伐者始足以當之耳古之聰明睿知者其指伏羲歟

神以聖人一心之變化言即如尸之圓神知以聖人一心之本定理言即如卦之方知吉凶之未然者為來来者周不測而聖人之心亦神妙莫測故吉凶炳於几先而来者无不知吉凶之有定者為往往有定理而聖人之心識見有定不待推測而吉凶明辨即其素所藏畜者驗之而已藏字自退藏〻字来而言之則曰聰明睿知二字言之則曰神之不著字眼說則曰洗心其為心易一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聖人稟聰明睿知之資具心易動靜之妙是以天道之难明者心之神知有以明之而陰陽消息皆其所照民故之难察者心

之神知有以察之而愛惡攻取皆其所燭大惟知天知人則知斯民之所宜有以開先而造化之精本具於神物於是因蓍以筮因龜以卜使人因卜筮以知吉凶而亦得以與神之知用所以通志而定業者寄此為之開先矣然聖人作易以教人而亦嘗用易以自考其平時誠敬雖无不至而於考占之際尤用志不分存心无斁而極其齋且戒焉由是心純而神益達誠精而明益至而知來藏往之妙殆犹鬼神之為德矣蓋圣心之神本无不照更又齋戒考占則以其尸龜之所知者驗之吾心之知而益真是著龜之神若有助于吾心之神故曰神明其德上言心易與作易聖人之所以為圣人也此言用易以神明圣心之不自圣也大舜卜不習吉大禹龜從筮從則圣人亦明卜筮可見矣

是故闔戶謂之坤　一節

承上言與神物以前民用故即神物而原始要終言之造化一氣機也氣機一動靜也時乎靜而歛有于无如戶斯闔此則藏之復陰之事也當屬之坤時乎動而顯无于有如戶斯闢此則誠之通陽之事也當屬之坤繼闔而闢而氣序之推迁斯則一歲之運有更番互換之義非變而何闔往闢來而相禪之不已斯則終古之運有流行不滯之机非通而何夫乾坤變通則物之所以受氣者恒于斯而所以受形者亦恒于斯故方其資始之時端倪初動而物斯見焉見則氣之方行而理猶未著有无影響之間輕清而未形也不謂之象乎迨夫資生之際象魄已呈而物斯形焉形則氣之已凝而理隨以立昭然詳密之化章謂而有迹矣不謂之器乎此物生之有漸而神物育於其中矣

聖人因蓍龜之神而與卜筮之制筮以四营卜以五兆此則先天下以立之教而万世之成憲在焉故以為法、立而民守作外者利用以出作内者利用以入而民咸用之此則百姓自然之能事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聖人不有其功天下不知其自其斯以為神乎夫法立於聖人神道以設教也天下闔於圣人之神而利用出入則其用亦歸于神矣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仪兩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承上言聖人作易既與神物以妙其用必有卦畫以立其体吾嘗求畫卦之序而知易之大本大原矣蓋天下之理有精入无形妙入无朕而為万變万化之樞者不可得而名強而名之曰太極易之為書人以為陰陽之變化而已不知象數未形而太極之理已具象數既形而太極之理无朕凡陰陽之交易變易皆太極之所以綱維也非太極其何以為易乎是故極有動靜故畫有奇偶始為一畫而兩儀分兩儀一太極也次之為二畫則奇上加奇偶上加偶而生太陽太陰之象奇上加偶、上加奇而生少陰少陽之象四象之生一太極之攸分也又次之為三畫則太陽少陰之上各加之以奇偶而乾兌离震之卦立焉太陰少陽之上各加之以奇偶而巽坎艮坤之卦立焉八卦之立一太極之分布也蓋一物兩体者太極之妙故一每生二者自然之序易之生、不穷皆太極之主宰故曰易有太極此二字乃夫子開万世不傳之鑰後世周子原為太極圖蓋本諸此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此通上節言卦成而具有其用以見卜筮之所由立也夫八卦既立則時位交錯之間有消息當否之辨吉凶雖未明而淑

慝之殊已前定於其中矣自此而係詞以尽言不過因而率成之耳吉凶不定於是乎吉凶既定則失得憂虞之故可為利用出入之資趋避雖未形而成務之端將由此啓矣自此而推行以尽其利不過因而見諸事耳大業不生於是乎言八卦則六十四卦兼存之矣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一節

承上言八卦既成而用已具然非蓍龜亦何以彰其用乎故先本造化人事之極致以形容蓍龜功用之大見得蓍龜之用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與日月並其明與富貴並其尊与圣人合其德者彼万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然惟天之成象无不覆幬地之效法无不持載故以大歸之天地万化之運終則有始皆變通也然惟四時之革變之大者四時之運而不穷通之大

者其他氣運則非其比矣若夫懸象于上而著明於下者則惟
日月之明无不照而凡寅淺之昭回星辰之昭耀年不足以盡
之矣造化之功用固如此以人事言之凡位望之隆少出儔類
皆崇高也然惟富有方得貴極人主而後天下莫與同其尊知
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利用然其所利者寡矣若夫因物理
之自然而偹物以致斯民之用凡人官之能事而立成器以利
天下之民者則惟聖人耳目之力既拔出乎聰明有遺之外心
思之運又深入乎民情世故之中其制作之功有以利天下及
後世也人事之功用如此至于纖縞術數之學亦有推測之則
然其所知者陋也若夫事理之紛雜而探討以會其樞几務之
隱微而考求以淺其秘深之不可窺者曲尽其精微之蘊遠之
不可禦者洞窺其極致之歸能是四者以定天下之吉凶以成

天下之亹亹則莫有大于尸龜蓋尸龜會造化之精而達神明
之用開物成務未有能外之者故賛其大探索鉤致四平看如
是理雜揉該如此做又該如彼做所謂賾也于焉辨其如此則
吉如彼則凶探討以尽其変而貞之以一理雜雜而不越焉是
為探賾事几未露物兆未萌隱然潛伏而不可見所謂隱也於
焉露其机緘啓其兆端何者為吉何者為凶一皆考索以究其
微而顯然可見是為索隱深者根于理數入于性命不可以淺
見測識的鉤則曲而取之于几吉凶之故深不容于致思者闡
揚浔明明白白若浅而易見的是為鉤深遠者千里之外万年
之後如周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遠而不可以逆料的致則推
而極之有以預知其吉凶之故若近而可見是為致遠隱對顯
字看深對浅字看遠與近字看前謂爻卦定吉凶而大業生此

言蓍龜定吉凶而亹亹成其体用一也
是故天生神物　一節
上言作易之事備矣此言聖人作易之由而易之作乇於卜筮
故以天生神物始焉德具員神数備大衍中具五行外列八卦
是可以明動靜之象辨生克之理而可則者也圣人因尸而則
之以制筮因龜而則之以制卜則卜筮非圣人意也其大原出
于天地天地設位而変化行乎其中如氣机之推遷物理之榮
悴皆是圣人效之以為蓍策卦爻之変化則凡奇偶生成之屈
伸往来非无因而强作也日月星辰垂象于天而軌度之有順
逆莫非休咎之徵也圣人係辞以動失得之报熟非觀象于天
乎天垂象見吉凶圣作訓紀成敗夫有所受之也自伏羲以道
啇天下圣德格天故天授之圖以出於河焉以五生数統三成

數而同處其方数之体也自禹以道汪天下神功格地故地授
之書以出于洛焉以五奇数統四偶数而各居其所数之変也
聖人先天地而啓其端後天地以闡其微則河圖以畫卦則虛
之為太極合之為兩仪析之為四象八卦而易於是乎作矣則
洛書以序疇則始之以五行次之以五事以致終之以福極而
範于是乎陳矣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实何莫而不
本於造化之自然乎按作易本不用龜而蓍龜之理同故併龜
及之作易本不用書而圖書之理一故併書及之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一節
此一節明易所以前民之用即所謂通志定業断疑者也揲蓍
求卦之後陰陽不同或九六而為老或七八而為少老而有
四象者乃示人以所值之卦爻也蓋陰陽之有老少則爻象之

當動可知老少之有多寡則卦爻之所值可見或卦有六
爻有動靜皆於象乎辨之也故為象不同：于示人而已有
則辭因以顯而詞何為者也乃指其待虛以告人者也蓋卦爻
之蘊因辭以發而得于所告者自不迷于所值矣有詞則與因
以決而定之以吉凶何為者也乃所以斷其失得而示人知所
決擇也此斷行而天下之民行濟矣易之作也孰非前民之用
乎

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子曰祐者助也　一節

此一節擇大有上九爻義當為八吾疑議之例祐之為言天人
交助之義也然助豈可以倖致哉順者天之道故惟順可以格
天信者人之心故惟信可以感人天人感應之机甚不爽也上
九當大有之時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其履必以信而外

無妄為思必以順而内无妄念又能尚信頤之賢以為身心之
助宜滿而不溢之道也以此履天之所以篤其怙者豈甚微
哉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天祐則人在其中即此爻而擬
議之則人當善居其有矣

第十二章

愚按此章只重一意字前三節言圣人作易而備乎体用意之
所以尽也後三節言圣人用易而歸於德行意之所以神而明
也作之者尽意用之者尽神易非圣人不能作亦非圣人不能
用有如此者大意謂圣人作易立象設卦係辞以立易之体變
通鼓舞以達易之用然立象設卦實所以為變通之体而變通
鼓舞以具故曰乾坤其易之蘊乾坤是卦爻所謂立象設卦
易之變化所謂變通也形上形下形是以卦爻言復有多

卦意化裁推行事業復申變通鼓舞意夫卦爻陰陽雖以形言
為器其實形以上為道惟即陰陽就是道此立象足以尽意設
卦足以尽情偽係卦多説足以尽言也又言陰陽之化裁而推
之行事之際便是變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便是事業是天下
事業不出陰陽之變此變通足以尽利鼓舞足以尽神也以上
言作易之事備矣是故夫象本義謂重出以起下文者蓋下文
皆言用易之事而此復言爻象所由立者正為首節言主象設
卦係辞不曾説得象所由主卦所由設辞所由係故特重出以
足其意因以起下文用易之端也言圣人見天下之賾以為之
象則所謂主象設卦者可知也見天下之動以係之爻則所謂
係辞尽言者可知也故人欲極天下之賾存乎易之卦欲鼓天
下之動存乎易之辞有卦爻則有變通故人化而裁之存乎易

之變推而行之存乎易之通然變通在易而神明在人故以成
信歸之德行蓋以德行之實而默成于言意之表則包含變化
之妙又安有餘蘊哉丘氏曰上五謂者皆圣人作易之用此六
存者則圣人之用夫易也

聖人立象以尽意　三節

此皆作易之事只尽意一句為主卦之設也以尽情偽象之寂
隱也辞之係也以尽言象之精蘊也因象之变而通之則民用
以利因象之變通而鼓舞之則民行以神易之体用一象字足
以該之故如易一象也象一乾坤也乾坤二象即卦之所設而
變化寄此以寓故以為易之編易即變通之謂夫象足以該易
意其不尽于象乎故觀易之所有曾未有出于象者卦爻陰陽
以器言象之迹也形而上以道言象之理也化而裁者象之、

推而行者象之通本而措之天下者象之事業故陰陽之象一立而易之体用備矣又何意之有不尽扎

聖人立象以尽意　一節

意是憂世覺民之意天下之道陰陽而已聖人一心万理畢會天道民故人情物理无一不含蓄于其中欲假書以發之而書固不能尽載欲假言以宣之而言固不能尽該于是仰观俯察立為奇偶以象陰陽其象之所示含蓄意思深遠凡天下之為陰為陽者皆具于此而包含无尽凡天下之变陰化陽者亦皆具于此而变化无穷本見天地鬼神之奥道德性命之微其蘊於圣心而名言之莫罄者皆有以尽之矣至若天下情僞紛然雜出誰能曲尽圣人立象之後又于两画之上加而為三三画之上重而為六而設為六十四卦則其時位之消息當否而凡

事物之善悪淑慝无不判然于其中矣圣人胸中所知之情僞不已尽乎立象設卦伏羲之易設卦者立象之大成也至于文王周公始因卦而係以彖辭因爻而係以爻辭因无文之画以廣有言之教此亦書以載言然不比他書所載凡他書所載的一言自為一事一事自為一理故不能相通易則假象以明理稽实以待虚随甚様事都該得随甚様人都應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凡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言足以蔽之象之所未著者以辭而著卦之所未發者以辭而發矣詞非所以尽言乎夫有象有卦有辞則易之体立矣然非卜筮則体為徒具而无以致之用故圣人制為卜筮之法以教人因尸莁自然之化而裁為七八九六之变使人依变卦变爻之占以通之作為之際則趋避以明而利用出入天下之民行從此濟矣圣人之制其利此

曰尽利鼓舞不在变通之外就在变通裏許若有神机妙用鼓舞人心而人自不能已者盖圣人制变通之法雖无鼓舞之形而实有鼓舞之用以趋吉之利感動人心而作之趋以避凶之利興起人心而作之避此民之自然勇于有為而不知誰之所使利之所在神之所在也故曰尽神利犹以迹至于尽神則爱通者不劳鼓舞者无迹而為不言所利矣本義謂变通鼓舞以事而言謂以易之用見於事者

立象專指圣人始為奇偶説及增而設之乃有六十四卦尽情僞謂六十四卦各有以尽天下事物之情其情之本乎性而善者曰情；之拂乎性而不善者曰僞然卦雖立而未有辭又係爻辭則足以尽其言矣尽意尽情僞尽言皆所以為天下利又恐其利有所未尽故立揲蓍变通之法則其用愈廣而足以尽

利矣且因变得占以定吉凶則民皆无疑而行事不倦如以鼓声作舞容鼓声愈疾而舞容亦愈疾鼓声不已而舞容亦不已自然而然不知誰使之者所謂尽神也

乾坤其易之蘊耶　一節

乾坤主六十四卦陰陽言所謂立象也設卦也易指蓍策卦爻之变化言所謂变通之变也四箇易字一般皆主变化説緼是綿絮胎言易之所包蓄的乾坤成列謂画卦定位由两儀而四象四象而八卦八卦因重以至六十四卦陰陽相對燦然成列則雖未見蓍策卦爻之変化處然對待之体变易攸存凡蓍策卦爻之陰变為陽：化為陰者已立于此而不能外矣豈待揲蓍而後有扎設若无此乾坤之画則所謂变化者将誰為之故无以見易又設若无此蓍策之变則乾坤雖設亦歸之无用而

已蓋乾坤是易之体易是乾坤之用故其相為成毀如此然則
立象設卦與夫变通鼓舞易之為体為用夫豈判然不相須哉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　二句
此二句復申立象設卦之意而係辭在其中卦爻奇偶易之形
也當初聖人設為卦爻奇偶本以該載道理道理无形者也卦
爻有形者也故今就逐卦逐爻来上看面都有一層道理在動
而健者為陽則奇之道也静而順者為陰則偶之道也是乃太
極之本然而清通无象者故謂之道若单就卦爻奇偶看更不
着上一截則一而实者陽之形二而虚者陰之形是乃形器之
粗迹而一成不变者也故謂之器惟陰陽卦爻雖謂之器而实
道在其中此立象足以尽意設卦足以尽情偽而係卦爻辭足
以尽言也

化而裁之謂之変　之事業
此申変通鼓舞之意揲蓍三変之後因陰陽自然之化而裁為
七八九六之数則所謂陰変為陽陽化為陰者在是故謂之変
既裁而為変則占者所值當動之卦爻審矣由是各因卦爻所
著事理之當然推而行之於事為之際吉者趨之凶者避之則
動而不括坦然由之而无疑故謂之通通即所謂尽利也由是
舉此通変之道而措之天下之民使民因筮以求交因変以求
通皆知所以趨乎吉避乎凶則百世與能而成務定業皆由此
矣故謂之事業舉措之中有鼓舞之妙事業之謂則尽神之功
夫惟化裁出而推行見舉措立而事業與此変通所以尽利鼓
舞所以尽神也復申前意楊誠齋曰此一節所以別言易道之
体極言易道之用何謂体曰道曰器是也何謂用曰変曰[illegible]

事曰業是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　一節
此節重出以明立象係辭之由因以起下文用易之端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　存乎通
承上言象所由立而辭所由係如此則由象辭而变通可推矣
然則人之用易者其於易之体用无不各有所存乎是故欲極
天下之賾以尽事物之情偽者必存乎易之卦蓋聖人之精因
卦以示非卦則无以尽情偽而究極天下之賾矣欲鼓天下之
動以酬酢事変者必存乎易之辭蓋聖人之蘊因辭以發非辭
无以尽言必不能效其動矣欲因卦爻自然之化而裁之為七
八九六之数則存乎易之変蓋陰陽老少因変而生易之変乃
聖人所裁以尽利者故化而裁之[illegible]此而已欲即变卦变爻之
理推而行之事為之間則存乎易之通蓋德行事業由通而發
易之通乃聖人之所推以尽利者故推而行之行此而已四項

皆在用易上看
舊謂夫象一節引起極天下之賾一節極天下一節喚起化裁
推行二句化裁二句引起神明五句信如此說則此四句當通
過便是承上言象天下之賾謂之象則知極天下之賾者存乎
卦矣效天下之動者謂之爻則知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矣又
承上化裁之謂変則知化而裁之存乎変矣推行之謂通則知
推而行之存乎通矣此易之体用各有所存如此然神明則存
乎人而人之神明又存乎德行到此方著用易上看更詳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神而圓活明是通曉神者運用之妙明者發揮之精此二字亦

通乎有言卦爻雖有变通之理然欲運用乎変以尽其化裁之
員机顯設乎通以尽其推行之能事神應而妙明賓而融若此
者則非圣人不能盖易道无為人心有查故必有善用易之人
天下之至神在我天下之至明在我則其心為神明之樞其身
為神明之用而化裁推行无不各極其妙耳苟非圣人則变通
徒具而何以妙易之功用乎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默而成者言不露勉強之迹而变通之理自然实体于身而行
之有成不言而信者言不假言説之煩而変通之理自能实信
于心而知之不惑此所謂神而明之也若此者必圣人之平素
涵養得熟理得于心而有其德平素体驗得深理措于事而有
其行故心與易契行與易通而能神而明之也否則得諸心者

未而尽理安能用易以尽神發諸身者未能尽道安能用易以
尽化其于变通之用亦滞焉而已易惟圣人為能作亦惟圣人
為能用至孔易也起初論圣人作易説一箇尽神到後論圣人
用易説出一箇神明知易者其知神乎

易意参疑外编卷之八終

易意参疑外編卷之九

蘇郡　呉江　孫從龍　著
同年　翰林　沈懋孝　閲
錢塘　後學　朱學易　校
杭郡　書林　翁時化　梓

繫辭下傳

第一章

本義曰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愚按卦爻吉凶之理实显于造化功業之表造化功業之用实
具于卦爻吉凶之中故此章乖挙而言之前三節言卦爻之所
以立吉凶之所以明四五六節則承上文生乎吉凶生乎動而
言卦爻之動无常所謂趋時者也吉凶之理有定所謂貞一者

也七八九節則言卦爻具天地易簡之理所謂象此效此也吉
凶見圣人憂世之情所謂見乎辭也至末一節則論天地有生
物之德圣人有参賛之功天地則乾坤也大德之生即易簡也
圣人継天立極之政與前憂世覔民之情亦有相関處故併言
之蔡氏謂上傳首章之末挙天地易簡之德而継以圣人兼体
之功下傳首章之末挙天地生生之德而継以圣人参賛之業
盖上傳一章是体下傳一章是用其理一也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此節言卦爻也圣人作易始為一畫以分陰陽次為二畫以分
人少雖已有四象之象然未成卦之形体不可謂象之成也惟
于四象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乾兑等八卦以次成列則乾坤
列而純陰純陽之象可見六子列而雜陰雜陽之象可覩盖不

必求之成列之外而卦之形体已具在其中矣非如□□之時有奇而无象有象而未備也由是因已成之卦各以一卦為主而以八卦次第加之以成六十四卦所謂因而成之也至此則本末終始之相因承者比應之迭見六爻之位燦然于一卦之中矣所以效天下之動者不有在于斯乎

剛柔相推　動在其中矣

此節言吉凶也变在其中言吉凶之所以生動在其中言吉凶之所以明二句總論言凶不可以爻占作主對上卦爻承上言卦列而象已具因重而爻已全則卦爻之立无非剛柔之所在然是卦爻剛柔每相推盪如卦爻見在為剛則剛為來是柔所推出者也見在為柔則柔為柔是剛所推出者也彼此相推往来交錯凡陰皆陽之变凡陽皆陰之变所謂剛柔相推而生变

化而变在其中矣夫惟卦爻有变而变之中莫不有時位之当息當否存焉故圣人观变繋詞因其变之得而命以吉因其变之失而命以凶則卦辞具而占者所值當動之卦寓于中爻辞具而占者所值當動之爻在其内蓋道因辞顯占以辞決故辞設而占寓凡卦之動有本之爻之動有老少必有不出乎此者當動爻象啓豪偹之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承上言動寓於辞然辞实显于動卦爻之辞固有所謂吉凶悔吝然必人之抱蓍問易得所值當動的爻象然後辞之吉凶悔吝可見使爻象不動雖有辞亦何以自決固不能離其孰吉孰一凶孰悔孰吝也此併言卦爻吉凶謂卦爻動而後吉凶彰辞者未動之占、、者已决之詞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趨時者也

此变通與变在其中之变不同此乃是揲蓍之变立本就本卦看趨時對之卦看承上言吉凶悔吝生乎動今以卦爻之動言之方其未動之時一剛一柔散見于六十四卦之中各有一定之位更移易不得此不動之体自是如此所謂立本者也及其剛之变動而通于柔柔之变動而通于剛自此卦以通彼卦其爻位推迁不一互換无窮者此乃惟变所適而趨乎陰陽進退之時故也未動者虽有定体已動者变无定用則吉凶悔吝生乎動者誠不可以一端裁矣

吉凶者貞勝者也

承上言剛柔变通則吉凶見矣然易之所謂吉凶者乃人事失得之象而人事在天下吉凶二者不容並立非吉之勝凶則凶

之勝吉出此入彼迭相貞勝乃古今事变之所同而天理人情之必至者也言吉凶悔吝在其中矣

天地之道貞观者也　一節

貞观貞明引起貞一句所以明吉凶貞勝之理也天下物物各有箇正常之理故天地之正固而長永的道理只是箇观示人而已蓋理之發見流行者謂之观天地之道初无言説若无所謂之观者然天地至教不見而章如所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与夫万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实而显道以示人者万古此天地則万古此观示而所謂正而常者莫出於此也日月之正固而長永的道理只是箇明照蓋日月之虧盈食昃雖不能无变迁然其本体之明則有未尝息者万古此日月則万古此照臨而所謂正而常者莫出於此也若夫天

下之動其变无穷然其所至正而不可易的只是一箇理蓋天
下原无二心人心原无二理其根於天理人情之極致而為万
事万变之權與者只帰着一箇道理故順此理則為吉逆此理
則為凶惟一理之所在而随其順逆以為吉凶耳蓋天下只有
一箇理邪動妄為就不是此理如只有一條路邪溪曲径就不
是此路所謂天道一而已矣若順理吉而逆理者亦吉則是有
二理矣天下寧有是乎惟天下之動貞夫一理此卦爻吉凶之
所以貞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一節

上言卦爻吉凶此特言天地之理以推本卦爻之所由作乾坤
與貞観不相干吉凶顯發揮於卦爻之下而卦爻実模寫乎乾
坤之理今夫乾天之所以為天也静專動直性情確然其至健

惟其健也是以氣一行理一定而即有以知物之始初无一毫
艱深阻滯於其間是其化工昭著而显然示人者一易之理也
今夫坤地之所以為地也静翕動闢性情隤然其至順惟其順
也是以承天時行順其氣以作成因其理以效法初不待有所
作為勞擾於其間是其化工显設而昭然示人者一簡之理也
乾坤所示之理如此易之爻有奇耦孰非效此以示人者乎易
之卦有消息孰非像此以示人者乎三百八十四爻凡陽爻皆
一而实便是健而易的彷彿陰爻皆二而虚便是順而簡的彷
彿六十四卦凡内体得乎乾震坎艮者為陽息陰消就是健而
易的模樣凡内体得乎坤巽離兊者為陰息消陽就是順而簡
的模樣此卦爻之法象一乾坤之实体也

爻象動乎内　一節

承上言有卦爻則有吉凶吉凶何自而見蓋自揲蓍求卦爻初
參伍以变錯綜其數則占者所値當動之爻象隱然動於其中
及揲蓍求卦之後通变成文極数実象則占者所値吉凶占决
之辞顕然見於其外夫即爻象之動則行以数神百姓之所以
通志定業者胥于此矣即吉凶之見則道因辞顕而圣人之所
以与民同患者恒于斯矣功業者用易之能事圣情者作易之
精蘊也然非变无以效其動非占无以發其微則变占之所係
亦大矣此見有乾坤而後有卦爻有卦爻而後有吉凶易之為
易如此

天地之大徳曰生　一節

夫易固有卦爻吉凶然在天地則有造化在圣人則有功業不
可以並舉而互見乎生字内就本易簡講亦好天地以生物為

心故以生為天地之徳乾以易而知始坤以簡而作成廣生大
生長养万物則生生不息始足以見天地之心而造化日新之
蘊誠莫大於此矣圣人体乾坤易簡之理全天地好生之德然
必有継天立極之位而后有生养万民之功非位則功業无以
自見故曰大宝言以位為重也民者邦之本故守位以人所謂
得衆則得国也財者民之心故聚人以財所謂財散則民聚也
然歛財以聚民而不有以理之則无以阜天下之利故生財節
財理之而已然既富而教則以正辞為先所謂善以導之者也
教而不從則以禁民為先所謂刑以齐之者也三者致理之大
経皆當以義為本苟不以義則理之无道正之无术禁之无法
其何以昌理道於天下故揔而帰之義夫以生為徳天地之造
化也位以立極義以経邦而功与天地参圣人之事業也造化

功業之用具於卦爻吉凶之中卦爻吉凶之理顯於造化功
之实其道理未始不相值也合而言之其義深矣

第二章

本義曰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愚按制器所尚或取象或取德或取音或取義或取名爲類不
齊不專乎象而朱子以象該之者蓋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言
一象字而其餘皆舉之矣首節原象所由立下皆詳言尚象之
事然要之聖人所制之器未必皆出於尚象而聖人所立之象
則皆可用以制器者也陳潛室曰上古雖未有易之書原自有
易之理故所作事暗合易書即邵子所謂畫前之易是也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　一節

陰陽雖是兩箇字却只是一氣之進退消長這一氣消息做出

古今天地无限事物出來所以陰陽做一箇看也得做兩箇看
也得本義謂伏羲作易不過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說
得盡天地間有陰則有陽有陽則有陰對待之体所以立也陽
息則陰消陰息則陽消變通之用所以行也象者日月星辰之
屬法者水火土石之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中各有陰
陽陰陽之中又互有消息俯仰求之而天地之理得矣剛鬣柔
毛亦有陰陽希革毛毨亦有消息此鳥獸之文也春耕秋斂順
天之時高黍下稻因地之利天地之宜于人事也人有性情形
体反观可見物有飛走草木稽類可明莫非陰陽消息所在也
观乎法象而又及其宜于人事者其於天地观之審矣極乎遠
近而又不遺於鳥獸之文其于人物察之精矣此陰陽消息之
故驗之化育而其理益实數之吾心而所見益親由是八卦既

立而顯微无間矣言八卦則六十四卦在其中神明之德即其
所驗陰陽之迹通者貫通而无
二德如健順動止之性是也類者相肖而不離情如天地雷風
之象是也以通以類則人情物理森在其中而所以備物致用
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取諸此而足矣观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想見得聖人心細雖鳥獸羽毛之微亦盡察得有陰陽伊川謂
見兎亦可畫卦便是此義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此下節類舉制器尚象之事自聖人作易則爲象自聖人所制
則爲器其实器如此象的道理亦如此却以聖人制器有取于
象非真观此象而後作此器也
夫聖人作易而精入无形粗及有象无有不該如此然則聖人

立成器以前民用者何莫而不本諸易哉是故包羲氏因斯民
未知鮮食之利也于是作結繩而爲網罟用以佃于山林漁于
川澤此制設而鮮食之利民咸用之矣目之相承疑取離之象
物之所麗疑取离之德故曰蓋取諸离

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　一節

夫鮮食既具而耒耜之教未起民未知粒食之利也及夫神農
氏作于是斲木使銳而爲耜揉木使曲而爲耒由是先之耒以
耕之繼之耨以治之以教天下使佃山漁水之民皆知樹藝五
谷焉此則疑取諸益蓋語其体則二者皆以木爲之取於益之
象也語其用則所動者在下之耜而所以入之者在上之耒取
於益之德也語其利則烝民乃粒而其益无方於益之義又有
取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　一節

上是開其食之源此是通其財之用網罟設而有禽魚耒耜興而有菽粟使非為市以通之則有无不能以相濟而天下之利壅矣故教人日中為市以日中為一定之期以市易為通行之法使天下之民隨其廛市之所在各以其物而會聚之由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有鮮食者得以資夫粒食之用有粒食者得以兼夫鮮食之需而各得其所矣上明下動時取噬嗑之德又以市而合音借噬嗑之義

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　使民宜之

承上言生耒之利雖遂而理義之風未興至黄帝堯舜之時則風氣漸開人文漸著凡器物制度民有不能安其旧者而礼義不容不興矣是則所謂變也三圣繼作于是因其変以新其制

而通以文明之治則民悦其化之更新而亹亹趋之不自知其劳矣然其所以変通者不過因其自然之変而以自然之理處之革其所不便而非独其所不欲通変非圣人意也势也所謂神而化之也故其制作順乎民心通乎人情能使天下之民相忘於神化之中而安之以為宜也惟其宜之是以不倦而言使者言若使之然也

易窮則變　吉无不利

易字指天地人物变化之理所謂自然之易也承上言圣人通变宜民之妙如此亦惟循易之理而已蓋易理之在天下如天時人事之極数尽而不得不更势重而不得不反窮則必变也既变則可乘而通之脩其窮而為轉移之術因其势而為亟不之圜通因变之所必至者惟其通也則有典有則与氣化相杰循環可法可傳與人事相為終始通固必有可久之道也易理相因之妙如此圣人变通神化正惟合乎此理是以天之所祐則民之所帰而通変之政自能使民宜之而不倦也

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变通之实何如蓋太古淳龐人文未著草木皮羽以為服陋亦甚矣及三圣者出以為文明之化始于揖遜之容而礼義之交顕于衣裳之貴乃仰观俯察無衣裳之制以儀辨等以度辨名而由朝廷以達於天下由是貴賤有章上下有服凡生乘既遂之民皆成夫冠裳文物之化天下其有不治乎疑取於乾坤者蓋乾象天坤象地天地之变化不過氣機之闔闢非有作為而然所謂无心而成化者圣人之通变化化无為而天下治亦犹是也衣裳之制始于黄帝而備於堯舜衣裳既設則礼樂教化

齊此以起此圣人神化之功所以為大不劳而天下治也

刳木為舟　一節

夫衣裳之化興則遠近之民至矣然川途之險不无阻其帰化之心也故因植物之財以為濟川之具則乘木舟虛利涉大川而民不患于徒涉矣因動物之性以為奔走之資則民不病於徒行矣所以来遠近之民皆安有阻乎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川途既通時或有暴客之来其能无患乎故為重門以禦之擊柝以儆之築彼城郭時乃提撕暴客雖欲乘間而入而吾固有以待之矣待防也禦也禦強暴所以柔遠迩也古者外户不閉怨无為暴之民至此儆戒豫備豈亦時变之所趋耶

臼杵之利万民以濟

烝耜以開粒食之源臼杵以精粒食之用聖人所以為民足食
者至矣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弦木以為弧木弓也剡削也前此戈以詔未設則民之御暴未免肉搏而奮梃為患甚矣至是而有弧矢則六師以平邦国九伐以刑暴乱者皆自此始是所以為安内攘外之資而示天下知所畏避也杵臼之濟利之而不滿弧矢之威殺之而不怨其仁之至義之尽歟南軒曰重門險矣粒食精矣使先以威不軌雖有險其能守乎雖有粟其得食乎此弧矢之用為急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　一節

此民居之所由莫也上古冬則穴居夏則野處風雨交侵民无所安息聖人弗忍也故創為宮室之制上棟下宇真厭似若則

冬不必於穴居而无患于祁寒矣夏不必于野處而无病於暑雨矣所謂震風凌雨然后知廈屋之為帡幪聖人之功大矣

古之葬者厚衣以薪　一節

死生之際亦大矣古之葬礼未具喪服未定雖人子悲哀之誠痛戚之至然於衣薪野瘞之外竟无所伸此由法制未備故送死之薄如此也聖人礼以象起易之棺槨則封樹之礼喪期之数无所不周矣至是而安居足食之民不将為天下之孝子乎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於此不厚恶乎用其厚故疑取于大過從其厚也

上古結縄而治　一節

夫養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使不繼之以同文之化王道其何所終乎盖太上忘言民淳事簡故天下帝惟結縄以紀驗之而百官万民亦无弗治自後則風會日漓偽詐滋起而[illegible]結縄之時矣故易之書以載事之不能尽記者恐遺忘也易之契以驗事之不能尽信者恐欺偽也由是功罪明而黜陟當君子信于上而百官治矣是非審而情偽彰小人信于下而万民察矣盖考核為之精詳稽驗由之明白民情吏事自不能出於文例之餘而天下趋於治矣夬乃君子決小人之卦而造書契者亦所以決去小人之偽而防其奸也故曰蓋取諸夬重門三節是防外資内継以武備宮室三節是养生送死而継以文治聖人制器之功大矣

第三章

愚按此章首節立象以尽意二節係辞以尽言由是吉凶生悔吝著而聖人尽利以尽神者亦不外是矣然總之不出乎象彖

言材者象之質爻言動者象之変

是故易者象也　一節

此伏羲之畫所謂先天易也言易豈有他哉只是奇偶之成形而示卦爻之象合之則兼陰兼陽而六十四卦皆象也析之則分陰分陽而三百八十四爻皆象也然象豈粗迹而已哉乃造化人物之理蘊于无形而假之象以像之因器以載夫道緣畫以寄其微所以通神明之德極性命之精者在是象之示人微矣豈徒畫云乎哉故曰圖雖无文而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所謂立象以尽意也

彖者材也爻也效也天下之動者也

此文王周公之辞所謂后天易也卦之德体象爻總是全体中之材質因其材而係之辞凡本然之能事各足之分量隨其

所具而闔揚之而卦无餘蘊矣此象以材言象之統体所[illegible]
也天下之動其変无窮六爻之動其変亦无窮故圣人係爻于
過模倣事変於卦爻之下而変易以告人於凢万感之紛紜庶
務之雜揉者逐爻逐節无不倣做而發揮之而爻无餘蘊矣此
爻以動言象之節所由彰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承上文有象有詞則易之所以教天下者備矣由是吉凶在事雖紛紜而难知也而或以象告或以情言則人之考古者得有所值以明失得之報矣悔吝在心雖几微而难辨也而成列于卦顯設于辞則人之問易者得有所考以决趋避之几矣所以通志而成務者不在是乎是可見象辞者易之体所謂尽意而尽言者也占决者易之用所謂尽利而尽神者也易道其莫備於此乎

第四章

愚按此章以數之奇偶道之淑慝而明陰陽多寡之辨蓋既以數言而又以理推則卦之陰陽不嫌於偏勝較然矣

陽卦多陰　陰卦偶

易之純乎陽者為乾純乎陰者為坤其大分固已適均矣至于震坎艮之同出乎乾者陽卦也宜陽之畫勝而反多陰巽离兊之同出乎坤者陰卦也宜陰之畫勝而反多陽此其故何哉蓋陽奇陰偶不易之定數也今因畫以求數則見陽卦五畫得數之奇陰卦四畫得數之偶以奇為主則陽卦自不得不多陰以偶為主則陰卦自不得不多陽使陽卦多陽則湊奇數不來矣陰卦多陰則湊偶數不來矣此陰陽卦[illegible]之数所以多寡相反者在數當如此耳

其德行何也　一節

德行兼淑慝言下文二道字便是二者衆多之謂陽統陰君衆陰從陽民象一君二民此一人御極而四海帰心所謂大道為公之治也如唐虞三代之盛天下一統何等陽明世界此便是君子之道二君一民政出多門民无主此分崩离析之世也如七国争雄五胡雲擾襍乱晦冥不成世界此便是小人之道是公私治乱之間乃小人之道所由異者故卦畫之多寡相反在理當如此耳

第五章

愚按此章例舉十一爻詞所謂象傳之文言也

易曰憧憧往来　一節

思者心之用慮者思之深帰是帰宿致是極致塗是事物所行之路慮是心之應事接物而酬酢處置之謂憧憧思慮是心多用一般心去安排計較天下事務只是任理行去万万不失何須別着心思紛紜計慮程子定性書謂人之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所謂何思何慮正以此理之在天下論到帰宿處只一條路總帰一太極但此理散見事物如父子則為親君臣則為義夫婦則為別之類逐條逐項莫不各有當行之道如一條路分来有箇千蹊万径是謂同帰而殊塗也人心之理反而說致至約之處其極致從来不過是這一箇帰宿更无二致但自吾心應事接物依他塗上走将去如處父子則思親處君臣則思義處夫婦則思別之類逐項却須隨事隨物發箇念頭應付是謂一致而

百慮也致就以帰為致如今京師是箇帰宿路頭只是□□
更无他方是為同帰但自京師分路有箇千條万陌耳論人□
路不過走到京師便是帰宿所在是為一致但自京師分路不
一吾之随路走去便是随路思量行止其慮不能不百耳天下
之理莫自然少置思慮於其間則有不得其所以自然者而私
意起矣於是感失其所以為感應失其所以為應而施之事物
无一可者尚何以思慮為哉同帰一致要看得聯屬天下无異
帰故天下无二致殊途百慮亦然
朱子曰感應之道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
只順其自然而已
日往則月来　一節
此以造化明之往来字面承上憧憧往来来的日往則有月之

来月往則有日之来非日之推月則月之推日明以相禅而度
其照臨寒往則有暑之来暑往則有寒之来非寒之推暑即暑
之推寒時以相禅而成其歳序然日月寒暑之往来不過一氣
之屈伸往者氣數之消而成功者退屈之謂也来者氣數之息
而将来者進伸之謂也有往則有来来者往之推也有屈則有
伸伸者屈之感也屈以感乎伸伸以應乎屈相感而不已則相
禅而不穷然日月得天而久照四時変化而久成而明生歳成
之利於是乎生也要之屈伸之感應總為氣運之秉承其相感
无心而利生亦无心也造化如此人事可知故曰何思何慮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四句
此以物理明之尺蠖以屈而能行蛇龍以蟄而能奮不屈則伸
不可得而有也其能行乎不蟄則身不可得而存也其能奮乎

此感應之自然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精義入神　德也
此以聖學明之自精義利用以至穷神知化所謂下學而上達
也其聖學之成始成終乎義者事物之宜神即義之精微與妙
處精者随事随物而精察之即惟精之精也精之至而入於神
則于事物之所宜意歷委曲无有不悉有不容言之妙矣精義
入神疑與行處不相関然而見得道理透徹則應事接物无一
非義處之自无不當不問事務大小雜揉万変應以吾心之神
如利刀快劔斬截去一一迎刃而解矣此正謂知之明則處之
當乃所以致用也
利宜也利用故身安利所運諸做有工夫看人能義以致用而
用之所施皆義以宜之而極其利随他事至物来我自處得停

停當當在在皆安是利用安身亦疑與崇德不相関然而躬行
既熟則体驗益真義與吾心愈覺其圓融透徹而愈兼有得日
進于高明廣大矣蓋躬行心得本自相関是乃所以崇德也利
字對精字看精義利用俱著工夫入神安身則其功夫成就處
利用即致用之所就崇德即精義之所積以此知行二者徹首
徹尾日積月累做去則所謂交养互發者也此下學之事
過此以往　盛也
此指精義利用而言過此以往就是穷神知化的境界夫下學
工夫知行並進猶可知也過此以往几非在我化不可為更歌
着脚下手復加精義利用工夫不得真有莫知其所以用力者
蓋此不知之天自然至于穷神知化更不知復去求之而所知
者乃能穷天地之神更不知復去求行而所行者乃能知天地

之化此正由未之或知的時節雖更加精義不得而義涵養
者日已渾融而益精雖更加利用不得而用之涵養者日已
融而益利始為致用而崇德今已德盛而仁熟故其一心之神
化自與天地之神化相為契合而窮神知化如此耳此所謂養
盛自致夫豈有思慮勉強於其間哉朱子曰神是一箇物事或
在此或在彼當其在陰時全体在陰在陽時全体在陽只是這
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神化是陽極生陰：極生陽漸：
推行將去的如一日復一日一月從一月之謂神以存主處言
化以運用處言窮神知化正與神化為一非但聞見之知德之
盛就是未之或知的時節自然涵養得盛窮神知化正為涵養
得盛自與神化為一自精義利用而上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其究竟地位自然成就如此未之或知几

易意參疑卷九　十六

于化也德盛仁熟則化矣窮神知化此正化之事也只一化字
就看得一脉分曉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思
慮作為故以此明屈伸感應之理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　一節

君子之於天下既度其身又度其人如欲有所困以成功必量
吾之可勝而後為之如欲有所據以圖安必量人之可依而後
倚之則進而有成退而有據而身名俱全矣苟其人不可困而
強欲犯難以邀功則妄行取困非惟功不可成且招尤取寡而
貽譏於天下故曰名必辱言名則身隨之矣苟其人不可據而
強欲倚藉以求安則投身非所適以自禍所謂泰山之倚冰山
之危而身且不保矣故曰身必危言危則不止于辱矣既辱且
危則喪亡立至雖有上六之應其能久耶吾知其與俱斃而已

哀其可得見甚言其切近災也六三所謂困於石正困非所困
者也據于蒺藜正據非所據者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蓋不能
免于及身之患又安能庇其所親昵耶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一節

此節只重一器字首三句先據爻詞遂一訓釋下文反覆明之
隼乃鷙害之禽猶小人心跡之奸貽壞人國家者也射禽必以
弓矢而弓矢乃所射之器猶君子道德之威所以鋤奸去惡者
也然弓矢不能自用必舉而射之又必存乎其人如公之得時用
事然後能奮揚威武以誅小人苟非其人弗能也夫人以運器
而器以射禽則知君子之於天下亦恃其有器焉而已誠使君
子以仁義為斧斤以道德為若以既藏器于身矣由是待其時
之可行而出以解悖則其具在我發无不中何不利之有若此

易意參疑卷九　十七

者何也蓋器者動之本時者器之用非有成器則必不能待時
而動此動所以多窒礙之虞而未見有成功者今惟藏器于身
必能待時而動其動也順天應人才與時合而其術不疎左之
右之初无阻滯於其間者此所以出而解悖隨試輒效而必有
成功也上六所謂獲之无不利者正謂其以已成之器乘可為
之時而動者也否則徒有其机而素无其具動為妄動矣能无
不利哉

小人不恥不仁　一節

不仁不義悍然不顧其礼義廉恥之心喪亡見利則劝見威則
懲其趨利避害之情則一故能懲戒于微則必檢束于後不至
怙終犯罪此誠小人之福也屨校滅趾止惡於初其為幼之要
多矣

書不積不足以成名　一節

惡起於微禍成于積小人非不畏也初以為无傷也故惡小而不能懲則罪極而不容掩猶滅趾不防而至於滅耳烏得而不凶

危者安其位　一節

易戒苞桑詩垂桑土憂治世而危明主大抵皆然

知幾其神乎　一節

此節不俟終日截上言君子知幾下言其所以知幾也知微三句又舉其所知而替之知幾其神：者贊其神明神聖也非如神之神試舉交際言之凡人上交必有此取奉的心故恭便近于諂下交必有此簡各的心故和便近于瀆恭與諂和與瀆兩頭分處便是幾纔過此子便不是知幾了君子上交有恭之心

而諂之心不作下交有和之心而瀆之心不作是于分頭處有等分明然非聰明先物而見几之審者不能也故曰其知几乎幾者動之微動是念頭發動凡人未動之先吉凶无朕已動之後吉凶既形皆不謂之幾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則即其一念之善惡而吉凶之應已兆其端然有无疑似之間最為難見周子說几善惡朱子註云動于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故言動之微處便帶吉凶但動而曰微吉凶之見而曰先皆影響几微之際未可捉摸定的然所以為幾也凡事皆然不止交際君子見几之動為吉之先見就作而趨之見幾之動為凶之先見就起而避之早見早決何待終日蓋不止不諂不瀆而已君子之知几如此所以知幾者何哉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蓋人之思慮精明大抵皆由主靜中出

君子當豫之時而能不溺於豫其介如石則其心养得極靜且无私欲紛擾守得極定更无物欲撓奪故靜極生明自有一段精神透出所謂太宇定而天光發不待終日斷然可識凡事之幾微矣故凡幾之所在无所不知不但不諂不瀆而已如天下事微彰剛柔之用各以其時而其用之當否又自有吉凶寓焉所謂幾也君子以主靜之德而燭凡事之幾當微而微當彰而彰如晝夜之有晦明而何所不可當柔而柔當剛而剛如四時之有慘舒而何所不能則其高識遠慮超世邁俗衆人之所忽君子之所憂衆人之所失君子之所得斯其顯然為万夫之望乎信所謂知幾其神也吳氏曰穆生得免申白之禍能知几也劉柳竟陷叔文之黨不知幾也幾之所係其嚴乎

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一節

道者率性之真天命之性也性聖人與道為一而顔子者其庶幾近之乎庶幾者言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何也蓋道无不善而几于道者惟去其不善以復于善而已顔子有心齋之學其于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念慮纔有差失便能心上省覺就於心上克去不以幾微之不善而累吾心之全体識之早反之力其治心之密如此則勉而純大而化將與道為一矣其於道也不亦幾乎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即顔子之學也

天地絪緼　一節

天下有无間之情而後有相成之化天地以氣升降而太和充塞於宇宙間則物以氣化而其質也厚而凝化醇之功不窮矣男女以精施受而太和融液于性情間則物以形化而其生也蕃而遂化生之功不息矣此情之以兩而專化之以一而神遺

化物理皆然而况交道乎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去其間以致其同交道之所以相成也其與造化物理同致一之義乎

君子安其身而後動　一節

此槩言有恒之益以明无恒之凶也君子動以先民言以令民求以有取于民皆求益於天下也然動必求諸身〻安于理而後有經紀之施言必求諸心〻和于理而後有詞令之播求必視其所與教養有素上下交孚而後有力役貢賦之征三者皆自尽之事非心之有恒者不能以恒感人則隨施輒應而益以天下矣民其有弗與乎此益之所以大備也故曰全反是則危以動〻之不㦖矣懼以語〻之不詳矣无交而求〻之无因矣天下誰其與我而叛亂作矣能无擊之者乎上之立心勿恒凶

正此謂也君子可以慎所感矣安易定非一時所能者故曰恒脩其身而後能安〻者利用之微也洗其心而後能易〻者和平之積也感于民而後能定〻者信義之素也以上下相臨而曰交上之取下而曰求圣人寓意遠矣

第六章

本義曰此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

愚按先後天之時有盛衰故先後天之易有詳略首節以伏羲畫卦言所謂先天之易也二節以文周係辭言所謂後天之易也伏羲非不能詳以告人而太上淳龎何待於言文周非不欲忘于无言而民僞事煩言有不能不悉者圣人立教惟其時而已矣第三節夫易〻字只承称名之易來蓋彰往等類大抵都是詞上發揮就是下節称名取類等件也着詞這一邊濟民行而明得失亦只是易詞之用先天有畫无文示人以象後天叅人以衰世之意故係辭以發先天之蘊而廣開物成務之教云

乾坤其易之門耶　一節

易卦之初剛柔两畫而已是所謂乾坤也乾坤之畫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易所從出之門耶何也蓋乾象天地之間之陽物而立体一而实陽之質也性動而徤陽之性也坤象天地間之陰陽而立体二而虛陰之質也性静而順陰之性也是二物者其類若不相混矣然各一其德而未始不互為其根交錯摩盪之間陰陽二者各以其德相合而不滯于一焉惟陰陽合德而諸卦剛柔于是乎有体陰與陽合而為三十有二之陰卦陽與陰合而為三十有二之陽卦易中許多卦爻陰陽只是一一箇陰陽做的所謂千変萬化皆從此出故謂乾坤為易之門

天地之撰陰陽造化之迹神明之德陰陽徤順之性体是体貼謂象貌得来通是融通謂發揮得出易卦既成則至著之象至微之理无所不俻先天之畫有如此者

其称名也雜而不越　一節

此以下論後天之易文王周公係卦爻之辞一卦有一卦之称名一爻有一爻之称名其所稱事変物宜雜然不一然圣人因卦爻陰陽之変而取萬物陰陽之象彖言乎象爻言乎変理各有當秩然不紊初何差謬之有看来卦爻係辞已非立象時節景界更有称名不一取類甚煩疑是圣人衰世之意蓋上古之時民風淳朴未有許多情状変態圣人亦不曾着這許多思慮後世風漓文盛事故日繁圣人處這時節崎嶇万変是以思慮不得不詳言辞不得不切然則称名之雜非圣人意也時也叅

氏謂治世之音和以平乱世之音褁以思亡國之音衰以怨文章有関世類大抵如此

大易彰往而察来　一節

夫先天昼卦体天地而通神明卦固无不備矣後天圣人以爻世之故而廣称名之易又焉有一之不備哉如陰陽消息天道已然之迹曰往易則彰其一定之理而往者无不可見吉凶悔吝人事未然之兆曰来易則察其几先之故而来者无不可知是即所謂藏往知来也事為之迹粗及于有象本至顯也易則言事必帰于理而顯諸之象理之奥精入於无形本几微而幽也易則言理必寓于事而幽者闡之是即所謂神徳行顯道也人有其名物有其類名之不正曷得為當物之不辨其何能辨易中所称君臣父子貴賤上下之名各稱其実而无一之不當所稱服食器用飛走草木之物各於其類而无一之不辨人情物理區以別矣至論道理則詞嚴而義正如所謂元亨利貞直方以大之類秩然示人正矣至論占决則剖析而詳明如所謂得失憂虞是非利害之故截然示人断矣合而観之可見易辞之理發羲皇之精藴而該括无遺悉先天之心學而弥綸无外天地之撰備于是神明之德亦備於是矣

其称名也小其取類也　一節

上六句抑揚以賛其妙大凡称名小者其取類亦小易辞所称如牝馬牝牛莧陸等物不過各指一物名色亦甚小矣然皆擬象于陰陽之変故其取類為大凡旨意深遠者詞不足以發明易詞所指皆天地陰陽之秘道徳性命之微何等含蓄深遠然其辞之所發語意峻潔而渾成條理精密而踈暢固有自然之文為九委曲其文者未必皆中乎理易之辞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固不皆直指全体者可謂曲矣然其言因時順理随時制宜无不曲中於道中即言必有中之中所謂當於理也凡敷陳其事者无有隠而不彰易辞叙事大小精粗庶務畢挙可謂肆矣然有一事必有一理而當然所以然之故隠然在中是事雖肆而理則隠也易詞之妙有如此然其用豈有他哉盖先天之易有昼无文當後天衰世之際民故日煩民偽日起雖観象于昼猶不足以破愚雖求事於象猶不足以解惑文周圣人者作因民心之疑二而憂民行之不與歆示以変通之利而使其趨避之皆宜歆示以鼓舞之神而使其出入之咸用其行之所不及者吾將翼之其事之所不逮者吾將通之故称名如是其雑而示天下以儆愚之雑擬議如是其備而决天下以從違之机順理為得：者报之以吉則民之疑于得而不能自信者將有所開發而擠之使趨矣逆理為失：者报之以凶則民之疑於失而不能自断者得有所發明而濟之使避矣此後天之辞所以廣先天之教而開物成務者也乾坤立而開済物之始辞占係而終済物之功先後圣人相為表裏如此

第七章

本義曰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愚按書稱九德易陳九卦九卦皆反身脩德之事故處憂患之道莫切於此始言進德之序次言至德之精三言致用之実而詣卦之能事畢矣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始於羲皇之畫而中微於夏商叔季之秋時有文王者作闡

先天之秘而繋以彖詞中微者於是而彼振彀順者於是
明而易消之與々於斯矣然夷考其時文王適囚羑里而係易
則時非安常履順之時乃操心慮患之日其能无憂患乎夫時
當憂患則聖人之心惡勤惕厲而所以反身修德者愈當純亦
不已矣故今易卦之中大抵皆教人修德之事所謂處憂患之
道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　一節

處憂患莫如修德今試以易中九卦言之進德之次第已不出
于此矣基如室之有基柄如器之有柄脩德以礼則有以検束
身心而德之積累有自所謂從実地上立脚步々皆実者也張
子教人以礼而入正是践履為実地的意思使脩德而不以礼
則流蕩无節而德无由立矣然礼以辞遜為本使行礼而不以

易意参疑卷九　二十四

謙則倨傲自高而礼不可以虚行也故継之以謙者言必克其
矜已傲物之心守其自卑尊人之節乃為心氣和平而于礼无
失故謙者人之所當執持者也

人能以謙行礼則制乎外以养乎内而本心之善端復矣善端
既復則百行之樞紐萬善之根抵在焉擴而充之在我而已復
之一陽復生有良心復萌之𧰼故以為德之本々是根本如木
之有根枝葉從此發生也既從于善又須能守而恒有恒久之
𧰼故以為德之固言當固守其善而弗失即所謂據於德得一
善則拳々服膺是也

德雖可久然私欲未必其尽浄天理未必其尽純故継之以損
益損則懲忿窒慾益則遷善改過欲尽而理還矣修者治而去
之之謂裕者充長不已之称

損益既至然非困无以現德張子正蒙曰困之進人也為德
為感速自古困於内无如舜困於外无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
下学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跻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
知之者矣故曰知我者其天也人能處困而亨則可驗其學力
之既至苟犹不能无動心是吾學力造就犹未至也故觀德者
辨諸此而已矣

德可以處困則確有定守而世変不能移故次之以井々居其
所犹人德性堅定而安所止也故曰德之地而所以立天下之
大本者在是矣可與立則可與權故終之以巽々則精義入神
而因時以制事変故曰德之制而所以行天下之大權者在是
矣此学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朱子曰巽只是低心下意凡
要制事須是将心入那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

易意参疑卷九　二十五

權若心粗只将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錯了巽伏也入也

履和而至　一節

此節抑揚其詞以贊九德之妙礼縁人情非以強世故謂之和
和則疑於平易若非其至者然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一毫
加他不得一毫減他不得天下後世之範圍在此不其至歟
以下人謙以自晦若未必尊且光也然至德崇高文明顯著天
下仰而慕之所謂君子有終々是晦没不住不其尊且光歟復
是幾微之善然天理人欲終不容混一點好念頭從復就有私
邪未去終是泯滅他不得所謂内外賓主之辨自然分曉故雖
小而辨不淆凡物之處雜者易失其守恒則雖處紛華轇轕之
地而德之復于己者自然操存而不已所謂終始如一而何厭
之有克己最难所謂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塡壑到後克治既久

則人欲易遏自然一刻而既下手不難故雖難而易果於遏懲
改過不遲是其善心以造于充裕之地不用安排着力凡着力
處都在損之先難時了至此則涵泳從容自然有得不待欲速
助長設者施爲之謂言不待施爲以求益也困窮而通窮是身
通是道朱子嘗謂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
做工夫陽明嘗謂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學處乎貧賤故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夫惟損益交致則造就已成自然立得定
見得真不爲困窮所累故通凡居所者未必能遷井則安定不
遷而可待天下之感是体雖靜而用則動也凡制用者未不能
藏巽則稱物之宜而泯其運用之迹是用雖顯而機則隱也蓋
以天下之理權衡天下之物圓机在我而卷舒在時巽固無所
容其心而天下安所見其迹故曰巽稱而隱

履以和行　一節
以用也言以九卦而致用而用無不用也行已非礼則放蕩無
法而其行之也據凡事依礼而行則周旋有規折旋有矩便無
乖戾而和故礼可以和行〻礼非謙則大過無節而礼勝則離
惟礼以行之而遜以出之則卑遜謙抑而礼文之秩不病於拘
檢不患其厭厉故謙可以制礼
復則天理常存良知中啓吾心惺〻不昧之天自有昭然獨覺
丁其中者故真知既復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書言德
惟一動罔不言惟恒以固守則久與其道而可以一德矣一者
一其所復之善也私欲不除猶吾身之病痛不去害莫甚焉故
懲忿窒欲所以拔去病根而使無亡身及親之禍敗度敗礼之
欲也故爲遠害迁善改過則工夫交致而德日進於高明爲益

大善何以加此故曰巽利
得處困之道則樂天知命而無所怨尤其曰寡怨者亦以困窮
時節人所易動非李力之至識見之定者未能泰然無累故不
曰無而曰寡亦以無怨之爲難也然此則損益交致造就深而
怨尤假矣井之爲德安靜故其思慮明審而能辨是與非若德
性未能堅定事到面前安能揣度分曉所謂辨義者言其足以
有辨非就着事物講究則辨義之極而能達權以制變矣義之
外無權〻者善通乎義以處於非常變難處之中而終不失爲義
者也巽在辨義之後則是体道熟見理精於物之細微委曲處
無所不入故能化裁以盡變旁行而不流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胡氏曰謙以制礼而礼以和行則礼之至者也井以辨義而巽
以行權則義之精者也此所謂礼義之中正歟

朱子曰三陳九卦初無他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
處憂患之道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且易中儘有
處憂患之道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今人讀經往
往有四病本卑而抗之使高本淺而鑿之使深本近而推之使
遠本明而必使至於晦慎毋拘此九卦更推不去

第八章

愚按易一變也易之有詞亦變之所爲也人能不遠乎易則變
不在易而在我矣此章如臨父母截總是明易之不可遠末節
則以不遠易望人而致其責望之意屢迁以變言第二三節以
辭言蓋不是詞則出入之度憂患之故何由說得来上言書之
變無有典常此言爰之辭則已暗指其有典常矣故末節意思
則示人由辭以達爰而道不虛行句尤以善用其變者望人也

蔡謂言变則辭在其中言辭則因变而係當細味而互覌之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

此一句是三節綱領遠以近字對看易之為書有昼有詞人當以卜筮小之而謂其可遠矣不知是易也圣人以之崇德廣業君子以之居安樂玩而人當擬議以成其变化可也其可得而遠之乎盖可離非道可遠非易也

為道也屢遷　一節

此以变明易之不可遠屢迁句又是一節總頭凡拘於迹則不通滞於用則有窮皆未見其不可遠也惟易則道无定体亦无定用而屢有变迁有不膠於一者屢迁何如盖易之所有九六而已是九六者变動不居而常往来交錯於一卦六爻之内自其交易言之或柔来文剛或剛上文柔而一上一下之无常自

其变易言之或柔推乎剛或剛推乎柔而一剛一柔之相易剛柔上下皆不可為一定之則惟隨其变之所趍而已盖卦爻之中剛柔相推而生变化故時上而上時下而下变動者不得以泥其常時剛而剛時柔而柔周流者不得以滞其迹易变之屢迁如此：变无不在而道亦无不在易之不可遠於变見之矣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

此下二節是以辞明易之不可遠而辞固因变而係者言辞則变在其中矣外内承出入来使者若使之然知懼只是以度而出入便是此言對爻所係之詞皆言利用出入之事而莫非天理當然之則人事不易之宜使人入而作内出而作外皆知必以其度而不敢有妄動之心其有自外於度者否矣此節本義闕疑姑承舊說以備

又明於憂患與故　一節

上文出入以度兼憂患有无在其中此獨以憂患言者盖圣人作易吉對乎凶雖尝並擧以立教而凶多于吉則尤惓惓以示人或明其事之可憂者與其所以致憂之故或明其事之可患者與其所以致患之由慮之遠而說之詳惟恐人之自失其度而憂患及焉故人之用易者見其指示真切自然常懷兢惕動若知之而敬畏之心生行若翼之而戒惧之念起不待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盖恐一失其度而或陷于憂患之中初不敢自暇自逸也師保有形之告戒易辞无迹之箴規故自能惧人如此

初率其詞　道不虛行

承上言由变與辞而覌之則易之不可遠明矣然不遠於易者

守不有在於人乎盖易以变言固不可為典要也易以辞言則亦未始无定理也故人之學易者誠於抱著問易之餘成文定象之後或因所值之卦而由卦辞以度其理或因當動之爻而由爻辞以悉其蘊則出入之度憂患之故自見其確有定理而所謂典要者在是矣盖辞之所係皆因变之所適而隨在所自其動故自有典常寓焉然辞雖有典常而人之由辞以達变則又不可膠於一定須是有神明黙成之妙用有变通鼓舞之玄机者方能以易致用而通其变于不穷也乳之進退存亡惟圣人不失其正剥之消息盈虛惟君子順而止之故易必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道自道而我自我道豈虛行乎哉此易不可以不學而亦不可以易而學也

第九章

思按易一時也卦者爻之合時之統体也而吉凶存亡之理渾
然於其中矣爻者卦之分時之各具也而吉凶存亡之理燦然
於其內矣此章首舉卦爻而對言之第二三節則專以爻言析
初上之本末極中爻之兼備則六爻相雜之義尽於此矣故總
之曰存亡吉凶可知然卦之材又所以總爻之变者故知易者
徧観于彖則所謂原始要終者在是而六爻相雜之彖在其中
矣此上二節言爻而第四節独帰重于彖也末二條又復論中
四爻者蓋上總論中爻之備不曾分析各爻何如故又以二對
四以三對五而評之蓋因其所同而別其所異中爻相雜之彖
至是无餘蘊乎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　一節

此節言卦舉其大綱合始終而備爻則惟其一隨時時物而観

蓋卦有成質而入无定用観易者観此而已

易之為書也有卦焉有爻焉然卦何為而成蓋非始則无以為
終非終則无以為始必原卦之初而因以遡之上要卦之極而
因以原其初則貞悔以全而內外相應卦之全体具是矣其斯
以為質乎至于六爻之間初三五陽位也而陰或居之二四上
陰位也而陽或居之其相雜如此者亦以剛柔之成質者物也
往来之靡定者時也陽居陽位時在陽也時當陰而陰則為陰
之時物矣陰居陰位時在陰也時當陽而陽則為陽之時物矣
時之所在其六爻之所以為義乎

其初难知其上易知　一節

此言初上之時物卦有始終而爻分初上初之爻義难明上之
爻義易見何也蓋初為卦始本也本則体質方成象占未露所
以聖人係易之時凡遇初爻亦須着意擬議而後定之以彖係
之以占上是一卦了頭處末也末則体質已明而机緘畢露所
以聖人係易之時凡遇上爻不用更着心思別立主意不過因
初至五之象占要其終之何如而成之耳雖上爻所係亦或別
有道理然畢竟由初及上即始見終是箇徹首徹尾的意思故
上爻之辞大抵皆因初而卒成者也难知易知之故其以此欤

若夫雜德撰德　一節

此言中爻之時物雜者尽其槃撰者体其実若夫二字承初上
來錯舉陰陽之物体其陰陽之理又因時位以明失得之報而
物典德之是非判焉若此者初上非不有之然擬於初者未詳
成於終者几尽備則求也惟合中四爻則其時物之相雜者不
一而辞占之擬議者甚詳以類万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以昭

淑慝之辨无一不備者矣

噫亦要存亡吉凶　過半矣

此總結六爻時物之義而帰重於彖也存亡者陰陽之消息吉
凶者事情之得失承上言初上尽本末之詳中爻尽物理之雜
則天下之理管是矣噫人能據此六爻以要存亡吉凶則天道
民故居然可知矣何以纖綿術数爲哉然此亦自庸衆人言之
耳其在知者則不必徧観六爻而但観其全体之彖則統体已
具而大義已明吉凶存亡之理十已得其七八矣所思不過半
乎蓋彖者原始要終以係辞兼總六爻以為義故知者獨観其
深則得于彖而不必求於爻矣此可見彖辞之尤重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　一節

此又更端而言中四爻皆因同辨異之説所以尽中爻時物之

蘊也功者力量之所能善者時位之所值二四皆陰則就其力
量皆能為柔順事業功固无夥同矣然二與五有遠近之異其
時位不同而所遇利鈍亦必有因位而殊者故其善不同二之
善大率多譽四之善大率多懼譽即下文无咎之屬懼即无咎
之反危厲之類也四所以多懼者以其位近于五當危疑之地
有偪逼之嫌此所以不免於懼是以位言也夫四之懼由于近
則知二之譽由于遠矣然陰柔才弱非附陽剛不能以自立大
抵不利于遠者二遠於君乃大槩得无咎而多譽者蓋人臣之
德大要以順為正而柔順之用大要以中為難二以柔居下卦
之中其所以效順於外而恪共乃職者為能張弛合宜柔嘉維
則此臣道之純自足以致譽而譽非不虞者矣其用柔中用者
德之用柔中之德本諸身而措諸事也夫知二之多譽在于德

之中則知四之多懼亦不徒以其位之近矣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　一節

三五皆陽其才力相等故功无不同然以時位相懸而三多禍
敗五多成功蓋五君也貴也貴則居可致之位攬独運之權是
以多功三臣也賤也賤則勢不得自專權不能独運是以多凶
此特以位言之耳若論其極則三與五大抵以柔居之則危以
剛居之則勝柔則委靡不振君臣胥失三固多凶而五亦不能
多功矣剛則沉毅有斷君臣皆得五固多功而三亦不至於凶
矣然則五固不一于功三亦不專於凶惟視其德何如耳再申
中爻其義始備

第十章

愚按此章以廣大悉備為綱領而下文皆詳其實天下之理三
才盡之易之三畫已具三才六爻綜是三才自爻以下名以次
一亦莫非三才之散殊此易所以為廣大悉備也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　一節

廣大字義見前廣大是統論其緊悉備言无一不有細論其詳
聖人心胸括盡天地人事物理而无遺却以其精意之該括无
所不盡者畫之於易故由今看起來易之為書何等含蓄淂廣
包括淂大而其中无一不備者也何以見之彼天下道理三才
之外更无餘物故語道者三才盡之矣今只據易中起初八卦
言之八卦止有三畫其上畫在卦之上猶天之上覆有天道焉
中畫在卦之中猶人之中處有人道焉初畫在卦之下猶地之
下載有地道焉是易卦之小成已具三才之道矣及至聖人又
因八卦而重為六十四卦兼此三才之畫而加以一倍是兩之

也兩之故有六畫然此六畫又非別有他道亦只此三才之理
耳蓋天道有陰陽而卦之五上為天即陰陽之成象也人道有
仁義而卦之三四為人即仁義之成德也地道有剛柔而卦之
初二為地即剛柔之成質也三才之道其全体備具如此
前天道人道地道：字內已該陰陽剛柔仁義等了蓋三才各
一太極如上一畫為天就是天道一太極而陰陽已渾淪在其
中矣地道人道倣此但到兼而兩之則天道各兩地道各兩人
道各兩而陰陽仁義剛柔等物更覺分曉耳是則三畫也是三
才六畫也是三才易之小成大成只是太極一理貫徹无間其
廣大悉備何如

道有變動　一節

此承上文而言易中所有名物亦莫非三才之著見皆以明變

大悉備之意也要見得之以卦言此以爻言此節該以爻字作
主朱子曰道有変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変是指卦中変動
如乾卦六爻初潛二見三惕四躍五飛上亢這箇便是変動看
陰陽老少却就蓍上看了恐未安
六畫具三才之道則畫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是道也因畫取
象而互有変動于其間在此畫則有此畫之変在彼畫則有彼
畫之変随在異用而変易告人有往来交変之象故謂之爻爻
之承乘比應有遠近貴賤之等差故爻不専謂之爻而亦有名
之為物者正以爻之苛從物之類均有不齊故也又物以剛柔
相間如初三五與二四上間雜而是所謂分陰分陽迭用剛柔
也故爻不専謂之物而亦有名之為文者正以六位之錯綜而
看有華美之可見如天地自然之貴也故曰文以至六爻之位

有以剛居柔以柔居剛為不當位者亦有以柔居柔以剛居剛
為未必皆當者其変參差不齊而其象互有得失是以吉凶生
于其間矣是則爻者道之変動物者道之散殊文者道之昭著
吉凶者道之徵應而莫非三才之所貫徹也然易皆有以具之
其廣大悉備不因可見耶

第十一章

本義曰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

愚按危以示人而使之立于寡過之地此易詞之大旨此章原
象辭之所由興而復揭其大旨以深致警戒之意為教微矣紂
不諱名周必稱王易中春秋之筆如此胡氏曰夫子原易之作
必曰伏羲原易之興必曰文王可謂万世之日月独少一言以
及周公之爻皆我愚謂周公之爻不逾文王之所未及况論時
當中古世際商周則周公在其中矣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　一節

道必待人而興易之後興也其時必曰殷衰周盛之際其人為文
王與紂之事乎蓋殷為末造則盛德在周而易道之興當必歸
之文王矣然當時文王之係易也適当象紂之難而見因于羑里
則以時事之日非傷世道之変故文王于此必有因感而發者
矣是故其所係之象辭大抵皆有憂危警戒之意詞危何如彼
人之臨事而懼者謂之危危者有平之理易則係之以平而謂
其有和平之福如亨利无咎是也率意妄行者謂之易易者有
傾之理易則係之以傾而謂其有顛覆之患如凶害悔吝是也
所謂使者理所當然若易使之然也易詞之危如此然是危乎
易傾之道所該甚大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自家國以及于天下

凡平者皆生於危傾者皆由於易凡百事物无倖至之福倖免
之禍而能廢此道者此其道所以為甚大也文王以此為教果
何為哉只是教人危懼无怠于始无忽于終其言危者固欲人
懼以承之其言易者亦欲人懼以改之大要使人獲平安之福
免傾覆之患而无咎耳夫以危懼示人故其言之也切以无咎
望人故其説之也詳易之為道大抵如此懼不難于始而難于
終懼以終而復始永貞之道也為戒深矣

第十二章

愚按此章作兩截看夫乾三節言聖人易簡而涵作易之本无
卜筮而知吉凶也天地設位三節言聖人作易以成天地之能
使人由卜筮而知吉凶也末節不過即人之辭以明易之辭蓋
易之示人惟吉凶為甚著故反覆以明情遷之象云

夫乾天下之至徤也　一節

徤順以性情言易簡以德行言知險知阻以臨事變言圣人之
心莫非易理夫固合天地之德而有之者也但自其得于天道
之純者為乾：之性情大抵剛而不屈毅而有常不徒為徤而
实天下之至徤也以徤而行則天下无难為之事所謂举之必
能勝行之必能至者更何艰深阻滞于其間故其德行恒易：
艰徤字来夫既謂之易宜其易心待天下之事而于憂患之来
或冒險而前進未可知也然且善用其徤而不自恃其易倘有
事变當頭必能長慮却顧敬以待之而剛徤不陷有如高者自
下臨上而知險之不可乘焉夫謂之知險者非謂其見險而止
而不能濟天下之險也盖天下惟不知險者故陷于險乾既易
而知險則必不入于險矣天下安有不入于險而不能濟險者

乎自其得于地道之純者為坤：之性情大抵温良愷悌徽柔
懿恭不徒為順而实天下之至順也以順而行自能静以制動
簡以御煩其于天下之事日有行所无事而不用煩擾者故其
德行恒簡：艰順字来夫既謂之簡則事无妄動行多安詳經
有憂患之来諒得平素小心不失尺寸雖隨常行去似亦不妨
然且益致其慎更用簡約愈加小心謹慎凡遇事变如卑者自
下趋上而知阻之不可輕進既能知阻則不困于阻矣寧不足
以濟天下之艰难險阻乎知險知阻不假卜筮而知吉凶

朱子曰自山上观山下為險自山下上山為阻因登山而知險
阻之象乾雖至徤知得險了却不下去坤雖至順知得阻了更
不上去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　一節

、此一節又推原知險知阻之故合乾坤圣人而一之者也說是
平素通透得了研是事到又磨研一番註中以說心研慮分屬
乾坤不過以事之未来既来配着陰陽上去非乾坤正意也張
乎崖論事有陰陽之說意盖如此

乾坤圣人於无事時節凡物之理融通透徹于心一无牴牾阻
滞何等歓欣浹洽及其事到面前又即所知之理而更審一番
隨事观理因時制宜所謂熟思審處而不使有毫厘之差者也
夫心不說理則于天下之事不能見几明决欲其先事而定吉
凶不可得也慮不審理則于天下之事不能隨時應用欲其臨
事而成亹：不可得也惟其能說諸心則凡吉凶之理皆其心
之所素定者故險阻與否必先知之而凡憂患之来皆有以預
待之矣惟其能研諸慮則凡趋避之宜皆其慮之所必到者故

險阻處則亹：避之不險阻處則亹：趋之而凡憂患之来皆
有以善應而不窮矣所謂易而知險阻而知阻者不以是哉

是故变化云為吉　占事知来

承上言圣人說心而定吉凶研慮而成亹：者原是天地間自
有箇理圣人就理上自然理會得初非意想測度術數窺見者
也此所謂心易之妙

理在造化則陰变為陽：化為陰如寒暑昼夜風雨露雷之屬
皆是理在人事則發言處事或云或為如出處進退日用應酬
之類皆是此固理之所在也且变化云為之中或有禍雅未至
而休徵為之先萌吉雖未来而嘉祥為之先見者是為吉事有
祥此亦理之所在也圣人一心万理畢具隨感而應无有不通
故就此道理上便自知得吉凶如变化云為本自有一定之理

其理可以貌象者也聖人即此而貌象之于凡吉凶一定之理自然周知而不惑如吉事有祥本自有先見之理其理可以占度者也聖人即此而占度之於凡吉凶未然之兆自能前知而不惑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一惟理之所在而自能周知乎其間所謂說心而定吉凶定此者也研慮而成亹亹成此者也變化云為二句是言天下自有以理知器知來是言聖人就理上看自能通透前知初何事毫推測

愚按變化云為一句微顯器來俱已該在內而了吉事有祥句不過又就其中把那來者點出明白耳若以變化云為專屬器恐意偏著此節大意當云天地間道理在造化則有變有化在人事則有云有為其變化云為之顯者固莫不有一定之理而器行乎其中矣若夫變化云為之微者或為禎祥之先見或

為禍祉之先微而未然之兆隱然於象形方物之中是則來之不可窺者也然顯而為器之著微而為來之萌要皆理之自然而可以神明者也聖人一心渾然天理而百物皆通除非天地間沒有的道理聖人有所不知若是天地間自然道理聖人豈有不知聖心之變化與天地之變化其理同也聖心之云為與人事之云為其理一也故嘗以吾心之理而貌象變化云為之理則其理之顯而為吉凶之已定者無不可知矣蓋器有定理而吾心有定見故不必術數之稽而其故可通也以吾心之理而占未變化云為之理則其吉事有祥而為吉凶之未來者無不可知矣蓋來有先幾而吾心有先見故不必推測之煩而其來可推也天下只是箇理聖人知器知來亦只是知箇理天下理外無吉凶理外無事聖人定吉凶成亹亹只是一理以貫之而已聖人何容心哉然亦占事兩事字皆指變化云為中事即非謂吉事之事也器與來皆指吉凶但器則已定來則未然者吉事有祥言吉則凶在其中矣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一節

此言聖人作易之用承上言無卜筮而知吉凶此聖人之能而百姓不可以與能也聖人其能恕然于天下而不以吉凶之理示人哉是故天設位乎上地設位乎下則凡乾坤健順易簡險阻與夫變化云為吉事有祥之理無一不具是天地固有自然之易也然天地雖有是能而無心之化難以言告則其能猶有所未全者聖人知險知阻知器知來天地之易已包涵于一心矣由是立象設卦係辭作為易書以洩天地之秘凡天地之不能自言者聖人作之易以示人而以心代天地之意乎代天地

之工口代天地之言矣是天地無全能而聖人有以成其能也易書既作由是人有所事既先謀之人以審其是非復抱尸問易而謀之鬼以決其趨避則人不能知之者鬼神能告之百姓雖愚皆能以易知器以易知來亦知所以定吉凶成亹亹而不陷於險阻矣然則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百姓不有以與其能乎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　一節

此與下條正聖人成能之易所以使百姓與能者也八卦爻彖以象辭言變動吉凶以變占言八卦通指六十四卦之八卦承上言作易之事何如蓋易理示于天地本無象也百姓不可得而知也聖人本其說心研慮之几而洩之于奇偶因重之各則八卦立而或為陰陽之純或為陰陽之雜象之所示者深矣

其先天先言之易乎易理示于八卦本先辭也百姓亦不得而知也聖人本其知險知阻之精而係之于設卦觀象之際則彖爻作而或以全体或以一節情之所示者詳矣其後天有言之易乎然彖之所告情之所言果安在哉蓋自畫卦定位剛柔錯雜以初三五陽位而或雜居之以柔以二四上陰位而或雜居之以剛則即其相雜之間而時之消息係之當否昭然具在而吉凶可見矣自此吉凶之理于卦畫則謂之象而先天之所告者告此者也自此吉凶之辨于爻彖則謂之情而後天之所言者言此者也吉凶之外豈有他道哉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易有象辭以立体必有變占以效用變動者陰陽老少之策在乎而未定者也是雖猶未成卦猶未成爻然所以成文定象而

示人趨避之利者實在于此故時未有言而言在其中矣利即變通盡利之利言利以教人趨固利也言不利以教人避亦利也吉凶者卦爻占決之辭乃變動之已定者也此則隨卦爻所向而發揮其得失之情是辭以情遷者也遷如屢遷之遷卦爻時位不同其事理趨向各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其緣情而異如所謂因物而遷者然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一節

此言吉凶情遷之原卦爻之情有愛惡相攻者為以愛心攻者情之常而理之順吉之所由生也以惡心攻者情之睽而理之拂凶之所由生也吉凶固以愛惡而遷矣有遠近相取者為誼之相維者以遠而取則病于日隔之睽因所以致悔吝也情之相閒者以近而取則嫌于婚媾之妄求所以致悔吝也悔吝不以遠近而遷乎有情偽相感者為本中正而出于誠感之以情也則道義之交而利隨之矣匪中正而牽于欲感之以偽也則私邪之合而害隨之矣利害不以情偽而遷乎夫遠近情偽亦愛惡也利害悔吝亦吉凶也凡情皆足以致吉凶而所居之位尤為要焉故易之情近而相得為貴也遠而不相得亦无害也惟爻之承乘密近有相須之勢而猶疑間隔无相得之情則凡情之不好處勢所必至以惡相攻所以致凶者此也以偽相感所以致害者此也以情之睽相取所以致悔且吝者此也卦爻之辭皆以情遷如此

項氏曰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詞分出于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于相近之一情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言悔吝相攻則其事極矣故言吉凶相攻相取相

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情皆有愛惡也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今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反以三偶則遠而為應為主者亦必兼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吉凶尤多故槩以近者明之耳

將叛者其詞慙中心　一節

上言易之辭此并及人之辭者欲人由易以知言因言以見易也孟子詖淫邪遁一章正曲盡人情者互觀可見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叛者悖理而回互疑者迁就而支離吉人在理而不在辭故其言寡躁人以辭而不以理故其說煩游者浮蕩而无實屈者迯遁而不伸人情大約不出此六者六者之反對意思叛則无信疑則不自信吉則主靜躁則主動誣善則

敗人失守則自敗人之辭以情巽典卦爻詞以情迁者实相似故併言之六辞之中吉一而已此見天地間好人自少好說話亦自少上係以黙成之德行為結下係以吉人之辞寡為結蓋吉人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訒而不易發寡于言正所以敏于行也記曰寡言而行以成其信若吉人者亦黙成之次其足以体易者欤

易意参疑卷九　四十七

易意参疑外編卷之十

說卦傳

孔頴達正義曰說卦者陳說八卦之德業變化及法象所為也

第一章

愚按此章專為蓍而發數即蓍策之數卦即揲蓍所值之卦爻即揲蓍當動之爻尸數呈而卦爻設圣人作易之事举其全矣和順道德等語是因卦爻而贊其无所不備以見蓍之功用為大㢠謂作易之極功也立卦生爻雖是揲蓍的事然當初却是聖人正法以教人如此非作易而何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作易句兼生蓍起數立卦生爻皆是然當以蓍為主幽贊句是原蓍所由生聖人在上以神明之德而致中和位育之治其于天地之神明黙有以贊助之者是以貞元會合和氣薰蒸而神物生于其間矣蓍之既生天地神明之德殆寄之以妙其用乎聖人幽以贊化育而生蓍故明以前民用而斷筮斯所謂神道設教欤

參天兩地而倚數

此言蓍之起數其大原出于天地蓋天体員員者径一圍三原自涵三之理地体方方者径一圍四原自涵四之理聖人以理定數陽用其全三則以一為一而于天也參之陰用其四半則以二為二而于地也兩之參者非固覩兩者非故乏因其自然之數而裁之耳然自參兩既主則從來數目未有能外之者揲蓍求卦之數不倚此而起乎吾知三三為九三二為六二老之數則參兩之積也兩二一三為七兩三一二為八二少之數則

第一〇八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4頁　版反内

参兩之交也是數之所從來本于天地聖人豈假絲毫智力于其間哉乏陽饒陰乏陽全陰半天數本三從而定其為三地數本二從而定其為二便是參天兩地參兩非着力字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承上言有蓍則有卦，何自而立蓋自四營之易以至十有八變之後卦之成列有貞悔有始終陰陽之變于此乎寓矣聖人統觀其全体或純乎陰或純乎陽或陰陽相半或陰陽多寡則有以知所值之卦而卦立矣有卦則有爻，何自而生蓋自一畫之初以至兼三為兩之陰爻之成畫有承乘有比應剛柔之畫于此乎分矣聖人就其中間逐爻于細發揮看他某爻是柔某爻是剛某爻是太剛太柔某爻是少剛少柔一一把玩明白則有以知當動之爻而爻生矣觀變發揮只是一則統觀其全

易意參疑卷十　二

体視奇偶以定卦之純雜十則細視其一動視變否以定爻之動靜

和順於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命

承上言生蓍起數卦因以立爻因以生則作易之事備矣然是易書之作于凡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皆能一一依他樣子模寫出來无少乖戾无少拂逆不其和順道德乎且其中自有條理如吉凶消長之類一一分曉種種明白初不至于混而无別又何其理于義和順者規模之極其大理于義者條理之極其精至於萬物之宜萬事之變易皆有以盡之何等窮理大而人倫小而物則易皆有以体之何等盡性然理性原于天命理既窮性既盡則所謂維天之命于穆不已者易直與之渾融而无間矣不有以至命乎理性者天命之散見天命者理性之本原命外无一命外无性窮理即所以至命盡性即所以從命也易之包括如此聖人作易之功何其大歟〇天下有渾淪之道德則有散殊之義以分合言之也天下有各具之理性則有本原之天命以一以顯言之也

第三章

愚按易一理也理極三才淵乎微矣故總而歸之性命成卦成章皆三才之統体而散見性命之理管是矣不謂之順而何聖人作易專主伏羲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全

理一而已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即下三極之道也昔者聖人作易就之而有卦析之而有爻豈徒為法象之粗哉將以發揮乎性命之理而已彼性之大原在天地而全体在吾人修而

易意參疑卷十　三

為陰節而為陽以兩而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順而為柔健而為剛以兩而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得天之陽地之剛而為仁得天之陰地之柔而為義以兩而成德人道之所以配乎天地也性命之理備于是矣聖人作易其何以順之蓋統而觀之則始為三畫已象三才繼又兼舉三才之畫而皆兩之故易有六畫而一卦之体成然此特總言之耳又將六畫而細觀之則見初三五分四為陽二四上分而為陰三陰三陽剛柔中半然且適均之中有錯雜之妙初剛與二柔相間三剛與四柔相間五剛與上柔相間剛柔雜居迭相為用故易有六位而燦然成章不徒畫焉而已也夫統觀六畫三才以兩而備具析觀六位三才以雜而成章性命之理固不在天地人而在易書矣成章處重在迭用上分陰分陽便是剛柔迭用當相承來不可平看。

余氏曰分陰分陽只是說三箇陰三箇陽然使三陰挨做一處因不見得有文三陽挨做一處亦不見得有文今惟陰陽間雜迭用此所以成章成章全在相間上

第三章

愚按此章專論員圖首節按圖而列其体之對待因著其交変之用以見大員圖即小員圖之所自出耳二節按圖而計其往之順逆因遡其始生之序以見小員圖即横圖之所更置耳先天之學心也設卦發其体用之相須位序之相因而圖學兊餘蘊矣

天地定位　一節

昔伏羲之作易也始而為横圖矣又規而員之何也吾嘗自員圖之位觀之乾象天乃位乎南天之覆也坤象地乃位乎北地

之載也于此見兩儀之奠位焉由是圖于天地之中者艮兊為山澤之象也而東南西北之是山之峙澤之渊其氣未始不相通矣震巽為雷風之象也而東北西南之是雷之迅風之烈其勢未始不相薄矣坎离為水火之象也而一左一右之是水之寒水之熱其用未始不相射矣此八卦定位而其体則然也然豈終于八卦而已乎〻是對待之中寓交変之妙乾兊离震各與八卦相錯則三十有二之陽卦立矣巽坎艮坤各與八卦相錯則三十有二之陰卦立矣此六十四卦遂成一大員圖而其用之所以不窮也然相錯更置之間不過八卦之加一倍法耳非有加于小員圖、一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故易逆數也

承上言因体以乃其用固有以極員圖之変矣因位以推其自又不有17尽員圖之蘊乎圖皆自中起故自圖之中央而分其位之左右計其左起震而歷离兊以至于乾皆進而得夫卦之已生者猶自今而追之昨不亦順而易乎計其右起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皆退而得夫卦之未生者猶以今而推之来不亦逆而难乎然列之而有順逆之分圖之所以亦異也本之而有一定之序圖之所以統同也故以圖位之始生觀之有乾而後有兊而离之與震以次生焉有巽而後有坎而艮之與坤以漸出焉其先後始終要皆自其已生而進之于未生總歸于逆數耳蓋遡觀于員圖之始皆本源于横圖之序由是因其前者觀而左之則為往是以順生焉因其後者規而右之則為未定以逆生焉以列八卦之体即此逆數者之对待也以神相錯之用即此逆數者之交変也然則員圖实本于横圖而為聖人兊心之妙用乎

第四章

本義曰此卦位相对與上章同

愚按小方圖本不經見然以大方圖約之其卦位相对自可槩見雷動一章乃方圖説也本義謂與上章同者言其相对同也非卦位同也前章起天地定位員圖從中起也此章起雷動風散方圖從中起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　一節

方圖之位震巽居中震居右而向于西北巽居左而向于東南次巽者坎而次震者离也次坎者艮而次離者兊也位極于西北非乾之次兊乎位極于東南非坤之次艮乎

此言方圖具造化主成之妙見先天圖學之精也承上言伏羲

圖圖之如圓可見矣乃若中起于震巽而終于乾坤於之間
卦位然也而其妙何如哉彼物之將萌而化机未達必有所以
動之者震有雷象雷動乎物而發其生意向之入者已出矣物
之既動而鬱結未伸必有所以散之者巽有風象風散乎物而
使其舒暢向之鬱者已舒矣此其始物之功乎坎爲雨离象
爲日坎离相对則是雨以潤物而枯槁者賴以滋潤日以暄物
而陰濕者資以燥烈此其亨物之功乎艮德爲止兌德爲說艮
兌相对則是艮以止物而使生意收斂歸而不过兌以說物而
使生意各足歡欣交通此其成物之功乎乾君諸卦之首是爲
造物之主故于萬物无所不統而無總乎六子之化凡夫雷動
風散之屬皆統宗于乾而分職以所者也非所以君之乎坤收
諸卦之終是爲乘物之府故於万物无所不容而包涵乎六子

之用凡夫雷動風散之屬皆翕聚于坤而乘時以出者也非所
以藏之乎六子司其序乾坤統其全此方圖卦位有以妙造化
之功如此

第五章

愚按後天員圖乃文王取伏羲員圖卦位而更置之起于震終
於艮以八卦之位當一歲之運而造化流行之序也

此章發明員圖卦位乃後天之學首即言帝之乘卦位以出入
帝不可見故二節言物之隨帝以出入所謂因其可見以明其
不可見

員圖之位震東兌西離南坎北巽居東南艮居東北坤居西南
乾居西北所謂後天之易也

帝出乎震　一節

帝者天主宰處要尋主宰畢竟亦无他不过一氣机耳夫如開
万物生生成成而不已然所以生之成之者孰綱維是孰主張
是其綱維主張處即所謂帝也帝有出入其神机妙運雖不可
測識然其推行有漸之化動靜所乘之机有來後天卦位若有
隱然寄寓于其間者帝之始也有時乎出出者令方行而氣方
動也東方之震謂帝之所乘以出者意化育之發端有在是也
始則必亨出之後必繼以齊齊則載其華達而比于出爲少阳
矣巽次于震故爲齊形則必著齊之後必繼以相見見則燦然
明盛而比于齊又加顯矣離次于巽故爲見既見矣則由出而
入斡入机于既出之際必有致役之功役者言役已以养物也
此則乘乎坤焉以坤次乎离也既养矣則化之始歛而漸有懽
欣各足之休此則乘乎兌焉以兌次乎坤也悅而不已以至肅

殺嚴凝之用事而與生育長养之氣交相搏擊則不外乎乾蓋
自巽至兌皆陰卦忽與乾遇故勢必入于戰戰而不已以至物
皆歸藏而得所休息便有慰勞之意坎則適當其時故勞乎坎
勞則实之既成今歲之終而兆來歲之始既收其終又基其始
是之謂成八卦終之以艮故以艮爲成焉出而齊齊而見帝之
出也至于役則出而入入之端也說而戰戰而勞帝之入也至于
成則入而出之端也帝之出入運于四時有莫測其所以然者
後天卦位之次第相因其理恰好如此故以爲來之此特就其
理之相符合之耳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　絜齊也

帝之神運无方物之化一理有漸帝不可知而物有可見故以物
之出入明帝之出入蓋天地間惟万物物之始也出乎震蓋震

居東方於時為春正月陽景候萬物始生之時故物由巽而出
現物之出則知帝之出□矣物之既出齊乎巽蓋巽居東南於時
為春夏之交序屬南□時當嘉會故物之不齊者於是乎齊所
謂齊者言物之生意□無遠邇□□齊非復向之始出而未伸也
蓋方春之際物雖發生□未然均齊□鮮美將交于夏則品物
咸亨而無復有參差不齊于其間者觀物之齊則帝之齊可知
矣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　取諸此也
明字就是見字以明字說不盡故更著萬物皆相見句然不說
時又無以見物之所以相見故更看南方之卦一句離也者明
盛之謂也何以謂之明以萬物至此莫不大小相輝彼此相映
形形色色煥然明盛而物無有不顯見者故謂之明然物之相
見于離何也以離位南方時當正夏正發揚昭著之時此物之

所以相見也然則聖人南面而聽天下之政寧中御極而其為
治一惟向陽明背幽暗明目達聰昭德塞違以施禮樂教化于
天下者疑有取于離明之義也聖人法離之治只重明字一边
坤也者地也　故曰悅言乎兌
地上也非天而之地也土寄旺于四時而盛于夏秋之間坤之
位居西北正夏秋交會之際適土氣用事之時于五行為二萬
物至此皆將涵養生意以向于實前之生長者賴此收斂後之
成實者賴此造端是坤以一身為萬物之役悉其力而無所辭
也物之役即帝之役故曰致役乎坤兌位乎西方正秋之時秋
則金氣肅殺萬物至此皆將收斂生意以歸于實而迺物於繇
莫不油然而欣暢矣物之說即帝之說故曰說言乎兌

火氣極熱金氣極肅殺惟土氣最為中和故火金之交有坤土
也
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　故曰勞乎坎
乾乃西北之卦于時為秋冬之交當此之時陽氣甚微陰氣極
盛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則物當其時亦皆隨其氣之肅殺而互
相凋瘁天者為之色變焉者為之葉脫矣物之戰乃帝之戰也
故曰戰乎乾坎于五行其象為水何以謂之水以坎居正北于
時為冬正水氣用事之日也是卦也非坤之役非役之戰乃息
勞休息之卦蓋萬物至此莫不歸根復命保合太和而以此為
歸宿之地寧非勞卦而何物之勞帝之勞也故曰勞乎坎
艮東北之卦也　言乎艮
艮位東北時介冬春萬物至此今歲之生意即收其終來歲之

化機復含其始此貞元交會之間所謂靜之極而動之端也故
曰成言乎艮艮本成終然終則有始程子嘗謂動靜無端陰陽
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艮之所以成始成終理亦如此
八卦所之皆就方位以見時序蓋此八卦以造化流行之用次
弟推去分明四時交代之義離明坤地坎水總在時位上推出
來的不可以離明言德坤地坎水言象

第六章

愚按此章論先後天之相為體用而歸于一神之妙運也蔡氏
曰六子總于乾坤乾坤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謂之神
張子所謂一故神合一不測之謂神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全
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為也蓋乾坤之功能見之

六子而六子之用総攝于一神是神也体乎万物而未…
万物起乎万物而亦未嘗離乎万物先在而先不在元為而无…
不為其妙万物而為言者乎何言乎妙万物也蓋以後天卦位
言之震東方生育之地于象為雷〻以動物是于未生之時而
鼓其根牙也巽居東南向用之方于象為風〻以撓物是于始
生之時而散其洩𣪠也離在南方為火適當長養之處火以燥
物使之堅凝而物〻為之鮮榮矣兌在西方為澤適當收斂之
處澤以說物使之利遂而物〻為之欣暢矣坎位北方為水乃
歸藏之際水之滀瀦一行則物得所滋息而生意充足无一不
成实矣艮位東北為止當貞元之会万物性情之実發生之端
皆根此以終始而功用莫盛于此矣此六子成物之功皆一神
之妙運于其間也非妙万物而為言乎其妙万物者神也六子

之致用者化也惟一故神而惟両故化使非有先天対待之体
亦安有後天流行之用乎彼先天卦位以坎离言則水火之相
濟以震巽言則雷風之相與以艮兌言則山澤之通氣其陰陽
配合莫不各得其偶是以陰変陽化各以類求而動撓終始之
用行乎其間有以生成乎万物也爲六子不得其偶則独陽不
生独阴不成雷雖能動不能成其動之功風雖能撓不能遂其
撓之用燥說終始亦或几乎息矣豈能既成万物乎先天対待
之体神之存主也後天流行之用神之妙運也体立用行生成
変化而神无不在焉故曰神妙万物火是日即日以晅之也水
指両寨澤由地而出水自天而降五卦皆言象而艮獨不言者
以終始万物意不係于山也
項氏曰動撓燥潤說成皆據[illegible]天分治之序而相逮不悖通氣

彼撫先天相合之位而先此章則文主為无体而伏羲為…
矣

第七章

愚按六十四卦皆有卦德此言八卦之性情即卦德之謂也性
者体也静也情者用也動也夫子欲于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
說其性情如此象者其似性情者其真也

乾健也坤順也　一節

乾純陽至剛不息為健坤純陰至柔而静為順震陽起陰下不
與陰俱静也故奮發有為而以動為常巽陰伏陽下不與陽俱
動也故沉潜卑巽而以入為常坎言陷于陰者陽為主也陷為
陰陷离言附于陽者陰為主也麗為依附或言陷是实德中滿
善藏其用之意麗是文明外見光輝宣著之意艮陽極于上故

為止〻即動静皆定之謂兌陰見于外故為說〻即心氣和平
之謂皆性如是而情亦如是八卦神明之德後天之蘊也

第十章

愚按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文王観于已成之卦而推其
未明之象廼有父母男女之稱蓋以陰陽而道名分其旨深矣
夫子此章特解其象以見稱名之不苟也繹斯名義殆所謂察
于人倫歟

乾天也故稱乎父　一節

乾本陽之純而健之至其象為天〻者物所資始本有父道故
父之名不易焉坤本陰之純而順之至其象為地〻者物所資
生本有母道故母之名不易焉乾坤統父母之尊六子著主我
之斷則凡本乎乾者皆陽也皆男也本乎坤者皆陰也皆女也

莫同乎男女之稱而不同乎長少之序則皆自其索之先後言之耳索字本義以揲蓍言務今以画卦言今考揲著次第多有不然者當主画卦為定矣主象画卦之初坤始求于乾而得乾之初画以為震体一而实則初而後男之象也而得之最先故以位則為家嗣以序則為元子而凡後此所得之男皆序于其下矣斯不謂之長男乎巽從乾之初求于坤而得坤之初画体二而虛性静而順女之象也而得之最先故謂之長女坎則坤之再索于乾而得乾之中画性情形体犹之震也而特次于震焉則謂之中男而已离則乾之再索于坤而得坤之中画性情形体犹之巽也而特次于巽焉則謂之中女而已艮是坤之三求于乾而得乾之三画刚犹震之乾道以成男而要之次于坎者也不謂之少男乎兌是乾之三求于坤而得坤之三画固犹巽之坤道以成女而要之次于离者也不謂之少女乎夫乾坤一大父母也而為六子之所宗六子各一男女也而為父母之所結易卦稱名之間有關於名分之大如此

易意參疑卷十　十二

第十一章

本義曰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求之于經亦不能盡合也

孔穎達正義曰此下歷就八卦廣明卦象者也

愚按伏羲八卦通神明而類万物蓋推其象何所不貫夫子此章特錯舉以廣其類非謂是以盡天下之賾也後世荀九家復增諸象名曰豈與夫子推廣之義乎文中子謂九師興而易道微其所感深矣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　一節

陽之成形性天為大故象為天〻体圓而動周旋不息故象為圜諸卦惟乾居尊故有君道万物由乾資始故有父道此以人之至尊者言也陽德純粹而无雜其玉節乎堅剛而不屈其金和乎此以物之至貴者言也後天位居西北於時為寒而冰即其寒之凝也先天位居正南于色為赤而大則其赤之至也寒者陰極之時赤者陽盛之色此特以時位異之耳純陽健之善者也故為良馬老陽從之久者也故為老馬瘠則觔骨至峻其健之最堅強者乎駁則鋸牙食虎其健之最威猛者乎又以圓而在上以实秉坚故於木也為果馬取諸動物其為象也四木取諸植物其為象也一亦随其所見而目之耳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　一節

積陰在下為地作成万物為母柔而平廣為布虛而容物為釜

易意參疑卷十　十三

或以布有布散之義豈謂動闢而廣故取諸布敷吝嗇者不施化之歛也其時之利貞乎均平者不偏化之廣也其時之元亨乎牛而曰子母取其易服以性之至順也輿而曰大取其載物以德之至厚也坤画偶而以偶為大偶画多而以多為衆宰生物之權為柄得極陰之色為黑按土之色有五此独言黑者其陰之純耶

震為雷為龍　一節

雷起于地龍起于淵震則一陽自下而動也故兩象之乾之色玄坤之色黃震則乾坤始交而成也故兼有之男者敷布之義震則二陽初動是氣机始播而化育流行故謂之旉大塗者一奇動而二偶開言何其通達之甚也或以為万物畢出亦通一索而得男故為長子決陰而動躁為蒼筤竹本其居東方而色

[illegible]青也為雈葦本其下本实而上幹虚也其云為善鳴者諸陽
在内為声上昼偶則開口出声也足之所起為馵足之起〻為
作震之一陽在下一取陽之動一取陽之健故所象于馬之足
者不同二陰在上又為的顙的白也而顙在上也陽反動于下
故于稼為反生言萌芽自下而上也陽長必終于乾故其究為
徤言中上二昼皆变而為陽也既变而乾則陽氣極盛而草木
之生将欣〻向荣而美且盛矣故又為蕃鮮焉

巽為木為風　一節

巽入也物之善入為木氣之善入為風得坤初爻為長女巽徳
之制而糾木之曲以取直者縄也引縄之直以制木者工也巽
少陰西方之色為白風行之性也長木生之性也高陰性多疑
則進退不果陰下伏而陽上積則氣欝不散而為臭陰血不升

易意參疑卷一　十四

其髪寡陽氣上升其顙廣陽為白而陰為黒巽陽上陰下又反
离目之中爻是其眼則上白多于下之黒馬陽主豪而陰主利
巽陰在内而又有善入之道故其利獲市價之二倍焉震為夬
躁巽三爻皆变則為震矣其究非躁卦而何

坎為水為溝瀆　一節

内明外暗險能陥物故為水溝瀆所以行水也坎陽動陰中而
未出是水流而不盈故為溝瀆陽陥陰中隠而未見故為隠伏
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為矯揉為弓輪揉者直使之曲矯者曲
使之直弓蓋二十八所以蔽車之上輪輻三十六所以載車之
下皆矯揉之所成也或云弓即弓矢之弓弦木為之者也輪即
車輪之輪圓木為之者也亦通陽陥陰中故為加憂心耳皆以
虚為体故中实為病為痛水在人身為血故為血卦乾為大赤

坎得其中爻故為赤脊者外体之中心者内蔵之中坎一陽在
中故為美脊為亟心上昼柔故為下首下昼亦柔故為薄蹄曳
曳者不能進也柔在下不能任重故于輿為多眚通者水之性
月者水之精坎為水故兼而象之陽陥陰中故于人為盗言其
險而害人也剛而在内故于木為堅多心言其堅而又多心也

離為火為目為電　一節

火内暗外明体陰用陽而日者火之精電者雷火之光也离内
陰外陽故為火離為火故又為日為電且陰麗于陽則明故其
象以此女取其得坤之中爻甲冑取其陽在外而堅戈兵取其
陽在上而鋭陰在内而中虚故于人為大腹火上炎而燥燥故
於卦為乾卦鼈性静取中昼之柔蟹性燥取上下之剛蠃取其
善履蚌取其虚中亀取其文明此于動物之中而称名不一亦

易意參疑卷一　十五

各從其類也木不可以中虚〻其中則生意不遂而其上也将
條枯而实落矣故于木為科上槁

艮為山為徑路　一節

坤地而陰其上又静以止者山也徑路者山上之小蹊小石者
山頂之巻石艮為山而一陽在上故以路言則為蹊徑之小以
石言則為巻石之多一陽達亘于上二陰對峙于下所以為門
闕陽昼在上木之果也陰昼在下草之蓏也周官閽人掌王宮
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宮人之戒令
止物之不得出者艮止也故取于閽寺焉剛在前而能止物于
人為指于物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也鼠善齒物黔喙則齒牙
之堅者也剛在外故于木也為堅多節

兌為澤為少女　一節

澤若水之聚坎水而塞其下流為澤且兌德為說澤又所以說
万物焉三索而得女故為少女通于幽者為巫〻能以言說乎
神交于明者為口舌口舌非以言說人者乎以卦位言兌正秋
也故為毀折金氣肅殺而條枯実落時當然也以卦畫言則兌
以陰附陽也故為附決附乎剛而剛決乎柔理必然也土之
厚而凝者為剛澤之潤而潤者為鹵潟水之咽于土之堅謂之
剛鹵兌二陽在下而一陰在上有象于下土堅実而津潤上
行也不為剛鹵乎少女從娣為妾〻固以說從人者内狠外剛
為羊非兌之象乎

序卦傳

孔穎達正義曰序卦者文王既緜六十四卦分為上下二经各
序其相次之義故謂之序卦焉

愚按羲皇六十四卦之序始乾終坤蓋奇偶之上每加一奇一
偶二而四〻而八〻而十六〻而三十二以至于六十四其
生卦自然之序如此後因連山首艮歸蔵首坤而易之序雜然
矣文王為之次其先後始于乾坤終于既濟未濟夫子作傳以
發其蘊只是畧借卦名以叙其所以相承者不為无義耳看来
序卦之義不以相因為序則以相反為序二端之外更无他說
學者虚心傍義以求之則思過半矣

有天地然後万物生焉　屯者盈也

太上混淪未有天地及太極判而兩儀分天地既立而万物生
生变化无窮矣是天地為万物之父母而乾坤為天地之法象
此其所以為諸卦之首歟天地既生万物則充滿于宇宙間
者皆物也故乾坤之後受之以屯〻者雷雨交作有盈塞充満

之義

物稚不可不養也　飲食之道也

物之幼稚而无以養之則夭閼不遂而物亦幾乎息矣故受之
需〻以飲食宴樂為義故有養道焉

衆必有所比　受之以泰

衆必有比統之一人也比必有畜養之生養也畜必有礼教之
倫理也礼違則分定安生于上下之分定故受之泰庶而富〻
而教既教而天下治安王道備矣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　受之以豫

同人者公好公悪不拂天下之心謙者畏天勤民不恃天下之
有豫則當保其有而樂以天下矣于此見致治保治之道

有事而後可大　受之以噬嗑

励精圖治然後有可大之業功業盛大然後為天下之观上有
可观則下观而化而天下无不服矣此临观噬嗑之所以相承
也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徑情而行之謂苟礼以飾情之謂賁
苟則易合〻則相瀆相瀆則易以离矣故必有威儀品節度数
以文之〻也者所以約其情之流而使合之必以礼也呉临川
曰不挑賁不可以成賓主之合不受幣不可以成男女之合此
賁之所以次噬嗑歟

復則不妄矣　太過

復而无妄下学主心之始養而可動聖人功化之極此聖學之
成始成終也善端既復則偽妄不留而有為己之心矣心焉既

實然後可學以聚其理而充滿是心故為可畜德焉既畜然後
可以優游涵养以至于化故為可养有大涵养則有大設施而
成大過人之事業故反而言曰不养則不可動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　　　　礼義有所錯
上經不言乾坤天地即乾坤也下經不言咸夫婦之道即咸也
此男女專以人言天尊地卑則絪縕化醇而万物生〻于其間
矣有万物則分陰分陽而成男成女各以類分矣有男女則陰
陽配偶而相得有合故聯屬而為夫婦有夫婦則生育有成而
以生以續故相承而為父子有父子則嗣續日繁而无主乃乱
故必有君以統治之有臣以分理之其分相屬其家相維而君
臣之所由起矣有君臣則尊卑貴賤緣分而定天子統三公三

易意參疑卷十　十八

公率諸侯諸侯治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在〻皆有箇上下
之制矣上下既明則所以行乎上下之間者自然有礼以節文
之有義以裁制之而宮室車旗之度拜趍坐立之儀莫不有所
設施措置矣礼義非緣上下而後有實因上下而後行向无上
下則礼義何所施乎男女以上夫婦之所自来父子以下夫婦
之所由致此夫婦之係亦大矣下經首咸之義夫豈小哉易
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雎而戒淫佚書記釐降礼謹大昏聖
人于夫婦之道其重如此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壯　　明夷
此當以出處言物无終遯將來必有壯盛之時〻非徒壯既壯
必有晋用之日此因君子之遯而冀其將進也然既處于進又
當知止不殆使徒知有進而不知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傷之

者至矣故受之以明夷此因君子之進而戒其當主也此以時
言進以位言
損而不已必益　　　　故受之以夬
天理人欲本為貞勝懲忿窒欲損而不已則人心日微而道心
日長故損而受之以益積中發外本自相因迁善改過益而不
已則流于既溢而發于持滿故益而受之以夬
夬必有所遇　　　　受之以升
小人既去則君子之明至而相遇矣君子既遇則必以道而相
聚于朝矣既聚而上則持衆英以效之君而治道日升于大猷
矣此姤萃升之所以相序也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器者宗庙社稷之重器主之者將以奉天地而承宗祧不可不

易意參疑卷十　十九

慎故必立之長子然後人倫正而天理得可以致天命人心之
助苟廢嫡立庶則爭端起而大乱作矣此天下国家之大計故
于此發之
震者動也　　　　故受之以漸
氣机之運如環无端動静相生乘承之理故震而継之艮動極
復静也艮而継之漸静極復動也此以造化流行者
漸者進也　　　　大也
學問之道進而不已必得義理歸宿之地所謂以漸而造其極
也既至其極則德業盛大而不安于小成矣此漸歸妹豐之相
承也
巽者入也　　　　故受之以渙
允人問學不能沉潛体会入于義理故不知理義之說我心苟

能虛心遜志以入之則心與理會自不叛其理之說于心矣既說諸心則真趣洋溢而天机泮渙將不叛其自得之深矣所謂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故說而後散之也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上不信則下疑故主節者制度數議德行以立節道于天下又必信而守之扰此之令堅如金石行此之政信如四時乃能常久不變而天下之心一此中孚之所以次節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既濟物之窮也然天地人物无有窮而不变的道理故受之以未濟未濟則未窮有復生不已之意此動靜之所以相生陰陽之所以相禪而万事万化于是為不窮也所謂生生之謂易歟

右下篇

雜卦傳

孔穎達正義曰上序卦依文王上下而次序之此雜卦孔子更以意錯雜而對辨其次第不與序卦同故韓康伯云雜卦者雜揉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也

愚按卦與彖皆反對止取反對之偶而不仍其先後之序故曰雜然卦㕎之反各以類言于雜之中而有不雜者存也雜卦亦因序卦而名者歟

乾剛坤柔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夫坤天下之至順也㕎為奇偶之純故道有剛柔之辨其反對昭如矣

比樂師憂

一陽在上而五陰從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樂也一陽在下而統治群陰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觀師之憂也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以上臨下教思容保有推恩之意故曰與以下觀上取中取正有瞻仰之心故曰求惟皇御極惟民從義臨觀之義所以不同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震遇坎震動能見則是人之資稟明厚者也然以坎險不行則善藏其用而得安止之宜明而不用其明者矣蒙坎遇艮坎体齒昧則是人之資稟昏昧者也然以艮休光明則艮知不昧而有可允之机愚而可進于明者矣柔之反對如此本彖以崗字當雜字蓋雜乱蒙昧故以雜訓蒙爾

震起也艮止也

震以陽動于下其化机之發舒乎艮以陽止于下其化机之收斂乎起者化之始止者化之終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以下益上則下損而上必損雖未遽衰而衰自此始矣益以上益下則下益而上亦益雖未遽盛而盛從此始矣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大畜以艮畜乾健本难止而今能止者時也適然之遇也无妄以乾而動福非自取而或不免者災也意外之変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以有物而見食所謂物有間者嚙而合之也其諸武以戡乱而成一統之治乎賁以无色而受采所謂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其諸文以飾治而成經綸之化乎

兌見而巽伏也

柔一也兌則柔居于上而為見其順德之發越乎巽則柔居於下而為伏其順德之退藏乎此可以觀顯微之義矣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前无故繼治世者其道同守成之主也蠱後當防繼亂世者其道異中興之君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此世道之汚隆

井通而困相遇也

此吾道之通塞

咸速也恒久也

咸就聖人感人心言机之甚速而无間也恒就聖人久于其道

言化之悠久而无彊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陽壯則當防陰而不可遽進故欲其止于方壯之時陰長則必于陽而時當退避故欲其遯于方衰之日一則因其盛而止之所以保吾道之壯一則因其衰而止之所以固吾道之存義雖反對其為君子謀則一而已矣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大有九五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天下一統其所有者衆則不能皆親矣同人六二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君臣道合其相得也親親則不可為衆矣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以去其積弊之政鼎以布其維新之化此反對之象可以觀治道矣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小畜以一陰而當衆陽之衝欲畜而止者其心也然以寡而不能止其限于孤立之勢乎履以柔而躡剛强之後不能進者其遇也然以和說而不安于處其得善進之道乎一則欲止而未必能止一則不能進而反遂其進象之反對如此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有所待而不肯遽進安意以俟時訟无所待而不與人親拂情以求勝此以進止反對也

大過顛也姤遇也　小人道憂也

本義謂大過以下卦不反對節齋蔡氏當以其例分列今依蔡氏推之則見大過對頤一為頤也一為養正也頤與正對既濟

對未濟一為定也一為男之窮也歸妹對漸一為女之終也一為女歸待男行也姤與夬對一為柔遇剛也一為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由此而觀則八卦既得以類從而韻亦協矣

大過本末俱弱非收大過根之不故為顛言不勝其任也姤以一陰而遇五陽所遇非其正矣漸則進之以禮女必待男而後行其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乎順之養德終身必以其正其何頤順拂經之怨既濟者三陽皆得其位大綱正而万目舉天下郭定矣歸妹者女之終以陰從陽所謂天地之大义也未濟者三陽皆失其位陽窮道遠其窮天下事未可知也夬以五陽而去一陰決之而已君子衆征其道長小人剥廬其道憂天下日趨于治矣此等世界其卑幾稷契之在位而四凶投竄之時乎

夫子係易而終之以此欲使天下有治而无乱有君子而无小人也聖人之情見乎詞其扶世主教如此

易竟參疑外編卷之十終

蘇紫溪先生易經生生篇序

晉江蘇君禹先生以義經冠鄉書魁海内既行其兒說為經生蒿矢矣吾邑許子遜太史自言既弁不佞為經義則得力兒說多也然兒說猶帖括家言耳先生藩臬粵西

時冥思韋編時發其所獨得至再三削牘名冥〻更名生〻即先生六自謂扶義文周孔之秘而補程朱蔡陳之遺在茲篇矣獻臣初受是經已去而受詩然自角丱即承下風不意其終茫然也今讀茲篇始覺了〻如

象非潛龍見龍之謂變非損來既濟來之謂係則勿用亦詞占則潛龍亦占斯言也使考亭復生亦必首肯先生為人豪爽超逸有鳳皇千仞氣象其視學兩浙衡鑑神師道尊頗不得諸縉紳之意既去十載役又數載

而浙人推督學之敏且公者先後無能及先生迺知人品公論竟自有真而一時未易定也先生擢長黔憲即上疏乞休乘化前數日有白雲起辟屋間呼朋共賞翛然若蛻於手先生天人也其妙契遺經有由然哉嘉定令

吳君講於白鹿有年矣讀先生書而
好之因版以公多士余為弁其端
萬曆丙午仲秋通家後學同安蔡
獻臣體國父書

生生篇序

夫易道大矣聖人繫易而直謂之
生生者何邪蓋有天地始有天地
總之不外此生一之不能不兩也兩而
四四而八也謂生者非耶闔而不能不
闢剝而不能不復否而不能不泰也
謂生生者非耶乃人者天地之心而人
之一心則又生天生地生萬物之本也
嘗試觀心之生隨念而波新新不已
遂境而見息息不停夫寧有斷續
也者嘗試觀心之所生山河大地於
此偪結億千萬劫於此輪轉夫寧

有隔閡也者何也我之生即民物之生故曰觀我生觀民也我與民物之生即天地之生故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唯心能生亦唯心能生生知心之生生而三才統是矣其於生生也深矣深於生生

序　五

者固深於易也古之為易者蓋多家焉漢以下其最著者無如雄與通然而特雄與通之易也非數聖人之易也至宋而頗主盟紫陽氏則今所列學官者是真以為數聖人之易矣而要之終亦紫陽氏之易

也譬之河飲者滿腹雨立者濡體而非可以盡河與雨也然而苟有味乎其生生者則孰為易也孰為非易也即諸儒可無問也閩蘇君禹氏初以易起家海內之言易者爭推君禹而君禹則猶以為暖暖姝姝學

序　六

一先生之言者心弗是也已而涉世彌久於心彌有所會而於易彌深蓋至晚年而生生篇出焉視曩所為制義已不啻敝帚之矣即其中時時有與諸儒齬者而非以意矯也即不盡與諸儒齬者而亦非以意剿也何

也君禹之心自有生〻者在也然而卒醳之曰冥〻之謂生〻夫安有不冥冥而生〻者君禹真深於易哉予同官蔡體國氏與君禹同里偶攜其書至嘉定吳君請梓以傳而問予序予非知易者聊以資之體國云爾

萬曆歲丙午菊月之吉東魯楊洵書

生生篇序

蘇先生之論易曰冥冥生生之爲有味哉蘇先生之言也易之道冥冥而已有冥冥而後有生生既生則昭昭矣而昭昭未始不反於冥冥也非冥無以爲生非生生無以見冥冥夫冥冥者太極也一之生二也二之生四也四之生八也八之生六十四也此生生也而生於无復歸於无豈不冥冥乎哉六十四卦之首乾乾之首元元也者无也三百八十四爻之首乾初乾初之首潛潛亦元也元起於貞下而造亨利之端潛極於勿用而爲有用之始冥冥之生昭昭也所繇來矣故乾言元亨利貞而坤亦兼言之也屯之元亨利貞也得天地之交也臨之元亨利貞也得天地之長也

長洲[illegible]刻

隨之元亨利貞也得天地之時也革之
元亨利貞也得天地之變也无妄之元
亨利貞也得天地之一也而未始有外
於元也諸卦或言元或言亨利又或言
利貞隨舉言之耳而不必兼也有言亨
而不必元者言元則未有不亨有言吉
而不必元者言元則未有不吉无攸利
者利之反也匪正者貞之反也凶咎吝

者亨之反也悔者元之復而貞之漸也
言卦則爻可知矣言一卦之爻則六十
四卦之爻可知矣見者用也亢者勿用
也惕者用之危也躍者用之疑也飛者
用之極也无首者深根寧極而勿用之
盡也凡爻之言元亨利者用也无攸利
者勿用也利於貞者有用而勿用也用
者潛之著而勿用者潛也而未始有外

而纂之既而經者存之疑者去之凡數易
藁矣抵蒼梧而說始定炳得其說讀之其
顯微闡幽之理足以破千古之拘攣至於
扶陽抑陰約人情歸諸正則三聖人旨也
君禹之於易觀其深矣昔夫子嘗曰加我
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夫聖人既
以易告天下矣而又自藉以寡過然則易

也者擬議變化之經也君禹氏潛其心純
一其行獨觀昭曠忘乎寵辱其爲是說也
非徒探索冥冥玄其理於談者也故曰君
禹氏之於易觀其深者也

萬曆癸巳冬十一月望日温陵黃文炳書

生生篇序

易之在天地間昭昭也盈虛消息動靜變化一往一來生生不窮其在天地者即其在人心者也聖人因天道人心之變作易以開物成務其大吉在於扶陽抑陰而其義則歸之於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陰陽消長之際三致意焉至其所言正以

示人者則無卦無之卦不言貞爻必言貞也夫天地間一理而已盈之不容不虛消之不容不息聖人不能強也陽者進之陰者退之內君子而外小人存天理而遏人欲則聖人所以參贊造化而輔相其所不及者也聖人以其洗心退藏者出之以與民同患欲天下後世無不知吉之趨凶之

避是故不得不盡其言於詞乃聖人之詞則道之也而非神之也故其言曰利貞曰安貞曰利君子貞至於大傳又曰吉凶者貞勝者也言吉與凶雖判爲二途而常勝之道在貞也此聖人係易之旨也自漢以來卜筮是書盛至京費而易幾乎息矣晉王輔嗣始根性命而深言之有宋諸儒頗

采其說然每至象變詞占之際執泥牽拘雖宋儒亦不能免也夫易六爻皆變也其象其占詞該之矣今岐而言曰是爲詞是爲占則君子居而觀玩也時且舍變與占而姑置之也非通論也噫治易者各立戶闥久矣晉江蘇君禹氏以易起家爲學士師其於易未嘗一日釋手間有所得輒疏

於元也天地之數始乎一一一者用也大衍之數虛乎一一者勿用也一卽元也生天生地生掛生扐生五十有五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未始有外於元也有得於元而易道盡在是矣元則可貞貞則可用用其所可用則得勿用其不可用則亦得可用而勿用不可用而用則失得則亨利吉失則咎吝凶趨所以爲不避避所以爲不趨開物者開此者也成務者成此者也而未始有外於元也有象者有象象者有變者有變變者有辭占者有辭辭占占者象詞用也變占用其用也名訟名師名旅名歸妹之屬如此者正名也非托名也象雷象風象山澤象水火之屬如此者實象也非假象也涉川可以爲婚媾決藩可以爲

脫輹逐馬可以爲鞏牛執鹿可以爲履虎如此者該詞也非偏詞也六位者六虛也三畫者三極也動者道也相雜者時物也稽實以待虛不可爲常也而未始有外於元也潛勿用之謂冥冥冥冥之謂元元元之所生爲昭昭昭昭復冥冥之謂生生生生之謂易是易也心易也蘇先生所謂不知其所以生生也夫惟不知乃深於知有味哉蘇先生之論易也剖義文之秘發周孔之旨補程朱之遺先生終日言不離乎是矣

門人晉江李光縉譔

生生篇序

余少而學易今皤然白首矣時而蒐羅綜及百家岐之中又有岐焉時而鑽研穆焉以思九天九淵莫知其倪然後知易之寘寘也入粤西以來案牘甚稀每詰朝焚香一炷讀韋編數帙偶有所觸援筆而書未幾輒復削去又復書又復削去又復書如是者再且三焉亡何而槖中之牘滿矣一日讀生生之謂易不覺廢書嘆曰嗟夫孰知寘寘者之爲生生哉然余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生則終於寘寘而已

晉江蘇濬撰

論易

晉江蘇濬著

易者變易也天地間無一非易中昃升沉一日之易也朔弦望晦一月之易也温暑凉寒一歲之易也榮枯開落隨時之易也凡物有盡而陰陽無盡故絶則復生此易之所以無窮也造化無不昃不沉不晦不枯而人乃知得不知喪惑矣

伏羲先天也文周孔子後天也時爲之也故易者四聖人之時也時可易心不可易故學易者學四聖人之心也天非自天吾心有乾地非自地吾心有坤時有動靜心無動靜時有始終心無始終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又曰五十而知天命識學易之爲知命庶可見聖人之心矣

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象者奇偶之畫所謂立象盡意是也非潛龍見龍之謂也六十四卦無卦非變三百八十四爻無爻非變非自損來自既濟來之謂也詞占一耳就周公係詞時則勿用亦詞也占而得之則潛龍亦占也如曰象爲潛龍占爲勿用非之非矣

生生篇

温陵　蘇濬　君禹甫　著
同郡　蔡獻臣　體國甫　閱
匡廬　吳道長　瘦生甫　訂
後學　婁堅　宣嘉士
　　　吳吾往　李繩之　仝校

上經

乾元亨利貞

乾天德也六畫皆乾則乾而又乾此心之中純是天德用事也天一氣耳而生長收藏各一其候則一氣之中不能不分爲四序人一性耳而仁禮義智共成其功則一性之中不能不分爲四德天以四德賦之人人以四德憲乎天天人合一之妙盡於乾矣

初九潛龍勿用

乾資始初九又乾之始始非徒始始固所以成其終也天之氣不潛藏則發露而無餘人之心不深潛則輕率而易敗故曰潛龍顏子之潛心聖人之洗心退藏卽此潛字勿用非伏其身而不出也寂然不動之體固如此也潛便勿用不潛便輕於用矣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見龍在田便是形著動變充實光輝分明易知顯仁景象非以時位言也文言釋九二不言其事功而言其學問第曰謹信存誠耳曰學問寬仁耳未有無聖人之學問而可言聖人之事功者也大人俱以德言利見者爲天下所快睹也如胸中暗昧則小人而已何利見之有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躍與潛應躍猶言躍如淵深也人之一身原是淵淵其淵至於德進業修心源澄徹則淵泉時出直是活潑潑地可上可下而不可以上下拘可進可退而不可以進退泥故曰或之者疑之也在淵則疑於有或躍則疑於無有無之間未易以常情測也

三之乾惕而无咎四之或躍而无咎古人學問只是寡過而已

上九亢龍有悔

凡人學問易足富貴易盈履盛處尊恬不知悔者衆

也聖人貴不自貴高不自高只一點悔心而已六十四卦惟亢龍有悔惟其有悔此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此一爻兼承六爻言故不曰龍而曰群龍也爻者交變之義龍者變化之物如以潛龍爲首則一於潛而不能見如以見龍爲首則一於見而不能潛其何變化之有純乾聖人渾身一團天道能潛而又能見能躍而又能飛無少欠缺無少止息如天道之動靜无端陰陽無始也安見其有首耶群龍未嘗无首只是見到群龍无首纔謂之用九而吉

總論

乾純陽純乎天德也以陽德之變化也故稱龍焉以六爻之皆變化也故稱六龍焉今夫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魚吾知其能遊至於龍吾不能知能大能小能出能没能明能幽能上能下一天之精爲之也龍不可乘也而曰時乘六龍天不可御也而曰御天非聖人孰能當此乎世之愚夫愚婦日用不知

物於物而不能出庶物者也非乘龍也賢人君子一德自名隱者固之以爲絜仕者徇之以爲通是乘一龍也非乘六龍也甚矣時乘之未易言也時見而見天下皆得而挹其光時飛而飛天下皆得而蒙其澤時惕而惕時躍而躍天下皆得而瞻其作爲似乎可窺而實不可窺也時潛而勿用天下無得而覘吾之迹時亢而有悔天下無得而累吾之胸似乎不可見而實未始無可見也故總之曰見群龍无首謂之無則非有也謂之見則非無也有無合一始終無端天道之妙盡於此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章全重在人身上天氣無涯而人之心足以統之天運無極而人之身足以御之天人合一之道盡乎乾矣何謂元卽生生之謂也天以是生生之氣始物而物物各具一天人得天生生之理以生而吾心渾然一個天曰資始而生長收藏皆其肇端矣曰統天

而春夏秋冬相爲循環矣

大明是人心靈明之體卽大學之明德也天體昭明一始便通更無一毫障礙人心靈明胸中原自洞徹稍有障礙便與天不相似惟聖人之心不徒明而且大明緝熙光明徹終徹始更無一物得以礙其性靈也由是觀一卦六爻之位與時偕行無非天道無非吾心闔闢進退之權在我而已

易曰御天莊列曰御風兵法曰執一實御百虛一也夫車馬之運御之者人也造化亦然天太虛而實有是理風至虛而實有是氣理自我立故可御天氣自我運故可御風彼求之虛者末矣

乾道變化節正見天人合一之妙正見易之書所以順性命之理性者理之一定命者理之流行太和者性命之渾合而無間非性命之外有所謂太和也元之始也始此性命也亨之通也通此性命也至於利貞則天理之一定者秩然於吾心而人人各有是性天理之流行者渾然於吾心而人人各有是命何各正也率吾之性而無所拂於命順吾之命而無所逆於性太和之保合也此天之所以成乎人而人之所以成乎天也

首出庶物以德言不以位言人有是性命而自戕之人有是太和而自拂之物於物者也聖人盡性至命致中致和是出乎類拔乎萃高出於萬物之上者也盡吾之性而盡萬物之性立吾之命而立萬物之命致吾身之和而育萬物之和此便是萬國咸寧氣象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天德不可爲首以天德本無首也天之氣有首有尾故歲以春爲首日以朔爲首而德則渾渾全全引之莫知其始要之莫知其終更無可爲首也使天德而可爲首則分六龍爲六截豈成片段用九者全體天德如環无端聖人之自强不息不過如此耳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四句是解四德之名先儒所解畢竟有牽合處何

爲孔穎達以元亨利貞爲仁義禮信朱子以爲仁義禮智信固失矣智亦未爲得也孔子言貞固而朱子必添一知字豈不是畫蛇之足且四端之言出於孟子孔子無是言也惟程子順題分解較爲得之元字只是吾人生生之心人性皆善總是生生之心做出來分之則有衆善合之只是一善如造化許多光景總是一段生意耳然有是生生之意便生而不可已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俱是發育峻極妙用處必有是人文方可經緯天地化成天下豈不是衆美之會

利者非一身之利也天下人之利也義字是處天下之人使之各得其宜大學之所謂絜矩是也義行於家則家之人交相安而和義行於國則國之人交相安而和義行於天下則天下之人交相安而和和卽利也聖人之利利在天下故曰以義爲利後世之利利在一身故曰以利爲利利不利之間相去遠矣貞字是天地間一個恰好正當道理蕩蕩平平不可以私意減不可以私意增者也正則行便行其所當行不正則止便止其所當止一時之利害有所弗顧衆口之毀譽有所弗狥必如是而後爲事之幹必如是而後可以幹事也世人但知疏通者之可以幹事而不知貞固者之足以幹事此所以幹事之難與

君子行此四德者不必添一健字在天之乾則曰春夏秋冬在君子之乾則曰體仁合禮和義貞固惟君子爲能配天惟君子之四德足以配天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

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而隱非隱居之隱卽巽稱而隱之隱凡人之學問不深潛者日炫聰明自任見解一切世味一切好名之心馳於胸中得不勝喜失不勝悶此身精神全在外走作隨時轉動如何不可拔不易乎世者胸中原無世味不成乎名者胸中原無名心無世味則忘進退矣無名心則忘是非矣可行則行而亦可以違可違則違而亦可以行吾之胸中原無加損也此之謂不可拔此之謂潛而隱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而正中卽乾之剛健中正也以德言不以時言論聖人之德則曰龍德論聖人之學則曰庸言庸行此乾之所以爲易知也邪與正中相反庸言一不信庸行一不謹悉邪也皆非正中也念念無不信念念無不謹便是閑邪工夫閑邪便是存誠工夫誠存則不徒善其身而且兼善一世矣君子龍德只是性命

各正遯世原未嘗損何悶之有善世原未嘗加何伐之有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一爻是古人學問大源頭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俱不出此進德便是明明德脩業便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古之聖賢視天下國家便當作吾身實事舍此亦無業之可見矣德非外來是吾心固有的業非鑿空是吾身合做的世有一種虛假學問外飾而中滴陰非而陽是豈惟無得且幷其固有者而失之矣又有一種虛談的人聽其言論卽聖賢無以遠過而全無一毫實事吾儒掀天揭地事功豈可以空言取辦耶忠信是一片真心全在天理上更無一毫夾雜亦無一念虛設卽心是理有日長而無日消矣脩詞非在詞語上用功也不言而躬行旣言而顧行念

念皆實亦事事皆實任他治平事業只是真心做出去而已知至知終是忠信立誠之功必做到盡頭處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至者天理之至極大學所謂至善終者事理之歸宿孟子所謂終條理知至至之必至之而後爲知至也以口耳爲知者未至燕而言燕未至越而言越非真知也知終終之必終之而後爲知終也以見解爲知者知農而不終業知工而不終事非真知也與幾其知幾之神乎神天德也存義其精義之化乎化天道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下進退時也上下无常可以上亦可以下進退无恒可以進亦可以退隨時者也時无常而理則有常時无恒而理則有恒以其无常也疑於遷就以爲邪而以其有常者運其无常者則非爲邪以其无恒也疑於離群以爲高而以其有恒者運其无恒者則非離群總之上下進退之際无非進德脩業之時德常進業常脩无上下一也德恒進業恒脩无進退一也及卽學如不及之及時而有爲所以因時而變化也孔子聖之時亦及時進修之極耳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

日月星辰本乎天者未有不與天相附草木蟲獸本乎地者未有不與地相附

潛龍勿用下也

陽氣在下則斂而不散人心常下則晦而不炫孔子所云慮以下人正是潛心工夫

見龍在田時舍也

時舍二字本義所解未是利見大人豈未爲時用者比耶舍字卽取舍之舍大舜之舍己從人惟其時可舍而舍耳九二閑邪存誠舍其不正而歸於正舍其不中而歸於中此所以謂之龍德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自試非姑試之謂也德業在我而試吾之德業在時時上時下時進時退正以試吾德之進與不進業之脩與不脩爲何如耳

飛龍在天上治也

上治猶云盛治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以功皆治之上者也下此則伯而已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不徒曰用九而曰乾元用九者元天之心也用九天之用也聖人體天之心用天之道純是剛强不息非剛而能柔之謂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天時不息君子乾乾亦與時相爲不息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進德脩業乘時者也所不得變革者也上下進退趨時者也所得變革者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世人以天位爲位而聖人獨以天德爲位可見吾心正位原自有一段高明與天合德處君子大行不加帝王有天下而不與亦以天德之位在我耳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何謂天則剛健中正純粹精是也以其剛也謂之天德以其變化也謂之天時以其萬古不易也謂之天則一也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惟一念之獨覺者爲能見天之心惟自强之不息者爲能見天之則夫是之謂真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乾元者始而亨一章俱就人道言始者上天生物之始而人得之以始也謂之始其端甚微而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未有不由微而顯者故曰始而亨性者心之存主情者心之發動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性利

而情亦利也上文曰各正性命性正而情亦正也乾始之初性情方動至此則性成其爲性而渾然完具情成其爲情而隨處充滿矣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乾始非獨吾心之始而亦天下之同得以始者也乾始之渾全者爲美乾始之順布者爲利不惟可以利一己而且可以利天下能使天下被其利而莫能言其利總是性情之運自然而然耳故曰大矣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大哉乾乎只是贊吾人乾道之妙天道剛健而人與天一般剛健天道中正而人與天一般中正無所於雜純之至也無所於累粹之至也無所於間精之至也只是贊美之詞不必以純粹精分屬剛健中正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六爻發揮重發揮字六位時成聖人則觀六爻之動而發揮之旁通情即上文性情言情而性在其中也大抵六爻主於動吾心之情主於動動無定形而順之於時時無定在而歸之於理安往而不旁通也哉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隱而未見非不見也不輕於見也行而未成非不成也不自居其成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乾卦以乾重乾三四在重卦之閒故曰重剛乾惟二五爲中三四過乎二不及乎五故爲不中此皆氣質

之偏處上不在天等句俱承不中來五之飛而在天也中故也二之見而在田也中故也三惟其重剛不中不能如五之飛二之見而與天地无以合其德三之咎也奈何無憂憂之至則可以无憂矣三之所以无咎也四惟其重剛不中上不能如五之配天下不能如二之配地而中无以盡乎人道四之咎也奈何无疑疑之至則可以无疑矣四之所以无咎也三四兩爻皆人道之極四不在人三在人歟曰人亦无不在天不在田而懸空自立之理聖人各就爻義發明之若曰處三之位而无惕何以鼎立乾坤處四之位而无疑何以通乎三極欲使人深思而求得乎安身立命之所在耳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夫子贊易於乾之文言獨加詳焉夫子贊乾於九五獨加美焉盖爲羲文二聖人而發也伏羲其先天乎而天弗違矣文王其後天乎而奉天時矣乃其合德

天地並明日月四時順序鬼神无疑者則羲文之心一也此夫子所以發周公未發之意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衆人之制進退存亡也以人聖人之制進退存亡也以天天有盈虚而况於人乎知進知退聖人之胸中原无進退也知存知亡聖人之胸中原无存亡也靈覺所照何所不知中本自得何所於失故曰不失其正歸於不失天道之正而已乾始於元終於貞二曰

欽定四庫全書 第30冊

仁以行之乾道之始也上曰不失其正乾道之終也至謂乾元用九則貞元之妙如環无端矣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卦詞元亨二句就地道說君子以下就人道說觀彖詞可見也元者地之生物亨者地之通物利牝馬之貞者順以受天之氣而健以代天之終也攸往以下當以先迷爲一句後得主一句利一句彖傳云後順得常後得主而有常此可見也通卦辭只是以陰

從陽四字盡地道也臣道也陽先陰後故地以承天爲得主臣以從君爲得主也得主即利也後天之卦位於西南故西南則得乎陰之位是以陰從陰也東北則失乎陰之位是以陰從陽也謂之得朋不過以同類爲朋耳惟喪其朋黨而一心於從陽則得主之慶可以有終矣泰曰朋亡中孚曰絕類上渙曰渙其羣皆喪朋之意也如曰反之西南便畫蛇添足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易以道陰陽耳陽爲善陰爲不善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淑慝之大分然也吾心之不善始於一念而其極也至於潛滋橫潰而不可救天下之小人基於始進而其極也至深根蔓引而不可拔孔子就人身言程朱就小人言其理各有攸當然孔子提醒人心尤爲親切吾心之邪未去而何以去天下之邪哉故潛伏必謹何待昭昭夜氣必養何待旦旦聖賢之慮嚴矣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坤以順爲主然順不可過也夫順而過者則委靡爲工而正直之氣易衰轉圓爲巧而執方之守易蕩自

視不勝其小矣六二柔順中正是順而能健者也衆人皆靡而我獨直衆人皆圓而我獨方卓立天地主持一世何其大哉不習非不假於學也曰敬曰義皆學中事即聖帝明王亦何嘗廢學然緝熙敬止非矜持也由義而行非行義也思而无思爲而无爲是之謂聖學而已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陽動陰靜陽健陰順坤如一於靜則頹然耳退然耳其何直方之有惟靜而能動順而能健此所以爲直

方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坤之剛而方者動故也觀坤道則知人道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人臣非無才智之患而才智太過之患夫才智太過者上未免於偪主下或至於凌人渾厚樸實之意已斲喪而无餘天下國家之事未免漫爲而嘗試如之何其可以爲貞乎惟有其章而含之无智名无勇功悃悃乎其不能言斷斷乎其无他技臣道之正也无成有終畢竟是含章君倡而臣和君先而臣後臣之

章皆君之章也臣何功之有焉

六五黃裳元吉

天玄地黃曰黃以別於天也上衣下裳曰裳不敢安於上也以黃爲裳猶言以中爲順總是居中處下之意耳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文在中即美在其中之意言中固所以爲順也三五皆陰麗於陽故稱美焉然三曰含章則爲臣者固无樂乎華藻之工五曰文在中則爲君者亦无貴乎鋪張之飾此之謂闇然之章此之謂不顯之文甚矣聖人之不貴文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陽爲理陰爲欲陰勝陽衰天理人欲交戰於吾心之中故必力戰以勝之所謂戰勝則肥是也其血玄黃直是血戰血戰斯无不克也人惟甘自屈於物欲而不戰戰而不力宜乎敗亾之无日已玄黃猶言血流標杵武王未嘗有傷則陽未嘗有傷可知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天地間之理未有正而不大者柔順利貞坤之正也敬以直内君子之正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德不孤君子之大也用六則始終皆一於正是不惟以大始而且以大終也

總論

傳曰乾健也坤順也夫健非過於有爲之謂也爲其所當爲也順非一无所爲之謂也爲而无所作爲也健而不拂則健亦順也順而不弛則順亦健也至若時有後先事有終始若使之然而不得不然者則造

化之所不能違而亦人之所不能違者也彼委靡之士趨而趨諾而諾者固无足數間有自恃聰明自矜才辨有所得焉而故衒之有所成焉而故張之即譽言日至而咎且隨其後矣況其不善之漸尤有可畏者耶古君子之事君也如地之承天也載物在君而巳无名事業在君而巳无功寧含其章而不敢專天下之成寧括其囊而不敢徼天下之譽時而處后時而朋亾固順也時而正直時而執方亦順也矜伐可亢而違不恡弼几几可挹而誼不恡規兹其爲坤道

之純乎然其要則敬義先之矣君子之主敬也如臨上帝如對明神順其軌也君子之集義也不弛焉而忘不躐焉而助順其序也未萌而防不以履霜而忽先幾連根而拔不以疑陽而恡血戰順其宜也至於貞焉而永大焉而終則順亦健矣坤亦乾矣引之於前而莫知其首推之於後而莫睹其終兹其三極之至妙者乎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傳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乾以始物爲主故先元而亨而利而貞知大始之義也坤以歸藏爲主故先貞而利而亨而元作成物之義也其實乾坤之道陽唱陰和陽施陰受盡之矣唱而後和施而後受分也分之所安便柔而靜唱而必和施而必受功也功之所成便剛而方柔則无爲剛則无不爲矣然柔中之剛爲而實无爲也靜則无形方則有定形矣然靜中之方形而實无形也此所以不徒曰貞而曰牝馬之貞也後得主之利即牝馬貞之利也後而得主何柔且

靜而有常不變則剛而方矣萬物之化皆坤之化也含藏不洩何柔且靜而化光畢達則剛而方矣故總之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健順者天地之大分也而時者天地之大機也天氣未行安得而先之天氣既行安得而後之然謂之承天則甚柔且靜而謂之時行則甚剛且方矣葢地道也臣道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敬義俱是精神竪立處敬是自家精神主持得定義是自家精神處置得宜敬之精明條理處即爲義外義之敬非敬也義之整齊嚴肅處即爲敬外敬之義非義也古之聖賢雖如尸如齋而天下事變无一不了了於中雖萬感萬應而一念性靈未嘗馳逐於外良以敬義之並立耳易言學問於乾坤加詳焉乾之九二曰閑邪存誠便如孔子之告顔子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便如孔子之告仲弓

君子黄中通理

程傳曰文中而達於理此説得之黄土色居中是歛其至色而渾然在中乃不顯之文也然一中可以貫天下之道雖渾然中存而條理畢具故曰通理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焉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猶未離乎其類言陰類未絶如病根未去勢必復生當血戰以勝之也天地之雜非真雜也當其血戰之時若見其爲雜也至陰類既盡則天自天地自地玄黄之色一定不易矣何雜之有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草昧之際天所以開聖人也况動乎險中則不終於險乎其大亨宜也然必正固而後可以亨惟至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也必不輕於所往而後可以亨惟不欲速爲能成功之速也然天下之屯非一人所能獨濟必廣求賢輔而後可以亨故利建侯也程子以建侯爲求賢甚是古之帝王分天下之茅土以共天下之豪傑俾同心戮力共成大功故曰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又曰樹以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皆建侯之義謂之立君非矣

總論

屯之彖曰天造草昧夫治亂晦明之機天也亂不終於亂必有人焉以治之晦不終於晦必有人焉以明之當是時而有豪傑者出主張世道重揭乾坤天之所與其孰廢之耶然其要則主於動而已傳曰動乎險中又曰雷雨之動雷不動則膏澤未施雷一動則天澤盈滿君子所以經綸天下不敢康寧者惟此動

而已噫動豈易言哉无其志者既重發以喪功有其志者又輕爲以至敗无其才者既不足爲天下用恃其才者又不能用天下此亨貞之訓聖人所以惓惓也其惟初乎如泰山之磐而安不可搖也如大將之桓而威不可犯也且下白屋之士詢芻蕘之言而不以崇高爲可恃也此其无負於天造之意而不斷於雲雨之施者哉三之逐鹿如反覆盜名字者固无足言五以硜硜匹夫之守而欲與英雄豪傑共角於草昧之初其何濟之有四應初也故乘馬而吉二應五也故乘馬而邅上乘五也故乘馬而泣語曰草昧之世非惟君擇臣臣亦擇君諒哉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彖曰童蒙求我而傳曰志應也此便是聖功根本言發蒙者非有所求於童蒙只是童蒙求其在我而已我者童蒙之真心孟子所謂赤子之心是也以我而求童蒙是便隔了兩層即求之而未必其應童蒙反求其本心則赤子良知良能之本體便在目前教者之心與學者之志兩相應而不相拂也初筮者如靡不有初之初此求在我之心也再三者或二以二或三以三此求在外之心也此告不告所由異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一泓清徹全无泥沙夾雜比即吾心淵源乃蒙者之本心也君子果行是育德工夫事事猛省日日躬行是要探到本原使无失其初心而已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利用刑人非刑威之謂也以規矩準繩而爲之儀刑也故曰正法所謂立身法度是也人之一心凡障於聞見溺於氣習皆謂之桎梏用說桎梏者去其聞見之障而使自得其良知革其氣習之偏而使自得其良能也往則過求矣故吝此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包荒者有教无類如天地之造物无所不容也婦是以陰從陽蒙者之心順乎教者之心而无所拂也君子固欲天下在於兼容之中又必擇其順從者而引進之如納婦然則施之者顧其安而受之者順其執豈非吉乎爻曰子克家而象曰剛柔接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君之任臣如父之任子何教化之不行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三之勿用取女正與納婦相反見金夫不有其躬只是貪利忘義之人耳君子雖於人无所不容而若人乃自棄於禮教之外欲包之則不可欲發之則不能惡在其納之耶行不順不宜改作慎字蒙之卦凡三言順五之順順以從人上之順順以自治皆行其所當然而率其所自然耳赤子之心順乎性者也利欲之誘逆乎性者也從正人君子則順從小人則不順謂不慎之尤親切亦未之思耳

總論

乾坤初闢即有屯蒙屯則未舒蒙則未覺其洪荒時

乎老之嬰兒即易之童蒙也唐虞以前智識未開人皆嬰兒故其俗淳唐虞以後智識漸開人非嬰兒故其俗變至於變而人心之真牿之反覆而无復存矣試觀輓世之人澆淳而競為智散朴而競為辨豈不自謂蒙昧之漸開而不知私欲之誘甚於金夫見解之障甚於桎梏名利之竊引寇而攻其外道德之竊引寇而剽其中猶山下之泉潰決奔亂而莫之止也夫水之源其澄之也易為力水之流其塞之也難為功故初言發蒙不過開闢啟鑰之力二言包蒙猶有含垢匿瑕之度上言擊蒙則有移山壓卵之勢矣要之學者求其在我得其初心則順之固養也果之亦養也夜氣之動即為天真孩提之知即為堯舜困可通婦可納又何桎梏寇賊之足慮哉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一卦是聖人涉世學問中庸言素位而行而極之

夷狄患難正是此道理有孚光亨貞吉是胸中養得到見得到乃所以能需處有孚誠也一眞爲主萬感不入也光亨明也樂天知命故不憂也貞居易俟命順受其正也此皆天德用事止於至善吉道也故不特安常處順坦然自如即變故之臨如大川然亦无入而不自得矣何利如之

需是徹上徹下的道理傳曰位乎天位以九五得天道之純耳天位即乾卦位乎天德非重在尊位也正中二字乃天道本然如此人而正中則純乎天而不

間以人矣大都人之一心稍有未瑩則世味得以汨之近利得以動之禍福利害得以恐之憧憧役役不暇而何以能需一純乎天則如太虛流行萬境澄徹順逆禍福直視之爲晝夜之序矣而安往不需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需也小人行險以徼倖不需也此天人之辯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於天時而形雲容布時而飄忽太虛皆不過順其自然而无一毫安排急迫於其間此需之義也君子修其在已聽其在天坦坦蕩蕩朝夕間食一頓安樂飯便是浮雲太虛境界何必戚戚遑遑爲哉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郊曠遠之地世味不染物累不攖也犯難二字最好玩味患難亦人之所時有但不當犯難耳君子置身於名韁利鎖之外而游神於恬淡閒曠之鄉自不犯難何難之及耶常者吾心之至一孚常孚也明常明

也正常正也常固常變亦常也烈風迅雷而天之常自若世故紛錯而心之常自若夫常則何變之有哉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人之處世非直變故之衝易以震撼即是非口舌險於風波亦不能不關情者要之求全之毀何損於日月之明耶衍在中者此心寬然无入而不自得譽不加密毀不加疎故雖小有言而以吉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

冦敬順不敗也九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慎
以聽也
需于泥物欲之汚也險在於外而吾莫爲之防也曰
自我致冦則陷溺常由於已需于血血氣之私也險
在於内而吾方爲之制也曰順以聽則感發常得之
人
總論
甚矣世故之難處也以其　　而難振也故稱泥焉
以其一傷而難平也故稱血焉以其深入而難出也

故稱穴焉然而古之聖賢雖罹險若夷視有事若无事
俟其數之既復時之既順吾可徐徐焉以享其安則
其天定耳試觀之天大火鑠金徐徐焉以俟其火之
自流也寒風栗烈徐徐焉以俟其寒之自消也天豈
有意於需哉中正之道固爾也五之中正純乎天也
初之恒二之衍未濟乎天也四之順上之敬因人而
復之天也三之敬慎矣乎天而奥其返之也是故于
郊亦可于沙亦可于酒食亦可泥可脱也血可去也
穴之入而亦可出也身在網羅阨迫之鄉而心在清
夷曠蕩之境人情之變態殊觀而一腔之造化自在
不狥世不遺世惟因乎世而我不與焉此豈世故所
能嬰耶然而世故之險猶可言也人欲之險不可言
也此心之中稍或不定而種種嗜好種種功利潛入
而奪之則方寸之地便成淤泥堂奥之間皆爲致冦
雖欲需之而不知所以需之矣然則險何足爲人患
患吾心之自險耳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

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
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之卦只是欲使人无訟耳訟人之心不可有自訟
之心不可无人人自訟此世之所以无訟也夫訟不
過爭曲直之間耳縱使吾心无他吾事本實而爲勢
所沮不得自伸猶恐是非一開禍福立至且退而自
訟惕然自動其中心則偏陂好惡不作於中而能置
身於不爭之地吉道也必欲終極其訟爭端從此不
可解矣非凶乎然世必有使民无訟之君而後有无

訟之民大人以中正爲觀於上而民快覩於下導德齊禮忘是與非斯世之利也不然者上无明王下无良民舉斯世而入傾險之俗如淪胥于淵而莫之止矣其何利之有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與水其始只是一氣至行相違而天淵隔矣作事謀始不謀之於違行之後而謀之於未行之初欲其念念皆純乎天而不入于淵也太凡天下之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者吾人之心未有不愼厥始而

能令厥終者一念而愼則如火始然如泉始達而禮讓之風成焉一念而不愼則涓涓不塞星星不滅而爭競之俗熾焉故曰事有終始愼獨始也无訟終也不謀始而終凶宜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食舊德者安其分之所當得也不與人競利也從王事无成者分之所不得越也不與人競功也葢不必告訐之俗方謂之訟一有爭競之心亦謂之訟爲臣下者與人无競而已貞厲即惕中也象申之曰食舊德從上吉也葢人能忘情於利祿而不能忘情於功名故必置功名於不爭之地而後吉也上爻與三相反以訟受服正爭利而得之者其失多矣

總論

天地既分屯蒙漸判民僞滋而爭端起矣夫訟豈盛治所宜有哉民有利心斯有機心民有機心斯有競心事若鴻毛而釁積丘山造釁者一株連者百如鷙鳥之相搏猛虎之相噬甚至扞當世之文罔而莫之

顧也非風俗薄惡故耳惟始之不愼而不自訟其本心耳且非直細民已也嗜爵祿者爭利於朝矣嗜功名者爭名於朝矣衣冠之族攘臂相先廟堂之間且爲聚訟而何以責之蚩蚩之氓耶聖人以爲欲挽其終在謀其始欲化其相爭相奪之俗在率之儉約之風欲制之以法律不如啓之以安貞此聖人以君子之道待天下而天下所以胥化也然其要則中正先之矣上有中正之君則初之訟可以不永二之訟可以不克三可以无成四可以安貞即愼心如上而三

梳且隨其後矣百官安得不讓於朝萬民安得不讓於野耶大學論誠意而極之使民无訟此端本清源之說也

師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一爻專重一中字行師之道過嚴則刻而下有離心過寬則弛而下多玩志緩於事者則重發而爽功急於事者則輕爲而至敗惟得中道則寬嚴並用緩急得宜此所以勘定禍亂而一舉有成績也象曰懷萬邦亦指九二言用師以懷萬邦而不以擾萬邦此師之最吉者其得寵宜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輿尸程子謂衆主最是師貴擇將又貴專任二爲長子專任之宜也如六三之弟子而使與將兵之事是使衆人主之也三軍之司命不得任操縱之權而猥庸之小人反至于作止之令邲之敗九節度之潰皆由此也五爻亦同此意

總論

師之爲卦既曰行險又曰毒天下蓋兵者毒也猶之毒藥然非不得已不可用也自好大喜功之君逞雄心於一擊而新進喜事之將至棄黔首以資敵而兵始爲天下禍矣聖人因戒之曰貞曰丈人而復詳於六爻之詞誠重之也是故必田禽之執而後可以舉兵彼兵出无名若窮山林以追鳥獸者非完計也必以律而後可用兵彼以不教之卒无制之師而譁然進靡然退者是以卒與敵也必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而後爲軍之善政彼不度彼已而以一卵敵千鈞者必无幸也必將能而君不御然後可以取勝彼三錫之寵不加而舉足不得以自由者是解豪傑之體也故讀師爻而將兵將將之道盡矣後世兵書連篇累牘能出師卦爻之外乎然論其要則莫急於用人焉方其出師也既戒弟子之輿尸而其成功也又戒小人之勿用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爲功登用人才非君子不爲才致其憂于甚喜之後吝其用於博用之効然後功成而无後患聖人之慮深矣哉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之原筮猶蒙之初筮不過返之本原之地而求其一點實心耳君道莫先於仁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天子體元只是一仁字曰永貞者只是常守此仁而不變耳不寧方來是儆戒之意古之聖人不曰吾德已盛吾治已至而罔遊于佚不敢荒寧之戒且兢兢焉敢曰吾元永貞矣无咎矣而遂宴然无所戒懼哉要必乾乾惕厲无敢少寧然後吾之精神日與天下相貫而天下方來歸也後夫與元永貞相反蓋不以吾身先天下而反以天下之故後吾身荒寧自恣非夫也其誰比之故凶

比吉也三字非衍文傳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亂故一家必有家之主一國必有一國之主而況於天下无主則亂有主則治此比之所以吉也剛中就得天之初言乾卦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是剛中者天德也原筮元永貞者反求諸初而純乎天德也不可以剛屬元中屬永貞未發之中即元也永貞即剛中之不息者耳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古之人互相固結互相協恭只是一心以事君而已二遠臣也而與內臣相比四近臣也而與外臣相比夫以遐方之牧伯而結公卿其勢易於失已要惟自處以正卓然无求斯爲善耳故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嚴其守也以廟堂之大僚而親外吏其勢易於失賢要惟用得其人共篤忠貞共濟國事斯爲善耳故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戒其私也

總論

師之後受之以比師井田也比封建也封建一定上下相維臂指相得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豈非盛王之際耶然比於人亦甚難矣威福自擅易於恣睢快意當前易於怠弛而民情不常易於恩怨夫有一恣睢心有一怠弛心有一恩怨心皆道之所不載而適以解天下之體也故曰元永貞曰不寧曰顯比務使

君之心无一息不運於天下而又未嘗有意於留天下舉天下之情態若无所有於心而又未始置天下於无所用心如天之元氣見其常運地之元形見其常流而形形色色之往來第普之以无心耳此其爲善於比天下者乎若臣之比君固有道矣内比乎外而不以樹交外比乎内而不以植援如耳目手足相資相濟歸之有孚盈缶而已後世有孚之誼衰而比周朋黨之俗成利合則比勢合則比至用匪人以傷國而卒至於陵夷大壞也噫是豈可容於顯比之世哉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大畜小畜皆君子畜德學問大畜有囊括宇宙包羅萬古之心胸故象曰多識畜德小畜有一言必謹細行必矜之學力故象曰懿文德大畜之卦剛健而有光輝宜於設施故曰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小畜之卦剛健而出以巽順宜於收斂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傳釋卦名全取六四一爻柔得位者柔得其正是沉潛之意多而虛受之量弘也上下應之是鄉國天下之士樂爲之友一言一動皆爲我資此所以爲小畜也健而巽就己言剛中而志行就人言健則天德用事巽則優柔以出之勿忘勿助有實功矣剛中乃正直君子可以輔仁志行則合志以行其益无方矣何亨如之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正小畜之象假如有此雲起便下雨不過數點便了惟密布其雲不輕易下雨這雨自然來得大人之所畜皆當如是若稍有所得便搬出來用東馳西騖源既不深流安得長須從我西郊收斂地方藏而又藏蓄而又蓄不致疏漏放過必如是而後成個小畜學問必如是而後亨也尚往有尋向上去之意施未行非不行也未肯輕行俟其可行而行也密雲二句孔子彖傳原分作二意舊說只作一意看非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之復自道復其固有之道也其畜德取之已二之牽復與初九相須共進也其畜德資之人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人者已之輔也輹者車之輔也九三與陰柔相比是與便辟善柔之人居失其所以行矣夫小畜之學只在家庭日用之間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德之不畜即家庭日用事事乖剌閨門之內且相背違而何以行之國與天下哉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陰也陰柔之質多少振䇿則血氣之私似未盡去而終身不及之憂亦所不免矣以其孚於上二陽是眞實用功眞實下仁漸摩久而血氣自消進修熟而憂患可免然則人何以不勝爲患哉合志同方則人之畜皆吾畜也已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小畜全是取人爲善而欲取人全是精誠用事故四曰有孚五曰有孚攣如總是眞心實意互相固結耳至於斯邁斯征日積月累胸中直是无所不有而聲應氣求且合天下以成其善矣故曰富即富有之大業也曰以其鄰即德不孤必有鄰也富而曰以鄰則一人之心通諸君子之鄰以爲心一人之富合諸君子之鄰以爲富豈獨富而已哉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彖詞曰密雲不雨而上曰既雨既處意亦相似雨而不處便是所施大行既雨而即既處是方欲行之旋

復止之畢竟收斂意多不肯輕動到胸中之德飽實充滿眞如大車以載然矣然吾人學問有涵養便當設施少有所得而輕動者非也既有所得而過於收斂亦非也苟徒一於沉晦有所疑忌而不敢動如婦人之正位乎內而危厲不安終非夫子制義之道也如月之幾望終非太陽當天之景也天下事終何所藉於若人耶雖名爲君子亦往輒得凶矣
總論
談天地者言大德之敦化必言小德之川流談聖道

者言大之莫載必言小之莫破易有大畜必有小畜天下未有大而遺乎小者亦未有不得於小而能成其大者是故毫分縷析莫非化機三百三千莫非性命一言之尤勿曰无害細事之失勿曰无傷積少成多積微成鉅聖人之所不能違天地之所不能違也然小畜之學未有不須人以成者初之與二相牽而復四之與五上孚交而固其合志也如宮徵之相和其交相切劘也如水火之相資其受益也如萬派千流歸於大壑也至富以天下鄰以天下而其益

无方矣試觀於古舜德大矣而耕稼則取陶漁則取野人之一言一行則取何其小也孔子之德大矣而問官則問禮則問每事則問又何小也噫茲小也固其所以爲大與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字是踐履實地此卦以兑之柔履乾之剛剛以爲主柔以行之剛柔合一正吾人行已實地隨措皆宜

者也文王卦詞却就履危機上說道理亦見履道之善即危可使安而况安常處順耶大都人之一身不必嬰禍患之塗而後爲危即干戈之禍起於嚬笑風波之變生於几席履高耤寵而有不測之憂撫盛持盈而有意外之變皆所謂危機也惟在說以處之耳履即禮也說即禮之用和爲貴也禮以行之遜以出之順於道德而平其心氣此心之太和直與乾之太和相應是之謂履和而至也是之謂說以利貞而順乎天也履而至是則慢者可化而爲恭爭者可化而

爲順履天下之至險若天下之至易有何事變足以動我有何危機足以困我耶故曰履虎尾不咥人亨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履禮也素无文也履初言素昭忠信也賁極言白惡煩縟也此所謂禮之本也記曰禮反其所自生初六當履之初是繁華之習未熾忠信之質未漓以素爲履者也世皆尚文已獨尚質故曰獨行願在於内而不願乎外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

也
何謂履道率性之謂道也天下惟道爲至易亦惟履道爲至樂順性而行安往而不自得哉幽不是幽隱是乃幽靜玄濬之人恬无嗜欲者然也居宗廟朝廷之上而不改簞瓢茹草之氣在冠冕佩玉之列而不忘黃冠野服之心世之富貴得而亂之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上經

眇能視不明乎道而自以謂能明也跛能履不行乎道而自以謂能行也斯人也觸目皆荆棘舉足皆陷阱安往而不危哉武人爲于大君極言其禍之烈也愚不肖之人雖不明且行於世道猶未害也惟以一偏之知而強爲明以一偏之能而強爲行則害及天下害及萬世如武人爲大君其禍可勝言哉象曰志剛所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一爻要重在貞厲上觀象傳位正當可見也夫以九五之時勢足以運才足以逞將舉天下惟吾欲爲无不如意矣然九五之位中而且正者也勢足以運而渾然有无偏无黨之思才足以逞而凜然有臨深履薄之戒日以正道治其身而不敢忘危厲斯其履帝位而不疚也哉

總論

履禮也禮教不興民心胥邪故爲之禮以治之視聽言動惟禮則肅名分紀綱惟禮則定父安於上子安於下君安於逸臣安於勞約之于規矩準繩之中而

上經

範之于中正无邪之典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損益也是故處紛華之地而常存簡素之風身都富厚之區而心在坦夷之境幽人素也即帝位之履而有天下不與也何者非素坦坦樂也即時而愬愬時而貞厲而懼者安危者平也何者非樂見賓承祭无時而不兢兢則造次顛沛常若委蛇談嘯之日潛伏屋漏无處而不慄慄則夷狄患難常若俎豆絃歌之鄉顏子簞瓢不遜禹稷之和衷孔子之從心不踰無異堯舜之周旋中禮至於元吉有慶則詭庶乎乾而天

且弗違矣彼眇之能視跛之能履豈道之不可明且行哉則不求明之罪也不求行之罪也噫履道則祥不履道則凶嚴矣哉天人之際乎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造化之運關乎世道世道之否泰關乎君子小人易之大分凡爲陽爲健剛毅不屈者必君子也凡爲陰爲順依阿委靡者必小人也然其本係之君身矣君德剛健其所喜者必剛健之士而陰柔之小人屏迹矣君德陰柔其所用者必陰柔之士而剛健之君子遠於朝矣是故上下之所以交者以小人道消也無所以閒之故也上下之所以不交者以小人道長也有所以閒之故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財成輔相俱就元后身上說不可分過不及天地之

渾然者爲道其當然者爲宜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中庸曰天地之道爲物不二茲道也即吾身固有之道亦人人之所共有者也天宜尊地宜卑天宜健地宜順五常五典皆天經地義之不容易者茲宜也即吾身當然之宜亦人人共以爲宜者也元后心中渾然一個天地爲能舉天地之道化而裁之默而成之渾渾全全无少欠缺是裁成天地之道也所謂誠者自成也元后一身擔當宇宙行五常敦五典舉天經地義一一闡而明之是其輔相天地若人臣之輔相人君然也裁成其道而使天下之人皆共由於其道輔相其宜而使天下之人皆咸用於其宜蓋以天地人物爲一己非離己以爲天地人物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二與五應是輔治大臣故言大臣之體洗垢索瘢諫臣之責納污藏垢大臣之度故曰包荒然過於操切非也安於因循亦非也當斷不斷奸弊叢生矣故用馮河大臣爲宗社計長久必使四海之遠常在目前

萬世之慮常如一息故曰不遐遺然大臣視天下之人無非吾人喜其所親則伺便者至昵其所賢則窺嚮者集故曰朋亡皆大臣之體宜爾也總之一中字盡之矣尚如尚忠尚質之尚人之好尚不同偏剛者尚剛偏柔者尚柔皆非中道卦惟九五中以行願而二得尚九五之中行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乎舊說以尚爲合又曰合此爻之中行皆強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平陂往復天道也艱貞无咎人事也勿恤其孚作兩句讀與家人勿恤吉言不用憂恤而其精誠自達於天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六四一爻是虛心用賢之大臣翩翩不富者如鳳皇于飛全不以勢利芥於胸中也後世相業之低只緣一富字累了能不富何事不可爲以用也其鄰猶書所謂臣哉鄰哉謂用賢也不戒以孚天下之士皆樂爲之用也然其要則上之翩翩不富有以鼓其心耳何謂失實虛與實相對實則不能虛虛則盡失其實如周公叔父之親冢宰之尊勳勞之大盡數退讓不居而吐哺以下天下之士此之謂皆失實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世道積累而成泰猶積累而成城也城復于隍則平日積累之功廢於一旦紀綱凌夷法度廢弛其命亂也當此時而欲窮兵黷武疲民以逞豈完計耶惟當

急於自治新其號令更其憲制庶可以圖回天命耳如自以爲正而守之不變則積廢成壞不可收拾不亦可羞哉

總論

泰交也君民之情交故鰥寡達於旒纊君臣之情交故幽側發乎夢卜天人之心交故言行感乎日星大哉交乎然世无常治亦無常亂泰之不能不否也猶寒之必暑也暑之必寒也天也所以保安泰而不使至於否者是猶未暑而刈漢未寒而求桑也人也聖

人以爲天地交泰之運惟君子爲能致之亦惟衆君子爲能維而持之故彙征者濟濟於下不富者翩翩於上行中之主不以居尊而忘延訪之規中行之臣不以宴安而廢張弛之政至於平陂之相乘往復之相尋而艱貞之戒誼不忘規自邑之告志不舍命盛世之君臣所以維持世道者其用心固如此哉蓋嘗稽往牒太和宇宙孰若唐虞成周乃上有明目達聰廸知恍恂之勤下有敷教明刑旌淑別慝之忠而戒慢遊於丹朱勤綢繆於桑土彼其治而愈治安而愈安者良有由哉不然挾富盛之勢以塞彙征之路忽天地之際以釀復隍之憂此元狩天寶之治所以不克終也亦可戒哉

否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聖人於否泰之初皆欲得人以維之泰之初曰拔茅茹以其彙協力以致治也否之初曰拔茅茹以其彙協力以撥亂也可見世有盛衰而不可一日無君子

君子之處世有盛衰而不可一日不在天下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三陰爲小人之羣君子處此與之爲黨固非也激之而使無所容亦非也二以中正應五中正爲能包容小人之心承順君子之德雖與小人爲羣初不亂於其羣而有所轉移變化於其閒此固小人之吉而大人之道所以否而能亨者未始不藉於此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唐人曰包羞忍耻是男兒三當三陰之極不中不正小人道長事勢已不可爲矣當此時者豈容悻悻於一決以自取敗哉惟含垢忍耻貶斥可及僇辱可加勿深其中傷之毒以俟其機會之萬一耳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有命謂造化在我也否極泰來固是天命之常然君子不恃其在天而有以陰移而潛奪之是天之權且爲我用謂之有命可也无咎者天之所祐人不得而違之也離麗也文明也離祉言文明之福也

總論

易之道天道也天道以好生爲心即寒沍栗烈之交而陽和之氣未嘗泯也聖人以生生爲心即晦冥紛亂之候而反正之機未嘗忘也夫時至於否以天地則不交以天下則无邦聖人豈坐視世事之不可爲而泄泄然不爲之計耶抑豈不度其時之不可爲而空試於一擲耶拔茅以集君子之勢包承以移其不肖之心而且包羞以俟其可乘之間至於吾黨旣集事機旣得天命之權若有以潛驅而陰握之則祉可

錫吉可臻而後天下之喜安安然坐而亨之矣蓋至是而始知小人之未始不可爲君子而亂之未始不可治也然而未也否之未休其未泰可憂也否之旣休其否而復歸於否者尤可憂也此其亡之戒聖人所以惓惓也以周之宣王奮然于厲王不振之後庭燎問夜雲漢憂民安集歌於鴻雁振武詠於車攻至驅玁狁平蠻荊厥功爛然乃料民太原識者已謂其漸不克終未幾而幽王煽亂亦謂宣王有以釀之則其亡之訓良可鑒哉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只要分別公私同人于朝以勢同耳同人于家以情同耳惟于野則疎逖之氓無間於王公海宇之衆不殊於闉闠耳目肝膽可以相信呼吸喘息可以相通無我無人如天如地安往而不亨通哉夫人心苟異則庭闈談笑之際而胥戕之禍已生於几席人

心苟同則卒然之變有以相恤大難之衝有以相維所謂同舟遇風胡越如左右手矣胡不利哉乾行不專指涉川兼承同人于野來乾之道无私而已君子大同如乾之无私覆而已利君子之貞言其當爲君子之同而不可爲小人之同也君子之同主於同理人是曰是人非曰非同也人是曰非人非曰是亦不害爲同也小人則同流合汚一鄉原而已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人之處世只是各立門戶便有許多藩籬之隔吾一

出門則天地四方孰非吾同葢門以内則心有所係門以外則心无所係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如宗族之宗六二中正而應豈係於私情者然親其所當親而未能合疎以爲親厚其所當厚而未能聯薄以爲厚物我之形終有未化天地萬物之量終有未宏故曰吝道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三與四相比三剛也四亦剛也剛則勢相敵心相軋而不相下是故一腔之内即爲荆棘嚬笑之間即爲鏌鋣猶伏戎于莽然也然人之一心原與天下之人不相隔緣人見卑識淺遂自小耳苟置身高明之上若升高陵然則所處既高所見自遠異同之見至久而不與矣三歲極言其久如三年學是也安行便是見大心泰氣象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與三相類當其始也有相攻之心即三之伏戎也墉亦高處乘其墉而弗克攻即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也曰義曰則可見天理本同只人自異之耳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五剛中正二柔中正是乃精神意氣之合求同於心而不求同於迹也以迹同者如以水濟水如琴瑟之專一不過唯唯諾諾而已以心同者此之所是而彼非之此之所可而彼否之有不從則大聲疾呼以鳴

之垂涕泣以導之此所謂先號咷也此所謂中直也至於是非相濟可否相成直言而不以爲聧危言而不以爲激心一道同有驩然無疑者此之謂後笑也夫人惟克己最難而相克尤難茲曰先號咷後笑則其先也彼此相攻真如大師之克而其後也義理之直不戰自屈真如大師之相遇矣葢人而有相勝之心則其克也乃所以相忌人而无相勝之心則其克也乃所以相成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于郊非一无所同也宗黨姻戚孰非吾與漁樵耕牧孰非吾朋即吾所居之地自有同人景象无所累於身又何所悔於心耶大都君子得志則同人于朝不得志則同人于郊故曰志未得猶曰此不得志者之所爲耳

總論

同人之道論其心不論其迹故千萬人非衆也一人非寡也惟其貞而已出門之同同以天下也固貞也中正之遇同以一人也亦貞也于郊固也于宗狹也伏戎以攻邪也非貞也然與其狹也邪也寧固而已春秋之世若丈人若荷蕢者流耦迹農夫而不屑與世俗爲伍豈盡无見而然哉彼見祭伯原仲之徒非君命而樹私交也吝道也季孟田常之徒黨同伐異若伏戎以攻之兵也賊道也故寧爲胼胝之侶而不爲比周之羣寧置其身於恬淡之鄉而不置其身於戰爭之地茲隱士之見寧伏其身而无悔也然夫子則尤其果病其无義而歎其志之未得矣是故視斯人皆吾羣也視天下皆可易也齊魯宋衛之君可同即轍環而不爲勞也公山佛肸可同即試於磨涅而不爲黨也七十二賢可同即歸而裁之而不爲私也此言同人之貞者必曰孔子也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彖傳要玩其德二字所釋大有只就勢位上説大中猶言中天下而立也人君以徽柔居尊宅中圖大而臣民莫不嚮應所謂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者故曰大有然大有者位也而所以保是大有者德也德非剛健則姑息易生德非文明則是非易淆剛健則法天之健文明則憲天之明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正所謂應天時行也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不以英明而得之以優柔而失之故曰人君不可不知乾道彖曰應天爻曰天祐始終一於天而已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此爻要玩一害字害即九三所謂小人害也大有之

初賞罰方明奸邪未得肆志故未交害然天下之害不在人而在我君子之遏惡不遏之於人而先遏之於心故惟慄慄危懼如將隕于深淵然後憸壬不與釁蘖不萌而可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公用亨于天子亨字不必作享字亨通也大有之世廟堂之上通爲一體四海之衆通爲一家爲公者豈无所以上通於君乎古稱羣后肆朝敷奏以言嘉謀

嘉猷入告爾后此則人臣所以通於君者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威如之吉乃文明之德在我明白顯易如日月光昭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无待於戒備此德威之威非刑驅勢迫之威故曰易而无備

總論

夫人之情處憂患則多思履盛滿則多娛思則致理娛則悖亂此古今之恒也由今觀之時曰大有則幅員之域皆已延袤負固之徒皆已除去四封皆已寧謐綏服荒服之外皆已來賓孰不謂其可恬然以嬉哉乃聖人固危之也初惕其艱也二防其敗也三通其情也四匪其𢊍也兢兢惟不共是懼而罔以寵利居成功所以儆其臣者何至也五下乎二而慮其无威也上下乎五而幸其不溢也惴惴然不敢以崇高富貴驕天下所以儆其君者又何至也葢嘗觀唐虞之際太平融洽而矢謨陳規者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甚則勑之以時幾懼之以叢脞敷奏陳試罔

敢不共名言允出罔敢不念下有敘歌之勸而上无一日无吁咈之聲然後知盛滿之世固時君具臣之所忽而誼辟察相所亟爲之圖也故曰危者使平噫盡之矣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與盈相反盈者有而有謙者有而无有而自以爲

有者有其始不能保其終到底无結果有而若无者有其始亦成其終到底有結果君子之終便如造化成始成終一般非先屈後信之謂也

彖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裒多益寡是就心源理欲上劑量多寡謙是天理用事盈是人欲用事天理之分數寡故下人之心常失之寡人欲之分數多故上人之心常失之多去了一分人欲便增了一分天理去了下人之心便增了上人之心裒之固所以為益也稱物平施從自己心上

平非從物上平也人而盈滿則有低昂心有輕重心視物我若相懸絶而何以能平人而謙則无低昂心无輕重心視物我若一體而何所不平君子絜矩平天下不過此心平之而已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不富以其鄰與否九四同九四大臣也而曰不富其伊尹不以寵利居成功乎六五人君也而曰不富其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乎夫人君富有天下若可自恣

且忘其崇高而虛己以用臣鄰謙之至也此豈特可以柔天下已哉即征伐以威天下亦无不利矣葢謙冲之主亦不容己於問罪之師然有文告之詞而不徒恃武功之振故干羽兩階頑固自服非專尚威武者比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二得中也故鳴謙而曰中心得是以實勝者也上不中也故鳴謙而曰志未得是以名勝者也夫謙而以

名勝則外觀徒餙而私係未忘此當用力克治而不可一息苟安者也行師有勇猛果決之意征邑國猶言自治也一念之私甚於外寇克己之功如戰必克至於己私盡去天理用事尚何志之未得耶五之侵伐是正天下氣象上之行師是正己工夫未有不正己而能正天下者也

總論

易之言吉凶利害至詳矣夫吉凶之相倚也利害之相伏也如晝之有夜暑之有寒六十四卦之所不能

違者也乃謙之一卦下三爻則皆吉而无凶上三爻則皆利而无害爲君利也爲臣亦利也處常吉也即處變而涉川亦吉也无事利也即有事而侵伐亦利也此豈有他哉吉凶利害生乎人情者也人之情位高則相傾才高則相忌功高則相軋而淺中狹量之人位高則易陵才高則易忽功高則易惑以易陵易忽易惑之心而應以相傾相忌相軋之迹何怪乎吉凶利害日相尋於无窮也古之君子視王公卿相若布衣然視智名勇功若愚鈍然人有所疑於我而我

无所加於人故潛消其相傾相忌相軋之意於粥粥呐呐之中虞書陳謨推轂不矜幽風致頌式歌赤舄至於征苗振旅而謙受益一言尤諄諄焉噫聖人之意見矣

豫利建侯行師

豫卦全重一順字未有不順人心而能樂以天下也建侯非立君即比之建國親侯也王者爲民興利則有公侯伯子男之封以安天下爲民除害則有伍兩卒旅之設以威天下均之爲順人情而已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謙與豫之交其理欲之介乎謙沖挹損德之基也驕奢淫佚德之廢也韋布猶然況侯王君公哉故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謙曰心得鳴豫曰志窮心志之間其幾嚴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不終日只是不久安於豫之意夫人升盤樂之堂則戀戀以爲安躋懷居之域則依依而不忍去即有能

悔其非者亦遲而後悔耳六二守而且正則是屹然獨立於波蕩之中其守也如堅石而超然遠出於勢利之外其去之也如脫屣人之所溺而不能返者而彼若不能以頃刻安也蓋衆人之慮淺故成而有渝其悟也在事後君子之識微故不遑逸豫其覺也在幾先夫是之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繫辭所云則極言其知幾之妙耳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向秀曰睢盱喜悅

之貌二悔字最覺悟人最深切處上悔字覺昨日悅
豫之非下悔字恨今日改過之遲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
未亡也
五以柔而乘九四之剛是自家柔暗舉天下事皆付
之大臣而惟以逸豫自恣耳此正腹心之痼疾也然
以其得中此天理之尚存而人心之不死者也恒猶
言恒心

總論

傳曰謙輕而豫怠輕非他也此心之中湛然常虛視
天下之物皆不足爲吾之有也怠非他也此心之中
傀然自足視天下之物无一而非吾之有也夫心能
忘物則能平物故不以才智而輕顓蒙不以王公而
傲睨布衣心不忘物則物常累心故貧富易觀貴賤
殊嚮其道心人心之幾乎由今觀之當豫之時宰相
以剛而任事上下以順而承休太平之風充滿宇内
其樂極矣然時處其樂則柔曼雅化之欲每易以波
蕩其心而快志娛意之觀亦恒情之所甚便者故无
論庸君具臣沉酣於佚樂而莫之省憂即元元之衆
未有不以樂極而悲滿極而損也聖人有憂之是故
於初戒其窮也於三晦其盱也於五防其疾也於上
危其不可長也惟二之介石能熟察乎憂樂治亂之
機則爲之深致意焉聖人之憂治世何切也盖嘗讀
史至於貫朽而不可校粟紅而不可食未嘗不想其
豫樂之盛而土木甲兵征輸望幸紛然交作至於江
淮煩費海内騷動然後知聖人之慮深哉雖然猶未
也聖人於三之悔則欲其速圖於始於上之渝則幸

其改正於終其欲人之寡過盖惓惓也是故輪臺之
詔君子猶有取焉耳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
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此卦震剛在下巽柔在上是剛來下柔也天地間无
獨陰獨陽之理然陽感陰應故剛常下乎柔天之下
交於地君之下交於臣男之下女皆剛來下柔以共
成世道者也動而說是精神意氣歡然无間盖在心

源相說不在聲音笑貌相說此隨之善道夫子以隨時二字釋大亨貞最妙亨者隨時變通貞者時之所在即理所在也人之處世持一個有我之心固非亨也非貞也苟一一隨人轉移亦非亨也非貞也故不任我不任人而惟因時處中時當如此則如此行時當如彼則如彼行此便是正大道理所謂君子時中孔子聖之時不過如此耳隨時之義一句義字最好玩衆人之隨與時上下君子之隨與時制宜堯俞禹拜隨之隨也害有在於象恭則吁孱功之薦利有在於遷國則違胥怨之咨不隨之隨也故曰隨時之義太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古人有息无睡唐歌曰日入而息孟子曰日夜之所息只是安靜无爲神不勞形不役耳吾人之道无時可息吾人之功有時可息惟其有息此其所以无息也凡人之情識未忘機心未絕稍有絲髮外馳而不能入纖毫點蕩而不能安皆不可謂之入宴息息不能安命非巳有此至命君子所以不多見於天下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君子不能與小人共事小人亦不能與君子共事故係在丈夫則失在小子係在小子則失在丈夫勢也隨有求得猶言大有得云耳與正人居則隨求隨得所謂日益而不自知者非四陽當任之謂也利居貞勉其終也夫人意氣所激能以正直相規而精神稍懈未免以善柔相詡故不徒曰貞而曰居貞勉人慎終之意深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六三近四者而曰隨有求得九四近五者而曰隨有獲貞凶三之失小子其失也所以爲得也得之於內者也四隨君而有獲操縱得以自由其獲也獲之於外者也夫人臣獲上固臣道之正然人趨人諾則有詭隨之議作威作福則有凌迫之嫌凶所不免矣其必有孚在道乎孚是忠君愛國道是引君當道時而一都一俞道之是也以明將順之大分也時而一吁

一咈道之非也以明匡救之大忠也天下未有不以道事君而可謂之孚乎君者亦未有不明乎道而能事君以道者故曰穆穆在上明明在下非下之明明何以成上之穆穆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一爻當以程傳爲是拘係又從維只言其民心固結之極耳上六居隨之極是君之誠已通於民而民之維係於君真有若或結之而不可解者也是道

也大王嘗用之以亨于西山矣大王去邠之時民之從者如歸市而王業之基起於岐山非民心維繫之大驗耶

總論

隨之道亨貞焉盡之矣隨得其道則出門之交隨以天下不爲廣于嘉之孚隨以一人不爲比時而有所渝則以无主爲貞時而有所係有所得則以有主爲貞歸之隨時而已夫心本无着何所於係也心本无欲何所於得也顧人之心不係於天理則係之於人欲不得之於內則得之於外直諒多聞之士親則善柔便佞之人退矣有益之得先則无益之得後矣係所當係何嫌其失求所當求何嫌其得耶然舍下之得得於人者也宴息之得得於心者也論心而至於宴息則澄然其虛而繫累之心化矣湛然其一而求得之念忘矣其息也爲天心之復其不息也爲天行之健其息也空空洞洞无一物之或有其不息也元元本本又无一物之不有故曰息焉遊焉又曰至誠无息此其深於隨時之義也哉

蠱

易之有豫也其穆王車轍遍天下之日乎易之有蠱也其平王東遷政教不行天下之日乎噫豫之冥也猶可渝也蠱之裕也不可救也夫子已知周之不復西矣

總論

蠱之時天下之亂極矣彼坐視斯世之亂而漠然莫之理者山林之不事王侯者之所安也若有憂天下之心豈能晏然而已耶是故爲君者必急於用賢爲

臣者必急於匡世固不急治而失之貞亦不緩治而失之裕固不以未治而偷安亦不以既治而忘危此蠱所以不終於蠱而中興之業卒與創業同光也蓋觀古今之談中興者必嘖嘖周宣而夷考其業則顯允方叔孝友張仲其成德弘矣鴻鴈安集車攻餝武不貞不裕其化理中矣彼其先甲後甲之功載之詩者迄今可考鏡也漢之元成宋之元祐天下之蠱既已日深而漢臣則優游靡斷泄泄然惟裕蠱之安宋臣則矯枉過正又不免爲幹蠱之悔天下事從此日

非矣雖然寧爲幹之悔无爲裕之吝此又當事者所當權衡也

臨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有心曰感无心曰咸以初之剛正而下臨乎民相感也而忘其爲感相臨也而忘其爲臨化其偏黨歸於太公志正而行亦正者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二以中道而臨民其感无心其應无跡[illegible]之以精神心術之動非順之以命令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艮曰敦艮臨曰敦臨皆始終如一之意志在內猶記言內心蓋以真誠臨天下而非以虛文臨天下也

總論

上下之相臨久矣夫以寰宇之衆饑需哺寒需衣逸居而需教者何限吾以一人之身臨之而且期於无窮无疆是豈法驅而勢禁之耶以一人臨天下不若以天下臨天下也是故爲君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賢宰相故以智臨稱焉爲相者不能獨臨也而委之

賢有司執事故以至臨稱焉咸臨者用而君子長矣甘臨者去而小人消矣然君子小人之辨亦難言哉咸臨者悃愊而難投甘臨者滑稽而易親咸臨者不千百姓之譽甘臨者易結左右之歡舍此取彼此五之所以智而敦臨之治可以安安然垂衣而享之也昔者唐虞之際堯舉舜舜舉禹皋益稷共兜之朋黨不足以當百僚之師師孔壬之巧令不足以當臣鄰之弼直故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噫斯其敦臨之極

乎

生生篇上經終

生生篇

上經二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何也神之也交神者惟其誠不惟其物方盥之始誠不緣物而有既薦之時誠則因物而將矣民至愚而神者也聖人之心至誠如神信

不以聲敬不以色淵淵默默立民之極蕩蕩穆穆順帝之則神矣哉其堯舜之盛際乎觀天之神道孰觀之聖人觀之也聖人觀天之道无聲无臭耳不可聞思不可測而春夏秋冬各循其序天不知也四時不知也若使之然而不得不然也聖人以神道設教以天之神道也天不言而化聖人之教何待聲色政令哉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何言乎觀我生也生者人之神明所得以生者也人

而不失其本心則我生人而失其本心則我死我得其生則可以與人並生是其進也進之自我非必因時以為通也我失其生又安能與人並生是其退也退之自我非因時以為塞也道即是生生外生生无可言道者故曰生生之謂易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用賓非朝覲仕進也必有所不召之臣然後成其為大有為之君故利在自重而尚賓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生生之理人我一體我之所以自生者此理也所以生人者亦此理也九五觀所以生人上九觀所以為生盍合天下以為我而無不生則生生之意充滿无間矣然非我之君子何以使天下皆為君子耶極而言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便是天之神道好生之德便是聖人神道

總論

觀者觀也因人觀已名曰反觀以已觀人名曰達觀故天子之觀觀在百姓丈夫之觀觀在四方舜之禪也自岱宗以至西嶽北嶽靡不觀也季札之適魯也自齊秦鄭衛以至四代之樂靡不觀也善哉觀乎以考風俗而懲惡若衡矣以鏡古今而沿革靡忒矣此達觀之盛也然其要則反觀而已傳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故日照月臨明之末也太虛洞達明之本也天下未有不觀諸已而能觀諸人者也文之烝也適觀厥成矣而猶曰望道未見何其密也孔之聖也如日月之代明矣而猶曰內省不疚何其切也此

觀我生觀其生而君道師道所以並隆也不然童觀者安於面墻之陋闚觀者自足於蔀屋之明而曰吾以反觀也可乎哉可乎哉

噬嗑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初上非受刑也乃身為不善而自罹於刑憲也初居卦之始於象為趾如大傳所云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則不慎於始而失其所以行矣是屨校滅趾之象也上居卦之終於象為耳如大傳所云積惡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則聽德不聰而莫救其終矣是何校滅耳之象也象傳聰不明正釋滅耳之義人之耳爲心聽發竅此而不明方寸之地塊然上塞更無開悟之日矣夫獄于初猶可止于微也屨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已必至滅耳可不審聽而早圖哉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滅鼻亦五刑之一二乘乎剛是其所遇者乃強梁難化之人非加以重刑不足正其罪也膚猶肌膚之膚噬其膚而滅其鼻亦以其罪足以當此耳爲善之人

身體髮膚一不毁傷爲惡之人至自罹於噬膚之憲可不謹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噬腊遇毒非用刑而人不服也無諸已而後可非諸人已欲噬人而不知自噬則我以法繩諸人人又以法繩諸我是噬腊而反遇毒也小吝无咎亦小懲大誡之意耳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得金矢乃九四自得金矢非爲訟人言也九四乃大臣之用刑者六五乃大君之用刑者三辟之典皆季世也噬而有得其德衰矣然不尤愈於胥失之乎九四陽德剛直剛則不靡直則不撓是得治獄之道者然四不敢以剛直自恃也方且艱焉貞焉大司寇欽恤之心固當如此也五居中而任九四之剛即鼎所謂黄耳金鉉也中則不偏剛則不弛是得治獄之道

者然五不敢以此自恃也方且貞焉厲焉大君欽恤之心固如此也後世不察乃借周禮鈞金束矢之文以解得金矢夫未受民詞而先受金矢此豈可以訓哉周禮之非全書固若此也嗟夫束修之解一誤而壞司教之心金矢之解一誤而壞司刑之心無怪劉歆王莽爲人所口實也

總論

噬嗑聖人之刑書也聖人豈樂於用刑哉顧天下之人智則角謀强則角力誇則角辨而其中有桀驁而難

制者苟小之不懲遂釀大惡過之不儆遂成怙終如之何其廢刑也聖人知其然於是權其輕重察其難易減趾滅鼻滅耳原情而施噬腊噬胏噬肉相機而發要以懲其始戢其終俾乎室者輸其情而桀驁者有所制而不得遂耳然此法也非所以論於法之外也若論其心則執法之臣惓惓然於艱貞之戒用法之君汲汲然於貞厲之防葢不恃其明而常有愼重之思不恃其威而常有哀矜惻怛之意如是而已昔之論刑者始於虞書而備於周禮虞廷更鋪所云五

刑五用五宅三居周禮秋官之職所云三典五刑八成五禁何其詳也乃帝之叮嚀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而小司寇以五聲求民情懇然於言詞氣色耳目之聽大司寇悉聰明致忠愛於棘木之下王且命三公參聽之至三宥然後刑焉又何謹也噫是可以得聖人艱貞貞厲之心哉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傳曰物相雜故曰文宇宙間之文不過一剛一柔間雜成章而已內體爲離以一柔而文二剛之間是天德之剛渾然充實而有和順之德以文之文之在中者何光明洞達也故曰亨外體爲艮分上畫之剛以文二柔是柔順之氣發越於外而有陽剛以文之文之在外者凡作止語默纖悉各當故小利有攸往亨利皆美詞亨以心言利以事言小利猶言周旋中禮也非不足之意天文只是剛柔如日往月來倬彼雲漢爲章於天柔來文剛也月星无光借日之剛分剛

上文柔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庶衆也與庶物之庶同非謂其小也修明庶政之治具則可飾之以文若斷獄則不可也呂刑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口才且不可以斷獄矧可以文而飾之乎苟恃其明察而深文巧詆緣飾以沒其情在小人則敢如是在君子則无敢如是也明庶政者離之明无敢折獄者艮之止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舍車而徒乃舍文從質之象車馬馳驟華靡繁麗之
觀也徒步自安大朴之俗也象曰義弗乘信乎文質
之用各惟其宜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須字如詩所謂卭須我友語所謂須友以成是也三
在上正二之所須者也二合之以爲賁而須之以爲
與其與起於文明也易易矣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如濡如文明之盛潤澤而流光者也永貞戒其文
之過也威儀文詞禮之文也以其外心也中正无邪
禮之質也以其內心也長守其正則文不至於滅質
矣象曰終莫之陵蓋文之勝則以華美相競便有陵
之者永貞則於物无競孰從而陵之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
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一爻當以白賁之義推之四與初相賁者也初
以實心而賁乎四不爲外觀四以實心而求於初不

爲虛飾初曰賁趾四曰皤如初曰舍車四曰白馬同
一白賁之風而已匪寇婚媾言其非所以相拂而乃
所以相成也象曰當位疑言其以陰居陰似乎易於
徇世而難於永貞者乃能與初爲賁相濟而不相拂
何尤之有

總論

易之有賁也天文人文豈不斌斌稱盛哉乃聖人固
甚慮之也賁趾於初畧其飾也賁須於二求其輔也
永貞於三嚴其防也賁皤於四崇其真也君若五而

甘同於丘園之夫相如上而恬然爲白賁之色聖人
之不貴文固若此也夫聖人非惡文也天文一日无
誠則天道隳人文一日无誠則人道離故寧先質而
後文无以文而滅質此聖人復古之意而法天治人
之大端也嘗觀周禮一書大而八法八則六典六官
徵而昆虫草木靡不畢具其文章多矣其禮樂綢繆
矣乃周公作詩獨於不顯之文三致意焉聖人盖憂
其文之弊而欲其返也噫是可以得賁詞之精矣
剝總論

剝之卦陰剝陽也以造化言生長爲陽肅殺爲陰以世道言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以吾心言理爲陽欲爲陰小人之剝君子也始於陰謀極於一網一網盡而世道隳矣人欲之剝天理也始於潛滋極於牿亡牿之反覆而人道滅矣世未有不培吾心之君子而能培世道之君子未有不去吾心之小人而能去世道之小人者也初之剝牀以足非人剝之屨錯之咎也故曰以滅下其下學非也二之剝床以辨非人剝之濡染之積也故曰未有與其所與非也至於四爲賓其身於尋斧之埸安其危利其災且胥戕而莫之悟也夫陽明之氣非獨歉也惟其自震耳陰濁之習非獨勝也惟其自反耳三不剝陽而剝陰五不以陽從陰而以陰從陽舍舊圖新釋回增美何人之不爲天耶上之碩果不食也是夜氣之息也好惡與人相近也養之斯爲君子矣剝之斯爲小人矣舜跖之分利善之間甚可懼也嗟夫人之一身所立天地間者惟此安宅耳剝牀不已至於剝廬茫茫宇宙容身无所柰何不思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還也人之一心渾然天理此理原是自家固有之物剝盡復生如偶失而復還於我也孔之所謂復禮是也彖曰剛反反吾之所固有也非在外也復以自知豁然貫通故亨復之始貴動一念奮發如雷斯震此天理所以生生而不息也順者所以善其動也深造以道勿忘勿助是也復爲德之本養得其道則動罔不臧矣故曰出入无疾下仁而休從道而中皆善與人同也故曰朋來无咎泰曰朋亡而此曰朋來何也朋亡者同類之朋也朋來者同道之朋也反復其道終日乾乾也七日來復極而必變終而有始也天行即乾之天行健君子反復來復强而不息以天行之健爲行也始曰剛反乃道心惟微之初繼曰剛長則天理充積之極矣人之良心即天地之心天地之

心即吾人之心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元者善之長總是一心非有二也惟迷而不復自家方寸之地原不見得何能見天地之心惟復則一念自知惺惺常存知天而天知天之未始不爲我知地而地知地之未始不爲我不過識得此眞心而已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閉有形之關易閉无形之關難復之閉關非閉有形之關也閉无形之關也一念方萌關鍵未固種種情

識種種利竇皆得胠篋而奪之吾之天君役役營營馳騖四方其何定主之有故必黜其思慮絶其營爲喜怒哀樂渾然其未發聲色臭味湛然其未交一眞常主退藏於密方可謂之閉關如此則不營營于功利不憧憧于往來商旅之不行也天君泰然於内而不馳騖於外后之不省方也此安靜以養微陽最爲養心要訣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不遠復只是復其本心二之下仁下乎初也四之從道從乎初也仁遠乎哉道不遠人此初之不遠復也祗平聲韓氏云祗大也韻書亦同猶言无大悔耳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復之厲即惕厲之厲操心危故復善易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自考考字即考其善不善之考中行獨復守之於爲也中以自考誠之於思也子思言致中龢而始於愼獨其深於易乎

天之動者莫如雷故惟復爲得乾之精地之靜者莫

如山故惟艮爲得坤之精復曰敦復艮曰敦艮皆終身不違也復以自知故曰自考艮以安止故曰厚終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一爻純是迷復之象迷而不復則終于利欲之場而无復覺悟之日矣絶天之道則仰媿於天便是天災失人之心則俯怍於人便是人眚用行師者妄動也終有大敗者妄動取困也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者失其天君至終其身而不能返也象曰

反君道也惟天君能役羣動而今反以羣動役天君非反君道而何

總論

六十四卦孔子惟稱復爲見天地之心而至繫辭則曰復以自知自知之知即乾知大始之知即知天地化育之知是眞知也見天地之見即人所不見之見即參前倚衡之見是眞見也天地之外更无人心吾心之外更无天地天地非遠而吾心顧可以爲遠耶是故古之賢人君子其復而厲也如雷之迅風之行

而不容停也其下仁也從道也如谷之虛川之納而不容壅也其不遠而復復而敦也如太虛之復歸其所日月之復歸其宅也不然一念少蔽便與天地不相通一息少間便與天地不相似不至於迷復不止矣噫自知之復豈易言哉克己而後復禮格物而後致知夫惟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而後可謂之眞見也此閉關之極而顏氏之子所以爲庶幾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剛自外來是外卦純乾之剛來而爲主於初也震之初即乾之初畫此乃卦之主也人之心只要得其所主動而健所主之剛不因動而移也剛中而應所主之剛有相須而濟也曰无妄則自无不正而又戒之以匪正者爲中人言也聖人之无妄誠者天之道也大賢之无妄誠之者人之道也然又有資性朴實无所回互而於事機未能一一合宜則中雖无妄而行未免有礙故曰何之矣其實一不正便是妄便與天道不相似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只是一誠之通天之動物者誠也物之受於天者誠也君子代天理物一誠之外更何所事哉茂對時非春耕夏耘高黍下稻之謂也吾身之性情无一而不應天時行也中庸所謂致中和以育萬物至誠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即是此理彖曰剛爲主於內天君之主常定則天命祐萬物之主在

我則萬物育此至誠所以與天地參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
也
六二一爻本義攺得極好學非无爲也然農夫之爲
出於人力君子之爲順乎天機爲之以天即謂之无
爲可也學非无得也然農夫之得計日而收君子之
得與天俱化得之以天雖謂之无得可也動以天者
斯爲无妄一涉乎人即妄矣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无妄之災猶象傳言无妄之往无妄何以有災一匪
正亦妄也其災宜也或繫之牛當以畜牝牛鞏用黃
牛之義推之人之心不可一有所繫若執着不化如
或繫之牛然則爲妄矣心繫於物則終放逸於外得
不在我而爲行人之得失之在我而爲自致之災此
所謂匪正有眚也上九之意大都若此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固有非固守之謂也天以正而立命人以正而立心
是乃我之固有者非有待於外也
總論
傳曰復則不妄復者天也无妄者純乎天而不雜於
人也夫天人之幾微矣哉種種思慮俱屬妄心種種
計較俱屬妄動如克伐怨欲之滑心也聲色臭味之
戕性也妄之妄者也若潛心學問銳志進修固自以
爲无妄然取效太速則期必之私乘焉而妄成心未
忘則固我之私乘焉而妄時窮勢極則執一之私乘
焉而妄彼其立意未嘗不欲爲聖賢君子而僞滅性

人賊天幾微之間大致千里矣二之不耕穫不菑畬
是勿忘勿助純乎天也五之勿藥有喜是不好大不
喜功純乎天也初之往吉行其不得不行四之可貞
止其不得不止歸之大亨以正天之命而已三之災
也繫而妄者也上之眚也窮而妄者也告子助長无
異偃苗尾生孝巳无取硜硜嗟夫人知妄之妄而詎
知无妄之妄耶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

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是有大源頭學問世之學以聞見爲畜聖人之學以剛健篤實爲畜天下許多義理盡收拾胸中故爲大畜大畜本无不正詞曰利貞者正以見聖學之畜非末學之畜也剛上而尚賢就上九言上九以剛居上而尚九三之賢是所與皆正人也健而不知止未免過於健能止健是發揚者戒於太猛精進者戒於太鋭健而不過所崇皆正學也皆利貞之義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似淺大畜君子一擔當世道便爲

上爲德爲下爲民不爲家食之計是乃所以答人君養賢之典也利涉大川道濟天下也

象曰天在山上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多識與默識同子曰多見而識之由象識心也前言往行俱是古人用心處因其言而默識其所以言因其行而默識其所以行比正所以畜德也如曰記憶之學末學而已何以爲君子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行拂亂其所爲其初九憂厲之時乎操心危慮患深初之不妄行以取災也其爲已之利孰大焉

六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二之脱輻其時止而止乎夫畜之未固而役役焉於車轍馬跡之間此心之中東馳西騖其尤多矣惟自脱其輻外者不入而引於内内者不出而馳於外此中之所以无尤也

總論

大畜之卦聖人所以包羅萬象負荷一世而爲日新

富有之盛德大業者也人皆曰如是可以行矣如是可以進矣而聖人以爲未也初之厲也慮其災也二之脱輻也戒其動也至於畜極而通我車既閑矣我馬既逐矣可以坦然行之而无不利矣然天下之人剛柔異性媺惡易習於是有觸若牛而突若豕而悍然難馭者豈刑驅勢格之哉亦以其自治者治人耳試反而觀之吾身窒慾於未萌則其克治也易止惡於既潰則其懲創也難直養之學順之而自消强制之功遏之而愈熾而况於治人哉是故童牛之牿必

防其漸豮豕之牙必相其機夫亦以鉤距之屏迹不若侯明之潛消棄灰之畏威不如保釐之胥化耳要之初以牿而厲二以豶而朓四以牿人者自牿五以豶人者自豶是相拂而未始不相成者也惟至何天之衢則太空在吾心太和在宇宙而非塵世道路中人矣噫末世以要路爲天衢而不知以日新應天爲天衢則何怪其措足之差哉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

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養也養巳養人皆養也此卦下三爻皆就養巳言二三爻皆就養人言觀頤觀其所養之人也自求口實觀其養之於巳也孟子言以善養人言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此皆是養人之正言无以小害大无以賤害貴養其大者爲大人此便是養巳之正以正自治而身心性情胥得其養矣以正治人而天下國家胥得其養矣要之明德親民總非二事未能正巳固无以養人未能正人亦安得謂之養巳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頤之養德養身不出言語飲食間夫善養之枝葉皆本根吐納皆神運不善養之爲淫爲詖一醉夢中人耳且曰愼曰節皆能及民不止一身之養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一爻當以初九六三之爻義推之下三爻皆主於自養者故初曰朶頤三曰拂頤以其居動體而不

以正自處也二亦居動體是心馳於世味而身艷乎紛華於頤爲顛而於自守之經爲拂矣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丘高也于丘頤言其居高位而得所養然養之不正往而得凶矣象曰行失類言其所與者皆小人之類而非正人君子之類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二顛頤而凶四顛頤而吉何也二徇人而喪巳者也四舍巳以用人者也以眈眈逐逐之心而用之徇人

則爲欲心以耽耽逐逐之心而用之求賢則爲道心顧所養之正不正何如耳

總論

頤者養也人君欲養天下非養賢何繇哉然賢者必以道重其身然後爲人君重人君必輕其身以下賢而後爲國家重自養貞也養賢亦貞也此頤之所以貞吉也夫邪正之辨嚴矣人之一身聲色臭味之欲交引於外而嗜欲好名之念又勃然炎起於中倘非以道義自閑而不勝其狥欲之心則人主亦何賴於

若人爲者至於人主一身天下之中其欲者尤爲不小或以倖中或以佞中或以貨中交中者多則爭伺其意便而賢人亦何所恃以自結於君也故就下而言靈龜貞也朶頤非貞也拂經拂頤非貞也就上而言耽耽正也逐逐正也順從正也下以正而結於上上以正而信乎下此所以成由頤之功而與天地之養萬物者並隆也噫養得其道則有所耽而非世味有所逐而非外物若顛而可以相濟似拂而可以相成不然則爲養小之小人而已觀者辯之

大過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象曰棟橈本末弱也爲初上皆柔而發也本弱則无以强幹於其始末弱則无以令圖於其終宜其橈也乃爻之棟橈獨歸於九三何哉夫當大過之時必有維持之道圖之於其本則可因本以及末圖之於其末則未免因末以廢本矣三四居卦之中俱有維持世道之責然四應乎初救其本也救其本於未過之

先故其弱者可得而振三應乎上救其末也救其末於已過之後則其弱者亦終於弱而已象曰不可以有輔言失其所以匡輔之道也又曰不橈乎下非有加也能使天下之不橈而已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二五之爻亦就本末取象二比乎初是方過之始而相與以圖其本也五比乎上是既過之後而相與以維其末也枯楊二句一是遠象諸物一是近象諸人

曰枯曰老皆過也生稊是生生之本也生華則其上雖榮不可久矣女妻是生生之本也老婦則陰陽相與未有能生矣曰過以相與則雖過而不終於過曰亦可醜則識之不蚤圖之不預欲有所爲而人已竊笑其後其何濟之有

總論

道以中庸爲至而智者賢者之過竟與愚不肖同科夫道則何過之有哉然德有偏全勢有輕重全則若於難兼重則若於難返彼拘方守轍之士方回視而

却步而聖人獨徐徐焉安起而收之於是天下之視聖人以爲希世絶倫之事而不知聖人固率其常性盡其常道而一毫無所加也傳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茲其大過之時乎故論其時則兢業時幾是白茅之藉也慎而過者也即揖讓放伐廢立殺兄斷然爲之而不疑亦未始非慎也剖心自明是滅頂之凶也忠而過者也即抱器存祀佯狂受辱愛其身以有待者亦未始非忠也枯而能生若見以爲奇而不出乎盈虛之物理老而相得若見以爲異而不出乎夫婦之造端彼聖人所以扶本末之弱而收棟隆之吉者惟其知時者豫耳故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理之常也由本而及末先始而令終事之常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順其常而已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天下之至險者莫如水而有淵源者亦莫如水水流不盈是源泉之混混而盈科後進也行險而不失其信是放乎四海而朝宗有常也彖之人心不盈其有主之虛乎信其精誠之極乎此所謂有孚也孚則實心完具而內之險不得以困之故心亨虛則素位而行外之險不得以阨之故行有尚不然者私意充塞如荊棘之叢安能以虛而遊於世妄念繁興作止无常安能以誠而動乎物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

坎終无功也

枕字猶言安枕險而不自安於險猶有出險之日險而安於險則安其危利其災矣其何用之有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六四一爻以樽酒爲一句簋貳爲一句用缶爲一句酒而一樽簡矣簋而有貳簡矣且用缶尤簡矣脫末世之繁縟而崇太古之忠信玆其所謂有孚者乎象傳所云原无衍字晁氏剛之何其不知古人之立言

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五之坎不盈殆所謂水流而不盈乎虛中以受天下朴素以先天下何險之不平也曰中未大正見其異於好大喜功之流耳

總論

天下之事處順易處逆難孔子論仁而微之造次顛沛中庸論道而極之于夷狄患難何者艱險之地論德者所必稽也夫天下豈終无可出之險哉特患人无善出之道耳五以剛中而運於上四以誠心而輔于下此君臣相與以濟時艱者也苟德不足時不利亦終於入坎窞抑於險枕束於徽纆叢棘中而已然天下有盡其道而不值其時如二之剛中而小有得此又當以義理論不當以利害論也吾觀造化之流忽而飄風倏而震雨雷霆晦冥雪雹驟至而太虛之運不爲小變者其天定也君子之遭時事忽而可憂忽而可愕置之空乏處之疢疾而此心之自得不爲少動者其性定也惟其性之定也故視利害順逆之

交若風雨雷霆之變即坎窞皆坦涂也險枕皆順境也徽纆叢棘皆自得之地也此之謂有孚心亨也後之人一遭憂患志窮意阻不能自振甚者昏夜乞哀覬覦計較是時未險而心先險也亦可慨矣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明也麗也必有所麗而後成其明也彖言重明即

彖之繼明便是大學明明德工夫麗正二字已含利
貞之意柔麗乎中正則舉卦體以明之耳人之一心
炯然靈明本无不正但人往往不求其本心故意想
之明偏主於内聞見之明偏主於外而始失其常明
之正矣貞者至虛至靈无待於外也堯之欽明歸於
克明峻德文之緝熙歸於仁敬孝慈信此之謂貞而
已畜牝牛者順之至也遠邇卑高順其序而不敢拂
也勿正勿助順其天而不敢驟也不貞則無以爲明
而不順亦何以爲貞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
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昃之離不繼其明而將入於晦也心德一晦七情
皆蕩鼓缶而歌喜之極者大耋之嗟憂之極者不如
彼而喜則如此而憂憂喜无常暗莫甚矣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
无所容也
四无所容以火炎于上故突于上而益驕凡飄忽閃
爍狡獪而不可方物已非正人君子況突如而來矜
高侈肆暗啞叱咤之流乎如此之人威傾勢壓觸之
爛靡之焦燎之方揚寧或滅之亦有死棄而已矣

總論

乾坤者陰陽之祖坎離者陰陽之中上經始乾坤而
終於坎離以得其天地陰陽之中而爲易之用也坎
之中實在人則爲誠離之中虛在人則爲明誠明起
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夫明豈易言
哉明之本在身而其用在國家古之聖人嚴之於聲
色貨利之防而顧諟常新謹之於在宮在廟之間而

緝熙常貫彼豈徒爲是竭精耶良以日新其德俾
其賁草木光四方昭昭乎其无所不照也今夫從飛
螢視燭火則燭火明矣從燭火視列星則列星明矣
從列星視日月則日月明矣彼一曲之學飛螢之明
也文士之學燭火之明也賢人之學列星之明也聖
人之學日月之明也聖人之明其存也无瑕其運也
无間經之乎倫物散之乎紀綱而无所不在者也故
有得於明者咨嗟於未亂非過計也明灼其幾也奮
揚于征伐非窮黷也明察其隱也敬慎於始進非畏

意也明不可過也持中於對越非違則也明不可偽
也此君臣相與以成文明之治者也无究於明則究
如之禍不可長也无益之嗟不可救也履錯之咎不
可解也柰之何而不愼哉

生生篇上經二終

生生篇

溫陵　蘇濬　君禹甫　著
同郡　蔡獻臣　體國甫　閱
匡廬　吳道長　瘦生甫
後學　婁堅　宣嘉士　全校
吳吾往　李繩之

下經一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説

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矣

上經首乾以其爲造化之始下經首咸以其爲人道
之始天地一大男女男女一小天地此言亨利貞而
繼之以取女吉也亨以情言是二氣感通之妙而造
化人事之所不能違者也乾下濟坤上行名之曰交
太剛下感柔上應名之曰交感氣通而情通亨也止
而説重在止字感止於説然必止而後不妄説説以

動者有心於動以邪感者也止而説者无意於動以正感者也取女兼承亨貞來二少相與即二氣之感然以男下女而非以女下男則得止説之正矣天地聖人之感只是一個正字天地之感普物而无心正也聖人之感順人心而无為正也觀其所感觀人心之所感也一念邪則无所不邪一念正則无所不正觀人心之所感而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即於吾心而昭然可見矣苟不能見吾心之正其何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乎後卦言所恒言正大言所聚俱可以此

推之

象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虛字是人所得於天之本體能受者正其虛明之妙无所不通者也今夫天之輕清也而能照水之靜深也而能納虛故也鐘鼎之器實以豆區倉箱之藏實以布粟則滿而不能受不虛故也而況於心乎君子之虛只是全得此心本體不以目見不以耳聞不以意想不以事膠不知我之異於物不知物之異於我此心渾然如赤子之心一般故无見而能受天下之見无聞而能受天下之聞无思而能受天下之思无為而能受天下之為視天下之物惟我視我惟天下之物而其无物无我者自若也堯之无名虛也舜之无為虛也孔之无意必固我虛也顏之屢空虛也故自九官四嶽至於深山野人何所不受自門墻之請事至孺子之詠歌何所不受茲其感通之至妙乎六爻之中一言思三言志思何可廢而止於朋從則非虛志何可无而未而外而隨人則非虛極而言之天地以虛而感物聖人以虛而感人心三才之道盡於

是矣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吾人起初學問最要跟脚立得定初六在感之初是一念初起而即逐於外一事初感而即役於中跟脚不定如拇之欲動然也象傳特提一志字可見心無定在志有定向志於內則正矣志於外則邪矣不言凶吝者聖人不欲以一念之始而概其平生也

總論

咸之為言感也人之一身有喜怒哀樂之情有聲色

臭味之交有家庭父子兄弟之親有天下萬幾之煩其誰能一日離感哉顧感者心之用也靜者心之則也知有動而不知有靜則紛耘之感乘之於外而欲惡之情又叢然勃發於中方馳之東而復騖之西方牵之前而復曳之後終日膠膠焉置其身於百戰之場而莫知所歸者若初之咸拇二之咸腓三之咸股上之咸輔是也君子以爲外矣苟知有靜而不知有動棄人倫遺世故守其清虚之説而欲置其身於无何有之鄉者九五之咸脢是也君子以爲末矣其惟

二之居乎四之貞乎居者居於理貞者貞於理皆以靜爲主者也夫動靜之閒豈易言哉靜非他也循理之謂也動非他也徇欲之謂也有得於理則尸居淵默固靜也即時而雷迅時而川流取四方萬變之故交責於躬而其靜固自若也無得於理而徒徇於欲則事至物來固動也即槁心一念離形去智獨坐一室之間而其動亦自若也君子貴靜而不可有欲靜之心君子不動而不可有惡動之心譬彼太虚澄然无形而天下之物舉畢照焉必如是而後謂之善感

也故程子曰聖人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噫盡之矣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孔子思有恒孟子曰有恒心此是做人實地至不息

則久純亦不已聖人天地之道惟其恒耳剛上而柔下四句俱是恒以一德學問剛上柔下者天德之剛常伸而陰柔之私退聽有恒性也人之學問一息與造化不相似便作輟須是雷厲風行如造化之一動一散相與有成方是恒久工夫巽而動者動而不過於動無所忘亦無所助順其所自然而行其所當然德之所以固也陰陽相應者健順相濟不吐不茹皆是恒久之學所以名之曰恒也彖曰利貞傳曰久於其道天下无正外之道也天地之道與久於其道二

道字相應不必道之外又添一正字天地此道人亦此道天地久於其道人亦久於其道一念非道一息少已便與天地懸隔矣此恒之所利貞也終則有始正言其无可終之時也造化有終則有始故出入往來更无停機萬事有終則有始故闔闢進退更无可休息時候故曰利有攸往无處而不往无時而不往此正所以爲恒也不可以久道爲終攸往爲始

初六浚恒征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初六浚恒是理本淺而鑿之使深也凡人用功之始

立志太銳取効太急便有欲速助長之病故曰始求深孟子言深造必以道而深惡智者之鑿正是此意

上六振恒貞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作也起也恒久之道宜順无强宜漸无驟上九居震極是鼓舞馳驟之意太多而優游涵育之意不足蓋不徐以俟其至而欲急以要其終者也其進銳者其退速夫何功之有大抵吾人學問不可着意亦不可着力着意則淪於穿鑿着力則蹈於助長初曰浚恒戒其鑿於始也上曰振恒戒其助於終也

總論

恒之爲言常也論其不易則窮天地而莫之變也論其不已則更寒暑歷晝夜而其變无端也曰利貞則不變其常曰利有攸往則不泥於常蓋以理處事而不以事膠因時通變而不以變累如是而已自穿鑿者喜鉤深而迂庸行尚通者厭恬泊而慕紛華進銳者騖精神而薄漸進於是有浚恒若初不恒若三振恒若上斯人也知變而不知常也非貞也自株守之士膠於拘方之識委薾之才歉於域外之觀於是有

恒德貞若五者斯人也知常而不知變也非利也他若楊墨若老莊若管商申韓各執其一曲之見以自鳴於天下彼其終身篤信豈不常哉而常於其所不當常詖淫邪遁豈不變哉而變於其所不當變若四之田无禽是也此又貞之賊也其惟二之久中乎唐虞曰執中商曰建中孔門曰時中嚴之于危微之防謹之于禮義之幾戒之于不覩不聞莫見莫顯之頃此中之所以萬世无弊也噫斯其可以言恒已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非專爲退避計也脫畧於世味之外而舉天下事變俱不以入其心我无所牽物无所係然後謂之遯君子依乎中庸然後能遯世易稱龍德然後能遯世要其胸中之所獨得即處富貴功名之中亦非世網所能拘者豈必隱逸而後爲遯世哉遯而亨非以退爲亨也无入而不自得即隨處皆亨也小利貞非爲小人謀也君子當二陰浸長之時必勤小物矜細行纖悉幾微舉合於正斯爲利也象傳發一時字便見吾人處世无意用世无意忘世惟其時而已剛當位而應乃所以能順時也剛當位即剛而得正陰柔之人多有所係而不能舍偏曲之徒多有所拘而不知變惟剛則不屈於物當位則不局於偏且有應則有同心同道之朋此所以能與時偕行浸而長明其所以當小利貞也群小用事方將持君子之短長苛點檢少疎則彼得以細訾議我微瑕摘我其何以自解此所以雖小而必利於貞也遯之時正與時行相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聖人之嚴嚴於治己而不嚴於治人嚴於其心而不嚴於其迹猶言攻其惡无攻人之惡此所以爲不惡之嚴也遠吾身之小人而後遠世道之小人亨貞之義固如此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畜臣妾吉示之以待小人之道見其不可係也臣妾即論語所謂女子小人也臣不賢則敗主妾不賢則敗家豈有不必其賢而可畜且柔曼易視巧言易聽豈有係於臣妾而可得吉耶竊謂小人之易親也如臣妾之易以惑人而人之溺志於小人也如比昵於臣妾而不自知也惟在畜之者不惡而嚴而已嚴以杜其狎邪之奸而不惡以柔伏其忿戾之氣以此畜臣妾亦以此待小人不亦可以免於疾憊而吉耶象曰不可大事也臣妾不可以共一家之事况小人而可以共天下大事乎信乎在畜之得其道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好遯言有所好而遯如論語所謂從吾所好也世人之所好者在富貴功名君子之所好者在性天真境世人逐逐乎世味之内君子悠悠乎世味之外此之謂好遯也此惟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如曰有所好而絶之以遯未免添足

總論

世之治也賢人君子師師在朝而世之亂也賢人君子優優在野故九官協恭十二牧交贊君子曰治之徵也北海東海交避七人交作君子曰亂之徵也夫

亂而有徵固非君子之幸坐視其亂之徵而不早爲之計亦豈君子所以自處哉聖人知其然是故避世避地避言避色而且以爲賢也接淅而行不脫冕而行而不以爲逼也明日遂行至於絶糧而不以爲困也與七十二子講論絃歌至欲居夷浮海而不以爲勞也聖人豈好爲隱逸哉聖人无心於忘世亦无心於戀世明其天機而不攖乎世味惟時而已時乎時乎其聖人之不能違乎今就六爻觀之知時者安故嘉則貞肥則利好遯則吉固志則莫之搖失時者窮故尾則厲係則疾聖人欲人之與時偕行也固若是切也噫有得於時則離世而立固遯也即同世而居而心之无所徇亦遯也无得於時則因時俯仰固非遯也即離世獨立亦非遯也故曰遯之時大矣哉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君子只是一個正字未有非正人而可謂之君子者遯之嚴也大壯之禮也皆正也君子不問小人之盛

衰惟論吾心之邪正而已天地之情可見非見之於天地也見之於吾心也人心之呼吸喘息與造化之闔闢往來相爲流通復而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在吾人之心也正大而見天地之情天地之情在吾人之情也豈必觀之天地而後見耶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易言有孚中行又言有孚盈缶皆惓惓然以誠信教天下也如以有孚爲必凶非惟文義未順而且非聖人諄切教人之意矣大都君子處世不急於治小人

而急於治吾身初九壯趾是輕舉妄動欲以意氣加於小人而眞誠之意或闕宜其往而得凶也有孚欲其實心實念一以正大自治而已象曰其孚窮言其不能孚也此所以戒之有孚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君子小人其類原不相容當大壯之時爲小人者正抱不平之氣有不勝其忿忿疾視之狀是小人方用壯也而君子者顧乃恃我之壯蔑視小人以謂无能

爲至任情非禮以阻絕之而用罔焉雖其志在裁抑小人原非爲邪固亦貞也然以用罔處之亦危道也益小人陰藏機械方設藩籬以自固而君子乘之以好剛直前之氣如羝羊之觸藩然則剛而必折進而見擢適以中小人之奸而厚其毒耳然則君子亦何取於用罔爲哉

總論

陽壯之日君子有爲之日也然如是可以行矣如是可以進矣而利貞之戒猶惓惓者懼其進不以正而其終必至於陵遲而大壞也吾觀古之君子其當天下之事亦多矣顧陳竇之躁動則輕而鮮謀元祐之紛更則驟而无漸是壯趾之凶也用罔之厲也進退不詳之咎也王謝之才僅阻於偏安韓范之略不競於西北是喪羊之悔也求其善者其惟二四之貞乎有得於貞則時靜而靜守吾之中以相安於寧一而不以爲迂時動而動運吾尚往之才以毅然有爲於天下而不以爲激必如是而後吉而悔亾也然其要則非禮弗履先之矣夫小人之奸其爲害也有象吾

心之私其爲害也无形天下豈有不能去吾心之蠹而能去國家之蠹也哉唐人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余亦曰去國賊易去心賊尤難

晉

六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蔡雝曰鼫鼠五能不成一技註曰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六五悔亾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

有慶也

此一爻正是明德學問悔小疵也六五以陰居陽是幾微少偏不能无悔然當大明中天之時是靈覺內照精明常惺至於一疵不存其悔亾矣然德者難得而易失者也人情當未得之時則求其得既得之後又慮其失即此憧憧計較之心便非明德本體故必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但使吾心之虛靈无時不照而理之得與未得一无所容心焉則中心无私本體呈露即明明德於天下亦此大公順應之心而已何吉利如之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失其柔順之道未能渾然不露圭角故有晉其角之象伐邑二字以告自邑之意推之猶言自治也既有圭角即着實切磋琢磨自伐其氣質之偏而競兢危厲嚴可以吉而无咎如自以爲貞而執之不變安免於吝乎道未光正與大明相反天理明淨則氣質消融一有圭角之累便非光明本體此所以必伐而去之也

總論

晉進也世之求進者豔色於膴仕則慕上行之勛競心於寵榮則希介福之錫是以得失亂其中榮辱奪其外而此心之眞覺一任其乍明乍晦至於日退而莫之省也此非知進者也不知明德在我者宜於進不宜於退也富貴功名在人者時乎進亦時乎退也外物不可必是故可以摧可以愁可以罔孚亦可以衆允進也自進吾無心於徼之退也自退吾無心於

留之如輕風浮雲飛揚飄忽而太虛之體固漠然也乃若吾心之汲汲然求進者則有在矣未進則切磋以求其進即自邑之伐不以爲勞已進則紓徐以俟其進即得喪相仍不以爲恤至於進進不已而齊治而均平康國之功隨之矣噫人心進退之幾亦難言哉人之有德猶天之有日也其進也方爲扶桑之升而其退也則倏然崦嵫之下其進也方爲萬國之照而其退也則忽然幽谷之藏舜跖之分一息千里要在吾心之自明何如耳不知陽精之曜不以重淵而

息其光人心之虛不以沉晦而迷其鑒苟有得於本體則時而緝熙於昭昭進而進也時而退藏於冥冥退亦進也其究也炳然於上乾下坤其存也渾然一愚夫愚婦無乎不進而亦无所進也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而顏淵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噫孰知末由之爲進也哉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吾人處憂患總離不得正道屯曰利貞蹇曰貞吉困曰貞大人吉皆變中之常也惟明夷則曰利艱貞貞之必艱也即明之必晦也吾心之明德无時而可息吾身之行事則有時而可晦故不以明爲明而以晦爲明外不示其明之迹而中不揜其明之實斯之謂艱貞而已夫子彖傳曰文王以之何也文王當憂患之時而爲是憂患之詞孔子讀其詞而得其心也其曰箕子以之何也以其皆當紂之時明而見傷故言文王而并及箕子也大難以天下言内難以一家言文王之蒙難從容調劑之功施在君箕子之正志艱難正固之守重在身文王蒙大難而發伏羲之畫箕子蒙内難而演大禹之疇亦以其外之明雖晦而内之明則未嘗息耳夫明之晦也豈必皆文王與紂之時哉世鮮大胥人多散朴直木先伐方枘難入欲昭昭乎揭日月而行其不見傷者鮮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明夷之利在艱貞初以明體入于地中使其靡係于不義之食依違乎枉道之合而不爲于行不爲攸往便是大失其貞其惟鴻冥鳳舉爲垂翼之飛乎垂翼猶莊子所謂若垂天之雲言翩羽以高飛也君子于行寧三日不食而不安于不行寧主人有言而不安于不往蓋君子而行雖不免于困窮言語之傷而吾之晦其明者猶可以自全君子而不行雖可免一時之謗而禍亂既至欲晦其明而不可得終於見傷而已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是天子股肱宜力四方者故有左股之象但時當明夷上无元首之明下安得效其股肱之良即欲畢謀效力而動輒掣肘如夷其左股而不得以有行也然二與君同休戚非如初之于飛而得以遠去者要在彌縫其闕匡救其災庶幾可濟國事於萬一耳謂之曰吉乃爲之在我者當如是其濟與否弗論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此爻舊說皆謂以臣伐君夫南巢牧野之事豈聖人所忍筆之於經以訓天下後世哉竊謂暴君在上諸侯效尤大邦小邦奸宄荼毒者不可勝數宜鉏殘賊清淵藪取其元惡而誅之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如湯之伐葛文之伐崇是也不可疾貞者頑民之染惡既深宜以漸而化之不宜以速而驅之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二在外卦爲股肱之象故曰左股四在內卦爲腹心之象故曰左腹陽左陰右左股而曰夷非陽德之亨也欲行而不得遂其行也左腹而曰入陽德之藏也有明而自晦其明也二之時猶可救也故曰用拯馬壯四之時不可溺也故曰出門庭所處者明夷之迹所得者明夷之心迹異而心同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非本无明也不肯自明其德而胥於晦也用晦而明與不明晦正相反晦其明者反觀內照以爲明

而无晦非明不明晦者用智逐照以爲明而反明爲晦初登于天其帝降之初乎後入于地其物化之後乎

總論

明夷者世道之晦也而實人心之晦也人心明德即天明命曷嘗一息不昭昭哉惟日新之學既荒而日昃之離相乘氣稟錮于中則克伐怨欲之私傷焉而晦物交感于外則聲色臭味之慾傷焉而晦間有夜

氣之萌僅如晨星而乍焉耿耿旋焉昏昏遂至氛翳塞空日中見沫明之夷也奚啻世道之陵夷耶吾觀易之大分陽爲明陰爲晦而陰陽合德則晦未始不可爲明也初三皆陽也初之飛超然自脫於塵垢之外三之狩毅然獨任其廓清之功皆明而明者也二四五皆陰也二之拯以順而合乎天則四之入以潛隱而合乎天機五之貞以正志而明不可息皆晦而明者也惟上爲重陰之極始于明卒于晦而出地之明邈乎天不可登矣嗟夫心之難明也甚於登天而

其易晦也同於入地故古之聖人曰明曰旦不懈其防一日又日弗更其守動於九天而不爲高潛於九地而不爲幽此文王之緝熙箕子之九疇所以爲善處明夷之際也

家人

晉即大學之明德也而不明則夷矣家人即大學之齊家也而不齊則睽矣自昭明德防其夷也有孚威如懼其睽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有家假字是格字王者修身齊家能感格一家之人而歸於正也交相愛不止夫婦父子兄弟皆然

總論

家人之利女貞也其乾坤之大義乎乾道成男非自爲乾也所以倡乎坤也坤道成女非自爲坤也所以順乎乾也故未有不治外而能治内者亦未有不治内而可謂之治外者天地之道固然也此卦二四皆陰有女道焉二曰中饋四曰富家飲食祭祀必虔以共米鹽出入必節以縮日以是爲女紅无曠足矣初

比乎二而應四者也故曰閑有家防之也五比乎四而應二者也故曰假有家感之也三之厲吉寧以義勝恩上之孚威不以恩揜義閑以身範而愈久愈肅假以精神而愈久愈孚家道成而天下定豈偶然哉周南之詠始於關雎召南之詠始於鵲巢葛覃之勤蘋蘩之敬樛木螽斯之順桃夭之宜家漢女之貞靜風人所詠于女貞加詳焉文王之教由家及國如大塊噫氣始於太空噓乎萬竅調調乎其適洋洋乎其无所不之也至於公定公姓一發五豝和氣充塞有

不待體國經野而昭然可爲民極矣故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睽

明夷曰晦而明不求明於迹而求明於心也睽曰同而異不求同於俗而求同於理也能知晦之爲明異之爲同可與言易矣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易言乎喪馬勿逐自復也喪者迹之睽復者德之同

跡異而心同故不戒以孚也易言乎見惡人也惡人雖異於我而其人未始不同於我也同者同之而異者亦同之則人將我親同者同之而異者異之則人將我疑然則小人之睽君子豈直小人之過而君子之絕人已甚亦有咎焉耳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睽之爻俱就正應上取二與五應二曰主尊之也五曰宗親之也曰于巷者鯁直易拂委曲易投必投其機而後合也曰噬膚者有所親或有所間必去其間而後合也愚謂此二爻乃周公自況周公於周爲宗室故五曰厥宗有眷眷不忘之心焉二曰遇主于巷其鴟鴞東山之詩乎五曰厥宗噬膚其伐柯九罭之詩乎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三與上應二爻之睽在一見字三之見皆見上也上之見皆見三也人之意見一有不合則見己之是而不見其非見人之非而不見其是相猜相忌之念積於胸中而可疑可怪之狀畢在目前其在三也若見

其後有所曳前有所掣而一有齟齬真若髡劓之切於身其在上也若見其上有所負下有所載而白日青天之下忽有魑魅魍魎之盛行甚則廟堂之聚訟真若彎弓而欲射之矣然其言論行事雖往往相反而義理之同終不能間故曰无初有終曰匪寇婚媾見異者之未始不同也

總論

世之治也其起於人情之合乎世之亂也其生於人

情之離乎故同人則亨豫則利而睽僅可以小事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者比比也然物窮則變勢極則反天下未有睽而終不可合者試以六爻觀焉初之應四也二之應五也三之應上也此其彼此相屬莫之能移者也然方其睽也爲喪馬爲睽孤爲有悔爲天劓之傷爲張弧之射及其合也爲勿逐之復元夫之交爲于巷之遇噬膚之合爲有終爲遇雨豈非讒搆之言不能間堂陛之交伏戎之求不能奪斷金之利哉然同異之間未可以形迹論也要之理而

已唐虞之世都俞交和而不以爲同吁咈相戒而不以爲異理如是也是故天下有不同而異者祗爲絶物將惡人不見而天下无可與之人于巷不遇而天下无可與之君天下有同而不異者未免合汚將負塗而不見其汚載鬼而迷罔其生其何以語君子之睽乎理之所在即同固非睽也即異亦非睽也理之所不在即異固睽也即同亦睽也故鹽梅相和水火相成而和其光同其塵君子竟比之琴瑟之專一而莫之聽也故曰以同而異其旨深矣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後天之卦坤位西南艮位東北二卦相對故毎對舉而並言之坤曰西南得朋而必及東北者取艮以對坤也蹇下卦爲艮故曰不利東北而必先西南者取坤以對艮也舊說謂西南平易東北險阻終似未分曉鄙意謂蹇解二卦當以坤卦詞明之天下大難非

一人所能獨濟者坤曰西南得朋是有同心協力之人故利於濟蹇東北喪朋是无同心協力之人故不利於濟蹇且坎而退入於艮則大難未平坎而上進於坤則大難可出矣彖曰往得中指九五言九五以中居上爲人心所歸其詞曰大蹇朋來此正得朋之利也利見大人者當蹇之時君固急於求士而士尤急於自效所謂君擇臣臣亦擇君也利貞者上以正而收人心下以正而布公道由是朝廷正邦人莫不一於正而亂者治險者夷矣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蹇卦爻詞多用往來二字舊說皆謂犯難謂之往不往謂之來似矣余獨以爲未然九五之朋來正諸爻之所謂來也當蹇之時獨往則不足成功而來就九五則可以共濟此正所謂利西南利見大人也然來反而曰内喜來連而曰當位實也來碩而曰志在内則其心志之固結眞實之綢繆有驩然於形迹之外者雲從龍風從虎豈偶然哉

總論

事變當前世路之蹇也物欲交攻吾心之蹇也心一而巳乍而焦火乍而凝氷一念不謹則荆棘坎窞起於目前一事蹉跎則罟獲陷阱生於足下進而或摧之退而或尼之无處而非險也晝而牿亾夜而戕賊无時而非險也故曰見險而能止又曰君子以反身修德夫修身而止其所也豈易言哉黜其思慮而不以斧斤伐性訖其嗜欲而不以酖毒迷身外物之誘無使入而陷於中内念之萌无使出而陷於外是故此心之中如乾之易如坤之簡如風月之光霽如雨露之潤澤孰非蕩蕩平平氣象耶然人心往來之幾亦甚微矣已往之心即其未來之心神離其宅若驅之而使去也方來之心即其未往之心神守其舍若或得之而自來也其往也驟若奔馬決若潰川安往而非蹇其來也當位而實何所於假中節而中何所於乖悠然而喜寛然而碩何所於累反已而悦朋來而樂何所於疑此以當天下事即大難有不足平而大功有不足辦矣故欲清世路之蹇在去吾心之蹇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解之利西南承蹇來天下之難固不可以一人濟之大難之解尤不可以一人保之故利在於得朋彖言得衆正言其得衆人之力爻所云得黄矢又云朋至斯孚皆是義也不言不利東北者謂之曰解由坎北而向震東已出山下有險之外矣无所往其來復吉

者非過於无爲也大君在上衆賢在朝凡所欲爲者衆賢皆代君而爲之君惟冲然湛然來復於无思无爲之域而已有攸往夙吉者非過於有爲也天下有大機宜生民有大利害不容頃刻緩者惟速以圖之君曰兢業臣曰時幾必欲適觀厥成而已彖曰得中中心无爲以守至正也曰有功所謂敏則有功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有孚于小人當以註疏之說爲是正義曰小人謂作

難者信君子之德故退而畏服之也大都明君在上削去奸回以任善類彼其一段光明正大小人亦自信而服之孔子所謂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便是此機括

總論

欲解天下之難者必先於解小人夫天下猶人身然人之一身血氣中枯肢肉外潰此病之形也而多欲損神則病之實也天下多事敵國外患雜然並作此亂之形也而小人用事則亂之實也未有欲之不節而可以養生亦未有小人之不去而可以解難者也漢唐之祚不訖於曹朱而始於閹宦之擅權宋之鼎不移於夷狄而起於王呂之新法小人之禍若是烈哉嗟夫小人之情狀最爲不一以其柔媚也故稱狐焉以其鷙害也故稱隼焉以其附麗也故稱拇焉以其僭竊也故稱負且乘焉至於五直以小人斥之所以彰其蔽主誤國之罪而欲爲天下計者不可使斯人一日得容於朝也噫聖人之慮深矣然天下之小人其害不可言也吾心之小人其害尤不可言也君

子能反吾心於來復之時而省察其攸往之事試觀一日之間得无邪媚而爲狐乎負乘而爲寇乎違道犯分而爲高墉之隼乎有一不解皆險以動動而不免乎險過極而不可赦罪大而不可宥者也是可以自省矣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

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益二卦皆就下言聖人不以損上爲損而以損下爲損不以益上爲益而以益下爲益蓋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富藏於民而不藏於國此聖人命名意也有孚以下示人君深自抑損而不必於損下以益上也蓋國家之損非經費不足之爲害而欲心侈靡之爲害故欲去國家之害未有不自去吾心之害始也有孚者損過以就中而僞妄之私內无所留損文以就質而耳目之觀外无所飾益以真誠爲天下先

而已二簋用享只是有孚苟有明信則天地可動鬼神可格而繁文縟節无所用之矣又何以損下益上爲哉二簋應有時此句正好玩味文質之用惟其時耳上古之時汙樽抔飲故其俗醇末世之時雕鏤文章故其俗僞時至於損聖人蓋憂其時之弊而不復返也二簋用享其即禮奢寧儉而隱然太古之思乎損剛益柔三句俱是不可過盛之意人身之氣稟不欲其有餘故損剛益柔者高明柔克之中也時也造化之氣運不欲其有餘故損盈益虛者屈信相感之利也時也有餘則損三才之所不能違者孰謂二簋之用而非時哉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損德之修也修德工夫不過懲忿窒慾而上下之交相益者亦相與修德以去其忿慾之疾而已初與四應初視四之事即已之事四藉初之益以損已之疾初曰遄往惟恐救弊之不力四曰使遄惟恐克已之不勇茲其爲人已相成之道乎舊說以已事爲輟所

爲非是已之所爲何可輟也天下未有不正已而能正人者也酌損只是不疾不徐勿忘勿助正已此道正人亦此道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當損之時人人皆欲損下益上而二獨守其貞是不以批鱗逆耳爲忠而以正色立朝爲節以此正已即以此正君國家之利也征凶不正已而急於正君者也後世喜功之士律身未閑而敢爲批鱗之勇忠悃

未積而不憚逆耳之規其未知征凶之戒乎弗損益之申明利貞之意人臣事君有所損而後益者其利有限惟曰利貞則豈待損己之所有以益君之所无耶其利孰大焉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六三一爻當以小象繫辭爲主只是發明致一之意不必粘着卦體三而損一兩也一而得友亦兩也宇宙間无孤立之理天地以一陽一陰而成造化男女以一陽一陰而成人道況吾人同處斯世有不以兩而合以三而睽者乎故如三人行是異心異德必損之而後合也故曰損一人是損異致同之道也如一人行是同心同德未有感而不應也故曰得其友是同氣相求之誼也均之爲致一而已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十朋之龜即頤之靈龜也龜文明之物人之一心一點靈明无少障蔽便如十朋之龜一般五受天下之

益則取人爲善合天下之耳目以爲聰明合天下之心思以爲睿智是或益之十朋之龜也咸曰君子以虛受人有不受則有所違无不受則何違之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損之卦皆損下以益上二下體也曰弗損益之不待損己而可以益人也上上體也弗損益之不待損人而可以益己也二曰利貞正己以正君上曰貞吉因人以正己歸於正而已得臣无家受人臣之益而合天下爲一家也人惟有我則有家有家則與天下分而爲二无我則无家无家則與天下合而爲一

總論

君子不求日增只求日減二簋用享是日減於事也懲忿窒慾是日減於心也未有不減於心而能減於事者也人之當損莫甚情欲血氣未融則忿恚之私出而熾於外意念未澄則嗜好之慾入而蕩於中外物日增而心源日損忠信不足而波蕩有餘何以能有孚何以可貞而利往耶故和平以養心淡泊以明

志舉天下之可喜可怒者而洞然其无所染舉天下
之易靡易炫者而渾然其无所嗜必如是而後爲損
其所當損也上古之君志怒而无欲故可以茅茨而
土階可以卑宮而惡食後世之君多欲而易怒故望
幸於汾陰而黷武於穹廬此非其明效大驗耶乃下
之益上尤有道矣有所當損則爲酌損爲一人之損
固益也有所不必損則弗損之尤益也以損其疾而
不使之留以益其龜而不使之晦斯之謂交相益而
已若下不損上之疾上不自損其疾將舍爾靈龜而

終於日損也其何益之云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
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
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上下俱益也損上益下以一人益天下也自上下
下以天下益一人也損上非必發自內帑而謂之損
也布粟力役爲民節之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凡深自
挹損而留有餘不盡之利以遺斯民者皆是也自上

下下是匹夫匹婦視之爲勝于工瞽芻蕘視之爲忠
益降甫辰之尊而下徧氓之賤即天道之下濟而光
明也其益寧有窮哉中正有慶合二五言君臣同心
以施仁政也木道乃行兼上下體言君臣戮力以濟
時艱也重在人君用人上君之德渾然其无爲也而
有德之賢爲之宣布於下則何利之不興君之才冲
然其不炫也而有才之賢爲勵勸於下則何害之不
除王者之益下其利可謂溥矣然天下之事功未有
不自學術中來者故又自動巽而推言之動是個奮

發的意思巽是個沉潛的意思日進无疆聖德之日
新也有是日新之德斯有是富有之業故如天之施
而莫知其所以施如地之生而莫知其所以生益下
之澤何方所之可言哉此可見有身心之益斯有天
下之益而天下之益莫非一人之益理當如是即時
當如是時乎時乎其動巽施生之至妙至妙者乎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
事也

初九是自家身心上求益非以報效爲益也作字從

震動來初九居震之初是精神方奮而明作不衰善便欲无一不遷過便欲无一不改不肯把天下第一等事讓與人做此便是大作爲處作之不已可成君子即堯舜孔子學問亦即此一念振作之心要其極耳何謂下不厚事初居下也下學之功爲之在我者當如是非有所加厚於事之外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二是取人以成其益者也人心明德便是靈龜乃由中而出豈自外來然資人之明以開我之明是內有資於外也謂之自外來可也永貞只是一點求益之心始終不變耳永貞之心即王者通於上帝之心也人之明德即天明命自古明王之學所以對越上帝陟降左右亦是此心不息耳大學言明德而引殷盤周誥可以見明王之心即吾人永貞之心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中行是因事處宜各得其當耳益下之事原非一端

有利於昔而不利於今有利於此而不利於彼故必參而酌之合於天理斯爲中也大凡作事依天理而行自无不利遷國舉其大者言也曰遷國見不可在時局世套中求之一切改邑徙家舍生殺身之事惟所利用耳象曰益志國可遷而此志不可遷時勢異而此志不可異斯其爲无方之益乎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益字俱從實心做出來故中行曰有孚惠心亦曰有孚不孚而中只是一個遷就之學己則何補不孚而惠只是一個功利之私人則何濟此修身平天下所以起於誠意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天之施不問其施地之生不問其生堯舜之世問之在朝朝不知問之在野野不知故曰勿問之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三爻皆當益下曰中行曰有孚徹表徹裏自始至終无少粉飾无少間斷人之所孚乃天之所祐也今

上九不以益下爲心而以自利自私爲心故不惟人莫之益而冥冥中已奪其鑑而與之疾矣非或擊乎然其端始於立心之勿恒耳當其立心勿恒之時一念之逆便爲逆境豈待擊之而後爲凶哉偏字與中字對中則无所係故益下之心旁皇周浹而下之所益者恒在焉偏則有所累故益下之心有始无終而下之所不益者恒在焉

總論

昔夫子讀易至損益之際未嘗不太息也夫損不生於損而生於上之益益不生於益而生於上之損上下相維利害相關其應甚不爽者然其幾則甚微矣益下之益非自益也始於有乎中行也則忠信以得之驗也莫益之損非自損也始於立心勿恒也則驕泰以失之驗也自古未有身心之害而不爲天下之害亦豈有身心之益而不爲天下之益哉古聖賢之學其見善也如好好色而无所不遷其有過也如惡惡臭而无所不改以此正心而爲永貞以此飭躬而爲大作故可對越於上帝而亦可固結於民衷可以

明心于恬靜之天亦可以動心于多艱之日至於動巽之極而我不見功施生之惠而民不見德則蕩蕩平平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故曰益以興利又曰長裕而不設噫盡之矣

生生篇下經一終

生生篇

下經二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説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五陽決一陰勢之易者無如夬然防乎其防不以易處之者亦莫如夬先言剛決柔立君子之義繼言柔乘剛聲小人之罪執義則罪必正治罪則義益行矣

孚號有厲重有厲字君子固無時不戒懼然不以君子之勢既集而忘戒懼也觀彖傳合解可見然欲決小人必先自決其私不然者我以彼爲小人彼亦以我爲小人我欲以力勝彼彼亦以力角我吾見其意則執吾之瑕而間我吾見其迹則乘吾之釁而攻我其何利之有故曰告自邑不利即戎惟念念克治事事克治使在我無毫髮之疵在彼無可動之間而不屑屑然與小人爭勝負方爲利也葢急於治人則不暇於自治急於自勝則何暇於勝人天下未有不勝吾身之邪而能勝人之邪者也剛長乃終雖自世道言亦由吾自治中來吾身一純乾則天理用事人欲全消而吾身之能事始畢世道一純乾則君子用事小人盡退而天下之能事始畢葢必吾身剛長而後世道剛長必吾身之德成始而成終然後天下之功成始而成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施祿居德之君子即以剛決柔之君子也君子之澤一有所壅於下則其類未合故必施祿及下三德者

祿之以大夫六德者祿之以諸侯即一事一行之善亦皆得以食祿公家凡以厚君子之交而集其勢也忌如忌憚之忌君子之德一無所檢於上則其釁易起故必有所忌憚檢束之而不使其佚隄防之而不使其縱凡以嚴於自治而使小人無所乘其隙也即孚號告自邑之意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決小人者要潛其機勿露其迹三壯于頄則是未決

而先露使小人得以窺其淺深不容害成凶之道也陰陽和爲雨君子夬夬獨行遇雨只是決而和耳若濡者遇雨之迹也有愠者衆人之心也若曰君子則必知君子之心何愠之有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牽羊悔亡當以大壯卦推之羊性剛喜觸故曰羝羊觸藩羸其角又曰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至喪羊則亡其剛矣四之居不安行不進得無與不能退不能遂者類乎故曰牽羊固不恣其觸藩之習亦不至于喪羊之易惟牽而制之馴其剛心而抑其猛氣斯可以无悔矣

總論

易之慮君子也至矣夫以五陽去一陰自恒情觀之特一反掌間而聖人顧欲揚庭以聲其義孚號以固其黨操之以危以防其釁治之於内以清其源何其念之深圖之遠哉蓋小人之易惑也如美色淫聲其難去也如城狐社鼠而其機械巧設能伺君子之隙而動也又如罔兩之不可測度苟非寛之使不吾疾防之使不吾乘其有不罹於發中者鮮矣甘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也不知揚庭之義者也元祐之朋以十人制千虎也不知孚號之義者也以手推席徒犯壯頄之凶産祿猶在罔防暮夜之戒非有厲也何進徵卓紹之羣而卒以釀禍昌遐結朱溫之援而竟以啟災皆即戎而非自邑也故其決之而不勝也則禍集於君子決之而勝也則禍貽於國家亦何賴於此哉夫惟極治之世抑孔壬於未形故莧陸不生化厎頑於並生故暮戎不起箕之上也不然寧爲牽羊毋爲壯趾寧爲遇雨毋爲次且此溫太眞狄梁公所以處權宜之間而卒成大事也噫此所謂決而和者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造化之運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聖人於一陽之生名之曰復若其固有而還之幸其來也於一陰之

生名之曰姤若其不當遇而遇之惡其進也女壯還依程子壯盛之説爲是男陽女陰君子陽小人陰女以漸而壯則必至於抗陽矣小人以漸而盛則必至於害君子矣然小人之易昵也如女色之易惑然爲君子者一不自覺而惑於甘悦之詞至與之相爲比周則奸壬得志噬臍無及是豈可與之長處哉勿用取女之戒嚴之也天地相遇四句是聖人斡運宇宙維持世道之盛心也葢以陰陽之淑慝言則天下不可一日有者此遇也以陰陽之相須言天下不可一

日無者此遇也姤於時爲夏至是氣動於地而上交乎天正萬物相見之會也造化不能一日而無陰况於世道乎惟顧其主張世道者何如耳九五剛遇中正剛則天德用事而中正則有以善用其剛者不激不阿無偏無黨君子之道沛然大行於天下而天地之運且恃之以不毀矣兹其遇也不亦大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繫于金柅非戒小人也戒君子也君子遇小人最要立得定守得定吾確然自守而不輕舉妄動則得持身之正而杜奸邪之隙吉道也不自守而妄發以挑釁凶矣羸豕孚蹢躅言小人必盛之勢見金柅之所以吉而攸往之所以凶也柔道牽言小人陰柔之性勢必相牽相引延蔓而不可已此所以繫于金柅也以進訓牽非是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包有魚重一包字君子遇小人自已要豎立得定於人又要包容古之小人所以亂天下者往往君子激

之也二曰包有魚則不視小人爲異類而直以兼容之量包之既不邇之使近亦不激之使無所容其何咎焉然謂之曰包如天地之包萬物然非與之相爲賓主也若以爲賓幾於抗主非包有魚之義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姤以一陰遇五陽三亦與初遇者然以剛居剛則豈甘心與初遇者故論其心固不安坐以墮其術論其勢亦不能大行以制其機惟惕惕危厲庶可以无咎

耳行未牽與柔道牽相應九三雖不得遂其行然必不與小人同事終不為柔道所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四與初遇者然其質本剛則乏包荒之量而輕於絕人之過與二之包有魚相反矣初以柔居下如虞之庶頑周之頑民宜容而化之不宜遠之也故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汚國君含垢天之道也二包之而无咎四遠之而取凶亦其宜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包字以防字解之非也五曰以杞包瓜即二之包有魚安在其防之耶夫包荒之量未弘則聰明才智未免衒之於外包荒之量既弘則美在其中而無事於表暴矣斯時也舉天下之小人惟君子之所左右邪可使正亂可使治而挽回世道造化之權在我矣非有隕自天乎

治小人如治盜然治盜者予之田里以安其生嚴之刑罰以絕其黨故夬曰遇雨姤曰包瓜此安之之道也夬曰夬夬姤曰勿用此絕之之道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九五含章渾然不露圭角上之姤角如夬之壯頄幾于淺露矣故窮而吝然儒者有云吾人當學子路此上九无咎之義也

總論

昔人謂陽一陰二是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以柔遇剛甚無樂乎有此遇也夫遇豈可一日無顧其遇之何如耳以陰陽之流行觀之復

為天根陽含陰也姤為月窟陰含陽也不有天根孰為之顯不有月窟孰為之藏如陽不遇陰陰不遇陽即天地亦無以成咸章之化而況於世道哉聖人之心天地而已謂陰之可與長而不抑之固非也謂陰之可終絕而使之不遇亦非也女不可使之壯豕不可使之蹢躅何其峻也魚可包也瓜可包也何其宏也凛凛然有履霜堅氷之防而休休然有納汚藏垢之量茲遇也不亦謂之善遇乎兜工比周庶頑殄行三監不靖殷士怙寵豈不駸駸乎蹢躅之漸而侯明

揵記引以並生敷告要囚歲于式訓未甞引繩而批
根之也春秋諸國下淩上替孰不謂其可以無遇然
而孔子于七十二君何國不遇陽貨可見公山佛肸
可往何人不遇未甞已甚而絕之也聖人凡以化之
于包容之中而潛消其不典之慮使天下之小人盡
爲君子亦如品物之並生於天地閒而後快也故曰
聖人之心天地而已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王假有廟假格也王者仁孝其精神與祖考相爲感
格故曰孝享如但曰至於太廟淺矣曷言乎利見大
人也萃之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其雲龍風虎之會
乎然其聚也以意氣而不以笑貌以道義而不爲唯
諾斯爲精神之羿而已曷言乎順天命也傳曰天命
之謂性孝親忠君皆性也又曰帝天之命主於人心
尊尊親親皆人心之不容已者也用大牲以將假廟
之孝事親如事天也攸往以達利貞之守事君如事
天也人心之所在即天命之所在也極而言之人與
天地萬物總是一個精神吾之精神不聚則天自天
地自地我自我萬物自萬物判然其不相屬吾之精
神既聚則天與我一地與我一萬物與我一絪縕化
醇之景象不在造化而在我心矣故曰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萃之時任武不可忘武亦不可故曰除戎器偃武也
其泰兮歸馬之風乎曰戒不虞不忘武也其重門擊
柝之備乎朱子以除爲修治竊所未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以引吉爲引二陰尚似牽强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
務引其君以當道二五剛中而應如一體之相須然
顧五有匪孚之悔君道未光必引之當道而後於臣
職爲無忝也然臣之引君豈在口舌閒哉惟積誠以

感動之則不事虛文而一德一心有驩然相得者所以引吉无咎也中未變由居卦之中來固所以爲孚也凡人之心孚則不變不孚則多爲物所遷孚則光不孚則多爲物所蔽二孚故云未變五匪孚故云未光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五中正何以匪孚以説字累也五居説體或者粉飾徒工而實意不足便是君道未光處元永貞者反而

求諸本心也乾元坤元只是一個生生之心而人得之以生此時也一眞爲主物感未交正有孚之本體也人惟求此眞心而常永貞固以守之則表裏始終渾然如一而匪孚之悔可亡矣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六居説之極處萃之終人皆以爲宴安無虞不知説而忘懼懼斯至矣安而忘危危斯至矣惟齎咨涕洟不自安於上則不虞有戒而可无咎

總論

夫人之情貴聚不貴散夫人之聚貴正不貴邪今夫一家不聚則第閾胡貉矣朝廷不聚則君臣市心矣天下不聚則輦轂興戎矣如此乎聚之不可以已也顧正而聚者附離之情堅於膠漆約束之固信於章符不正而聚者則朋黨比周遊剸結轍如榛莽之纆束一或利盡而爭爭而散則嚆矢相籍鏃鉚相推不覺狼奔鳥竄矣三之嗟如散而不知聚者也初之乃亂聚而不知正者也嗟夫孰知不正之害尤甚於不聚也哉聖人知其然是故元永貞固非虛文也引吉

用禴非外飾也事求大吉非任數也齎咨涕洟非宴安也此上下之間所以交相萃而成雍熙太和之治者也不然寧爲踽踽無爲闇然之媚寧爲避世無入招權之門人之非笑有所弗恤己之齎咨有所弗辭蓋曰吾得潔其身而不亂於小人之羣足矣噫天下不幸而無大同之風其猶幸而有獨行之士哉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升字是吾人學問進進不已所謂積小以高大也柔
以時升在卦體上取坤巽俱柔也由一陰之巽升而
至於三陰之坤必因時而進不容凌躐者蓋剛躁之
心勝則急迫之弊日滋柔順之心勝則從容之意常
存此之謂柔以時升也巽而順者內有深入之思而
外有從容涵泳之象勿忘勿助俟其時也而學問日
升矣剛中而應者下有良臣上有明君喜起交孚遇
其時也而賢才日升矣君子處此有不大亨哉利見
大人南征總是一事利見大人得君也南征行道也

得君固將以行道也當升之時君固慶於得臣而臣
亦在慶於得君既慶矣安用恤之南明也征行也上
輔明君而嚮明出治世道之升于大猷可必也君子
之志在天下國家此志未行安得謂之有慶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順德不必作慎字積小高大全在順字得力不順則
未能其卑而遽騖於高未能其小而遽荒於大始而
凌躐終而扞格皆不順之害也孟子曰所惡於智者
為其鑿也順則何鑿之有哉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順

其序也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順其機也至於發皆中
節天地位萬物育亦此大順之極耳故曰柔以時升
柔即順也非順何以能升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升虛邑是積小高大地位內不見已外不見物處於
世之中而忘於世之外渾然一太虛境界也顏之若
虛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即此心而已人有疑心便
有所礙而不虛升虛邑則空空洞洞原無一物何疑
之有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
事也
六四一爻當以程傳之說為是六四近君也上有貞
吉升階之主下有三爻合志之賢如偕以逼上矜以
鉅賢其何能升哉四以柔居柔上順乎君下順乎多
士之助文王所以亨於岐山者用此道耳此語與隨
雖同然其義各有所主不必拘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五之貞是從學問中來階即階級有次第而升者所

謂積小以高大也有循序漸進之天德便可以語必
世後仁之王道故曰大得志
總論
升之言進也積小高大之謂也人之一身不日進則
日退而君子之心欲其進不欲其退誰肯安丘垤之
卑而忘泰岱之尊畏登天之苦而甘土壤之賤耶然
士之品固有三矣上古賓興之制升於司徒升於司
馬升於樂正至由士而大夫而卿而公皆升也而非
所重也霸之進而王也王之進而帝也帝之進而皇

也皆升也而非所先也乃聖人之所先則有在矣孝
弟忠信以爲階梯性命神化以爲究竟日新又新不
以一簣而廢千仞之基勿忘勿助不以千年而隳旦
夕之頃世苟我以道可大行則富貴也功名也固升
也世不我以道與時違則布衣也蓬戶也亦升也是
故初之合志焉而升二之孚焉而升三之虛邑焉而
升四之順事焉而升五之貞焉而升上之不息焉而
升不過論吾身之消長而奚計世情之重輕耶詩曰
如日之升夫心之霧明何異於日有以蔽之則冥無
以蔽之則虛知虛邑之與冥升其大致相遠也可以
語日升之學矣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
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傳曰困德之辨所謂辨者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曰亨曰貞
乃此心此理本然如此也彖傳不失二字極好玩味
君子之心在世故之中而超乎世故之外通如是困
亦如是此胸中一段獨得之妙不因困而有所失非

因困而後亨也貞順受其正也胸無物累便事皆當
理當爲則爲當行則行他何所計較哉有言不信正
小人之所以異於大人也善處困者不惟忘之于言
而且忘之於心不善處困者不忘於心故不忘于言
故曰尚口乃窮非徒欲忘言也欲其忘心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致命遂志非持以與人也命乃天命吾豈得而舍之
人豈得而與之須玩個致字致至也極也猶言至於
命也聖人言涉世之學有曰居易俟命者有言樂天

知命者知至固至也俟天終身者亦至也總是與命爲一而巳遂志直遂其志所謂无入而不自得也其實致命只是不失其所亨處困而不亨方且怨天方且尤人安往而非戚戚之塗處困而亨則視窮通得喪皆造化晝夜之序安往而不自遂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一爻妙在困字當困之時皆在困窮拂鬱之鄉而二獨與五爲應是人之所視以爲安意肆志之日

者也二有中德則處宴樂之地而常有顛沛之艱當恒情得意之日而常有困心衡慮之苦是困于酒食也夫思憂則无憂慮患則无患帝命之錫有加無巳是朱紱方來也然論吾人之所遇則窮通得喪皆春夏秋冬之序而君子之處遇則不二不雜無非對越在天之時惟常存此心在帝左右如祭祀之時精誠流通則雖臨大難當大變若不免於摧敗之凶而盡其在我俟其在天尚何咎之有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蒺藜非二乃二胸中之蒺藜六三乘九二之剛乃以小人揜君子者顧其質本柔才稍不足欲往而前進則妄行取困如困于石欲止而不進則滿胸俱是荊棘如據于蒺藜如此之人本心死矣何以存于天地間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舊說謂與初相應而爲二三所隔竊以爲未然

初六方困株木入幽谷何足爲九四之與而九四當困時顧欲藉之有終耶竊謂此爻只是困而能亨耳四與九五同爲上六所掩進而摧之爲而抑之豈君子直遂之時耶惟沉潛以養其晦從容以俟其幾故五曰乃徐四曰徐徐其勢然也象曰志在下者四位雖上人而心則下人不敢自以爲賢而犯于難也金車即朱紱之類古者大臣在朝往往有路車之錫然處困時則不以寵錫爲可幸而以寵錫爲可危是困于金車也自其迹而觀之則顛沛不安若可羞吝然

四五合德天下之事終以舒徐濟之故曰有與又曰有終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九五一爻當以註疏爲是九五當困之時與天下人心間隔而不相通而以剛居剛自恃其壯是不以德意孚天下而欲以刑罰威天下故象於劓刖也夫居位而人不服則下有朽索之馭而上有履薄之危非困于赤紱乎然有中德則其一念眞誠尚有未泯者若能弛其刑法任其德化是是非非無偏無黨則潛移之久疑慮自消矣夫民之難懷如天之難諶苟有明信則天地鬼神且爲感格而况於人乎
二以朱紱爲困五以赤紱爲困其克艱厥后克艱厥臣之旨乎夫君之與相何事不可爲恃其亨則困矣困於心則亨矣故二曰利用亨祀五亦曰利用祭祀神無常亨亨之于誠民無常親親之于誠一而已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與三陰柔牽引如葛藟之纏縣然此臲卼不安之境也其惟動悔有悔困心衡慮解纏脫縛然後爲吉行乎三凶上吉以蒺藜難剪而葛藟易伐也困而安坐于初辛無聞見之期困而臲卼于終尚有征行之吉甚矣困而不學者之爲下民也

總論

夫人之情處和樂之地則欣然適處困窮之地則戚然悲惟大人君子不榮通不醜窮胸中洞然如太虛無物而視可喜可愕之遇眞如和風慶雲疾雷震雨漠然不以動其中也三聖人之係詞固嘗之也哉文之羑里也周之居東也孔之陳蔡也彼其嘗試於困苦者良深也然文明柔順碩膚赤舄而弦歌之樂悠然於春夏秋冬之序則所以處困誠有道矣噫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然文曰亨貞周曰有說孔曰致命遂志安往非樂安往非天至於酒食之困焉而慶金車之困焉而終赤紱之困焉而說葛藟之困焉而吉則生於憂患而天且弗違矣不然幽谷之入不可出也蒺藜之據不可安也患難未加胸中已擾縱以言自

解天下其孰信之噫天下不能无困之時而常有不困之心心無所累則拂鬱亦皆樂地心有所累則通顯秖爲危機故曰困德之辨其莫辨於此矣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是個有淵源學問彖傳井養不窮四字最好玩味凡水之無源者則其出易窮有源者則其出不窮謂之井則其源深矣故可以養德可以養身可以養一人可以養千萬人何窮之有然天下未有不先養己而能養人者文王卦詞示人以尋源之學欲人之要其成功也改邑不改井者時異勢殊而千古淵源只同一脉也无喪无得者不爲聖存不爲愚亡不以古豐不以今嗇也往來井井舊說多一其字便涉添足傳曰井以辨義所謂義即此心之淵源處資之既深則左右逢源一往一來井井然有辨也剛中是天德

之剛渾然在中正是吾人學問淵源不可得而改者未繘井羸其瓶只是爲之而不要其成耳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人心物欲之汚其井之泥乎不能强於爲善而惟安於舊染不惟世所共棄而且物類之不若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二與初相比是不能求上進之君子而反比下流之小人如澗谷之水下注於鮒也夫人性本善苟有日新之志者皆可與之二與非其人則雖有所爲亦歸於敗壞而已故曰甕敝漏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不自惻而人之行而過者惻之井不求上之我燭而人爲之求其明者以燭之此作易者所爲歎也不患人之莫己汲而患己之莫己修井之不修井之咎也修矣或汲焉或舍焉或食焉或否焉井何咎哉不爲汲者喪而虛不爲不汲者得而盈故曰无喪无得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六四不可謂之不泉如以陰柔无泉則上六何謂之有孚元吉耶甃自修也井不甃則汚泥雜之身不修則物欲壞之井甃則泥可禦而泉可達是捍其物誘之私以養其淸淨之性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冽潔也源濁則泉泥矣源清則泉潔矣既曰冽又曰寒何也凡人于世情冷不下全是一片熱心腸以焚燭于其中君子盡洗世情濯以寒泉冷然清淵然潔

焦火不入熱中不生此之謂中正也將取之不窮用之不竭安往而不爲養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上六有孚字當以程傳爲常孚言其有常也君子以道濟天下爲心然心必常運澤必常流無遠近無始終而此心之精誠殊不少變然後爲至誠盡性之全功也

總論

坎者水也江淮溪澗水之流也源泉混混水之原也極其流則注大壑而不知其津涯窮晝夜而莫知其止息遡其源則淆之不濁注之不盈此川上之歎有本之稱聖人所爲咨嗟而徘徊也試觀人之一心湛然其未波澄然其不滓瑩瑩然其畢照生生乎其惡可已茲其人性之眞體千古之淵源乎自夫逐流之士望洋而失狂瀾之倒齧石而奔欲竇一開泥沙乘之而溷世味一動舊染積之而汚便辟之相引則敝焉而漏垂成之不力則至焉而羸於是淸者汩明者晦而爲天地間之棄人矣古之君子其閑邪以存誠

也如井之甃而恐其淆也其日新而又新也如九仞之掘必及泉而後已也其冽焉而食也吾之性不加盈也其渫焉而不食也吾之性不加損也此禹稷之事功顏子之陋巷支流異而淵源一也至於井收勿幕則與天俱生與地俱成民無疵癘物無夭札而太和之象在宇宙間矣今之論養道大成者莫不曰唐虞成周之世吾觀詩書所記周禮所述克明愼徽關雎麟趾本如此其豫也六府三事相爲維持八政八則相爲經緯法如此其密也艱食鮮食時釐規戒幽

風無逸日進論思慮如此其周也率俾之化遍於荒服蠻夷咸若之休暨于草木鳥獸澤如此其溥也而孰知執中建極以澄其源無荒亦保以遏其流其所謂有孚元吉者固眞性之淵泉使然哉噫上世之君與民爲生中世之君聽民之自爲生末世之君民無以自爲生豈法制異耶則本心之生生異也至於巳不生生使民無以爲生而貪泉毒泉之禍遍於天下矣吾安得井甃井渫者而見之

革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舊說以革命爲征伐而有天下却未是命即命令也有一代之興必新一代之命令如改正朔易服色損之益之與時更之未有因仍而不變者然非以巳變之也天理當如是亦人心欲如是也獨言湯武何也堯舜禹相授受繼治世者其道同也湯承桀之後武王承紂之後繼亂世者其道異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虎變象其文也未占有孚言其誠也堯之煥乎文章周之郁郁乎文此虎變之文也然豈徒文哉彼其中之精誠固有爲之本矣凡卜筮者未占之時則誠意常存既占之後則誠意巳散未占有孚極言其誠也此帝王之文所以異於後世之文與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人之心不可變而時則不得不變虎變之變變在天下豹變之變變在一身故曰擬議以成其變化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茲變也乃所以爲常也

總論

天下之變勢爲之也夫使天下常治而無偏而不舉之處聖人亦循循焉與斯世相安於無事而何樂乎其爲變也哉惟夫法久則弛俗久則偷如不鼓之軍不調之瑟因循積日將釀成極弊而莫之救是以因其變而用其權不得不與天下相更始者勢也然變革之事重矣事出於急遽則後先易舛權制於獨任則詬讟易興慮不顧後則爲烏喙之食計不便民則爲治絲之棼聖人蓋懼之也是故明以審之說以順

之亨貞以成之時尚持久則鞏用黃牛而不嫌其固時尚變通則有孚改命而不憚其勞言必三就而不厭其詳孚必已日而不求其速至於圖回周容之後然後制作一新而文炳文蔚之治舒徐以觀其成焉聖人之慮始何其難而其令終何其久也蓋觀商周之際然後歎曰聖人之慮深矣夫以遷國圖安而羣言搖動羣小比周而頑民未變以後世之君當嚴刑以威之而盤庚洛誥及多方多士諸書示之以祖父要之以明神懼之以要囚引之以廸簡至再至三汲

汲乎其以言柔之聖人於變更之際其不忍咈民心固若此也至於攸居既奠保釐既成聖人有改制之實而天下不知其變玆豈有發徵期會哉後世商君之革令行於棄灰安石之革利竭於手實其始也无巳日之孚而其究也爲莫大之悔矣嗟夫謀人國者寧安靜而無功無寧輕變以速禍哉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象也空空說不必言爲足爲腹爲耳爲鉉聖人制器尚象左氏曰鑄鼎象形卦中有鼎象故制器以尚之也以木巽火正言其象也論其小則日用飲食固此鼎論其大則國家重器亦此鼎古之帝王莫不以鼎爲重有一代之興則鑄一代之鼎有一國之封則鑄一國之鼎傳曰主器者莫若長子誠重之也聖人烹以享上帝則調劑之功在造化大烹以養聖賢則調和之功在世道鼎之養不其重耶然是器也惟有

德者居之德重則器亦重矣德輕則器亦輕矣巽而聰明内外合德也柔而上行重柔孚得中應剛重中孚柔則謙卑和順德之基也中而應剛則虛心下賢德之輔也有如是之德此所以天祐人歸保世滋大也吉字非衍文元吉大善也亨通也彖不言吉省文耳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之烹飪全在有實無實而烹立見其破矣初居鼎

初全未有實尤利在出否人自形生來耳濡目染不知有多少否惡積在那裏所謂舊染之汚是也故宜顚趾以出之洗滌淨盡去故受新從其大體爲大人矣得妾以其子是不以小害大不以賤害貴之象妾賤而小者也以其子則小可使大賤可使貴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九三一爻舊說俱因三腹五耳之分故拘泥而失之不知爻言乎變有一爻即有一爻之變如必拘定此

曰腹此曰耳則支離破碎而不可通何謂之交變耶且聖人爻詞三曰耳四曰足五曰耳曰鉉上亦曰鉉原未嘗毎爻分別而今乃强此以附彼甚矣拘之爲害也大都鼎固貴有實然必以耳舉鼎方能去故納新而其實爲有用如人固要胸中學問然必以義爲尚方能因時制宜而抱負可展九三過剛不中只是一個拘方偏執的人胸無權度外乏時宜如鼎耳既更革而全不能移動得一般如此雖詩書滿腹如雉膏然亦何能用於世哉陰陽合爲雨言能明於陰陽屈伸之義與時偕行胸中許多積畜便可出爲世用尚何行塞不食之悔耶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九四一爻當依本文不宜妄改九四不中不正而處高位如繫辭傳所云者折足失其所以行也覆公餗所謂敗乃公事也形渥王弼曰渥沾濡之貌程子曰赧汗也極是大臣以凉德取充位至天下之事敗壞而不可爲何面目立於朝廷宜其汗出沾背也朱子

以形渥爲刑剭且曰重刑按周禮剭誅謂夷三族大臣誤國不應處之極刑非之非矣象曰信如何也言其不實心任天下事也三提一義字四提一信字聖人之喚醒人若此

總論

鼎重器也所以覊承國祚而和理人民者也夫天下之器不能自主而付之於君君又不獨承之也而付之於臣玉鉉之臣冲和之德也其公孤之佐乎金鉉之臣正直之才也其風紀之司乎下而雉膏之食有

實之良出否之利皆一德一藝之長足以自見者也其分理之牧乎君不挾其亢心而冲焉於上臣不挾其忌心而各效其能於下是故庶務理而鼎祚昌也古今言鼎祚之隆者莫如成周彼其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永命之符後世罕儷焉乃洪範陳謨則曰皇建有極而融其偏陂好惡之私乂其沉潛高明之用是黃耳之實也君道也周官垂誥則有公孤有卿牧陳其燮理寅亮之猷熙其分職率屬之功是金玉之鉉也臣道也匪直此也即棫樸所養愷悌所化濟濟然

其可副追琢金玉之任下至罝兎之夫亦可備腹心之選而不以行塞終則其鼎祚之綦隆也不亦宜哉乃若君子之自養則有道矣出否之利不以賤妨貴所之之愼不以已徇人義之所在不膠柱而調瑟信之所在不以虛談誤天下事必如是而後可稱鼎實也不然有實而不愼與无實同有鼎實而不用與无鼎同匪人以充位與棄鼎同噫宜覆餗者相踵於世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動也人心一念之動奮然儆省此正是天理流行境界何所不亨哉震來虩虩即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此心之中無時而非震之來也人惟常敬畏則常清明心正而身修靜正而動和即一笑一言亦皆從容而順適矣以此而措之天下則不怒而威不嚴而肅如天威之赫而遠者驚邇者懼所謂大畏民志也以

若人而主器天命所祐鬼神所依何嫌於宗廟社稷之祭主哉匕鬯祭器也可爲祭主是解不喪匕鬯之意原無脫誤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大凡陽剛之人多震動而有爲陰柔之人多因循而不振六二陰也疑於不能震發然初九成卦之主而二乘其上是有賢人在下以爲之輔者故足以竦動其心而惕然不敢自安也震來厲即震來虩虩也初

震於下二震於上交相恐懼也億喪貝又因其陰柔而戒之人之一心不可兩用利欲之念稍有未忘則天理之念旋復晦塞矣億度也反而探之心也喪貝者盡去其功利之私躋于九陵者日躋于上達之域世未有戒慎恐懼而不廣大高明者也如此則心不役於物而理自獲於心安往而不悠然自得哉七日與七日來復同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震蘇蘇震之於內也所謂恐懼也震行震之於外也

所謂修省也六三處位不當是氣質未純物累未忘正當恐懼而不敢自安者一不懼而眚隨之矣蘇生也書曰后來其蘇是也若能震起其生生之心而奮迅以行之則一言一動純是天理用事其何眚之有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往來厲言其往來於胸中者無一息而忘戒懼也亦即震來虩虩之意无喪謂喪其本心也人之心操則存舍則亡得喪之間係於懼與不懼耳五之危懼若是則度之於心豈惟无喪已哉即天下國家之事舉而措之裕如矣象曰其事在中言五之事皆是中德做出來戒懼則致中致中則位天地育萬物千聖相傳不過如此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上六曰婚媾有言何也婚媾其所親昵之人也未事而戒備則見以爲迂無患而咨嗟則見以爲過然君

子何恤於人言哉

總論

震之義有二有震於心者有震於事者夷狄患難之變在事而不在心戰競惕厲之實在心而不在事其心誠震而事之震可无憂矣古之聖人當海宇之寧謐而常有蕭墻之慮當重譯之交至而常有烽火之虞蜡通時和而常懷疵癘之憂休徵交至而常懼妖孽之禍故禍亂不生釁蘖不作即有意外之變固可從容以杜之矣後世防之不密而隨時葺補邊塵有

譬而後議兵水旱薦臻而後議財縱支吾一時已不
勝其倉皇之擾況其慮之不周而釁之不可終杜耶
嗟夫彼其慮之軌也猶愈於拱手以俟其敝也哉是
故虩虩於震來致戒於震鄰喪貝而自得在中而無
事備之早也能圖安者也蘇蘇震行猶可无眚備之
後也能救敝者也至於事勢愈極而宴然不戒則亦
終於未光而已終於震遂泥而已邵子曰忽然夜半
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坤復之交其吾人震動之
時乎是故尸居龍見淵默雷聲君子虩虩之震也仰

不媿天俯不怍人君子啞啞之樂也此之謂震而亨
也

三百四七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
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大學言知止書言安止詩言敬止只一個艮其背人
之身皆可見而背則不見矣耳目口鼻皆有欲而背
則無欲矣不見可欲止之至也經曰人之五臟皆係
於背是背又乃身心總會處體雖不動而實衆動之
所係非離動以爲靜者也夫動靜豈可分哉行乎其
所當行便是止乎其所當止君止仁臣止敬子止孝
父止慈何事非行何事非止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
乎夷狄行乎患難何時非行何時非止不獲其身內
不見己也不見其人外不見人也人之患在知有身
夫身非離人以爲身也知有我便知有物矣人非離
身以爲人也不能忘物便不能忘我矣一點胸中全
是物我二字紛擾何以爲止惟艮其背則時有動靜

心無動靜獲其所當獲即肝膽耳目皆非吾有獲而

三百七十二

若無獲也見其所見即人情世態了不相關見而
若無見也何謂光明人心憧憧擾擾則有物累之隔
此心空空洞洞更無一毫障隔試觀太虛之中一毫
不染是何等光明有艮之時有艮之所時無定而所
有定無定之中自有一定者存也爻有上下陰陽
合謂之正應陰陽不相合謂之敵應今艮之卦上自
爲上下自爲下此便見天地間事事物物各有定位
不容遷就不容比同此所以必止其所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不拯其隨非指九三言腓之與股皆不能自動隨足而動者也咸之三曰執其隨而夫子解之曰志在隨人此正隨之意也君子艮止之學原是以我御物不以我隨物九二艮腓則行不自行而隨物以行止不自止而隨物以止以外役內而不能自拯其隨人之失此心終日役役安能以快然耶象曰未退聽言未能退而聽命於心也天君爲主則百體從令矣

總論

易之咸言感也艮言止也咸非徇物止非坐定要之於理而已感之以理則常感也而常定焉止之以理則常寂也而常通焉故咸曰以虛受人艮曰時行則行此動靜合一之妙也无得於理而徒以有心與之故以逐物之心爲感斯有客感之紛以絕物之心爲止斯有坐忘之馳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也去聖賢遠矣合六爻觀之咸拇動也咸腓動也咸股動也咸輔動也何也爲其徇欲也艮趾靜也艮腓靜也艮輔靜也艮身靜也敦艮靜也何也爲其徇理也至若咸其拇者以定寂爲高艮其限者以局曲爲守知靜而不知動知常而不知變較其守若與逐逐徇物之流而心之有累其去妄動無幾矣噫知咸之未始不爲艮則日酧酢日泛應如天地之感而未嘗勞知艮之未始不爲咸則日忘我日忘物如太虛之澄而未嘗隳非達於動靜有無之間者其孰識之

漸女歸吉利貞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

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惟艮故漸盖無欲而靜故進必以正彼馳於紛華盛麗未有不競於富貴功名也學問不以漸則凌躐之弊生事功不以漸則馳騖之心熾故遠邇卑高不可踰也本末始終不可紊也循序而俟時斯其進也善矣女歸吉者吾人始進之初似個處女一般誠如女之歸男以禮義廉耻自閑乃漸進之吉道也利貞者内之正已外之正人要之始終不變而已進得位四句極言貞之利也吾人學問雖遠邇卑高以漸而進然

未有不要其極而已者故必進而得位位非爵位之謂也乃天下之正位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自有一段至精至當爲吾所居之位而不容僭差者進而得位則止於其所當止德日起而大有功也然是正也豈徒一身之利而已哉其身正不令而行即以正家正國正天下亦無所不利矣其位四句舉卦體卦德之善以見利貞之所由取也卦體九五剛而得中剛乃天德中乃天德之純皆貞也大君之得位而有功也卦德止而巽止則止於至善巽則稱物而隱皆貞

也君子之得位而有功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世人以宮室爲居君子以賢德爲居惟賢惟德可以善俗夫人而欲爲善俗計也漸進于賢德之居而已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夫人必小子有造而後成人有德此所謂漸也初六是小學時候如鴻之方在水涯當此蒙養之時而兢兢然危厲則雖因言求道未能進於忘言之域而亦可以无咎矣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六二一爻舊說皆就大臣說亦是然君子一身隨寓而安廣居在我何處而非于磐不必皆居尊位也飽乎仁義則日用飲食何處而非衎衎不必皆享厚祿也觀詩言不素餐乃在伐檀之野人而孟子所云孝弟忠信者亦在無位之君子則其所謂衎衎者固有在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程傳云平高曰陸乃山之原也詩曰鴻飛遵陸何謂陸非鴻之所安乎鴻之進以漸二曰于磐則高於干三曰于陸則高於磐只是上進之象耳但九三過剛而无應過剛則躁進而易敗无應則自用而易窮外焉不能紓徐以俟其進而自室其攸往之機如夫之征而不復也內焉不能涵泳以順其天而自戕其生

生之理如婦孕之不育也離羣醜言其好高自用違衆獨行耳利禦寇程子所謂守正以閑邪是也人之一心種種情識種種利欲皆謂之寇禦寇者克去已私遏絶外誘非極剛者不能也順相保極言其利人而无私則順於義理可以保身亦可以保民无往而不宜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鴻漸于木則愈進而高矣六四陰柔而居巽體則所

處愈高而自視愈下優游而不驟沉潛而不乖深造自得而居之安矣故爲或得其桷之象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于陵則愈高矣卦詞曰女歸故三與五皆以婦爲象蓋謂之曰漸宜於順不宜於驟如女之以順爲正也三五皆以剛居剛則勇往之氣有餘而和順之意不足非陰陽相濟之道故三象於孕而不育五象於三歲不孕也然五得中則方寸中天理用事以已勝物而物終不能以勝已矣

總論

君子之於天下莫重乎其進也夫時有適至事有適然當其未來智者不及圖敏者不及乘巧者不及奮而一旦既至可以安意而享之何者千仞之登非一蹴之巧也五谷之熟非一瞬之力也道德仁義非捷徑之得也蓋言漸也苟凌躐之念一起於中而功利之私又乘於外厭庸行而妄希神化之知薄下學而遽起登天之想甚則競進於功名熱中於勢利如女

德不貞而大閑漸盡矣君子之持身也廣大高明以爲究竟而其循序也子臣弟友以爲入門造端於始學則小子之厲不以爲勞殫精於克已則禦寇之勇不以爲艱于木之棲可巽也不可強也得願之勝可力也不可驟也至於漸積之極則躋於丘陵而人不稱盈焉安於磐石而人不稱泰焉入於逵路超於塵世而人不稱離羣焉身在倫物之間而心在太虛之表跡在王公卿相之貴而意在九霄九淵之間茲其漸也固所以爲升耶隱士君子欲居賢德以善俗寧

爲遲鈍无寧爲頓悟寧爲恬退无寧爲儇巧斯不亦善始善終哉

歸妹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帝乙歸妹嘗以泰卦六五之義推之不如其娣之袂良者不自以爲賢而以天下之人爲賢也月幾望者天下之明莫非大君之明也

總論

男女之交君臣之義一也觀之歸妹其德有貴與賤其所遭有幸不幸而士君子之遇大都若此矣上世之君虛已求賢故卑宮惡食建鞀置鼓而不以爲勞也康功田功克宅由繹而不以爲屈也此尚德不尚餙帝乙歸妹之盛也後世君之與臣往往相求而不相值故有若女无賓士无血者既有其君而恨於無其臣有跛能履眇能視者既有其臣而恨於無其君是故簿書米鹽之賤往往困天下之豪傑而山巖海濱之墟往往爲高士之托迹而求賢之疏公車之詰往往爲賈名干進之資而天下常患無才矣雖然亦顧士之自處何如耳周之士也貴非人貴之也士自貴也泰之士也賤非人賤之也士自賤也然則爲君者固不可無虛中之誠而爲士者其可無徯期之待哉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

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明以動重明字明者心之精明也不明而動其動也妄明以動動罔不臧矣詩云假哉皇考註云假大也當盛大之時王者往往有好大之心故以尚大解之宜照天下正與明字相應在心原不在事爲人心一事不照則禍起於幾微一息不照則釁生於頃刻古之聖人憲天聰明察民疾苦惟其有此照心耳君子不能使造化无日昃月盈之時而常存其日中常照之心則盈虛消息之權不爲造化用而爲吾用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折獄致刑重折獄上必折獄而後致刑也人之情僞微曖難以盡知法之出入輕重難以曲當必折衷於情法之間使是非曲直纖悉畢照然後致之於刑則天下無寃民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二三四俱是照心不足人身只一個天理常惺惺法則天理霧塋不然則人欲障蔽豐蔀乘之矣二之失在於陰柔三之失在於不中而且與柔暗爲應四之失在於不中不正二之往得疑疾也自疑自疾也不明而動而欲其不疑且疾不可得也三之折其右肱也自折也不明而動而欲其可以有行不可得也无咎與節卦三爻同猶言无所歸咎耳然昭昭之心人所固有豈終無可明之日哉二能有孚以自發其志是誠而明也四遇其夷主因人以輔其明也又何豐蔀之足憂耶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閴其无人自藏也
豐屋蔀家是志意高大侈然自以爲有餘也无人不覿者失其本心有人而若无人有見而若无見也凡高大之人輕躁飛揚無所安頓如翔於天末而不見底止也曰自藏可見照天下之心人所自有只人自

蔽耳

總論

人之一心渾然天理如太虛之中空空洞洞即萬感當前而一眞常照也但照心易息而志心易生智慧情識障之於內紛華盛麗障之於外於是聞見日增意智日揚而豐蔀日甚矣夫明非自外至也從中出也中無所累則清明生於夜氣雖幽而亦明也中有所累則斗沫蔽於日中雖明而亦幽也微矣哉幽明之幾乎古之聖賢獨見獨聞不以尸居而廢惺惺明

目達聰不以大庭而遺炯炯故曰有孚曰發志一念之明固明也曰來章曰夷主曰配主天下之明亦明也至於繼明照於四方而豐亨之治如日中天矣同有是明德者愼毋自藏而終於弗覿哉

旅小亨旅貞吉

小亨非不可大亨也羈旅之中多纖悉細微之事得其道則纖悉細微各當其可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即次非居處之謂也得其所以安身之道也懷資非財用之謂也得其所以資身之策也得童僕貞非相信不欺之謂也其身正而左右之人無不正也人之一身素位而行即在逆旅間而自有一段正大道理得其道則安失其道則不安得其道則可以資身失其道則無以資身得其道則人從之而正失其道則人背之而去矣觀即次之與焚次也得童僕之與喪童僕也豈不相遼哉以旅爲商旅非是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于處只是苟且目前之安終非素位而行景象得其資斧當以巽卦上爻之義推之謂得其所以斷也君子資身之策全是不剛不柔如一於斷則終有處置失宜而不自安者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三與上相應而其體皆剛三曰焚次上曰焚巢全是一點剛心烈氣不能消磨我以意氣凌人人亦以意

氣加我其何能安之有先笑者意氣之飄揚也後號咷者失其安身之地也鳥以巢爲安身人以知止爲安身不能止以麗明何怪其焚巢而號咷哉離曰畜牝牛吉順道也過剛不順不知畜牝牛者也人之一生惟客氣害事故曰喪牛于易知柔順之易喪而剛猛之難磨則知涉世之道矣終莫之聞自恃其剛而反失吾心之眞聞也

總論

古者丈夫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童觀窺觀且以

小人女貞視之故在鄉井之日常少而在逆旅之日常多以孔之聖焉而轍環以顏閔之賢焉而從遊以孟之賢焉而歷聘何之而非旅耶極而言之百年須臾吾生亦旅也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亦旅也然所以處旅者固有道矣易過之光陰如浮雲飄忽吾不得而留之也有限之精神正是安身立命境界吾不得而分之也孔子言恭敬忠而雖之夷狄不可棄中庸言素位而行乎患難行乎夷狄茲其為處旅之善道哉自素位之學或闕而剛柔之稟各殊一於柔

者方以旦夕之寓為百年不逝之光景而徘徊瞻戀瑣瑣不休一於剛者方且以英氣加人以獨斷任事至焚次而不安得資斧而不快焚巢而終於號咷也非善處旅者也傳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二順乎剛五麗乎明豈直行旅而已即終身可矣

巽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之頻巽非勉為之而失也則習為之而過也夫巽豈可頻哉巽而頻焉則卑屈之意有餘而振作之氣不足其志亦窮焉而無所復之矣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解曰田獲三弧去小人也巽曰田獲三品親君子也三損三益之辨其嚴哉

總論

巽者入也人心即理豈有所扞格而不相入但口耳之學徇於其外而不能深入於其中沉潛之學入於其中而不徒粉飾於其外故未有不入而能說者也

然所謂入者豈徒藉口於迂徐漸次之功以濟其因循悠緩之習已耶志不銳則不入是故武人之貞不可弛也功無資則不入是故三品之獲不可後也逆耳之言達於上聞則不入是故史巫紛若不以為激也維新之政憚於更張則不入是故先庚後庚不以為煩也而其要則巽乎中正盡之矣傳曰巽以行權巽之有中也猶權之有衡也權而無衡則斤石易位矣巽而非中則先後逆施矣彼志之疑者以進退而托之紆徐志之窮者以頻巽而托之卑謹喪其資斧

者以牀下之巽而托之謙恭則中正之學不講故也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剛中而柔外俱是說之正處君子中之所存有毅然自守而不可犯乃其與天下相交接又怡然和悅而有可親剛而出之以柔則其剛非絶物柔而主之以剛則其柔非狥物必如是而後謂之貞也必如是而後能亨也

又曰

剛中而柔外當以泰卦内陽外陰之義推之兌主於說說者情也然天下有剛明之君子其說也爲道義之說有陰柔之小人其說也爲私情之說出於道義者正也出於私情者非正也此卦剛中柔外是其一心之中邪正分明所主者天理而孚兌之君子常用事於中所去者人欲而來兌引兌之小人常屏迹於外驩然道義之諧而不苟焉私情之係此之謂利貞也二說俱存之以備參考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人之羣居以相悅者莫如朋友然講習之功疎則比昵之弊滋說之不以正矣講習非聞見也求其理之所在而相與習其事也講習則有直諒多聞之益而無便辟善柔之邪斯其說之利貞乎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九五一爻當玩象傳位正當字陽剛中正之君豈有惑志於小人哉解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孚

化也能使小人信而服之也聖人在上庶頑讒說欲其竝生故不徒君子進小人退且能化小人而爲君子也有厲者帝王兢兢之心不以德化既行而忘戒懼也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兌之卦惟三上爲陰三曰來兌來就於上也屈已以狥人也上曰引兌引乎三也求人以狥已也此小人互相比周而悅不以正者也若謂之來就二陽引上二陽却未是小人以同類爲朋惡肯來就君子而必

欲引之爲悅哉

總論

語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夫和同之異說之邪正所由分也上古之世君臣之間雖然莫逆理之所是則更相都俞而不以爲說理之所非則更相獻替而不以爲睽如鹽梅之相和如水火之相成如宮商之互濟此說而正也君子之風也後世上日驕而下日諂甘詞以相啗也厚貌以相逢也君見其意則先事以迎其機君見其欲則多方以求其中此說

而不正也小人之尤也顧邪佞之說易以惑人如鄭衛桑間之音易入於耳雅化靡曼之色易說於觀故不特庸暗者惑之即號稱聰明者往往爲所移而不自覺也聖人於是爲之嚴其防焉是故和兌者爲君子來兌者爲小人孚兌者爲君子引兌者爲小人從君子則有喜從小人則未光即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有厲之戒不少徐徐焉邪正之辨亦嚴矣哉吁以堯舜之聖禹益皐夔時幾交儆何有於讒說而猶侯明撻記恐其震驚朕師也以成周之世公卿分職欽厥攸司何有於憸人而猶曰勿以憸人其惟吉士也以孔子之聖三代之法俱以備舉何有於佞人而猶嚴以遠之懼其殆也斯見聖人之心乎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剛來而不窮就下體取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就上體取下體坎也惟二爻爲剛是精明之臣奔走於外也而且與五相應則分猷胥感欲與其君共濟天下之

渙者故曰剛來而不窮上體巽也惟四爻以柔居柔爲得其位是忠順之臣靖共於內也而且與五相比則一德一心直以濟渙之事爲已事者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內外得人何渙之不亨耶王乃在中非在廟中也王者之心渾然在中則不薦之孚無言之奏直有出于儀文之外者宜其精神之與祖考相爲感格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渙之初人心離散未有所歸如泄泄然悠緩因循而

不如拯㧞救溺天下其何賴焉馬壯言其急也象曰涉川初曰用拯大川之風波則宜乘木大陸之險阻則宜乘馬其爲濟險之具一而已象曰順也正是爻詞之意君子雖急於有功然未有不順機而動也

九二渙奔其杌悔亡象曰渙奔其杌得願也

奔字有奔走不遑之意天下皆危吾不得獨安也杌與几同凡玉几彫几彤几皆謂之杌乃手之所藉也吾之身爲天下所憑藉而剛柔不偏之德尤爲吾身所憑藉吾之身安而天下與之俱安矣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渙汗其大號便是渙王居蓋王居非居積之謂也時人以居積爲居而王者以道德爲居是居也人人之所固有者也然人皆有之而未必皆能居之也王者渙汗其大號民未遷善喻之遷善民未去惡喻之去惡是散王者之居與天下共居之也象不曰渙而第曰王居无咎見王者所居只是正位王心正而欲天下皆歸於正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之渙其血即三之渙其躬也人身之最害者莫如血氣血氣一動則有我用事情欲動於內形骸隔於外而天下利害漠不相關矣故必渙其血氣而使之去俾吾身之害逖然遠出也吾身之害既遠而何天下之害之不遠耶逖字不宜作惕只用原文爲當

總論

天下猶一家然一家之中尊卑易心內外異嚮閨帷以內本支以上邈然其不相屬也匹夫且不能有其

家而況天下天下大矣頁山襟海地各異政含髮含齒人各有心而安能使之無渙故勢隔九閽則興利除害之情壅事分爾我則引手濡足之誼疎大臣養交則背公死黨之俗熾小臣營私則分猷胥感之念微天下之事淪胥於淵而不可收拾矣聖人之視天下皆其父子兄弟也視天下之渙如其家人之將隕于深淵也是故大號則渙羣則渙躬則渙馬壯奔杌則渙爲君者忘其養尊處優之貴而日降其德意以煦待澤之民爲臣者以開誠布公之心而忘身忘我

以計朝廷之安由是以假廟則稱孝以涉川則稱仁齊治均平所以聯屬而爲一也然其要則修身先之矣人之一身惟血氣最爲害事時而焦火時而凝氷胥戕胥虐爲伐性之斧潰裂四出爲不制之師身心性情皆非吾身而何有於天下故於卦終而爲之渙血於渙血而歸之遠害葢必如是而後精神意氣可以相聯關節脉理可以相通噫茲渙也固所以爲聚與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剛柔分而剛得中一身之節也節以制度天下之節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剛以節柔柔以節剛而二五之剛各得其中只是一個中字此便是懲忿窒慾發皆中節要不失其未發之中而已節以制度者以禮節天下也禮以明分則越志有禁禮以章軌則制用有經此聖人之大禮與天地同其節也象傳制數度即節以制度議德行即剛柔分制法以禮議禮以身二者自相因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戶庭門庭不宜分戶外門內子曰誰能出不由戶易曰出門同人无以異也葢謂之節如門戶限人一般然自有個中道戶有出入時有通塞時通則行闢戶之乾也時止則止闔戶之坤也時乎時乎其道義之門乎初居卦初正當闔戶之時閉其兊塞其門知時者也二以剛居中正當闢戶之時知入而不知出知

退而不知進失時者也極中也失時極猶言失其時之中云耳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苦與甘對甘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節者不可以繩天下而可以繩一身葢整齊天下者必顧其情之所安而度其勢之可行一以苦節行之則裁削太甚刻覈太過人必難堪而勢將廢格矣其何亨之有然人若其苦而我自甘其苦戔戔之啬可以共

德硜硜之守可以寡尤何悔之不亡是故聖天子賢公卿不可無甘節安節之度士君子不可一日無苦節之心

總論

維世者節也善節者中也夫情欲之溺人也甚於潰川而節制之難犯也固於隄防刓淳朴日漓儀章日侈巧者思逞誇者思奮力有餘者紛華力不足者效尤非嚴爲之節將安所底止也是故先王詳爲之法黼黻文章足以辨貴賤已矣不求其觀琴瑟笙歌足以合歡定和已矣不求其靡宮室臺榭足以辨輕重已矣不求其麗約之一身而式之天下其所以防雕世之弊者不甚嚴哉是以君有甘節之吉臣有安節之亨品式明而法紀一雖有僭擬無涯之心亦惕然而不敢逞此上下所以相安也後世法令稍弛其德不修於是有鏤簋朱鉉者有山節藻棁者此不節之嗟也君子以爲泰矣間有崇朴之士厭其華而思有以矯之至於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而甚則有高卧丘園遠跡侯門者此苦節之窮也失時之極也君

子以爲固矣雖然與其苦節之窮也不尤愈于不節之嗟哉吾觀漢文帝惜費露臺至於粟紅貫朽而繼之者一侈心焉遂至於封禪土木蕭然煩費宋之仁宗忍饑中夜四十年如一日而嗣之者恬不知節至窮花石之綱以釀靖康之禍有國家者若此而況其下乎故曰與其不孫也寧固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萬物之性其天俱不容僞海客忘機而鷗鳥相忘其天同也中孚則與造物者游而物物相忘於無競之天矣何豚魚之不可感虛舟觸舟雖褊心之人不怒故舟惟其虛也則可游於水人惟其虛也則可游於世宋人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涉世之道盡於此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爻只就居卦之初上說道理象所謂志未變可玩

也象曰中孚利貞貞則當信不貞則不當信貞則應乎天不貞則雜於人凡人之失於後者由其不度於初也初當中孚之初則精誠之意未漓偽妄之念未興誠能度其理之當信度其事之可信則應天而吉矣有他志不定也志定則一不定則二三乘之吾之心且憧憧擾擾而不能安何吉之足云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二一爻繫辭明矣鳴鶴在陰誠之感也其子和之

誠之通也好爵天爵也人人同有是天感者感之以天而已應者應之以天而已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得敵猶言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六三陰柔不中正非能孚者人而孚則千里之外孰非吾與人而不孚則一室之近孰非吾敵至於敵之者多則吾之身不能以自安而吾之性情不能以自主作止哀樂皆失常度誠所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九五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之孚不專九二程子謂人君之道當以誠感通天下是也攣如極言其孚之固結而不可解也至誠無息融洽於中淪肌浹髓薰蒸於外非德之正當何以有此

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上九非知信而不知變也乃是信不由衷而執其一事之小信嘵嘵然自鳴於人虛聲外飾中實内喪天下其孰信之哉曰何可長見誠於中者之可久而飾

於外者之不可繼也

總論

中庸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夫天人之際微哉吾觀一元之運渾兮其無物湛兮其未波以紀陰陽而其度不忒以行四時而其序不爽此天而天者也人得天以生機心未萌智故未設目信心而視耳信心而聽口信心而言身信心而動同焉皆生而不以約束誘焉皆得而不以漆膠此上世之盛也人而天者也夫人而純乎天則虞之於始而莫之變攣之

於終而莫之解時乎一鳴一和而非以爲同時乎絕類而上而非以爲異惟其天而已至於輓世機心構於胸中而純白不備矣智滑性巧蕩心而忠信薄矣聽其言則津津然觀其行則鑿鑿然察其中則沈沈然澆澆然甚至同聚而相傾屢盟而遽寒即要于明神猶不能相約束也此人而漓乎天者也嗟夫純乎天者蠻貊可行而波浪不驚草木可貢而四靈可畜況於人乎漓乎天者鼓罷泣歌非所以爲定翰音登天非所以爲長甚則一身之耳目手足且不相信況

於物乎天人之辨微矣哉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陽大陰小陽過陰爲大過是當重任成大功過人之才也陰過陽爲小過是矜細行勤小物過人之守也

卦辭只是發出小過之意象傳提一時字最妙事有大小惟其時之可而已處事有上下惟其時之宜而已時當大事則以大事爲貞是可上而上也宜也時當小事則以小事爲貞是可下而下也宜也時當小事而欲爲大事是不能下人而強欲上人也非宜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即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譬原無二層意象傳飛鳥之象不必添內實外虛字言是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固人道之宜也而觀之於物有飛鳥之象焉鳥之音順風而下不能逆風而

上鳥不宜逆人而可以逆乎鳥宜於順人而可以不順乎逆即逆時順即順時正與時行相應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一爻只是可小事不可大事之意陰陽之分在家庭則陽爲祖陰爲妣在朝廷則陽爲君陰爲臣家庭小事可得而過者即幹蠱克家亦陰道之宜也故曰過其祖遇其妣朝廷大事一毫不可過者必處後處下乃臣道之宜也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不及其

君固非過也過祖遇妣過而非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三亦就小過上說道理人情難於檢束而小德易於出入故行過乎恭防其傲也喪過乎哀防其忘也行過乎儉防其靡也苟不大爲之隄防則長傲忘親驕奢淫佚必至於傷生滅性而後已矣何凶如之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一爻亦是不可大事之意四處位不當是其力量不足以擔當天下事故不敢過於有爲而惟爲其所得爲也遇如遇妣遇臣之遇弗過則遇時之宜也弗遇則過非時之宜也如欲往而爲大事則不度德不量力而危厲及之矣然不當之位終非吾人之所宜居天下大事終非吾人所當退托此豈可以永貞哉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曰小畜曰小過皆是細行上用功其歛之也必密其發之必不輕故取象於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初上有飛鳥象在穴則不飛矣公弋取彼在穴取其不飛者也已上即過人之意

總論

夫道無大小而時有大小大過之君子宜於主張世道故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小過之君子宜於克勤細行故曰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其時之所爲乎聖人與時偕行小大合一唐虞之世地平天成大者過也而茅茨土階則小過矣伊尹相湯伐夏救民大者過也而一介不取一介不與則小過矣孔子斟酌四代之禮樂大者過也而恂恂而申申則小過矣知一簣之爲丘山也涓涓之爲巨浸也尚何大小之分耶賢智而下或規規於片言硜硜於細行雖天下大事有所畏焉而不敢爲然聖人猶以爲士之次也曰此猶愈於飛鳥之凶云耳噫玩小過之辭者亦不得已而思其次哉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第一七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2版 正內

既濟是制作禮樂粉飾太平時候斯時也庶務畢舉纎悉具備不惟大者亨而小者亦無不亨也利貞者所以善保其亨也剛得其正則不紛更以釀禍柔得其正則不因循以滋弊念念此正時時此正所當守而勿失也初吉終亂全是人事中則常精常一而何有於止止則盤樂怠敖而何有於中人事有得失而世道之治亂隨之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高宗伐鬼方當以未濟震用伐鬼方之倒推之易之書陽大陰小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故鬼方者吾心之小人而小人者中國之鬼方也

九三以剛居剛是以正勝邪以公滅私如高宗之伐鬼方也三年克者言其用力之久而後勝也小人勿用者天下之易以惑人莫如小人遠之不嚴則吾心之私爲其所潛引而不自知矣如之何其可用乎象曰憊也言勝私之難以見其不可不克也用師而至於久則老師費財矣克己而至於久則疲精竭神矣苟非至健以致其決安在其必勝哉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繻字不必作濡字繻繒采也一曰帛邊漢書終軍棄繻謂以帛邊爲符信也袽絮組也盧氏曰繻者布帛端末之識也袽者殘弊帛可拂拭器物也虞翻曰袽敗衣也諸說不一但以理推之則繻爲繒采袽爲敗衣於理較順六四當坎之初是初吉之時已過而終亂之期將及猶繻之爲衣而將敗也及是時而惕然以思凜然以圖庶可以保其治矣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九五以剛居中而比之紂非其倫矣大抵此爻只就文質上説而以祭祀爲譬既濟之時儀文易侈忠信易衰不知苟有明信則潢汙行潦之水可羞鬼神安用繁文爲耶東鄰殺牛文勝而實衰西鄰禴祭誠有餘而文不足然神之福之則在誠而不在物也觀事神而所以治天下國家者可知矣象傳時字即合宜之謂

總論

既濟之時至盛時也乃勉以利貞危以終亂聖人獨有深憂何哉良以未治易治也既治難保也吾觀帝全盛之勢者多支吾於目前之策際恬熙之會者多苟且於一時之安此經營禍亂不足以為憂而養安無事深足以為畏也聖人知其然故不幸其在天而欲繼之以人濡尾曳輪謹其始也衣袽日戒慮其終也喪茀勿逐堅其守也禴祭受福昭其信也皆君臣兢兢以保既濟之盛者也不然濡尾不戒至於濡首

終止之亂人自為之於天何尤哉嗟夫滑夏之禍不在鬼方而在欲寳深淵之殞不在濡首而在迷心于逸于樂動色於虞廷玩人玩物陳規於周后聖帝明王之時其慮深矣故曰防乎其防是謂易之大綱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既濟之吉而曰柔得中未濟之亨亦曰柔得中天下之治未有不以中而成者也既濟曰終止則亂未濟曰无攸利不續終也天下之治未有不以鮮終而敗者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不徒曰辨物而曰慎辨者陰陽消長之機其辨之宜詳以審也慎辨其為陽物而不淆於陰則陽居乎陽之方慎辨其為陰物而不淆於陽則陰居乎陰之方在造化則天地定位而成其為造化在世道則內君子外小人而成其為世道此所以不終於未濟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極者極至之地大學所謂無所不用其極是也高明之人則知當然之極而能續其終柔暗之人則不知當然之極而歸於鮮終矣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吾人之心一念不正便是鬼方震者惕厲之意三年者克治之久所以能去其不正而歸於正也象曰志行可見學莫先於立志而所行其志者則在於用功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二五皆中也二以剛居中而應乎柔故爲臣道之正五以柔居中而應乎剛故爲君道之正二坎之主也故自止而不輕進无成之誼也五離之主也故充實而有光輝文明之象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旣濟之終而曰濡其首厲防偷安也未濟之終而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戒逸欲也聖人之貴敬謹也如此

總論

上經終坎離以其爲天地之用也下經終旣濟未濟以其爲坎離之交也然謂之旣濟如花之旣開生意將盡謂之未濟如花之未開生意尚含易不終旣濟而終未濟其生生不窮之機乎夫欲生生不窮含水火無繇矣水生於天而成於地火生於地而成於天以水之潤濟火之燥則非以火濟火以火之裂濟水之寒則非以水濟水一陰一陽互爲其根此天地人身所以生生而不窮也然水火非外物也吾心之中其津津然下潤者皆屬之坎其炯炯然上照者皆屬之離坎之潤也五官百體無處而不融洽離之燭也四肢萬化隨處而有光輝故其明也爲知極爲知節其誠也爲貞吉爲行正其誠而明也爲有孚君子之光萬古此坎離萬古此生生其何窮之有故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又曰君子以愼辨物居方應則交相資而未嘗无辨辨則不相射而未嘗无應生生之易盡於此矣

生生篇

溫陵　蘇　濬　君禹甫　著

蔡獻臣　體國甫　閱

匡廬　吳道長　瘦生甫

後學　妻　堅　宣嘉士　仝校

吳吾徃　李繩之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易非蓍策卦爻之謂也天地定位而人得以生截然而分渾然而行自有一段生生化化不可磨滅者此易理也故曰須信畫前原有易又曰一身原有一乾坤其洞天地人之至者乎天以陽居尊而統乎地是爲大哉之乾乃人身之乾所自來也地以陰居卑而承乎天是爲至哉之坤乃人身之坤所自來也下傳言乾坤聖人而歸之天下至健至順蓋出諸此夫惟尊尊卑卑而卑高以陳則屬乎陽者皆高而陽主貴屬乎陰者皆卑而陰主賤孟子曰體有貴賤又曰無以賤害貴賤之承貴也即卑之承高也此人身貴賤之別也有天地而陰陽分陽以動爲常而人稟之爲剛陰以靜爲常而人稟之爲柔故剛中柔中得其常者也剛惡柔惡失其常者也造化之氣各從其類而人得之則陽與陽爲類陰與陰爲類造化之分各一其羣而人得之則陽之羣分於陽陰之羣分於陰陽淑而君子道長陰慝而小人道長此吉凶之分也天尊而象之消息無端地卑而形之變流靡定此吾人之變化所以與天地相爲無窮也凡人乾坤不定則世界昏黑貴賤不位則名分倒置剛柔不斷則胸中疑惑吉凶不生則得失淆亂變化不成則拘於一物

而不能通信乎易之不可一日遠也

剛柔二句言聖人觀三才之道而作易也易象有二曰剛與柔易卦有八曰乾兌離震曰巽坎艮坤剛柔非滯而不化也一造化之相爲摩轉而不容少停也八卦非一而不通也一造化之相爲動盪而莫知其端也故曰圖雖無文而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雷霆二節言易之書盡三才之道也試觀易書之中其動萬物者爲雷霆其撓萬物潤萬物者爲風雨其不過不忒一往一來也爲日月寒暑之推遷是易之

書有以盡乎造化矣試觀易書之中其得乾道者爲三男其得坤道者爲三女是易之書有以盡乎人道矣此句要玩二道字又玩二成字乾以健爲道男而非徒形雖男也而不得謂之成男坤以順爲道女而非順形雖女也而不得謂之成女即此便見人之道一天地之道也聖人觀天地人以作易易作而天地人之道盡在其中則會易理而配天地者非人其誰

知大始二節言人之身與天地一般大而人身之理與天地一般理大抵天陽地陰男陽女陰陽資始而男以氣始即天之陽盎父道也夫道也陰主成而女以形成即地之陰盎母道也妻道也天地一大男女男女一小天地原非虛語

乾坤之道最是廣大又最是要約乾見其始而不見其始之功因乎物之自然而已坤見其成而不見其成之迹因乎天之自然而已故曰易知知而無知也曰簡能能而無能也夫有心之不若無心也有爲之不若無爲也天地且然而況於人哉

人生所處之事或巨或細或總或纖如造化之肖形

衆寡不一夫易事而易處之簡事而簡處之事之常也人所可能也至難而處之以易至煩而處之以簡此理之常也未易能也故必如乾之知始而後可言易知如坤之作成而後可言簡能

天下事不可一毫着意亦不可一毫着力易則不着一念而人可與知是良知也簡則不着一力而人可與能是良能也良知之真人人同也故以難示人者即至親且貳焉以易示人者即疎亦親矣良能之眞人人同也故示之以煩者即一事不可行示之以簡

者即萬事無不可行有親何以可久人信我我亦信我萬古一日良知之本體如是也有功何以可大天下事皆吾身事成不獨成良能之分量如是也曰有親曰可久只是一個易知之妙曰有功曰可大只是一個易從之妙賢人猶言過人德業宰我所謂賢於堯舜即此賢字如曰賢而未聖則可久可大之外豈復有所加乎

易簡理得最是名言良知之外更無別知良能之外更無別能故曰道不遠人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此是何等易簡人惟多一點私智則理失以無心主之而理即心人惟多一段作爲則理失行其所無事而理即寧天位於上只是此理地位於下只是此理人位於中只是此理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言天地之未始不爲人也終曰成位其中言人之未始不爲天地也大抵繫辭之作只是發明易簡二字故上繫下繫首篇俱特揭而言之求之於易簡則天高地下總是實際不求之於易簡則窮天極地總屬虛幻識破此關一部易書何待外求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觀象即是造化人事之象聖人設卦未有不象其物宜者也有象而詞係有詞而吉凶明總從觀象來然是象也非一而不化者也剛柔正是聖人所立之象剛柔自是相推猶云日月相推寒暑相推也剛柔之相推不已則變化亦不已一變一化而爲兩儀四象千變萬化而爲六十四卦天地萬物之道舉在其中而繫詞明吉凶皆由之矣以變化分剛柔非是失得憂虞就人身言虞與娛同孟子所謂驩虞如是也一念而得則吉生一念而失則凶生一息而困心則悔生一息而肆志則吝生身猶形也象則形中之影也變化者剛柔之流行剛柔者變化之本體進退者造化消息之氣晝夜者造化晦明之序未有晝夜而不

進退未有剛柔而不變化也大抵易有象變詞占而其實只是一個象易之象只是一個道吉凶之象失得也悔吝之象憂虞也所謂係詞以明吉凶者明此象而已變化之象進退也剛柔之象晝夜也所謂相推而生者生此象而已六爻之動總括上文剛柔變化動而不居者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是豈徒象哉而道存焉易有太極至一者也太極分而爲兩儀爲三才至動者也天一息不動則天道豫地一息不動則地道裂人一息不動則人道缺有六爻而太極分布於其中矣有六爻之動而三極流行於其中矣其實天地人原時時圓轉更無止息之處六爻自是周流變動更無凝滯之時此易之書所以兼三才而順性命之理也舊說以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如此則天自爲天地自爲地人自爲人所爲六爻板定移動不得何以爲易何以爲道

君子正是參天兩地君子居安樂玩是深有得於易道也易之序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道之立本者也非徒象已也易之辭如雜物撰

德辨是與非此道之趨時者也非徒言已也君子身與道俱便與易之序俱而忘其爲象心與道契便與易之辭契而忘其爲言曰觀象曰觀變非徒觀也觀此道也曰玩辭曰玩占非徒玩也玩此道也有得於道則三極自我立而天且弗違矣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易之書只爲人事而作象言乎象即像天下之賾也爻言乎變即效天下之動也吉凶言人之失得悔吝言人之小疵无咎言人之善補過無非因貳以濟民行也易之書惓惓爲天下而作斯其爲易之道而已

列貴賤以下正是學易工夫列貴賤者列吾身之貴賤而不以賤害貴也齊小大者齊吾身之小大而不以小害大也辯吉凶者辯吾身之吉凶而趨得避失也憂悔吝者此心皇皇然惟恐致悔而取羞也震无

咎者此心惕惕然欲復於無過也觀易位之上下而吾身之貴賤分觀易卦之陰陽而吾身之小大判觀易辭之吉凶而吾身之趨避決易書之易即吾心之易也憂悔吝於介其潛伏之省乎震无咎於悔其知耻之萌乎吾心之易即易書之易也

卦有小大卦者心之畫也辭有險易辭者心之聲也辭各指其所之指吾心之所之也故曰吉凶以情遷而歸之以將叛者其辭慚數語此孟氏之知言所以善用易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易字不必兼卦爻言是言易道所謂生生之謂易也易者三極之道也天地間一陰一陽變化無窮而

具之人身有生生不已者所謂易也準則也所以爲平也人身之易與天地之易若同一準則然人之道準之易天地之道亦準之易也故人身雖小而天地之道舉彌綸於其間矣或曰何以知易爲人身之易曰以下文知之曰觀天察地觀之察之者人也曰安土樂天安之樂之者人也曰範圍天地範圍之者人也至末曰易无體知无體之易在人心則知與天地準之易在人心矣如以易爲卦爻則通篇何不及卦爻一字耶仰觀以下正見彌綸天地處首節言知天地次節言似天地終則言天地之造化在我固莫得而窺其知亦莫得而窮其似此所以謂之彌綸也

何謂幽明之故天之文有升而顯有沉而晦地之理有陽谷有幽都此幽明也而其故則易之陰陽爲之也觀之者以吾心觀之也察之者以吾心察之也吾心之中其冥冥者一天地之幽其昭昭者一天地之明時時觀察念念觀察知吾心之幽明而天地之幽明其故可睹矣

何謂死生之說曰其說在易也傳曰終萬物始萬物

又曰誠者物之終始天地有始人亦有始天地有終人亦有終而其生生不息者易也以吾身之始原天地之始而知其無始以吾身之終反天地之終而知其無終始終如一是有得於生生者也生固生即死亦生有始無終是無得於生生者也死固死即生亦死是知死生之說矣

何謂鬼神之情狀曰其情狀在易也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傳曰成變化而行鬼神非變化之外有鬼神也人之一身精氣聚而爲物便是鬼神之體

物不遺魂游而爲變便是鬼神之不見不聞而如在其上如在左右潛伏屋漏鬼神若臨福善禍淫鬼神爲昭此所謂質之鬼神而無疑也知此而情狀在目前矣

與天地相似言吾身之易彌綸天地不徒知之而且似也既曰相似則我無所違於天地而天地亦無所違於我矣不必添出智仁字㫖言乎不過也濟之以道則博施濟衆非有加於本分之外過而非過也㫖言乎不流也流如水之泛溢而無畔岸聖人處事雖委曲圓通然皆理當如是非有所溢於理之外也天非蒼蒼吾心之太虛也命非氣數天命之謂性也樂吾心之天而知天命之性則與天爲一矣無得於性命者胸中皆物累有得於性命者胸中皆天眞故曰不憂安土是心無係累必如是方能敦仁方能愛人惟擇自安之地故但知有我不知有人聖人忘我故視天下萬物皆吾一身堯舜之得位孔顏之不遇其能愛一也智周道濟與天地同事功旁行不流與天地同變化樂天而知命則益無所違於天矣安土而

敦仁則益無所違於地矣

範圍天地言天地之化在吾心模範中也吾心之喜怒哀樂與天地之呼吸闔闢相爲流通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山岳效靈眞若吾之心陶鑄出一天地非在外也曲成不遺是隨其大小廣狹長短方圓無不成就此物之理無有遺闕晝夜之道非幽明死生鬼神之謂也要玩一道字又要玩一通字晝有晝之道乾爲動直坤爲動闢於人爲感通夜有夜之道乾爲靜專坤爲靜翕於人爲宴息晝非自晝而爲夜之根

夜非自夜而爲晝之根道固然耳子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正此道也聖人夜氣有息旦晝有爲靜而復動動而復靜直與晝夜之道相潛通而無間矣是知也即復以自知之知即乾知大始之知即知天地化育之知非聞見之知也

神者心之神明主乎易者也易者心之變化運乎神者也吾心之神原無倚着超乎天地萬物晝夜之上而何有於方吾心之易原無執定運乎天地萬物晝夜之間而何有於體今人倚在軀殼上起念畢竟是

有方有體此則陰陽之氣且得而囿之况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通知晝夜之道耶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陰陽便是道陽即太極之動陰即太極之靜陰而陽陽而陰太極之循環無端也註中理氣二字便是畫虵之足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亦欲以理氣分耶必不然矣

繼善以下就人之體道言人之道一不繼則善惡淆惟繼續此道而一無間斷是陰陽之純粹而無疵者也善也人之道一不成則性分缺惟完成此道而一無虧欠是陰陽之各正而不偏者也性也仁智之人俱是真見用事仁者真見乎仁斯謂之仁智者真見乎智斯謂之智此善斯成性君子之道也彼一無所

見者則爲日用不知之百姓而已何以爲君子

顯仁藏用節晉唐註疏俱就道體上說最妙言君子之道鮮此聖人之所憂也乃道則曷故哉斯道之運在天地爲元在吾人爲仁五常百行由之流行萬民萬物與之一體何其燦然顯也然其用之妙不見不聞無方無體又若是其淵然藏也顯而能藏藏而復顯故洋洋乎發育萬物無不在其鼓動之中而無思無爲終非聖人思爲之所能與矣此三句當以中庸明之顯而藏猶費而隱也不與聖人同憂即聖人有

不知不能也總是見道之妙處以此道而得之則爲盛德以此道而發之則爲大業豈不至矣哉何以謂大業仁無所不顯用無所不藏天下之萬事萬化皆統於此功業孰大焉何以謂盛德仁日日顯用日日藏日以繼日新而又新所得孰加焉富有日新是古人大學問洋洋優優何等氣象日新又新何等積累故升斗之器無以比江海之受秉燭之照無以比大明之光業之廣狹德之盛衰從玆判矣

生生即人心之理生生而不已者也太極生兩儀兩

儀生四象此生生所自來也吾人學問至富有日新此心生生之機更無間息時靜而靜又易而之動時動而動又易而之靜若有定體而實無定體若有定用而實無定用此所以謂之易也生生而謂之易則生天而天生地而地生人而人安往非其生生之妙哉易无象也而生生之理隨處充足有萬象森然畢具者斯即乾之易知也故謂之乾易無法也而生生之理隨處呈露若有定法之可循者斯即坤之簡能也故謂之坤何謂極數以易理極之也有生生之理斯有生生之數而天下之吉凶定矣故謂之占何謂通變以易理通之也有生生之理斯有生生之變而天下之亹亹成矣故謂之事

夫是陰陽之道顯而莫測其所以顯藏而莫測其所以藏成象效法而乾坤莫測其端知來通變而占事莫測其朕斯謂不可知之神而已自顯仁至末俱是一意渾成生生之謂易易無體也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也神主乎易者也此道之所以爲妙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

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章非徒鋪張易之廣大欲人知其所以廣大也首節靜正字次節靜專靜翕字末節易簡字最要玩味葢論易之廣大則遠而千萬里之外亦此理遠而千萬年之外亦此理何不禦也論易之所以廣大則近在身心之間不着一念不着一物何靜也而一念不

鑿一物不累又何正也靜則能動正則明達所以遠而不禦也易之理由近而遠則上而天下而地以及天地間所有無不備於其中矣備字猶言萬物皆備於我也

夫乾節言天地之廣大以見其爲易之所備也靜專靜翕正與靜正相應語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也乾必靜專而後動直坤必靜翕而後動闢然則易非靜正其何以不禦哉夫大生莫如乾而易備乎天之道則其大配天廣生莫如坤而

而易備乎地之道則其廣配地曰變通曰陰陽之義皆廣大中所有也曰配日月配四時皆配天地也而其要歸之易簡焉易其即乾易知之至德乎簡其即坤簡能之至德乎夫其大也而未嘗不易也廣也而未嘗不簡也此天地人之至妙也所謂邇可遠在茲也天地而匪易簡何取於廣大之象形人心而匪易簡何取於廣大之虛器況物物而雕事事而擾又豈能廣且大耶故必明於動靜之間而後可以言易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是易理非易書上章云生生之謂易是理也在天爲天道在地爲地道在人爲人道聖人所以爲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者即此生生之理而已如曰貿易書以爲德業則拘矣

吾人學問要有一段識見又有一段踐履識見不高便溺於卑下故必胸中高明超出塵俗世故之外而與天同其崇斯可言智踐履不卑近便過高無實故

必循循篤實抑其好高下人之氣而其卑也如地斯可言禮至於崇效卑法如天地之設位然則崇而能卑不一於崇卑而能崇不一於卑生生之易在吾心中矣由是智以明此性而明之又明禮以養此性而謹之又謹成性之存存也而從心所欲時措之宜曰道曰義皆在性中出矣至此方爲日新方爲富有豈不崇德而廣業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

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言聖人之作易自其真見中來也本文有以字却要玩味天下之賾人誰不見之而不見其所以爲賾之理天下之動人誰不見之而不見其所以爲動之理雖見猶无見也聖人見天下之至一故有以見天下之至賾則至賾者不在天下而在吾心見天下之至靜故有以見天下之至動則至動者不在天下而

在吾心此之謂真見也擬形容者擬之於心也以形上之道擬之於形下之器欲其相爲比合也象物宜所謂乾陽物坤陰物是也天地萬物之象在吾心而吾心之象在易畫是象乃吾心之似也故謂之象何謂會通吾心之中萬理悉備而即其一念之動有大中至正而可行者此會中之通也所謂典禮也曰觀曰行俱就吾心真見上說未有易而典禮常行於吾心既有易而典禮大明於天下是辭乃指吾心之所之也故謂之辭言天下之至賾二句只是見易之不可遠擬之而後言非擬之易也擬之於心而求聖人所以立言之理也議之而後動非議之易也議之於心而求聖人所以順動之理也論言動之變化可與天地相闔闢與鬼神相屈伸論言動之擬議則不出乎此心此理是不變也乃所以爲變與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易言斷金猶詩言攻玉也古人意氣之同非詡詡爲歡諾諾而從者日相與切磋相與琢磨其利眞可斷

金然此雖相拂而實相成也故曰先號咷而後笑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勞與功在外者也德與禮在內者也在內者湛然沖然而天下之事功一無所與在外者巍然赫然而吾心之性分一無所加故曰德言盛知有德不知有外物其器量深也禮言恭惟見我之不足不見我之有餘其持守謹也此所以能不伐不德也時說以功勞

爲德大非是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
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
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
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
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
之所爲乎
首二節言河圖之數爲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以下言
揲蓍之法爲天地自然之法數生於天地法成乎天
地歸之於神而已天地間有理即有氣有氣即有數
氣者五行之生尅嗣續數者陰陽之分限節度而天
地所不能違者也河圖之數只是一陰陽河圖之陰
陽只一天地之理理當如此數便如此以體而言天
之奇不可爲地地之偶不可爲天故曰天數五地數
五此分天分地者也以用而言天之數不可無地地
之數不可無天有天地之生數不可無天地之成數
故曰相得有合此根天根地者也成變化行鬼神俱
承相得有合來變化二字本義所解不一既曰柔變
剛化又曰天變地化不知何所本竊謂變化一而已
天地之數只是二氣天地之氣原自變動不居天非
自天與地相爲變化地非自地與天相爲變化且自

五行論之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
如環無端是何等變化如曰天變生水而地化成之
地化生火而天變成之則水自爲水之變化火自爲
火之變化却失之拘矣變化之成即鬼神之爲謂之
在天則潛地而地謂之在地則潛天而天聚爲有象
而非一於有散入無形而非一於無此正鬼神之流
行處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大衍之數五十是言揲蓍之法亦因天地之數而生
者也衍全也天地之生數終於五成數終於十以五

乘十天地之全數也揲蓍之法所以必用五十莖者正用天地之全數耳其用四十有九者天下之數無窮而一則無爲以其無窮者爲用而置其無爲者於不用不用之中乃用之所自出也太極不與陰陽並行而非太極則無以爲陰陽之功太一不與五十並運而非太一則無以爲五十之用其理一而已揲蓍之法只是一個變化五十而必虛一變化也分二而必掛一變化也揲四而必歸奇變化也曰象兩曰象三曰象四時曰象閏皆天地之數也三百六十變變

化化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千變萬化也當期當萬物皆天地之數也成易成卦小成變化之端也引伸觸類變化之極也引伸觸類不必就卦爻說啟蒙所云四千九十六卦其實只有六十四卦於引伸觸類之義無當也大都易之變化原爲人事而設引而伸之者以易書之變化爲吾身之變化也觸類而長者以吾身之變化爲天下之變化也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道是天下共由之道執一則晦而變化則顯德行是天下共得共行之德行執一則滯而變化則神

酬酢是道德之推而行也佑神是道德之輔而翊也此正所謂天下之能事畢矣酬酢佑神而變化之妙用極矣然皆神以宰之也知變化則知神此成變化者之所以行鬼神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

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章要看一個道字詞非煩也變非幻也象非迹也占非數也有道存焉易之道皆聖心之道也聖人以道寄之辭尚辭者不徒得其言而且得聖人所以立

言之道聖人以道裁之變尚變者不徒得其變而且得聖人所以觀變之道聖人以道寄之象尚象者不徒得其象而且得聖人所以立象之道聖人以道寄之占尚占者不徒得其數而且得聖人所以極數之道以是言易深於易者也卜筮只是决疑書稱枚卜易稱原筮是也

問焉以言者以吾心而質之易也受命易之命也如嚮如吾心之相響應也凡問易者不過此心一誠之感通耳吾心之所欲爲而易以爲可爲吾心之所欲

行而易以爲可行有感必通真如響之應聲然也遠近幽深皆來物也物者吾心所應之物即事也事有遠近而易之道則不禦於遠不遺於近事有幽深而易之道則无幽不燭无深不入故曰遂知以易之道知之也事雖未來而理則先覺也曰至精便見得是聖人之道禮曰潔淨精微易教也易之書爲道德性命之書而非術數之書是聖道之至精者在易也

易之變只是奇偶前章所謂成變化是也易之數只是奇偶之數前章之自一至十是也變不參伍便是一定了易之奇變爲偶而奇之變無窮偶變爲奇而偶之變又无窮故曰參五只是變化之不一也不必拘定三數五數字數不錯綜便是紊亂了易之奇數錯之於偶易之偶數錯之於奇而井然各有條理故曰錯綜言其間雜以成章也不必拘左右低昂字通其變者以易書之變而通之於造化也故能成天地之文天之文曰陰與陽地之文曰柔與剛只是此變之參伍而已極其數者以易書之數而極之於天下也故能定天下之象三之象三才四之象四時三百

六十之象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象萬物即此數之錯綜而已造化人物之道流行於變數之中是聖道之至變者在易也聖人之心无文也而其文不可窮無象也而其象不可測主一而運與時而行此變之至也此易之變所自出也

至精至變俱言易有聖人之道至神則贊其道之妙張子曰一故神分之爲四合之爲一非精變之妙又有所謂神也无思无爲就聖人言辭占象變皆易也皆聖人之道也道本無所容吾思非聖人役役焉有

所思於其間也道本無所容吾爲非聖人營營然有
所爲於其間也寂然不動聖人之心原是太虛本體
不容一物舉天下原无足以動其中者然此心雖不
動而天地萬物之理種種具備故感而即通感於言
而通言之故感於動而通動之故感於制器而通制
器之故感於卜筮而通卜筮之故通天而天通地而
地通人而人何所不通哉要之曰不動固无思无爲
也曰遂通雖无思不通而實无思也雖无爲不通而
實无爲也至精而莫測其精至變而莫測其變此聖

心所以爲天下之至神也此聖人之蘊所以因易而
發也

夫易二節是承上文而再提醒之以見易之不可不
尚也要玩本文所以字言是易也固聖人至精至變
至神之書也而實聖人之所以開示天下也深幾二
字不必靠着上文乃聖心中不動本體孟子曰資之
深易曰幾者動之微即此幾深也聖人一心退藏於
密而淵淵乎其淵者是何等深惟發之於易則將吾
心至深之理窮之以至其極是易也乃聖人所以極

深而使天下不疑於其深也聖人一心獨見獨聞惺
惺不昧是之謂幾惟發之於易則將吾心幾微之理
發揮出來是易也乃聖人之所以研幾而使天下不
昧於其幾也是幾也深也即神也惟深也故能以吾
之心而通天下之心惟幾也故能以吾心之務而成
天下之務此所謂感而遂通也惟幾深之皆神也則
不踰時而機洩鬼神不出戶而化洽萬方聖人莫知
其所以通莫知其所以成天下莫知其何爲而通何
爲而成要之无思无爲而已葢聖人之精神心術妙

於言動之先而玄通了悟超於象數之表能爲可用
而莫能名其用此易之所以不可不尚也通一章俱
是言易有聖人之道固不必以辭占爲精象變爲變
亦不必以至精至變爲易書極深研幾爲聖人易即
是聖道聖即是易道非有二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
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
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
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

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

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章承上章而言最要看冐道二字易非虛器也所以開物成務也易非粗迹也所以冐天下之道也物即人也務猶事也道則事物之原也開物成務猶言先天以開人而使之各成其事也冐天下之道无一人而无是道无一事而非是道也惟易為冐道之書故聖人以易之道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以通天下之志通之以此道而已以定天下之業定之以此道而已以斷天下之疑斷之以此道而已此三句不必分屬上文道無所不通非可以斷疑盡之也

蓍之德三句正見易之冐道也易之所有蓍卦爻而已曰德曰義皆道也蓍贊神明無定形也卦道陰陽有定體也六爻相雜不可為典要也道本至圓而蓍

則有圓神之道道本至方而卦則有方知之道道本變易而爻則有易貢之道此所謂冐道之書乎聖人以此洗心句是易書大本領非以易洗心也以道洗心也人心一息離道便是汙穢一般聖人心即是道道即是心空空洞洞更無一物留之於中霧霧瑩瑩更無一物障之於外湯之所謂日新曾子之所謂江漢以濯是也想像洗心二字恍然如見羲文周公之心入於太一而不為虛通乎萬象而不為遠一部易俱從此發揮出來矣退藏於密正是此心本體人

心與天地一般天地不專一翕聚則其發必不大人心不收歛退藏則其用必易窮故必歛之又歛存之又存凝吾之神而神不役藏吾之智而智不分如天地靜專靜翕一般此正所謂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洗心之學至是而後爲密也吉凶與民同患視斯民之吉凶如我自家事志患其未通業患其未定疑患其未斷聖人之心无一日而不在天下如此也神智二字俱從洗心退藏中來其神藏則人不可窺而卒无所不窺其智藏則人不可見而卒無所不見神即圓

神也聖人之神原是古今不可磨滅的故舉將來之事燭以照之如在目前智即方智也聖人之知原自瑩徹無物不知而實一物不留從巳往事都收拾淨盡更無一毫渣滓也其實來之理即吾心之理以吾之心而質之千萬世之後此心同也往之理即吾心之理以吾之心而考之千萬世之前此心同也此洗心之妙用也退藏于密寂也知來藏往雖感而終不離乎寂也神智合而易貢亦在其中矣神武不殺承聰明睿智來聖人之聰明不以見聞聖人之睿智不以思慮即神武之威不以殺伐此所以知來藏往而不假於蓍卦也

後人看易類以易爲卜筮之書聖人直以心觀易謂易之書不在象數而在吾心惟其有洗心之易是以有蓍卦爻之易也是以二字承洗心來天道民故一而巳天有消息盈虛而即寓於民之故民有利害得喪而莫非因乎天之道聖人知天人之相爲一體則安得不先天以開人乎與神物前民用不必分承天道民故與神物正所以前民用前民用正所以承天

心也本義言筮而及於卜者何也以下文有莫大乎蓍龜也古者大卜之法多因易以卜如京房卦氣疑即大卜之遺與洪範之所謂雨霽蒙驛克者又自不同也齋戒神明要看得活與上文以此洗心相應在蓍則爲神物在聖心則爲神明其精神原自流通聖人以是神用之天下又以是神存之一心湛然純一如神物之在上而無時不齋肅然警惕如神物之在上而無時不戒此无二无雜之至也常清常明之極也此所以與鬼神合其吉凶也

闔戶節舊說謂蓍龜之始末非是先儒有以揲蓍言者有以立卦生爻言者觀下章云乾坤爲易之門又云變而通之以盡利則就卦爻言較爲得之大都蓍之圓神與卦爻之方知易貢均爲聖人神明中之所有故神物與而立卦生爻因之矣卦有陰陽陰主靜如戶斯闔也則名之曰坤陽主動如戶斯闢也則名之曰乾此乾坤所以爲易之門也有是乾坤則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化裁之變也有是乾坤則時往時來更無窮盡是推行之通也一闔一闢如所謂剛柔相摩往來不窮如所謂八卦相盪所以主宰於闔闢變通之間者神也象如象其物宜之象凡宇宙間有色可見者一陰陽也聖人立象以盡意立此者也器如形下之器凡日用事爲有迹可見者一陰陽也聖人制器以尚象制此者也象而不囿於象器而不囿於器者神也制而用之即與神物以前民用也聖人所以立法於天下也神明在聖人則爲聖人之神利用出入在天下則爲天下之神乾坤之闔闢化育之變通象器之森列舉在斯民咸用中矣

上言因蓍以生卦此則推言卦畫之所自出也全重易有太極一句前章曰生生之謂易凡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皆生生也所謂闔闢而變通者也太極則所以生生也所以闔闢而變通者也太極之理運於未有天地之先而行於既有天地之後象之而無象名之而無名故強而名之曰太極猶所謂太初太一也分而言之則二而四四而八合而言之則皆太極之生生也大抵論易者而不探之人心神明之初則言不忘言象不忘象是得魚兎而未忘筌蹄也論易者而不探於造化未分之始則有方可拘有體可執是尋枝葉而未得本根也故曰聖人以此洗心又曰易有太極知洗心之即太極知太極之即洗心而天地人不言之秘可以默會矣易之大本大原盡在此章熟玩此篇而一部易書安往而不相值

法象一節只要玩一個大字易之理本於太極天下之至精也易之用通乎天人天下之至大也有天地日月四時崇高不可無

之富貴富非有天下也

富有之大業也貴

人人有貴於已也天

地生人自有一段至富至貴而獨鍾於聖人聖人者參天地竝日月配四時者也所備者陰陽之物也凡以爲天下用也所制者陰陽之器也凡以爲天下利也然物非徒物神物也制非徒制制此神物也曰賾曰遠曰深曰隱皆道也探之索之鉤之致之盡乎道也八卦定吉凶而神物興則天下皆得以定吉凶矣吉凶生大業而神物興則天下皆得以成亹亹矣詩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然則亹亹盛德也若蓍龜但能成務而不能成德何以冒天下之道哉

天生神物一節總括上文言聖人之易无一而非天也齋戒神明出入咸用神物之功也而生是神物者天也天生之而後聖人興之也有神物則有闔闢往來之變而是變化也效之天者也有神物闢可以定天下之吉凶而是吉凶也象之天者也有神物則有儀象八卦而是卦也觀圖書而作者也河圖洛書當以易書之文爲據易言聖人則之爲作易而發胡爲兼敘疇也書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即維皇降衷之意何與於洛書也程子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分明有獨見者經緯表裏則漢儒誤之耳聖人則之非規規然模倣其方位與數也圖書之縱横黑白不出陰陽易之儀象卦爻不出奇偶即擬形容象物宜也即觀象觀法取身取物也悟一陰陽字便勘破圖書之義矣數中有理豈必虛中儀中即卦豈必分其合補其空甚矣啟蒙之支也

四象所以示非示人以當值卦爻也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易有象又有四象太極之全體分明畫出以示天下使人觀象而得也象而辭辭而吉凶

聖人之易何其詳示而告告而斷聖人之爲天下何其周此易之書所以爲開物成務之書也大抵此章之意若迭見疊出而其實天道民故盡之矣易之書原乎造化天之道也易之用周乎天下民之故也天人之理盡於太極太極之理具於聖人之洗心此易之原也而其實則皆神之所爲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

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聖人何意聖人心心念念與天地民物爲一體者也試觀陰陽二畫上而天道下而地道中而人道无一不在其中是觀聖人之象恍然如見聖人之意也卦之設因象而設也詞之係因象而係也變而通之以此象之變通之天下使人人可行也鼓之舞之定吉凶成亹亹舉天下而懽然於聖人之教若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到盡情僞盡言盡利盡神方可謂之盡意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易卦不外陰陽而乾純陽坤純陰尤其立象之最大者也其實乾坤二卦是聖人觀天觀地模寫出來有天地而雷風山澤水火皆在其中矣有乾坤而六子及諸卦爻之變化皆在其中矣若無此乾坤之象則无陽何以變陰无陰何以變陽若無此陰陽變化則乾綱絶坤維裂亦豈成一個宇宙此象之不可不立也

形上節正見盡意處聖人之意不過一個道道不離乎象亦不倚乎象寓於象之中而實超乎象之外所

謂易有太極乾坤之精所以不息者也道也若自有形者而言不過在天之象在地之形種種可見者謂之器耳化乎器而裁之以道則不局乎器矣是乾坤之一闔而一闢也變也推乎器而行之以道則不滞于器矣是乾坤之往來而不窮也通也至舉是道以措之天下之民人人而變人人而通人人而由於其道是聖人道濟天下之事業也聖人之意至此而盡矣

極賾也鼓動也化裁也推行也因器以求道也神而

明也默而成不言而信也无器而非道也神明是吾心本體神妙萬物何象之囿神无不通何象之拘吾心中自有一部易書而化裁推行不過吾心神明之寄耳默即不言也成孚有渾全完具之意信字有潛孚實體之意凡人徒事言說者於理未必實得凡理以神悟而實得於心道以神合而實體於身者必不事於言說也前言變通而歸之事業推易道於民後言變通而歸之德行存易道于巳信乎書之不盡言而言之不盡意也

生生篇上繫終

生生篇

溫陵　蘇　濬　君禹甫著
同郡　蔡獻臣　體國甫閱
匡廬　吳道長　瘦生甫　訂
後學　婁　堅　宣嘉士
吳吾住　李繩之　仝校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八卦成列一節是序聖人作易之次第有卦而後有

爻有卦爻而後有變有變而後有辭皆相因而成者也八卦成列誰列之聖人列之也陽卦列於左陰卦列於右不相混也象即所謂象其物宜有陽卦則有陽卦之象有陰卦則有陰卦之象也因重者成列之積也爻者卦之分也剛柔即陰陽也有卦爻便有卦爻之變進極而退靜極而動無停機也繫辭焉而命之言象言變以詔天下後世也虞翻曰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此說極是動在其中及生乎動天下之動貞夫一三動字俱同易之詞原是聖

人見天下之動而係之者故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此即動在其中之說非當動爻象之謂也傳曰寂然不動又曰動之微吉之先見當其不動也尚無所謂吉又何有於凶惟動而微也吉斯見焉動而紛紜雜亂也凶與悔吝始生於其間矣夫其成列而因重也非立本乎剛柔相推非趨時乎繫辭而命之且生乎動而有吉凶悔吝也非貞勝乎然其理則一而已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可以證貞勝貞一之說矣

夫乾三節承上文貞一來蓋世之論易者以易為至賾至動之書也而不知是易也乃至易至簡之書也易之道天地之道也天之生物有萬而確然示人易天之道一而已地之生物有萬而隤然示人簡地之道一而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而易之與天地準者又安有不一哉是故論六爻之義則時物相雜何其不可為典要而會通典禮其理一也是爻也非徒效天地之變化也乃所以效天地之易簡也論卦之象則相摩相盪何其無有窮盡而太極生儀象其

理一也是象也非徒像天地之法象也乃所以像天地之易簡也易而易簡則天下之理得矣而天下之動何者不從此出乎爻象動乎內二句相連說是爻象也靜而動者也當其揲蓍問易之時爻之與象方動於一卦之中而吉之與凶即見於一卦之外有象之動斯有象之吉凶有爻之動斯有爻之吉凶未有易而不能知險簡而不能知阻者也功業二句所謂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也觀其變而措之天下之事是聖人參天贊地之功業也而舍易簡之外更無所

謂功玩其辭而吉凶與民同患是聖人代天覺民之
情也而易簡之外更無所謂情讀易者而求之易簡
則三聖人之心如在目前矣

末一節是以用易之道歸之聖人也生生之謂易天
地之大德生生而已易知而大生焉簡能而廣生焉
斯其德之大乎然天地有是生生之意而成之者在
聖人聖人有是好生之心而所藉以行者在天位是
非聖人以位爲寶天下之人以聖人之位爲寶也何
以守位曰仁正與大德曰生相應生者天地生物之

心也仁者得天地生生之心也守位曰仁即仁者宜
在高位也聚人曰財即仁者散財以得民也理財正
辭禁民爲非曰義有仁育不可無義正也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三才之理自是如此呂氏仁當作人之說竊以爲未
然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觀象于天觀法于地無大之不極也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無微之不究也近取諸身天地物理皆備於
吾身也遠取諸物萬民萬物與吾身相爲一體也要
之一陰一陽之道潛天而天潛地而地生人而人生
物而物通宇宙間只是一理而已於是始作八卦夫
以天地未洩之精顓蒙未開之智而伏義筆之於書
以詔天下後世非作者之聖其孰當此乎神明之德
重在神明二字健順動止可以言德而不可言神明
之德上傳曰神明其德又曰神而明之此其妙在吾

心精神之中一而未分變而無迹天地之所不能窺
而人物之所不能窮者也象立則意盡而陰陽不測
之妙若有以潛而通之矣萬物之情要玩一情字雷
風山澤物之象也非物之情也萬物之情只是個相
應相求生生不已而已有卦畫則陽倡而陰和陽感
而陰應而萬物生生之情若類聚於其間矣通神明
而不爲幽類萬物而不爲迹顯微無間此易所以爲
冐道之書也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犧氏沒神

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葢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葢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葢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葢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葢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

濟葢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葢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葢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葢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葢取諸夬

此章言庖犧而繼以神農言神農而繼以黃帝堯舜便見五帝之授受爲道統之淵源而數聖人心法之傳不過易理而已食貨者生人之本也書曰暨益奏庶鮮食即佃漁事稷播奏庶艱食即耒耜事懋遷有無化居即交易事此三者據書則始於堯舜據易則始於羲農堯舜特因羲農之舊而益經理之耳言通變神化而獨詳於黃帝堯舜言黃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黃帝堯舜千古人文之始也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此所以爲善發羲農之精蘊也本文葢取諸離等語非真觀易之象也只是於易之義有合耳如本義所云尚多牽强兩曰相承何其淺也噬爲市嗑爲合何其漫也上

入下動下動上說下止上動何其支也惟就名義而言如天下之益莫大於此也睽乖然後威以服之也送死大事而過於厚也離之爲麗也豫之爲備也壯之爲固也夬之爲明決也乾坤之變化而無爲也則庶乎得其意耳以此推之噬嗑合也合天下之人而交相通也隨隨時也隨物之用而制其宜也渙之卦當以睽之義推之渙之爲言散也不通者濟而散者一矣睽之爲言乖也威及天下而乖者合矣小過當以大過之義推之孟子曰養生者不可當大事此小

者過也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此大者過也若以其序而推之食貨足而人文興矣人文興而冊車輜湊矣足食足兵區慮周矣養生送死必無憾矣書契一立而天下同文矣五者之道何者而不在易書中哉然其要則由於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耳聖人之心則曰神明聖人之治則曰神化至變而通通而久皆神明之妙自然而然耳神超乎器而器寓乎神謂聖人之制器而非精神之運不可也物猶人也饑而思食寒而思衣者人之情也朴而趨於文淳而趨於漓

者人之情也人情欲生爲之安之人情欲養爲之遂之人情避害爲之去之人情厭常爲之新之即制作日更孰非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耶故謂聖人之制器取之易可也謂聖人之制器運之神明而順乎人情物理可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易者象也四節皆相因說下有象而有詞有詞而後有占分之則有先後天之卦而其實則相爲發明者也易者生生之謂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則其象之生生而不已者外象無以爲易也象非器也乃所以像形上之道也太極之精因象以示俯仰遠近之賾因象以發若圖像之相肖然也曰彖曰爻皆所以發明所像之理也虞翻曰彖說三才謂天地人道也良是按古韻書材用也與才同此二字原通用也天下之理統之於三才而散之於羣動易之詞統之爲卦詞而分之爲爻詞彖以明乎三才之道而像之統體者無不備矣爻以效天下之動而像之散殊者無

不備矣爻象以情言吉凶悔吝以情遷非辭自辭而占自占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一君而二民不宜就實象講是發明陰陽淑慝之辨以示扶陽抑陰之意也要玩德行二字陽德常貴有君道焉陰德常賤有民道焉一者爲之主也二者爲之役也一陽二陰是以陽爲主而陰常聽命焉貴

得以役乎賤而賤不得以害乎貴所謂一君二民君子所以常伸於萬物之上者此道也一陰二陽是以陰爲主而陽反聽命焉貴不能役乎賤而賤反役乎貴所謂二君一民小人所以屈於萬物之下者此道也一奇一偶位固相須而一淑一慝類自不同是可以得陰陽之大分矣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已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往來二字是吾人所不容無者所病者憧憧也如以一日論則前日之事爲往後日之事爲來以一事論則已行之事爲往未行之事爲來以終身論則已知已能者爲往未知未能者爲來人孰無往來哉但順理以往來者則思而無思慮而無慮如造化之自屈

自信著意於往來者則營營以思營營以慮始不覺其繁且擾矣同歸二句正明其不必思慮也同歸殊塗無二理也一致百慮無二心也即所謂一以貫之也無思無慮者一也有思有慮者二也不得其歸而索之殊塗則岐路愈多不得其一而求之百慮則膠擾愈甚甚矣憧憧思慮者之害也言造化往來物理屈伸皆自然而然正謂吾人學問張本精義入神八句俱言聖學之自然處舊說分屈信及分下學上達俱非是精義何以爲屈利用何以爲信不知何以爲屈德盛何以爲信且神而曰入身而曰安豈聖域未優者所能與耶精義四句惟韓康伯說得甚佳康伯曰精義物理之微者也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理入寂一則精義斯得乃用無極也又曰利用之道皆安其身而後動也精義由於入神以致其用利用由於安身以崇其德理必由乎其宗事各本乎其根歸根則寧天下之理得也此數語發明理學甚透在宋儒之上大抵精義二句重在入神利用二句重在安身精字即惟精之精神字即不可知之神精義而

至入神則見聞莫窺機緘莫測只是個寂然不動本體而已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寂而感感而通无心於致用而用自致矣利用即不習无不利安身即靜而能安利用而至安身則其神不勞其形不擾不過安而行之耳何嘗有一毫思慮哉然高明廣大俱自安閒無事中來無心於崇德而德自崇矣學而至此則前此已往之學固莫知其何爲而精何爲而利也繼此將來之學亦神不可致思化不可助長也曰德之盛正所謂自得之也其實入吾心之神即窮天地

下繫　八　十二　二百四十五

之神安吾身之化即知天地之化理本一貫功無先後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曰幾曰神皆心也神所以運乎其幾者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周子曰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蓋自動靜有無之間而至幽至微也則謂之幾自其通動靜而不可測貫有無而不可窺也則謂之神非神而明之不可以言知幾也言知幾而明之以上交下交何也爲豫卦言也豫之時上下皆溺於豫故上交者多失之諂下交者多失之瀆而不知逸豫之甚凶咎之媒也此非知幾者也上交不諂不以逸樂之情而諂乎上也下交不瀆不以逸樂之情而瀆乎下也不諂不瀆何以爲知幾舊說謂諂與不諂瀆與不瀆之間非也此心未上交而知上交之理當如是此心未下交而知下交之

下繫　八　十三　二百四十六

理當如是此正知微之顯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不宜多一凶字孔穎達云凡豫前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无復有凶故特言吉也微字如中庸之莫顯乎微舜之道心惟微也動而顯者其吉已見人可得而知之動而微者其吉先見非聖人不能知也知微知彰二句亦以孔穎達及程子之說爲當孔穎達曰凡物之體從柔以至剛凡事之理從微以至彰知幾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於神道程子曰知微則知彰矣知柔則知剛矣大都微者彰之始

然未有微而不彰者也柔者剛之始然未有柔而不剛者也君子知其微又知微之必達於彰知其柔又知柔之必達於剛此所以爲知幾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庶幾即上文知幾聖人幾微故幽而顏子善學聖人亦近於聖人之幾者也幾者曰吉之先見而顏之庶幾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何也曰此正所謂動之微也一念之中吉已先見如大明將升魍魎畢照何不

善之不知哉不善二字不可就顏子言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生生之謂易有二氣而爲萬化之門有乾坤而爲易之門以其爲生生之所從出也乾坤何以謂之物陰陽非物而有形容可見則亦不離乎物猶言天地之爲物不二也下四句重在合德二字宇宙間無獨陽獨陰之理陽之動即陰之根陰之靜即陽之根未有不合於陰而能成個陽者亦未有不合於陽而能成個陰者故或剛上柔下或柔上剛下皆自合德中來也天地之撰合同而化者也神明之德合一不測者也使陽自爲陽陰自爲陰則天地或幾乎息而何以爲神明哉

其稱名也以下俱就卦爻之辭言不越者不越乎乾坤之德也衰世之意非指文王與紂也天地之氣未

有進極而不退者世道之運未有盛極而不衰者聖人爲世道計故其憂深其慮遠无非挽衰世之風以復上古之隆也須玩一個意字開而二字非誤孔穎達所謂開釋爻卦之義是也其稱名也小六句正與雜而不越相應取類者陰陽之類也其辭文者陰陽之章也曲而中者陰陽之變也肆而隱者陰陽之精也此後天之辭不越乎先天之卦也因貳以濟民行二句亦與衰世之意相因上古之世人心出於一故

其俗淳其事簡有得而無失有吉而無凶衰世之後人心出於二故淳者漓簡者繁愛惡情僞相攻相取而吉凶雜出於其間矣聖人因民心之二而欲濟其行故得則示之吉失則示之凶凡以開物成務而使天下之人不迷於所適從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作易者有憂患不必扯文王與紂即憂悔吝者存乎介及吉凶與民同患之意聖人之心無日不爲一身計尤無日不爲世道計吾德未進吾業未修其憂患在一身民志未通民務未成其憂患在天下是故日乾夕惕無怠無荒皆此心之憂患不能自已耳

履德之基以踐履爲實地也顏之視聽以禮言動以禮是也謙德之柄虛以受人也顏之有若無實若虛是也禮以制中中則和矣故曰和而至又曰履以和行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謙尊而光君子之終也謙以制禮禮卑如地也復者復吾之良心也復何以爲小道心惟微也天地之心見之於復人之心動之於復斯時也一物不雜而實無一物之不備物物皆備而又無一物之不知此德性之知惺然自悟者故曰復以自知顏子之未嘗不知而不遠復是也恒者久於其道也人之一身萬事異形萬物殊狀紛然雜出其間而此心則貞于一心外無境而心不移於境是之謂不厭也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非默識此心詎能不厭哉損所當損即一毫習氣無所容於中益所當益即萬念皆真無所假於外日減一分日增一分交相成者也困以辨德孟子所謂動心忍性曾益不能是也人情慮患日深則天人之界愈明更事日多則利害之故愈晰此所謂辨也困以寡怨樂天知命也井德之地猶言心地人之一心淵淵其

淵是有源頭學問此正是實地處地不厚則其流淺
矣源不深則其流窮矣居而能遷淵泉之時出也井
以辨義左右之逢源也義者宜也宜此而此宜彼而
彼皆吾心原之所辨也巽德之制如制事制心之制
巽以行權即權然後知輕重之權不制無以爲權權
不離乎經也非以處變爲權也易書卦爻無一非修
德之助而此九卦尤其最切者故揭而言之不必以
先後爲次序二節三節只是丁寧反覆欲人潛心以
修德耳三節總是一意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
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
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

易之爲書章要玩一個道字易者載道之書也不可
遠不可須臾離道也變動不居六句道之趨時者也
出入以度二句道之立本者也六虛猶言六合上下
四方無非太虛境界也易之道充塞乎天地而莫知
其端流行乎四海而莫窮其始所謂變動不居周流
六虛也謂其形而上也則未始不徹乎下謂其形而
下也則未始不徹乎上似乎有常而實无常也謂其
一於剛也則未始不用乎柔謂其一於柔也則未始
不用乎剛似乎不易而未始不相易也其實上下剛
柔之間無一非道上下剛柔之道无一非變蓋萬有
無不該而又一物无所著也然易之道有變動者也
易之道貞夫一者也方其出而感也萬事萬化各有
法度而使人知懼於外其入而靜也不言不動自有

天則而使人知懼於内蓋雖出入无定時而實不可
以一時忘戒懼内外无定處而實不可以一處忘戒
懼此易之書所以爲性命之理也此聖人所以教天
下後世不可須臾遠乎易也又明於憂患與故要玩
一故字易之爲書大抵於恐懼修省之意獨加詳焉
蓋禍患之來多起於快心適意之時而不虞之變多
起於豐亨豫大之頃是天下之所視以爲无憂无患
者乃聖人之所終日皇皇以爲憂患之故盡在此也
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只是内外知懼而已末節正望

人之不遠乎易也葢道固待易而明尤待人而行率其辭而揆其方孰揆之人揆之也道以人而行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道以无人而廢也葢不惟不觀象玩辭而後謂之遠即讀其辭而不能揆其辭之理是亦遠也然則人其可以遠易哉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

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此一章示人以觀易之法首一節言卦爻其初三節言卦爻之辭觀卦者必觀其質之所由立是故原始而不遺終要終而不遺始有定體也觀爻者必觀其時之所由是故柔來而文剛剛來而文柔無定用也觀爻之詞則大而詳即時物之發揮也觀彖之詞則約而精即始終之統體也其實爻乃卦之分而彖辭乃爻辭之會故由畧以致詳則人人皆可樂玩因約以該博則非智者不能也初上之本末即卦之始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卦始於初猶萬事萬物之所從始其立天下之本者乎卦終於上猶萬事萬物之所由終其因本而之末者乎惟初之爲本也故觀初之辭必擬而度之若何而會一卦之旨若何而得聖人之心葢造始者難爲功也故曰難知惟上之爲末也故得其造端便可知其究竟

葢成終者易爲力也故曰易知雜物撰德辨是與非雖有三項意自相屬雜物即相雜之時物也德者妙乎物者也或爲剛或爲柔或爲中正若於時物之中撰而列之也有德則有得失有利害而是非辨於其間矣非中爻不備以初上之爻合之中四爻而後爲備也二與四二節申明非中爻不備之意位之分遠近列貴賤所謂爻有等故曰物也曰其用柔中曰柔曰剛所謂德也而多譽多懼多凶多功或无咎或危或勝所謂辨是與非也此觀彖辭者不可不玩爻辭

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此章當與六爻之動三極之道及順性命之理章參看固不可以上畫爲天中畫爲人下畫爲地亦不可以五上爲天三四爲人初二爲地總是一個道而已易書效乎天而有天道法乎地而有地道取諸身而

有人道是統之一三才之道也然三才之道一神兩化者也易兼乎天兼乎地兼乎人而皆以兩而化焉則六畫而成卦矣由是陰陽之成象者在易剛柔之成形者在易仁義之成德者在易是析之一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一節見三才之道无所不有而易之書无所不備也道即三才之道也天之陰陽消息无端地之剛柔變動靡定人之仁義迭運不居而爻以效此也故曰爻有爻則上下以辨貴賤有差是三才間之物所以羣分而不紊也既象其物宜則剛來文柔柔來文剛三才之文所以經緯而成章也然是文也豈能一一各當哉天地之文不能皆祥而無災人道之文不能皆得而無失而吉凶生矣信乎易之廣大悉備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

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知險知阻非知事之險阻也知吾心之險阻也禍患之險非險也而莫險於一念之私變故之阻非阻也而莫阻於物欲之間葢理本至易而出乎易則險矣理本至簡而出乎簡則阻矣未有易而不知險者未

有簡而不知阻者亦未有知心之險阻而不知事之險阻者也

説心研慮便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説者自得於心也研慮即研幾也説非安排研非强探一易簡而巳聖人之心心乎天下聖人之慮慮乎天下旣自知險又使天下之不陷於險旣自知阻又使天下之不困於阻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總是易簡自然之功用

變化云爲節言聖人所以定吉凶成亹亹也天道之

變化無停機也人事之云爲無定迹也而其吉事之有祥者則在吾心焉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以此吉事而象之則千萬世既往之事不過此理以此吉事而占之則千萬世未來之事不過此理何者而遺於聖人之知哉聖人而知器知來則天地之道惟聖人知之天地之化惟聖人贊之是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矣由是以人謀協之鬼謀則質之人而无疑者亦質之鬼神而无疑舉百姓之愚皆能定吉凶成亹亹矣其實聖人之能即百姓所與之能百姓之能即聖人所成之能此之謂易則易知簡則簡從也此所謂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也

八卦二節是言易有聖人之道四也八卦象也爻象辭也變動變也吉凶占也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也此人謀之與鬼謀所以協而一也

將叛者一節言由言以知心次人之得於心而忘言也言之得未有不由於心之得者言之失未有不由於心之失者然吉人之辭寡得者居其一而曰叛曰疑曰躁曰誣善曰失守失者居其五然則人何貴於

言爲哉言不貴多此學易者之在於忘言也

生生篇下繫終

生生篇

温陵　蘇濬　君禹甫　著
同郡　蔡獻臣　體國甫　閱
匡廬　吳道長　瘦生甫　訂
後學　婁堅　宣嘉士
　　　吳吾往　李繩之　仝校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聖人之作易人知其爲蓍數卦爻之書也而不知其爲道德義理性命之書也聖人一心通乎神明之德而成位天地之中陰陽合德而剛柔成性是故易之蓍數卦爻所由作焉生蓍當以生爻之例推之乃制用之法所由生也蓍本是神物而聖心之齋戒神明與之相爲流通故明以前乎民用而陰以助乎神工是蓍之所由生也天圓地方本有自然之數而聖人之心化而裁之參乎天而爲奇兩乎地而爲偶此七八九六之數所由起也因蓍可以求卦而卦非因蓍而立也宇宙間本自有陰陽之變而聖人之心有以達觀其深者故以陽卦而象陽之動以陰卦而象陰之靜此卦之所由立也因蓍可以求爻而爻非因蓍而生也宇宙間本自有剛柔之質而聖人從而發揮之剛而未始不用乎柔柔而未始不用乎剛時物相雜爻之所以生也無聖人之幽贊而以言蓍非蓍也無聖人之參兩而以言數非數也無聖人之觀變發揮而以言卦言爻非卦非爻也以神明天地之秘陰陽剛柔之精而盡洩之於聖人則聖人一心何所不具也哉統而觀之則心之所率無一非道心之所得無一非德和而順之不見其乖也析而觀之則因時制宜隨事處中又何其理於義也道德與義皆性命之理也和順理義皆窮理而要其極也窮之斯無不盡聖人所以盡其性也盡之斯無不至聖人所以至于命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聖人之易所以爲妙與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性命只是一理性者一定而不移命者流行而不已性即是命命即是性非有二理也順字最要玩味聖人盡性以至於命不過順之而已衆人不知理之在我往往逆其性而鑿之逆其命而牿之此聖人憂世之心不能自已而發之於易也易書之作原是詔天下將使人曉然知性之所在盡之而無所逆將使人曉然知命之所在至之而無所逆而已天有陰陽是性命之運於上陰陽合德便順乎天而不逆矣地有剛柔是性命之運於下剛柔不偏便順乎地而不逆矣人有仁義是性命之具於吾心體仁精義便順乎人而不逆矣這性命之理原自兩兩分明天地以兩而化人道以兩而成立得天地之道便立得人道立得人道便立得天地之道是兼三才而兩之也故易以六畫成卦而三才之統體者在易矣這性命之理原自交相爲用分天之陽用地之剛則成人之仁分天之陰用地之柔則成人之義分而合合而分者也故易以六位成章而三才之流行者在易矣人而神明乎統體之易則有以順乎性命渾然之理人而會通乎流行之易則有以順乎性命粲然之理此易之所爲作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天地定位一節言易之卦乃造化之功用數往一節言易之書所以前天下之民用也首節雖言先天圖位兩兩相對以成化工而要上下經之成始成終其文畢具上經首以乾坤天地定位之象下經首咸而次恒咸者山澤通氣之象恒者雷風相薄之象上經終以坎離下經終以既濟未濟又水火不相射之象至八卦相錯而天地之運無有終窮矣已往之事耳目之所共知故數之順而易將來之事非智巧之所能及故知之而難易之爲書乃知來之書故曰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

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上章統言八卦此章則言六子之用皆天地之用也震巽得乾坤之初畫者故首雷風生物之功也坎離得乾坤之中畫者故次以雨日長物之功也艮兌得乾坤之終畫者故次以止說收物之功也乾坤不自爲用而役乎六子六子各自爲用而統於乾坤造化之妙盡於易矣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文王於伏羲八卦取震兌而東西之取坎離而南北之退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移艮於東北移巽於東南者豈无謂哉即天之所以生成乎萬物者也先天之易主於對待而成象成形之變化見焉後天之易主於流行而四時五行之妙用章焉可見易之書縱横進退无往而非自然也先天卦乾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者又在震乾爲震之父震爲乾之子以統臨謂之君則統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位尊于乾此乾方用事則震居東北而緩其用以主宰謂之帝主器者莫若長子後天卦位宗一震此乾不用則震居正東而司其用皆尊陽之意也震而巽巽而離皆春夏之時以生長爲事帝之出也而夏秋之交有坤土則出之終所以爲入之始兌而乾乾而坎皆秋冬之時以收藏爲事帝之入也而冬夏之交有艮土則入之終所以爲出之始其實八卦之德各一其性八卦之次各一其位春夏秋冬各一其時木火土金水各一其氣或以德言舉一卦之德而他可推也或以位言舉一卦之位而他可推也兌言正秋舉一時而他時可推也或言地或言水舉

一行而五行可推也帝爲四時之綱而萬物則生且成于四時之內帝爲五行之府而萬物則終且始于五行之中此化之所以無端命之所以不已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上數章分言先後天此則合言先後天而統之一神也後天之易流行以爲用而神則无定用先天之易對待以爲體而神則无定體能變能化而莫窺其變化能成萬物而莫測其成物此神之所爲而爲先後天體用之妙也舊說以神屬後天以化屬先天非是

生生篇說卦終

生生編跋

今讀易者則靡不解易矣然大都以我解易非以易解易以我解易故或以象解或以理解甚或以意解意解者影響耳即以象以理亦未免穿鑿附會之病漢猶有傳京房輩尚歷歷有所本不可磨滅有宋號理學大明而攷亭氏獨推堯夫爲識易者何易不可以言傳而諸家著於解故弗解即微言與論爰軼千古而以視羲畫實嘗也豈堯夫先生獨窺先天而默會夫生生之意故於易深也二程夫子生

2011
21181000416842

乎非不覃力於易乃在蜀而始棄其傳於賣漿隱者則易固有傳也而非傳以言者言為傳我明易學不甚著即著亦唯是文之務工而不求所為生生之旨故解則囿於易而不能出用則滯於我而不能入夫使易不能用於天下則易

真失傳矣晉江蘇君禹先生易冠海內始以見說行於世已足為攷亭功臣迨其秉節蒼梧乃益刊落知見獨寤心宗識見夫天地之間活活潑潑無處非易無處不可以解易故揭生生者以名編噫溪矣說者謂傳在閩故閩源有自而先生

神明天梃則又因所傳以悟所未傳畫畫者解矣覺畫畫為贅易易者傳矣覺傳之為支彼其印於心書於紙無一非生生者之流露倘亦有提挈天地陶鑄陰陽者在乎此所謂真解此所謂真傳而世所解非易解也余小子於易無

所曉竊願以其生生之旨與學易者共求之故不揣而請於監司楊崑源先生蔡虛臺先生鋟其書公之人人以庶幾附於私淑云爾

匡南後學吳道長 謹題